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七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六)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六)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

華序

宋徵璧尚書 陳子龍臥子

道軒

徐孚遠闇公 宋徵輿轅文

周季勳成子參閣

方司馬奏疏

疏

方逢時

爲開疆虎要以重陵寢以衛孤懸事

方府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吳會稿案照臣自奉 命督臨

卽計值此諸虜款貢之秋正我自治圖維之會查得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一

于露堂

三鎮雖各題有邊工但恐已題者尚未經脩應脩者

尚未議及坐廢良時有誤防守節經通行各鎮逐一

查照務將已題者上緊興脩未議者從實踏勘問又

臣昔年分巡口北於北路龍門所地方巡歷勘得自

本所進東至靖胡堡止山梁一道形勢聯絡外險內

固若加脩鑿此可以達獨石南可以援南山誠京

陵之一藩籬也今春赴任陽和道出居庸關得該鎮

連年脩防雖極周慎設復乘今間暇將前龍門山梁

增飭重險不惟東北二路均爲有賴其在 陵後南

山尤可恃以無虞當會撫臣計議規畫去後今准前

因臣會同議照 國家建重鎮於宣府所以厚 陵

京之肩臂其設獨石馬營諸城堡于北路者所以審

宣府之藩籬也大獨石挺然出于宣府之極北三面

降虜勢極孤懸而懷水與 陵寢止隔一山其所關

係尤重且大故兵馬分設于東北二路者獨益于諸

路而北路降虜任戰之兵尤稱雄于諸路二路勢成

犄角爲唇齒焉但其間地本相聯而經行之路可以

舍迂就徑以達懷水者尚在塞外故不便聲援北路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于露堂

東南隅外有山梁一道起于龍門所之盤道壤以迄

靖胡堡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

險內有通賊隘口數處往年虜曾繇此以入犯懷水

君遂爲修牆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柵口之內堽又

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難入犯倘有警報自龍門之

黑峪以達車遠遶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繇此

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繇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

而夕至 陵寢重地屹爲全湯獨石孤懸勢相聯絡

矣臣昔巡閱頗悉險要若此舉修深於邊防大有補

部及今其巨難力經營親詣塞外往復審量看得外
山險峻足堪保障內有非郭遺址石甯尚存中途有
地名之檢可則占於此曾建巡司衙門蓋在昔原為
遼內而今特脩復其舊時疆圉耳況龍門所盤道墩
起遼東一段舊曾設有外十三家墩臺蓋曩時邊臣
亦計慮及此今接續設臺兼設牆崖以終未竟之緒
不惟拓地百里將來漸次經營可資屯牧而產成大
工以設重險東北二路之兵可臨期調遣繇此以互
相應援委于戰守有資其間應建墩臺安設哨守軍
人查得龍門盤道墩起以至寧遠柞口墩止計一百
餘座每墩原設墩軍七名今既脩此外邊則舊墩俱
為廢棄應止照火路墩臺每墩量留四名就以多餘
者撥補哨守不必另為添軍再照工程緩急宜於循
序而衝邊設險尤貴周詳今外築塞垣可通大舉零
寇者俱已營脩其間險峻之處亦有為步虜可以攀
援而上者城堡之土築甃包俱各高堅而其間亦有
未盡甃包者今大工已有次序尤當東此人力稍暇
之時一舉遂為助衛有大邊險峻之處應盡為修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上露堂

斬崖城堡之未甃包者應漸次勘議逐為包砌至於
南山全東廠臺原議先儘本山官軍興脩三年報完
今東路城全俱盡甃包此山大邊牆崖墩臺俱已盡
完遊援官軍見有餘力相應照南山官軍事例日給
行糧及每臺散給犒賞銀一百兩免支鹽菜責成各
系遊與南山參將分定工程併力協脩與甃包城壁
限以明年報完其餘見經題議興修工程上緊催備
務俱以今年報完合用鹽菜等銀二萬七千七百一
兩零仍于河南見解班價內支給應用口糧四萬二
千二十八石七斗零合無查照戶七兵二事例在戶
部所出七分計該糧三萬一百二十石一斗零丁見
在修工支剝客餉內支給在兵部應出三分計該糧
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石六斗零每銀一兩買米九斗該
銀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一分於太僕寺馬
價內解發惟復仍照上年事規俱丁修工支剝客餉
內支給乞 勅該部查議施行
為題乞議處疏通市馬曉 疏通市馬
案查自隆慶五年北虜輸誠款貢伏蒙 先帝仁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崇其各庫本年宜有銷易過馬一千九百九十二匹
大呂第易過馬二千九十六匹山西第易過馬二千
九百四十一匹俱各派給各營官軍騎操并營所屬
變賣及折兌武職俸糧訖隆慶六年互市宣府鎮固
老把都諸子未到止易過永清夷馬九百二匹大同
鎮易過馬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
三百七十八匹萬曆元年互市宣府鎮易過馬七千
八百一十四匹大同鎮易過馬七千五百五十四匹西鎮
易過馬三千七百八十八匹據此第年市馬較之在
宣明經世編
方國馬全流 卷之一 五 平定堂
初年馬市逐年漸增迄今四年諸西感 德日深赴
市日衆市馬日多而調停疏通之法誠不容緩臣於
履任之初節經會議案行三鎮將各營舊有并新領
馬匹通行查刷將老病廢駑不堪者量估價賣銀備
款市印以車馬補給又該宣府巡撫吳通將本鎮步
軍均行給發按次領費又大同巡撫申奎聚所屬軍
民驛站酌量分派山西巡撫朱行該省議派三府州
縣軍民酌量施為難各不同無非疏通之意故元年
并第大月市之馬已幸無虧今照二年市馬在宣鎮

已一萬四千五百有餘在大同約七千六百七十有
餘在山西約五千有餘而每月諸會送易之馬不在
其內通計三鎮幾二萬七千有餘宣府原派無馬官
軍止四千七百四十二名大同原派無馬官軍止四
千五百名山西原派無馬官軍止五百名僅數兌給
僅及三分之一至丁三府之里里三鎮之驛站為數
無幾上年已派者難於重給而所屬軍民之變賣尤
難逼押且此市馬若挾而不納則重拂虜情反側立
見苦拘術成議則休散無地阻配益甚遂使國家
皇明經世編
方國馬全流 卷之一 六 平定堂
虛竭府庫之資邊庭坐失驪黃之利非所以仰體
德意保安疆圉也及查前總督王所議俟兌京營轉
祭餉鎮山西巡撫楊綏誦解太僕悉皆良策良猷該
部覆請率略施行卒為議者所阻而吏為盡給本鎮
所屬變賣之說莫非委曲權宜以舒目前之意至謂
以後年分另行議 請則固已先知歷久之壅閼將
以為今日更善之張本也臣不揣愚陋輒敢參酌諸
臣之見規畫調停列為四事開款上 覽臣又聞之
天下有難處之事智者當求善處之兩中外有相資

之勢人臣切初成之義故變通以宜民推行以盡利凡民之事莫不皆然而況事關疆場機係安危無損于民有裨于國其在諸臣有不竭忠殫慮思艱難而具濟乎乞 勅兵部早爲查處臣等幸甚

計開

一立場廐以便牧放任歲歲未服時諸鎮得馬甚艱今虜馬蕃庶拒之則不可散之則無處及今不爲區畫久而將成棄物臣愚以爲當于山西宣大擇水冲動馬之所各建牧場一區每年所市胡馬除給軍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領賣之外餘剩之數分場牧放將各營步軍之不在戰陣者每軍一人牧馬三四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較以一把總領之十較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以一空閑參遊等官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神班其毛尚畜其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冬春置牂神料冬閒營卒丁採取秋青帥束以備冬寒山西即領于行太驛寺官人則領於各兵備道而湯和則另立一小場以長諸部之貢馬各鎮舊領神場通行亦出分地牛牧飼牧者量務開治盜竊者老鴛追居時有等

生照中土種馬之例酌行給賞而凡京邊諸營之用馬者皆取給於是孳生之駒軍民頗買者照時估值給焉如此則馬雖多而蕃蓄有所不允無棄諸廢棄之患而或可收雲錦驪黃之利矣

一時俱解以便軍民 國家額徵民養大馬解于太僕者歲數萬匹無非爲軍國計也中土之民買馬甚艱有四十金而後得一馬者往返途途飼牧之費不與焉臣昔爲知縣時目擊其苦監牧者講求寬卹之政而不可得久矣今茲胡馬立場蓄牧爲時既久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上已服天勝中土之產臣愚以爲宜如總督王巡撫楊先年所議再爲酌處將三鎮各場所牧之馬每歲選其高大體壯者宜府以二千三百匹爲率人同以一千五百匹爲率山西以一千二百匹爲率各鎮巡委選其數先行咨送兵部轉行太僕寺聽其委官臨場會同行太僕兵備守巡等道逐驗選領回臨開兌給京營官軍騎征將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州縣應解大馬酌量分數徵收折色照依原定價銀行發各鎮以備支市之用則京營生收誅牧之利百姓可

省買使之勞馬價無賸乏之憂步人得懷餘之利况夷馬強健價耐九利馳騁較之中土驚駭弱骨駝策不前者倍從矣

一廣兌易以蘇困累查得宣大市馬先該總督王題准部議每年餉鎮督撫發銀一萬二千兩于宣府易買馬一千二百匹歲以爲常兩利兼濟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此法不但可行於餉鎮即今宣大河保等府各設有總副叅遊等營軍兵合用馬匹不下數千半仰給于太僕而軍兵自買者本價之外津貼倍之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九

千竒堂

一先選解以疎積滯查得宣府以一鎮而當永邵一青把都二部之夷故市馬比山大獨多一倍即今已市并送易之馬幾一萬五千餘匹無馬官軍止四千七百有餘儘數分給僅三分之一餘者無處給散雖該撫鎮編派步軍從宜領買數亦有限人情頗難欲請發太僕恐又以新至水土不服多致倒損爲辭臣愚以爲宜將該鎮上年給軍領養之馬選其高大應壯者二千餘匹解送太僕給散京營官軍騎操以抵來年真保等府屬春李應俵之數一體折銀解發而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十

千竒堂

餉鎮今年所買之數亦量增千匹却以新馬補還原軍以後年分却於場內所牧之馬一體選解如此則一轉移之間中外俱利大公之政舉而該鎮目前之意可舒矣

備察邊情數陳臆見疏

大同修志

准兵部咨該御史陳文燧款題開陳八事該本部看得察撫賞之機宜酌修守之要領勸戎伍之訓練嚴使介之稽覈恤邊軍之勞困議夷馬之價值定貢市之期俟七事均於邊防有裨逐款議覆題奉 聖旨

這所奏依議行。與方逢時等着實舉行。其一應聞外機宜。亦許他以便宜處置。務不失制虜安邊大計。以副朝廷委任之重。欽此。備咨到臣。限本年十月以裏回。奏遵行。着得按臣目擊時艱。條陳石畫。深切著明。部臣覆議周詳。機宜曲當。臣等更復何言。況奉明旨依議行。與臣等着實舉行。其一應機宜。許以便宜處置。所以責之臣等者。既重且專。臣夙夜驚惕。懼無以仰稱。德意。惟思日夜孜孜。以圖效尺寸。八事之中。已行者三。遵行者四。今當議行者一。夫撫賞之機。使介之稽。貢市之期。三者事體相關。蓋夷虜之性。殘忍貪戾。嗜然無厭。逆之則肆侵掠。順之則求撫賞。事勢之必然也。撫賞之舉。名同而實異。有自民而賂之者。有自彼而求之者。有已臣服而惠給之者。今日之撫賞。已臣服而惠給之者也。臣等隨機應酬。予奪操縱。務使在我足以爲恩。在彼足以爲德。庶幾既久。事體頗定。虜心亦服。而夷使往來。各有印帖爲照。雖未去絡繹。至卽遣還。不容有信宿之停。騎乘馬匹。已經訂約。我馬不出塞。彼騎不入邊。爭授侮奪。近皆歛

輯。惟守貢之使。則留住三鎮。在宣府者三十八名。在大同者十八名。在偏關者六名。在陽和者七名。皆建有夷館。防閑周備。犒給優厚。無敢詭譎。亂我齊民。實宴畢日。卽行遣還。貢市之期。則起自四月之中。至九月終而事畢。今年行之已定。來歲卽可循據。此三者臣等之所已行者也。夫兩鎮之支費。皆原於撫賞。撫賞之用。原無定則。欽給之銀。則有定數。皆取給於積餘之客餉。在宣大二鎮。各二萬兩。在臣軍門。則取於宣大者各二千兩。山西一千兩。一年之間。裒益樽俴。亦足支持。間有不敷。則取補於減哨市稅。市稅爲數甚少。僅足以充各城軍供。給往來夷使飯食之費。不足者。亦以減哨之銀給之。減哨者。乃沿邊防守之軍。往年哨探艱苦。故于月糧之外。加給行糧。有一石者。有七八斗者。有四五斗者。有二三十斗者。地有險易。數有多寡。今奉虜服。哨探稀少。故行量減。以助撫賞。在宣府歲約銀四萬四千八百餘兩。在大同歲約銀四千六十餘兩。蓋外非剝軍。內非耗儲。誠因時濟用之一端。設使虜情一變。則當需給停減矣。至于那借

庫銀或舉事之初處置未備權爲借支既行卽補還官非因餞之而不歸也且撫賞之日誠爲浩繁出入支給各有司存臣等年終造冊奏繳實非漫然無稽按臣之議欲行查覈尤足以明廉而善含法之善者也但恐事體久近不同人情好惡不同行之既久有倚法操切使閭外之臣畏者畏尾無以廣慈惠而糜庸情臣不能無異日之慮也至于戎伍之訓練邊軍之勞困夷馬之價值三者事體亦略相關蓋市馬歲無定數來則與市中間雖不盡良亦不盡駑簡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大同縣志 古 平露堂

之可得十之五六價亦因之高下高者不過八九兩下者僅及三四兩而已本年二鎮所市馬二萬七千有餘蓋庸性貪利中告曉諭裁抑揀擇臣等亦侃侃行之諸酋雖不能盡從而亦不敢潛然繼踵竊廢之術實在於此價值則有椿朋之銀有變賣之助相兼接濟近該巡按御史陳文燧具題部議准增宜府三萬兩大同二萬兩又該兵部題准宜府給餉鎮馬一千餘匹可得價銀二萬四千餘兩但爲有濟而大或有不足臣等另具題請臣等不忠馬價之不

足所患者市馬之無處也臣自履任以來日搜諸營騎操之馬取其老病疾弱者減值變賣以市馬補之又取諸驛站之騾驢不堪者賣之以市馬更之又擇所市之馬効小不任騎征者減價轉賣多方措置文吾日前故大同之馬已幸無滯惟宣府既無有司而夷馬又復加倍該撫臣吳以二軍兵額不便令遵部議以馬高下定軍多少或六名或五名或四名每軍量輪價銀一兩秋月停工採辦及聽以月糧從便扣抵又復立場牧放專官管理故宣府之軍困亦稍紓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大同縣志 古 平露堂

猶自支撐至明年則益難矣夫邊軍之勞困有三步軍之困修工累之也屯軍之困賠辦累之也馬軍之困買馬累之也然宣府城邊二丁俱各報完大同城工亦已就畢且當興作之時分班更代不妨農務猶勞存恤悉加優厚艱食之月將王客兵糧出陳易新及抵坐月糧本抗又該臣等遵奉欽依請蠲先年虛增屯糧在宣府者二萬四千九百餘石在大同者四千五百石皆可免賠辦之若應納本折二色通融調停計筭均派惟從簡便不事紛更又卡虜騎無侵

開墾日廣收穫頗增額自抵卅月糧者各從其便及通行採打秋青紳束卅價以償步軍屯軍之困亦稍恤矣惟於市馬若餉從臣前議再爲疏通則馬軍之困亦漸可恤也若夫訓練戎伍乃諸將之能事臣等之職任今虜雖款塞未然之防不可不嚴臣等念此日夜至熟士氣軍容亦略振舉盔甲器械火器等項俱整繕有緒各亦足用此四事者臣等之所遵行者也至所謂修守之宜則城堡邊牆墩臺皆爲重務往年雖欲修之而不可得今虜既款塞維其時矣宣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室

土取水於數十里之外者所在羣山星散蟻泚無駭輒綿可聯絡之勢非惟大異於薊鎮而實不同于宣府此地利之當議也一鎮之軍原額十四萬餘二百年來逃亡過半見在食糧之數僅八萬餘而官幼婦女優給亦在其中城守役占之外各營選兵不及五萬連年修工日不暇給更無他軍可以更助大工舉人心憂惶此人力之當議也此六百里之牆除已完外應修者五百三十三里遶土沙鬆風激雨漂立見糜散故牆高則速頽崖深則善頓沙漠之區采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室

據者則據之沙石不堪之處可改移者則改移之先
年墩臺置在牆外無益防守者牆內之臺可歸併者
則移置歸併之務使高可恃而堅可久但一鎮之軍
夫有限連年之工役始完兼之今歲水旱水雹爲災
米價騰踊人勞未息工期已屆事難促舉合行寬恤
一年以爲督四年起工先儘本鎮軍夫量地遠近分
爲二班每月一更不足者以河南等處班軍添撥一
體隨班替換合用行糧鹽菜等項悉照原議支給如
有不敷容臣等隨時請討每年工完先行勅明有
功人員量行獎賞通完之日類行數勘大加甄別陞
賞勲司原議碑砌墩臺候五年工完之日另行計議
燒色康工程有序軍不告勞激勵有章人心思奮此
一事者臣等即當議行者也夫邊牆允修墩臺既備
大險已固無論虜之叛服而戰守之具有備無患矣
然功成之後罷守之時臣愚尤有過慮焉夫牆以制
虜臺以衛牆一者皆藉軍以守而後險不虛設若牆
無擺列與無牆同臺無拒守與無臺同牆長五百里
則爲垛口十八萬有餘每垛一人則用軍十八萬

人每里一臺則爲臺五百每臺五十人則用軍十二
萬五千人一鎮之軍僅八萬餘老幼悉行纔及三分
之一原額盡復尚少其二而沿邊右衛等九大城新
平等三十九邊堡更無一人可守顧彼則遣此護東
則失西此擺守足軍之難臣之所慮者一也夫兵聚
則強分則弱牆臺旣設擺守必行則吾數萬之衆散
列數百里之間而虜賊屯聚止於數營彼聚而攻我
散而守彼力益專我力轉弱十里之外聲勢不及各
分信地不暇援應三四將吏閑空城而不能誰何是
外形雖壯內勢轉虛將貽昔年乘塞自困之禍此務
外失內之難臣之所慮者二也地方百里陵麓勢殊
況至五百里則山河之間阻豁谷之廻合有險有易
而水口所衝閉塞尤難萬餘之虜得尋丈之隙卽馳
突而入城堞連雲孤兵獨守兩臺之間縱有矢石火
砲爲數有限虜以重甲健馬馳馳而過計所中傷曾
不足以損彼毫毛內地之禍將不可言逮至集兵追
逐則虜已滿載而去此邊牆防禦周固之難臣之所
慮者三也虜寇之至防禦之時猛將強兵堅城固壘

蹶史無囊靡不有備尚難持久況在極邊峭壁之上兵士抱戈而林立將師擐甲而晏居虜騎如蟻往來瞻外以虛形制我十日不退風寒雪凍渴不及飲饑不及食心力離散不可收拾摧枯拉朽之形見矣此羅守持久之難臣之所慮者四也臣犬馬之心不勝慙慙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所議再爲斟酌題覆施行

勞翁母切熟番疏 撫處資貢

准兵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石題稱虜酋賓兔同男阿赤兔帶領部落一千餘騎欲要搶番索賞等因本部議擬移咨宣大總督轉行順義王俺答嚴諭賓兔安分遵守不許侵擾番漢以絕覬覦之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遵行間又節准兵部咨爲酌議西虜均撫賞照恩信順夷情以永遠利事該總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石題稱河西之虜有住牧大小松山者乃賓兔部落有往來搶掠西海者乃河東套內節落住牧者利在安市往來者利在撫賞今賓兔既中于寧夏安便無議不必另立市塲祇緣西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九

平露堂

虜衆經過甘鎮地方苦無撫賞以故求乞紛紛等情等因到臣已經備咨兵部知會查照去後今准前因除臣又行選差通官傳諭去訖三年四月初六日賴義王差有通事土忽智等來見臣約請進馬之期臣即面譚曉諭曰汝順義王節年受 朝廷撫賞之恩天高地厚即今各部頗遵約束惟西海賓兔不服禁約屢行侵擾今又遠掠西番聲言入犯松潘等處意欲何爲你順義王若不早行嚴禁則汝數年忠敬之名都被此酋所壞賓市之利恐不可復得汝家之禍自此始矣土忽智等當亦心服言曰賓兔非敢搶松潘蓋因數年西搶今年都回遂遠搶生番凡係屬中國之番都不敢有犯且賓兔非敢故違只因甘肅不准開市寧夏又路遠往返艱難無利彼見諸部頭目都有定所惟此一會無定故如此若甘肅地方經不開大市但得撫賞得宜彼即安心聽從不然恐順義雖禁約亦不能盡制也臣聽其言亦似有理竊計虜情亦不過如是除再三申告又附書令其曉諭外臣竊惟此虜自上世以來并冠帶之國正朔所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九

平露堂

虜衆經過甘鎮地方苦無撫賞以故求乞紛紛等情等因到臣已經備咨兵部知會查照去後今准前因除臣又行選差通官傳諭去訖三年四月初六日賴義王差有通事土忽智等來見臣約請進馬之期臣即面譚曉諭曰汝順義王節年受 朝廷撫賞之恩天高地厚即今各部頗遵約束惟西海賓兔不服禁約屢行侵擾今又遠掠西番聲言入犯松潘等處意欲何爲你順義王若不早行嚴禁則汝數年忠敬之名都被此酋所壞賓市之利恐不可復得汝家之禍自此始矣土忽智等當亦心服言曰賓兔非敢搶松潘蓋因數年西搶今年都回遂遠搶生番凡係屬中國之番都不敢有犯且賓兔非敢故違只因甘肅不准開市寧夏又路遠往返艱難無利彼見諸部頭目都有定所惟此一會無定故如此若甘肅地方經不開大市但得撫賞得宜彼即安心聽從不然恐順義雖禁約亦不能盡制也臣聽其言亦似有理竊計虜情亦不過如是除再三申告又附書令其曉諭外臣竊惟此虜自上世以來并冠帶之國正朔所不

及侵凌冠冕臣代告之，苟能誠服，制其冠冕，惠中國以安四方，古之人所竭心力而圖之者也。今者伏遇先帝聖德遠被，陛下神武昭布，天祿夷唐，哀我邊人，二三黠酋，自偷答而下，莫不借言受命，下吏聽受撫賞，陛下不以爲過，每從優錫，許臣等便宜酬應，不敢有違，若是者，豈真與之約與國，結鄰好哉？誠以大豕豺狼，兇頑噬臍，幸其委命，誠得而羈縻之，巧道人請旦夕之命，使邊臣得效修守之力，輯寧封域，以仰舒陛下北顧之憂，臣等所以脉脉而爲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參議

無名氏

至

平露堂

之者也。比來諸會各有定所，受我犒餼，莫有異志，而賓鬼者止緣甘肅之市，迄今無定，寧夏路遠，往返艱難，故猖狂如此。夷虜愚頑，志切貪慾，作此舉動，外示強悍，而實內懷冀望，當此之時，虜志未定，若能察其機而先事圖之，彼宜無不聽從之理。且西虜諸部數年可掄，存者無幾，今日悉回矣，徒衆既多，奸計日生，失此機會，不獨一處以收其心，而奪其氣，使不肯之心日益堅固，爲害將多，臣雖日論僉答，恐亦無益，況事體人情，不甚相遠，彼有尊我之心，我無殺來之

策，而徒歸罪于傳諭禁約之間，將爲再三之告，而所以重中國之威信，而導遠人之觀聽也。然之義，漢策，漢虎既馴，乃不能擾，狼而使之觸藩籬而牛蹊心，非計之得者，若以此會奸計反覆，不當撫處，則又宜明示棄絕，嚴兵拒戰，使一大創不敢復逞，似不當蓄疑顧慮，自失機會爲也。夫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昔人有言，用兵諸將之利，非國之福，況未必爲諸將利，臣又以爲此事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松潘之事，或係諸會西搶而還，合勢遠掠，生番恐而投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參議

無名氏

至

平露堂

順，虛習我以先聲，熟番恩而急援，預控我以虜恩，未可却也。況蜀微天險，有番人以間之，此虜豈能即深入，爲寇偷險，匪以嚴戰守，撫番人以爲屏翰，該部之規畫，撫臣之經略，無不至當，又何過慮之有。大封疆之事，各有專責，臣以愚陋，何敢輕肆管說，爲出位之謀，以下不逮之誅，但准部咨奉，欽依有行，臣傳諭之責，竊以此事，臣遵奉德意，往復曉諭，至于既至于三矣，設若今三諭之後，賓鬼之違授不已，而鎮之奏報又至，不但謂臣傳諭之無實，而且謂僉答禁約

之無效夷虜之情事、既不能以自立、而中外之疑慮、日增、遑覓之事、漸致轉輟矣。夫天下之事、理以卜之、勢以行之、情以察之、鮮無不濟。今夷情大可見、而撫馭之權、又在我斷而行之。于理亦無大終、不然者在、其意西鎮諸臣加之意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公

卷之終

七

于歸寧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一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乎遠閣公 宋徵輿韓文

宋 卓立萬參閣

方司馬奏疏

疏

方逢時

審時宜酌羣議陳要實疏

訓諫肅防修奏

臣聞自古爲 中國之患者莫甚於夷狄其安攘捷

伐之事亦莫急於夷狄惟我 國家開區宇二百餘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餘年虜情屢變其戰守備禦之政亦屢變蓋勢有强

弱事有緩急因時而更待人而舉勢所必至也嘉靖

以前臣未敢評論隆慶之初 先帝肇登大寶未遑

他務首 論廷臣以防虜之計一時諸臣仰體 德

意集議十有三策莫非經略弘猷首之以責實效之

一言尤至要也九邊文武諸臣奉行惟謹實效漸臻

旣而 皇威遠震 天心悔禍夷孽來降執叛 獻

俘 先帝而稽天粒俯從 廷臣之議俾臣等得效

犬馬之勞許成 貢市之事非利之也蓋將假以羈

縻狂獮以爲自治自強之計也五六年中九邊無烽

燧之警三軍閒暇萬姓保聚城堡堅完儲餉充積可

謂無事之時矣恭惟 皇上繼體守成 不顯 先

烈 臨御以來憂勤惕勵不以諸酋之款服爲可惜

於凡內修外攘際而桑土之計擬議于 廟堂之上

播告于封疆之遠中飭叮嚀至嚴至備大小羣臣敷

陳建白以宣贊 聖謨中明先議者亦幾備矣臣受

命以來二年于茲諸所督率恪遵 廟議外馴黠虜

潛奔其窟悍之心內務兵戎莫克成保安之績以仰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酬 知遇之恩者夙夜孜孜不敢自怠僥倖經營之

餘心惟日孳竊見三鎮之事似有徒勞馳騁虛涉歲

月于先年所議有未盡合者亦惟在於名實先後施

爲緩急之間而已臣竊以爲 朝廷旣以實效責之

臣臣等卽當各以實事責之已不宜隨事依違因言

舉廢汲汲于期會文移之末已也臣不揣愚陋謹於

責實效之中諸所條建擇其明白簡切事易行而效

易見言之若無甚奇異而終有裨于安攘者其畧有

三曰訓練之實曰積貯之實曰修築之實而已臣愚

不勝原區、敢昧死以聞。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亡所事事、時當無虞、尤易廢弛、其在今日、訓練雖勤、實效未臻、則作爲武過、臣等之責也、臣請推本而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以行都司、都司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重大征討、則特命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兵還、衛所將無事、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洪承以後、虜患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于是正奇參守之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部考

三

平露堂

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此邊兵之初變、所繇以始弱也、歷年既久、大將或不得其人、訓練無法、紀律外謬、士馬之逃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急治口前、或扣官餉、或指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扼虜衝鋒、功迫罪重、抽衛所之兵、徒備擺守、供奔走、名爲營軍、鮮堪戰陣、此邊兵之再變、所繇以遂弱也、夫兵無常形、反弱爲強、亦惟其時耳、今建白之臣、見風塵之無警、懼武備之日弛、咸思所以振作之意、甚善

也、或者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舉、臣愚以爲此正奇參守之兵、又將變、而邊兵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邊方鎮守之兵、且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亦非能盡一營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幾四千、餘參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參將、則大同八、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一、三鎮之邊、西起偏老、中經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二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部考

四

平露堂

有四五百里者、有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還合營、除存留防守之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矛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束而已、況百里合營、數往數反、人痛馬瘁、飲食安宿、靡所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自居、所留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勢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循所之制、不可復矣、正奇參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如之意耳、夫一營之士、不皆盡強也、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

教者有方。師伍既定。紀律不紊。使強者以弱者爲羽。
翼。弱者以強者爲膽。志其心既一。其力自齊。不必他
有。更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
擇止。副秦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兵。不論軍
卒家丁。通行較其勇怯。分爲四等。勇藝兼優者爲上。
藝優勇劣者次之。藝勇平平而精力可教者又次之。
勇善無取而智術機巧。口耳便捷。識勞情知地利者。
又次之。詳其多寡。分配司隊上者七。則中者倍之。下
者又倍之。無偏勝焉。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

悉行選補然人之才質不同技藝各有所長如鳥之飛魚之游不可強而能也則又量才器使乎矢戈戟劍楯火炮槌及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以教之日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雖全皆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偏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于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習武揚威曉戒而行賞罰如此訓練咸可有成夫訓練舉矣又有三機焉工役也拒兌也抽選也

三者不除訓練不可爲也。天工後今之急務也。各用
夫役稍常暫取於疾軍。助以壯軍。有馬之士。宜令休
息。不可一槩役也。或以勝既伏服。有馬之士。生食糧
芻。經年不戰。借用其力。亦無不可。此計如養威蓄銳
之道者也。勝雖服矣。可常恃乎。一日淪盟。則調遣按
伏。旦夕事耳。休養之者。非固縱之逸之也。將責之以
大勞望之以死事也。今既勞之矣。一旦調遣。又何如
焉。無事之時。終歲勤動。不得一日之暇。有事之際。責
其荷甲操戈。蹈白刃。而不顧人情實難。雖有孫吳之
皇明經世統

將亦不能驟久困之人而奏膚功也。工役不及期士馬之力不竭而訓練可行矣。扣兌非善政也。遂鄙之士仰給縣官。領種也。田非利其財也。誠以三軍無事使之耕私習勞。半食其力。藉其有餘官爲貯之以備補助而已。今各衛所管屯之官不知朝廷立法養丁之意。惟以屯糧徵徵爲急。遇凶荒無完則按一徭一聽之。藉將應給月糧通行扣除。其兌軍士憚于追呼。困於捶楚。隱忍而不敢出言。監收之長亦利省便。免降罰之罪。坐視而不以爲意。卽此一輩已爲

不城又有馬質之扣、開墾之扣、採辦之扣、朋舍之扣、一軍之身一歲之間。五扣累焉。所關月糧餘者無幾。加以官胥腰削之害、室家饑寒之迫、愁嘆憂苦不能自存。安望其有果毅奮揚之氣、爲古爪牙、城之用哉。臣愚以爲扣兌之事、亟宜議革除。採辦每歲入二錢、朋舍、開月入五分。緣係舊例、爲買馬備器之用。仍照舊行。惟于屯糧備行該管司道、明爲稽查。果係種應徵之人、令其領銀轉納。不得賂要售弊。臨倉掣扣、滋害于衆。其承認開墾田地、尤宜明白徵收。果係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方馬集 訓讀附錄 卷七 下馬堂

無寧日修築工役、艱苦萬狀。每一放還士卒之物、故馬匹之倒損多者數百。少者數十。息肩曾未旬日、卽又徵發召募。不及買補。無損則于各營守之營。選取壯丁健馬補轅而行。其始也偶一爲之。歷年既久。遂成故事。各營之精壯有限。遞年之抽取無窮。損此益彼。坐致虛耗。爲計之失。莫大乎此。臣愚以爲入衛之舉。不容已矣。但當嚴爲之禁。或亡之士倒損之馬。別爲區處。馬或取足於五市。人則勾丁于本家。果係故絕別行召募。不得再循舊套。抽取諸營。如有違犯。重行參究。是亦足兵救弊之一道也。抽補不行。則三軍之伍不素。而訓練可行矣。此臣所謂訓練之實者也。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況在邊塞戰守所資。尤重且急者乎。往歲虜寇充斥。征調輒繁。倉廩無一月之儲。士馬無十日之飽。行輪輓之法。下搜括之令。司邦計者。蓋岌岌焉。無他策矣。茲者五六年來。虜無侵擾。兵無按伏。三鎮客餉。稍有贏餘。然亦本至於紅腐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較也。譬之中人之家。數日無妄食之資。釜有餘飯。而遂自以爲富。不可也。然際此

充裕憐愛惜惟其時矣而所以耗之者日駁駁焉
市價也撫賞也工役也賑貸也四者之來不思所以
處之以爲通融共濟之道而徒曰此歲賦之常不以
戰守則以市後非有加于常額之外無不可者臣以
此非知經國體民之道者也夫畜無三年不可爲
國吉畜御冬詩人所取是不加之意乎賑貸之事
偶一爲之不足爲費撫賞之數臣已議請准行不
拘定數用盡乃支則所有實多臣愚以爲惟工役有
與當大爲酌處果係緊要必不可已者則併力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方司馬奏疏
訓導野乘
九
平陽堂
無畏難焉其諸可緩之處無益保障者即行停止無
從務修守之名虛致財力之竭可也若夫市價山西
則歲支二萬五千兩大同則歲支六萬兩宣府則歲
支五萬兩三鎮客餉歲計之共五十餘萬兩市價歲
取十餘萬兩似不爲多然此乃取諸內帑而用之
實亦費也若將臣近午題請之說俯從施行將
三鎮市馬酌量揀選兌給京營以抵太僕歲徵之數
而于中上應俵之民折取其價轉充市本則民賦非
增兼得寬恤之惠國馬不減武有駉駉之良客餉馬

價兼支共濟太僕無虧于府庫之藏戶部無虞于匿
之之患而十年之蓄可致矣此臣所謂積貯之實者
也臣聞設險者守國之要務也其在邊塞修築宜先
蓋城堡以便保聚墩臺以明烽火邊垣以限華夷三
者皆勢所必爲者也究而言之城堡爲急墩臺次之
邊垣又次之今宣大之城堡完矣墩臺亦不少矣宣
府之邊垣亦告畢矣山大邊垣計議已定大工伊始
無容再議臣所謂實者蓋修築所以自衛也亦所以
自固也所以保民也亦所以病民也衛成而財不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方司馬奏疏
訓導野乘
十
平陽堂
人不病調停斟酌存乎人耳且保障大功也修築美
名也朝廷以保障之功責之邊臣邊臣本之以功
名之心加之以督責之嚴承德意而亟從事者將
羣然趨之在一鎮其誰曰吾無邊而不修在一道其
誰曰吾無工而不爲不曰某所當增一堡也則曰某
所少一墩也不曰某邊有險可據也則曰某處有上
可拒也舊工未畢新工已議前修未完後修復繼視
人學如蠅運功成而無所用數年之後臣恐財必竭
人必疲或因之以卒戎心未可知也臣愚以爲自今

以後二鎮城堡苟完矣無益之虛堡不必再設也墩臺苟足矣無益之空臺不必再加也邊牆苟修矣無益之塼土不必再闢也乘此閑暇訓練士馬廣積儲餉與民休息外馭黠虜以觀時變譬之人身焉元氣既固飲食自強雖小有風邪不能侵害蓋內備既設人心不搖撫處得宜釁不自我虜雖狡黠亦將聞風知畏不敢輕犯矣此臣所謂修築之實者也夫安邊之道亦多端矣臣區區以三者爲言亦惟就臣職分之所當爲與臣才力之所能爲者而言也蓋工役省則力有餘積貯充則財有餘財力既裕訓練克舉則兵有餘二者既備所謂自治自強之道就有加于此者伏惟皇上敬德崇禮以昭臨之任賢選將以董督之明賞公賞以鼓舞之上下勤卹久而不變則虜服可也叛亦可也服則我有虎豹在山之勢叛則我無臨事倉皇之患實效尤成而封疆永賴矣

條議邊關機宜疏

總兵務驛

准兵部咨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賀一桂條陳要將山西鎮守移駐偏關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前撫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土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土

平露堂

鄭覆議相應會同總督軍門題行本部看得三關地方自今日切近虜穴而言則偏老誠爲絕塞自往昔大虜深入而言則寧武尤爲要津先年移置之意似亦却顧長慮日今更端之舉尤貴審處熟思合無咨行督撫官再加詳議具奏施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撫臣鄭遵行間續准軍門咨亦爲前事已經行據寧武兵備等道會呈准鎮守總兵官劉國手本回稱移鎮不便等緣繇到道看得移鎮初意先該劉總兵會同巡按賀御史面議可行今復稱不便似應照舊駐鎮寧武東西有警從宜調度等因呈詳到職酌議間總兵官劉國去任職恐事體未妥又行司道會同新任總兵官再議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議照三關俱通虜要區東路自盤道梁夾柳樹燕兒水鵬窩梁等堡進直犯代忻太原等處西路自滑石潤黃龍池寺塢堡水泉營等堡進直犯鎮西興縣等處中路陽方口王野梁失守少費迂迴可達東路矣收麥川野豬溝失守少費迂迴可達西路矣此邊形之大較也東中二路外有馬邑朔州烽火相接零騎遽難以潛

入大軍或數年一至西路邊長二百餘里東白水黃
墩起西至丫角山止一百餘里尚在朔州川之內自
丫角山起西至老牛灣止一百餘里逼降沙漠大舉
憑陵易驛零騎出沒無常賀御史移鎮之說有見於
此原議總兵駐偏關老營堡副將移寧武西路參將
改老營馬站遊擊隸總兵計寧武離偏關一百八十
里正兵營軍馬在三路雖稱精銳土著有年勢難他
徙其參遊軍馬果數足勢強總兵就彼統練於西路
之大舉雖未能屹然過絕而零騎必可拒堵此移鎮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總兵移鎮 主 千露堂
之便也查兩營軍少一千三百三十四名馬少三千
四百四十二匹棟練且毋論而不敷之數若此馬每
匹議價十兩該銀三萬四千四百二十兩本鎮客餉
年例尚有三萬七千五百兩未給請發此項銀買
補未得不可馬則猶有處也但彼中窮寒布米價高
軍之應募無人勾補難輟此最難區畫者咸敵固在
將領尤資兵馬今兵馬如是而移之是總兵亦參將
等也虜豈憚一總兵官名乎况偏關抵崞縣原平驛
三百餘里東路報警策應恐難卒至此移鎮之未便

也聞先年俺酋乘虛謀陷老營總兵郭琥早得其情
錄寧武日暮提兵四鼓卽抵其地而堡傾以合其西
路虜情總兵官肯如郭琥哨之遠知之預警之密而
速何患無功不移與移鎮同也卽駐偏關而偵探不
明出門與虜形相左爲躲閃自全之計移鎮與不移
同也在總兵之盡職不盡職何如耳今該鎮既稱軍
馬寡弱矣東路窺遠矣臣等必欲如原議強之他日
西東二路有事彼得以借口推諉又嘗今日持議者
之未審也合無依其仍駐寧武將正兵營并各部將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總兵移鎮 主 千露堂
軍馬一體優恤訓練時常用心督哨遇三路但有聲
息卽當星馳調度隨賊向往堵截務保萬全倘一有
失誤罪自難辭臣等惟據地方事體如此斷不敢有
一毫觀望同護之意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爲陳邊務申虜情以定國是以永大計事
臣聞言天下之事非難而知天下之事爲難知天下
之事非難而任天下之事爲難今天下之事惟夷狄
爲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虜爲最蓋西北之地高寒荒

塔崩生其間兇頑桀驁茹血衣毛與虎狼無異接壤
中土歲時窺伺大則侵陵小則寇掠自生民以來爲
患久矣以二帝三王之盛卒未有能臣服而誅滅之
者秦始皇築塞却胡終胎身禍漢武帝窮征遠討海
內虛耗以漢祖之雄傑而有白登之圍以唐宗之英
武而有渭橋之恐然則封疆之事安懷之計豈易言
哉下自晉宋迄于金元而禍亂極矣迨我 皇明

太祖高皇帝 神武肇命迅掃腥膻廓清寰宇 成

祖文皇帝 三駕親征蕩平沙漠保安黎元 二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方以馬泰謙 貢書卷後

主 平露堂

聖武規畫創置西自寧夏東抵遼陽巨鎮強兵環列
屏翰泰晉燕趙之境始得安息二百年來猗猗盛矣
然也先首禍于土木峇客構亂于西陲小王子火篩
花當之屬相繼爲害及今俺答益稱雄桀糾其弟兄
率其子姪攻克諸部雄據朔庭東連察罕西脇番回
虎視三關蠶食九鎮五十餘年致我中土之民困于
徵輸遼鄙之民歿于鋒鏑嘉靖之季騷擾益甚 世
宗皇帝 宵旰四十餘年思欲討其兇暴誅其狂肆
而事有未逮遇我 穆宗皇帝 卽位之初 天眷

明德朕彼兇頑孽孫構孽慕義來降蓋大將啓太平
之機而再造遼人之命也臣時巡撫大同適當其事

竊料胡運首謀受降爲 國弔禍先遣鮑崇德齎尺

尺之書諭俺答以紆平虜之惡繼遣龔當等持一箭

之金詔黃台吉以解大同之圍曉以禍福申以信義

盟約既定一會既從乃容會督臣王 審計協謀傾

心竭力以共圖弘濟列疏上 請伏荷 先帝 聖

哲洞燭機宜二 元臣協心一德襄贊 廟謨折衷

羣議授以成算使臣等得效犬馬之力以馴豹虎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方以馬泰謙 貢書卷後

主 平露堂

心叛人斯得 貢市用成既臣以憂歸王獨任其事
請 封議真約會定期勞心苦志克有成績而孔昆
的祿父子疑貳未卽親約巡撫都御史吳訓諭有機
招徠無倦遂致東西聯屬反側漸消封疆遂寧比及
三年蒙 陛下 特恩起臣紳士之中來代崇古之
任臣才智庸淺力屏氣懦而區區爲 國一念之誠
不敢自負宣布 仁威恢張 國體申明約信通行
曉告羣酋素皆知臣莫不傾心聽服賴 陛下 神
武元臣忠良克終愚志不墜前人之美八年以來九

過之外以生齒則日繁以修守則日固以兵馬則日練以餉餉則日積以田野則日闢以商賈則日通窮邊僻隄防危殘喘之民始知有生之樂此今日之邊事可知而可言者也虜自順義而下有黃台吉有兀慎有擺腰有永邵卜有河西禰兒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大滿五素滿五大哈不慎打喇明安兎有扯力民五路青把都鴉黃多羅巴林松木兒等部實繁有徒小大遠邇錯雜不一然其向化懷惠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久而益篤莫敢有渝盟叛約顯然悖逆生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者歲時請米隨宜與之即欣然知感聞有講事賣馬之使經過城堡校兄守操官員求討食物苟得一餅一果之與師稽首而謝歡笑而去蓋犬羊之性不餽廩不識法度不知禮義乃其恒態非敢有所侵侮而乘交獸畜馭之得宜益足以堅彼歸向之心於國體何傷於貢市何玷即有無狀捉人索賞如打喇明安兎者告之俺答嚴加罰治即委首聽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虜情可知而可言者也夫今日之邊事如此虜情如此臣等之處置如此中外之不然者或

日夷使成羣充斥城市焉常將不可制也或曰財貨日益費耗虜欲終不可足也或曰與虜益理隱憂巨測將不知所終也為此言者心則忠矣而事機或有未達一時風聞疑之太甚計之太深者也夫夷使之入三鎮皆有之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幾守貢之使嘗至即歸有舍館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餼廩以養之何有于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畫有定規給有定數過三鎮而計之每歲約費銀二十六七萬兩由戶部者一十三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有奇由兵部者四萬有奇三鎮所自措辦者十餘萬兩較之先年征戰歲費戶部客餉銀至七十餘萬兩而不足兵部太僕之馬價亦且十數萬兩者纔十之二三而虜心饜矣至于民間耕獲之入市買之利不與焉所省不亦多乎以爲有隱憂者臣以爲所憂則有之而不隱也方虜之未款貢也與年以前每歲大舉九邊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鳴搶鼠竄無處無之致我三軍戰鬪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郭丘墟斃耗耗竭外羅慘禍內度他變邊臣首領不保

朝廷爲之取食憂孰大焉。款貢以來七八年間無此事矣。設使臣等處置平反。禍累失業。耗小費而虧大信。貢不至而市不通。一旦猝然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卽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虜中之機。悉屬俺答。今我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既死。諸部無所統。號令不齊。其中狡黠互相爭鬭。言貢而貢。或有不貢。言市而市。或有所挾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停貢罷市。閉關絕使。嚴兵固壘。以禦之。禁邊軍之私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丁汝堂

起馬禁邊將之輕舉。俾功既不示。以易與之情亦不勝。以可乘之釁。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而已。子彼貢市何賴焉。然夷情貪鄙。思我之餌懷我之利。彈弱異勢。遠近異情。夫就順逆勢必有變。因機而處。隨宜而應。以爲弭亂息患之圖。此又于不可知之中。而大有可爲者。顧在後之臣。作爲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既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有方。則貢市可也。戰守可也。蓋戰守之事。非緣于貢市而設。而貢市之舉。實于戰守有裨。又何必拘拘于貢市之

非戰守之是。而謂終之不可保哉。臣又聞之。御戎無上策。征戰順也。和親辱也。賂遺耻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而市。則無征戰矣。夫虞周之世。詩書所稱。來格咸賓之盛。臣不知其何如。誠使秦漢而下。得此機會而處之。則漢室何至于和親。宋人何至于賂遺。武帝太宗。何至勞師萬里之外。衛霍之將。何所立其勲名。而宋臣又何繇爭獻納哉。臣職任封疆。身承委託。仰藉陛下神武。得效驍驍。竭其心力。制伏強虜。保全邊氓。上紓宵旰之憂。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丁汝堂

息戰爭之禍。臣亦得免斧鉞之誅。實云幸矣。臣今受命還朝。不復與開關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可久之事。謂虜情無效順之誠。泥於近代之跡。以較今日之事。甚者或謂臣等數年羈縻綏輯之勞。皆屬掩飾。論縫之計。過爲疑慮。多所張陳。或致國是搖惑。內而邊臣畏縮。外而虜酋擄掠。內外乖違。事機錯遷。終貽後悔。噬臍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所有一得之愚。雖皆已陳之。芻狗庶幾可爲善後者之一助。忘其鄙陋。列爲五事。冒昧上

讀 聖聰 乞 勅該部再爲詳審款覆施行

計開

一教信義夷狄之人雖非我族類此心之良未始不同今虜自順義而下東西諸部受我羈縻七八年來圖報或戒訓之以言即聽驗之以事即從豈有他哉亦惟吾信義有以感動之耳夫虜之服從既堅則我之信義當益篤伏惟 聖明敦崇大信申明大義嚴飭文武諸臣毋忽犬羊毋輕舉措毋設機筭而倖小利毋惑詭譎而畧達圖毋作聰明而喜奇績使羣醜紛訟常在吾範圍之內而潛消其疑貳之心則貢市可久而封疆永寧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一重撫賞今之撫賞有程式矣謂夷性貪婪惟其欲而與之不爲節制非重也謂夷欲無厭過爲節制近于恠責非重也後以奇異以傾軋欲動于彼而貽致其嚮慕非重也必察其情度其事因其人可以與則與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彼以貧而求也則因其貧而賙之彼以勞而求也則因其勞之大小而賙之彼以馬來市也則因其馬之高下而賙之其貢也則

有貢使之賞其市也則有入市之賞非理而索奇異之求非我土產後不可繼者一切以情告之以義曉之以禮正之必使子奪厚薄之柄常在於我而感激冀望之心常存于彼辟之養虎豹然時其飢飽達其喜怒則驕悍之性可馴而吾之撫賞于是爲重矣羣虜有不懷服者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一審機宜今茲北虜服矣貢矣市矣然狼子野心難馴易動其順逆叛服之機甚微而速一有不審其禍立至且吾與虜非愛其貢也非利其市也羈縻之而已彼若守之而不變也貢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市也吾與之不至者即不之強也彼有慢言吾以大義責之彼有疑志吾以大信曉之彼有叛跡即閉關嚴拒之嚴備以防之彼若感悟悔罪而復求則又畧其往過示以慈惠而許之豕交獸畜不怒不狎惟以站吾封疆保我邊民而已此今日機宜之當審者也臣又聞之俺答老矣黃台吉亦衰病不支奈虜遠在西鎮切盡黃台吉頗稱恭順凡與提腰人客力猶永耶卜遠去邊鄙惟青把都兄弟五人各擁千兵

而滿五大哈不領二人密觀察望。世代聯姻。在彼恒有東西約助之情。在我常思沉機預待之計。然犬羊之性貪我市利。惟恐失之。非有昔年糾合大舉入寇之志。惟僥倖一日領絕。則把漢與黃西諸土勢或有爭鬪。部觀望首市。必有不至。而其爭者抑或有借我爲援。而請兵求助者矣。亦或有倚我爲重。而舉部來歸者矣。事機至此。處之爲難。拒之則生釁。許之則召禍。察其強弱之勢。度其誠僞之心。因其去就順逆。以爲推亡固存之術。非有真見定力。不能斷而定矣。此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臣等謹奏

平露堂

將來機宜之當審。非臣愚之所能預及者也。

一慎招納臣聞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治以不治。萬世不易之道也。今之板升皆我中國之人。或以亡命而自全。或以虜掠而忘反。首於丘富。繼以趙全。招呼誘引。實繁有徒。外附強虜。內情遯患。逃避大誅。爲日久矣。議者忿其背逆。恐其滋蔓。倡爲招納解散之說。意非不善。計非不可行也。而其勢則有不可易易者。蓋奸究之黨。已甘心於虜。而點夢亦原結之以自補其乏之策。必

先有以制虜之死命。而後可以有爲。辟之逐鹿者然。虎方據鹿。吾當先制其虎。不然鹿且走。而虎方來。不惟不能得鹿。而或無以禦虎矣。方虜之未服也。其機尚有可爲。臣昔任大同。半歲之間。招而來者九百餘人。今虜服矣。與之約矣。而後招之。是自示以不信。而啓虜以乘釁之事也。且自趙全等誅。而羣奸破膽矣。雖有兇人不取復逞。今虜且爲我臣子矣。況此輩皆吾赤子。則其地卽我之地。人卽我之人。又何必得其地。反其人。而後爲快也。若當此之時。因而撫之。明示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臣等謹奏

平露堂

以聖朝不殺之仁。使之自生自養。則反側之志。亦將自安。且使我禦虜有道。自治有方。恩信既昭。武備益固。卽虜且稽顙屈服。又何患于此輩哉。若不致懷。或設間以誘之。或潛計以招之。或輕兵以襲之。虧中國之體。而結醜虜之怨。渠魁必不可得。所得者皆其老弱鰥寡之人。雖千百輩。曾不足以損虜之毫毛。而奸人反得以信口而情誦矣。此臣愚以爲當慎者也。況其中有二三黠者。雖爲虜用。皆受我官職。志在圖歸。數年之後。事機變將必有率衆歸附。復我邦

族有聞其生路嘉其順志因時撫處輯其心而藉其力其權畧在後來諸臣加之意也

一養士馬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卒不服習兵家所忌而軍政之選以馬爲先况防邊禦虜騎兵爲最可一口而忘所事乎自北虜款貢三軍志戰七八年于此矣夫兵以氣爲主不戰則憤離日訓練之猶患其不振也今三鎮之兵堪備行伍者各僅五萬其揀戈乘騎者二萬五十餘而已加以入衛之抽補工役之繁興屯糧馬價之兌扣日就疲困臣雖再經建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議以爲當加意畜養而事體不一尚屬虛言臣雖屢行申飭修工不得後使馬軍而各該將領私派工役隱而不言者往往有之臣實恨焉夫防邊之政有三足兵足食與設險而已三者之中以兵爲急今食亦足矣修城築修邊牆修墩臺無非爲設險計也乃使務設險驅此有數之軍任不息之後終歲勤勦人逃馬瘦營伍空虛皆不之慮而惟曰吾邊牆之完固墩臺之堅密而已設使虜一旦淪盟入寇臣恐牆非不高臺非不回而弱兵瘦馬守則不可戰則不能此孟

軻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臣願陛下深思大計

俯察臣言勅下該部嚴行各鎮巡等官先將各營士馬加意畜養亡故者補之老弱皆汰之馬匹于市馬中選用老瘦不堪者易之免其工役寬其扣兌足其芻餉利其器械分營訓練各因其地各隨其長務求實用毋務虛文一切偏廂中管之類徒帥軍窳無益邊備者悉爲罷革僻遠之營管無用之墩臺徒勞人力無益防守者悉爲停止使三軍之士曉然知在工之意惟專務戰守無畏工苦差賠糧之患則心志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自國家室得寧勇氣百倍而威武自振矣至于大小將領尤望陛下慎選才勇責成久任杜其譏毀之舉寬其文法之誅使豪俠現保之士得以自奮自效又養士馬之要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二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輯

朱徵壁尚木 李雯 舒章

朱存棗端木參閣

諱襄敏公奏疏

疏

諱 綸

善後六事疏

福建善後

此公巡撫閩中開辦守制上言

一議將蓋自古軍中必令大將選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支右吾四面當寇繼光雖信

經世編

諱襄敏公奏疏

福建善後

卷之一 平露堂

才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司有備員者六人乞勅該部行撫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者補之隨宜委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爲未練也臣常練之而又病於未專也是各兵終不可罷然非策矣乞許撫臣得取各縣團練民壯之中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集之省會分爲二營營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土兵但軍旅之事法當威嚴訓練之初

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

行於下而後實効可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來未入于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爲催徵之計不知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

年之逋是殿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併一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日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

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奸請立縣於河埭東西坑東洋三處各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省郡縣僻在山濱法令疏闊民易爲亂今後宜慎簡甲

杆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聚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

經世編

諱襄敏公奏疏

福建善後

卷之一 平露堂

事疏 職守長策

令之策勝事者皆曰乘障日設險然計蘭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率盡地數丈而守一軍虜數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累寇強討遠

不相侔欲旁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近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四難不去練兵之策終不可行也夫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即車戰不過三萬人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軍異尺籍之軍無論老少強弱饑瘠豐給優恤備至調遣即有行糧草料召募之兵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思有疾輒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撥尺籍軍之食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然近者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豫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緩成之後留之實遲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敵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行之專哉此二難也單旅之事務在威嚴書曰不用命戮於社乎則孥戮汝燕趙之人

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習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常虜戰而勝之虜心不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其禍或至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惇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一枝又聽臣于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擊下民兵一枝真定府等府達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尙不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以足其數可得兵三萬人別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薊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瓌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隨近邊雲雲

管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承平 備飭事三屯
管屬薊州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澤光
往來督勵小警自禦犬入併力務各負墻以戰遇之
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蹙潰入亦願 陛下勿違罪
誅聽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
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
無策臣等罪安逃哉 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
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勒習邊人非選
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 五

補練王兵疏畧 補 主兵

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
兵竟不能覓客兵終不可罷何有任之未專而行之
未實也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使得專任其事勿使
巡按巡關御史擾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
官開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
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責任既專功効自著此之願

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而語矣

條議戚繼光言兵事疏 兵事

頃兵部奉旨以都督戚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
便具奏臣謹條其事如左一議就近召募與選摘見
軍練之孰便臣綸議曰見軍數少不得不資各鎮入
衛及更戍之兵今當先定練兵之說而後及召募自
練兵言其說有二一口選區將今各路參選俱聽總
督鎮巡授之以法而各練其兵其語之弗省與令之
不從者許臣等不時論罷別舉一人代之舉非其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兵事 六 平 露 堂

治臣等之罪二口設副將改建昌營遊擊爲協守薊
昌東路副總兵任創建昌營分理松棚太平燕河一
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等處練兵之事而以巡撫應
節標下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南兵參將胡守一可
克也改石匣營遊擊爲協守 昌西路副總兵任劉
石匣密雲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
等路練兵之事而以臣綸標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
南兵參將李超可克也超旣以副總兵守薊西則古
北口不宜復設副總以挽事權宜從程九思於黃花

鎮而以黃花鎮參將朱紹文代之。自召募。其說有五。一曰議班軍。班軍本以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之復作墩臺。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付繼光練。待此六千人既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之。期以三年番練。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宜于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次。各用領班都司官一員。責之選領。每年依期赴鎮。是一策也。但河南京操春班。見在止一千有奇。必於秋班七千數內。改撥二千爲春班。乃可足春秋兩班之數。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取屬衛軍五歲一再查法。非不善。但詳于本戶正軍。而畧千餘丁。宜自聽臣與應節。稍更其法。若本戶軍亡。就本百戶內。照依近例。僉取別餘補伍。應補者不得占隱。新解者不得脫削。其總兵官。仍每歲比較如常。三日勾補進軍。勳昌鎮及南直隸各省進軍。各照舊規。清補無容議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北直隸八府各造一冊。送臣綸處。類查分發兵備道嚴責勾補。每歲以勾補多寡爲殿。最四

日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三百兩。一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召募人。給衣甲零械銀一兩二錢。卽以此克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詭各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日議行糧土之民。不利爲兵。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造之苦。故應募有人。爲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歲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克標兵訓練。給以行糧。其餘分補督撫標兵。而以原取各路標兵。歸之防守。如下班例。止食本等月餉。仍計發回各騰軍數若干。卽減調入衛客軍。扣除糧餉。以克標兵二枝行糧之用。足兵省餉計無出此。凡此七事。皆補兵練兵之要務也。一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臣聞太公兵法。易戰一車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當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勳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人。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延巡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

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客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況虜馬爲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長戟火器以車爲衛足可遠施此車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九 平露堂

爲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堦爲固堪用者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須甲首費甚鉅堪用者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繼先議車騎合練實得制虜之長策一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綸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自古記之矣往者兵部建議已將客雲縣庫貯山西河南折徵民兵犒賞銀分給薊昌二鎮諸將隨營犒賞今繼先練兵亦宜議及請令每歲得文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

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尙未能克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遷延致虧國計宜令以時趣納并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留之本鎮以備諸費一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議曰繼先所論多兵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十 平露堂

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於春秋兩防各有就近駐劄之處如協守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巡撫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薊鎮總兵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犬松棚三路有警則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路協守在西路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

以次而至協守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總督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客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石塘嶺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昌鎮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鎮邊城三路有警卽當先期馳赴次則薊西協守次則薊鎮次則薊東協守各標兵相繼並至凡遇調遣每管務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至本路各要口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期慢事與遲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于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爲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第惟在陛下精選而熟練之覓其文法使得自效耳一議巡關監軍之設孰當一議較閱射行今宜行百臣論議曰薊鎮軍雖歲奉明旨遣官閱視但

逃亡之額卒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平奪于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畏罪曲事彌縫况較詳衆於一日程工能于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筭也宜令御史閱視之際悉取軍中金鼓旌麾之節行伍營壁之制軍馬介冑之容五兵長短之用按實考第以行賞罰參遊以上奏請中軍以下自行毋拘常法事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奏成而臻實效臣綸又惟兵之所恃者馬馬之日耗由于軍吏之侵漁識者患之於是有追馬椿銀之法以領馬久近爲差椿銀不足於是有追棚銀之法以自官及軍爲差俱歲終總彙支以買馬其後又以將官稽察無法使馬日耗于是又有參罰之法以失亡多寡爲差法至嚴矣然將官懼罪之及已馬祇匿不以聞而陰入其數殺賣之本卒賠補至有鬻子者有以賂免追椿銀者有卒不能賂且賠而逃者又有巧避參罰立爲均攤冷補之議者又有月扣棚銀五分者諸如此弊臣已嚴行禁約但馬須急補而椿棚錢例不得數用待報椿緩宜許隨便支以歲終類奏以爲常此部議所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而臣等及之亦軍務之急者

論理財疏 理財

一通錢法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爲錢法增多其數以濟大銀之不及而後可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此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難鑄民不可強大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欲輸之于上故其權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愚請朝廷歲出工本銀一百二十萬分發南京工部及南北五隸各布政司所在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次年官軍俸根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錢十文直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錢鑄五文直銀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嘉靖等錢及先代開元等錢或行或否悉聽民便新錢盛行舊錢當自止希錢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理財

十三 平糶堂

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粮起運折色明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粮罪贖紙價俱從中收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欲強其用銀而不可得矣一嚴吏治言催科之令卽糴黃卓魯不廢今有司以姑息而徇名監司以寬大爲得休上下廢弛連貧日多宜勅該部申明祖宗徵粮法例在有司必以任內徵粮之分數爲賢否在監司必以任內督粮之分數爲殿最凡遇陞遷考滿行取撫按官嚴加查覈必徵解及數者乃許離任不及數者留任追徵或疏名參論其或以修舉職業督責稍嚴遂致惡謗者撫按宜加休舉舉刺一本至公則任事任怨自有其人而吏治蒸蒸起矣一重蠲征言今雖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亦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爲常敝民便化而通賦亦以爲常在上者舉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臣愚請自今國家非有大慶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輒議蠲免其特頒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有所寬貸則良民不至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一查額糧國家衆建衛所兵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理財

十四 平糶堂

中外除錦衣衛及各護衛衛司番牧所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惟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遠者一二年近者數月兵益少而糧益乏臣所未解也臣常見福建歲派糧剩銀止十萬兩至四川兩廣皆無之犬狐百姓逋負乞勅戶部通行有司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筭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送部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齋堂

可治一肅屯政嘗邊屯諸臣之議備矣未及殷裏也殷裏富國初右武田畝膏腴實收子粒足以充軍食之半且可省坐派存留民糧以其半輸邊臣嘗見蜀府有二護衛屯田之利富甲天下今國家屯田幾百倍于蜀而又設官任其事乃所徵屯種曾不足裨軍餉之什一則法之廢也蓋今之屯田軍得賣買勢豪兼并名在實亡武臣不得任法憲臣亦復怠事雖有仕奉降級之例多竅不行遂使朝廷以天下之屯田不能當蜀府之兩衛可慨也臣請飭該部行各

撫按官嚴督屯田道及管屯都司備查額數凡操占據及兼并者悉奪還官分撥軍士視其丁力壯弱以爲多寡催徵子粒毋容逋負其管屯與掌印官有催徵不及數者俱住俸降級不貸屯田僉事歲報撫按覈實仍報戶部稽查則責成既嚴屯政可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齋堂

立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百二十三

辛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述

宋徽壁尚木

周立勳勅尚

朱 灝宗遠參閱

霍司馬疏議

光

霍 黃

仰遵明詔恭進九邊圖說以便聖覽事

職方清吏司案呈代覲登極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

縣大小繁簡兩解難易不同或遠而得輿或勞而速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九邊圖說 一 丁

訪既垂陞黜之宜遂起遐邇之巧上風日壞吏治不

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釐定為上中下三

等遇該推陞選備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存同在優

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

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

高下內有才優才短吏調者各就中酌處其各將官

所任地方兵部亦以邊腹衝緩分為三等遇該陞調

照此施行欽此抄捧到部送司就徑呈堂咨行各鎮

督撫軍門將所管地方開具衝緩仍畫圖貼說以便

查照去後隨該各鎮陸續開報前來或繁簡失宜或

該裁未盡又經咨駁務求允當往返多時始獲就緒

本司稽之往牒參諸堂稿東起遼左西盡甘肅每鎮

有總圖以統其綱有分圖以析其目某為極衝某為

次衝某為偏衝某處切近虜巢某處極為單弱與夫

一鎮之兵馬錢糧數目無不畢具誠為簡要似應恭

上御前以備檢閱不惟思患預防時虞 聖念而各

鎮之地利險夷各邊之兵馬多寡一開卷而 聖心

自洞悉矣及照先任本部尚書許論先為禮部主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九邊圖說 二 丁

時曾奏上九邊圖考嗣後本司主事魏煥亦曾續之

迄今近三十年邊陲之更置將領之添設其馬之加

增夾情之變易時異勢殊自有大不同者合無自今

具題之後仍移文各省督撫遵照舊例每年終將建

革緣由開報到部本部隨即更正庶幾邊之土不必

身履其地自可得聞其詳而他日經畧疆圉咸有所

憑藉矣均乞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該司所呈一

遵詔例分別衝緩地方以為推陞將領之具一為圖

說開具山川險易以備 聖明安撫之圖均係該司

職掌要務且于邊計攸關相應依擬臣等謹將前項
圖說實封奏進伏乞 聖明法宮之暇少垂 睿覽
庶大馬微忱得以少罄于萬一矣以後每三年一次
修正悉如該司所擬施行

遼東鎮圖說

臣等謹按遼東全鎮延袤千有餘里北拒諸胡南扼
朝鮮東控幅餘真番之境實爲 神京左臂自大寧
失險山海以東橫入虜地寧前高平諸處一綫之塗
暨援易阻識者有隱憂焉南通溟渤倭警雖稀而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遼東 三 平露堂

復益二衛備在海隅號稱沃壤三岔河東虜數垂涎
故河東惟冬防喫緊也近奉 詔旨每值嚴寒總帥
移駐海州似亦得策惟河西零竊剽掠無時疏通來
往將領尚矣洛路河增臺圍防禦之畧茲其可已乎
大段遼地丁募招墾孔艱而又徵調頗仍土馬日耗
欲其利爪牙以衛腹心不可不爲之所也

薊鎮圖說

臣等謹按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袤遼闊初號清
股要項緣大寧內徙宣遼隔絕沿邊千里與虜爲鄰

雖有局夷馴牧其心刑虜每犯內地輒爲嚮導頻年
撫賞勞費不貲甚至坤甸要挾倖逆極矣該鎮素鮮
邊警自古北之潰烽火始達耳泉嗣是若太平若騎
嶺若羅漢洞相繼失守虜竟得志而去木一懲創當
軸者是豈可不深長思哉所幸層疊疊嶂天險爲固
斬崖澗谷其說不可易已第將領修守素習彌縫監
司閱歷憚于陟降重圍絕塞乃至與虜具之殊可太
息素土綢繆棟焚在念茲非其時耶此中積弊未易
枚舉擬其甚者王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來民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府 四 平露堂

宣府鎮圖說

臣等謹按宣府自東徂西邊長一千餘里雄據上谷
藩屏 陵京警則身之肩背室之門戶也肩背實則
腹心安門戶嚴則堂奧固其關涉愈細細哉在昔經
畧諸臣咸謂彼中山川紛糾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
于他處號稱易守自今觀之乃亦有不盡然者虜越

永寧則南山之迫切可畏龍門失守則金馬之戒備當先考之往事若捷道橫嶺之驅疾如風雨乎圖紫荆之潰禍及郊圻耳目睹記歷歷可鑒是豈可以易守言哉近駐督府于豫來設專官于本路防護南山可謂至矣第其間猶有一不可慮者砲等處界在兩鎮廟宜稍有推諉修設未勉單薄今虜且掠車夾去矣山後險易此輩蓋驗知之長慮却顧茲其可緩乎該鎮本色素稱腹設遇連險或內居庸取道或自桑乾通運皆事勢之不可已者然陸路蓋當行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五

舟運則自盧溝以達彼中未有能詳其說者其可不爲之講求乎若夫重北路之哨探扼南渡之夏津虜東犯已得其形虜深入先據其勝此又不獨宣鎮之利九節之所必不可無者也

大同鎮圖說

大同

臣等謹按大同古雲中地也西起丫角東止陽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東北與諸胡連陝西接套處在九邊中絕絕來虜國家于諸邊率建墩列戍界限夾虜獨于該鎮設爲大邊二邊聯絡不已得無意哉閱

歲既久傾圮寢多虜騎跳梁已難控禦又以衝險故棄而不守雲中之重險盡失君子有遺恨焉彼中雖苦虜患幸無異圖自奸民丘富輩授以攻城之術于是雲中四境邊陲蕭然無復有存焉者極而至丁石州之禍漸豈可長乎大邊之外卽爲豐州地多饒沃先年虜雖駐牧每遇朔州則營帳遠移乃今築城架屋東西相望咸稱板井其所萃聚者無非驅掠之民與夫亡命之輩也虎噬狼貪隱憂竊伏謀國者是豈可無善後之策哉該鎮之兵黎養歲久驕悍日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六 大同

六

平露堂

稍不適意輒相詬譟甚至交通無忌與虜爲市者不能禦暴而反以爲暴將焉用之近年議廣招徠議中軍令似亦得制禦之畧然必故態潛消尺邊漸復庶可無意外之患第狂瀾既潰障蔽爲難積習相循轉移豈易非得壯猷之帥恐未足以語此也

山西鎮圖說

山西

臣等謹按山西自丫角墩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餘里外藉大同以爲藩籬內恃三關以爲捍蔽該鎮邊患似非所憂也自嘉靖壬寅歲虜寇太原邊輻輳

自此始聞是率數歲一入蹂躪之慘雖嘗聞之而城邑固無恙也丁卯歲虜始陷石州受禍之烈而此未有何昔所稱為藩籬為捍蔽者皆不足恃若此哉該鎮在諸邊稍稱腹裏每歲刈戍多用民兵素不見虜驟聞虜至咸相頽失色一隅不支諸軍瓦解孰能整師迎敵以抗方張之虜乎雖有大同為之藩屏虜自咸遠乎虜而下即抵我麥川奔利民望或由平刑窺鴈門一入內地勢若河決于此而欲角戰以求勝願不難哉夫將必領兵三千方成營伍該鎮之兵素怯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守要害之切務不可不講而圖之也

延綏鎮圖說

延綏

臣等謹按延鎮東起黃甫川西止定邊營遼長地迤為杏房充斥之地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迴大舉神木迤西而至石澗乾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雖有二邊傾圯已甚不足為據虜不來則已來則必入朔長驅無忌關以內尤為可憂該鎮所係頗不重哉考之先朝經畧西事諸臣如余子俊楊一清王瓊輩皆計畫鴻猷贍炙人口至究其所建置則修築先焉榆林是關中第一險要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八 平露堂

孤山等處亦爲甚便迂離趨行而建賢台廟改徵木
色木聞議及皆今日之所宜汲汲者若夫議復河套
之舊以守東勝之城審時度勢殊難爲力是又未可
以易言也

寧夏鎮圖說

寧夏

臣等謹按寧夏古朔方河西地也東起鹽場西盡中
衛東南距河爲險北倚賀蘭爲固在昔耕門塞焉自
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
擾我邊嚴寒之時則踏冰卒入乘我不備甚至取道

自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賀蘭山後往來莊涼恬無忌憚今之寧夏是豈可以
往昔例論哉說者謂復舊墩明峰巒嚴長城之守備
興靈之衝此固切要之論也然不分番隘哨則各水
頭地方虜之有無亦何自而知之哉哨探真確然後
量勢大小潛出銳兵攻其必救此亦守邊捷法何者
邊長兵寡聚散異形有警號召卒難齊一不若乘便
搗剿使虜賊疑畏不敢近邊駐牧庶幾亦長策也此
外則濬舊渠通水利固可以復屯田亦可以阻虜騎
云

固原鎮圖說

固原

臣等謹按固原向在先朝號稱腹裏每值冰結所守
者僅靖虜一面耳邇年賓兒諸酋來秋分任大小松
山往來沿河乘虛浮犯又或踏冰謀掠安會蘭靖諸
堡西海之賊出沒無時已屬可慮而生番諸部又時
肆剽掠擾我耕牧妨我行旅蓋番漢雜處良有隱憂
援今番昔豈不與霄壤哉大段狂虜謀犯雖涉多岐
而制禦機宜惟先要害定邊花馬典靈其藩籬也石
溝鹽池寧州萌城山城其門戶也固原黑水鎮戎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安海刺其剷除也安會隆德平涼其堂室也墩堡遊
兵當併力防禦以壯藩籬正兵至兵當駐守安會以
嚴門戶撫鎮等官當振揚威武以靖庭除縣令等官
當團練上兵以安堂室小至則戰但不可輕進大至
則守姑勿與爭鋒俟其擁衆深入或掠險以扼其衝
或張疑以分其銳虜進無所逞野無所掠勢必西遁
然後乘其已奪之氣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安有善歸
之理乎如是而又清影射之丁寔逃亡之伍聖業蕪
之地補新募之軍添沿河之堡凡西鳳臨鞏之卒多

方如以有其赴敵之勇形聲氣勢亦足遠備防守之策諒不出此者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甘肅鎮圖說

臣等謹按甘肅古河西四郡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蔽胡虜實爲西鄰孤懸絕塞國初設哈密以爲捍衛蓋印漢人斷匈奴右臂之意自土魯番屢肆劫奪陝巴失守其部落皆散置關外捍衛遂失嗣是亦不刺復居西海吞併番族隴右之間遂無寧宇甘肅邊患自此日甚一日矣該鎮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其皇明經世編

本二
卷二
馬漢
甘肅
上
平露堂

不可設險之處亦多守之之法惟于秋冬之候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備伯西寧遊兵駐占浪以防

含且鎮羌涼州副將合水昌之兵相爲犄角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并鎮東高臺諸處嚴謹堡寨以防攻擊而又畧倣克國因羌夷之法開墾屯田以資塞上行之數年增建城垣修飭器具招募軍兵買備戰馬皆無不可此前人已試之猷非敢爲臆說也聞彼中所急無如甘泉居常度地勢察泉脉隨便同鑿使四境之內棋布而足列之是亦備緩急之一

策乎大抵甘肅控禦番夷其機在我若禁茶印自番人自當乞家請命不暇是故該鎮之憂南不在番北不在虜所當亟圖而遠慮者莫西海諸賊名也

論京營疏

京營

臣等謹按京營之制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本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神機兩營是爲三大營各設提督等官領之景泰初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團操其官畧如三人營之制至成化三年又分爲奮武等十二營內又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其名亦皇明經世編

卷二
臣等謹按
京營
上
平露堂

不久相承之舊正德中又增置東西官廳則將愈多而兵愈弱矣我世宗皇帝斷自宸衷告于太廟修復祖制三營并將三千營改爲神機及定三營大將副參游佐職名添設練勇參將各二員神謀容算至精至詳誠萬世無弊者往時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趙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雖不爲無見但臣等以爲法未至于人壞者無貴于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乎衆論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

以理兵者不伯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
極有分極有春秋間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
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聖子神孫所
當承承勿替者況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
不在乎營制之更張而在于將佐之得人操練之如
法則皆探本之論經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臣等
參酌聲言竊謂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
減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謂大將不宜專設
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存疑餘仍照

皇明經世編

軍司馬疏議

卷之三

平露堂

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
樞神機每營兵為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
各請敕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
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
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開未盡
事宜聽新推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
行條議以聞

覽陣防武備事宜

飭武備

其一議兵言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祖

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亡
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
令各領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為伍五伍為一隊各立
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兵備官每季一閱視以
報督撫督撫官每歲一閱視以報本部凡將領黜陟
視此為差隊伍中有罪罰及其長賞亦如之其一議
食言兵與食相為表裏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王兵
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則必數年
不擾而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
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兵之方已寓于練兵之
中矣至于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為折支又在
戶部酌計施行其一議將官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邊
臣莫肯效死者嘆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
兵備官一切關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
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
摘小疵率爾論劾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險易
奏請加恩至于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體凌辱許將
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

皇明經世編

軍司馬疏議

卷之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令凡地方兵食之計悉賴處分近雖議調議補紛紛奏報若從中迴覆則在吏部持衡秉公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言九邊控弦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大邊延袤萬里以六十萬衆分布其間聚散異形攻守異宜亦恐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自通行各邊督撫轉檄兵備守巡等官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爲司司有長有副十司爲哨哨有總有正其村堡寡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每堡中設一堡長一堡副領之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有司歲以冬春間按視其有勞者量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諸郡縣傳相告諭各率鄉兵乘城防守以五色旗爲號其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官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哨總司總堡長等役各給冠帶至于鄉兵練成督撫兵備及府州縣官亦首計功陞轉不得徒具牘文其一議俱守城等言虜賊臨城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係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浚濬修俾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砌者聽官量助之其一議整飭京營言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凡遇各邊有警輒令出征蓋所以居重馭輕而固天下之本也歲久逃亡者衆見存僅九萬餘人而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窺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核逃亡之數報冊有名者行衛卒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從實操練李終會同巡視科道閱視勤惰以聞至十大閫之禮宣宗嘗行之免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其成憲具在今皇上聖性英資同符烈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改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侯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陟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後間歲一舉如此不惟京營卒伍可變弱以爲強即邊塞諸軍亦望風而思奮矣

條議京營訓練事宜疏

京營訓練

一議訓練謂京營標法率多簡文宜擇營兵中武藝熟閑者立爲教帥每月視等第以給餼康上等徵糧六斗次者三斗教帥缺卽以各軍練成者代補每歲視分數以定黜陟全隊有成者給冠帶候補名色把總半者賞銀牌花紅止數十名者始准附過否者革留隨操每把總領二百五十人下總領五百人如一司一哨練成者侵存候補中軍號頭十分之五者厚賞十分之三若附過否者責後功各將領練合營有成者陞都督僉事副將陞都督同知俱准實授半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罰治否者于職上降一級回衛號頭坐營官則以全營論賞罰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爲低昂以後三年之內三營訓練有効總協大臣請敘獎諭仍加恩錄不妨巡視科道參論黜罰每京營合操之日總協仍各入一營操畢擊回一二枝隨卽舉砲令各營先回而留所擊兵馬步兼試竟日乃止分操之日各將官自擊本營數隊一體較閱其所操各營射把當增高七尺滿三八人馬從長鎗圓牌火器弓箭長短相參俾

緩急有濟各營有馬軍士俱令盛甲馳馬演習亦如前議賞罰之一議將權官副參遊佐先時有制于王帥不獲展布者宜令各將所部隨意教演寬其文法假以歲時總協巡視等官間閱有實効者超荐虛飾者參劾不得輕信浮言挫其銳氣一議軍法言國制軍令甚嚴人不敢犯今將偷幸驕勒鈐稍加怨謗叢起請自今三令五申營操之日有部署已定而不受約束者有事未畢而先散者各隨輕重等則治罰及其長有違爲飛語譁衆者輕調烟瘴衛分重擬死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一議將兵言營卒雖衆堪戰者少宜精選三萬人分爲戰兵十枝統以十將將有不和宜者可互調其選哨總千總法亦如之選定編列十伍隊司取連各供結在官其十伍隊長哨總千總取武藝謀勇者以充伍人中逃一人責及伍長二人責及隊長十人責及哨總私自更代者法亦如之其三萬人外更選精卒八備兵車兵營內每營量分數百充爲奇兵以候摘納戰兵之缺若更不足則以各衛舍餘驍健者充之然不得過萬人終身不必勾補各營家丁當核其武

燕窩下以爲去留其選退仍願在營者止食軍糧帶
操各將領有隱留者參論降罰一議補設言營軍在
國初三十餘萬景泰後始漸消耗今僅八萬其獎由
手冒替多清勾難及補役勞費耳近雖及補役漸次
盡革然補軍積弊尚有每當更替則府部文書往來
展轉數番徒聞騙勾請自今以後凡各軍有病故告
袖者查冊有名卽行該衛覈定其結呈部本部一行
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驗發營操有老弱替愈者
每歲定以春秋二季開操之日令各軍隨將官過堂
皇明經世編

臣等謹將年貌填記牌而隨查
驗視強弱照阿摘牌會替備將年貌填記牌而隨查
不欠庶

星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
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卽
准收補無各行備取結但係親族俱准更各食糧異
姓則治妄報者之罪其尋常逃故各犯總每月朔望
報部行衙查補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如此因時變
通舊規既不廢格而告備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
而不悖矣此外則嚴逃軍之法一月以裏不出自首
者請諸人首告上本犯名下追銀二兩九寶有親臨

訪治如律一議馬匹凡軍中養馬多賣富差貸以致失亡數多請仍照近議先行給補原數撙足一萬三千五百匹凡殷實軍士督責各營將領查出記簿每遇兌馬之期卽按部以大兌領但有損失先將馬匹印記送官查係五年之內俱令買補賠償五年之外始照舊例追收椿朋肉贓銀兩上標之時每月末旬各營官馬調集一處總督巡視點驗但有瘦損者五匹以上并責把總十匹以上并責千總五十匹以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京營軍

手

平糶

參治將官至于揚馬在逃者騎占貨借若法令具在亦乞申明一體遵守一議班軍言國初徵取中都山東河南大寧等都司官軍十六萬春秋輪戍京師乃祖宗居重馭輕至意其後在京苦于役作逃故既多而買間影射之弊亦日甚矣今河工未竣勢不能盡勉宜行該營仍將見班官軍選編隊伍令各備器械隨營練習而以遵剗老弱者專備修工之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四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白

徐桓鑒惠明茶閨

張文忠公集

疏

張居正

陳六事疏

今未明所行不出此敘收非言之難行之難耳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國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愜倦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國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亟重難友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聞欽上誠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

寅恭諸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循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聖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處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駟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令決于憂懼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又操縱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寔落任之始地方利病盡周知屬官賢否皆能洞察不過採聽于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詳本有效比其久也或弁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江陵集

三 平露堂

當其時衆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定効否乎？又如前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于伍，異論繁興，詭言踵至，于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亦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受惡交攻，意見橫出，謠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講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從爲一事須審之于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仰圖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自方明之而終不爲之，皆欲用一人，須慎之于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言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

省事尚寬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立明白，臣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等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友誼醇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江陵集

四 平露堂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繩之有總，詩曰：「勉勗良士，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于紀而莫之誰何，體之所制又在于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禮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狗彘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寔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異而用

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善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乾剛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于宸衷而勿致紛卑則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一重部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机

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令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于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益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察格不行抄到各部聖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于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致泥埋十餘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責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實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判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令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理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寬查奏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

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嚴名定臣間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于綜覈名寔而已臣竊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採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寔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右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

赫哉臣請略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驚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則不必更考其成及至慎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訛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倘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貽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甲後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譽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

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寔日近來又有一種風尚

士大夫務爲聲稱各其職業而出位是思連編累牘至數其本等職業及屬莽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寔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寔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恒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于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嘖笑之微敝袴之職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寔之端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榮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者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諾勦勦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于用舍進退一以功寔爲準毋徒眩于聲名毋虛拘于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生平毋以一言掩其

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參政倉庫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聖裁

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國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拔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因之而起蒼安民可與行仁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

生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體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日觀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克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正有此數譬之于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聖裁

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給仕者必遺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收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于此不急工程無益微辦一切停免敦尚儉嗇以爲天

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定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定政及于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贖押發各邊自行輪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寔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充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寔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斃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若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于邊防廟堂之上所日夜圖畫者亦莫急于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効于前矣今譚者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師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在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是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有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寔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

五年，庶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利，圖練鄉兵，保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用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違効。大行賞罰，庶沿途諸郡，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為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轡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臣

伏乞 聖裁

請停取銀兩疏

臣取內閣

附錄時議要言中之實

昨者恭賂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解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塩課贖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取。生民之膏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繼。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法支具。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虞，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窮勢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

平露堂

海內新所方幸更生項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定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寬行取造仿定念國儲之日乏謀儉德之本圖節費以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土俱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舊制止于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理也臣等無任惶悚預越之至

再乞明議大開典禮以明治體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詩經大開

主

近該南京明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大開古禮并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等因緣臣于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管戎務驗地日久緩急無備離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登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慄怖如此若非假借大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籍以重農之意親學以彰崇儒之實二大典禮

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開之禮亦古者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聖定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日昧其余上嗣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懋德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駱問禮欲乞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恨木切要之論又謂梁端宜防邇幸宜謹尤為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于君不必其言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詩經大開

主

之為足見臣職系輔導一言一動務令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欲已見以為是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事體未便不妨另議停止夫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于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伏乞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右侍讀郎議兩宮尊號疏

向官自製

伏蒙發下禮部一本內稱會議兩宮尊號留前代禮文典制不同循謂無據仰稽我祖宗舊典惟天順

八年 憲宗皇帝尊 嫡母皇后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皇貴妃為皇太后則與今日事體正為相同但
于 嫡母特加二字而于生母止稱皇太后則尊尊
親親之別也然今恩德之隆既為無間則尊崇之禮
豈宜有殊且臣等正恭本而論欲兼隆重其禮各官
仰體孝思亦皆樂為將順今擬兩宮尊號于皇太后
之上各加二字並示尊崇庶于 祖制無愆而于
聖心亦慰又謂先朝母后徽稱有加至四字六字入
字者皆因朝廷有大慶典以漸致隆如大婚禮成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江陵集 萬曆十七年

生皇子之類其初則止于二字乃定制也今 聖母
福壽無疆 皇上萬年御曆將來吉祥喜慶之事將
層見叠至尊號徽稱有加無已固不在此時之驟增
也臣等正愚昧仔細看詳各官所議探之情禮似為
允當伏望 聖明裁酌俯從眾議先期奏聞 二聖
母慈加尊稱以成大孝

奏修事宜疏 臣等謹請預定纂修定錄官員奉 聖旨是禮
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具題外臣等又惟事必專任乃

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亦得隆慶元年六
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定錄經今六年
尚未脫藁雖屢屢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
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眾而相推竟
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饌茫無一字之補素殫職
職定切兢慚然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
故也蓋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
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繁叟又在于副總裁官顧
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經筵則有侍從講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江陵集 萬曆十七年

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修作忽輟
是以歲月徒悠而積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齊
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
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太綬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係 世
宗肅皇帝定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藁俱已纂完
但未經修飾一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餘功及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中時行右春坊右諭
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官以事務

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諸大綬上希
烈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定錄申時行王錫爵專
管纂修 穆宗莊皇帝定錄每日俱在史館供事仍
立爲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
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
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一次
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
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
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
討論或侍講優閑令其補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
妨各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
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別叙錄但以效勞多寡
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
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追曠
職素殫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人之理綜
覈名寔之道寔寓于斯伏惟 聖明裁斷勅下臣等
遵行再照 皇祖歷世四紀事蹟浩繁編纂之工卒
難就緒 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寔昭然如日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世宗二九

天皆諸臣耳目之所睹記無煩覓索不假闕疑但能
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朝代次序俟
穆宗莊皇帝定錄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進呈却令
兩館各宜併力俱纂 世宗肅皇帝定錄則兩朝大
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諸劄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
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
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諸劄
連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
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
此定制也至于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
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諸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
餘字祖父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于慶典
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繁及比之考績不同故
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
尚于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
先將勅文稿傳示于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

數百千言，或本無是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
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輔矣。
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諷其君，猶謂
之使，況以上諫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
學士張宇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 世宗皇帝聖旨，
卿等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
浮泛誇獎，至于數百，甚非制體，其非王言，今後都着
刪去，浮詞以存定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奏論
制勅号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
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
進呈等因，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
看，岳梁驛賣浮詞，竟視制誥不遵前言，着法司提了
問，欽此。比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
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
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
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
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臣等戒
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定，毋

付徇情備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
行傳示，以市私文，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
得以守其常職矣。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憲政疏

稽察章奏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
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履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
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
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履省，上無
繇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皋爲佐，
皇明經世編

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
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寔效蓋
鮮。官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
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
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擬一請託之私，
架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干可否之說，雖千報
聞，似矣，自會動經歲月，能督稽驗取其空文，雖屢奉
明旨，不曰着寔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領上之督之者

雖諱諱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且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于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會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登臺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貴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今而以寬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一 論臺臺

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奉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致又暨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起科註銷逾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南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又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足知稽查率

奏自是 嗣宗成憲第歲久因循祇為故事耳謂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關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朔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查數等項另造文冊一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計簿每于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一 論臺臺

有無違限本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品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定奏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若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立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

之要莫踰于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臣等不勝大願

請定尚獎廉能儀注疏

臣等謹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于文華殿面奏伏蒙皇上親發下旨將各官引來朕面加獎諭欽此隨奉聖旨這廉能官着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來會極門朕面加獎賞欽此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覈吏治訓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奏

臣等前所進帝鑑圖說中褒獎守令召試縣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爲笑譚我太祖高皇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奉事常召見賜食訪問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齎勅獎勵或封內醪金幣以資之迨宣順弘治之間亦間察宴賞之典故二百餘年重熙累洽興致太平寔由于此恭遇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茲當考察之時大明黜陟之典又特蒙天語諭臣等欲引見廉能官員破格獎賞仰窺聖心益以深納臣等圖說所陳而遠追我聖

祖綜敘吏治之軌也宗社生靈肩勝慶幸但此係特典久未舉行且遠方外史從來未睹朝廷之禮若不先示以儀節使之演習恐一旦震怖天威倉皇失措又非所以昭德意光盛舉也伏乞欽定行禮日期勅下禮部略倣祖宗時御會極門午朝之儀定擬簡便儀注上請聖裁明示各衙門遵行庶臨期不致差誤且瞻典肇舉懿範昭垂貽之萬世永有烈光矣

遼東人捷辭恩疏

辭免軍功

昨該兵部覈叙遼東功次溫及臣等請加恩賚已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張江陵集 辭免軍功 奏

具揭辭免茲奉聖諭遼東大捷非常皆卿等運籌之功例宜陞陞還擬勅來行欽此恩綸寵被敢不遵行但臣等竊惟慶賞之典激勵攸關必當其功乃可服衆茲者遼左之捷寔仰賴我皇上聖武昭布神威震疊一時文武將吏遵奉廟筭同心戮力之所致然論其力戰之功尙當以將士爲首故臣等昨者擬票如恩該使諸臣首叙總兵賜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各地方親理戎務者亦視之有差誠以摧鋒陷堅躬冒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畫者所可同也

况如臣等身不出于禁闥足不履于戎行雖曾借筋
效畫論授事不過奉英上之辟設發閣臣之常職
耳乃欲緣此遂攘以爲功冒叨恩寵則九邊之上聞
之必將曰我輩披堅執銳千辛萬苦乃得一級之賞
而彼乃掠而有之武夫力而獲諸原吾生坐而享其
利不惟以功蒙賞者不知所勸而旁觀逸聽之人亦
將憤慨而不平矣非所以昭大公明激勸也矧昨者
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而以成功靖之
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必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一 職官書屏

靖之烈祖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目聞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我祖宗朝
盛德事也臣等反覆思惟加恩一節斷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悃絕無一毫矯饒寬宥其事免令
臣等輕動因以明朝廷大公之典作九邊將士之氣
具于聖政亦爲有補所有原奉聖諭一道謹收藏閣
中以彰天眷臣等不勝感戴悚慄之至

道職官書屏疏

張官書屏

竊以安民之要在乎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領人

上尊君九重坐運四海于臣下之姓名貫耳尚不能
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堂之開白
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能旁燭于四方郡國之遠乎
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于御座屏風
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于
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常書中外官姓名

于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
兵部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于
奉天門西序良以典圖遠觀官府分羅身既難以遍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一 職官書屏

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明知既難以周知故揀其要
約而運諸堂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雖賴
股肱耳目以爲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常流
通于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效其
用此明君所以總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
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獎廉能
頃者吏部奏除躬臨銓選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
顧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
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開發望聰者謹

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南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卽張設于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相與某人。卽知其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卽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付左右。皇上卽可親賜詢問。細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時官員賢否舉廢。逃于聖鑒之下。不惟提綱挈要。便于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于宸聰。其賢者將競競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于上。不才者亦將慙慙焉畏上之知。而不敢爲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重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所製職官御屏一座。隨本上進。伏乞勅下該衙門進收。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職官書 卷之九

如法張設恭請 聖明俯覽以少盡臣等納忠之誠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職官書 卷之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閻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木 李 艾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閱

張文忠公集

疏

張居正

南裁抑外戚疏

武清伯墳價

伏蒙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木

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武清伯墳價 平露堂

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 皇家至親與衆不同

皇上仰體 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

部尚書郭賓等見臣等言先朝賜賚外戚恩典唯王

田伯蔣輪家爲最厚正與今 聖母家事體相同故

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乞恩

造墳原係差官恭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

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有該部因本爵自此

蔣輪例故即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護墳田

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聖諭欲令從厚臣等

敢不仰體 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亦欲借此

少效微軀十 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例止於如

此今欲從厚惟在 皇上奏知 聖母發自宸衷特

加優賚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惟昔王田伯

乃 世宗皇帝親母寧也當時 章聖皇太后母儀

天下世廟奉事 母后篤厚外家何所不至而其所

給乃僅于此數想 祖宗以來相傳恩例如此有難

以踰越耳今 皇上孝事 聖母豈能有加于 世

廟而 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有踰于 章聖皇

太后乎今以 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 章聖太后

之所不可踰而 聖母與 皇上必欲被例處之此

臣等所以悚懼而不敢擅擬者也天孝在無違而必

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

不富貴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患非

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休也臣等得罪輔

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垂鑒

論邊事疏

卷之二十一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遼賊二十餘萬謀犯

遼東前哨已到太寧請兵請糧急丁星火至于上厓聖慮向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卽面奏若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

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

正設掣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各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

妄誣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

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

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批傳之言遽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

已虛定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似此舉措豈能

應敵近且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惑我使我

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

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

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迫他日遼臣失事必

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遼臣之

不知虜情之爲慮也兵部以君中調度爲職尤貴審

察機安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

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

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費公牘謂足以

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寔

之內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爲虛

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

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請重修大明會典疏 重修會典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泰道方

京國家開暇懇乞聖明及時修輯成憲以垂永圖以

光繼述大孝事要將弘治十五年以後事例命官編

輯增入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明會典一書前唐

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

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于弘治之本年至今代更

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條目散

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于考據所擬擬

鮮有定畫以致紛議煩擾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

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

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

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鼐亦嘗奏請彙輯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委于政理有裨。但今兩朝定錄尚未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會典。未免顧此失彼。公行翰林院候定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揀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手露堂

遵手本到閣。臣等恭照會典一書。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綱目畢舉。經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于弘治之壬戌。後乃闕如。續編于嘉靖之己酉。末經頒布。又近年以來好事者喜于紛更。建議者鈔諸國體條例紛紜。自相抵牾。耳目淆惑。莫知適從。我 祖宗之良法美意。幾乎淪失矣。今幸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委宜及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兩朝定錄未成。勢難兼顧。今

穆宗皇帝定錄進呈已久。世宗皇帝定錄編輯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惟督繕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命官纂輯。仍乞勅下禮部照依先題事例。催各該衙門將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輯。送館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逐續開具奏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手露堂

請擇有司。蠲通賦以安民生。疏擇有司。蠲通賦。竊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蔽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方今 聖明在上。一時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勉修職業。以求無負于明時。但虛文僭飾。舊習尙存。剝下奉上。以希榮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艸率。以違罪責。其寔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是不多見。故 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

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思得明泰又當外官
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嚮背所係伏望 聖明
特勅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
安靜宜民者爲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
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
別撫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覈吏部之藻鑒若撫按官
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爲不稱職
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舊
套了事則吏部爲不稱職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露堂

有司不敢以虛僞蒙上而定惠旁幸元元之大幸也
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款自嘉靖四十
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
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
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患廣東惠潮二府以
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思至渥矣乃該
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于拖欠七
分之中每年止徵二分而民猶以爲苦何也蓋緣
各有司官不能約已省事無名之征求過多以致民

力殫竭及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
皆畏縱而不敢問及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贖近來因
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槩嚴
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
愁嘆盈闕咸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
以供上者下之義也奈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
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是又思之恩
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于上則有司官不能奉
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須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露堂

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
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勅下戶部查各項
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
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
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并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
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于漕運糧米先年亦
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
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曆五年漕糧
量行改折十分之二分派糧多及災傷地方徵納夫

以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更藉以少寬是足因證民三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于此者伏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請停止內工疏

臣等謹言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聖旨慈慶慈寧兩宮著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假迎而欽此臣等再三商確未敢即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客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

皇明聖旨

張江陵集

卷九 平露堂

歲已久誠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謂之後二者皆非也恭惟慈慶慈寧乃兩宮聖母常御之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敝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皇上明情盡物之孝不待聖諭之及已仰請旨修造矣今查慈慶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詣闕祝賀其巍崇隆固之貌彩繪輝煌之狀竊以爲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

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見昨該部議付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爲言已奉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與此役是明旨不示于人而該部科必且紛紛執奏徒彰朝政之過衆慈寧下之頌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兩宮聖母欲皇上祈大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爲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宜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

皇明聖旨

張江陵集

卷十 平露堂

黎民萬口同聲祝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皇上之大孝也伏望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敝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下

宸嚴無任悚慄之至

論夾重因疏

論夾重因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奉聖母諭今歲大喜命臣等子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聖母慈惠不殺之仁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

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
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
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我世宗皇帝以齋醮不立
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
此竟延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
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
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
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
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先不孝不友之人所犯
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罪則天與我民之常
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
之而無赦此書乃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
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
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
而不可得也且積秀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
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
知彼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
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
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
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
悉于有罪之兇惡而反悉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
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大臣廷鞫
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
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
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
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竟滿罔回既費圖

防又勸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屠之說母流于姑且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半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朝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旅江後集 宗藩事例 十一

平露堂

先該臣等題奉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勅諭卿等少資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書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有得各衙門事例准禮曹爲繁國家典章亦惟體制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定送副總裁官看校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察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國家典禮如儀制秩肥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指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

類編錄足垂永久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昔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外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弊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裁削太苛事例之本要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肖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位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庶等項一榮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賻價榮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視郡王未有子者乃友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根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榮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鑒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溫安及花牛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休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同發邊衛

克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使選之人發邊衛克軍遇赦不在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怕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泉益適安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定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擬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溫安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謀擬停當改正行欽此今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係開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謀擬停當上請聖裁着爲定例開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

而不後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審夷求貢疏

番僧私僞輔臣

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虜酋俺答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寔欲西搶瓦剌此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乃投策遑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公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審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遠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庥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冀除求貢一事已奉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所僞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弼近臣泰預審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國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僞禮求文却而不受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高皇帝聞而深喜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况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同而通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略具其事本末仰乞聖明俯賜裁奪勅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爲此謹具題知伏候勅旨

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議賊出入

伏蒙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御覽揭帖一本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八

平露堂

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嚴定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通負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非虜款真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貯積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

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如何以計之是此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

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及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折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

自明紀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庫所在皆虛。無可措取。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

之舊度。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伏惟聖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外戚封爵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輩授官事例傳示臣等恭照。聖祖定制。公侯伯爵并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聯姻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昨

自明紀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上訓符皆無容諫。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寔非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八年世宗皇帝曾詔廷臣。舍議外戚封拜事理。該府部等衙門議稱。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貴。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勲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勤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貪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

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即時舉劾，實

之重典，以為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等因奉聖旨，卿

等既會謀修當，外戚封爵，古未有，朕亦未有

制典，擬定二國公，雖為戚里，定開國侯命，站難元勳

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伯亦有軍功，居半，都着照舊

襲封其餘，以為戚里，高第重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

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于先朝恩命及已封者，

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此我世祖超世之

皇明紀世編

見同符二祖，升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

雖曾重澤安平，許傳再世，則以孝烈皇后有剪逆

保駕之功，特旨酬賞，非援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為

我皇上當英妙之齡，事事皆祇遵先猷憲章，烈

祖則太祖定制，與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

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中官至親，臣等不

敢抗違，謹擬傳帖，上請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皇親

子男輩，姑且從容，俟後再有大喜慶事，然後加恩，未

晚也。臣等謹查嘉靖八年，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

會議二本進呈，御覽用見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

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聖旨，內庫缺錢，實用着臣等

擬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

月奉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靖隆

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

題鑄造事宜，節奉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

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庫應用，

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

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

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

太倉銀庫，此奉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鑄

造制錢，原以通略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

進少許呈樣，非所以進供上用者也。萬曆二年鑄造

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半進用，已非

通幣便民之本意。今着以實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

則見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夫舊制矣且京師民
間嘉靖錢最多自嘉靖萬曆制錢之後遇民謀以假
謂正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為苦近
該戶部榜示曉諭民曰少定今若又廢嘉靖錢則嘉
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小民甚為不便又與
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雜行使之意相抵
臣等揆度事體似為未便伏望聖明其益暫停鑄造
運用之宜待 一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
未為晚仍乞 皇上由納戶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嘉靖錢 隆慶錢 萬曆錢

其愚 詔聖明亮察

品酌裁增造段元疏

疏 增 段 元

伏案竊下工部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裁織造段
元一本臣等亦得先該水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
夷人段元缺乏題請自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於
內又將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其該七萬三千疋

本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東南地方
災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奏臣等看
得織造段元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所造賞賜
諸費尚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窮每科缺乏乃
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元然亦間一行之
非可為常例者也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諸
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大幣禮重賞賜
諸繁設節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
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織之
臣則稱世編

卷之二 嘉靖錢 隆慶錢 萬曆錢

言又下詔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費非得銀四五十
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
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災頃蒙特
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罷困之民方得更生
乃又重復加派于患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即施非聖
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
役繁苛未遑憂誠有不可勝誦者科臣所奏宜留聖
心 臣等得該庫偶因 衛夫人賞賜段元缺少虎
豹一様服色及近年北虜僉答款貢歲增賞養溢於

舊數故題請添織以上三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御
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
伏乞聖明再諭該庫各北庫俺答一宗賞賜一歲約
該幾何及三衛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
地方添織卽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俯從
科臣之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勅下戶工二
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旨不爲虛文
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蒙皇上心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二
北齊書
平露堂
督之寄言不知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遠桶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處
伏望聖慈若其愚昧裁酌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愎人 選輯

宋徵輿 文參閣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居正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處治內臣

此等亦皆 聖學之力 從來家乘之講大節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

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 孝陵種菜爾等司

皇明經世編

宋文忠集 卷之三 處治內臣 一 平露堂

禮監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

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

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

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 宣

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

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

慈訓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

罪在不赦 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

屬奸之明等於日月有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等

查得舊例 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既發令着

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克微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擬

票上請 聖裁施行

請清汰近習疏

近習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

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厮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

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

躬 宗廟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

皇明經世編 宋文忠集 卷之三 近習 二 平露堂

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

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奸邪

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致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

到閣臣等恭誦 諭旨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臨御以來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堯舜之上庶幾

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稍

不如前後聞官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

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廢政未見有闕故不敢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除馮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日聞皇上夜間連往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親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夜間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盡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天生聖主被這幾個奸邪小人引誘惑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向陳諫劾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諄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進去奸邪引咎自責又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恭九廟列聖之靈默啟我聖子之心彰之謫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均勝慶幸但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詭佞希寵故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一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宮以貽聖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逆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羣臣掃宮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導官中之事皆宜與聞臣等居止又親承先帝遺命輔導聖躬此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先帝托付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今蒙皇上明發德

音昭示 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宮中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
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結
必舉 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 皇上
亦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避宴以重起居
事精神以廣徽嗣節賞賚以省浮費郊珍玩以端好
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
過不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法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法祖五 平露堂

先該臣等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
治理字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
各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解而請裁
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
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
煩瀆 聖聰卽恭侍講讀演史而畢拱默而退不得
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
其道無緣非臣等向尚奉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
貞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

意啟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
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
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觀揚文
武之光烈而以唐憲宗讀貞觀政要嫌慕不能釋卷
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實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
之皆爲盛事良以美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
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
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庶謨
則載之實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
模弘遠樞機則慎品式詳明足以遵三五之啓闡垂
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幾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
所撫馭者 祖宗之典訓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
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
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
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實訓實錄副本逐一
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
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法祖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法嗣七 平露堂

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
成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
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
守令曰取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罰曰節
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
狄雖營寬義訓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
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
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法嗣七 平露堂

萬分之一矣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詞臣入直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詞臣入直 平露堂

臣等伏觀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
益之具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審志清明
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
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綽于邪然後縱逸之
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
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砥鍊心志
亦不啻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詞臣入直 平露堂

等選任以克見今克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
若最定人主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人
不立理也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祇候皇上萬樂之
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
卽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
寫進呈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面賜質問令其發
櫛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
擢才自可斷于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
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聖明辨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卷九 平露堂

書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處分總戎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
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
諭節院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
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謀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
歲月劑與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

之鎮守爲憂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
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
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于常禮之外少
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
大謬恭取帥之請監軍謂于本鎮之外別練兵五萬
二萬公持也今旣爲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
督察又何必更爲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于議疏中
幸婉詞以破其說至于拊打一事極爲虛文其中情
弊可笑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寔責之戚帥如有不効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卷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十

平露堂

巡關御史得諭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爲也又
鄙意謂有兵旣不可取鎮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
募庶可克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新兵可
以漸減又不苦于供億之繁矣兵不費多而費損李
抱真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處分總戎

戚帥以總理收總兵誠爲貶損緣渠當侯以古相問
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
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爲也望公于議疏中委曲爲

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擇兵皆欲得之
調神者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于閣中二
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
意當下敕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給矣非謀增築敵
臺寔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卽擬覆行但據大疏謂
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
萬人者卽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
則聚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
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項之式度其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

卿當亦不遜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內一切守
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切其中無乃太狹
乎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
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
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資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
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
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自告
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艱艱

與劉逢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惡屬未的何者虜若大
舉必不止于八十一萬審歛大舉亦必散形欲與豈
肯以三路之說明告人目今大氣洲懸虜馬已弱
零弱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引其蹠雖然不可
不趨爲之防也已告于本兵候自的報卽行詞遣僕
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闕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
其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于一石之粟支放不
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數百里之外往返道
路顧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定不過八九
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
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
皆有倉口設官守支今各倉廢或頗圯壞而其制猶
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供服修理就近派乎此事不
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

答兩廣總督熊近淵論廣寇

粵寇

數年剿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成績斯朝廷
付託得人之効也功高賞懋國家自有典與本兵方
按故事奏凱論功嗣容專賞竊以爲滅賊固難善後

尤難蓋廣之防勤非一日矣數年以來變在增賦耳未遑他圖也今鯨鯢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懷觀望山寇陸梁者伺我歲分海防久廢法紀未張吏不恤民弊而爲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也且張建楫而吳平之吳平賊而曾一本繼之往事大策可爲炯鑒爲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兵餉之少裕急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飭如林道乾輩既爲良民便當遵吾約束其羣黨雖其宿弊如懷歲貳卽可名之爲賊因而除之仍當于沿海一帶分區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三

粵寇

一以克

今省鎮撫院王伯用論剿粵五患

前之

辱華翰知已建牙營寨矣咸恐鼎淮一至車而旌旗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亦威重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門西稍異虜強也雲中北虜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爲患也下無開志惟務賄免三也幸愷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過情深小入則大尋勢以爲解脫之施小勝則張虎聲以邀式避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處共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三

粵寇

古

各北邊撫院孟豐懿

晉漢書

臣明思督常秋防之乃印後就據來片中國聲援淹絕漢者旬以爲言然南山一帶迤邐陵京今復可制令舒撫仍射賜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以入借之兵存南山而不守則大虞矣且防守致年虜中亦知有此經略一旦奇而不守假令虜乘吾之詞以一軍縱火守野而以勒卒掩吾不備當其最難任兵行于善其日者必不如是之速也大疏

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毫使之乘障遠成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與蘄遼總督謀德谷板升之始

漢國板升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尙爲可慮幸留探下一二技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上虜亦未斷中或可無虞卽有事藺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二 漢國板升 平露堂

答王鑑川策倭谷之始

計處那吉

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領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寔在于此往年桃松秦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

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矧矧項據報便舊臨邊

索要僕正恐彼奔而不取則我抱空盾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

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奸計欺之曰吾非誘汝孫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

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

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早詢效款或斷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寨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二 蘇雲 六 平露堂

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

取吾豈畏汝者今宜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則

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

子誘納吾中國叛人疎其種類且夕且將殺汝朋

族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

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上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

人密誘之曰我大帥知那吉之降肯是汝意汝誠識

事體知順逆者太師今已奏聞朝廷大大與汝官

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千贖

取汝等得卽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
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
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卽封那吉爲
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爲中國藩籬，長享富貴。其
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
竄之入犯乃其常事，卽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
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今冬節
已深，案外艸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飢荒，頭
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于奔命，計阻于多
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何者？僕固
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
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縱降之人，眞窮分配將士，
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于一處，恐生他虞。若生之
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俺酋款貢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計謀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計謀部

上然後疑。旨處分圖外之事，一切付之于公矣。乃
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
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
歡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
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漫然而納之，率然
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
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
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定然。老酋誣懷之
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益耻以輕博重，
非不悉于諸逆也。乳犬驚駒，畜之何用？但欲挾之爲
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孫
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緝袍金帶，
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
而左參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
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捨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
密授方略于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
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
利圖便，陰陽間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武處虜久住，不

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十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由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眾議所格播畫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陳其愚

與王鑑川謀取板井制虜 處逆制虜

降虜事已前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資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資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謀其封爵貢額耳但使猶有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年 處逆制虜 九

意外之防不敢不告過今諸人背華仰夷有日矣彼豈不預結于俺酋之左右邊城之人亦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鷄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謀成則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雖有重賞但獲其毛賊數人則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稱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輒哨探俱屬艱難各雖哀其事

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具東究學回遊騎然後戎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被之誠款既伸我之懷亦有體若抗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夾狄無犯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謀者皆以小酋爲禍嫌急欲遣之回國前無事耳至于封爵貢市一事皆在可否之間若卻意則以爲今邊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義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陲不覺稿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告背盟則與同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冬歸難于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今等數人恐于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夫疏早晚卽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孝公與金湖魏旋國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哥木尊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盾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丁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計送那吉

何者數書誠爲過駁辱來敘事事有備可平而收功
矣慰其慰其初疑老高賞養那吉如官後思今房所
急者在予得其孫止于此一事苟封貢事成則其部
下酋長皆振官爵而老高側有弊服之賜自後給之
未爲疑也旨中不重訛販而重輸誠哀懇益朝廷
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十內庫索出星夜責上到卽
行其母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
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養皆宜從厚彼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丁鑑川
千露堂
亦人也能不感懷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場知軍中
有王太師亦必過公二公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
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卽執送闕下賊俘
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數
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開城
與戰彼助我直戰無不免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
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口甚安
恐全湖聞之或成灰燼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
重當處置少夫重恩地方亦難設況未必得去乎

事據所在聞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
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請和示款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
不忠恭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麗
力均自皮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
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
以爲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
耳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
耳明經世編
卷之六
王鑑川
千露堂
不惟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據兵壓境恃強求
市以款段駕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
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共入貢之便官爲開集
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
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逢開
原事例耳又宣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互利焉虜
既通貢運騎自淨邊鄙不覺藉人成功一利也防守
有暇可以修築屯田蓄馬之方歲無調撥可省

行擇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倡僉酋以爲聲。僉酋既服。則一勞不敢輕動。求可以制土蠻。而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今等既戮。故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豐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歟。家族必分。不死必有日。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頗未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謀。及鎮守兵。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問。上諸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也。寅王鑑川計四事四要。封貢事要。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媚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木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王文華殿。而奏請旨行之。又將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啾啾之喙。雖已暫息。而脂鼎之譏。伺蒙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如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昔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營。務極穩妥。一則欲公啟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謂經營者。有門互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改。貿易虜入。不也。蒙慈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者。利則人必樂從。一也。錢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開廣鍋。則不可復爲兵宜稍市之。求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

張江陵集

卷之三

平露堂

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于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惶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爲寇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合憤蓄忿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趙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氓。開墾荒屯。充塞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嘗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于互市之賄。陰察賊情。知共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嚴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粟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目實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觀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叢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封貢

平露堂

市之事不成。必流譏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增他日之憂。僕與公交心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

答劉逸總督王鑑川

封貢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計虜帳既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弊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來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咬期再約乎。饒疏已寢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儒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爲疆場擾處。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款之。甚善甚善。僕嘗恐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角。于疆場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募于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筆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昨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封貢

平露堂

上谷二市花得其列黃西翔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
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

答邊鎮巡撫

西虜貢市

辱密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
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旨詰責則又倉皇失
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
否渠既能制吉能印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
台吉通佛經議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
酋甚有功于中華故特賜敕賞賽此二人者一宜以
皇明宗廟編
宣大調集
毛
子孫
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
叙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叙錄公可自
以已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
寧勞具馬價平給委爲失宜耶喻意本兵此後尚有
割量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水 徐鳳彩聖期 選輯

湯 璠公瑾參閱

張江陵集

書

張居止

答宜人巡撫吳璵淵象黃商

長處黃商

黃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貪縱寡謀終
當歸吾羈縻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偶強可用其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
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卽傳與酋人量加優
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
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
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倖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
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
戒諭以各守分地任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
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肉
充腹今自問之道宜有以處毋示今所宜措畫者一

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
事況今時則易然耳

答蘭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興修屯政

承示人疏八事公圖之旨已有請要在邊吏者實奉
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也以爲最急者
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俟窮以爲過矣天下
五民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
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
則唐之季世足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答足環洲策黃商

長處黃商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首記述酒色醺于西
槍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富之納
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即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
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得侵盜足矣乃
必欲勒之親赴房帳何爲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
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釁并其大功不知成祖封
三虜王使命方回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
東西邊槍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禦機宜何
如凡大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平露堂

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
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各全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
眾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爲公幸與趙帥
密計如可柔服以討餘之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
之明與之絕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
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卽以寄云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非數百萬
生靈之命皆繫于此入帖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

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今
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卽可題請不必易疏但今在
京番僧皆潤濁淫穢之流不通釋典遺去惡爲虜人
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
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善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
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盡其向化之心則亦滿
伏內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
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平露堂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平露堂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答之熟矣卽
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置于國
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
爲封之而必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古能畢皆歸
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誠而後之其增加
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
例一定彼卽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誠之波卽生
怨但可于經費之宜少於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

支計一以支撫實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以
累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皆在我彼欲乞
活不得不仰給于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
須隨時奉 旨乃可其實使入朝向已謀定恐難擅
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二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
可試也上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
虜爲我制不可受制于虜近日鑑川措置東事頗覺
窘迫曲徇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迫也車夷
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以此詰責
皇明神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
恃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
糧實而其二比妓遂相隨往牧于龍門教場夫盡車
乘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
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計則黃酋又因而
往來近地二吏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
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
百人糧實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國
欲與結好也先貢馬納糧而 朝廷實不知也却其

聘遂生裂隙致有已巳之變此則前事之可鑒者時
狼虎豹亦有養養于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
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掇而狎也
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
必爲患公嘗思余言且上答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
之所慮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謀本
起于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
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犂後非其本心故毋毋設
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皇明神世編

卷之四

六

平露堂

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之處
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謀
朝廷恩顧頗隆崇亦自知非久于此但欲及身無事
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
徇之公初聞庭貢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
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
足望寔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
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遑卽寧謐首謀之人
功歟已足卽有小失無損大計何者小疏亦已明言

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叅書。言閭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乎。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王鑑川計處黃酋

計處黃酋

把酋世由把酋。張氏所。知。雅否。以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處。勢將益弱。近

報吉能亦于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

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于此可見矣。但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計處黃酋 七 平露堂

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令控告俺答。奏請襲

封職。率其部落。不必掣臂。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

可有狀。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

之。使之歸心中。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

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

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敵而殲。命于我俺酋老矣。

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

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其幸甚。僕常有狂志。謂

黃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弱與吳少叅審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摠之。其厚乃其心。檢很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知此責彼。亦知恨。然少叅素城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叅幸加慰籍。武人不足介意。今方徵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庵

古詩封貢

古酋既沒。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古酋封貢 八 平露堂

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

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

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處

計處黃昆二處

辱示足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

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又不

和。勢難獨逞。將來驕場小變。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

方。亦終當歸我羈縻也。見部老而誦數年以來。東糾

土蠻、西合、僂苗，皆此人爲之。比之黃苗，又爲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苗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于邊外云：『是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惇誠，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于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哉？』皇上併包兼客，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異？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養。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社中遺史之膏肓。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画餅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

與蜀撫曾確、參計勒都蠻、計勒都蠻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計勒都蠻書九

平露堂

得遂與汝兄等哉？皇上併包兼客，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異？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

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

封王加養。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

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

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

實用，武將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社中遺史之膏

肓。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画餅耳。趙

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

與蜀撫曾確、參計勒都蠻、計勒都蠻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

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叢土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被香蠟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疾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賾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持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四

平露堂

答蜀總督方全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意，只意計之。不知

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賜賞。且使反

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

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

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卽傳諭順從

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肯叛中華，我已

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

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重輕之意。此中大

有計策公宜嘿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各方金函 制廢機

聞西市將完欣慰慰慰處表宜與改定各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之大抵處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其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論順義言此輩其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卷之四 平露堂

之惡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勢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推鄭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應大巡撫宋陽山論均振足民 上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蠲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手此時剝削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誇

議者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撻切者然僕

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術亦言禮義

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反以賄成史賡民膏

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

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貧民窮

病定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

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仿法

爲私竊上肥已卽如公言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

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卷之四 平露堂

倍于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

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制

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撓納之奸所以受姑息之

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

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

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撫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

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內求

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口吹求太急民且

逃亡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惟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食鹽則閭閻無剝削之援，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擎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至上初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願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捷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方金湖計股三衛屬夷

制臺 張江

辱示屯政云云，俱于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也。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邊左之功，固爲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江寧縣志 五

平定堂

特 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于此蓄意甚

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于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因敵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弃大寧之地與之，與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頻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校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提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遼之邊外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牆而入，則亦勿遽爲惶惶，但令薊將欽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處，令諸縣已卹落皆清野，人休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卽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江寧縣志 五

平定堂

領一萬人入閩不必衛京師徑趨鎮北伏千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放槍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餉人整陣以逐之而宜速兩軍合而蹙擊彼既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惰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餉鎮士氣既倍士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餉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尤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于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

皇明經世

卷之四

二十一

忠勇可用以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暇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胆畧可當此事否自兄中有才略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

答甘肅巡撫侯叔川

丙酉閏五月

頃逕按所報賓兇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兩兇寄居西海者乃兩兇非賓兇也項已傳諭俺酋

今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觀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聞市一節望公盤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乾泥而不達于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通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緩懷之恩出于朝廷而非由于要索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寔且

皇明經世

卷之四

二十一

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朝廷以邊政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兩廣殷石汀司招海寇

計招以賊

辱示屢賊事而問閩人招之已入報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中名爲招撫定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中名爲招撫定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

莫知適從及使殺賊得以其間而納吾後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闊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誘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于已乎且擒之速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于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泰密計之此所謂以輿爲取者也梧州盜稅事公所取一猖獗已下所司謹行

谷蜀撫曾確密計都察善後事 都察善後

都察水牛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復皆欲寢其上田而自之此私情之難復者也衆竈幾摩膏其降服之得泉吾兵感分北而散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人 七

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經其故土又嘗自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前當自此生矣仍宜懷之以恩義久有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宛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使毋徇人言坐廢前功

答繡鎮吳環洲 高處長

聞能者病甚有知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俞近日窮居寒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節思所以處之之術又楊處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繡人捕得其叔長泰即欲斬以報功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代長昂若彼能服罪補真誓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姦幸公示意青會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反自取滅亡青前近口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人 八

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盡其段布諸勸皆美好舉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只畏其威情大小必以主聞得賊必殺或各據爲首思諸邊守均彼此相安則劉

思承統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卷三 總制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直十圍攻以解然遂輕用勿詢之謀遽爲扼製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施大抵西之番族廣之搖籠事體略同狐鼠跳躑潛伏啣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迅速番遠爲防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調利有警務先覺偵備番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左

平露堂

制勝然但一創之以馭邊人之憤足矣西不能肆難

而讞受之矣聞番人待茶以爲命須嚴上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于番功之賞

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報後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客河道徐鳳竹

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于國家者皆知之及竟爲浮議

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典大役有科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辛

平露堂

之擾又恐漕渠一聞官民驚變未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掩此昔年之說也一則恐漕渠既開輻運

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

皆私已之見非公人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

再勘使管公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

公書公惟不若於審酌人事濟矣已卽而奏于上

特以偏公尚得山泉撫臺李公書謂開加河不如疏

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更量派夫役亦

必備其力以共濟息其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

俱俟公親履其地。一條奏其河道官員箠繫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被其并河不沿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

前圖中變報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之苦此賊果在其衆旣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旣已奉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燕圖之昨部獲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張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心堂集
卷之三
五雲堂

淮陽之民歲若看鰲朝廷未嘗一日忘顧災有任
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
未有^{ハレ}不^レ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レ求治海雖費何
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ハレ}便宜^{ハレ}輒水必趨之路決其
淤流其室雖弃地勿惜蚬衆勿恤庶幾有成也設宮
爰居館諸事一一如敘屬所司費惟公堅定而審圖

之。

丈何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諱
用度節則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
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
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
地遠多天下事心亦不便也
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
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卽此

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
歸德府城王
于此時時修明祖宗法度精覈史治能否由此富
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平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
業誠欠手耳夫抵禦今所爲暫時雖若不利于流俗
而流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
爲己之心故耳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
後免以無掛輟罷竊思此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
夫以聖祖之永年豈遂忘其先世始必有不待于
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
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加則非有司少半之禮所能

亭之文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藥藥荒塚
祀之何爲僕嘗以我聖祖之不肖世族不深求先
世功業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
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邨見如
此惟高明裁之

答蘭達總督方金湖

市

近來東虜垂涎于貢市之利際與青商交通攜市于
宣府而明投遠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歲增而遠
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遠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罷敵非用齟人功之不能支也顧蘭鎮隔閡三衛出
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候嚴明偵探酌
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
屢落齟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中微之聞那吉給台
古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
黃酋窮蹙無賴庸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脈
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與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閩邊邵文川

市

承別緒所評臨一一精當此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

此以微惕人心其實蘭鎮語重托人愛賞同客爲
自昔已然昨日以子若不歸身出塞遠追則亦無此
表敗矣蘭帥將軍嚴自切責是以示懲若舉金鎮防
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墜內外安堵此
其功寧可誣乎竊以碎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
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以當以公初擬爲當欲爲
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鶻爲戩之事雖若防
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寔于功名未損以
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蘭鎮之饒與
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
近陵寢故有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
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
至于滿用南兵一節實出于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諫
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蘭鎮
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弃地與賊于
是譚總將戚繼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
練習者可領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軍營故
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當罷之則

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于本鎮地方抽撥。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候而悉。

答總督張心齋

遼左軍事

辱下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于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觸意本兵于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臣之四
五
十六路堂

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胆而不敢窺寇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

計處健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爲一宗。凡事又當待之以信。恭之以理。何者。

款貢曾與之約云。喀板升徒泉既多。在虜已久。許令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復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人虜中。自言有神術。呪人人輒死。喝城城卽崩。僉客信之。令人押之于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僉客方就大同乞貢。中國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朝廷亦將不信。而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符益堅。賜養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夫永久之利。豈彼聞此。王必聽從。卽彼不從。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臣之四
五
十六路堂

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
量此么麼幹得其事今拔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手
萬印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
可欺月竊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誣我矣
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
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
我孰就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瘁但
當耐煩處之隨幾急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
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毛
平齋堂
秋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
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男

徐恒鑒惠朗泰閣

張文忠公集

書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

計處安首

張居正

所不安會事具見高識遠猷 朝廷可遑南顧之憂
矣追念安會唐午之喪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囊
星明經世編 卷之五 計處安首 平露堂

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
竊以為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
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黔省稽類繁鉅
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上夷雜種譬之狐鼠
隄隄據險為國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
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盡野而
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愈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
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職
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構煽

之星星之火遂至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為地方長久
之計輕信偏辭遽為騰奏不則構設大則用兵騷無
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時費
將吏冒賞于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
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
故僕以為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
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姦徒毋令狡
播弄致生嫌隙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
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官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
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樂行會勘亦毋
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觀其理直而
為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為衆所不悅者因而
除之即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敵內以事外
平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
惟高明擇之

答勸遼總督 勸遼邊情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狂遠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
費木遠在荒徼入薊蕭疎草數萬之衆駐荒陬之墟

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
鳥疲弓解馳騁復難靡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
求若所欲雖至愚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
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遣之守兵不過
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
而欲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
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
驚軍民安堵輟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
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
以身免今令薊門有此舉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効疏
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
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
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
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
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
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
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
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筵餘守以爲戰備
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
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
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筴一旦債
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
鈐部如擬照用

答甘肅巡撫侯被川

許虞奏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
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
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
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
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宜府
小禽作孽已卽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貪惡而罰
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况他鎮
乎今後彼若往來經蹂邊臣卽宜收斂城守使人問
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
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
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戀佳則申明盟約以驕之。驕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稽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通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通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紀律。况夷性乎。且前已賠賞。不必過求矣。木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須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

與張心齋 制御東西虜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聖訓 一 澤堂

西虜僥倖之求貢。自嘉靖十六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邢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在彼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廢之恩。而又適憫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政令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怨款之素也。非有邪吉納降之事也。非有

執叛謝過之誠也。徒益我內地吏劉良人民其進。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未之懲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別有詞乞以厚要于我。將發渝盟。必自此始。是威繫于東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最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兩德于西。擢威于東。計無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人主上中。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鴟毒。將發于不測。蓋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論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遠人病矣。語口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局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之患。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

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顧公善忘之

答河道吳自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淮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修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溢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容爲成功也聞緒紳之言河旣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里之淺濶有妨于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七

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縣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縣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旱而于運道亦無所妨但僅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設早以備採擇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辱華翰及別緒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

區一何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

甚患之往訪陽山公情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

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諄諄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

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唯不茹式抑敏中積歲恃

頑強授成類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

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

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廣利者禍而人所以

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特有朝廷之法故

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餓怨則人

亦將不畏公法而懷怨以逞忿是人也

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容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

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通

使追呼之吏足絕于門巷斯良之稱兄旌于官廨縣

是長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

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而裔其巧利也不亦厚

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剝

省則腹痛不剝瘡則浸疾而慈母之于愛子必剝且

剝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八

中于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焉哉況今明主在上是且審察即有流涕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宵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卷之五 行

北虜真議公定始之蓋八年于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書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彼蓋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曾此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詎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聚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參摩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也南畏中國東畏上變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邊鎮巡撫

通情

虜衆既敗丁酉復挫于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

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戎備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藩若使无刺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忌惟在廣積貽興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古書

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十 平露堂

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上黨結謀入犯皆屬虛妄月初青酋尚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俺答衆疑始覺方金湖公于東偏事不甚聞習昨聞薊衆仰欲稱兵計罪亟亟止之以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關係着數須足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于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

回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順義事備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百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開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匹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邊疆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順義事備

平露堂

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單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就就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疋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意郊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麪下程一朶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勿勿不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宣大番情

辱示邊情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堅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當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論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宣大番情

平露堂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卷前西行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

付差人賁上矣。能會扣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

西裔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

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

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不威于瓦刺。不

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

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

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徐西昌行 三 于露堂

答吳璵洲

青士二首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執益寡。

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

論強弱。不差甲。登強則無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

而不與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執土蠻。以力驕。

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

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鷥。

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

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富彥

辱華翰。并所梓給簡彙編。倦倦以奉行。德意安民。

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

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荊湖與人言。

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

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嘆曰。狂湖過

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富彥 于露堂

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充

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

高談無實。割窮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

不知土霸之競。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

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東政以來。除客勿數陳。

培養。冲德外。具桶。命令者。寬不外此二事。今已

七八年矣。而間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息外之

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早

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

乃可有致君使勝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焉。斯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留。所以復行丈田一事。察之人情。必云不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較問于僕之耳。苟利社稷。生以之。僕比來。暫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寔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兩廣劉廷藩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擢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擄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狂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

屯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賊耳。任由而食。狼流來無畏。點而刻亂。大兵一臨。狂奔走于狼。即竄穴中。噉木枵。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段所殺者。皆狂賊也。而深者。密遮刀漏。謂者安得。是無及人。兵既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計自流尸。願受一擊。或託言在命。懼而歸。奴有司不察。概行容納。彼多囁其徒。留籍其故。東又知我。防守。而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狼賊非狂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幅之。兵皆浮募。而招之。徒利。于狂。謂憚于防守。而剿。則有

幽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文。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餬口。一有大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者。其身自爲賊矣。鳥盡兮。藏兔死。大饑。故諸將士多聚大賊。說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晏卿。銘鉏。既過根。茅。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岩表非我。版圖矣。不殺違衆。而用殷司徒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六

平露堂

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艸莽。開通徑路。意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水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況續荒榛舊之風。猿猱遺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戡甲冑之上。喜言和計。問閭之間。又言調發。雖公熟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

長昂點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聲算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備。舊通益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搖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深圖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長昂

吳中調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七

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一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繼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日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志出于下。怨歸于上。父今宜如部議。宜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各鎮鎮巡撫張峴來

長昂

庚寅帥衆。掠史中二會。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誠無他虔。但史中二會。每每挑釁于

各部。及其來攻。又怠於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頃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各鎮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治之要

夫田賦錢驛。傳諸議。讀之。而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究視前代。雖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問閭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于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七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俾免危亡。降慶問什。堅拒清民。始帟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有。唐文日繁。定惠益寡。人啓。平明雖有冲動。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于宋之衰弱。卒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念用以勤越。上帝。冀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強戮凶剔。姦聲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

已爲人不便于已，假言時政苛施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橋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忠奸究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難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于心，所以宜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此見公諸所修版訓辭雖若嚴整，而馳聘愛民之意，藹然于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澎湖賊未必卽是其倭，但嚴備以待。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各宜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既狼狽，豈能復起上領。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放，變態百出，願我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略，習邊事，俟有缺卽補。

不別推也。竊曰：堡閘曠事，公所論成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曠，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曠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乘犯禁，况邊徼之外，犬羊之類，豈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于將來。尚煩公之籌慮，人旋神神番文三紙，仍附納，俾查統推鑒存。

各邊總督 查虜貢市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款貢之議，始于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龜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視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覺于求索之利，遂蒙觀望之心。昨延鎮卽欲比例求盟，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食虜之求貢，不獨利實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揭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比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

貢以來內無鴟巢之患外有閭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况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脩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為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蠲廢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蔽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賈之足以為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李薦書

三

子露堂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議軍情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杳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圖繼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忌也賊君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捨待之數日賊氣萎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

全而有功足下經營勦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之勉之辱示破虜為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于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入自為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姜之事可為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憂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相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向句體認不可忽也

答薊遼總督張曄味

薦書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前議軍情

重

子露堂

皇明鑑世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帝

平露堂

辱示青禽既有詞處二弟之意宜就接言于順義處
之貴爵之不直東廠豈是忠心彼番亦欲劫東廠所
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廠東廠而由則逆獲故
不平于心耳案上秋在雲中亦會明告順義言欲作
賊順義答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
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廠所爲者耶
公所論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制廷之體消逆
亂之萌須着落順義處之彼聯老素筠諸部所畏也
鄙意謂謂下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
所能自了者行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問可也
然大羊無信惟利是趨卽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
其手足此後宜責令俾得東部約從消息卽飛報我
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待驗焉之簡卽今秋上
發糾眾犯邊其中亦有西廠幸賈大同高山西于貢
市賄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卽風敏該領預爲之備故
虜雖衆而在我無大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自我反
有損折此其像與不豫相達矣迨得卿公書只云青
台部眾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大羊也

能保其不變乎前鎮偏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什喫
人不能歸咎于前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
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答總督張曜來計虜會鈴束其支屬

序

馬王大二曾橫索事前偶有聞卽以奉詢茲承示始
知其詳中言自甘罰處云此不服順義青禽鈴束
也然青禽乃一技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禽云兄
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駁
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

皇明鑑世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帝

平露堂

尊大者無懼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
貌亦甚衰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顯公熟計之麻帥
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
圖不可輕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台補登

鍾江來信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究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
以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釋前旨也夫奏
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
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暨飭武備時常體

該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
寬限該法詳備夫謂如有盜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
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
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
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該法緝捕者此旨意
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
及報不以定耳江南以隱匿流情為常事數年之間
一餐於揚州再餐于太平今三餐于鎮江至使失主
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公集卷之五十一 平露堂

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今地
方官扶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為所傘乃朝廷別
有所問一行詰究遂以為多事為煩苛是欲使欺隱
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承問敢直陳其
愚李惟鑒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東縣平宜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
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為了一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
惜此時徒為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

案使諸公官便宜從事相易二由公書謂此事宜
論當否不必詳述速誠格宜也夫制之禁使日夜以
為念俟各處青史俱定或另有一正大體且然後請
旨行之差後文冊覽過具見經理之審中間處
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為得中然僕竊以為今親王
俱不朝賀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以
為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九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
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虎虜及至京師淹留數
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為觀光修貢者耶竊
以為宜如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
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
簡便公如以為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
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鄒範溪 西陽平宜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
滿酋一枝須候順義謝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
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酋原無貢馬事例貢市
既完量行賞賚以示勸摩出自特恩未可遂為年例

也擺首躬 物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犂
異監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
把都既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
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
首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享厚利故比倒攬索
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皆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
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
示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西陽集
卷之三

平露堂

鎮時僕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戍軍也願公乘
暇留神疆場幸甚

無按職掌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
鮮矣統事以望選宜勉旃旁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
亦異振舉綱紀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
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惜處錢糧調停
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真潤一方面
無墜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

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寔患不流至于
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
干輿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
者巡按蘇松信豪官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
驟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
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
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于是士民
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怨懟忿恨矣何則驪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無按職掌
天

平露堂

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
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詞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山東巡撫楊本庵

勳臣僕免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
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 欽賜者
糧且不納而況于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
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
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
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

相合。幸。尊。義。

答二邊總督鄭範溪

承下虜工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承奉虜西擒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力弱。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民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邪吉念老酋之分其衆。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爾同心協力。以爲外藩。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灰。必且請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肅清堂

平露堂

疎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房中有變。隨機應。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札亦即封呈。上覽。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順義

本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惶惑。輿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遠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常處者。祇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目免二事。極其精覈。至于處靜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順義襲

辱示虜情及論拙力良夷使。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料理。以見表誠。惘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肅清堂

平露堂

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覲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哈酋與房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卹典。屬部議覆。仍當于。旨中從厚。以示。天恩。

答巡撫蕭雲峰

肅清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卽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朕我旗牌掠我。兩言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殺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

而彼首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卽責黃酋處之。彼方覲永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取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薊鎮鄭範溪

唐情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其順義。使怡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唐情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岳

選輯

吳嘉胤繩如參閱

鄒中丞奏疏

疏

貪橫歷臣數君蠹國疏

論功罪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賡及其子若孫焉復爲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十二十九

論功罪

鄒應龍

者止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爲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命歷習清要位忝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爲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頓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與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遣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羣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允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尋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通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病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二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日稿八百金乃稱貸在京員人一千五百

金訖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余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卽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譬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橋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黨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高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像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債銀纔得十之四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皆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贖貨

欺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徃僑丹喪倒應回籍荷蒙皇上軫念伊父當年老給音留以侍養命其子錦衣都指揮僉事嚴鴻送喪大爲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若辛艱酬酢儻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炙炙今一目已盲而儉心不懷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撻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僞虐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定則民災以不貧民貧則國災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旨斥貪累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在動輒財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敵及之耳此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

開請託之門汗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項

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

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

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

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

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鄒林二公疏 五 于歸堂

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聯二

李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運珍

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嘆奪占田地房

屋左右侵凌木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

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歛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

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鬻其肉而泄其憤

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

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

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何

有廊廟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

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食事

嚴鵬明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表爲

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聲震廷錦衣官爲近

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風革亦

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

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鄒林二公疏 六 于歸堂

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

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

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羣黨可以

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

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降盛者亦未之有

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

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

在九泉亦無恨也

林中立奏疏

疏

林潤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奏稿五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誌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
誅幽明之所同憎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敬陳其概上達宸聞仰荷聖明洞察專委拿
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
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
躋于春臺之上又吳不舉手加額祝曰聖天子爲
民除害造福誠願尚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
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禍根
猶未絕人情洵洵尚處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
避斧鉞而再瀆天威伏惟陛下少垂鑒焉切照
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事
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龍文爲羽翼任惡男
嚴鳴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窮克極欲無所不至
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奉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
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毀視聖之寺以爲
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不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不盡

雖然朝堂之規模也家城之中列爲五府由府居鄉
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邸房迴繞
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四方之亡民爲護衛之壯丁
森然分封之像度也繼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
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
驕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
稱億萬問閭膏腴剝削始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
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朝
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羣居所衣皆龍鳳之綃
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
夜弦左掛而右舞宜淫無度汗巖綱常從古以來未
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朝廷有我樂
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爲名
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爲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
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且則伐鼓而聚衆則鳴金而
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自昔行兇如郭宜三
劉和誼洪斗文蔡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祠
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許

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殺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簡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春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鄧良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欲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實練嚴樊之傷任良謀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人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係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係之害者李三元也破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破嚴勤之害者王鏡也破嚴珍之害者黃榮也破嚴二澳之害者林紹新也破嚴仲一之害者彭連古也被嚴富二

之害者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上變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寬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間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若于藩始甚于當日之民若于家耳且江廣閩楚山本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威觀釁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況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之目臣又請而實之伊藩與樸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呪咀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貶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僕賂金十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翰林公疏

論劾嚴上
平露堂

萬而主其謀。故典模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
造典模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贖
回至吉安地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
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進之門
教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
陰結典模。又何異于錢寧。嚴賢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模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癘
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宗社之憂
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唯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藉
沐厚恩。猶懷異念。況今慾望于罪迹之時乎。況今不
法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朝則爲宰賢。居鄉
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至于敗壞士
風。流毒善類。紊紀綱。斷傷元氣。則又羣姦之所無
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
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
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
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
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翰林公疏

論劾嚴上
平露堂

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
往歲乃敢驟馳奏請。遣移附近。爾所夫近已莫近于
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
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怨意行私。茲非
嵩之欺。陛下乎。既而伏案。聖旨云。嵩有孫。鴻希
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巨
古莫及矣。嵩又恬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
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
公義。茲非嵩之欺。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目
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任京。隨差家人走報。只
二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
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應。今回文只云
老大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
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
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弃
伍而曰在伍。誠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
茲又非嵩之欺。陛下乎。向日在朝。嵩猶諉曰。以一
身供奉。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

朝夕與俱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典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未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較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磔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手書堂

紹庭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校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則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是，且以壯姦賊覓伺之心。逆軍嚴嵩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統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聚戶

優免，在民則齔累不暇。臣聞百姓若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僧乞行募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爲處分，毋畏強禦，要在民茲，豈待地方一時之幸，實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陳軀圖報，乃其素心。銜血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

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手書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宋徵壁尚水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字是開公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泰閣

宗子相文集

書

宗臣

報阮督學

報倭神其

自島夷入寇吳越殺掠數百里為墟人占至變

謀臣策士徵兵集餉井不風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

皇明經世編

宗子相集

報倭神其

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為島夷觀笑

何故哉僕則以為不主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

守臣初上夷變 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

以為夷入如風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

恃唯謂他方勁兵往剿可期而禽遂使侍御史曹即

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招兵廣陵二

千石以下朝夕俱嘆具散牛酒金帛勞士日糜二萬

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

所糜何計哉抵越一接戰輒順夷計中枕籍如山餘

者望殿消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往

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惧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

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勒

即勒部散去此宜于客兵者也適島夷者如魚鳥之

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一瞬千狀其勢難以盡剿唯

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為至計即使客兵盡勁可恃

亦何能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為我禦夷哉護戎將軍

所率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其

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既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

皇明經世編

宗子相集

報倭神其

子雲堂

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為夷益聚亡

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

非閭閻編氓而與今吳興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

敵亡論舉寡唯其氣為今計者唯練士倡氣之策總

戒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史銀

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動者一世無之誠

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今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何恐

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闖疆

益寧紹人各各家海上不關則失其居夷來輒併力

持刀格夷夷輒敗去大嘉湖寧紹州去不數百里
強弱頗殊哉邇者 王上念師久無功詔捕練凡司
馬罷論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人托而徒擁易合
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內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
日益解散去護戎者俱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
且腹空無蓄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兵而日
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新拜命且明公雖總文事
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說楊公之前而
贊翊之僕蓄此衷長遠矣睹于近事益忿不敢以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集 卷之十 集 卷之十 集
楊公而爲明公一陳者知明公者楊公之所取信故
假胡公以信鄙言也亦唯明公有以教之

報子與 問寇

累奉廷諭知足下之爲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
于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
歸猶欲立之師長官事即復有警即令未而外僕因
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置乃云非即欲餉之
姑聽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
武子報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恃焉吾輩既不能

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蓋漢
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役善給夷福清之陷也
益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觀其夷也遂驚而
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給夷以微此幣藏也夷遂呼
其類數千人闢門以入見其鬻鬻然繫者以爲守帑
卒也語幣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
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竊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
絮腐格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究而貪也不知
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集 卷之十 集 卷之十 集
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
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爲今之策
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
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
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
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
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
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
之策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微一有司召號

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

西門記

福建省城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汴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班
去曷冠直犯閫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
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
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

卷之一

福建首城
五

平
露
管

陣余登陣則悉罷諸所食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
 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鑼而懸火陣外不
 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
 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斬入余遂日關西門入之晨
 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鷄
 豕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不
 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辦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
 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下不
 從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棧而入吾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福建省
上

平江羅望

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千米不增一錢益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悉城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惴惴皇皇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禁日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封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封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各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橐百株梨百株番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翰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兩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輒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正一雨而千櫓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三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燔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余命楊生急

馳而人削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順清人攜李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清福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與幾夜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聞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戒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楊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鰲要之寇輕伐輒駕大鰲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鏃亂發乘風大呼寇艦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諸所守陣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榻還著而父老孱然則余泪下沾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恨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督通粵兵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戊省中督府至函下承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性不杜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慙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

已厭之因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客兵餉全成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牛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聽之庭誡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惧出則嚴賊其羣毋掠金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粵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成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徒其鷄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若者毋縱鷄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爲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肅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之其馳與不鷄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髻者守笥酋晚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亦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業者業不知畏酋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千露堂

既已忿，又聞其鄉人呼以客兵什賊，丙裂其網投之。於是丙大怒，助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刃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天明，日驛吏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諷酋長，酋長恨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一日至江，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上百省抵江，五十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必焚燬，然鴟鵂鷹門屏虛掩，蕭然矣。出瑞余遂蓋大掠，而余聞從粵中問父老，父老輒爲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于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九月西征記

粵寇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間，則泰寧報粵賊急，余即下檄，卻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奉寧簿，又據其衙使楊公曰：「事迫矣，於是微歸化兵，載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

謝倅時視事永安，則微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君將樂防賊之來，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賊已遣蔡丁卒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涉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數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水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亭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臥，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其追之，遂遇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殺寮人最悍，是謝倅懷憤殺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余，於是勒回所遺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破創，觀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下

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承負原金匪之暗室中少年問永安在於是早賊門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承老矣速取金來育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承蹠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有小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

皇明維世編

卷之六

七

丁酉年

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奉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余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已解去腰間原金而承之子復以十金蹠進遂釋承然初索之暗室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送金放去余因大息曰嗟乎世古賊難圖者豈不惑者哉大承早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策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弱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幸

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整楊帥以貪叻縛劉副以失險潰此何說哉余又聞賊之初至奉寧也奉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曾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諒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剛楊之罪甚矣世人視賊役簿禽使以爲策不可禦是豈賊策哉余還將寧與顏使君大惟之而因承綴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常思所以禦賊者嗟乎是皇明維世編

卷之六

七

丁酉年

亦余之罪也夫

二曾夜談記

客兵之客

曾錦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延半分巡顏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非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雖甚矣蓋有需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寧歸安取婦則曰去需一婦耳歸尚獲二婦奈何不需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夷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掛太

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曾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櫻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人。而有可懼。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聞已往徽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哀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一。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逸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子相集 卷之五 主

平露室

爲閩涕來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有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械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聞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王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原野。四體毀殘。雞犬牛馬。戶牖門扉。俄然一空者。日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徵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徵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從其妻。率老嫗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二。誠書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曾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已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健菴。鄱陽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子相集 卷之五 主

平露室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水 盛翼進階汝

李 愛針章參閱

李吳二公集

序

李攀龍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還朝序

河成還朝序

先是河集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脆家屯而全河北徒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皇明經世編

李吳二公集

卷一

李露堂

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小家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令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有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柴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焉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是隄一潰運道沙淤不塞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濫與魚臺苦爲壑無已

時幸故道減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沒不如從上原開

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佐舊

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既得議以必之利害河

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

所爲卽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憂忘不幸出秦

渭適直境山南五里河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

大唯是爲務宅可次第舉者奈講難兼受數河之任

猶爲東臨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刮除東臨

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

泄河患焉夏秋水狼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洊落泛

洩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

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河焉爲壑今

所飲同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只無論漫無河形者凡

二百五十餘里須剝作深廣若干丈卽有河形如郭

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撒

沙如聚米抵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淤之卽求得

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漁沛之害還蕭楊也

而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而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而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而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方可從施誰能染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雖已則橫隄抵之使令曠而就隘以迫阨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渠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上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支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甍重爲魚師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又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曰國家運道崇以與河相直矣河獨升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千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值下流已濶無復壅理卽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束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志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俾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耶非常變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

復成埽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罷家也所不必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且上介有河形上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辟兩河力又可股澤之而却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營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河中廢地以徵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與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絕犬臣舉事當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若掛黃池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竹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惜哉今且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續以贊又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自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饒藝略有若鑒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害天子所常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甘肅巡撫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遶匈奴西控諸羌而南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乎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中豪二部入肅去尋復牧西海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俟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若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六

五

五

危何以賴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日令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客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者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任西曹時望見虜部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二統哈審者傳首詣北關下而

勒功昆山之巔豈為難哉今天下厭亂朝廷方減侵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刺方八衛兵使者又由上郡朔問募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驍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遼狀與計對中丞即徵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勤四郡兵生聚外國即詔書問中丞其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六

六

六

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
之騎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危備
匈奴也匈奴欲與危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中國
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早禾海上不即為寇
之患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
丞誠以為危小夷帥小寇盜時殺入民其原本可卒
禁者釋而不問調與匈奴解仇結約茲再以此擁護
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奴得施德於
羌而危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

而處其外旄豈不並制羗虜之道也羗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渾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持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單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貢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祀采山理石爲航自罷其力而爲貢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羗卑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七

平靖堂

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羗爲之障矣此謂以羗備匈奴者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寧武兵備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雁門一兵備奇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雁門爲雁平奇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奇嵐兵備以偏老爲

嵐河曲三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則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具八勇和民神池奇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蓋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前直道兵馬穿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處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蹤數焉堅設機海厝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起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雁門一道奇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閻不知中興者外爲固之爲謀深也仁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并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化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雁門奇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乃竟不相爲用十羊九羗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

皇明經世編

卷八

平露堂

司存襲南河東聚漸分置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遠
內而動一困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統數以形明虛
實以制繁也且雁門以雁平注崑崙以偏寧似矣不
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其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寧寧一守備分地如石其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寧寧一守備分地如石其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寧寧一守備分地如石其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寧寧一守備分地如石其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
非其或不關出微功非其約不聲授爲德辟耳目之
於就處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
小臣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
所守提無倖賞提無失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
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在養內治境內不疲於
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撤而暮集
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
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遠大計始終者右衛水

口爲窮必窺之道師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據騎
角相逐街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
與偏頭雁門昱擊而來攻爲常山蛇擊者非寧武乎
明形禦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山繕入計爲避長老貽
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
自衆流公所謂大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
以終行流公明形禦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
景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
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
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性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
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縣立者蓋以其
人如此云

矣明卿集

書

吳國倫

報唐雷州書

范益

本手吾知感垂念至爲籌畫保障憫恤瘡痍卽隣國
之民拜賜厚矣境內自李賊創後纔兩月安枕而寐

當繼主。息肩又未有期以愚意計之許黨之可慮數倍于李而其可招亦數倍于李蓋李黨多烏合無專主故率反覆不易撫然畏兵甚也兵聚則遁矣許黨勞衆而約之甚嚴謀深而發之不易頗不畏兵蓋每上一勁敵也至以信義動之以禍福論之則亦知感畏而不輕反覆若誘之使撫必不可得也前次經撫而安插未妥其譟而出也亦勢所必至其夫不專在彼今公欲撫之出數千死命弭一方禍机僕雖無能尚當執轡借箸以待驅策但信義先植諭慰簡嚴聞皇明經世編李度二公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土 不露堂

謀深密其机俱在我迺賞功之典散衆之方安插之地其机皆制于上而不得便宜其云事不通制者亦未敢深恃也惟公身任天下之重志誼素孚於人則非僕比僕之所難皆公之所易也幸力行之諸當惟命又聞黑黎戎受督府方略遠來招撫已到數日未覩所施且黑即高郡人入境舉事竟無一字相關自意恐吾輩分其功耳故僕草檄行海亦止諭令靜聽軍門處分不敢專持其議而許之回稟亦云不敢深信將官不知黑竟何狀姑俟之

與馬參將書廣西水寇

大率嶺西濱海地方兵多不習水戰賊船未泊時宜先行清野之法使賊登岸一無所掠而勢又不敢離船太遠我兵大營與賊艘相望可一二十里時出小隊挑戰彼即退遁無疑不通則我兵以靜制動必勝亦無疑若賊以小艇載數人以餌我而我兵貪之未有不墮其計者然此特可爲邀擊計擇地方一時之患耳至欲取全勝樹大功必非巨艦水戰不可水戰無兵雖有萬衆無能爲鄙人上狀軍府請發巨艦業已數月竟無隻楫西來祇爲畫餅奈何頃見麾下爲海增兵之議其悉忠謀又聞久負縮嗔此來必爲嶺西禍鄙人前所陳得無以爲書生之談乎同心共濟適在此時不敢不罄其愚耳

皇明經世編李度二公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土 不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一

華亭

徐亨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何 剛愨人

夏允彝瑗公參閣

王介州文集

疏

王世貞

議處清軍事安以資營伍以蘇民困疏

臣竊惟國家創立衛所餘二百年雖遭發頻仍而

死軍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

皇明經世編

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備所卒不

充而民日以暇者何也臣自中歲踰伏田里數從父

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者莫過於遠

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

續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戶弱丁單者遇勾攝卽就

拘牽沿門乞哀博賴求助若族丁稍眾者卽不以正

戶應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悍點壯孱弱之人違違不

達戍所就曉道路卽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絕水土

不服不窘而鰥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

侮一方爪於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于應勾之籍稍

遇壯點則藉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生食解件

者伍未幾或管稱賞冊或委托取裝衛官受其賄屬

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已高臥於家矣至

於每軍一名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并有腰田上費

應此踐更者也又非身犯罪謫應流置者也使之廢

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酷陰以與軍共一旦之

命蓋至千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千里之外而

下產盡廢矣三千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矣臣故曰

皇明經世編

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暇者此也其便莫若

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

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於

近而不預規匿使吏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便於水

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

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

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

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

拘原衛也遇故絕則鈔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

後人耳而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聚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耀賦違限或工作謀貳其而至于洪水之際泰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於羣從註誤累及親友縱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也又況未必其真爲之後者也至于邊備之缺伍固所當慮勇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勳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甘菓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

章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固可改而邊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順言之深以爲然特以身被事寄官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勅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并查本省緝所廢軍缺驗具有迥遠省分應勾解者即於自甲內改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緝烟地而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奸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食殷庶等貳津貼毋使無幸之民止間受困仍嚴逃伍之條

枷梏調遣中緘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免軍伍益實民困少黠臣竊追一夫不獲之耻仰冀司弗及嗣之仁不勝惓惓

書

議防倭上傳中丞

伏承

伏承下防倭諸議及別辱手劄見諫令悉心條對具見明公憐惓爲國集衆思廣忠益至意也區區一得之愚乃有相左者知明公不欲屬吏之尋聲而貢吏也夫倭誠可憂憂不在山東也青登萊沿海也皆脊

章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兩數十里無人烟不足中倭欲也進無支港退無寬洋深入則不能散略則不達并倭所便地也我無販海運賊者賊不得內應必不來即來不過淮揚之敗潰或爲風濤所迫者一二船衆我令去槍勁弓矢而取之立盡身今明公欲泰設提調間有知諸直故事恐部尼不行也行而一成後利者晏然者問府之費何以解設參將毋論其俱億煩擾也今兩廂有兵備副使二矣備倭都司一矣兵備之令不能行參將參將之令不能行備倭是參伍也動相掣難相談如

之何其可也。留民兵善矣。然是兵。天子所恃以陽
爲京師者也。歲募其人。直八十餘金。費至鉅也。萬
一後不來。非虜卽有警。議者曰。山東民。天下人何
用也。四十餘萬金之費。何歸也。留賊。則禍緩急之用
善矣。大工迫若風雨。上部之任事者。耽耽悉秋心也。
彼其懼諸道之以後解也。必不從我矣。造海船。此尤
非策也。夫山東陸戰地也。山無大材。人無善水。地無
支港。海無寬洋。此其勢必募閩浙之卒。習淮揚之木
費鉅萬。而成舟師。問居何所置之。有急何所用之。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設提督。莫若明公。以旌職爲諸道主。設參將。莫若責
成於兵備。留民兵。莫若嚴問諸道之快壯。留賊
罰莫若使道府設法處置。造海船。莫若精陸戰。明公
第無上其疏。而以時撥行。海防訪問何古。使客國之
木。晚也。區區直以爲天下之患不在海。而在山東。山
東之患不在倭。而在盜賊盜賊之熾。與防洋之債。未
易得者。賊也。請俟燕間之閒進焉。

北齊始末志

非齊志本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
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非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
諡曰惠宗。而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拒分遣使祭而
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
持應昌破之。獲太子。質禮的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
女財寶。國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
擴廓帖木兒。平章驍兒。右不賀宗。哲威會。爲兵稍稍
振立。元十一年。而祖謚曰昭宗。次子。蓋王脫古思帖
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明。又三年。營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裝
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蓋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
傳。坤迭木兒。咸木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恩
力。在玄年。元裔也。衆不附。復秋之。太師阿魯古。統有
部。各乃迎順帝。後木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選。三
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爲三。其酋曰馬
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字額。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
寶。表。駁馬珍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
賢。義王。把禿字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璘

使不雅失里見殺，上大怒，訪洪圖公丘福等討之，而不雅失里已爲瓦剌所襲破，阿魯台徙覬河套，丘福特衆不爲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不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不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七
七

自俱服，獨馬正統八年，駐歡盆，子也先諸殆盛，自稱爲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害急相踵，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中人振挾，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上於上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上還，潰紫荊而入，喇散嶺，直前犯京師，尚書千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盡于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七
七

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瑄、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大節女還。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洩也。先遂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部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害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有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遣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子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服兵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埽之。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制死。衆少於二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飯取了女。王皇。虜苦之。後公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衝力。

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剿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由折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隨婦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彊盛。有子曰黃台吉。賢。知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皋爲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墜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旣入伏。悉鐵騎事。聞達宗皋等治罰有差。虜旣得二將首。遂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彌羊馬肉。鍛鍊饑餓。傳旨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酒。割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人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當我。騎兵出火炮大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衆入。撥我師而別。以騎騎尋間道。險竄出師。後京兵大整。潰乎桑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低而犯京城。

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幣、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
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使身以大同兵至、節
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
勒王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五十
餘萬騎、寧前後劉操男女輒畜金帛財物、稱其巨萬
徐徐從東行、諸陵而非哨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
前、發一矢、俛尾之出而已、收斬還稚弱馬者降或逃
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
中易、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五
答與其子會中國、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
十萬計、所獲馬皆爲下而賊亦小小爲寇、知恆時久
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開運、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
極、殺尚質、犯諸邊、又闖大同右衛、因之幾下、日者子
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概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
萬餘、騎子卽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
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
老矣、娶二妾、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子萬
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賊漢浮圖馬

其鎧長刃大鐵堅之若水雪然成一直、自者然不輕
與我戰、卽餘騎足拒我矣、宣大之開虜鋒而耕牧如
碁布也、三城遠外障焉、唯有降人在富者日夜殺之
火食星居也、然俺答竟不敢星居也、其衆亦畏若有
勦志而無據心、卽欲之有大豈我有哉、黃台吉日夜
批脫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
得虜柁矣、

三衛志 三衛

自且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安絕者則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五
如梁頰三衛焉、其人始爲元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
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高帝爲置三衛統之、自
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梁頰、自錦義歷廣寧至遼
河曰奉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西陟、正
梁頰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文帝從燕起、騎驅使
使以賂請、而元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之、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爲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長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元良哈等使
仍爲二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均以爲外

漢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敵無算宣德三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祿出界嶺口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至都督陳懷出古井口驗灣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幅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朵顏於虎頭山由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上卷

百四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婦子女詛善相媾而貪中國賜子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敗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用雖離失而耳目猶在也

哈密志

哈密

哈密唐書西域傳東接甘肅西距吐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咽喉元成祖威武王安克木帖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人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卽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下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皇明經世編卷之四王守仁言下卷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辛子孛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絀王母努溫答力牢固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嗣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卽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召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魯和伯之子罕慎貪而殘夫夫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罕罕罕欲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許請自上哈密下兵卽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

朕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咸詔襲于金昌有差乃行
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瑪王使哈密頭
目阿木郎勒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
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鐵謙經畧之成
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
罕東諸徭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
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兩甘肅撫臣請遣師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手露堂

襲破哈密牙蘭見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其脅
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
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
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收其遣
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
以陝巴等酒搭剋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
王陝巴悍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
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
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郎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

皆中國留音而得其兄請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
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
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遂拜牙郎走詔
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略之澤宿將也度木易兵
定乃以糧餉二千白金器皿入上魯番庭說令和好
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
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諱知兵罷即不肯
還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將降夷款兵請討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手露堂

阻勞賜金幣不出關于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萬寧山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捕殺之而使使攝瓦刺達兵掠土魯番額
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殺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與與澤有隙發其虜國欺罔反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發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中
御史劾王與扶私忌功延和為內主乃逮與成之起
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部御史撫甘肅

李連壇兒以二萬騎入日須焚廬舍剽人畜九時拒之出境輒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利敗之南首百餘即上言連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斬貴人璵夢用事廷和贊也知王璵怨之故力薦爲西師璵復上書解澤九時事且言連壇兒實不忒按驗當九時誣罔論成而璵出楊其境上喻連壇兒利害遷哈密軍東諸部散之近地連壇兒苦不敢爲寇諸國稱通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匱失矣尚書胡世寧略士也與璵夢善然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一

不甚直壇而極言九時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其害何如也卽厥兵不能滅上魯番乘哈密閉絕朝貢實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實不足結余之何獨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言可採也陳九時果而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拔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璵後而修怨然其略之策似長也璵夢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安南志

安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焉易李陳者二姓而我明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繼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奎爲國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奎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聞道繇老嫗傳至京應其寶詔切責胡奎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奎爲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大

一

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嵩授表於境事聞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未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楚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踰坡壘臨留二關而入族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宜光江口出泚水度富良江與大軍

會于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
湖濺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前後斬首三萬
七千級又破賊艘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
於鹹水關江水爲赤遂窮追李隆父子於奇羅海口
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楫
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趾
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
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
英國公侯晟等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隆等獄繫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季隆等
誅亡何陰謀簡定作亂爲輔日南王既復爵號大越
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
爲大將率兵討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萬等磔於京
諭
年而陳李攜復叛李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
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
自輔之下交南凡二獲爲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填
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皆息莫
敢動母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
而頗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爲土

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得詔赦
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別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
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百略相當
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
七萬往犄角于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
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自潰
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
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
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季隆等
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七奇策策遣
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書最
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說陳氏已絕凡再遣汝始
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
重利遣使人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敗元順天帝其
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鑽立一名龍僭號紹平僞
謚利爲太祖高皇帝遣使告衆以代身金人來問權
署因事王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之
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

子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改號大寶久之死
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諡麟爲太宗文皇帝
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已卯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僭號
天興明年頭日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瀨一
名思誠僭號先順請冊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
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瀨自率
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茶全以
歸弘治丁巳瀨死子暉嗣一名鎖僭號景統偽諡瀨
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泰貞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金史
主
一
下
諸
帝
年
而
死
遺
命
立
其
弟
諡
僭
號
端
慶
偽
諡
敬
爲
肅
宗
欽
皇
帝
請
冊
諡
立
四
年
死
於
弑
其
頭
日
黎
廣
茂
黎
炯
鄭
江
等
表
設
寵
信
母
黨
阮
仲
阮
伯
勝
等
恣
行
兄
暴
民
不
堪
命
阮
仲
阮
伯
勝
等
圖
竊
國
柄
正
德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阮
仲
等
遷
該
別
宅
逼
令
自
盡
欲
立
阮
伯
勝
本
月
二
十
八
日
臣
等
與
國
人
共
聲
其
黨
與
盡
伏
誅
臣
等
竊
見
故
國
王
黎
瀨
弟
子
故
臣
黎
昭
之
第
三
子
黎
暉
堪
任
國
事
乞
賜
莊
封
王
爵
詔
許
之
賜
一
名
澄
僭
號
洪
順
追
諡
諡
爲
厲
愍
王
初
瀨
生
二
子
長
即
暉
次
子
瑁

名錄偽封錦江王暉生敬諡瑁生瀨瀨被宮時瑁
與瀨俱先死故國人立暉而瀨之子偽沱湯王諡文
弟應以兄子不得立瀨妻鄭綏女諡妻鄭惟範女是
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暉非其意也暉既立
僞尊父瑁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
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範鄭綏與其黨陳真
弼關諒山都將陳歸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山
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範自立僞號天應爲陳真所
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諡一名椅僭號光紹僞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金史
主
一
下
諸
帝
年
而
死
遺
命
立
其
弟
諡
僭
號
端
慶
偽
諡
敬
爲
肅
宗
欽
皇
帝
請
冊
諡
立
四
年
死
於
弑
其
頭
日
黎
廣
茂
黎
炯
鄭
江
等
表
設
寵
信
母
黨
阮
仲
阮
伯
勝
等
恣
行
兄
暴
民
不
堪
命
阮
仲
阮
伯
勝
等
圖
竊
國
柄
正
德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阮
仲
等
遷
該
別
宅
逼
令
自
盡
欲
立
阮
伯
勝
本
月
二
十
八
日
臣
等
與
國
人
共
聲
其
黨
與
盡
伏
誅
臣
等
竊
見
故
國
王
黎
瀨
弟
子
故
臣
黎
昭
之
第
三
子
黎
暉
堪
任
國
事
乞
賜
莊
封
王
爵
詔
許
之
賜
一
名
澄
僭
號
洪
順
追
諡
諡
爲
厲
愍
王
初
瀨
生
二
子
長
即
暉
次
子
瑁
名
錄
偽
封
錦
江
王
暉
生
敬
諡
瑁
生
瀨
瀨
被
宮
時
瑁
與
瀨
俱
先
死
故
國
人
立
暉
而
瀨
之
子
偽
沱
湯
王
諡
文
弟
應
以
兄
子
不
得
立
瀨
妻
鄭
綏
女
諡
妻
鄭
惟
範
女
是
時
鄭
宗
強
且
握
兵
柄
於
其
國
立
暉
非
其
意
也
暉
既
立
僞
尊
父
瑁
爲
德
宗
建
皇
帝
然
多
行
不
義
疑
忌
同
姓
大
臣
國
人
惡
之
正
德
丙
子
春
鄭
惟
範
鄭
綏
與
其
黨
陳
真
弼
關
諒
山
都
將
陳
歸
自
稱
陳
氏
後
與
其
子
弁
以
諒
山
之
甲
逼
交
州
攻
殺
鄭
惟
範
自
立
僞
號
天
應
爲
陳
真
所
攻
退
走
諒
山
鄭
綏
等
共
立
諡
一
名
椅
僭
號
光
紹
僞
尊
瀨
爲
哲
宗
明
皇
帝
諡
暉
曰
靈
隱
王
追
諡
諡
爲
威
帝
遣
陳
真
攻
陳
嵩
于
諒
山
嵩
病
死
其
大
臣
阮
弘
裕
等
討
弑
暉
之
罪
攻
鄭
氏
鄭
綏
及
其
子
惟
代
惟
俊
奔
清
華
惟
鏡
子
惟
僚
等
奔
高
平
是
時
國
兵
柄
未
有
所
屬
莫
登
庸
陰
懷
不
軌
諷
羣
臣
推
已
典
兵
諸
軍
道
俱
聽
節
制
既
得
志
漸
除
諫
左
右
易
所
親
信
防
守
之
而
退
居
其
國
之
海
陽
府
黎
應
潛
起
兵
攻
登
庸
及
爲
所
敗
出
奔
清
華
依
鄭
綏
登
庸
乃
僞
立
應
僭
號
統
元
追
諡
暉
爲
襄
翼
帝
時
嘉
靖
元
年
也
至
六
年
又
疏
應
并
其
母
殺
之
而
自
立
僞
諡
應

曰恭皇帝是時諱尚朕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流居守偏都自稱爲太上皇率兵以拒諱平清華據之黎聰敗走又安又追至又安黎聰敗走又安州又追至蔡州黎聰走入袁牢國袁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悞死子寧甫七歲故臣黎炯鄭江黎高鄭惟嶸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水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五

五

平露堂

以武舉爲陳高參督後自拔歸黎聰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諱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僞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濬襲僞位號大正云而鄭惟嶸者以黎寧命來請兵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永上言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尚書已伯溫爲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黎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參政翁萬達多笑善兵能探伺情

僞伯溫經歲侵之乃聚兵使以聲制喝登庸登庸歸順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算諸州設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爲增兩軍和許而伯溫三司以禮服升璽登庸脫朝使跪伏壇下萬達伺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褒安南國爲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爲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狡狴中國賦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濬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五

五

平露堂

倭志

倭奴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非閩其國土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都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陸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是秋詔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兵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卽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

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者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各夫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賣寶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資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歛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恆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費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其

大大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兩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及敗之迨非至紹興勦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宥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鄉士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饒而閩浙間如商猾民視其利是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並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

醉飽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廉潔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千船盜淵藪破誅之而又截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憚備重足立其任宦貴臣相吻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統志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謀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其

嚴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妻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不支稠截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據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

所以恆勝也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比比崛起而
艤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
士兵討之而經嘗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
然經素賈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各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體猾果往連
累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王弇州集 七 平露堂

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亡何徐海入寇經巡撫阮鶚
彌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討之其進止
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令兵掩捕
平之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
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船主
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
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
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
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王弇州集 八 平露堂

人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遠甚遠而去聞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繇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繇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繇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其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繇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非多則至島沙門分艚或過其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繇丹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巖壁下陳錢分艚或繇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繇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歟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恆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

久不發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焚劫之權雖口在倭而其輒情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前鋒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子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富者有恩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其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貧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先非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喀密志大謀也夫喀密未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非而在中

上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
嗚呼亦未知之何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編

王翕州集

卷之一

王

平澤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三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款子 編輯

宋徵聲尚本 何 荆楚人

夏允彥煥公參閱

王弁州文集

序

王世貞

同姓諸王表序 同姓諸王

青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教睦之義蓋首廣封肺
臍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王王
讓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兩
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
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
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
楚漢王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李州兼郡連城
數十宮室百官竝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
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
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三 王弁州集 同姓諸王 一 千禧堂

皇明經世編

王弁州集 同姓諸王 二 千禧堂

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
牧積資累望始遷 equal 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
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太子之親子
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
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
及六代養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
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
娛樂或控西番賊城郭爲食邑又蜀府庫之金帛綿
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
精崇事寄亦稍重明興高皇帝損監百代以成彝
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木支異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燕王
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靖江上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
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傳以下
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
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
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

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族不得與講分
禮侯而拜謁可謂降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
爲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
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
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
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
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
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
二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俸奉推恩可謂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四

千慮堂

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歷而二十三王皆叔
父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竟不自上裁之則
傷恩縱之則傷法于是齊黃以品大夫之謀進而掩
襲時下僂肩繼之諸叔備備人不自保。文皇因燕
之成資奮戈南向催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
猛將奮力恭亦有天助焉高煦得前勝宸濠乘國授
用其蛤蜊之斧蛙起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
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談
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安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

於於縣官即小有淫泆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紫子
請官百世之禍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蓋斯日蕃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
浮繁一城祿請不給仕官永絕農商莫通於是碑王
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
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策困而無所措手乃
有諸減歲俸者有限官勝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
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
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四

千慮堂

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
西三都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
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里郡可以舉周晉
代韓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草給
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周
宗則其人不能上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
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埜
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
以自給年至六十始與本品服優之諸儀實自鎮國

以上以品爲冠服而古本陳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問親下不議上此有入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入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含置弗顧悉也作同姓諸王表

公侯伯表總序

公侯伯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爲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爲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五

親疎秦始并天下創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上而猶存侯爵爲二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主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饋貴可略推已漢高器遠裂天下以上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大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爲王雖非其意至白馬之抵而

爵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沐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

待有功者即功雖渺細或見錄天下之壞地不能侯

而國用則益侈於是苛爲之禁以何具適即渺細亦

見削而高帝身與其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

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典

削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其制略相彷彿中間雖以

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益爲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

末司馬擅制始復爲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

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領及居于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非魏

與非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勛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

封郡公侯或一人而管三四縣然同姓異姓皆不得

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

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

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

弟爲親王止一品其稍疏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

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通

降焉如趙公无忌梁公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

思品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駕東平王遂毀周制
而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皆輕卒有假案觀棟
派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
後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敘封王爵而其陳者與文
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于男往往以郊恩近進徒以
繼其名而已戶不得言錄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
其斯焉自泰寧之公兩國而公詞奈矣重貴之為王
而主制除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目于宰執如檜
如龜男如劍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
皇明祖世編

之世不第當官而具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
亮先惟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
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
之任入朝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萬軍中為大陣
督留節管轄帶清細屬不得預九卿事大氏視漢以
下勳隆崇云

高皇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子誥 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嘆
也曰嗚呼厚而裁潤而可久矣當是皆封公者六人
皇明祖世編

而與公功最人榮社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
之序而不授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批而不選
公永城封而取東勝封而奪訓詞蓋源平之斧錢焉大
孰敢有怠雖而賈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
之類抑何其纖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績侯者屬西番
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勳相錯封然至藍
氏之株累而幾若婦矣夫以馮宋公傳賴公之雄而
卒不免死嫌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即諱之猶不焉
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

昔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有餘載，自今以蒞，獨天子豈非爲於仁義，本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終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浮嫫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條皆坐法誅，命亡國耗矣。罔亦少畜焉。古哉！所以得聞少畜者，人主不睹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觀其先

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楨二公遂不獲一比肩，鼎臨而李韓公，廖德慶哭江陰，計海之奇寥寥，斬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絕世來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篇，興廢云。

水樂以後功臣侯伯年表序

靖肅功臣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侯用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洪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公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二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運進德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完。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靖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成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具它破軍殺

有戰亂當上之封者不與焉。噫乎。靖難諸將臣從
帝而起。以一旅之師。殲九之地。出萬死者。一戡而遂
定宗社於太山之固。此其誠誠巨然。英王定在軍
攻堅。疑危。而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有不
過三四而已。明論中山間。其具視曹竊未類。而下抑
何御處也。定與之。安南固自從。亦何能超賴川之
下。與蜀日久。復失之。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
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錢之廢。與
荏苒之盜。而綴數十。以至首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
皇明經世編

恩澤公侯伯表序

恩澤公侯伯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氏之爲一與王氏
之五侯。丁傳梁竇之類。口中官明如趙高孫程輩。起
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修之類是。二者皆能干數
章典。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輔。臣解體。而不可收
志節之士。輕視詔見。而不樂於用。明興。高皇帝母
外家三尺之胤。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于楊徐而朱
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晚西錄。尚主而儋爵。然
亦岐陽大醜。所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棧貴
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奏。施才九妃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恩澤公侯伯

之從子顯出相貴。邱入陪禁。鄭主建文。而胡會識者
以爲非不幸云。文皇入纂之頃。中宮猶在邸。而仲氏
已前開闢。人固憫其禍。收其惻。而執經者猶疑之。然
以中山之勲。寒天地。家有兩公。胙及百代。不爲幸也。
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奴。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
後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太師者。
然會昌主真符而不能易。入主之喜怒。壽寧建昌
能易。入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庭之進止。其極不
過貴高。其樂不過官室。狗馬聲色。其戚怒不過行間。

則雖匹而已世廟憤帝室建昌之績後報而繫保
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考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
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
故且半授雖繫汗馬焉它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
襲晉接乎榮華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
不敢以少思帝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擅
柄代有甚矣幸而未暨其竅不敢身甘封爵而正德
之亂其昆從以迨廟堂皆得濫等焉嘉靖之數方士
之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絀削繼之著爲令里萬
皇明錄世編卷之十
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作恩澤公侯伯表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追封王公侯伯

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指其
爵封以屬庇主殉義者故於叙事之臣必有贈而胡
大猷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
云蓋不嫌肩並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
之故不階極品迨即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
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歿也公則王之
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

它或以大愆麗辟或以微罪忤宜皆格不復舉都
督錄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
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使者至洪武二十
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急於修舉舉典遂寥寥矣
永樂初大槩仍高帝之舊而丘濬公以比詞失律
不得王而朱平陰以嗣公非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
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公而獲封
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伯者有舍爵
邑而贈公侯者有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
皇明錄世編卷之十
不必盡出獨斷政府與操制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
後主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追封
王公侯伯表

公孤表序

公孤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爲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
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
必備惟其人蓋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
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
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

丞相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雖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除其秩口上公至董仲舒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成聘華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然猶在水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白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詔國之臣非齊國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則又對矣宇文泰之魏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大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其事皇明經世編

徒司空環顧之微勞與言色之昵令朝拜幕加不可勝紀高皇帝始釐正之雖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皆長徐魏公遠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正不置據唐防閑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丞相御史官欲特置三公庶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者儒員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寄突理之任而亡句復罷師傳之官自魏公薨韓公雄亦絕響矣將下視韓公解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仁宗初即位謂羣臣皇祖考神聖無所藉異師傳卽彤未何敢於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展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部義自少保妻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當美稱耳非必有變理之責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若眞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楊廷

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
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
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久卒縉紳聚而譏之以
爲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師督周尚文錦
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譏
者何也夫變理貴之統務論道以施孔矣即公侯伯
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婉則譏非績崇則譏
非齒宿而資重則譏以譏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
譏不必也政和之制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竊謂可
皇明綱世編 卷之四 七 千五百七

東宮三師表序

東宮三師

東宮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人傳二千石至東漢
爲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爲二千石魏晉以
還雖並設三師而往往不備官大約太師太傅太保
爲一品下少師少傅少保二品上高帝初因勝國
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官事以下至于
坊局始實爲官臣然洪武九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
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

僕以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
滿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濫理省堂幾事煩日不暇給
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足然則以虛名破
之而已所日校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滿
勝傳友德領太師公益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
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
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
能領太傅尚書塞義金忠侍理璘璘領少詹事而學
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
皇明綱世編 卷之四 七 千五百七
獨僧姚廣孝專爲太子少師會 上狩北京廣孝與
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務輔
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仍爲虛銜以待文武
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三孤三少在尚書
上賓客在侍郎上故爲表之使有攸焉
贈公孤功臣表序 功臣贈公孤
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勛臣及
文武之死綬者其後有主分侯伯之典而罷于男至
公孤絕不以爲贈 文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

官中間僅一惜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自

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未及貴族追崇之然亦僅至尚

書而止蓋五十餘年而家室如也仁宗即位復置

公孤官以居莫公輔尚書表等于是姚廣孝胡廣得

少師馬京得少傅璽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

孝等始也宣皇帝寵寄夏原吉其卒也欲廣之而

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塞義因之文臣之贈公孤

原吉始也嗣黔公試之薨也欲王之則無功欲毋贈

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劾臣之贈三公自黔公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公孤贈
九
丁嘉章

官制表序

勳臣表序

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是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

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

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人將軍崇寵之

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為大柱西京之魏太師宇

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國闡敘

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為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

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楊帝

之本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為一二品階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勳臣表序
九
丁嘉章

右杜國者然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表徐達
得諸左杜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杜國左杜國
賜以先祿右杜國僅口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杜
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而至水樂初
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始忠誠瑞以下

皆得爲杜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
令甲爲虛設而塞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
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杜國而
文臣之有杜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王 平素堂

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杜
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
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杜國始矣弘治十
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冊
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杜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等
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杜國
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
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
徐階階不敢當萬曆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

當居正卒遂以爲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
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杜國在唐世不
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
一品不時滿杜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荆棘日
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
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取望之已益勸焉
上業道學上承古同及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王 平素堂

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
旨使爲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上傲宋益置半蓋
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
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庸敗折中
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爲置僚
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哉至文
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
右已益親上上所與謀學臣甚微稍遷至大學
士歲時養子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

如王三孫尊而官皇帝右文邊殺內柄無大小
悉丁大學士士命等取報行而吏部纂義戶部夏原
古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均而大
學士陳山等或解所開預登并無上輕重
恭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憲大惟始某今
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視百司乃
無重相歷何以相解為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
嫌過也威驅問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繇六曹及難
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象無敢告也賢者當之不只降
皇明經世編卷之二
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承
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夜見云

翰林諸學士表序

翰林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于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
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非門學士間
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
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
定品往往寄係於它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
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

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
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為定品如故元豐制
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既定學士承旨正三品
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為從一品視中書
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承高帝初下江南廢事草
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
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
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
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
皇明經世編卷之二
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侍制從
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
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
上十四年而改為正五品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
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
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
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
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
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

檢討門人從七品別爲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
列侍讀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蓋永
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八人入內閣
預機密典綸綸然自學士王景章解縉胡瑄楊榮輩
猶相繼領院篆洪武之歲大學士十奇等驟遷至三
張曙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於諸曹異
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
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直猶傳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
尊明經世編王命相集翰林者五下意立

中書省表序

自周六官廢而秦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相國
掌承天子佐理萬機漢設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
東漢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權移於尚書令
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下中書其長或令武
監或僕射其佐或參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
爲人上理庶務無所不統攝蓋眞爲相而名避之二

公爲貴官以加其資望之重者而南渡以後至元示
而正其名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參知政事元因之
置中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爲之左右丞相
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二品左右丞正一品參知政事
從二品參議正四品高帝定江左以至即大位仍
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洪武三年華下章政
事食祿者不在革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專權誅之
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
請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
皇明經世編王命相集中書省表序

中書省表

矣自餘年來

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

內閣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萬曆初

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詳勢重矣是不可不變而通

也作中書省表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本 何 剛愬人

夏允彝公參閱

王弼州文集

序

六部尚書表序

六部尚書

王世貞

尚書井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

其爲令承不可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弼州集

六部

一

王世貞

武帝而始創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參尚

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議

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誅白

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

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倖人主丞相取充佐山

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

作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爲

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

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

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

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今僕射及尚書

就八座其可否廢修即今之內閣而崇考功法誥責

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八

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

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備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

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它官選選選

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樞

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弼州集

六部

二

王世貞

分爲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

以其職入衛矣渡江後定爲吏部祠部五名兵左民

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六當是時六尚

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

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爲真相而今僕爲參執無錄公

則今爲丹相而僕射爲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

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參執

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

爲開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

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
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
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
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
能右相文部之十二亦人主爲之耳至德以後侍中
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勅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
爲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
射或以爲加秩或以爲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
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部

三

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
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
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
理財則以樞宰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
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維矣明高
皇帝下江南卽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卽吳王位改置
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
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
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

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
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
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
府而各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
隱然周世六官之燬而獨家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
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
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据五
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
文皇卽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收北平故
燕國爲北京設行部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
都司事永樂四年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略定鼎之
業雖備行九卿印以從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
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
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
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寶昌震息從
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
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孫留守南
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落行在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四

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輔行在官德二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重加三派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安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耶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予因政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非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爲重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露堂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堂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關則大夫以次選代咸哀之際遂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迄遂定與太引司徒仍三公故謂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人在內則掌藩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明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

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大司空徙於丞相御任之而却慮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歸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威貴威行朝省琅邪帝子之尊尚假赤捧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能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臺爲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于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吏行知祿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選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爲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書左右手病者也言矣明與其初制一循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十露堂

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孫愈數膺寄紙寄牛出而中丞劉基章謚理臺事其後江廣洋陳寧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它公交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十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大都督府因都察院而改建之者也都察院之職寔右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等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顯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攝紳大夫爲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指紳以贊其舉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裁矣高皇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卽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謀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恢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十

大勢歷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陞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賢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中官考序

皇明經世編

王會刊集

卷之九 平露堂

予讀范蔚宗所論擢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豈人才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弘泰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扶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保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之持之位主丞相爵爲徽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勳回山海呼吸變術露阿占則光寵三族忤意則象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茅分

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份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內室狗馬人食上木被繡皆割割萌黎以濟其欲搆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問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燼同焰息矣二方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蹂躪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闢暨非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深謀脅僭唐之階重昉自楊高輔國幽國皇明經世編

王會刊集 卷之十 平露堂

太上諜血椒宮爵擅真王例爲尚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俗掇李明復茶之諍逆雖強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根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寶不肖者爲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重賈爲外酣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白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衙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年之間而官府謚如也文

強珣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伊也億兆至魚鱗

北平真月天
冬月一

遠募雄略而近通胸算哉夫亦紫弟子之興凡且萬世深長計也然而彼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巨測壯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屏表若山縣抑然使關振狎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即令瑄表攝饒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復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市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廣莫寄皇明經世編

王會州集

卷之三

科舉

科舉考序

科舉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闕往往維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其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燭矯之設科取士白屋草裳庸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

朔漠以馬上得天子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行李膺於其族類有舉之賜分乃左右左右虜而左中岡採史紛建爵署惟意是以史館名亂然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體網羅或收跡枝葉皆朝起鑄未夕堂旃席洪武三年取讖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士多未脫佔俾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今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于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楊士奇之擢登劉皇明經世編

王會州集

卷之三

科舉

謚法考序

謚法

試考

予嘗有謚法通紀 十卷到其凡而序之所以標

先王制謚之本古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

明亦有紀而本其詳于是徧攷全唐國史之藏秘閣

之籍參以家乘而後纂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

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

字者二請於上而自釋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

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

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

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特制王偉得謚文節矣文

皇明紀世編 卷之十 謚法 左 平露堂

知之有謚自偉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偉始永樂之

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朝

文穆廣而恭靖之前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

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謚於青宮一品

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

代猶片舟焉持其柄而弗輕乎且夫魯王受子也泰

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

取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子宗室諸子尚有所也

文臣之有榮顯也則取弗掩也又榮之以爵也文穆

之以事也成幾窮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

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

孔嫔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孔嫔之夫之有謚也

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

而四字漸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浮也當世宗之

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棗則同列皆中謚及

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

氏之持棗則其子爲市馬井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

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賄不上謚也及身以罪

皇明紀世編 卷之十 謚法 左 平露堂

累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

之不可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賢利

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

謚有命官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

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表而取上裁凡

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公必謚侯伯之流軍府加

保傳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迄庶僚有

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

徐仲祖之類文臣若章議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
相武臣若劉王馬永上幼之類諫臣若楊瑄黃華王
思揚爵之類儒林若吳與炳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
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進之以謫可
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陳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
類文臣若陳希若徐有貞之類進之以謫謫而不盡
赦假可也又若丁謙者易之以上謫可也萬安劉吉
汪鏊張瓚者易之以下謫可也凡此數名皆所謂與
天子共謫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于嘉堂

皇明盛事述序

不後生晚當累洽之季而又家世從纓綬後竊有志
纂述古今公卿將相之盛庸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
斷通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貽貴不足
道而亦知微侯父子相繼僅終休幸平兩三氏而已
東京尚有該薄華腴玄纁羔鴈施自黃耆薛昔後輪
偏於白屋而聞西之楊汝南之哀乃亦有四世爲三
公者西晉之劉寔篤江左夢而甘魏門蔭相藉爵封

道一夫秉軸則乘朱且垂百輪九命弁冕則戴貂
而止十輩而李唐之史簡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
恩一事而下推必數十有指後焉亦不可勝數至
於元而眞王徽侯三帥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鐵木
之懿親則亦怯薛之華胄閭閻朱紫雖若蟬綿而稱
貴極麗貴者不參政紀尚自縉紳者靡開茅土經術
弛於統緒崇顯局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爰若
和氣炳瑞淵源流衍雖義取側微材錄自奮而門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主 于嘉堂

皇明異典述序

聖高復高維城保將繩絕振振其爲盛事豈前代可
擬故略叙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讀者知所未云
大國之有典也則號令處罰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

帝也。曰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為常者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行之則為常是故曰典也。自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誠臣之驛民而委之政既得政則經天子之所任唐牧侯伯而修之既修之而復緩用其自其後輒舉祖宗之人民吐稷而付之尚有天下舉五統之道臣而委之或既托孤而廢其主曠而放復焉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釣使使牙父而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使偃君位而朝諸侯其效也又崇以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流並哉及其衰也以定王邾楚之晉支尚能守空名之隱而不肯予以九合諸侯之奔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分而不敢渝并衰主之賢而劍主之易也其勢殊也明興高帝取天下於腥穢之虜勢不得不有所更革大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本年而始裁如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非異也易世而後或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已其他或不無一時之好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

然迂或飾喜出於燕昵而少所表或疑功歸之惟重而不為衡或假無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獨而不必當或立路於銜迎而不以言或曹易迫於本行而不暇執主之者快而旁觀者駭校之者以為常而受之者以為異也予故識而述之具有抑斥者亦附焉凡十卷以從臆日理官之後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明

貞不後侍皇言果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虜人酋俺答之諸孫把漢那吉者闖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大首以那吉故款宴縛致入泉井闕下諸夷解與交付號高世世比于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當保四命而至今官高世世祿親軍錦衣太學士舍亦再而其錫有縶繡裝疏螭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夷梯航車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賓人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道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

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
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錄功也天下之名知公
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
屈虜其雖四百倍戰也當邪吉之始入塞也遼吏以
爲一紙章已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承焉上言此
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車諭以風送敎逆趙
全等還我爲優待而遣之陰中其祇領之愛而制其
命其次俺答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賈子法使
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
皇明經世編

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
公一當生部長乎冠軍之屬粟發騎而躡蒲類驢阜
蘭盤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
揮於一塵尾而已善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
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千百萬
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任虜至于
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虜懲之
其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
固班班可及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
皇明經世編

粟發騎而躡蒲類驢阜蘭盤溫禺尸日逐得志如漢
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首豈盡匈奴丁零之
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生攸十
萬之馬虜空羣而歸我苑囿之監我不發一鐵而坐
弱其兵使之日媿衣甘食遐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
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
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典與李太尉會
昌集其論羌虜河非利害雖若指掌以爲孝宣武宗
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降萬之際每明良

者古人皆嚴爵侯國也林父以斧其之餘僅敗一布
抄于時獲復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
有承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績納虎豹之皮以請和
而晉相得志於鄰逐舉鄰之歌謠傳磬女樂之半以
酬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天子所以寵靈而光
大公名度不為侈也貞不倭竊因公之屬而為敘其
所以今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營手會
昌灼然並傳哉

記

皇明經世編

王奔州集

督府

五

平露堂

車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鄧陽提督

明萬曆之三載都御史臣應慈言臣幸得奉 聖書
領大猷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覓共寢事事小聞
然定不勝幸甚之處臣所領鄧鎮非抵華陽南跨江
漢西聯嶠峩而通東盡瀝水定制秦楚梁三藩之重
而又間錯蜀以不時廢屬兵事罷回已所領名為提
督撫而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典法以便安從事
雖亦用考功計吏領 方之撫臣寬其之而其點禁
者陽受束而陰繞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推理姦諂

古論之徒出探丸而暴醜糜至謁附匪弘治於今
木口午而叛者一殺倭一殺令三殺尉而禍未
已竟也則當具先臣之威弗事求毋亦縣官之所以
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竊以當 武宗朝額
實都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
軍務請詔許之 一切便安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
伍第甲充營三載而夷環顧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
若泥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鐵之
費臣不倭不敢守仁請那一切得此節制下尚書

皇明經世編

王奔州集

提督

五

平露堂

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 聖書為提
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鉞者士
制曰可於是都御史升受命乃為檄檄諸道以制襄
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以南陽汝以
汝之步有器子流河革挾其勦士若長來以金滿汝
以泰之委子泰鈐虎報饒膺經臨之騎步若長來以
虎中汝以巴賈叟兵自是黃頭石長來既集則為之
防而卒應無中後勁為之習魚鰲鵬鵬之俾而親
最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

產曰吾郡自是有師哉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去
 時中守城文武士西列長隊欲申是請各念其二尊
 人移疾去去而使究有不敵於吳者屬商之止更二
 使者既告而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
 司第各以記讀而公用治行第一人卿大埋顧謂其
 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斯錄更也世貞謝不敏不可
 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以僅勝諸
 流人而始服崇部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爲置閭閻不
 足爲置臺然其情乃在撫而不在怪何也今天下方
 皇明經世編
 治平能服解爾耶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以
 至耳孫不復知斯錄勸領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
 堂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餓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
 無其道苟有以導之則立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
 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平而文恬武熙磨牙之萌
 蓋日夜具聞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收而
 柅是故晉武之銷其巨源進而陳諷頴考選而始食
 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請諄言地方大災于成事
 而後之不佞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即不佞烏能

使是官爭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
 相與懷然顧名圖踐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弼州集

提督

天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聲尚本

何 剛愍人

夏允彝公參閱

王介州文集

策

王世貞

御房

皇明經世編

王介州集

卷之四

辛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過之使角

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

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糜

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弱敵一多而縮

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

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將孔臭偵帥者日

參焉率然而授之二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

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界焉使

之食半菽而禦處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什

若偃若蜩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

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掇我而

維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

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

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

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遇縮

退邇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

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于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

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

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

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

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

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

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

而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利而不問

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

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

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簡留人入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微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驕陣以誘之厥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思者也

策 唐書

晉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議遠弗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唐書

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拾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懼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瀋澗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喬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

不察而又嬌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角搆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弱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日厭棄其言也夫和者於其戰者而固削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固亡其戰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閱騎多然其志不過欲令衣箠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八十一萬戶中其要害也非必欲開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有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素無用之繒帛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解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鄰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財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惡是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謀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和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言以爲美而遽從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唐書

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 宗室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于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卿子以次裁殺卿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領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策也蓋三藩其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雖敗度棄禮以斬其社稷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祭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靖志故也雖然親王給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下庶人亦百石而它婚嫁居第資送葬儀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人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蓋萬人是益五百萬石果也天下有盜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蔽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

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薦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餅實利故至餅室而雖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沒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耳跡秋南際嶺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岩敗築其人之貢才力者靡不入而每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同之一戚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冀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五

則是周不得周呂畢散漢不得德向否處皆不得乎攸齊不得疑元魏不得魏周不得德唐不得孝恭侯絕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得族以不足用而厚同民以俱之是無國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必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亡烟而衣帶則其勢不能復矣民見民之廢箸留食捐妻子以俱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後窮而日爲之迫近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尊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

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條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兩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任其不肯者從事於兩而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稍有支也。

家 人才

三代而後御治者獨漢然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昔天子所嘗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

皇明經世編

王余鼎集

人才

七

平陽堂

悉視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中其節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也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矣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開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攸古節而制於外爲獨諸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卽不得自誇晃藉以上賦號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官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

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類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冤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蔡英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

皇明經世編

王余鼎集

人才

八

平陽堂

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盡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皆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秩滿而爲之破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虐誅其甚者而作其次者至于進取之途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策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不偏枯而後盡夫 高皇帝兢兢自折而得天下

今使雖蟲之士從容而靈囑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問夷狄之爲中國患也久矣。邇者蓋諠訐焉以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孳孳然聚天下之策而日講求之。而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犁王庭。而老上而勒石於燕然之類。四郊多壘。即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何策以洗其耻乎。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備虜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梁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質不敵也。賊便馬疾。圖研飢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累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

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圍。而爲騎陳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機不敵也。賊旣闢入邊。扼宜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受不敵也。賊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領爲主而我領爲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關即獵。其所工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關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應懲大懲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以至於關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流憲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關焉。而何以責之効力也。爲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爲我降族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我害者何也。是

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鄰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爲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僥於戰以虜供虜而虜得深入而入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蓄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臣則主寇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處歸久居則處疾中國之所以覆支吾而稍慰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爲匈奴突厥愚以爲中國之計左也夫縉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縉紳之士不肯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若其行而前固無衡虜介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國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技之其見虜而不設禦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執

穰苴贖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則是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姑略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爲守山西銅邊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鐵爲守者非必戰也我築小堡而并下大堡堡稍銳士餉饒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計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牆滾滾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壁以破其驕清壁矣堅壁以防其攻豈堅矣設疑而謀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宣山西銅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爲素兵者素微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
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始也。
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
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小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
勸，亦言之。其略曰：古者后妃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
音，其體繫太師，溫恩而解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
君，而日不敢以待上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
宰，上貞之，有司察齒，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
教也。能有立矣，道之禮，退閑則下，過廟則起，所謂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
露堂

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甲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
之末，暴秦繼之，入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
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為學。其始
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
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屈原而
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
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
皇之際，嬖于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
之末，宮家王休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于漢靈
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
帝位子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
入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
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藏，不以
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
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
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
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
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

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
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開武崇文之類大焉皆所以
語爲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
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
略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者傾從容談說經義賜宴
賦詩最後承繼傳格言爲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
進講曰若等脩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 文皇
帝而稍克廣其書蓋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召 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爲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
也 宣宗之爲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
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
唐文惠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未邸之間倖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於所瞻
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
海內其明年復不出閣之期以十齡奉間溫文日新
岐嶷入經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本盛美開

天下萬世太平俱本而卓犖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
爲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愚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
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于不相通今雖未
能俾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商學者亦寥寥采貞觀
至道儀範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啓
沃治道其諸察察亦聽生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
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
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因之民業艱
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他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見務令訓切不必宏深 人生時時考問觀其進否
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于坊所諭黃之官必選清方
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遠
語以滋譏競其內而保母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
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表
以開奢奢之漸率上之臣督其臣也毋以替御僕從
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爲私藏
太子錫識鳥類之書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
而不廢其諫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肅虞三代之化端

恒堂

恒堂

— 28 —

— 28 —

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也形而
下距小相葛鄉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
全資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結沒喝兀米張浩華之祀
而況不錫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
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
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
下距范甯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蓋者荀
況楊雄韓愈也至淳祐而蓋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
顥朱熹也至景定而蓋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平露堂

不乏也夫元荒靡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所衡
具澄者應之而況不爲元者乎明興高皇帝之
初念無以昭宜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議以李韓
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
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間
平一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
人從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
王東平王能寧國公貞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宗廟大典諸憾憾焉百上太祖

徵號及追上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吉進誠意伯
其從祀太祖位人主下而以僧故并廣孝使祀大
典降主亭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
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其廣孝謂其功足稱也獨白
宣而後家無聞者過也夫永平之世先文德而後
武功則列聖之不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者隆也
忍使萬世之後謂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
宋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
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塞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平露堂

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下肅惠之賢於樞而不得
從張定興輔之三下而父永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
位太師握環衛爲心齊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
不能與中山間平寬豈盡出世傑真下耶愚以爲禮
官臺臣當一建自下公卿大夫傳議而精敬之進其
灼然者不爲過也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
之道詔草天下神號而獨不及夫子且謂所封
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汝
真德秀吳澄先皇帝之世於文廟人禮念憾憾焉

凡再督美。幸太學。爵改上而爲師。師改像而爲上。
台改八而爲六。蓋前是祀祀者。今陽氣久已不問。言
言退。苟見焉。雖劉向賈逵王暢何休。雖聖主。亦且應
是。而詔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等。而祀于
鄉進。王通胡安陽時蔡元定最後以濶議廢。進歐陽
修。天下不以私修。而以公言。上通等。謂修學足稱
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丁明而獨衰。衰者。過也。大
治統輿道統而俱盛耶。列聖之剛德。揚謂教化。抑
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明以功而不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從祀

平露堂

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邪當嘉靖中言者請進
薛文清墳。從祀會議。且定矣。二沮之者。謂其鮮著
述無大裨益。太子伸其說。而誦其誦。今上初言
者。欲進以王文成守仁陳獻可獻章而祀之。復下羣
臣議。其高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
而予莫定也。嘗以以項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
道有功聖門。全丁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
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是與寂者。其流之
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二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

曾虛出祠。安陽縣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再一也。
自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議之。進其確然者。下焉是
也。然自高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位。
開創固不下鄧侯。雖以嫌死。帝尚爲諱之。名焉宋
公之位。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
衆。傳賴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下蜀功冠諸
侯。侯而問真南二百年之地。督其終於帝之末。逮
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數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承義
矣。縱不得從太廟祀。亦安別于其鄉。隆其贈諡。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從祀

平露堂

其後不安。使子文之勲。爲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
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鄒之介。胡布朱居仁之
祇。雖恭簡授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宰。似亦可
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
第東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先朝之黜漢。偏濫乎
齊錢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間宋儒於背
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
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爲若盧鄭等者。後其祀於學。而
劉向吳澄輩。專祀於其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

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上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周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遷陳范而皆尚其朝至勝固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陳永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作人上治道而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史

五

下

明史國大政附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修史者微之代出入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不盾否。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故吾欲用班固蕭何。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賢之所謂三長者而後成。宋以後事別列為編年而續陳永氏以備人上乙夜之覽不議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使諸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言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史

五

下

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皆為中國史。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為蓋。自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探是也。故經不暇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于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部闕缺而一部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惡故大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于列國國自為史人自為筆。至秦務師史斥百家而史亦隨焚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筆若存若亡則非史之辜也。祖龍為之也。執事試進操紙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西伯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與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有不尊桐柏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與宣平共和之詳者否。漢而下有不尊管仲齊魯六代明周唐者。無宋史而史缺逾元元氏者乎。然一吳秦而千六百年之人若頓而其跡若隔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史

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為最。紀傳者居其二。而司馬氏為最。左氏之始。求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求在人。重在事。則求於事。而不能窮及人。若於略而不偏。重在人。則求於人。其事不重。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叮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荀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復為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略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史 平素章

當後世類何述焉。而其他如法。潘祚。蘇子實。徐買。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紀。而為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故佚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詩。耳。自是而後。以人主之命。撰者則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狐德芬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煦等及

歐陽修。宋祁之前。後於唐虞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途舍是也。其自撰者。則代尤。思刻。珍。蔡。邕之為東觀。記。司承之為書。華。嶠之為典。張。翥之為。何。法。盛之為。說。崔。鴻之為。十六國。秦。陝。何。承。天。徐。衍之為。宋。齊。彭。海之為。代。李。百。業之為。非。齊。是也。歐陽修。紀。新。唐。而。劉。煦。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其。文。載。述。左。氏。者。宋。陳。水。司。為。先。氏。故。好。為。史。而。當。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繁。資。治。通。鑑。以。上。之。起。周。或。謂。而。後。則。非。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制。正。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史 平素章

而不書有所裨。則竊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為法。然世主賢良。馬人。明典其治。統政。能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石。室。之。間。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革。除。苟。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諱。也。輸。款。而。其。其。知。義。疏。節。而。其。乞。哀。乃。至。英。憲。孝。之。際。承。如。孫。者。陳。腐。及。洵。博。野。焦。泌。陽。之。輩。往往。陽。張。其。膽。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此。或。古。閣。俱。於。仁。孝。之。中。試。原。金。於。鼎。定。之。間。將。何。所。取。哀。其。野。史。亡。慮。

數十百家其在 朝者修郊而滅其公是遲已而吹
其獨非在野者創一時之耳目遂爲目信它人之舌
而謂爲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來猶具生乎世亦遷轉
履歷而已要之則非搜墓者史中之具而猶是嗾人
之美而歸已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佩韋
之問而有請夫班氏終其父業而沒者以私史問之
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續成史
以獻帝之世天下目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悅修漢紀
况於今 聖天子秉 磨詰履 昌運日以 文教

探海內而公卿大夫燕於墳典丘冢之業者哉有如一
旦悉出金匱石室之闕而錄其所以授夫載筆之
臣而後以郡國志記及何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
使一試博之士其類其是凡而闕裡邁古之才澤
皆其當事會典之所經見事之所職六尚書之波臨
公之書以是而後而我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
前代是事體雖重人內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諸
生士大夫而用宰民之鑑而達涑水氏之忠所以
是而擬司馬遷各所謂迴鑒者而士之廟祀諸君

進讀於燕間而致座之末迴清曉於乙夜其爲益非淺夥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筍而駮不馴獨爲不易也然志專而潛不雜故大左氏司馬班氏壽與暉也月晉唐與宋之可徵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新唐而不傳無他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毋亦雖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頑焉而謂無人愚故尚欲去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詞故尚書家語而飾略之以爲不朽又生不遇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諸世家外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明世編

先生有云曰馬氏而後生也不能爲史記矣以所
係重之不若古也誠然哉然簡渾而詳明無枝
無晦事會其幾乎精矣日本之成書也

皇
清
宣
統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六

華亭

宋後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閣公

周立駿勅諭

董軒

杜延輝清寧參閱

劉付御集

雜著

記任公事蹟

聖後

劉脉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

以世宗二十三

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簡儉弘諒廉武仁恕其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聖後

平露堂

事皆以求誠篤之不以市名入謂照照專爲惠公蓋

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後弊聞時承平

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

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

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調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騎

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

月又犯太倉蔡中丞承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宗

適有飛語蔡遂如蘇徽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斬暴公

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

介青臨陳士以公渡之無敢不從得賊鋒銳甚勢不

敵屢戰常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驕之隨所向設拒

敵水已屠與士雜行濡而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

措飲水同勞苦且踰勉以右義烈事故士遂端心與

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

微覓公嘗衣公衣爲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常隨

清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十始得得入遇之矣謂集

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兄之趨濱水梁已微丈餘

而過追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聖後

平露堂

滿範斷之爲公疾猶強力起迎衆憤公壯氣或上

其快使考徽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

出洋中戈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徽公

率師四道兵往擊適新寇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

月命將湯克寬來討湯雖世將驍敵士僑上又不相

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士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

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

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月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

裨將盧寧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

與鐘夾攻以擊燧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禦
大壺之賊奈慮士以背懸不盡力舉焚其屯追至青
付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家突去上海攻
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
橋召家墳又會鐘榮具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
分遣掩之而身與革公邦政及允寬會華亭設復敗
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逼內地公跳驅至常熟
與其尹設梯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
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驄降諸屯賊皆會集傳
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磨意除道覘望群醜坐甲
斷遏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而登公率死
士飛刀斫之連發縱碎其首矢石支下相殺傷其衆
又縱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婦謂我易與
賊可以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壘六月賊三支
自柘林分道逼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既梁恩以
真儀兵覆沒長兵利鏃皆爲賊得借以攻我將將萬
表又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衆民逃避無所號呼
震野焚掠慘不可勝聞不敢收擁衆蹂躪乘陣皆望

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絕絕而墮公適還自真儀因
何坐視之縱有規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衙門令男女
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竄入即縛訊賊以爲語累日所
活蓋數萬人復以蘇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
吳江兵用稍緩逸之乃東所獲餌我因得還至平望
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潛崇德
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刻期欲截之不意會吳
江守已回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
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懸舉
悍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永熊
公等擊之太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敗五月又一
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
賊漫入川濱恣其忿然爲我所扼不得逞由常熟去
在柘林者復來陸潛幕府又移公令諸師爲之戰始
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戈兵塞之嘴
上自辰至申賊被殲斬者八百幾載焉六月餘賊二
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
有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

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徒號歸居喪振毀過甚又以前書不顧身榮犯大刃傷殘通體疾大作亡何卒邪人聞而甚哭私相與祖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爲祠郡內額以褒忠成時祀守祀漢大以公祭祠卽質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節禦忠皆兼有之矣嘗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嫺戚黨族無不敦恤至行乎備卽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不逮養爲憾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常事變惟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貴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于魯堂

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寇始卒又親所親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闕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歲直載之書不以支

蔣議 選任將帥

古之將六卿之長也執鼓以令衆其謀慮也先國而後身其使衆也若屈伸臂指之無間其征不服也有放伐而無逆戰故君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授之斧鉞曰從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廟宿于廟以授旗鼓推轂而送之其待之隆如此將既受命于君乘車四門而出必死無反顧心則雖未振鐸作旗致三軍之衆樽俎之間已知千里之外其克敵制勝非始于鼓之日也後世之將既異乎此故將之用一時與時之求善將也二者何相悖乎忠非不竭于奉上乃不能免其身勝氣遠圖以讒傷而覆之或倚待于將者甚至而奔敗相屬覆亡不暇此非授之不慎則磨揚之任固難其人哉夫常才不可以應卒變兵便机詐又不可以常形禦之嚴令必罰斷擊不諱平世之所難行奮死犯難磨腸涉血上不能以必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于魯堂

白刃在前介馬疾馳聞金鼓之聲氣不能以自強故世以善將名者必出于累戰之後方草昧未定則夫人而非將也及累世熙洽則夫人而非怯懦也所謂退有從容假仰之安進有危死傷創之害人情自非迫於不得已孰肯甘之而無懼哉今時五兵不試戎車不駕爲日已久如往者東向之役將皆中外重臣一貶之選雖有充捷竟不能摧蕩兇醜殄滅之也嘗驅六郡良家合百粵剛士成師而出一呼而潰者數矣其以凱入者無幾也至于百夫擐險萬人守之一舍而起無不被靡靡易卒繼而去之耳將亦屢易費亦無笑士之傷殘者亦不可計其能無忠者以國之電雷相繼歸命遂肆之于車井能力而拘之原也顧以移巧致之功誠有焉謂之善戰可乎竊怪以國家兵勢之強盛器甲之堅利儲積之富厚然終不能摩壘面一戰我方車馳徒走彼已襲擊凌遽其來無期將卒錯愕無所施力故以地利則我之所得以衆寡則相懸以智計則彼直役而已非有兵謀戰陣之法也

也

而後已引退此以不繼而敗也卒遇伏而驚馳突猝至遂亂不可整此斥候不設申令不嚴而敗也士方大集不乘其銳而用之復違其長技置之迫厄窘束無以騁縱疾力所向未定而机已泄此怯而寡謀以敗也故海上有事以來死將多矣豈不投軀赴命殉節扶義哉然大率皆天倖以無乏絕乘危險而徬之非有成謀以效死也唐獨能償其貲乎或者謂文吏帷幄運籌而已買弓挾矢而馳者介冑之士也將必藉焉以爲功故自列校起行伍擢旄節材武驍勁善養死士得衆心者此戰之資也而勝不存焉捷煩騎射青齊蠡勇楚越標捷此戰之具也而全不存焉夫將必明于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先後之度內全其卸遂樹渠之係外固其險阻難易之勢此戰之主也然非所以用戰也且今之所當值皆自戰其地又非有大敵皇雄難禦之變也又非懸兵束馬廩根深入橫絕萬里窮討伐也所有事不過赤子弄兵潢池與虜盜邊境而已遠則鎮戍相望近則部使者以時撲遏尙何難哉然少一觸之輒靡沸而起

不可禁也。況有越于此可無重慮哉。語有之曰：勢之有形時者可見而學也，道之有偏籍者可誦而傳也。兵勢者無形可操執而智略者不繫于法言所不載也。呼吸之間轉負爲勝，決之俄頃而發之莫當，與鬼神通謀造化，合待凌人振地，抗秦餘蕩四海，迅若飛鳥驚獸，故建鼓不出庫而莫不悽惻怖伏者，戰之上也。然欲求之于倉卒乎？將預詢咨羣謀試用而徐進之乎？欲困于世曹象賢而用之乎？將不以類拔于奴廣徒謀，羈旅乎？欲獎其振矜之氣，驕而弗抑乎？將取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九

平露堂

王本常集

策

江西武舉策

戰守

王世懋

問彭蠡爲江右巨漚，天險所積，繇來遠矣。然先

興兵革之事，不聞戡伐之勳。唐而後略多事矣。卒民貳無足稱奇者，楊東安、涼攻南昌，我太祖高皇帝提舟師救之，大戰彭蠡，遂殲巨敵，以有天下。後二百年，通藩倡亂，則有王文成、彭蠡之戰，俘厥孽醜，實談中興二者誠豐功矣，而皆在彭蠡能一擒揚其盛歟。然而友諒之銳或曰破于六旬之攻，不濠之威亦云挫于皖城之下，豈其功有不專在于戰者？昔人有堅壁不戰，委之以梁而自敗有挑之使攻，而兵自潰於郢下，其事得無近之歟。夫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十

平露堂

海內講兵者云：江右非用武之地，而江右之士非兵家者流也。愚生痛病此久矣。執事循故典，程騎射，募入發之士而策之於關，乃以彭蠡二戰助下詢，令士得張而侈之，甚盛心也。卽文弱儒緩之士，慨然有封狼若晉之志，明生故業，挽強而冒鈴書者，間從田畯

野老指示昔日戰爭處則餘皇大采隱然在目登康
邱而撫遺蹟鷹揚先綏之士身若寒湯其間其能無
一言以對嘗考之禹貢云彭蠡既豬又云東涯澤爲
彭蠡而吳起述三苗氏之險亦云右彭蠡蓋自古紀
之矣意其瀾漫沮洳入設險固必常有警備之良策
戰伐之奇勛出乎其間而前此何其寥寥也蓋天下
興興伐之術者曰孫吳言攻守之善者曰韓墨非在
中原則在吳楚而此地常爲後爭先服之地以故漢
唐而上陟有聞焉五代時鍾傳取洪州遂跨有八州
之地其子匡時弗能守也楊氏不血刃而下之歷宋
南北二朝代稱樂土元兵南下宋社既屋而文信國
猶能以領古義兵奮袂興復仰大勳未集而義聲已
振矣泊元之亡陳友諒以弑君之役吏奄有楚東西
地遂我上游我太祖高皇帝給之來攻乘勝而西
遂一戰而破九江再戰而下南昌臣信臣精卒列守其
地友諒乃以斬鄂之游魂盡銳來報嘗提數十萬衆
丁南昌城下日若無堅壘矣我太祖高皇帝徐起
而援之友諒解圍退入鄱湖以拒維時以六舟首敗

其鋒者廖德慶之奇也力脫上舟于膠者常開平之
銳也韓將軍殺身以代主劉文成畫策而移舟於是
康耶之水赤而巨萬之衆殲單舸之尸逃而銜璧之
勢成矣識者謂我明一統之業定於是舉偉哉彭蠡
之戰其猶在鉅鹿昆陽之上乎二百年來恬愉嬉遊
而吳淞楚戍之禍忽發於狂童誘我盡戮我我忠良
踪南康驟九江長驅而下大江計不及顧以爲南服
在其掌握矣時則有若王文成湛出上游而討之宸
濠聞故巢之傾懼而還聞維時失謀討賊濱死而不
退者伍吉安之爲烈也揅檄提師雲集而夾攻者邢
戴諸守之爲多也擲火而燃舍返風噴呼而官亭波
立於是國師僞將驍首而就擒孺子惘妻雪涕而晉
瀨識者以爲世廟中興之祿孽於是舉偉哉彭蠡
之再戰其有光于康山湖口之捷乎夫是二者之功
誠茂矣若以愚所聞知則當時守將之功尤不可泯
也司馬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
其所攻又曰怒而撓之佚而勞之是以吳楚連兵挑
戰周亞夫臥壁不動委之以梁而敵銳自盡沈攸之

順流東下，柳世隆晉而挑之，攻計攻舉，而萬里瓦解，由斯而言，戰功最矣。守亦要焉。方安諒之攻南昌也，以傾國一衆之師而攻危疑未定之郭守，其入自不終日，乘勝而鼓譟上流，中原之賊未和所歸矣。非朱文正郭愈聚，言揚之數，張子固効解揚之節，何能渾寇六旬以待。皇師之王聖愚，故曰安諒之破南昌，將之功也。方之安國，特重有餘功矣。安諒之攻安慶也，以二郡摧破之威，而當人心易搖之危城，一失守，勢必長驅縱其無成，而龍蟠虎踞之故部危矣。皇明經世編

之遲于必復也，告急之使至矣，而懷猶遲遲於寢皇之外，寧其以一部爲餌，策敵勢之尚強，而共守之，猶有餘力也。賴兵六旬，師老則憤，此所謂強弩之末也。然後鼓行而上，遂遇其蹙，彼氣竭於三鼓，而我銳用於初至，蓋以逸待勞，反客爲主，不待費師之矢，然而虜已在吾目中矣。日縱敵數世之患，高皇帝已爲照而計之，是寧可以歸師避也。斯謀也，其所謂帝王之謀，出于萬全者耶。王文成之討賊也，檄文甫布，義師未集，而首爲攻南昌之計，策豎子之守，無素備也。賊且順流東下，而吾猶遲遲爲追擊之師，豈其以賊道君父，裁策吳淞之必出下策，而麗治之必反救魏也。傾其巢窟，係其罪人，此所謂破竹之勢也。彼縱欲而前，不顧而烏合，內顧之上安能迫之，而東我有先人之氣，而彼有自潰之形，蓋攻其必救，擊其情歸，不待勞績之助，舉而奴已落吾度中矣。破此朝食，誰曰不可。王文成已屈指而籌之，是安可以窮寇避也。斯謀也，其所謂節制之師，好謀而成者耶。要之天下大計，不外乎戰守，而戰守之要，莫先於用謀。其攻

之必暇而戰之必克也兵法所謂廟算勝者得算多者也彼攻之必堅而戰之必潰也兵法所謂廟算不勝者得算少而至于無者也知己知彼以多應無是以成敗若此昭然也論者不悉用謀之本古所謂天僉是安可與知兵者道哉抑生聞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臨事而為謀者也備于無事之時以待大事至而辦此慮事而為謀者也方今瀾波不揚商舶宵濟無故而談兵人且見胡廷臣故不幸有叩閭宵柝之儼國何以爲守卽亡論朱邵之爲守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第堂

度有能如張如揚惟者乎卒然有霍若跳梁之虞兵初以爲戰卽亡論常廖之爲戰將度有能如王如伍者乎蓋器子重而面存宋停連飛矢而下頭彼非習爲馬王者猶然盡黃矣而言及功則始幹之士以紱纓丁振爲業者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七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趙軒

宋徵璧尚本 李 雯 何章

董中士閣參閣

江司馬大南集

疏

江道昆

前鎮善後事宜疏

臣惟今之舉發草率于前當事者之所經書建議者之所講求無遺遠矣臣以愚昧奉使行間官守鄉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前鎮善後事宜

江道昆

身親而聖務實臻于日繁欽遵 勅諭臣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奏聞謹以前鎮善後事宜條為十有六事冒昧以請伏乞採擇施行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前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軍事積廢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顧不給恤臣值帥中外相蒙于時督責雖嚴姦利溢起法使行於總督撫鎮間不及於分部偏徇但者庚戌聲聞乘我不備其後聚兵諸餉彈藥內之器互以奉一區益庶幾乎有清

矣廟中歲糜甚至則飽歸當事諸臣豈智力皆出庫

下邊人謂中國失象天者商諸其一則罪罰不平其一則經受置太亟故也凡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佔地

在兵備若常則職整飭過繁則職監督在副總兵泰將遊擊分區則職防禦過調則職應援有成命矣太守備不設軍應失機其罪無赦更考往事督臣棄市

者二人撫臣論奏省一人謫戍省一人鎮臣奏戰者

一人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居七八而監司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即濫用監司部將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前鎮善後事宜

江道昆

井支網所該錄是而玩惕畏夷尾大不狝監司自執刀筆開白所部足以持境內短長昭昭然芥視諸將而蔑視督撫部將往往附聲勢干督撫上將之權其或不從輒布基語筆轍下及虜且急當事者微部將赴之友結語口乃公負越行開輟車且至行矣我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前鎮善後事宜

江道昆

能戰比失事當事者業已抵罪此輩猶復在軍代者至率以姑息救人心或有方為之先談而此輩進矣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彼雖有殊才莫措其手此罪罰不平之說也

此罪罰不平之說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前鎮善後事宜

江道昆

此罪罰不平之說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前鎮善後事宜

江道昆

此罪罰不平之說也

理踰垣而入其聚必倍宿而後止。乘其未集而略之。一利也。既聚矣。宜必散掠田疇間。散則四施其德。又一利也。既入而出。凡三百里。日夜不少休。滿載而往。輜重爲累。乘其出隘而追襲之。無不列者。若郭虎之截潮河川。張臣之尾林捷岸。是已。石胡之寇歸失道而奴者。相藉于塗。可無追兵。業已踰險出境矣。則明驗也。先朝一聞虜入。輒遣當事者。即有可乘。莫爲決策。及代者有人。宜未即至。未即取。辦倉卒。宜未即知。便宜遂使匈奴橫行。而中國之兵卒。于不振。此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臣未承之說也。臣請遵照律例。申飭總督撫鎮兵備。及各領真官。功罪所歸。各坐信地。乃若總督撫鎮諸臣。莫片信地。虜既入境。軍已無辭。姑各其相代。出可親帥將士。決一死戰。其或無功。足贖罪。付十師。此則罪罰惟均。咸悉如居樸代。事機不失。功可及。上系偷矣。

一分責成。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事也。諸邊防固戍守。實行伍。輯上民。巡撫事也。町間諜。謀降。舉劾。教練。嚴約束。諸部內審機。宜討敵。調勝。總兵事也。

慎出納給餉。以時。戶部分司事也。足食。調兵。巡工。調土。慎聽閭伍之訟。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族之帥。當一面之守。守必固。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語曰。十全之長。非一狐之腋也。臣先欲通論功罪。其謂是與。臣嘗歷諸省。視各邊。廉廓不踰。所不者。惟將權輕耳。虧爲天下重鎮。領獨不然。比年稍振。舉之猶多陵替。即如發人興興大役。而總督撫鎮未始與聞。有事調遣。師行。後從。而總督撫鎮不獲自遂。人者。侵官。小者。衡命。輕者。凌節。重者。擄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漸不可長矣。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調度。天官。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緝。不豫。罪有總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致失機事。罪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監司。部將其間。或有壘關凌蔑。誣罔者。即于非法。均爲不臣。聽總督撫鎮據實奏聞。雖有他長。在所必斥。自後課功按罪。悉遵責成而行。如此。則守道官不相凌奪。同心同德。無或差池。此其趨也。

一事權。臣竊見各鎮邊防事畢。則督撫歲課文武。

督吏功罪以聞過者督臣僕果前員而不受遼東保定益自隆慶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式將吏之上總轄于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手請自今始凡三鎮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將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不移於事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特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特給旗牌蓋節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因而底績者亦多矣乃今肅遼保定巡撫本請旗牌下之則懼受任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易假耳說者又謂在餉則督撫同境在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口在戒嚴尤不可不給夫遼東則誠然矣肅事近以東防為急就近調援撫臣職之保定上衛京師內防竊發外備深入不無事矣今無比照福建廣西撫臣事例均給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天威制勝關外尤便事也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繇功繇發縱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賞有差功繇衝鋒決戰則將士居最自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士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於在事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

令他口失備謂亦如之臣嚮所言件事是已臣前自今論功罪狀勿取其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責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之至要也與哉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其有奇正經正則有定法權奇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程其備本部先期申飭該科因事指陳無庸贊一辭矣然此則經政之經也兵之正也藉令有事則虜形未可逆睹軍事未可豫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不給先朝每聞薊警蔡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

孟庭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廟謨亦必信宿而後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里矣即猶可及揆之事變不啻徑庭掣肘則害成從心則淪命兩端首鼠復何可為頃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諸臣會議亦時時屬目遼東比見傳烽則報警與報捷俱至四月有警撫鎮就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已遁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假令中策之徒動遠畧耳雖當局或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如一見臣請自今而後如或薊以警聞朝廷一以

欽。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專。心。致。志。因。時。制。宜。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願。以。不。御。御。之。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此言易煽邊將鋼于
積。襲。憚。丁。更。張。翳。此。成。風。賞。同。伐。異。其。者。高。踰。長。噪。

睥。睨。總。督。撫。鎮。之。間。怙。勢。借。資。于。進。務。入。或。不。得。逞。輒。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及。狀。雖。其。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事。者。懼。矣。臣。請。通。行。中。微。境。內。諸。將。務。在。其。濟。時。艱。如。後。評。上。行。私。造。言。生。事。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即。行。論。劾。罪。在。主。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人。心。息。邪。說。足。非。不。素。上。下。相。安。邊。事。之。利。也。

一。治。標。兵。臣。聞。餉。鎮。始。設。總。督。分。部。餉。西。于。時。主。客。稍。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強。矣。巡。撫。分。中。部。治。遵。化。其。標。兵。強。者。半。之。總。兵。專。備。深。東。標。兵。具。數。而。已。先。年。餉。無。定。額。密。雲。獨。優。遵。化。次。之。深。東。僅。僅。不。給。乃。若。者。路。有。失。罪。在。各。營。而。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興。大。衆。畢。發。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比。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定

台。陶。湯。泉。則。密。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來。使。關。密。雲。

則。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遵。化。標。兵。守。濠。東。虜。

薄。嘉。密。雲。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獨。留。虜。犯。

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

懷。一。級。爲。功。大。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

令。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自。快。親。附。

驕。惰。相。成。居。常。則。違。約。來。棄。中。兵。遇。事。則。避。艱。難。擇。

便。規。項。臣。部。署。額。兵。手。正。其。籍。號。標。兵。者。易。名。援。兵。

春。秋。兩。防。亦。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大。練。兵。者。總。理。

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更。則。總。督。驗。

視。分。別。具。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

門。而。責。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兵。預。

赴。密。雲。尉。剗。教。場。先。閱。上。班。兵。馬。分。別。等。第。即。送。軍。

門。過。堂。乘。此。時。比。練。密。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爲。之。變。

置。不。用。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遵。化。會。同。巡。撫。比。練。

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照。例。會。比。本。標。兵。

馬。完。日。撫。鎮。通。將。嚴。最。及。行。過。實。跡。各。呈。總。督。另。疏。

隨。上。班。兵。數。等。第。奏。聞。即。今。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平定

無分彼此，自後標兵功罪悉依調發各地程期多寡，重輕俱照各部同論。如此則法行自近，一視爲公，諸部無間言，而各標有實效矣。

一、固封守。臣惟勸增邊臺，經制已備，邊境垣畢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每堵衛置視木二三層，則甃石者爲速成計耳。第恐曠日持久，木朽石蝕，不出十年中，潰殆半。乃今欲爲更始，工力不支。議者欲就墾下牆基，衝牆加築三和土，牆高三尺，下修上削，附牆相依久之，土石一家，風雨斧鑿不壞，厚下以防中潰，利賴自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下

召多異時，即有傾頽，旋可完繕，其基固無慮也。且附牆而削其上，無能置足，其間彼雖或有乘墉壞垣之謀，一無所逞，計莫便于此矣。臣請俟臺工畢，然後議行，畫地分區，各繕其境，以口計力，以人計工，五年七年可告成事。

一、開邊。臣出關塞外多沃土，可耕且臺垣，睥睨相臨，稽事易舉。邊人坐雨不便，棄而不耕，蓋以出關之禁甚嚴，即失一人，當守者累，于是諸戍重城守者，非百緡不購一人，幸饒其食，彼且何邊人如射隼，騰林

未弛安取自緩危機一也。昔在邊人地不入中國版

圖異日或以開墾報官司司司且籍記之矣其後或

科屯課將爲厲階二也夫南兵宿臺列戍以爲常

其人皆起田開習耕稼開邊利以資遠戍夫非因糧

于敵乎哉顧禦人國門無延道路者籍籍相聞如將

拓邊安得一無所失況撫蘇之利開伍必資雖欲禁

之祇蒙上耳臣請下其事總督撫鎮相度近邊可耕

之地分給力耕之兵定其程期分其比耦使之通力

合作計地均分每遇農事之期依期結伍而出荷戈

則戰荷未則農仍先諭半口夷人毋爲虜耳目俟畢

稽事各分所獲易賞賞之他若一二畸零不許違期

私出萬一有失人畜先諭諸夷責限歸復否則削其

撫賞如事不踈於守者量情論罪令得立功自贖勿

復苛求雖或歲入有常悉聽耕者取給勿復起課然

蘇亦用此法但不許各官掊剋科分此亦富強之資

中國之大利也

一恤軍丁臣惟諸衛聚列甸服自昔未有兵端軍戶

慕庶優游家給人足例徵後府朱歲則皆准正之供

諸商小之固非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
既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即有一二老弱。拔與不聽
重以歲例柴炭。單改送。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
千緡。方今歲竭中國之力。以奉餉。昌額又歲竭薊昌
之力。以奉後庭。即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俾獨何議
者。謂各省都司。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半為各餉所
豪。帶侵。賒漫無稽。查第百各撫按。過年就數。內徵取
之。仍以資分大小為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
則三百。行都司各二百。每歲都司進表。即令親解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四

卷之

十一

王露堂

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也。又謂山海居庸
紫荊倒馬等關。舊制亦隸後府。歲計關稅。當不下六
七千緡。居庸居庸之巡關。今改他用。英東西各關。則佐
勦遼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改納。武庫司
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處補。如或歲入乘除不給。
聽總督動支。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

一重嚴關。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額兵少。稍
增。皆益之比。聞遼東出入其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
關。保衛扼遼。最為要塞。地重兵薄。旋議增兵。即合督

撫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餉。月糧布花。即就額餉內
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候類題。允行。以便遵守。及照
各關莫重於山海。故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
司主事一員。職專議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
便宜。則云。先年遼東稍饒。通遼者少。比歲兵荒。相繼
遂多。越關即當關。窮品得情。其文通解。彼中巡撫。輒
以公文無印。遂致持疑。往返不報。卒無歸着。殊為不
便。臣稽令中部。屬出守關者。凡照差出巡。按御史事
例。特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有居庸紫荊倒馬各管
關。同知通判。近已各請關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為
喫緊。亦應比照各關事例。一體請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一

卷之

三

王露堂

一據險設。臣聞曹家寨舊。則自黑谷關外山。高摩
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
地中。顧惟諸寨。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
亭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止。相去僅七百丈。足以扼
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衡為城。七百雉。經接遼
城。即築七臺。據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為矣。臣請
以舊邊為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為內險。兩存不廢。即

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但本路邊警正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應于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廩糧林草傷人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定又查得太平寨崖子提調一員計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單薄備廣難周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額治邊百二十里其後分制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以擦崖子界內自白通子起至白羊谷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事易集矣

已而勉應之本營隸榆子嶺地方界切西邊馬夷久絕撫賞問諜不通萬一疎虞去郊開墾百餘里馬舍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以該驛移置人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為適中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檢馬匹可謂殷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廩餉餉程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近年影射軍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屯營舊有潯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不敷行者又或橫索於本營各將官亦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歸潯陽驛協濟煩難潯陽去喜峯口九十里如遇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

遼東善後事宜疏

遼東善後

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其重語役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否近年專設總督兼督薊遼得之矣顧自聖祖開闢拓地併治九邊邇來力詘舉廢不遑辦給由是薊先遼後從事愈難臣嘗從行役歷計之稍得其槩惟條十議昧死以聞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鹵多市中露積正烽火罕至遼地則皆備食故月粮折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耳比者歲凶寇虐不殄則殲宅無存入澤景野饑饉七年往矣遼迄今出沒境內無日無之側足畏塗不絕如綫雖有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死猶或不饜糟糠假令生齒漸孳井枵腹不可粟價累倍而軍粮仍折二錢五分隆慶四年以前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缺一二一旦有警諸軍奮挺赴關往往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而用之則皆效死有土如此其忍負之臣查各鎮折粮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五分視遼東折粮等也臣以密雲昌平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櫪下同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何敢殫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一月迄于春二月遘乘水急河東共計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東善後

平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東善後

平露

於冬十月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粮銀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警及選鋒各支行粮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兩行據戶部管粮郎中王念開報山東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厘四絲八忽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解即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大約將支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錢賤折粮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之數或行是加或聽時議奏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稟言之猶未也遼地脩衍二千餘里廣寧乃在河西之中管粮郎中部署於此去寧前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遙各營衛赴領折粮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遼迴此難以日計也不則各營兵備道印信公文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投

部可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獲一簣之儲而旬月之聚糴盡矣夫是行者類皆軍中豪猾方能顧指諸軍歸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湊費且盡賴貸毋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他日領折糴我當扣若干以償齎用是諸軍未獲一簣之儲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皆如視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居者又皆如何則什去四五矣折糴月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五如之何其不饒而歟耶臣愚願乞天恩診念窮邊饑皇明經世編

江司馬集

卷之一

遼東書後七

一濟清勾臣惟項年分道清軍御史專備勘遼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未三載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而安集之強弱皆可爲用先該巡撫通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即日造冊支糧部司則以額外無儲糴不准給新軍無所借貸不處則逃勢之必至者也夫御史奉天子命周行民間焦神極能窮搜厲禁即得一軍幸矣民間娶妻僉解路費軍裝無慮百金故一軍出則一家破一伍出則一里破夫既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升斗之需曾未及脫裳而驅之去臣周閱兩河往往見新軍殊歟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大都新餉甚嚴部司日以節省爲事他不遑恤伏乞凡遇解到新軍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即以若伍之日爲始部司照冊支糧應否增派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各聽該道驗選老弱者填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幾清勾不爲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

皇明經世編

江司馬集

卷之一

遼東書後八

則用車輪取其輕快易牽每軍六名運車一輛每營用車三百輛計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徒取旦夕具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爲虛車何益於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皆用前軍不足則墩軍多者抽一二名補之又不足則餘多者塚一二名補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爲期新集各軍日事其軍何所仰給如支月糧如例每名日給行糧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戶部客兵銀內支給一年之後練有成效有警預調仍給行糧無警放歸行糧即止人然後戰車足用矣

江明縣志

卷之一

兵防

兵防

建六堡其一爲孤山堡其五皆屬險山大孤山去靈陽堡百里間日與泗馬古堡離場堡尤近先年建堡於此添設提調戍之土瘠軍逃得存四百易以守堡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刺爾子舊爲賊首孟艸塔張攏夫所據今悉爲墟其地當虜四衝扼虜溫洞之口則靈陽泗馬古離場皆

江明縣志

卷之二

兵防

兵防

爲內地請以孤山堡軍移建於彼則南赴靈陽僅五十里北赴離場僅三十里非惟營接易及重以肥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極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佃子堡東北接新安堡靈陽泗馬吉先任巡撫王之昌建議特設參將駐守險山由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內地地乃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口寬佃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皆爲邊衝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曰短錯江曰十岔口曰青岸子曰文大人營曰鍋兒驢皆虜衝也巡撫王之昌先議築寬佃子堡以駢參將則其本謀絲力出時艱草昧難于經始拓故堡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參將部軍移建寬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青岸子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扼鍋兒驢大佃子堡移建散等接應長佃子各堡互相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遼東善後

王露堂

絡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五六十里，凡此皆皆林菁山
嶺，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戍莫能追剿。今則門庭禦
寇，其險與我其之，止上地饒軍食，可漸給，視舊五壁
尤爲得所，依焉加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堡遺之，
附近居民新工，取之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採木于山，
其或軍力不敷，聽督同部協，派通計六堡，合用軍夫
一萬五百名，各計工一百八十八日，每名每日量給粟
米一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石，銀五
千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委督工官一員，日給
原配銀二錢，共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
城壕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一開報
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其議。比臣閱視，實場
面詰險山各部官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
之肥瘠，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辦，人心之
樂從，又復相副。且王將力任其事，撫臣謀亦僉同，況
用錢銀不多，祇緣本鎮無措，今無煩數請發，脩邊銀
兩，以其庫疏，鹽蒿之需，粟米行營糧郎中就近支給，
聽戶部發餉是役也。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遼東善後

王露堂

拓邊一百八十里，何利如之？計大事不帶小費，此之
謂也。
一、固邊疆，填臣覆轍，遼東邊工，亦既次其功賞，以請
夫以遼視遼，功倍于昔，以遼例餉，又或不然。蓋禦寇
于堂與不若禦寇於門庭，餉之率皆門庭之守也。遼
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收保，通徠然而農不得受
田土，不得稅甲，守在堂與，其如房何？臣嘗以此詰諸
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邊接，山形大畧
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矣。額今虜伺寧前日急，寧前
邊事日危，非直遼受其敵，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
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虜而寧前兵
備僉事李倭，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
場堡，臨關起，東至板木堡，沿河止，計邊地四百六十
六里，丁內爲堡者二十一，爲口者六十五，當虜極衝
內除大險山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牆，仍中險
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割偏坡，每里約給犒賞軍夫銀
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二十二里，俱應築牆，每里約
銀八十兩，依牆造大墩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二十

八座每座約銀三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西貢山海可以葦上東接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水寧矣臣惟僉事李松之議審亦有見於獨之得守而罔以圖全據其所區畫亦既周悉但徵餉制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即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兩徵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墻壕在戍官軍彼彼修守其工費無容倍議如議計墻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路襟喉如數請修邊銀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三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西河而畢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衍無山可乘即令三倍寧前殆亦千萬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西既守而後可以關地聚民外攘內安寧有出此乃若脩復遼外遼陽開原舊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遼縮而後不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內擁膏腴此則什全

皇明經世編

汪司馬集

遼東善後

三

平露堂

之遼西河之完策矣

一處逃臣聞自昔遼東半饑饉重軍民竄伏山東海島瀕海以若寧皆避重就輕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繁屬戶族有催科徭或可及山東逃賊收爲寄籍已本飲依始而計口三千日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因其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既得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扁堂視此猶囹圄也觀望連引境內一空豈惟寧遼亦將薄餉撫臣之議如此而苑馬寺朱奎者歷陳其說繼繼凡數千言大畧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之見以爲定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一議遼東嚴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自江沿海以迄山海計海岸千里而遼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禁絕以絕口食有舟即可遁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殊空同歸何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陳巡卒數萬人海不容舟則居民立竊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陽軍裝糗差必縣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不旦夕可至

皇明經世編

汪司馬集

遼東善後

四

平露堂

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二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戶所得不滿備錄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統送官司似也頃巡撫牌差千戶何其忠錄調船運不遠也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截鄉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放官船沒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爲逃遁之主又賴屬禁以塞追捕之門盡窮淵魚若或歐之矣由此而居者辭納無資則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逃遁愈多竊恐始則羈縻久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下

以善後查得遼東原隸山東回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一體視之始如疾痛害事遼陽城內設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二員事省而官冗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行事凡遼人赴東軍裝餉差者先赴各道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島島民如復輾轉聽告各都司會問施行如無明文者即係續逃各都司協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由首者聽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日量給賞銀若干其銀即以山東原議各島船稅文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首出續逃人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賞各都司俱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鎮節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後督責易及休戚相關然猶必倚辦于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爲有濟天然則人牙相制血脉貫通在遼東既結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之憂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下

皇朝嘉世文附卷之三十三十八

徐子遠聞公 陳子龍臥了
宋徵壁尙本 沈 泓臨秋 還輯

董雲中士問參閱

江司馬大南集

跋

王道昆

保定善後事宜疏 臣 策言後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壽者是已。嘗在
正統、成化入紫荆關，迄嘉靖中，營治至及虜患中斷，
皇明經世編

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隆也。飭故遼薄虜往往
得利，何之？未嘗忘過者，先聚堅強數郡，虜脫虜就
逃，西犯雲中，上谷其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荆諸
關危矣。此未然之防也。臣智識短淺，應足而計，全
臣爲沿革損益之任，餘爲四事，願乘國家閑暇，及明
修明，未雨綢繆，亦禦侮之先務也。

一、議駐守。大易州爲古燕都，東望京師二百里，西距
紫荆關七十里，其防則巡撫自真定移兵駐此，而總
兵自保定移兵駐紫荆，向有東望，則就近勒兵入援，

有西望，則就近勒兵堵截，以長計，部糧餉，事臣部
司爲那官易州，累朝以來，未之有改也。近該先任巡
撫建議，擬置鎮照舊防秋，各標兵悉帶真保，不營週警
然後調發，歲省行糧料草計銀二萬三千有奇，請在
辛亥庚午之闕，巡撫李遷李尚智在事，一開薊寧，輒
自易州勒兵而東，皇皇然得以身先諸軍，猶懼不疏
乃今撥兵千往，這八百里之外，取辦於呼吸之間，即
風馬牛其不相及也。則矣，況移兵在戍，則軍專而易
齊散而之家，則家亂而難集，假令司馬以帥斯來，司
皇明經世編

臣不知其何以應之。今巡撫孫不揚首論及此，益嘗
身親辛亥庚午之事，不亦難計乎哉？臣請日後防秋，
懸鎮仍以部兵出守，行糧料草，仍遵舊額開支，凡此
非有所增如之何，具以一指失相背也。但紫荆爲
內險，設有泰將部兵，而浮圖峪最當虜衝，是爲紫荆
門戶也。虜于趁其必以總兵當之，現據兵給行糧，
有浮圖嶺在紫荆千萬一，直值弱有東意，則總兵仍
守，以奇援移泰，竊丁浮圖，此軍學之行，糧不必另議。
總兵東發，則巡撫自易州移兵代守紫荆，比及敵防，

各兵乃罷皆舊買也及照巡撫常駐真定或以稍分心乃今既任臺王兼以邊備其必以身督庶事集而人有功自後兩助聽率軍以行移鎮易州以便專責況距倒馬關僅二百里亦為適中倘遇微防營工各路各任其便是或一道也臣又據總兵井陘兵備副使劉世昌呈本道所轄倒馬關迤西百里為茨溝營外通宜大亦當虜衝內產礪砂群聚亡命先年裁革巡簡改設守備一員召募土軍一千名常川住守邇來礦徒益眾已成聚落三千餘家恐少游民聞風易合榜輒張打旗號懸帶弓刀原募土軍實欲黨類誘則應名支餉案則結黨同行將來奸偽日滋為患臣測合無請以原設守備改為備禦都司請給專校重其事權仍聽倒馬關參將節制原募土軍量為汰去二三自即就倒馬關白石口各營調軍論班補之與之參錯夾控以銷套禍該臣看議得次溝非直虜患患在礦徒蓋以人情趨利如流不避湯火瀆酒不絕遂成江河守備官薄權輕見利易動始而築精既而濫觴臣查得真定城內設有民兵營通舉一員

奇兵營半營一員守備一員官亦備矣詎聞關參將既有佔地頗亦河野真定要城安居何為者也且二關俱在腹裏視紫制倒馬緩急相遜臣請以茨溝營原設守備所領地方割屬龍岡二關參將裁革本營守備庶幾邊守不疎官事亦歸調惠之一機也一議應援大軍行有車有騎有車重有車兵法也在前則請此又矣遠方結始保定騎或未退責在應援何可無備夷考庚戌之役保定軍城西虜一二騎當營殺人雖有嚴命終不敢發一矢無車營也臣請行撫鎮黃保標下飯餉中式各立一車營即選標下士馬精壯者充之每營收騎各三千即稍減必各足二千五百騎或不足則求足於各鎮各營各營率以騎雜步兵非有行列自非騎操哨撥則領將領私役居多就各營而足之易易耳而營求伍授器一如餉法即運車用器有不習者聽總督就近習者謂之彼此相傳可以裁月責效保定兵士雖議輻重營每遇營參將行預先雇募民間車各二十四輛運載糧少糧料隨營以行計日授資民無偏累矣

一、軍器校臣控制器利用，兵家所先，保定親王承平

上無甲仗，今巡撫始受事，即爲籌畫，俾成軍容，臣前

疏已言之矣，各軍惟取易辦大半，以延爲兵，卒然用

之資不足，以遂拘馬，惡能格處爲也，臣據整飭易州

井陘兵備，調使高文薦到世昌，軍爲廢棄，內附遲患

皆寧，乙及時大修邊政，以本固治安事，該大學士高

拱等題奉欽依，內一款，整器械，臣等議得器械不

整，以卒于敵，委當及時整理，但軍士貧苦，力不能辦

軍三民七軍器，難解納工，部于多不理，若使將價器

皇朝經世一
卷之五
正露堂

在末處，發與軍士自行打造，公茲殊爲兩便，合無飭

行七鎮總督鎮總督官，或應別項討給官錢，或應暫

借下，民七年例，各另議奏施行等因，到臣，臣惟軍

器製部，事上成法，不容變亂，而存儲料銀，又該關臣

條議，及分明，自當欽遵，查得各道呈開，當料銀製

軍器，月領發進，議允令，且與巡撫相同，但歲計共銀

二百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兩五錢，每歲廢

法，合無

解部，以後題，兩復始悉，照此行，益軍器三年一造一

修小，可以望堅利矣

經略京西諸關疏

臣臣有議得，我國家定鼎燕都，尊居井極，前爲左輔

東，臣古壯諸口，保定爲右輔，西扼紫荆諸關，先年虜

卒內非，而東梁未聞，其後虜數東窺，而西陣稍息，要

以西南相逼，尤當先事爲防，該蒙 皇上納本兵言

獨以築臺守險，爲防邊要務，此誠明見萬里之外，先

得多美之勝者矣，臣等目然在事，敢不踴躍購賦，少

紓西顧之勞乎，今該臣等會奏，曾歷兩鎮，邊上將官

皇朝經世一
卷之五
正露堂

會同各道，虛心集議，今所區畫，亦似位置得宜，拒守

有賴，知險知阻，不數不踴躍，未敢遽以爲完，而地方

人力，單於此矣，每臺必如部議，給銀二百三十兩，固

不爲多，但地有險，功有差，崇以繭之上，上等等者，爲

崇，或以二百三十兩給之，如之上，中，宜必稍減，上之

下，宜必過減，大約爲之哀，每座應以二百二十兩

爲規，稱物權宜，取飯與此，宜亦可給，計共該銀七萬

八千一百一十兩，該鎮王官軍，共計五萬，以上除

兩班成餉，及撫鎮各標，軍器駐守哨探外，其餘不分

各營各路亦照舊例每防計軍五百分築一臺
 在子兵則終歲駐邊兩防共築臺二座在客兵則仍
 舊員防候正架一臺大約不及四年可告成事部題
 每歲仍將建造過差數及有功候事人役各照前例
 先年事里分別賞罰最為有見但今本奉成命已迫
 秋防各地場工事方經始各聽士客官軍通融營撫
 咸令裁領先採辦磚灰石料通計下防之數以待明
 年領工掘或工料可資即及今修築似難一例通候
 本歲歲終計築在工兵五百名共計三防務完三座
 客兵共計兩防務完兩座于此通計殿最以後則各
 年課功其工程必先衝次次衝而稍衝最後一照後
 開課限期於萬曆四年工完沿河口接鎮邊城則以
 沿河為界沿河陸路日下平口通京師最近水路則
 通衛清橋今河西築臺一座原謀該鎮地方河東舊
 堤坡下亦應增築一臺則建昌鎮近該臣題增劍昌
 敵臺座亦昌鎮一十座具工方即取諸此抑臣竊有
 說焉夫靖月臺則無底臺非靖則無依京西邊牆新
 修頗多堅固有馬水口則自第五六在紫荆關則什

居一凡此諸皆幅輳之區間說之游易及者也其
 有偏僻深險又多險峻領頗防得馬水口應折修邊
 牆一百九十六丈應增修一百九十九丈紫荆
 關應折修一百八十八丈七尺應增修一百丈
 經馬關應拆修九百一丈五尺應增修一千三百二
 十三丈七尺見在臺上為敵工難與侯畢臺上聽
 巡撫另議修築馬水口沿邊林木內邊修者百里次
 者數十里紫荆關虎張石倒馬關茨溝營等處亦不
 下數十里此皆先期禁木足為落難防得易州炭廠
 好商假借量度各通同守關隘官役伐沿邊樹木
 近又一部郎中楊驥街出不禁約第恐此輩猶復觀
 觀況今奔赴臺工有事保衛止許折薪以克燒造勿
 及得株亦恐違法官軍因以為利何馬關一帶聚屬
 山西靈丘廣昌地方臨省分關大難禁約查得先年
 邊臣嘗以伐木受法今在畿輔重地情罪過之及今
 修邊應照部議申明鳴禁即有通同假借及乘機盜
 斫者比律重科仍行山西巡撫衙門一體禁緝緣是
 而前代不家阻莫究寧年萬世之利也

邊務疏 劉昌宗奉

臣聞視劉昌二鎮軍馬趨關查議軍餉事畢謹先陳
營務之意以備及時採擇施行竊以劉昌距表二千
里而遠京師軍寨外二百里而近宜必設險以守然
後雖堂堂高遠該先今總督楊公鼎臣沿邊築空心
臺一二二百餘座官兵防器戍守有常頃點場脚脫
省門再至皆改遁去使非有臺可據安能露梁待之
彼來我逼計十其夜前莫易於守守莫利於臺此其
明驗較易者也臣謹請編修臺臺通觀我國家萬世
金匱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臺
夷夏之防美哉壯矣凡諸要隘部署已周獨深河以
東居庸以西若松棚諸路中稍有間缺大約增臺二
百座始爲完工查得先在總督譚綸原議築臺三千
座其後僅舉其半既又減其半之什二三徒以物料
人工悉出兵力計一臺之直不啻于緡公督所費十
不啻一釐不虞命不得不暫停休之方謂時勢非得已
也臣先先行役輒有意乎增臺於是猶身兩端未敢
輕畫諸口益自邊事起諸軍日在守邊比年稍寧自
廢其舉無高臺垣濠塹城堡關梁戎器營場營房倉

庫能如神利學舍公宇戎機道路隄防紛紛諸役久
理累歲多成于楹率皆以丁徭備不遺餘力此宜作
食之助也至將以練兵爲職亦既有年工作頗仍竟
未遑暇乃今兵制更始其有章程此宜訓練之時也
此臺以會計軍餉復及春防查得各兵仍受他工未
得專練雖云一切工作莫非公家要以審擇便宜則
邊臺爲急與其赴他工而荒本業蓋自其急言先之
近者省言東虜日伺深東西虜或有東意有備無患
夫非武之善經與臣請申命境內當事諸臣及今相
率竭寡而責效衆及今分數倍後以聚舉輕往者給
賞有差每座多則百兩今亦倍給使之採擇有資此
以快追使之勞不怨矣即如臺二百座計直不下二
十萬緡今雖有加不四萬而足額行山東河南二省
取解節欠餉鎮民經折銀各二萬兩備此有餘如或
未敏聽彼借解追補事可立集不假旁求倘以春防
已深秋防已遠今歲但以班軍分應諸役勿及其餘
期以來春一舉畢事臺工既竣務守成言自後至客

官軍諸役悉無所與。故令專習武事。以宣威功。重軍精壯者一體錄之。次者不錄。或行使之專任力役。然須以酒餼舉爲之。謂侍如後。政出多門。其不累滋甚矣。

中鈔通州兵馬疏

通州兵馬

議照通州營家師之別。厥控水陸之咽喉。地至重也。故一城之內。五衛之兵在焉。乃今則惟二千有奇。兵至寡矣。無事則分部巡緝。與軍營之捕兵同。有事則調遣應援。與巡營之戰兵同。亦至勞矣。語其將則署

皇明經世編

江司馬兵 魏島士 手書堂

衛爲分守。迄今未有專營。語其兵則各衛以戍成爲。急諸軍以京操爲利。其利者爲城操。迄今未有定伍。緣以營制未定。分數未明。故櫜雖不克而莫敢言。兵雖日耗而莫之詰。往年本部侍郎石茂華駐守。親見其狀。始議及之。次年臣始入部中。次當駐守。祇循故事。亟叱督撫問兵。又查部例。遇警則徵保定三千以備緩急。于時彼軍之情狀。各鎮之部伍。臣未周知。比臣閱視。首次通州。各軍皆小枝短衣。苦有餓色。而詰通州系將言。彼何至各軍赤立。僂不啻懸鵝。今茲

小枝短衣。猶出督真借食。取餉。直安庫。此其間半則懸鵝。如故。又惡能軍。臣惟通州無河。日近京道。往來間者。屢嘗垂涎。於此故屬部臣餉之。乃今重地臨海。恐非所以示異。河也。及臣閱。顧手籍額兵。盡地分營。卒無及通州者。既聞保定同誰爲守。通州舊皆倉卒。以應師期。迄無定議。大部臣之倚各鎮如此。而各鎮之應部臣如彼。即有役召。可召。卒心頗滋。軍僅二千馬。僅五百。誠知其不足賴。亦猶資於無兵。徒計十粟。東豈得全。坐壘以守。強管之。因如是。且皇明經世編 江司馬兵 魏島士 手書堂

乃當馬有創疾即照餉馬例並免明銀止追汰銀
仍聽免給項定兵額昌平已立軍營通州亦必得軍
營而後可出城列守薊鎮故有賊車遲重者或病難
行則非趨利遠援即得車一營附以火器足以威敵
雖有勁勇又何敵薄近郊比臣嚴保定軍營亦將爲
入衛計如果調赴通州則二車營可爲犄角其利居
多本營額兵二千四百名則以一千八百爲車兵五
百爲騎餘爲中軍雜流亦兵制也見在不足之數候
清勾選補不堪營操者另籍以充城揆無事則騎者
分番巡邏來者專習推輓擊刺有事則步騎合營以
備戰城揆分陴以布守守城者亦聽參將合練不以
出征如此則兵雖不及三千皆得實力餉雖如給二
千皆得實用抑亦可以爲一旅矣

書

劉大中丞 賜謝浙兵

聞中自湖浙兵以來三見湯平屢經克捷莫非其力
而治其破巢之所俘獲計功之所費千數亦不貲按
關地倚賴於浙兵浙兵屢趨于關地情事之必至者

也但一人入伍則必授一人之糧一日在營則必給

一日之食即境內用兵亦不容少況越境乎先年募

兵於浙移文未始相聞浙人皆聞大寇在閩不啻蠅

集蟻聚其者不勝不脫本鎮率多私募私投彼既擁

衆而來驟之出境恐激生變故譚公不得爲之收兵

入伍轉其首事者重組之當是時寇患方亟正仰給

于外援軍儲所供可取濟于內故譚公猶可調停

隱忍然已非其本心也於是允爲分班移咨請發正

欲假借公法禁止私圖非惟在浙得斯駐於方來而

在閩亦怨艾於旣往矣其後趙公與譚公意見未協

文法頗繁後之募兵或咨或否又一變也及某受事

之始僅餘帑銀一萬七千而水給當年功績及該季

月積不啻八萬某朝不謀夕焦勞萬端幸而仰體寵

靈境內無虞即以省一日之食一人之糧於某誠幸

矣繼而滿人得翁爾南於閩有若二天何者謂翁視

天下猶一家視不啻爲同氣也某恪守成議凡事必

稟命而後行亦恐萬任義烏或有藉口子民託名報

效如譚公焉時所苦者誠欲申明紀法以寢其誅耳

承翁方昨來議發兵如期功破入望非真一人之私
成也起以義烏縣徐知縣妄報故雖兵數十無一
厚翁改其責圖查發夫嚴班舊例出境則有協實在
奇院近現歸教場給之在路則有行糧沿途府縣查
照兵單給之統押則歸偏裨過關則報朝日有司卷
牒在在可查若既出境而復私置各兵何所給餉此
可坐照而知也至若班兵更差務照成籍點發律以
文法允宜遵行揆之人情似其不便何者浙兵赴戍
率以募利而來得利而歸皆謂保身之空章而改他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江可思集

下修堂

聞給聞方緒乏似難於常額之姓如此供需如自浙
給則以境外之役而費境內之財惟翁所裁耳國中
延練三兵三營漸有成效今所取發已減浙兵三
自後則主兵以漸而增浙兵以漸而減則應募者日
永操兵者日銷不假科條不煩文法而兵端弭矣
吳大中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江可思集

下修堂

於計日授糧猶若不給彼或勝險矣。人可忍其氣，吾亦未可邀其師。老財賈其門之日，日諷其師，則其糧亦足，其兵亦三萬，門先受其害者，是代與師受亦厚澤而澤澤矣。夫以一大當兩之險，數萬守之，此非節制之兵，誠難進取。乃今三部節制，其兵為段，夫抵俞將軍之謀畧，右將軍之威名，固皆一時之選，顧其所部非降卒則撫民或上兵耳。此輩烏合不馴，陸梁難制，竊恐二將軍或未能責其一用，而又惡能制敵之衆，命乎哉。所云節制之兵，威將軍是已。然成閩之衆不過萬人，方劉吳至，尚未畢集，卒而事畢，彼將奔命不遑，但關事已定，內而彈壓，外而防禦，不可一日去兵，倘然以目前調足，頓使得一當賊鋒，則必以二萬往，則書餘關或不足，以當什之三，關成既空，設有一夫不守，則軍內以生不暇，惡能舍已而而吳人之困，故必以兵以或關者，留閩一年，不必更代，亟請發銀數萬，急募將軍赴浙，召募先後新舊下班之衆，一如赴閩之制，則三萬之師庶幾可集。然浙江軍門方有膺禁虎將士戍關者，一切以法繩之，不

序

大將軍成長公應詔京師序

將軍

往余有事閩越，蓋與大將軍從事，則大將軍留閩，閩越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上用群臣言，趣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率以爲預，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萬夷航海至其大率不過一萬人，匈奴何處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卑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趨一軍，無堅不入，二難也。馬夷但裸跳梁，關至五步之內，匈奴控弦設騎，悉甲長驅，或若烈風，主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非風高，萬萬胡塵蔽天，我當下風，

火不得發三難也。烏夷來去有曉，非時據不能涉河。
夫三之望有不能出者，表申旬奴所至無留行，則
烏寧終不可制。四難也。有遠宣人藩衛京師，或在吭
肯或在羽數以故列鎮相望，盡地守之，彼界此無不
幸。五難就令不一烽報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
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余惟旬奴驕悍，漢
氣未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
劉宣去病數人耳，彼或卻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
定。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宿衛？假令受西計，其頓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法司馬集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後以步應敵，敵少却則以騎馳之，必俟虜有可乘，然
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辛一擊以
張寧，虜必大創，足則以奇兵正以禦來，寧以宣衛
虜，此獨省哨營之事，意尤寧，寧能承余善其言
寧已志之心矣。乃今奉明詔以補大將軍，果以爲難
乎？相易邪？世父卒，右都總督左介曹從以文墨議
論，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非旬月不達，即失利
患，遂觸及於桑榆，邇地審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
急，詢然群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法司馬集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攻方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玁狁竄荆來威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關越以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爲難乎抑易邪

御史中丞張公平鑒序

前平八卷

夫治莫盛于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著猥云于羽來格其族類迄今有焉我國家用夏變夷廣聲教而寬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蠻堂

平蠻堂

法三楚百粵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楚督粵自備襄毅以嚴治粵功用乃興嘉靖初上師入粵振歸旅以求八寨被之師無甯行僅僅以繼幸之兵端本烈燄畢仇言其在中華焉夷何東南人自哭及酒自酒及國管轄區節制之臣出矣粵故夷後爲市貝本中粵愈深加以由海淵敝來靡爲虐腹心之寇不服爲謀一何棘也人言吳浙癰也毒自外傳之聞其疽乎毒自中潰粵猶之癰也益與有生爲始終雖有國醫無不狼顧及胡也保平吳平浙余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蠻堂

平蠻堂

從諱莫敏平閩顧惟兩粵紛紛日不暇給東事急則粵東置開府而督府西折峇格西事急則粵西置開府而督府東羅摩慶其西置則自股間府始于時有占田之征入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緩天討會露師東粵開府督兵而東山游以次蕩平亭拜計相上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侯代者及凌司馬代督胤羅滂遂平八寨肆爲無厭乘時蠲動及司馬入泰替堂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寨寨而孤白羔袖何爲是在任事者圖之習後舉及劉司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微罪在無赦督撫上其狀請加兵上以爲然第毋以微發擾境內于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王之請調五萬悉屬參政彭文質下之分部則參將李應祥倪中化于嵩張榜爲四軍分地則三里折城夾江上林爲四哨分督則副使陳俊策國治泰議差析李一勉爲四監督府遣故參將梁守恩振鐔從中軍進于是爲期且自歲十二月辛卯迄于春二月壬寅會命及則鼓行進剿賊黨錄其罪守我師四面得之既奪據卑

登是保故穴，乘勝而掃諸穴，有亡命者悉搜之，俘虜
 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燬尸三千餘衆，蓋延表五百
 里，諸部落悉平，胡庭皆方按部紀功，與班師會，既多
 其以全取張，勒石而銘其功，夫事有似難而易者，首
 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也，首步難矣，上之慎
 慮而動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然，以虎視石者也，胡
 少得之在吳，在浙裏，敏若不佞之在閩，司徒之在古
 田，在東粵，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而氣盛則驕，驕則
 情令煩，煩則玩，玩則偷，上情下偷，惡用九，俱終如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司馬氏
 卷之二
 王
 乃可及家，今督為中丞之御粵西，皆是也，集爾八寨，
 曾不足以當一隅，夫復何難，要以盡萬國而舉十全，
 昔將罷尉微瑛，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曠管古田之
 役，甯將將王翳為高談，如必舉兵非數十萬不可，乃
 今發檄徵十萬卒，用七萬衆，不勞矣，管殷司徒，默捷
 譚襄敏，顧不佞言，使吾黨與司徒並驅，即制勝無議，
 獨軍興七萬，足用殆非吾兩人者能，乃今請餉五萬，
 卒用四萬，而有贏餘財不費矣，不勞不費，獨成人所
 難成之功，則無負天子之力，臣蓋社稷之伐也。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九

華亭

宋徵晉上本

徐守遠堂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泰堂

宋存標子建泰閣

張居味集

頌

曾中丞平戎頌

平戎

張佳胤

予覽漢事當建武元狩之間武帝挂伐四夷旣擊破東越番陽今唐雲上書通夜耶爲制越一奇乃拜蒙

皇明經世編

張居味集

下頌

一平露堂

中耶將發巴蜀卒自焚拊梓犸戎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卒死者甚衆而西南夷數反發兵耗費無功卒用御史大夫公孫弘議罷之則戎裔黠悍恃險憑陵內地有由矣唐宋以還外示羈縻多叛少服明興成德宋十薄海內外所謂宋提南廣之族編戶內屬即不至若唐宋昔深入大寇而矯虔巨測天性然也累朝勸師問罪者八而惟成化之役最太罕至師老則旣僅一劍之而上卒物故亦畧相當迨年族類旣蕃月起戍心當事者率謂財竭舉處稍示包荒遣送

民丁足力排羣議上表出師選將領徵苗夷儲糧糈

皇明經世編

張居味集

平戎

二平露堂

爲虜萬幾六邑之嬰孩以劍爭婦爲娛樂縱我天子聖神陛下將相濟文奮武鯨波偃于東陲閭閻銷於炎微在畿各王東身歸命願悉西南赤子向隅泣戴通惟今皇帝謫除之賊器于廷臣釋可舒西顧之憂者僉若曰惟太僕寺少卿臣曾某者昔年蜀已治行翼等開府西征焉如斯人上乃降璽書授節鉞一切蜀事聽公便宜公下車按行要害拊循其人簡上仙格賞賚除器械申號令次第臚列受成廟算恭行人計大大策士畢慮獻奇鷹揚斥牙尚迎果致兵革犀利有虎視羊吞之氣公下令曰蠢茲大羊難以化惠惡貫滿盈實天厭之惟爾大小文武將吏及二三酋長尚念國恩共伐有罪若不共命予誓不與賊俱生且將孥戮於汝總共官劉斯等頭首轅門矢心奉命時計所繕上漢兵十四萬人遣將分布有差而湖定總之設奇襲險阻而時晝夜探升絕引皆以一當百九旬之內一舉而長凌霄日舉而振都塞

再舉而拔九絲。拔他大小險砦者六千有奇。擒斬夷人四千六百一十有五。內稱王者三十六人。安集者三百八十一人。焚降死者無算。拓地方四百餘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三副。它夷仗頭畜無算。疏聞。天子大悅。爲告廟獻俘。坐明堂受捷。百官舞蹈稱萬歲。以戰功付史館。著在竹帛。以古器陳于大宮。用表武功。特晉公右副都御史。陰一子太學生。願以下論功有差。公請于上。建城置吏。欽定戎縣。曰興文。所曰建武驛。曰都寧。倉曰恒裕。他山砦名。則公所自

李明經世編

張居味集

平戎

三

丁憲堂

易名號更新。屯戍募布。放牛解戈。宛然中夏之風。云山人張佳胤曰。蜀當三面夷。而都夷則諸夷嚆矢也。都夷平。諸夷且保首領。不自給。所與宣布。天子威靈。銷全蜀未萌之亂者。公之伐也。某方謝事。自幸江山無恙。日與諸父老子弟樵漁其中。所以拜賜者不淺。謹屬言作頌。萬一備平戎之雅云。頌曰。赫赫有明。逖夷成夏。如陽當天。以啓長夜。累聖十世。歷祀二百。運隆恬熙。民浴膏澤。於惟今皇。生而神靈垂衣。嗣服萬國。其寧海波不揚。災方廓清。北盡沙漠。空無

王庭。蠢茲熒童。敢爾解亂。跳嘯潢池。負固作難。鳥聚鼠竊。剽行自如。塗炭六邑。田廬爲墟。夫不及耕。婦不及織。旅無懷資。居鮮溫席。虛毒無辜。噬比扇豺。藉未白晝。條逞條來。惡貫既盈。天厭其禍。帝哀蒼生。乃眷西顧。宵旰靡遑。咨謀在廷。文武憲邦。議彼阿卿。帝俞阿卿曰。社稷柱石。臨軒授鉞。汝往欽哉。公也未辭。爰整六師。侵丁之疆。威德並施。轅門翼翼。有嚴號令。蕃漢稽顙。恭聽哲命。越趙桓桓。枝擊張皇。戎不侮禍。據險恃強。尺一蹙。多方仰攻。大帥趨之。十倍其鋒。皇明經世編

張居味集

平戎

四

丁憲堂

設間置伏。賊魄以奪。萬谷千巖。無險不割。首拔凌霄。目鮮全虜。都寨九絲。盡遊於釜。風聲艸靡。如霆如雷。捐降賊叛。生執渠魁。齒尸填壑。膏血成川。而城其完。而井其田。粵若漢鼓。與蠻始終。彼運凌遲。獲獻上官。帝曰。忠武朕之肱。服列爵賞。延承載。盟旌管虞之廷。百揆禹宅。晉師有苗。七旬而格。以方今日。何仲何伯。昔殷之宗。列星命官。伐彼鬼方。三年始安。以方今日。孰易孰難。過此以往。永莫梁益。人和地利。安如磐石。野無烽火。室有杼軸。居者擊壤。行者載腹。士敦詩書。

與文假武先民有言西南齊魯鼎峙在國無食在梁豈無戎雅敢備斯章

書

上陳趙二相公論盜賊

月蜀盜賊

鳳廷得家書傳聞西鄉太平之間賊徒流劫中多白蓮教亡命之輩聲勢甚大又兼忠萬地方黃中之子近復倡亂道塗梗塞各州縣人民惶惑不事耕作蓋懼盜賊流劫遂無同志也此皆因往年妖賊蔡百貫殘破之後而亡命之人每有報復之說今愚民見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得賊勢萌動相顧驚駭况各處城池不修防守全欠如往年蔡百貫陷九州縣之城各掌印官有先期懷印而逃者有被賊擁入營中而甘受辱者賊之所至如履平地及至事後論罪俱從未減而朝廷明憲竟作虛文如此寬縱地方何賴萬一前賊未滅則今日之事尤可寒心近又會戶部丘主事原任富順知縣新自蜀中來又云松潘番夷亦復騷動竊惟巴蜀地險而民貧賡則攻取甚難貧則轉輸不繼區區一隅懼此多故此全在當事之臣治國如家及時邊會制

之力萌如果前聞是實伏望明公貽書彼中當事者嚴修武備安集人心已形之賊刻期擒捕如有失事官自照依律例擬斷慎勿似前姑息以貽地方之害增人心之憤也鄉土之憂有聞不敢不白

與趙汝師宮贊

宮贊

戴讀來書籌度邊計覆露生者良厚南兵雖兼二人食而號健可守上著軍大半疲于工作近議罷雲中軍而召集六部良家子今募得二千七百餘矣先給安家銀三兩其兼食視南兵類皆亡賴即厚廩曾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寧堂

能當須臾賄飲之費或為盜或行乞生糜多餉無資戰守遑遑談者皆曰罷邊兵練上著今土著如此生且甫任屬當邪寒不可操侯春和督諸將訓練以驗可否然後為計也薊鎮四險本可守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其修者足稱金湯以數年工力僅完什之三役軍有數完限有期以力計之尚得十餘年生竊謂當西虜款塞之日似當破格發帑銀雇募夫役併力修舉乘時完報今太倉岡寺積畜毀富一聞邊臣請發輒作經經守財之見不知積多必散與其供無益較

修邊軌宜也此在廟堂定謀主計協心而後處臣可以注措不則工不及完虜不可測不知其終焉爾仰如近日議修山海關城僅二萬金而可計者難之事之掣肘類如此門下忠誠爲國乃敢吐布所云使問勒狀以謝且暮當端候不宣

與張大司馬書

彭嶠齋稿

尊諭敘遠左功餉得不及亂尤幸尤幸加餉事不審大司農之意云何八里鋪修工專候明旨行胤東巡普與撫臺計議欲處去歲犯黑谷關小阿不戶此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狀居錄集

廣信

七

素在喜峰馬蘭二路領賞業已密屬張臣且照常寬假今之不覺誘其近關而後擒之又一面屬李如柏於黑谷關多方備之今撫臺意欲以數千人馬而出塞三四百里搗巢此必不可者此昔草茂馬肥駐牧不定一也一出塞則玉石不分以失它夷之心而開釁二也且此小酋爲青把都部落一有殺戮則青酋必譟以爲左右人而不肯休三也此事一行而難于結局四也況三備乃祖宗二百餘年撫賞之人不安撫舉自撤藩離以震動京陵五也以諸路兵九

而鐵此小酋誠如振落但熟計前後之事終非長策只是近關皆可撲則撲之如不能撲只斷當嚴備之以俟其內犯而後舉事則在我之名正而彼亦無詞若在黑谷關爲之尤爲正理且如近日遼撫合勒之說非不壯其謬謀數月審度利害此說徒動人聽耳且薊鎮事又安可與遼東並論乎胤乃當局者安敢誤國古人舉事貴謀勇相資蓋不專尚勇也謹復

上蒲州張相公書

陳浙

胤行啓浙中今歲頗稔人心大安營兵皆習訓練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狀居錄集

撫浙

八

平露堂

頗相信有犯者必治勿敢異心且日在營中教習武藝出入有考皆言較之往昔散漫無統者不同而栢中士夫每揣胤未發之意恐有它舉切切求免蓋謂法度已行人心已定之故也胤尚不謂然近日處州有白蓮教妖賊皆因節年養亂之故胤訪出即嚴行道府擒其爲首者數名杖死而暴屍于市愚民始信其無他術而自悔無知一面出示盡行諭散歸農地方已大安矣初道府具文欲行上聞胤謂浙中自變後訛言朋興若再張皇則乘機而惑人者不知有

幾況此事甚易治之于早不過一應捕之力即如鎮江近日之事不過如此各官鋪張甚大可笑一笑鳳之意只在修實政黜虛誇但求地方安靜足矣浙省一切應復事安奈何一時司道吏置殆舊者既去而新者不來遂覺壅隔而難行也

與部科論虜情書

虜情

連日以來報東西糾合之說紛紛不已只在我備之生于十八日回鎮調昌保二鎮兵馬分布貼防西協以防小阿不戶挾賞之事然後提兵東駐馬蘭松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之間以觀賊勢何往此時諸夷聯絡邊外圖獵一面探內地消息前獨石報西虜青把都東行至今尚未見虜地的信蓋虜賊欲大舉必是東西相合然後長驅飲一則不敢也今內地備之可謂不遺餘力只恐備久而怠心生惟此一節當時時申飭也若虜衆知我已備必轉而犯寧前寧前兵馬頗卑薄堅壁之外無他策也小阿不戶許以八月內認罪開賞今乃乘機借兵于西虜以挾賞于三路意欲哨探其兵力何如若果可乘當誘而殲之但恐兵力衆大丈不能也

念頃如此亦不敢自謂能了此事知臺下東顧甚殷草草布聞不宣

碑

建修獨石三城碑

建修獨石城

國家之有宣府其右肩乎宣府之有獨石又不啻非門鎖鑰焉也當宣德中薛陽武行障塞疏言大寧既棄開平寡援遂徙開平於獨石固覽石爲城草昧之初未盡地利正統中虜數入寇八城並陷虜得長驅而有土木之變則獨石之輕重安危可睹也隆慶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未大酋款塞稽顙稱臣迄今十有五年邊鄙不警桑土豫傲不殺性撫上谷酋長滿五大恃其兇狡監賊紆銀定竊犯雲州諸堡因而閉關問罪校計中阻乃從張家口悔禍自贖刑牲而盟邊事益寧不穀乃周行塞垣小者堡大者城崇墉化化櫛比相望然論要室孰與獨石猶之乎薛陽武所擊基也不穀慨然捐膺顧迨近歲憲劉公葵而歎曰諸臣經畧不遺餘力何置獨石度外豈以逼虜而工不易終耶若夫此輩化爲區脫是大憂也相與計度遂會督所鄭公上疏

其略曰臣頃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授臣以疆場竊見獨石三面鄰虜僅有半壁店猶兒峪二堡通南路一線爲獨石咽喉獨石城故卑薄歲久且有復湮之漸二堡又皆斤肉不可恃今藉威靈爵制商賈無敢奸命三城之役安以時舉若城獨石而弃二堡不如無城夫取諸步軍工食取諸班價糧廩取諸正餉期以四年不徐不暇可報成事疏入下天司農議報可會不穀入忝本兵奏安肅公來代經始於萬曆十年某月獨石城長一十三十一丈有奇砌以石累以磚視舊城增一丈二尺共高三丈五尺并增敵臺一座並牆共五十八丈大小城樓十六座廳事十八楹南門楔棹一座省糧二千五十六石八十有奇銀一千五百十二兩八錢半驛店長一百十七丈高如之本堡產石盡以石易輒增修大小城樓八座箭兒峪長二百九十三丈九尺高如之增修大小城樓十座省糧七十九石有奇銀二百十三兩五錢有奇以萬曆十一年某月工竣屆指而工僅三年也報成疏聞帝別有優錄兵憲劉公屬衆將麻承勳鄭石馳林

官檀州以記諸惟茲三城之議不穀言稱之羣觀厥成安得無言嘗聞春秋重方設有城必有禁必書凡以明不得已爾邊城爲華夷大防所謂不可已者莫大於是今三城之役完不俟期用不盡財僕僭維璞瑋聽鴻峙辟之案然獨石清雄也宣府堂皇也京陵奧室也一固衆同謂獨石係天下安危非耶夫中國而城外夷所忌性不穀地使虜王俺答則對使者言爲我謝太師間內地坐治邊境稍閑也以數千里計安能尺寸而固之一潰皆潰莫若繕城城固我虜卒木易破也不穀心德之大聞築三城時虜酋青把都與其姊太松咸具牛酒享士大虜人以所嘗試者而授我以要領以所深忌者而樂爲之勸事前代城邊者多矣以詩書所稱不穀則未之聞荷歟休哉算諸藍縷以啓茲城實惟諸大夫將軍拮据之力然非國威震疊本夷狄革心恐諸大夫將軍亦無所措手不穀且有私憂焉古之言曰懷德維寧小子維城蓋言險不勝德也今三城城矣其將以邊事歸威耶抑將因城以治內也如城可恃爲漆爲金至今

安在又知大以頓之美山河以固之南非斗以形之
皆不救於敗亡之數惟是諸大大將軍毋忘文德治
此武功則古人所稱中伯良翰李勣長城不殺誠望
之矣是役也制府鄭公洛始終持議克壯大猷中丞
蕭公大京威懷茂彰文武用命兵憲劉公蔡夙夜經
營心力獨勞故將軍麻公錦與其子泰將承勳父子
戮力勞畏軍懷戶部郎中趙公以康韓公取善先後
給餉鼓舞衆心其他效忠趨事不盡紀別具碑陰銘
曰并敵上郡南引上谷緝石巖巖而名曰獨內夏外

皇朝經世編
卷之四
建德
主
平露堂

策關開登登萬堵斯興一城二作爲昔爲朋龍門金
關高厚並稱在易有言設險守國衆心成城天府四
塞大鎮雄圖屏翰朔其所恃伊何武功文德母曰來
王德而不威龍后交執左矛烏章廟臣糾糾小戎彭
彭百其凡武莫之敢侮石乎千秋城乎萬古敬告邊
臣同心報主

記

勅修巡關察院記

巡關察院

古之爲關譏暴而已迄于戰國燕築長城自造陽至
襄平直上谷漁陽右非平以拒胡秦漢與唐因之而
關政益重五代時山前後州俱入胡歷二朝五百年
以僭僉我中夏是種阨之道疎而禦侮之任弛也我
明開大日月再關風笑噪諸夏統一雖有遺孽竄
伏而大駕聲虜庭者三爰從大寧奔關平豈猶元
朝之朝割造陽地而防其斗峙易達胡耶靜此沒沒
不逞遠遣大卿督撫未已也又察之以部使者界黃
花而割之則京陵居中西至于龍泉東至于山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居正集
關察院
主
平露堂

兩部使旗鼓相望職列于掌故名題于貞石有賢否
幽明其人可知也降慶庚午罷兩關帶於巡按王申
御史梁公許疏入請復皇上即位罷如初尋遣大
卿兼閩科臣繼之癸未御史陳公性學又疏乃議歸
於一節書封章其事可攷也不穀秦督糧場視兩
關如軸一切邊政皆得參與末議當其時兩關並建
顧東事急西事緩如燕衡莫爲之權何以明輕重之
等並建非也並罷亦非也自虜王款塞後內地載寧
如倒馬故關與定餘力可及遂損此不急而專力以

籌三衛。上紓。非顧之憂。大臣策事。可謂無遺矣。第復官以任能。上贊國謀。省官以輯衆。下屬民隱。此非兼材。何以當之。乃有蘇公其人者。爲臺望。慎選而任之。事有類於創始。政必合乎人情。振飭邊防。延問商民。便苦軍士。懷之夷虜。畏之封疆之吏。爭相勸勉。虜犯必創。吏竊必懲。自有開政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明效者。計公當及瓜矣。邇人咸願借蘇公一年。不穀方欲謀所以留公。會朝廷以閱視之節假公矣。邇關故有院。今爲巡青使者居之。公乃斥公帑。購民舍。皇明經世編

張居謙集 巡關察院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於趙府衙井。繕以垣。正堂三楹。門增其二。翼以東西房各三。儀門後堂稱是。經始於甲申正月。工迄於某月。且用錢若干。緡公不鄙而問記於不穀。不穀竊敢爲之言。古者天子歲巡狩。所以代天之工。至代以使臣。遣務工莫大矣。草昧既定。武備弗忘。征伐自出。典無大聞。章皇行之雅歌。喜峰之凱。府皇行之則。崇土木之康寧。若我皇上端居井辰。七政隨杓。以資。四夷解辯而貢虔。九五之尊且安也。公首受事代。一人耳目贊。天之視聽勸懲。百辟用保茂。

京陵萬世之業。按九邊者衆矣。茲院實爲之樞焉。不穀嘗聞考諸天文。執法柱史。列于微垣。天關一位。在五車下。是當輦轂之旁。臨大街之衝。屬趙之分。其占應。在邊關。公殿中執法也。職主關塞。足以當之。又按天漢左起箕尾。而燕爲天府之區。地軸右闢昂畢。而趙爲地府之雄。自東徂西。輦轂於此。茲院也。居在燕府。而得以趙府名。足以當之。天象且符。何況地宜。此非偶然之故矣。然言有幸而中者。不穀敢爲佞乎哉。客謂之善頌。用載其言。以賀公之落成。公名某。字漢。皇明經世編

張居謙集 巡關察院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傑。吳之太倉人。萬曆丁丑進士

序

大司馬大總制範漢鄭公制虜圖序 制虜

自辛未之歲。大酋俺荅奉珍。請稱外臣。於今十又一年。此皆漢唐和親所不能久者。我明始得上策云。先是謀款時。俺酋弟老把都者。居近上谷塞。馬駝不可制。於是策事者。稍示招徠。中之以餌。彼謂中國貨可居。已而老酋歿。五子皆強盛。獨滿五大者。悍黠稱少愛。子盡有其父鐵騎精銳。乃乘我所不欲抗者。

陽挾而陰利之歲以爲常遂有謬揣當寧意以爲
惕○噉○謂○不○空○拂○虜○情○卽○大○賁○縣○官○帑○藏○猶○愈○於○軍○與○
也○邊○臣○往○往○若○執○玉○然○惟○恐○失○之○自○是○謗○計○日○得○而○
上○谷○事○稍○稍○難○矣○已○卯○秋○範○溪○鄭○公○用○左○司○馬○領○三○
鎮○節○鉞○以○總○師○來○不○佞○在○禮○起○家○以○撫○上○谷○來○不○佞○
竊○憂○之○衙○腐○儒○也○無○所○往○事○乃○西○走○陽○和○問○計○安○出○
公○不○覺○席○之○前○而○歎○曰○諺○有○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我○輩○受○上○上○付○托○茲○當○改○易○絃○轍○之○會○不○則○清○淨○
畫○一○非○人○情○乎○弟○虜○之○欲○無○窮○我○之○應○日○竭○而○今○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張君集 制書可也 下

把勇於若一若不嚴修戰守閉閣問罪則邊計愈
臣○惟○恐○死○罪○疏○入○天○子○假○公○便○安○公○遣○薛○士○往○諭○
大○酋○禍○福○因○與○各○酋○申○明○要○約○且○檄○大○將○軍○治○兵○謹○
候○以○觀○其○釁○諸○夷○咸○歸○怨○滿○酋○悔○禍○稽○顙○叩○關○請○死○
且○叩○銀○錠○肉○袒○鑽○刀○指○天○盟○誓○願○寬○一○死○賜○以○脫○馬○
牛○羊○共○一○千○九○百○六○十○八○蹄○疏○入○上○嘉○之○免○死○開○
關○受○貢○如○例○仍○賜○大○酋○以下○泉○龍○裏○蹄○有○差○而○以○公○
之○功○宜○付○記○事○之○臣○諸○酋○乃○貫○魚○獻○馬○馴○謹○行○命○無○
敢○譁○者○於○昔○華○夷○數○萬○噴○噴○讀○數○咸○謂○古○今○未○有○之○
明○經○世○編○
卷之六
張君集 制書可也 下

之材也。旦夕庸功在秦形弓主噴之錫行且及之。如
不佞者竊公餘波得以寡過亦厚幸矣。不佞二載治
上谷受功德甚大。故稱言「上谷事若公之勞烈著在
山雲者尤偉。彼自有能言之者無所事不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蘇若谷集

制薦

九

平錄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

舉序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開公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楊 葵子常參閣

趙侍御文集

疏

趙 錦

因變陳言以請天戒疏

論廟相高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大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四十

趙 錦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大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大有顯道跌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自召而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豫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修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

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主隳廟駭時肆侵陵

闕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名影響之不謬者敢

昧死爲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重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

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四十

趙 錦

在中官則有望表之廟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干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下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僻逼此聖祖之處所以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

官密恩兼領傳原奉中王文復以保何之重兼領
家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以失
矣。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本
意然常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
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
極頃者復言以合冢之資廟跡禁集今大學士嚴嵩
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閣恬 恩寵以張其威權俯
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壅承于已人有少
皇明經世編

趙貞吉集 卷之二

王象望

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
事不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鈐司之
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
敢其趣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
賂者則不可得違臣遇有功罪則必扣虀軍士月糧
行賂于內閣賂入則臚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
賞有罪者免刑體助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
藩戚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誥亦惟視賄賂之厚

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
而後開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封帖官
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路指轉于
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降政調制
親進 未公差給由之工物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
十奇珍異彩水寢陸輸名剏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
之徒妄自貶損稱呼升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
婢膝于其前而廉駐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
者啟承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
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于至悉
由于家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關臣雖參與謀議不遇
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
旨關臣之票擬莫其肅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
言。陛下何內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
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
家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
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候

皇明經世編 趙貞吉集 卷之二

王象望

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萬幾臣陛下之
德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
自察之蓋萬幾何遑迎之巧似于忠勤而設獨婦之
態似于恭順能引愷然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
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賤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
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
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諛以爲非益從者而不知
萬成聖心所不經意之輩稍爲替請以絕陛下之
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萬
皇明紀世編

意所欲則務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
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
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
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
諸司代萬受其罰不幸而迷傳于後世則陛下代
萬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萬與言等而立心之
淫爲術之巧則萬非言之所能彰顯也萬粗有文墨
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愛抑人言而不

信竊意聖心必以爲萬有可用之賢而無聞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萬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
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
故鈐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
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成綏之志邊臣之功罪
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格剋日舉而卒伍耗弱封
襲非賂不行而大興日壞贈賂非賂不得而國是日
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貪
聚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于數年以來使陛下

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
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
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付
之王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
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
勢其危如此非萬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
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陛下一
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
後改歸閣官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

二匪人之故蓋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天變洪範有曰臣弑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國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舉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悔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罔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

皇明經世編

趙侍御集

卷之七

平賊心

免率服高日小雅盡廢四失爰發故內有張仲而後舜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竊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嚴念極朽之不可使後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萬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居臣竊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勞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可許授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闔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皇明經世編

趙侍御集

卷之八

平賊心

誰爲主。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高別生飛語。曲爲中使。或將臣疎。停閣于外。先爲難。以激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惟區區盡忠諫而已。

爲議處重兵以安地方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臣僚奏議

臣竊惟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喘聚之寇。不時之變。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

申明餘世編

卷之九

臣僚奏議

臣僚奏議

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船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并其海濱之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開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於鎮江。儀真。題奉聖旨。崔文陞。署都督。俞。克。克。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尉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

捕。寫勅符。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奏。取回。別用。欽此。臣於是仰見陛下明鑒萬里。出爲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陞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慨然無事者。皆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嘉靖十九年。秦番。干。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

申明餘世編

卷之九

臣僚奏議

臣僚奏議

未足以爲偏。而當事者。益黃失措。欲復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員。而遽調淮人。通泰等衛官軍。以防備。守。微。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聞。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安設者。次第爲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數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

皇明經世編

趙貞吉鄧華

卷之十一

設其制已備使小大將臣各舉其職則何憂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修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誘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總兵聚糧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餘日名月給行糧使之衣食於貧民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大等節衣縮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糧馬所在騷然在鎮江水足以爲重而淮大等衛先已入於形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餽荒困竭自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十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爲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不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安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備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質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日月而已前後貳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論一

皇明經世編

趙貞吉鄧華

卷之十一

重困矣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寬廣通

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安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有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以爲罷之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陵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避罪然臣日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請見在總兵一取回別用淮大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饒而財力不至於重困矣

臣竊見直隸淮安府至於山東兗州府一帶地方人民流寓田地荒蕪千里蕭條鞠爲茂草其官吏則相與咨嗟嘆息或遂棄職而逃其賢傳則相與隱匿逃避或至沮滯命使其僅存之民則愁苦憔悴而若不能爲之朝夕日甚一日莫可底止臣嘗詢之父老其故有二一曰積逋二曰重役何謂積逋先年水旱不時河隄繼作民多就食於外而有不克奉餉調其

皇明經世編

通衍卽業

卷之一
重役

租稅歲復一歲。逋負漸多。雖有懷土之心。而其勢不能復歸。此積逋之爲累也。何謂重役。其地人民素稱物產既薄。而獨當天下之通衢漕運之孔道。船頭馬戶。既無以異於他郡。而看汛守關引泉撈淺。接遞供應等役。則爲獨繁。此重役之爲累也。賦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亡既多。而賦役無所於出。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賠納。賠納既多。則逃亡益衆。逃亡益衆。則賠納愈多。田地之荒蕪者。日甚不治。而公家之賦稅。日益不給矣。前此一二有司。因嘗處置牛租種子設法以招徠之。然復業者。晨至而里排寮聚其門。耕稼之所。得不足以當賦役之所出。於是歸者復逃。而逃者不歸。其不幸而爲有司所得。則往往自經於溝瀆之中。而莫之悔。孟子所謂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幾萬人矣。孰非陛下之赤子。而流離困苦至於此極。陛下恐聞之乎。臣愚以爲今日之計。惟有蠲其積逋。寬其重役。然後可以招徠。欲歸之民安。則未散

皇明經世編

通衍卽業

卷之一
重役

之弊。臣請於前項地方。除見戶拖欠者。照舊酌量帶徵其餘逃戶錢糧。若一槩追求。徒足以驅逐見在之民。而其勢終不能完納。查照景泰三年事例。管與蠲除。待後復業開墾成熟。然後以次陞科抵補。其開夫洪夫泉夫凌夫壩夫等役。則皆爲漕運而設也。漕運天下之大計。而使一方罷弊之民。獨任其役。揆之人情。誠爲未便。臣請於漕運四百萬之內。每石加派銀二分。每歲隨二四銀兩俱解漕運。都御史類途河道衙門。聽候雇募夫役支用。庶幾衆輕易舉。不至偏累。但前項夫役募之終歲。而役之曾不踰時。有事於運船方至之時。而空閒於運船已過之後。似亦有可以議處者。查得徐呂二洪人夫。近該都御史何喬題准運船方至。則運其全運船已過。則運其半。運事不廢。而民力大省。各該開墾泉淺等夫。固與之同事而一體者。倘其法可推之。以通行足亦節省民力之一端也。臣伏讀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飢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惜非得已。然安上樂業。豈無來歸之願。奈何

有司不知有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就令認賠。拖欠稅糧。永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靠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出地。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伸。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水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等。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者。數多。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趙侍郎集

卷之一

千壽堂

俱聽便安處。置三年之後。果有失業。量加休給。而仍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於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沮格廢弛。陛下仁心仁政。於是乎可以覆被於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蜀宣所以中興六郡。薦飢而不知撫。撫李特所以首亂。況雖徐於南京根本之地。則爲畿甸。於鳳陽陵寢之所。則爲唇齒。商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被海。易於負固。其民悍勇。好鬪。易與爲非。考之於古。若黃巢紅巾之變。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克盧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少克。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晴。四方告置。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爲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歷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爲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爲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夷考其法。則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

皇明經世編

趙侍郎集

卷之一

千壽堂

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
給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簡即
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符其困弊流亡故民得安其
居某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於未形亦
可以裕財於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國家基本之
深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平陽府

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

草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詩子
夏允彝跋公 宋儼辟尚本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閣

南宮奏議

疏

題議處宗藩事宜疏

議處宗藩

徐學漢

臣等看得天下之弊恒生於暗而微於顯蓋暗地易

欺而顯處難惑也頃年各王府差來奏事人員據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議處宗藩

徐學漢

例甚嚴不許在京潛住所以杜打點之路絕賞錄之

端也但彼皆走京慣役若勾當未見分明必不肯起

然委而去之以故一入京來即狃伏於熟識之家潛

踪密跡往來偵探吏書固挾之而誣索本役亦藉是

以影侵上下勢略隱微情隔宗室之困累多辭於此

本部近來遇有奏抄疑礙即出示諭令奏役向與審

決一時事體頗覺簡便預噴無復舊額今該司又有

亟爲滿剔之議妄宜加意疏通使積習之一洗隨事

酌量必洞達而易知而檢噴者又時之以公濟之以

夾應竟好由明燭事以敏成宗室之耗費日減而

皇上展親睦族之意或可少助於苗一矣今將應議

事宜開列上請伏乞裁定容臣等刊刻成書頒布各

藩永爲遵宗

計開

一議疏通墾澤臣等查得萬曆二年該本部題准各

王府奏請各封婚禮等項凡不係單本具題者定以

按季類題事規畫一疑無復耽延停閣之弊矣然謂

按季者必在本季奏到即于季終題覆然後可以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議處宗藩

徐學漢

信于各宗也本部近行俱前季奏到直至下季方與

查明類題兩季之間相隔日久甚至有前季之五月

到者亦待下季查題一時文牘填委能保無遺亡隱

匿之虞乎以故各府差來人役未見分曉慮無以歸

報本宗不得不潛住守候又不敢向高催行衙門吏

書利其守候之久既易于勒許而原差人役亦借守

候之名消耗使費可以誰惑本宗上下蒙蔽內外隔

絕即本部刻意振刷亦不能其寒弊實各宗奈何不

日就貧乏也今後除係親郡王等奏應單本具題者

仍照例于五日内題行外其將軍以下各封等項奏結于本日到部亦即付該司次日通與查對一面行查宗人府奏報限三日內回覆其間應題應勘應立案者定于十日以裏先行揭示本部門首諭令通知其有可疑者隨喚本役赴本部當面查審許令申訴情跡毋爲吏胥阻抑如無違碍本部約於本季仲月奏結到齊者卽在季終題覆如季終方到查覈不及者始案候至下季查題通計一年之內定以四次題覆不得過踰期限奉 旨之後卽付精膳司填發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南宮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合就令本役領回蓋事已完結無賄可通無嫌可避較之轉發與各衙門差役順齋尤爲快便也仍通行各王府凡有奏請事情止差謹慎員役一人齋本與結到部不過十日內曉然明白不出三月外題請定奪違例者決不可倖得合例者決不致稽遲簡便易行打點何益庶壅滯可通而積弊漸除矣

一議取具謄驗臣等看得各王府奉結到部責成該司專官查覈較之往昔倍加詳慎其間來歷如父母封位及成婚選妾緣由逐一比對相同方敢據實題

請而本部所執以起信者不過節年題稿勘合底數及將宗人府奏報而已矣近年收掌頗全類多可考而隆慶以前則多有泥爛無存或間載未備者萬一較對稍有異同行之則礙僥倖之門寢之則滋抑勒之弊其勢不得不行查勘一經發勘往返經年以致走差棍徒因而藉口轉展爲奸卽使勘明具題而各宗所費已不貲矣況有勘而未明者往往廢閣本部終屬遲疑各宗不勝怨懣豈所以仰體 朝廷敦睦之至意乎夫親郡王以下凡賜名授封成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南宮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各有 敕書有 誥命有勘合底劄及印信批文可據有一於此皆可順齋而全以備證驗者也合無通行各王府以本年秋季爲始凡遇奏請之期果有所藏 敕 誥或勘合等件于奏內事情關係緊要者各粘表堅厚封付齋奉人員順帶來京以備質對除本部冊稿俱全先自查對明白別無疑礙者不必取驗外如有底案殘缺查理未明市件卽出示令原役齋赴本部以爲證據驗其果足憑信卽與明白具題既可免行查勘不致往來煩費且因藉以登記未備

爲他日名封之考庶省事省費爲便諸宗室之一端也

一議稽查結誠臣等看得各王府奉前事件本部一有題行與發勘合必由本布政司轉行各府故宗室有來歷未明本部遽難題覆者例行布政司查勘謂其爲喉舌之司歷年底勘具在可以正各宗之訛而本部所從取信者也但該司總理紛雜事干宗室雖具職掌所關而勢不暇細管則往往視爲緩圖一經行勘輒逾年不報報則祇據長史司申呈付吏磨寫

皇明經世編

卷五 南宮集 議宗室五

以了前件任其彌縫掩護而於本宗情實漫無可否信之則妨法不信則傷體本部未免再駁再駁而回覆如故終無實報事有難于具題者即寢閣之矣其於本宗真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今後嚴行各布政司務要備查節年勘合號數及各宗來歷逐一整理擬造文冊用印鈐蓋收貯如授封成婚生年月日等項自親郡王而下宗室世次井然明備每遇有本部行勘及撫按官查覈事件一一取其素所登記在視自簡封明確仍依期限據實具結繳報合例者

明問若何來歷本部卽與具題違例者明問若何情弊本部因而停止其長史司等申呈不過取以備照不得盡以爲據則冒濫者無所容而貧宗亦不受抑滯之苦庶職掌既明而嚴勘得實矣

一議奏請還婚臣等看得宗室還婚乃人道之最重者題請稍遲則婚嫁愆期多致怨曠故新議條例過期年限視名封爲少寬而布政司文結且免其復具矣惟巡按官嚴奏無礙方與查題爲其職司風紀查勘嚴明其奏良足憑也而王奏與長吏等結例不可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南宮集 議宗室六

少但巡按官俱先行長史教授查覈既明而後具奏則巡奏所係至重而王奏亦在其中矣今有巡奏已至復以王奏與結未全每每停候遲之歲月不卽查題以致宗衆過期愈久或甘蹈擅婚之禁而不顧者較之齊民反多失所其情甚可憫也合無今後宗室還婚除王奏與結先到而巡奏未到者照例案候行催外如巡奏已到雖王奏與結未齊本部先與查覈奏之冊稿來源相同別無違礙者卽與題授封號隨發勘合行令成婚不復久待致失婚姻之時容臣等

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官凡遇宗室選婚事件務要作速勘明每于季中孟月先王奏與結而奏到母得少爲遲緩則今日之配偶以正不改犯過期擅婚之禁而他日之子女名封庶可無違例之愆矣

趙正親王妾冒封繼妃疏

王妃封貴

本部題覆衡府寧陽王載圻奏辭王爵等因奉聖旨該藩襲爵倫序據牒冊題例既已開載明悉不必行查載封仍准冊封載圻匿情妄奏且不究親王妾應否封爲繼妃還查明改正行本部查得大明會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前宮集

子妃封貴

王妃封貴

典弘治四年定親王庶子受封其母始封夫人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准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爲次妃仍照例請敕知會不給誥命冠服及裁減身後祭墓又查得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內該蜀王宣圻奏乞封生母林氏爲繼妃該本部查該林氏先封爲次妃今復奏乞改爲繼妃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內一款請封生母親王生母封爲繼妃郡王生母封爲次

妃止於請敕知會不給誥命冠服身後裁革祭

墓情制兩盡無容議矣今後請封生母者悉照此例養母庶母不得一槩奏乞臣等看得爲政莫先于正

名請封生母離人子至情而稱名之際尤宜致審按親王庶子受封其母止封夫人此會典舊例也其後

始議親王襲封而嫡妃不存其生母應封夫人者已准封次妃矣又其後緣蜀王宣圻之請其生母應封

次妃者又加封爲繼妃矣因而載入條例遂爲故事夫繼之云者絕而復續之謂也如魯惠公元妃卒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前宮集

子妃封貴

王妃封貴

八

千

堂

繼室以聲子爲隱公之母是也今制正妃故而遵例繼選者方謂之繼妃以所生母而稱之曰繼豈所謂名之正而言之耶乎此衡府寧陽王之擬嫡嫡兄爭端所由起矣考之典禮委爲未安既經該司查有次妃事例相應遵奉今後親王生母止照正德年間例許進封次妃不得仍前濫請繼妃封號以爲定例再照禮有隆有殺不當隆而隆與不當殺而殺者其失均也今親郡王正配生前投封爲妃者身後例得賜祭無容議矣其以子貴封妃者名號原奉欽依先年

節經題議止爲其與遣官冊封者不同故祭典畢爲
裁減耳至四十四年條例則已一槩裁革矣夫以夫
淑恭宜人等例俱與祭一壇而進封爲妃者其子兄
居土爵反不得一霑恩祭似非所以通人情而廣孝
思也此又條例之不得殺而殺者查得本部見行事
例凡郡王長子未封先故其夫人以子襲王加封爲
妃者亦以未經遣官冊封身後止照厚封夫人例與
祭一壇合無今後親郡王生母除進封者不得請祭
外其生前加封爲次妃者身後祭典比照前例量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上妃封號
九
平露堂

與祭一壇以示優體乃爲制之中俱應查正改入條
例惟復別賜定奪

題酌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查得河南地方在開封則有周府在彰德懷慶則有
趙府鄭府在南陽汝寧則有唐府崇府在河南禹州
則有萬安建德等府見在親王五位郡王八十位將
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并無名無祿共至六千八百
九十餘位是天下藩封之多未有如河南者除趙鄭
唐崇四府并萬安等府宗祿不多祿糧足用外惟周

府宗祿衆至五千餘位歲支祿銀數至二十二萬餘
兩其額派祿銀止六萬五千餘兩餘俱取之商稅拋
荒但河南路當衝繁差役比各省獨重而脩河之費
又他省所無每年額辦起運京邊銀一百餘萬正改
兌米三十八萬有司嚴刑催比尚不能如期盡完若
再責以存留使之無欠其勢萬萬不能近因清丈難
查出廢府還官及官塘陂堰等地共約銀一萬七千
兩放過周府宗儀萬曆十年春夏二季共銀一十一
萬三千七百餘兩又補過建德等府萬曆元年至十
年止每年各冬季共銀三千三百二十六兩該司庫
藏已竭仍欠周府宗儀十年秋冬二季銀一十餘萬
無從湊處夫人生一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
飢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况宗室數千餘位
坐食一城別無資生之策使之飢餓於土地能保其
不爲變哉今該司議欲奏留前項贓罰磨日民壯防
大事例納班及兌軍扣留等銀共九萬六千六百餘
兩以補宗祿不敷之數誠非得已臣等又惟帝王之

治以爲物得所爲極致以一夫不獲爲已矣今河南
無祿宗室共至一千八百餘位嘗持一夫已郡伏乞
皇上憫念宗室困極輝煌難處敕下戶部將前銀
免行解部留司補祿候年終造冊奏報仍乞自今爲
始永爲定制其無名無祿宗室并議養贍鈐來自便
之法庶宗室不致失所永當浩蕩之恩於無窮矣然
此特一時權宜之計非萬世經久之策蓋地方生財
止有此數今河南地不改闢民不加多而宗室之瓜
分綿衍繁盛視國初時則不啻萬倍猶欲以畫一之

皇明經世編

徐南宮集

卷之五

平露堂

財供萬倍之用其勢必至於困絀而無措嘗考之龍
代周室時庸展親孝肅行葦何其忠厚之至然五世
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故疎之也蓋五世祖免六
世親屬竭矣仲尼憲章文武非不知尊位重祿所以
勸親而又首云親親之殺者豈故悖文武之道哉良
由禮之所生其勢不得不殺耳漢初尊王子弟尾大
幾不掉矣迨元朔下推恩之命而藩國自折宋初宗
室居聚食京師至熙寧初免以下不復賜名而糜費
漸省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更化而能善治者臣又嘗

考之岡初高皇帝稽古定制封建宗藩誠盡制盡
倫萬世莫及矣然於親王封祿在洪武八年則定各
五萬石在洪武二十八年則減爲一萬石是高皇
帝時於二十年間猶不能不爲變通之術以救極重
之勢況至今二百餘年天派益繁賦稅益出民力益
困尚可膠柱鼓瑟而不爲一變通哉臣智識短淺不
敢爲無稽之言卷查先准禮部咨該禮科都給事中
何昶鳴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本部儀制司郎中戚元
佐等條陳宗藩事宜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

皇明經世編

徐南宮集

卷之五

平露堂

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
國將軍以下宜卽節其祿秩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
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各目聽其自
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
城使得單力農買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
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王親仕格不得授以
京秩有違犯一體糾劾者有謂稍疎同姓之禁如奉
國中尉以下但令記名玉牒不必給以祿米聽其自
便如有才能超邁者推廣祖訓宗人府具以名聞之

意許其一體應試比照王親事例外任効勞其或瞻
縱不法卽以凡民之罪罪之者有謂量裁異往之親
如將軍以下宗女宗婦止給冠服嫁資聽其自便不
必給以厚祿以奪宗藩之食者有謂限封爵如親王
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郡王嫡長
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鎮輔奉國將軍
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南封鎮
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
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酌量親疎遞給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卷之三 下露堂

宜臣恐計無出此伏乞 皇上特加軫念 敕下禮
部會同九卿六科十三道逐一從長司議斟酌損益
務求妥當上請宸斷賜之施行實宗社生民萬萬年
無窮之福也若復踵習故常臣恐財用日匱示至日
繁將來流離困苦之狀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然制
祿者 朝廷待賔之仁節用者宗室自祿之司今各
宗祿彈小支先已借貸一領到手俱歸債主寃其所
以非爲酒食燕遊之費則爲賭博淫蕩之資在有司
取之盡錙銖在各宗用之如泥沙良可哀已伏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卷之三 下露堂

下部會議此誠千載一時已設復有如前遷延不決則自茲以往雖十輩言之亦竟何益哉且世之所以不肯舉行者其說有二一謂各宗仰食已久驟而減之則資生之難一謂封城禁例甚嚴驟而寬之則銓束之難而不知天下之事有不得不然者卽於人情事體一時或有未便而久之當自有帖然服者臣請得畢其愚今之宗藩安享祿秩亦云遠矣然而諸名有奏請封有奏請婚有奏資宗庶孽不得以時陳乞一不合例有終身不得名且封者有私相婚配而不

可無慮也然非臣等敢爲紛更之說也嘗伏讀祖訓有曰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其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在郡王尚可減則自此而下益可知矣又曰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夫旣可以仕則自仕而外益可知矣今仰斷而行之不過善推祖宗之意而已而何紛更之有哉夫天下之事言之於無事之時則見以爲迂言之於旣壞之後又緩而無救於亂今宗藩之敝極矣其當處也亟矣卽使於今不行數十年後亦自有行之者然必待其勢窮理極萬一生變至於潰敗而不可收拾雖欲議之亦晚哉蓋昔者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請割地以尊京師計畫始行卒受大戮今天下武不知宗藩之敝所當亟爲乃今日定一例明日更一例不日始待數年則日行各王府自議趨避觀望苟且夕無事而如前之策卒未舉行得非懼首事之誅而以晁錯爲戒可乎臣等過計不敢爲因仍苟且之見而惟東更化善治之圖悵惓爲 皇上請之者以爲欲貽宗社

父達之謀國家治安之計無出於此且能先其大者而區區節目又可類而推矣倘言而有利於國家而核是錯之誅所不誣也

題革衍聖公女樂疏

衍聖公女樂

儀制清史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咨稱看得倡優雜用原係前代陋習以故衍聖公府女戶樂戶一向開在載籍洪武元年開創之初中書行省未暇詳議將前項女戶二十六戶照舊存改原係沿習其舊並非祖宗特恩創與洪武末年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御史題准將官妓女樂盡行革去公私典禮宴會不得雜用一時風俗爲之肅清行之至今無敢犯者獨公府女戶樂戶相沿已久未經釐正以致凡遇宴會俱用女樂供應即使令無狎昵之私亦非君子遠嫌之道相應將前所存女戶二十六戶盡行查革以後不許混用每年進賀表文等項止用該府鼓吹人役供應庶仰體先聖昭報之心遠洗前代燕狎之習其於崇德報功之典益粹乎不容議矣等因案呈到臣看得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等咨稱衍聖公

府女樂二十六戶創自歷代爲供林廟灑掃之用非因宴會而設議將裁革盡歸有司附籍收差其林廟灑掃等役適於廟戶內撥用一節爲照體制之因革視事理之當否衍聖公府原用女樂二十六戶據稱始於前代國朝開創之初未暇釐正迄今存設如故雖事屬相沿而該府與各王府事體不同況先聖創此輩供應則又失乎創制之初意背戾已甚委宜裁革既經撫按官會議前來相應依擬題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題北虜把漢那吉郵典疏

北虜郵典

祠祭清史司案呈該禮科抄出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都御史鄭洛題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道右叅政鄧林等會呈順義王俺各嫡孫把漢那吉原投昭勇將軍於本年四月三十日因射牲墮馬跌死已經通報外照得本年先年慕義來降即成款貢於今十三年矣每見此輩欲報恩戴底中國情尤切至今墮馬暴死誠爲可憫聞虜中各部酋首哭之甚哀而其幼妻弱子俱無倚託日本酋原授漢官自有應卹

之例名無俯念本首首款額係九邊觀望乞爲具題請卹仍照武職事例先將妻子優給俟其子長成准襲原職不惟死者銜恩地下卽衆虜感激輸誠當承承無既矣臣議照得昭勇將軍指揮使把漢那吉原係已故順義王俺哈親孫先於隆慶四年募義來降投服中國以致俺答執叛贖孫竭誠臣順隆慶五年朝廷俯從督撫之請開其貢市之路迄今十有三載封虜又成再世關塞無烽火之警疆場著脩守之績初則收之降城相沿遂成屬國揆厥首事咸自本酋適溢焉物故忠順克終近據封虜通官回自虜巢俱稱遠近酋長哭之甚哀其新封順義乞慶哈及酋長恰台吉並其妻把漢比妓俱差人赴臣督撫衙門報討乞哀情詞甚懇臣查復得遼東開原屬夷王台生前効順老病身死荷蒙 聖慈俯從督撫之請曾頒諭祭今把漢那吉之死與王台相同而其慕義臣服摩挲貢市視之王台功忠尤茂伏乞 敕下禮兵二部再加勛議令無間念把漢那吉臣服首事之誠十三年忠順無替之績比照遼東虜夷王台事例賜之

卹典必從優厚容臣將本商年例貢馬賞資姑免開除准其幼子頂補俟其長成另請承襲以示 天朝瞻蔭之恩庶下慰衷情上尊國體不惟褒死者忠順於已往亦以勵生者効順於將來矣臣部查得大明會典凡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每名欽賜緣段二表裘降真香一炷備祭仍 敕一道撫諭各夷又查得萬曆十年十月內屬夷都督王台病故該遼東總督鎮撫官尚書吳兌等題乞要查例優卹量請加恩該本部覆題給與辦祭緣段四表裏合無比照屬夷王台事例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內府承運庫關領辦祭緣段四表裏順天府買辦降真香一炷工部取扛箱仍請 敕書一道撫諭各夷令其致祭再照本首首先募義納款來歸貢市盟誓祖孫罔結者三世遼寧管息土馬騰婦者十年比之屬夷王台其忠順殆有過之所據少從優厚似亦相應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附子
宋後壁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中士開參閱

吳司馬奏議

疏

吳桂芳

條陳民瘼疏

府陽

臣奉命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所轄湖廣之鄖陽襄陽

均州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五府及西安府屬之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奏議

鄖陽

平露生

商州五州縣皆屬高山深阻生理稀疎土著之民十

僅四一而五方流寓居其六七成化初年巨盜劉千

斤等煽聚據險流毒數省大兵勦平之後始詠增設

郡縣招撫流亡特立撫治都御史官提督三省九道

控制安輯規模詳密地方底寧將及百年丁茲矣緣

時移事遷威惠漸竭加以天時之災沴不常有司之

撫循無狀政煩賦重轉徙相仍顧茲易動難安之民

深切不單可虞之慮臣自抵鎮以來日見民窮財盡

吏猛官邪已當晝夜請求痛行懲創數月之內頗覺

史治政觀民心知節頓整轉方有端緒而思命終月

下臨不惟鎮民悵然于臣之去而臣亦誠若有不能

忍然于東者茲將所有地方民瘼事于體畏重大處

合令諸者謹釐為五其開列條件上請施行

計開

一收集流寓以實邊下里甲照得臣撫屬地方因開

初兵燹之後人民稀少各省逃亡求墮之人往往依

憑山谷潛住營生歲豐則入其否則贖成化間左都

御史原傑奉勅處置招撫凡客戶附籍者四十三萬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奏議

鄖陽

平露生

八千有奇定立里甲屬之編氓自是戶口漸充反側

始定弘治間復因新置流移衆多恐成將來之患特

選刑部左侍郎何鑑會同都御史孫需從新安揀一

番嘉靖初年都御史徐蕃請具先後奏請又經清查

附籍一番詎今又三十餘年矣天何邇年以來百姓

輸將之困既倍于前時而長吏撫字之風尤拙于往

日遂至土著之老戶變為逃亡附籍之流徒潛歸鄉

井昔時版籍之實民今多紙上之虛數人戶產粟各

有實無近有夫造之年卽據各屬中解人戶逃丁不

成里分乞要查核歸併如河南南陽縣舊有一保
今實不及十保陝西商南縣舊管一十二里今止見
在三里臣驟聞驚駭殊爲寒心及訪得各省商販并
流來遷民往往潛居各屬聚放私債典課田地得利
至盈千百糧差不及分毫間有役徭之輩懼怕告發
清查則或假幫有籍之外家以詭足或竄入舊附之
客戶以明籍甚有宗分數代入至百上而冊籍通無
一名者夫均是民也在原籍則遷戶而久廢公家
之供在各屬則稱家商而不認民間之役兩相形射

皇朝經世編

卷之

五

平露堂

任意經營豈非昔人所謂蔽民者哉夫因俗爲治者
變通之善經也泉多盜寡者損益之大用也乞救該
部尚從酌議或以先年特遣大臣或止照近年事例
仍乞乞救一題責成新任撫治都御史會同省撫
民守巡各道親詣各屬設法稽查除舊已冊籍及暫
時來往貿易或工區雜稅貨店居住者不得妄行騷
擾外其餘要有室家置有房屋典賣田地常運年冬
勢在重遷者務要挨門逐戶從實口報到官令其附
籍本件里下填補進丁里首各照遺下進丁田畝卽

發領印證掃如本里空格填滿則另添列里通縣空
里格滿則另立新里但越今大造未完及時稽遷入
冊一應徭役仍視老舊各戶減半以示優恤迨其十
年已滿另行一體征輸若應令附籍而抗違及或似
尚影射而欺罔查照題准卽例開發邊衛充軍客隱
窩藏各與同罪如此則一轉移通變之間卽地方富
庶之漸不惟見在者可保其不致于搖遷而已進且
將思復其故業矣

嚴禁投獻以免小民偏累摺得臣所屬五磨地友
已明經世編

卷之

四

平露堂

惟鄧陽漢中未有藩封而荆襄南陽皆係分藩之地
有等奸猾棍徒或因爭競不明或以糧差負累往往
將戶下田地投獻各郡王將軍位下希求厚值尙借
聲威苟圖一人目前之利而各該宗室得田到手但
知收租不肯納糧有司莫敢誰何里通只得賄賂賈
賂通縣無窮之害伏乞敕下該部申明律例嚴行禁
諭今後各王府宗室務要恪遵訓誥照各親王鈐
束不得信憑下人縱置妄受小民投獻或乞照依江
西等處宗室置買民田事例卽將本位下每歲祿米

查扣有官，兩相抵兌，若受田多而喙米少者，扣抵之外，仍照木盡稅糧木則一體依數徵輸，不得以前坐享租利，抗違國稅，其各莊佃在鄉生事害人，拒抗官府，乞救各該親王查訪察治，大不遵令其免往，所以朝廷優體之情，繫緝之於將來，所以彰國家成不之義，皇上親親仁民之恩，著無一物不得其所，

其文

一崇塞徑路以甦小邑困蔽，照得臣所屬陝西商南

原係商州迤南一隅之地，成化間該都御史原傑

臣劉經世編

吳司馬奏

部駁

五 丁露堂

奏謂前地設立縣治，將上舊流寓新舊相兼，奏成一十二里，雖極最小，然向皆僻處偏安，百姓僅供半等差役，其壤雖小，其民不勞，奈自近年以來，凡陝西彼此宦遊及他省過往使客，或自陝而適南，或自南而適陝者，往往不自潼關舊有驛馬大路，却從陝西省城取道臨田商州商南轉入河南內鄉等處，名曰取捷，此數州縣其入南汝襄陽諸路較之潼關大道，委果便捷數程，但數無斬蓋經行，未嘗設有驛站，每遇使客入境，一切夫馬供應皆額外取之里甲，內如商

州內鄉壤地多廣，猶可勉強接應，惟商南一縣，本屬新造小邑，編戶僅十二里，況自商南至河南內鄉縣沿途一百一十崇岡疊嶂，馬道千賊人馬送迎，往返數日，飢疲損，其苦不可勝言，伏乞敕陝西鎮巡各官今後彼此遊宦及別省經過官員俱要遵照先年定例，或南或北，悉從潼關分道而行，不許取捷，盡田商州商南內鄉等處仍用刻板榜于京兆驛及前數州縣明示曉諭，永為遵守。

一申明礦禁以免無辜牽累，照得臣所屬五府一州

臣劉經世編

吳司馬奏

部駁

六 辛家堂

地方間多產有銀礦，每遇礦脉生發利之所在，附近貧民羣起趨逐，召募收買，漸不可長，故朝廷之明例具嚴，而有司之防捕甚力，蓋非惟以息其開採之端，而亦所以謹其喧聚之防也，臣職專撫治，責在地方，則亂民而用重典，大復何辭，伏請開刑條例一挾，一盡掘銀礦銅錫水銀等項礦砂，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十人以上，分獲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衛充軍，若不足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三

備日發路再犯免其枷號亦發邊衛充軍其私家收
 藏道路其負者止理現獲照常發落手許巡捕人員
 通令展轉按指違者參究治罪看得前項例文首嚴
 指杖拒捕次別人殲多寡分別刑量本屬詳盡至如
 日山洞捉獲日止理見獲則于懲品發充之中寓計
 交友酬之術若有司能隨其意豈愚民盡罹其辜但
 何意雖極精詳而例文可從牽合如山洞捉獲持杖
 拒捕不拘人殲多少問發邊衛充軍詞意甚明引用
 自當固無容低昂其間矣至謂聚至三十人以上
 分贖至三十斤以上器必指一項俱全而後照前成
 造若人雖及數而獲贖不多贖雖及數而不係糾聚
 則亦照照常發落況大既謂分贖需據已入之贖如
 一人分贖三十斤三十人以上則共得贖千斤大如
 此而後可擬成也緣例內並舉人贖之數而下即係
 之以俱不分初犯再犯之文條吏不議變通往往首
 從並坐且不究分贖之文而但獲鈔數十斤即引前
 例治罪既久以為當然夫充軍下死罪一等必發一
 人則合金銀一人其產亦充破家若一招而贖復百

人是一紙而破三百戶也伏乞救下法司申明前例
 道行某賊仍乞將盜贖例文備從酌議量加分別或
 日山洞賊類也果盜止暴惟懼不嚴而今反議寬之
 若其若長亂殺何臣竊以為不然夫贖利孔也不
 與軍中起而掠之故贖利之糾聚為專利計非為
 亂也今臣所為第二等者被見贖而竊見捕兵至而
 逃竄首從皆不免成死脫有人不逞者奮眉其間口
 吾輩已共犯重科若聚則萬一可生散則悉就縛而
 死一鄉聚則眾鄉聚矣一路聚則諸路聚矣是動天
 下之兵也彼其時中脅從之詔寬當與之罪不已晚
 乎至非敢為贖從計也為地方計也
 一免無官軍以因地方保障照得臣撫屬地方本三
 直邊陲之地山川險阻號令不一故先年叛亂肆起
 屢遭同罪之師而各賊流平未幾復多竊發之眾自
 其罷撫治衙門以來風後節同咸令鎮遂致反側
 常事之地頓成安靜無事之區此益仰仗朝廷威
 德不冒要荒要亦國家優待事權中樞職宗俾臣等
 得以展布其愚而各屬無以窺伺其隙有以殺之也

本行法不玩于事久官吏急于權分其在于今誠有
大非略者夫撫治之職專一撫安人民整治兵備
遇有盜賊生發卽督官剿捕其職在臣等救者可
及也刑責屬南南漢地方悉割隸撫治衙門專轄各
處巡撫一毫不得干預其見于節年兵部議覆節
御史道宏戴珊沈暉等疏奏者可及也重書之責成
既重而該部之申飭最明其彰彰甚著如此夫國之
大事莫重于戎而地方之務亦莫重于勦調官軍以
臣割隸軍制之區實身安危理亂之責今官軍之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元

平露堂

調督撫不以聞官軍之發行也該道不以報萬一山
藪賊徒乘此地方空虛突出嘯聚彼時各官恐又不
免謂是爲臣割隸地方而該罪責成于臣矣雖然此
自臣一人體統言耳至于漢中一郡接連鄖陽各縣
萬山之中通逃之藪也時和年豐官司備禦嚴密而
山賊可賊茶徒曠徒尚且百十成群殺人放火以爲
常事若盡將衛所官軍掣調別處戍守誠恐歲事不
登此輩乘間竊出窺伺倉庫睥睨城池城守既空緩
急奚賴况漢中平楚二衛已有告額防秋官軍今所

調者乃其存留城守之餘其金州千戶所五百餘名
藝通老疾差占僅止此數而今盡括取之原有士人
自金州來者云晚發該州見城門政開通無一卒詢
之則云盡調防秋去矣此甚非所以今細民見也夫
州縣民壯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數十名公占既多
老弱過半若衛所餘丁則既鮮在官之數又無糧餉
之供豈足盡恃以爲城守之計乎伏乞敕下該部從
長計議備念臣屬轄漢中寧羌二衛沔縣金州二千
戶所本係邊隅之地與西安平涼諸處不同其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調防守宜麻驛等處官軍漢中衛六百一十名寧羌
衛五百二十六名金州千戶所五百五十三名沔縣
千戶所一百六十名乞容照舊防守城操免其別調
庶臣地方不致空虛而緩急有所藉賴矣

議復衛永行鹽地方疏

後唐鑑

照得兩廣地方素爲多盜之區師旅頻興軍餉無措
設督撫諸臣先後建議設立鹽課撥委官抽盤資彼餘
鹽之利以供餉用之費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數十
年于茲矣近者都御史鄭整理鹽法議改衛永二角

盡食淮鹽遠涉洞庭。經歷風波。遷延歲月。本輕脚重。商旣不樂于行。而鹽來旣艱。其價必高。衛水之人。舊食廣鹽。每斤不及一分。而淮鹽之價。則倍之矣。以有數十年輕價之鹽。而一旦令之出加倍之。直于民情益不便也。臣自蒞任以來。節查梧州稅餉。比前頓減。節據該道清查回報。皆云因衛水之鹽旣阻。而軍餉之入遂稀。已經案行議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議。照強兵之道。足餉爲先。興利之方。便民爲要。兩廣素稱多盜。兵戈不息。供饋實繁。其餉用之資。類取給于鹽利之稅。皆權納于橋關。矣。考梧州一關之稅。往昔頗增。蓋以湖廣衛水二府。盡食廣鹽。惟鹽之疏通。故稅入之頗裕。其來尚矣。其衛水二府之民。安食廣鹽。自有餘年。亦以彼地水陸近便。鹽貨阜通之易也。夫何邇年以來。議將衛水地方。改食淮鹽。遂將廣鹽停止。察議者之意。本爲贖兩淮鹽課之計。但淮鹽之抵衛水。有水道阻運之難。而衛水之食淮鹽。受姦商刁指之苦。且淮之官鹽。其來有限。而廣之私販。遂致盛行。徒減兩廣之軍需。何益兩淮之歲課。于上無補。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司馬文淵

論權宜

十一

下有虧旣非通商。足國之規。又豈尊利。便民之道。况開私販之門。收推理之漸。地方隱憂。誠有大可虞者。所據該道呈要。議復舊規。辨析分明。似應依擬。

議奏廣東省會外城疏

會城疏

題爲築建重城。以固保障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會案。議照安內攘外。固以交戰爲先。而思患預防。則以城守爲本。看得廣東省城。正南歸德等門外。壕畔高第賣麻等街。商民綢緞。財貨積聚。乃兩廣所恃以爲利府。姦宄垂涎。以爲奇貨之地也。且省城一合之。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司馬文淵

論權宜

十一

丈二尺腹頂九尺此比照常土外兩邊包輒之費使
贈三分之一而盡省土城其費實過半矣城堅而費
省民便而風水亦利廣東省城爲十郡根本之地而
城南郭外正諸商貿易之區生民之聚集如雲財貨
之積聚滿市真一省豐阜之最兩廣通利之源也緣
城外一望巨海茫茫寇患之生不無窺伺之念如先
年反賊黃蕭養等之作耗近日柘林哨兵之煽亂動
行突犯變皆起于倉卒民不免于倉惶此已然之事
既爲可鑒矧連年倭奴入犯惠潮其志皆欲趨廣傳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吳司馬奏議

主

露堂

議阻澳夷進貢疏

澳夷進貢

題爲表情事據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陳遵濠照滿
刺加本係進貢之國齋來表文若果係其國王所遣
卽不當却但查得大明會典先朝原給有印文勅令
今據齋來表封僅容二寸五分用蠟色負印鈴蓋似

非先朝給印且本齋有勅令赴司比對其非滿刺加
國王已無可疑又據丘時庸親自譯審夷使稱滿刺
加國王久爲滿利都家所併表文乃是本國王名喚
嚟沙必細的陽者所遣則是滿刺加國王已無存而
滿都家滿刺加國前後國名不一信有如各官所稱
係義民擬置或係別國生來畏懼說出與舊絕其交
易之路爲此掩飾之詞蓋由地在海外信息是非無
所折証人屬蠻夷彼此言語悉憑轉譯故也照得滿
麗都家國名史傳所不載歷查本朝並未入貢恐係
佛郎脫國夷人近年混冒滿刺加名目潛通互市今
又托名求貢以爲阻賴抽分之計事涉可疑諸司難
便定擬乞早賜奏請定奪等因到臣據此會同議照
外夷求貢事出非常若使在彼者委有真實效順之
心而在我者初無隱伏可虞之患則禮其使人納其
方物有何不可但廣東自嘉靖八年該巡撫兩廣兵
部右侍郎林富題准復開番船之禁其後又立抽盤
之制海外諸國出于阻訓會典所載舊奉臣貢者
固已市舶阜通滿麗相宜內如佛郎機諸國節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吳司馬奏議

主

露堂

明旨批絕不許通貢者亦頗潛藏混迹射利于其間
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
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字或去或住至長子孫
當其互市之初番舶數少法令惟新各夷遵守抽盤
中國頗資其利比至事久人玩抽盤抗拒年甚一年
而所以資之利者日已薄矣况非我族類不下萬人
據澳爲家已踰二十載雖有互市之屬席而識者憂
其爲廣城肘腋之隱禍久矣今當各夷勢轉桀驁之
時有此奉貢之請據其所執告謂爲滿刺加國所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峽
丁未
似屬素通貢獻之邦今據該司會同差官譯審却稱
係薩麗都家國與原詞滿刺加大不相合况又自稱
滿刺加爲其所併則其稱強西洋情可推見及查所
齎番書驗正方員各二十五分已非長文表襲又其
上蓋一員印如中國圖記之狀又曾以卑承尊與正
印信行移之體據該司集議其稱惡係別國生夷託
名奉貢以阻煩抽盤之計亦屬有因臣等又訪得正
德末年佛郎機番夷亦以進貢爲名來廣名期求貢
實極人番船往來貿易喜則人怒則戕官兵莫敢誰

何沿海破其茶毒嘉靖初年海道副使汪鉉用計破
之其患始絕今蒲麗都家恐卽佛郎機白隱之國名
而本夷求貢之情恐卽先年貿易之故智却其貢則
彼必肆爲不道或恣猖狂然其發速而禍尚小計其
貢則彼呼朋引類日增月益番船抽分之法必至盡
格而不行沿海侵陵之患將遂潰決而莫制其禍雖
延而實人大難圖也緣彼以求貢爲名臣等不容徑
拒以干專擅之愆但事關利害甚重臣等又不敢緘
默以貽日后地方之患乞敕下該部會同詳議應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峽
丁未
施行

議開伐羅勿山木疏
制師江福
查得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南岸羅勿上下江東西二
山延袤幅員將及千里層峰疊嶂形勢險惡自來徑
窺巢穴其間種類定繁乘虛劫掠乃其常性若欲禦
歲大征則東西二山周匝半月之程勞師十萬餉費
倍之未可以旬月計功收效也况上江諸徑近頗安
靜未敢肆然無忌尚可暫廢不煩致討惟下江徑山
沿江一百二十餘里時常越江流劫鄉村捉擄往來

船隻江道阻來商民受害委宜加兵但各徑性類禽

獸雖極兇殘而心寔愚昧初無機械且隨山錯落而

居其勢亦不聯屬勝之不武戮之復生緣節年雖經

議設兵船巡哨間主營堡住守歲約用銀二萬有奇

不為不多但哨船兵分勢寡見賊難斷營堡設居北

岸去稍隔遠彼峭負南山夏木千章落蹤隱跡見船

則出得船即入故雖濟以魚鹽重以犒賞威制于前

惠誘于後徒費供億未敢晏然帖服也謂宜姑緩天

討脩我巨防戢戢戢于南岸之巔以坐制其出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吳司馬奏疏

制則治

志

平露堂

之命正井且守于近溪之地以頓扼其來往之衝徹

其障翳翦其羽毛因山木之利以克營堡之資藉有

擊之田以助屯兵之食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但彼不

得播惡于江上則固可聽其偷生于穴中矣省費罷

兵有近功而亦未嘗不有遠效治以不治之道似不

出此即今兵將已有責成商民亦各相競勸始事之

處如泮水一帶素稱惡徑今已木長通道畏威遠遁

從此漸次芟夷而前我兵之營堡既定則彼賊之出
掠無由一百半江上往人之患或可不煩兵而頓息
矣

矣

恢復古田縣治議處善後疏

議照廣西古田鐘賊兩犯省城房庫殘宮造孽深重

臣等職司撫鎮控制無方敢不奮圖義舉以昭國威

以塞愆咎但前項賊徒盤據古田縣治歷有歲年勾

結通省搶徒實非一夥詢之地方故老考之大征往

際及集一時司道將領可與籌策之臣皆甲可乙否

而從背違內副使王化係廣西人勸阻尤力謂弘正

兩次大征皆坐調兵不過十萬以致單弱取敗班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吳司馬奏疏

制則治

志

平露堂

之後變出非一且狼兵相傳古田之敗至今寒心未

足深恃今欲大舉必須痛懲往事動調狼兵十五萬

仍本調永保土兵四萬添浙福烏銃等兵共二十萬

并請發錢糧四十萬兩期以一年始保必克若錢糧

不足調兵數少則不惟師出無成不過戮附近疑似

耳宛以報亂而師退之後報復驟然昔人覆轍恐復

蹈矣臣見群議皆馳莫能相下若臣違眾冒然為之
萬一如諸臣之料錢糧不繼師出無成不可收拾是
臣以獨斷致敗而益重貽禍于地方也况訪古田之

縣雖久爲殄人所據然今兩次倡變肆逆之徒節據
萬最不過下六里內鳳凰等村首從七百餘人其餘
皆赴村偷牛出江討鹽小賊而自種自食者固多至
其上四里殄人則頗不爲盜稍向官府故大征則玉
石不分多獲無辜有傷大地之和賜剿則正賊中據
眾匪外環殊無進兵之路坐是徘徊展轉未敢輕發
但姑如調守銀兵增實軍伍營堡申嚴巡緝以爲脩
聚內治杜絕再犯之圖并計擒行兇賊犯招徠向化
殄人委官入縣開山通道以爲興縣復治化暴爲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天啓四年

九

十

露堂

之計仰仗 天威遠布其縣中上四里殄人各已欣
然同化納糧服役下六里惡殄亦各赴縣題結乞撫
臣所遣該縣典史廖元已入居舊存縣城署掌印信
撫處民殄上下相安往來無忌守備卜頑亦入彼中
撫諭殄民老少歡欣遂迎惟謹日下計兵立堡願于
受學昔時畏途虎穴今幸沛然大通向來便化頑夷
今各懷然內向縣治咸恢復之勢國威有承起之機
雖知出其下策然竊計目前錢糧必艱奏手日後
利施又難逆料審度時勢圖維厥終實萬萬非得已

也。

請設沿海水寨疏

疏 沿海水寨

照得廣東一省十府惟南雄韶州居枕山谷其惠潮
廣肇高雷廉瓊八府地方皆濱臨大海自東徂西相
距數千餘里內通閩境外接諸番倭夷海寇竊發靡
常出沒非一然向因牽于山寇素無海捕官兵近自
甲子秋始該臣會議題請添設海防寨將一員領兵
三千住劄南頭以固省城東路之防近又會請添設
守備一員領兵一千二百名住劄潮州柘林以嚴東
界門扉之守其于海邦防禦之計少有賴矣但南頭
之去柘林道里尚屬遼遠一旦有警策應爲難其南
頭迤西山廣省極抵瓊崖交南茫洋二三千之閒
備禦向疎邊防失謹以故海上行劫偷珠巨盜往往
呼朋引類向彼暮也久住略無忌懼至于東路海賊
每遇官兵追勦亦即揚帆西向以爲進退之所如近
日海賊吳平之奔越是可鑒也嘗竊考之浙閩廣同
一海也而廣之海獨爲延袤較浙倍之較閩則三倍
矣然而近自倭患以來浙有六水寨閩有五水寨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天啓四年

九

十

露堂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本義 卷之十一

王 露堂

寨兵各數十艘船各數十屯朝除把總官分額之。獲
參將總兵官絕統之。此閩浙海上。奸人所以無所容
也。今廣東素無水寨之兵。遇有警急。方纔召募兵船。
委官截捕。大賊起。然後募兵。則卒非素練。安可必其
決勝賊滅。而兵即散。則不旋踵而賊復入矣。即今平
賊。雖報敗沒。然傳聞不一。未敢信憑。而其殘徒。曾三
老輩。又復回潮州。劫掠我村落。燒毀閩兵船。又該臣
等。再督新任參將邵應魁。留任副總兵湯克寬。前去
勦。茲仍委海道副使莫仰躬。親監督出海。區區殘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露堂

寨不設。知我無備。故也。今必須比照浙閩事例。大加
振刷。編立水寨。選將練兵。使要害之所。無處無兵。處
奸惡。無所自容。而海波始寧。承息謹將應合請旨事
件。定立條款。開坐。上請。

計開

一定水寨。照得廣東八府濱海。而省城適居東西洋
之中。其在東洋。稱最扼塞者。極東曰柘林。與福建玄
鍾接壤。正廣東進東門戶。稍西曰碣石。額設衛。倭寇
馭近省。曰南頭。即額設東莞所治。先年設置備倭。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露堂

司于此。此三者。廣省進東海洋之要區也。西洋之稱
扼塞者。極西南曰瓊州。四面皆海。奸宄易于出沒。附
治之白沙港。後所地方。可以設寨。極西曰欽廉。接址
交而珠池在焉。惟海康所屬。地方最爲扼塞。其中
路遂溪吳川之間。曰白鴿門者。則海艘咽喉之地。此
三者。廣省進西海洋之要區也。以上六處。皆應立寨。
內南頭已經近設。參將一員。督兵三千。足稱巨鎮。柘
林近亦請設守備兵船之數。尚應議增。今惟東路之
碣石一處。西路之白鴿門瓊州。并海康三處。各應設

立一寨礮石海康每寨各兵一千二百名大小中船
共四十隻白鴿門瓊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
中船各六十隻與南頭柘林通爲六寨其柘林寨兵
仍合增如瓊州白鴿門之數董以將官定以信地無
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小賊則一寨任之大賊
則分東分西三寨合任之再大則通東西六寨共任
之皆以擊賊于外洋爲上功近港次之若賊起此寨
不擊而別寨擊之賊所起寨重治如見賊不擊或致
令登岸虜掠者查照信地以失律論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司馬奏 設邊防上策

一 寨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朱 積早服

李 懷素心參閱

王敬所集

疏

王宗沐

山西災荒疏

山西災荒

爲地方連歲極大饑荒，懇乞天恩，特加憫恤，以救捐

錢以濟意外事。臣初至山西，入自澤潞，轉至太原，北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山西災荒

卷之一 平露堂

略衍代，比府入稅，又東走平定，出井陘，目之所擊，大

約一省俱係饑荒，而太原一府尤甚，詢之官吏士民，

皆云開疆萬山之中，地土本高，加以種不收者，三年

于茲，是以人民逃散，閭里蕭條，甚有行百餘里而不

聞雞聲者，壯者徙而爲盜，老弱轉于溝瘠，其僅存者，

皆樹柳之皮，糠糲而食之，父棄其子，夫棄其妻，插標

于頭，置之通衢，一飽而易命，曰：入市，其終不能去者，

在學生員，至去衣中，爲人傭工，臣方行時，縣官正審

編紛紛具中，皆云人戶十去其七，均徭無所從辦，去

年春，初逾沁之盜，幾成大故，特以撫處得時，後乃解

散，臣行至平定州，接得邸報，則又該戶部侍郎霍冀

奏行撫按轉責司府，督催宣大三十五年以後拖欠

矣，比臣查得本省稅糧原額二百二十八萬七百餘

石，其派在大同者約五十萬，宣府者一十七萬，三關

者三十三萬，各王府宗儀祿銀八十五萬，而加徵腳

價馬草不與焉，宣大三關民知緊急，雖椎剝膚髓，猶

未敢缺，至於王祿位數日增，而糧解不繼，即使俱完

猶不足數，遂令各宗連年缺支，自三十九年夏李祿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山西災荒

卷之一 平露堂

想今尙未給，去年以饑疫死者幾二百餘，百姓係

陛下赤子，宗室係陛下親親，不幸遇荒，兩俱病困，

乞陛下特念山西一方燃眉之急，敕下戶部，將都

御史邵懋卿近日新增河東運司鹽課銀四萬三百

兩，暫借今年存留解司，以補給各宗祿，其宣大拖

欠係本年者，不敢乞免外，其先年者，乞許有司四十

一年，則帶段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則帶段三十六年，

如此遞徵，則催勢稍緩，而民自不病，分數一定，而官

亦難贖，方今四方告災，錢糧缺乏，戶部窘迫，上煩

聖慮似非臣可請留之時但臣山西乃宣大命脉關
係最重撫存獨殘使供常賦此乃臣所以爲宣人此
乃臣所以爲戶部也而其說有五山西係京師右掖
山西有警其疾馳之騎自故關而出真定自忻代而
出紫荆者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一省而運本
色者皆在太原飢民一聚勢不解散則非惟已逆者
爲不逞無籍之徒而見在者有蹂踐劫奪之慘殘破
震驚固不待論而兩鎮六十七萬之額誰爲之出此
其可深念者一也宣大京師之門戶四方之極也而
山西盡供宣大是山西獨勤於天下也四方奉水旱
者大約以十上而戶部以三裁所免者亦不過存留
而已然猶有司通融者是雖不得其十之適而亦不
失其三之寬也今宣大所謂存留者三鎮關之輸
是也無起運則無折兌而其所謂存留乃反急於起
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也平時則山西獨勤於
天下而飢荒則優免獨後於山西此其可深念者二
也方今秦楚省征自無如真保近日無如蘇松真休
管給帑錢蘇松秦所起運矣然官漕之水路所通則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貧民有魚蝦之食不至餓死而舟楫有四方之糧則
濟急可資保定垣途稍捷河南則就食有地以茲難
病不困雖困且復也今山西在萬山之中嚴阻峻絕
而太原又遠其民不得至澤潞安望能至河南獨真
定米稍可通然人皆以背負或小車自運至於叶絕
之處數十車相并而搜猶不得上呼號之聲如人在
湯火中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致壽陽則價已三倍矣
臣行道遇米嘗不下馬掩泣而勞之外無可救而徒
無所近及其蠲恤而不得比真保蘇松是其可深念
者三也飢民相聚爲盜情雖不忍招之不可勢必撲
殺小則動支見在大則請留帑銀臣先任江西彼時
盜賊初起亦不過民苦饑荒而有司未弛催徵而已
今日事勢漸大其所奏留戶部者意亦不減當初所
催之額與其以帑銀而實殺盜之人孰若以帑銀而
解未成之盜此其可深念者四也山西窮患止隔一
牆近年丘富往來誘引邊民歸其部而遂至妄傳云
丘富募入耕田不取租稅事雖未真然愚民何知苟
官解權擾恐不服擇彼誘而衆我避而虛長邊八百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臣等謂聞之者此其可深念者五也意外之危。固然可觀臣亦不敢盡述以爲懸遠危激之論而始述目前通切之情計戶部爲社稷深計亦必不以臣言爲過伏惟 陛下哀憐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漕政

題爲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事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改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源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歲所集 漕政 五 平露堂流拑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繫舟沉偽轉漂溺得利而運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此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又行根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自正月月起以至於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

石之行根是一日約得九石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酥伙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根而今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宜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已爲不琅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人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同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二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歲所集

漕政

六

平露堂

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破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其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覓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

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爲此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濟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欠生弊，遂成偏累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大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名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自北始也。驟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竭於急澗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漕閘有索，河倉有經營，終年勞瘁還家，席未

經而官司已黠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等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因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背而消此待盡之得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勸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行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皇明經世編 卷九 平露堂

乞破格處分漕政因陳兄岡大計疏

漕政

夫理財之法必操其歛散貴賤之權而取其贏則無中生有國計可見千金之子操百金以爲資計其有無貴賤而販於市則可以立富故管仲強齊劉晏足

唐率用是道今國家盡東南財賦四百萬石同亦陛下之資也每歲約以三百萬石入運而恒出一百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百五十餘隻每隻以扣留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計之又得一十三萬餘兩每歲支放定爲幾月折色京軍得五錢之折歡呼相慶不復憂其糜爛不堪而國家實獲大利則庫銀可實運士不病轉移之間數年之邊餉不復憂乏矣今云不可改折者其說有二皇明經世編 卷十 平露堂

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寡也京師米價將騰也然不知今之所利取於放之數而不取於積之數如使不折而有萬石之積則今雖改折而其萬石猶在也此易曉也至於米價騰湧則誠有之使其不開近畿豐歛而驟定折收則患當爾臣請陛下於每歲運額大約以一百萬改折爲主矣每至漕運會議之日必須順天府尹入議開其四境豐歉之數而加斟酌焉如其收成八分以上則其百萬可以全折下此遞減使其大飢則全不折仍發太倉陳米糶之而以豐歲糶

補如今臨清倉粟米故事設活法而不拘定例則何米價之能騰耶臣嘗明農請言積米之弊延茂糧米在水次糧長固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溼濕而蒸矣至太倉一晒二日足水火俱備也夫米有自性新井之水火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易壞且多而相壓蒸熟之後不出二年外爲米而內成粉甚者成灰而不可用封倉版而署其外曰內幾萬石也似爲有備而豈知其不堪也哉軍士千人而散一版則五百人當受其病京軍拱衛實勞亦豈可還與一石之數而不慮其可食否也今歲漂漲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以致虧折利害相伏又安知夫求全者乃適所以自寡耶臣近見巡倉御史唐鎮條奏內云進倉皆水濕積久自泄彌各軍往往關出卽行轉易多者易銀四五錢少者三錢至其盤版之米尤不堪用實當實惠古所謂國無三年之蓄口不足者亦井專指米而言也此井臣之臆說也唐鎮貴奏記德宗口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庫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盡用貨

泉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有米二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蠹增其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河陰太原等處俱有此例所停運米於江淮州縣出糶節級所減運腳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唐在昔時盡失河北計其轉運不及我朝四分之一尙能規畫如此許之忠賢豈容失計而貞元之間賴此以濟臣所謂足國大計非敢謬語也如戶部以職司

者此亦一事也。漕船托浪，連上棚殘，及今司不出此，則有弊。譬如承年，年相張，即使月去一漕臣，終無收於國儲藏之而臣且不知其所終矣。

預防黃河遷徙疏

黃河不常流，其地之勢，亦非一處，故防之也。

題為預防黃河遷徙，以保護陵寢事。據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揚呈先奉臣憲牌前事遵依，查得舊贛鳳酒原通黃河故道有二：一原自河南蒙澤縣孫家渡，由中牟縣北清河口會賈魯河經本縣逾朱仙鎮，通許尉氏、陳、桓、各州縣，至壽州達于淮，此乃弘治二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豫所集 黃河遷徙 下 露堂

河決全紀。自東北起，連河衝張秋，而刑部尚書白昂所聞者，今已淤塞，隄圍數層。一原自河南蘭陽縣趙皮寨，由野雞岡過河，亳州至懷遠縣荆山口入淮，後因連經陵寢，慮有他虞。嘉靖十九年，該兵部侍郎王等塞野雞岡，開李八老集河，由蚌埠宿州虹縣，離寧州，出宿遷縣小河口入運河，不久亦淤。以上二口，近未有開決。若果孫家渡河決，由朱仙鎮南下，勢即於壽州入淮，而鳳河陵寢委屬可愛。然與宿州符離集相離甚遠，水源不通。今奉本院牌勘水決符離集，乃

宿遷之小河口矣。若仍從過河入荆山，則鳳河皆具下流，尤為可慮也。及查孫家渡趙皮寨二口，照常完固，欲為預防，保護陵寢之計，築隄實為上策。今趙皮寨以上至孫家渡一帶，俱已築有縷水長隄，中止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一段無隄，其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至茶城，並無隄防。委應增築，復查符離集之水西北過蕭縣永堽湖，東北通徐州挑山，遙東蘇家湖，下通靈璧縣地名孟山，離寧縣地名高作社，以至小河口，每歲夏秋連雨，積水相通。皇

經世編

卷之十一 豫所集 黃河遷徙 下 露堂

民間小船從此往來。如隆慶五年，邳州閘家等口及徐州雙溝黃鍾集，被黃水衝決，而蘇家湖溢出，經符離集，入甕壁境，沿孟山高作社，通小河口，自甕壁距泗州祖陵，止隔虹縣地方。若使水趨虹縣，誠亦可虞。今徐邳地方已築新隄，似可無患。所患特河南趙寨以下無隄地方耳。合無題請將河南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又自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茶城一帶，築隄捍禦，庶保無虞。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議得無事而先

言之似爲過計。有事而後言之。則爲失時。臣境內地
方。鳳陽泗州陵寢在焉。其西北接河南儀封。考城。陽
山一帶地方。自 祖宗二百年來。天佑 聖朝百神

拱護。固無他患。但臣查得黃河決徙。不常。自弘治二
年。決於張秋。奪汶水入海。竊爲向北。乃今漸徙而南。
詢之上人。皆云。自張秋加功。而後官司皆培增北堤。
而南岸浸薄。去年河水泛溢。一夕而高數尺。所幸不
於蕭場之間。而在徐邳之下。是以雖出支流入小河。
口經寧壁而勢稍近東。故於鳳泗尚爲無患。但臣親

皇明經世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大迫則連茂之水患。異常人事。則北岸之工程。常密。
然不知河水高。則溢出之地。難以定擬。鳳泗下則受
水之地。其防甚多。萬一有如去年。仍然泛溢。而使偶
然適當封考度城蕭場之間。正出鳳泗之背。則彼時
雖有神禹。無以措手而仰屋。聖明之念。乃大矣。故
寧使臣言爲過計。而不取罪。取後時伏乞 陛下采
臣愚見。勅下該部。速行河道。都御史。轉行各河道兵
備等官。乘今無水之時。先係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
各官務要。精心勤慮。逐一親加踏勘。但於單薄之處。

不惜人費。題請增加防界。務使無虞。庶有以保護陵
寢。上慰聖懷。而臣等待罪地方。亦少避於罪矣。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爲內道

竊照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
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
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
年以來。事久弊生。下磨百孔。又以黃河泛濫。漂流數
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
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劾。欲復

皇明經世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遮洋一總。以通海運。計遮洋止是一程。稍涼海固本
井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
建一總。以行海道。爲國家備長遠不窮之法。爾全得
遮洋總原根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
胡應嘉建議。停集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
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固計。人有裨益
相應。通行擬議。開立條款。題請 聖裁。正發帑雇募
今歲既已試行。則派糧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益
輪。國計更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處。稍可少紓矣。夫

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漸運之不講已久，其後
引道之條陳，鄉會之箋試，名臣之著書，後來行者不
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
而適巡撫鄧御史望，毅然以米試行，底績無華，事獲
上聞，蒙遇。聖明英臨，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
今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御見之曉，
則羣苟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
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
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
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
迴避障地，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
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
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
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
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
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
淺，是其明驗。卽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
其速，而掠遼昌，以豐其惠，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

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使於此者。然此猶舉
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
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
勢，三曰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
入都秦石，據岷涼，而左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
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
受其貧。宋入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汁是有水通
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
則重和宣和，受其禍。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
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
衛神京。聖子神孫，承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
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
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
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果不能飛，則
進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
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豈
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
事河而專於海者。彼以夷貊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進退。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壹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斧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土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離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血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三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開。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去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夫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防中堂有客。而有核自考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燕寧其肯誤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通觀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船。派官收領。皆係更革。觀乞聖明。米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仰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儲蓄。誠於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憚惜更費。以失久遠之利。爲此具題。

計開

一定運米。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州二府歲運。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派海運。以復遼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

十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并募攔頭舵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皋及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州宿沐鹽城寶應九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廣韻五

平露堂

十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臣恐多聞造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適臣後駐揚州催督糧運使時觀率漕務參政潘允瑞等並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艙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爲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遵中臣查海運總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使其清江甯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卽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專委督糧道泰議劉調督理其餘二百二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輝文督理務如前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候其造者每隻仍給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廣韻五

平露堂

銀二百九十兩其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追補卽以各船料價打造海船計等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其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其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厘共銀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六兩二錢事完通將用過工料錢糧造冊奏繳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卽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贍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誠謂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廠五年一造是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卽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國家開一百

皇明經世編



王敬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節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也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粮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遮洋總下淮人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温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温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二十隻淮安運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况駕使海船惟欄頭一人執舵二人最為要緊又必須久慣行海者方能不誤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糧月粮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滑上及海州等處領水手八百七十一名山東額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人執舵一人欄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

皇明經世編



王敬甫集

卷之十二

平露堂

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額仍將原軍撥餉及照臣於歲募船隻自隻已分爲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以行今既實運日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請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山東原運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撫募礦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體統准充海運把總仍籌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粮起運各該衛所正委指揮千戶押軍至淮交割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粮添湊自行願募熟識海道的質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得人各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既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盡開兌三月半開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端悉如洪武二十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拖蓬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臣查前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笑抵

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其計額軍七百三十五十六名內分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外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每名月粮行粮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今無轉行浙江應入巡撫都御史督責各衛所掌印官預期造冊送赴有司關領差官解淮聽給各船置辦拖蓬什物應用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給工粮卽以前扣粮銀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項支銷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既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操守并遙向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

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上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漕司仍勒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根船歷行之地至於天津遼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償回空俱係櫛比牙犬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海運

天津

海運

天津

膠淺除水大德行外若水偶淺派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上一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腳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齋銀兩勦用乞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爲始每年凡遇海運糧米船到大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員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腳剝運糧米前赴石上一壩交卸轉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根輕齋銀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腳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根應

用者支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舵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已卸根回南似無妨碍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十擔聽便貿易回滙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土宜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黃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海運

天津

海運

天津

一崇祀典照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一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是禹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眾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鷄鶩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有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甲定編經費銀二兩買辦緒羊祭品

每歲開船漕司親行敘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食
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伏乞 聖裁

條列漕宜四事疏

漕運爲國家大計關係至重自今歲之運早而且完
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廟謨而粗率故習矣
但孔穴多端井逐一弊塞之則弊將復蔓事體煩瑣
非悉心料理之則利或見遺是以輒陳鄙見列爲四
條皆有關係漕計至切者伏乞勅下戶部速見施行則
國計幸甚

皇明經世編

上 敬神集

漕宜

元

平露堂

詞問

一漕重遠之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先於恤軍而
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於改折今國家漕計已幾有
七十年其官軍之疲困惟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
於初任時曾經題請自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
不可行也初科臣所持者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
請者乃漕運權輿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暫改
折以蘇衛總而臣可以足國營之病弱之人不云節
飲食以養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迂闊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事終不可已

而以行止開漕政之興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
不容不再瀆陳也改折百萬不敢再請其各該院所
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場有報司府惟湖

廣江西爲遠而二省所屬惟水州衡州長沙荊州四

府爲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賴石二十四灘之惡四

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

往歲四府屬邑根米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

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徐徐白

皇明經世編

上 敬神集

漕宜

元

平露堂

河穿凍此固積玩成風亦內地遠人疲勞必至爾今

歲湖省漕糧過淮雖早緣因改折况今例限十二月

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澗難

人長灘上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乞

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

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

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

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 則

宗派連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

今之江南又豈承平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古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朝廷之尉也夫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闊而深爲國家計也臣乞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尙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家平集

禮部

平露堂

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臣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邑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楚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熱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人多寡臨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策而臣言可安行矣

一懸預兌之令竊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國計歎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保甲之法何荷聖

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余臣據各衛所陸續開報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而運官至密據執稱因各船利米之多京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太賤等因到臣看得官軍慎守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繁然彼亦爭利餘稍得利爾若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靖途故臣乞陛下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客即京明年運米之額悉照見年概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聽臣派撥各埠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校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其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家平集

禮部

平露堂

糧之數凡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刻衛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臣以爲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軍而官又收減存之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運上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爲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五

于鄒堂

三利也未至興寧時運事很很來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爲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嘆而全獲民運之利此四利也臣又以此奏又恐各衛剩餘無幾而未敢遽上也近於本年八月二十日軍戶部咨該客雲管糧郎中候國治呈稱本鎮崇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二千五百四

十五石零濟寧衛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真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採山東把總王扶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報本少羨餘無幾若王扶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觀但卽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饑軍士之望哉且國初漕運立轉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恐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哉此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五

于鄒堂

所以繼納粟之奏之後而又有今請也。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上秩根多而利至六千。候訖難根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短臣乞。陛下勅下該部將此二臣欽加部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應預免之令。宜必多矣。

一預運官之情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者皆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二祖時定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兵部

而今之克發則皆沿邊沿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克軍立功降調者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放監追謫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臣親當漕司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甚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問且至于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問且至于無軍其勢不得不取疲瘁殘疾之人以克之而欲運事之裕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勵之中而別存寬恤育養之法其元氣

不可得復也。臣查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邀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勅下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重類題咨行漕臣悉不許其更番扣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容臣類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今亦已多矣今歲各該衛門奈行之贖乃至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爲總旗在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而未蒙察况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兵部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遠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國之所不廢而或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重今蒙廟堂許以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

中原竊之警亦立敢必無哉而况傍岸行舟風波不
 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勅下該部查議凡運船所行沿海
 地方分爲四段臣淮安兵船出哨至卽墨自卽墨而
 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
 北直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爲幾哨每哨各造船二
 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爲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衛字
 牌至卽墨交與把總却將卽墨上哨所到衛字牌給
 與淮兵帶同爲驗循哨既歸卽發環宇十隻而齎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刊露堂
 卽墨循牌以去爲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
 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
 銀二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木處撫
 按酌定俱以五秋日爲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其
 備有弊截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
 使如萌自息矣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
 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
 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兌無一人至者臣乞
 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

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克海運練之既
 久精強而狎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
 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 敷所集 澤堂 尺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四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上木

朱

積早服

王敬所集

李 懷素心參閱

疏

王宗沐

條爲議單款日永爲遵守疏

漕政利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四十四

王宗沐

議照漕運之有議單 典制也 會議之有條陳 故事也 但臣惟天下之事承弊壞之後則反之必尋其源 摠類劇之司則慮之當盡其變 漕運事宜節該諸臣 經畫擬議載在議單 極爲明當 顧以法在而徒爲文具 行久而習見故常 今不悉理其急切之繁以收實在之功則無以肅久滯之心 而成維新之政 除其事間大體更革最重者已經臣陸續特行題請及事體稍輕得以自達十下者今亦不敢剿集故事責陳外所有利弊于係漕政切務皆臣親歷實際悉心思惟敬事謹用條列乞勅該部會議題請通人議單永爲遵守

計開

一中全單之規 照依各總衛所每年應運糧斛 漕司自准部咨到日 卽分派十二把總把總然後分派各衛各衛然後分派各幫緣水次有難易之分 遂人心起避就之計 故把總派糧與衛所則官旗先有常例之餽 有司派糧與州縣則吏書先有賄賂之逼 所以派撥不公 源頭受病 一也 糧數已定 而官軍告支月糧 掌印官不卽造冊 有司不卽開支 以致運軍藉口坐待支支二也 及到水次 而軍衛官旗以米之粗惡不充 有司粮里以軍之勒增爲詞 爭講牽纏 持久曠日 其則聚兵相駭 三也 漕司設立水程 本以稽考遲慢 然而使之自壞 既可移查比又疎 所以漕規日廢 人心愈頑 四也 軍船到運水次 一切皆責各官 固係正法 然亦有等刁頑旗軍不聽運官約束 以致坐違限期 運官不敢申治 甘受其責 縱惡長奸 莫此爲甚 五也 粮運到京 起空船隻 奏官當押南下 以圖新運 今委官多從陸路偷回 而各船頭軍得以攬載延緩 且前後散漫無統 每至中途遺棄六也 爲今之計

必須設法置單漕司親為派糧註限總括諸弊而悉
肅之使官旗一遵絕約而運政始有善圖合無乞飭
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為始以後將應運漕糧
聽漕司親派及分布全單每村各給一紙備開某衛
運官兌員領船若干隻旗軍若干名運某府州縣兌
改正糧若干石自派糧文到之日運官即會掌印官
整點軍船造冊送赴所在有司限五日內支與月糧
如或倉庫一時缺乏許將別項見銀借給以濟起程
仍追原坐銀備還一面計算該衛去水次若干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定堂

官違限者就于單本另立一款簡運官密填姓名過
淮之日聽臣從重懲治仍擇委能幹賢明推官一員
往淮凡運官到日將單先投推官查算某處違限幾
日某處違限幾日內扣除風水不便或上司守候或
江河阻淺給有明文執照外如月報違限則罪分坐
支有司如水次無糧則罪分兌所有司其餘違者卽
係各運官誤事開帖子單投臣計日責治若各官果
能依限先到先納者聽臣分別獎賞庶法令一新人
心齊肅而漕規可期振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平定堂

一嚴有司之限照得全單既置則各衛所官旗之運
誤不容復蹈然必須有司之月糧以時開支水次之
漕糧預期徵兌庶官軍輕于離家而敏于交兌臣查
該單開載有司十二月無糧者掌印管糧官住俸半
年正月終無糧者住俸一年二月終糧不到者降二
級今有司徵兌不得如期軍衛運納不能速達者良
由姑息久而積玩深法紀弛而漕規廢故也臣訪有
司徵糧故弊大抵先設欺局如軍船未到則申報糧
已在倉庫船既到則水次又復無米旋徵旋兌二月

尚多未完自知降罰例不可免而乃輒爲申報完在正月以爲避罪張本而監臨督兌者又往往爲之庇護以致有司視降罰之例有同文具而已且各交兌之時紛提告報及訪查中間有司或庸弛愆期或好各偏護或陳兵毆打或坐視盜拆臣皆不敢以聞者亦以事成積習其執固未能一旦全以議單勒諭之法便深求而盡絕之也今運士既始食早運之利而朝廷亦已明知有可速之勢則凡各有司寧容再誤相隱申嚴法紀以除故弊乞勅該部再加查議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露堂

後各司府州縣漕糧務要依期徵收完兌軍士月糧務要如限閏支若延出限外聽臣遵照勅諭照例泰降若果糧完如期交兌早畢者特爲薦舉不次陞擢庶人心警惕而漕糧不至誤兌矣

一重旗甲之選照得有司糧既速齊管領全在旗甲委託錢糧一係特重如水次之交兌沿途之照管到倉之起納俱責在一入必須殷實有力者充當方免濟事大何邇來有等富軍畏懼漕運繁難營求衛所或掣改別差或援納吏承或別籍端宗或投托影射

躲避之奸無所不至以致在運率多貧窘之人漕政由此而壞每年雖委有司會選而止官又以多務不逮未免委及佐貳各衛掌印所伍官遂得肆爲貪富差貧但以虛數交與運官便了事其運糧官員中多不才每爲掌印官所制依違苟且畏縮應承所以各旗甲無賴之徒自知無家以挽其心故乃大肆折乾以快其欲稍有事發若非逃亡必爲刁挾縱盡法懲治彼亦有死而已及至查究彼此相推莫可究詰爲今之計相應設法點選令其掌印官與運官均任利害使有同舟共濟之義乃爲補偏救弊之圖勅該部再加查議通行南京兵部及各該巡撫督行司道等官轉行所屬運糧衛所各掌印官即便會同運官將各船旗甲逐名點選但係身家有力者照舊存留其貧難不堪及壞事累欠者盡行革退就于在運軍餘之內或在衛雜差之中無拘所分選取殷實頗過及素有力量之人頂補務要人人着實不許仍以不舉之人搪抵選完開造花名長單一條二紙送赴臨近府州縣正官于各單上大書審訖無辭四字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露堂

有司軍餉印四顆鈴蓋掌印官與運官各收掌印一紙如運旗已得其人則運官方可收領半印啓行他日運糧壞事則買坐運官如運旗不當請運官當時以爭府州縣再審吏定如掌印官挾勢逼承許運官到于水次指實某人不當某人買問奉呈漕司將文案候不遞施行如他日運中誤事通係運官所呈之人就將掌印官差人捉解到淮責賠損失如無誤事立案不行但不許假此挾私刁難妄害其運官所領半印過淮繳報漕司查考不過准者類送天津兵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若人總繳至于各船軍餘亦要汰其老弱并將事故名缺逐一會補精壯人丁著運務足原額如有坐視不補致累旗甲有損船糧者所任官一體治罪庶精選得人運事無誤矣

一併造船之廠查得軍既齊集則船爲是要除清江一廠已該臣會奏處分外其上江總局建陽新安安慶九江宣州伍衛淺船原在安慶地方設廠製造下江總局鎮江蘇州太倉鎮海松江嘉興六衛所淺船原有蘇州地方設廠製造每廠委把總一員每衛所

委千百戶一員管押後因各衛所官旗圖便以故安慶衛告于本處九江衛于龍坑建陽宣州新安三衛于蘄湖蘇州太倉鎮海一衛于蘇州鎮江松江嘉興三衛所各于本處打造因而奸弊叢生造作苟簡已該漕司題奉欽依責成九江兵備副使專管上江廠蘇松兵備副使專管下江廠各提調督造但查二道駐九江一駐蘇州相去各衛所廠地寬遠不便親臨督察而催工止于文移事工料費半督尤恐侵欺這制焉能完善相應照舊端復故廠以便圖造乞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該部再加查議准將上江廠所屬建陽宣州新安九江與安慶共五衛仍舊于安慶府地方下江廠所屬鎮江松江嘉興與蘇州太倉鎮海共六衛所仍舊于蘇州府地方比照浙江湖廣江西事例各設廠造船悉聽本地一督糧奏或提調監督悉照臣先題事理施行庶廠造端一而船制可堅矣

一增督理之官照得漕屬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五布政司俱有督糧奏或或參議一員專管督催漕糧其江南江北應天蘇松等十五府州原無設官是

以徵寬愆期往往誤事近該臣議革漕運參將更設
參政一員專管漕務兼督江北盧鳳淮揚四府糧儲
而江南蘇松常鎮四府漕糧亦該官建議添設參
政一員督理是五布政司與江南江北各有官專管
矣惟應天安慶寧國池州太平廣德六府州地方廣
遠錢糧重大尚未設官統攝運寄托于九江兵備事
不相家文移發閣輒該原任副使張岳呈稱不便委
宜添設且六府州地廣糧多相應該處乞勅該部再
加查議添設參政一員安慶府駐劄每歲徵兌押運
過淮畢日仍將各府州一應歲額夏秋起存錢糧及
造船軍民料價悉聽催徵完解如遇本官陞遷等項
必候新官至日交代方許離任庶督責有官而糧運
無誤矣

一建通江之開查得瓜洲鎮當江南糧運咽喉節該
先任漕運都御史鄭及科道等官張博等建議將原
有上壩改開工部題奉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
御史萬會臣酌議應于本鎮花園港建開二座分定
附近通州泰州如皋泰興四州縣掌印官管造但查

皇明世宗

卷之二

上諭

平定

建開節年議論雖多竟未估計與輿恐復因循時月
或誤該臣督行管理漕務有參政潘允端親詣踏勘
自花園港從江口勘至鎮西月河出運河口止計長
六里六分路道環遠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勢
間有高低應建四開合于本港時家洲月河口建爲
頭開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
分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濬至尤家碾爲二開又于磨
家橋爲三開每開該銀二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二
分阮家莊爲四開該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
分共銀九千二百一十四兩九錢二分開港三十六
畝七厘五毫每夫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二千九百
二十兩四錢四分各開起蓋官廳置辦車盤器具共
銀八百四十六兩七錢五分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二
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其各開幫民撈淺栽樹
等項所費不多俟建開完工另議臣看得前項開工
既該道府各官估計明白相應及時建造況近來糧
運限以十二月完兌卽正月前後重船可抵瓜州所
據興工勢不可緩其四開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卽以

皇明世宗

卷之二

上諭

平定

本鎮原有開壩官二員條記一顆司吏一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年糧運到日查照條實事體開閘放行過盡封閉將鑰匙封送漕司收貯每閘止留夫五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車放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啓閉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川由壩挑盤不許內開出入再照江北三總糧船例不下壩蓋先年原係民運至瓜淮水次兌軍其後雖改官軍前赴江南領兌船仍寄壩而有司每糧一石徵過江腳米一斗三升內以七升雇覓江船裝至瓜洲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平

廣上江三總之船內開其南京二總仍今有司照舊雇覓江船運抵係真盤入軍船蓋江西等總原係下壩五年七年一造船隻而南京二總船隻原不下壩故限十年一造此係舊例今瓜洲建閘應照條實事體止令浙江下江三總由開所省挑盤腳費已多其江北三總糧船仍寄在壩有司照舊雇覓江船對壩盤運有司毋得風聞妄生異議致誤漕期庶兩利俱全而漕運有裨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平

責成掌印官，每年會同會書官先期在衛點選旗軍，
近補舊欠徵扣料價，修理殘船，以俟糧軍派到，會書
官卽率軍船赴兌，再照南京衛分旗甲十分，貧寒軍
士過半，逃已，仍乞行令南京兵部照例選委主事一
員，專管運軍之責，毋臨運期，逃各通融，還補務使旗
甲殷實，軍士壯旺，取足原額，該衛開造半印長單，交
付運官收領起運，如掌印官怠玩誤事，照依議單，每
摠缺旗甲五名，中途在逃，旗甲十名，運軍二百名以
上者，聽臣提問降級，其選委主事，南京兵部坐各題

王敬所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請仍行漕司知會，所委主事陞遷事故，該部另題委
代，不得曠廢，及查得南京各衛軍士，上戶殷實者，盡
食黃馬快船小甲，其次爲吊甲，再次爲營操屯田，聽
經等差，選剩方倉運役，是以貧難者專一在運，有力
者皆得安閑，所以漕粮積欠，愆衛累疲，當此亟宜挑
選，但係南京兵部職掌，漕司不得干預，本照該部尚
書王素抱宏猷忠先體國，若議行本官必能仰承
明命，斟酌吏部事例立法，將各衛旗甲除黃馬快船
小甲正役外，其幫甲及營操聽經也丁跟隨等項軍

餘一體通融還補，以救疲運，誠千國計有裨矣。

一併水次之便，據湖廣監兌戶部主事牛可麟管理
漕務，右叅政潘允端湖廣運粮把總夏時寅，各先後
開呈本省漕粮兌兌水次原設漢口街口城陵磯三
處地方，除漢口街口二處泊船穩便外，惟岳州府城
陵磯水次往年交兌，俱在五六月間，湖下正漲船隻
得泊蛇林港，以避風波，近奉新例，嚴限十二月交兌，
此時適值冬深，水消港內成陸，粮船只得泊于洞庭
湖口，一遇北風大作，漂沒勢所不免，恐非長便，查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敬所集 平露堂

漢口水次廣潤可容千艘，且衝承荆岳長沙等府民
粮自城陵磯直抵漢口，又係一水順流，民亦樂從其
便，呈乞崎併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查得湖廣城陵磯
水次坐兌荆州岳州長沙永州等府粮米，近例限于
十二月以裡交兌開幫，此時正值冬深，港水乾涸，粮
船俱泊大湖，致有漂失之患，今監兌及該道把總官
議要改併漢口一節，既于軍民兩便，相應議處，乞勅
該部再加查議，轉行湖廣撫按官速將城陵磯水次
改併漢口，行令荆州等府，自隆慶六年秋粮爲始，遵

照依期徵運赴彼交兌以便糧運

一處停造之船照得漕運淺船原有定額年來旗軍如頑駕使既不如法看守又不用心以致漂流火燬最多每過全運之年往往缺船甚鉅以致前任漕臣乃有補造之請初則本以足運久而漸成弊端臣訪各衛有等積弊旗軍專鑽侵盜糧米慮恐交納掛欠故意將船整沉捏報漂流以圖掩飾蓋掛欠則追本船旗軍漂流則難察衛賠補既豁侵盜之根又旁竇板之利及至下年復領新造之料設此一奸數利兼得所以各衛旗軍率皆傲蔑漕漕之大莫甚于斯臣又查清江衛河二廠管造江北南京等九艘新船例將底船兼造如有欠缺照依分數每一分追銀二兩買木補用近年各衛送廠造船隻內因底船銀板不完遂令停待不造旗軍以無船而得減存廠官以有得而得展轉年復扣沿致損船額萬一全運不免議雇民船每船計費水腳銀七八十兩亦不下四五十兩止了一年運事明年又復雇之雖曰議用本船存軍銀及修船什物銀兩而有司徵給愆期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上敬防集

第五

平糶堂

能濟急通年俱是取足漕銀有借無還庫藏難繼及查改造新船一隻限定裝運十年今止缺欠底船銀或三五兩或十數兩故將及年應造之船不得成造每年大費水腳雇船止裝一次不無可惜爲今之計莫若借與不敷底銀行廠咨同原料打造以補年例之數則一船有十年之用比與雇船所省不知幾十倍矣且此船既造而滯艘之數多在其中補造之行自可停止乞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以後停止補造容臣督行各該把總通查節年各衛因缺分數停造年例淺船若干隻內除已追完足并有見板外其餘所少銀若干兩暫于漕庫收貯各衛減存軍辦料銀內每底船一分借給銀二兩長取旗軍併發該廠成造以免逐年雇船之費其所借銀兩就將隨船各軍月糧限于二年扣補完庫庶旗軍免追併之難而漕船無停閣之積欠

海運疏

海運

該臣議照國家之漕河而罷海者已百六十餘年矣嘉靖中歲以來河流衝決漕舟遲阻甚則膠淺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上敬防集

第五

平糶堂

冲雨年而始完一年盜賣諸流一石而不敢一石續
練改色而求業 廟堂側席以問途至隆慶五年駐
則給事中李貴和有開膠河之疏而其引語曰海運
也是年九月間則河患更甚銀舟逆邇壞者幾八百
隻官軍溺死者何啻千人朝野震駭謂免無漕時則
都給事中朱良佐有復過洋穩之疏而其本古曰海
運也方膠河議起事體難成臣時適長東藩因出山
中舊見云詳考海運可以徑行時巡撫都御史梁夢
龍頗見承納即投袂東巡親歷海險險易在目而猶
恐空言難信以四千餘米自淮啓試坦然可行然後
疏入而 廟堂遂主于施行矣 成命既下臣又適
叨漕寄因陳三勢之說謂爲都燕必須之途愚慮稍
深不特爲米去年募運最著已明而今歲造船而爲
定計此則海運之所以脩復皆因事机奏過內外協
倡而 君相以神謀處斷于上非臣能以一己之見
取必于遂行也夫以舟行水必有風波其在河湖猶
不能免故臣于赴船原疏固云如有欲停即收入河
漕臣亦非不預知有今日之事而姑云然也今歲三

百艘停行本以三月二十日而船以新造油灰未融
停于海口至四月初八日而後取道視去年爲稍遲
因與瑞陽風會然夜泊以求全也而風則夜起其勢
以所免也而勢則甚增抵當一日七舟始壞則天
意難謀非人所及而觀記如此固宜諸臣之競謂當
罷也臣以職守兼奉 成命能陳其一得之見而不
能必衆議之合能規爲求全之策而不能必 天意
之從今臺諫連章交云當罷而愚臣又何敢守其區
區之見且自臣叨承漕計竭力營新以故河舟兩年
安完整肅則海運于時似爲無用所據停罷之議勢
不再計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海運明年停止
便丁復行其海運各官中有忠勤可用者容臣列考
咨行兵部兵科別行銓用以盡其長不致淹棄其失
事各官行漕務道會同海道湖廣分別處治以懲不
悛再照入臣任事欲以一身不恤天下之疑而取必
于不可測之中者非智也使因人言之有異遂唯唯
而受其初之區區又或因人言之不同遂悻悻而忘

其告之聲聲者非忠也。蓋大農之賦聚數百萬以爲漕。其人且難利害。伏閤未有一定之路。一定之策。可使若出諸神中。移之枕上。而保其毫釐之無爽也。今且主人使其僕負米于百里之外者。必乾餒而笠。益焉不能保其中途之不遇雨也。而況于漕乎。此先輩諸臣深知河漕一線之路。不可常恃。而咸欲通海以收兼全之利。而消四海窺伺之心者。此也。臣前謂海運之可行者。已列疏。上激而所謂詳考者。未敢遽進。今海運既停。臣謹繕完成冊上座。御覽其三。明海世編。卷之九。平露堂。

書

與谷近滄年兄論開膠河書

開膠河之難

某得罪東省已月餘矣。邇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

開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竊意必因邳河之淤塞。邇道稽留。鄙憂遠慮。欲爲國家尋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不知欲尋久遠不拔之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爲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爲之。則其地在山東。蒲海際盡東境。而某山東守藩臣也。使嘿不言與古之不預。萬一論有成。統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寺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或稍有成心。欲以慰協朝議。上于必行。臨時力爭而不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宗社之憂。必在丁此。某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昧以皇明經世編。卷之二。開膠萊河。平露堂。布于明公。膠萊之議起于元世祖。都載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一河逆水。至中潯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寧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河陸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萊河道。通海其事不成。而罷。故史臣口勞費不貲。卒無成效。此載在元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十餘萬人命其臣阿剌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發舟。遇風而沒。曾不爲意。彼之中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填海

以事遠夷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開河以通絕而卒無効何也至我朝高祖通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一成祖開漕河運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逮及膠河二祖之神謀群策畢集皆釋不圖者豈非以其事終不可濟哉而今當置之之日乃欲舉先代之中廢脩二祖之不可圖以說就不可成之功恐非計之熟者也膠河本受新河之水源出高密其流甚細若欲通舟必須遠邀各處之水合于新河而北下海舍口乃可運漕邀之則必有堤合之則必有閘群臣固經世編

十萬人一年爲之不可也二府連年開賑入戶多逃本額之征下欠四五每歲山東以督糧院運濟湖往來率多三府之官案在戶部可覆覈也若三府之民至用以十萬則野皆不耕矣一歲之京邊起運與地方之存留仰將何給業人或萬中有一觀心焉祖于賑濟濟寧之繁麗以爲有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白首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之民則又何幸也且今漕河之挑濬在國家不過以督責中丞中丞以督責有司日挑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荷鍾而寒衣妻送皇明經世編

五教集

不可者又非獨爲漕運已也國家聖子神孫有分封而南如景府者誰能建謀使自膠河出淮海乎國家所與共理天下者在百官十人南人之北與北人之往南皆不能不捐家誰能定法使必由淮海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自睢曹橫嶺時德薄泗州浸淫鳳陽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尋乎徐沛固東南一要會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爲巨浸其可坐視不拯救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可弃也漕河不可弃而復開膠河更欲以國家之力顧兩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國力之能顧兩河與否非疎遠之臣所可知若山東之不能供兩河也則其深知之矣今漕河之淺絕開泉壩夫堤夫派在濟東兗者銀力二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倍以給之是九萬有奇矣今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派臨期之徵派不與焉膠河既成視漕河朽短其所謂泉關淺濶之夫一不可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有河漕則必設重臣戶工部分司有閘則有閘官有重臣則有奏報則設驛官海船大而底尖入膠河須易

五教集

卷之十一

平底小船出海倉口則復有海船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廩食夫馬費亦不下二萬濟東兗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于青登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餘金乎可忍加以三千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山東地形輔京畿是國之左腋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邊與大物產土貢其地諸雜料與民之上餉者不下百萬是國之中周也撫之而尚恐其逃安之而常恐其叛奈何爲不可成之役以捏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慎圖用數十萬金試之而不成稍成而復淤勢必弃之是以數十萬金委之水也其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圖喜其王憲副膠河之說而特爲刻之以傳意亦以爲可幸而濟也。比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其事之必不可成彼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爲新者及欲措手而施之于事而未必合也甚少有志功業中已病卧艸野朝廷不知其不出以爲可用牧之埃土之中亦欲思竭平生爲所部營一事以報聖朝卽有如膠河之利正其畢力之秋

五教集

卷之十一

而猶嗷嗷如此者誠真見其不可就毋徒爲國家特
生一事也其以爲開膠河必有事然不敢一及之者
似亦危言動人之聽開膠河必不就然不敢多及之
者似以聽見阻事之戒故于河之決不可開者不復
詳言而但于開成之不可繼者頗慮其悉伏惟明公
實伯斯謀者也倘以爲可采幸于聚議之時力言之
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幸甚

序

桂林圖志叙

桂林圖志

桂林圖志

卷之二

桂林圖志

桂林圖志

桂林圖志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
連滇蜀際海濫而面屬交趾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
命司教事茲上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周謂
盜劇民病若喉有梗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
之既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兼署
撫夷事始略觀其端未大都必如昔所聞足有終不
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
其始今山間諸夷并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
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斤銛也其人皆衣食草

木鳥言夷習卽狡非有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山之
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可沿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
也而卒未能震蕩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
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
思之夫民聚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
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
而蠲其其間以相倚伏分之正當九其供力不能
具則其勢至于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
其羣居與盜爲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
責償于留者彼九者是如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
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覈也
然有司不及按捫拭窺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于夷
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
不敢控而惟爲魚肉之其價不得平貧而憤憤其入
于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急勢不得
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始謀
也大盜弱而豪嚙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
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

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爲恩。其勿觀者。因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蹤跡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更爲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謀爲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載。與其動而或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王敬所集 關中報館 平露堂也。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德兵張侯方鎮桂林時。卜營頂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八十有五年。故所爲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擊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賦不廢民。而于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幾死也。雖賞之。使爲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略。本

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孺。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屢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舛雄之。則余所謂痛焉。而干策爲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贈濡川楊公序

關中報館

國家之遘九沿漫錯時。而陝以西當都之右腋。東起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關中報館

平露堂

延安。巨寧。夏臨。洮陽。極西放于甘肅。延安萬餘里。其戍守之士。視諸邊居三分之一。食皆仰給縣官。關中自秦漢時。更郡史。稱其地肥饒。三輔之家。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沂嶺以東。商洛以西。所謂陸海之地。其上之毛宜足。以經費。顧撫臣開治。按邊徵。無以自供。往往由關中轉輸。以助軍大。都以其民土著。內五方更徙居之。風俗不一。其地廣饒。卽不能盡九頗有遺利。又水旱相繼。不登。則縣官有司之征賦。益不給。而歲索內帑。以供調。大司徒遣官督輸。相望。邊虜一報警。

卽稱軍疲不能戰或叫薊不用命主帥無以禁姑徐燧休之士習見久以爲帥不能如何則驕悍不可使遂成固俗畏敵如將以故虜得歲擾邊無所亡失沿邊孽屯破礮礮殘破矣見烽火起更爲縮汗幸其不出吾地無能遣一鐵以恐虜者凡天下言役若無過過寒甚又晝夜乘城刁斗在生死間而縣官衣食不時給少有所調輸又以其半入將領不得顧養殍妻子乃責之戰其勢固當爾義足怪也余不能悉知閩中余嘗觀國家賦法養邊吏士常祿之外固有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閩中諸無

平露堂

田法人受田二十而入租六石又間召商中益折糴轉以資緣邊乃給引通販慮至深遠自二法廢有司益不足以奉戰士始索內帑內帑歲入民賦閩津山澤之利又累朝積聚其勢宜大饒而數稱耗乏纔有調募大司徒又復告匱矣往歲虜由遼陽沿城下天子震怒一謀舉兵而論理財者蜂起蓋司徒之置久不急誠無策頃且責籙自五品而下居鄉得視見任又天下諸城三分之二與民代算贖父諸防守兵甲出折色半皆輸司徒虜數犯邊人言不足若漢

謀今纔一入而謀括財若是足減耗費見形影矣夫司徒之積不足以供費而營繕水衡太僕大官之積又不聞有羨下里小民又所在無藏富不能佐天下之急然則天之生財將安所歸也獨他無策耶司徒不足領天下之經費而各省布政司攝一省租賦如閩中又日給諸邊當天下多事其催督生理之道又安可不悉講而細求也定興濡川楊公爲廣西按察僉事之二年兵備右江以能聞天部以公才使督閩中根儲遷官爲泰議余于公雖未面予聞有周天下之慮者不後時而廢事故并道當世之急以贈行自今凡閩中食足十腋不病元元諸邊賴以倍氣惡戰咸于公觀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閩中諸無

平露堂

海運誌序

海運

余自嘉靖辛亥視察廣右時吏事繁暇輒取全史讀之觀古人攻戰處以按覆與固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余爲刻于省中因悉知海道自淮衛所輓薄燕薊便其宋宣和間謀攻遼而諸臣不知出此僅遣高麗師

以一舟使金往還名陸其後元人通海運于都燕爲得策且悉考當時載籍無言海中壞運舟者意卽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語二十餘年隆慶辛亥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漕告病朝廷遣科臣按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通運事不就余曰卽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叙其說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誦聞會科臣疏上遂下通運之命而余亦叨轉督漕身踐初議募舟集糧時中外尚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聞久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群臣論者多而未果行茲遇聖君賢相英謨立決而微臣沐適奉廟略叨奔走再聞茲途在國輸常暫多家惟意所施井宗社萬年寧長寧遂效斯計耶今而後始敢布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里行計類爲誌凡二冊檄廬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識大都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海運

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五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輿尚木

朱

信早服

選輯

李 肅素心參閱

王敬所集

雜著

王宗沐

寶書

陳兵

臬史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爲起於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御復墮之警狐矢除戎之義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四十五

王宗沐

李本哉而後世自戕亂之後本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本嘗不以德而三代以後之治亂本嘗不以兵是烏得罷不講也開元之承平府庫器械而漁陽之鋒若涉無人晉武之粗安警備盡微而蜀氏之難如赴同壤合血戴角之事此其大情時以防周慮密銷于木形則有所恃者可以無恐有所懲者終於不萌不然設藏冷容盜淫是誨卽以偷且一時幸矣而經時保泰之治顧不執乎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門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四十五

王宗沐

略盡於此矣此之則彼乘民安則盜賊乘除機宜所指諸掌者入我朝止德以後則漸入於多事益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之額大半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適意然邊兵苦驛騷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譬之病猶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肅理而況爲經年之計與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設兵轉輸不膏焚溺項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入廣海間道必取江西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無具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誡諭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籍者卽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圖久緩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順顧且以視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宇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爲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况贛州之賊頗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畏於不能草爾會難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

—

445

集 27--304

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
則言雖近而得便機然而不奮則盡難深而寡成伏
險於大順慮患於不然而況浙直連城閩廣未靖四
隣紛擾少獨處中可無一見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
太史氏曰教習不可廢於家則罰不可弛於國兵甲
不可假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爾世儒聞
於大較假云德教遂執不移宋向戌請晉楚弭兵其
從交相見以爲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
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
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
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凡閭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
駭初故安房闔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
談海陵之積蓄然之治非所以切實事而慮深長者
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已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
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
自信而不至於以爲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於其間
爾光祿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爲

之如明世宗之幸潯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二
軍爲之揚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於顧盼賜
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於偷安宋庄行酒則一
座皆轟項梁治喪則賓客皆斃驅人於鋒鏑習人以
殺伐而托於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
法嚴則賞附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
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明出自庫藏
者如賦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難
轉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馘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
在贛軍門之始勦也嘗具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
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涸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
出於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驛則廣益不下
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有緒
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
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固之大命轉輸
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口食羊棧糈分於
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勸世之權則
惟明於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惰勤夫平

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役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守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義，任事者多見疑之跡。執審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通論。功成而不能以自矜，則忌至而不能以爲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於不遇，重成之績，屢廢於嫌疑。自身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謀之，則幾不方宜而遂易由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識闇以禦暴，而亦以爲暴。彼韓滕矜首而矜節者，豈俛首操木者耶。亦推埋不逞之徒，而巳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論不可復制。優之必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遣。故有呼於馬，撫者亦有橫枕於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之功，然眉之急，不惟人將不食其餘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於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先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寫白者，此所爲謹微也。集此衆効，卽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待荷日前若引盜入室，不煩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於罪謫者。

皇明世宗

卷之七

平露堂

平露堂

邇年以來，嘗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姦，其不能操戈從事於百伍亦明也。故軍之往不可復，而取足於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楊兵時變遷，代不可盡悉，而有備無患于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突，倏忽而至，衢信家豪之微，廢贖日而破，南九回猶爲有守哉。前輪不易，後車將覆，余爲實書，故諄諄道焉。

險書

設險

臬史氏曰：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皇明統世編，王敬明集，設險，卷之八，平露堂。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爲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是向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國家初定天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袁如九江如鎮，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衡之險，爲江上流，盜所根據，而東則漸興，微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爲防哉。余志實書，記歷朝兵事，其所緣出入之路，與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

日漸及然則治天下國家強幹弱枝害中則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愷度周列至其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而獨缺也郭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孝寬車之而欲備彼者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及或出而止量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虜已在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趨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矣持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西無俘馘之警其民安上樂業四境一家焉雖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為提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為勝據之以為亂而已四隣相警事防倭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為勝者如狄酋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亦忽若龍蛇依傍嚴籌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為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騰語曰尺蠖當猛虎奮呼而振翼不甲摩兵而發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舍皇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歷四郡之境春夏水

溢渺渺萬頃則波濤為滴不可決洄洑高水落喉哽微露則又千條萬港靡一入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眾則有賈風船不得安妥甚或剽劫大姓不廷無忌捕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巡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盡迫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蠶逃入其中教之博噉出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又以通有急征之無罪虛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為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完詰之則止聚而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異苟安枕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隣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為樞機益大江之口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

淹旬月以致賊令散逸其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
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可息矣奏可施行而其
後御史楊公必追亦上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
諸衛悉屯車兵所以備江海也則蜀江漢合于九江
而清江浦饒源於鄱陽湖口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
又調兵備以事守之而湖口會無一卒之戍非今策
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
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
守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
肆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卷之三

上 平露堂

窺九江頭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
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
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
可無憂矣江西湖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
德徽之鄱門皆後無憂矣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
一所也鄱門池州衛一所也建德復於要害險隘守
以弓兵謹以烽燧明陞追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
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問事竟不施行二
公慮誠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闕也而楊議竟不見

實事豈非所謂異荷安枕者哉難者曰百里之邑雖
狹而必有邊一畝之山雖卑而必有阻遂與距仰險
也子為險者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
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足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
賴石灘皮州之峻阻也李遷事終於敗亡生米渡南
昌之坦途也岳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
之所不能窮而後其自起之所不能備也子悉圖之
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之而子奚以籌耶嗟乎
是非子心也余為險者亦以告有司與史於茲上者

王敬所集 卷之三

上 平露堂

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古之擇險而出奇者名
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令可使有餘自治法
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巡撫無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
者薄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必盡
求為捍敵哉而公劉之始主郛也必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而文公之從楚丘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
彼所以為谷谷不墮頃者蓋擇地以居民處于陰陽
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燠燥濕必避其邪故燕趙
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

多髮夫沙重難彼井獨不理身也食其上之毛又因而習焉少大相承則以爲固然斯所以爲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上然去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觀其始居察其疏肥夷囿不使其處峻阻也卽峻阻矣既居而安上蒞彼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闕也地險而遠聲治叫呼之所不達則時聯而集之警以象魏而夷其所憑依不使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叔 子歸堂

海運詳考

海運

諸職各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總管姚演奏事下水相阿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爲儲直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蒲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備直以爲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凌澀不能行遂廢而所恃以達于京師者惟恃阿八失所開濟州河其後漕臣囊加解孫偉言漕海舟疾且便而右丞麥木丁亦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是時漕臣忙兀解遂招集商人運達萬石與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叔 子歸堂

復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及齎帶重
物到彼處官司交投爲驗還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
轉卽係海道通行然後通議造船派運之法悉元八
規劃詳見後條銀發海右守巡及海道皆造募船每
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
俱書年甲籍貫以防改替仍每船給畫工一人以便
圖錄標記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卽可以所造
之船先赴淮安兌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初年之例其
事之必可成反悉食歷代成算與較量本朝河運利
卑明經世編

之中流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
船壞而米尚可撈於濕者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過
行勘然有司之勘停與吏書之隱匿有實漂流而以
爲虛至死獄中而責償不償有不漂流而以爲實各
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流而無
掛欠而漂流亦不待於勘報殆速以懷總計三利也
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等共糧一百八十六
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其該費米十二萬二百石
而八淮以後遇淺盤割腳價之費不與焉今海運既
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割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
也漕河運重兌米已堪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
船繫沉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
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鹽丘濬亦有
此論其事體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
安家今誠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
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
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
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給不時守候頗繁

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量凡一毫自費輕蕭口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齊七利也祇卑浙江江西湖廣隨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漸近雖有屯減輕齎然其費亦不貲矣所以然者爲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乘風勢甚迅急則耗米亦可稍減裁節其贏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爲行戶市買民間買累輔臣曾形容奏今海運既通百貨合泰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盛仕唐陸贄當德宗之亂以京師米賤奏請出糶

皇明經世編

卷四

七

露堂

關中爲之價平今國家承平萬無此理然以貨推米則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餉其艱往年災荒天子爲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例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朝漕運皆幸無募而惟本朝用軍糧漕運率皆轉販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途吏時牽挽疲勞還家未及席而官司已點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最開船而已時節泊每歲止春初入兌而夏盡卽休疲困亦蘇十一利也兌運之時軍弊百出盜賣侵尅

其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則施欠之宜在刑部獄者往往相比也今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爲市已盜而逃將焉往十二利也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憂誠不勝倦倦頃歲久臥牀下頗考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而始末以仰懇廟堂不惜帑費爲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條元人與國初已享之成刑備之損熟田也而管見迂疎又以爲萬萬必可成就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條伏惟鈞臺賜裁擇焉倘可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宗社幸甚具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八

露堂

計開

海運在先朝始末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而未詳至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茂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率不具其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滅宋時截回籍由海之事以爲海運可通力請十朝遂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船行海洋沿
由小嶼風信入時明年始至直沽何廷本知其利是
年十二月在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仍各置分司以
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樞京畿漕運
司自中樞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慎翁議廣開新
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
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
為千戶忙兀爾為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始立
行泉寶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二十
年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露堂

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
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
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正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
有千戶百戶各官分為各翼以督該運至大四年遣
官至江漸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庫
歲額糧全充運海漕之利至是始博而制京者已三
百萬有餘矣初海運之道首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
而行江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寄

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
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州馬頭凡一萬二千三
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明年
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
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甚
便云但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間亦有之然視河漕
之費則其得益多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露堂

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
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資為食贖腳價不以時
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其兼以風濤不
測盜劫覆亡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
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
石二年又令湖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
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
汝賴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
據制東西之地雖糜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

利民自奉於是海運之民不至京師者歲年矣至十
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
亨徵海運于江湖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將達誠帖
曉諭為江湖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
為平章政事留命士誠輸粟國珍具狀達誠帖曉諭
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國珍互相猜疑于誠慮方
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挾其舟而
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止諍以責
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先率海舟候于嘉興
之嶼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
後抵嶼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渚躬履觀其粟之載于
舟者每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抵京是年秋又遣
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
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
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
九月遣戶部尚書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
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入京九月又
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承運因不花往徵海運

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皆京師者遂止於
是歲此載在元史人略也又考元史軍實傳曰寶興
朱清張瑄首創漕舟由海洋抵楊州不數日入京
師賜金虎符進管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
糧二十四年乃頗大瑄復以漕舟至遼陽洋海抵錦
州小凌河至瀋寧十寨諸軍賴以食加昭勇人將軍
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路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
柵率所部益土築堤捍之歷昭毅大將軍王良傳曰
良遼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時紹興之官糧入海
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徇民船以備
短運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上運者又不即
受有折缺之患良旣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
為是紛紛也又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為風所敗者
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還不絕良取吏賄披閱即除
其糧與較運戶乃免於破家王克敏傳曰克敏擢湖
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大曆之變
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
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敏以為脫其當年而

往返若是信可謂今蹈為完所漕海運費得已最
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黃師
泰傳曰師奉江浙行省蔡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
部尚書俾分部別中以前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
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張思明傳曰初立海
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交際者彈涉險不行思明請
陞等以優之因者為令又查得宋史開載建隆中女
直營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
重和元年漢人高榮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要破
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命員共議遂使
武義大夫馬政同榮師由海道如金金主與結沒喝
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觀持國書并北珠生金
等物回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攻遼之意善慶
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
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間死舍謀者言遼已封
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還善慶
等歸金賦惟元人開國幽燕享海運之利已幾百年
其不盛之時固無庸論及至止之未天下分崩猶能

使張士誠運給數年若夫宋之趙有開馬政又以孤
舟盤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期海道之可通又不待
元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本朝始未杏得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
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五年禮部會議以京合
用軍餉不處危穽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
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千
萬石且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
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
勤廉幹者以充行役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
船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
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
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
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船始達通州十年禮以
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
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
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

宣宗之嘉靖倉河南山東巡撫請令各支取江并直隸兩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師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廩取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各爲支運二年四次丁丑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過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下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其後巡撫侍郎周忱言襄河民運多夫農月請如永樂初令民運於淮安瓜洲

就不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爲常例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永樂初克總兵師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衛京師遼東高建百萬倉于直沽尹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今交市人不敢諱由便之江陰侯吳祿傳載成定遼時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海道險遠顧善調度兵食充足水歲召還自此遂罷海運然山東登州衛海船猶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至遼東餘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其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五千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革各布政司每二年徵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捐色正德五年仍舊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設本爲裝運布花防禦海寇今布花已收折色若資此以爲賑恤恐遇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重難旋題請停罷大登州船至嘉靖二年而始罷運洋船至嘉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漕河淺船亦自海運四百料

鐵風船改造則海運雖能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考故
職以爲草耕熟田者誠以二祖之神謨不可終廢
也

一漕運既久勢必交通查得開國定都必通漕運運
法既久勢須交通故歷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矣
唐都關中江淮漕運未至東都陸運至陝而水行至
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始一變而爲轉搬自江淮漕者
皆輸河陰倉自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韋堅
二變迨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由東租賦乃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叔所集 海運 平露堂

潮流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渭州
陸運由揚州簿送至河陰李泌四變爲人渭船方五
板輪東渭橋遂罷南路陸運牛仙客五變爲和糴而
其後終唐世宋人邵大梁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爲重
開寶八年一變而爲綱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爲造船
補卒團本路綱熙寧二年薛向三變而爲募客舟與
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四變而爲汴河重綱崇
寧三年曾孝廣五變而爲直達綱而亦終宋之世我
朝初仰海運永樂十一年始爲海陸兼運綱而爲支

運爲兌運爲改兌卽今不惟運之在官軍者弊端百
出耗折數多而河之漸南徙者決壑不虛梗塞爲病
酌時事之急以求必濟之濟舍海運則安所求哉通
許河海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能使天
下之純有利而無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權使
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腹裏無盜賊之弊在安流
無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漂流官軍之侵盜歲亦不
下十餘萬在戶部不過扣羨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
百萬之額然直達之曠日持久則軍無寧歲洪河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叔所集 海運 平露堂

轉使無定期期限難必而況侵盜而逃利歸刁奸之
手攤派及衆償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交病歲漸凋
瘵以職前所述十二利者詳籌度之則利在海行爲
多而其所患者不過風濤之漂沒而已行之既久沿
泊得地古風順時則可以保自定歸而每年早定兌
期必問洋於首春之候則又不待規避而猛惡之風
益亦不相逮矣且又計之今運河之梗見儲于邳州
之下者已二十餘萬而停之二年卽使海河二運利
害相當猶當詢求以紓南顧之憂而又況其利害相

十力也。伏惟籌國者幸加意焉。

一初李海道之議。查得海運不行已近一百有年。固未敢遽造船載糧而長往也。自開浙而至蘇松。自蘇松而至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木道迂而水界往來固未嘗乏絕。特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北海途遙而利寡。民戎未之常經。爾即今春生。則自登州發舟。尚未南北分行。北直而南。盡淮安。即如前募人造船。可以守道而驗試之。精涉初夏。則仍可北行而南向之舟。不可發。勢須自淮安發舟。尋道至登州。今登膠之開往往有淮貨。則民間小舟未嘗不通。故藏謂募人初試。僅二萬金而足者。此也。如募人而自有舟。則兼給以其舟之直。齎持百給。皆應優厚。但欲使人樂于應募。而通行凡中道。礁梗之處。停泊之島。悉加標記。往來三數次。則即可裁糧。以試舟為引導。可也。以試舟之本。分有糧船。亦可久也。又行之二年。明人益習其險。而糧船因可雲集。設元初正四萬。而其後乃至一百萬餘。我朝一統而南運為富。即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仍舊山儀真入河。而但以漸

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白海運出。則固已一百八十六萬矣。自此進退損益。惟吾所裁。而尚何難之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不多。無庸設專官。及估費。故不悉道。

一海道既通。造船通運之議。查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因可造船開運。但山東登州頗據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約量適均。但登州無木舟。但以小試。而不可供載糧。登州人寡。募但可初試。而不可以足。漕數則須于江淮間更造船隻。而別選水手。此其所當議者一也。元初水道稱劉家港。在今嘉定縣元末貢師泰則出福寧州。我朝永樂間則漕粟皆頗太倉州。迄今河漕則淮安為聚集。疑遼海運則須定把船之地。此其所當議者二也。漕舟既通。南貨漸富。則查賊出沒。勢不能無。故元有仙鶴哨船。而國何環海。列有備倭屯。成徵巡之官兵。所必修復。此其所當議者三也。運船帶糧。始自宋人。其後丘濬亦有此議。然於蟲法。不無稍傳。而運軍船。每冒險。非有以稍阻之。又無以使之鼓舞。而盡其力。非益則貨此其所當

議者四也。河運用車，則各衛自有官統押，故可但以都御史糾繩之而已。若海運，風流官且久，其明瞭賅吐不支，故元人設專官爲都轉運司，以正一品而朱清陳瑄但加職而不易職，此其所當議者五也。海行習險，必濟寧之人，故元人置募水手移置揚州，尤須教習，而丘濬亦云募關廣之人，募則有費，抑移河運之軍糧以充募手，抑寧教習水軍乎？此其所當議者六也。河運以近多淤塞，故求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充運額，如必以淤塞爲慮也，則湖廣江西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下 皇帝

經官二員，每船三十隻爲一綱，船九百餘隻，運糧二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調官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元人本額也。今裁淮北之糧歸于河運，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若有節裁，此其所當議者十也。若當新建，則百議俱出，規條紛繁，必當完盡，則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外，自本訂者，後通行議運之具，博采羣策，以成畫一，固不得憚于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夫海運之利較若如此，而久不及者，大豈徃於河運之安行，且憚於更張之煩費哉？戶部總司天下之大計，而必得有外任事之臣，漕淮雖蘇運道之中，而未悉登州以北之路，談風濤之險，則聽者易容戒首事之端，則言者喑舌，然不知久而狎之，自當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屯田久任便枕席上過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固亦有六官，百官之餉給而自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而通二祖之冠絕百代，猶不能棄其成功而據其見利，故職謂欲切時務而慮深遠，以爲足國之資，計無便於此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憲宗成化二十六年

徐子遠問公

宋徵聖王水

朱 慎早服恭聞

戚少保集

疏

臣所以歷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

今以往士愈悉知臣意臣亦愈識士情凡所施行日

臣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一

之命臣更以不便況前兵俱係故家大族而調亦

彈久冒若止半身且至調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

有次非三年不里試則方今大軍在前勞知風信等

日又大非昔比其在約民近急十長且暢稱設免

徵民民況以善兵其在兵伍前嚴紀律印甘犯不

在舊相難份是一萬先早先本幾功實三分之二每
備糧餉器械以十萬數仍知為許調一之聘者大寇
傷平庶幾之加俱由誠其再犯之勢山寇發時而并
其作亂之源然後漸開而欲以備養兵之蓄木為晚
也臣臣漸就土著有敢然後出境之兵安撫之大
計莫踰于此伏望命下詔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
閩省空虛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
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提閩卒兵六千人自溫州入興
化將二十里山深瘴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
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
祇身客地每病兵留一冊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
每十人留一人守軍裝一人代炊爨兵其約又虛三
千人由是計之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
矣又既交鋒止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缺一
不可也
一倭器精利輕生善圍中國之兵皆非敵手然臣每
向雄勝之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
悍今興化岳宅將及萬餘且山寇蜂起亦以萬計臣

師以二萬兵臨前者守者故者外得有萬一千人更客兵不遠地自委意其能分代必將以代之路一按堵俱不使由臣之表以為為守方而進戰以一枝為正即守一三枝為奇又關兵諸官領後無多為戰應而游兵難與合營此臣所以必請兵一萬也一臣所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知燃眉無暇訓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開帶了三千兵一名即可立得萬餘舊相聞日月之間俱為有制之兵如昔募兵兵五千非二年教練無成是浙兵即調兵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

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無失信如去歲援閩接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官兵自承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令之命今尚未蒙賜覲况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破逃已解中途而輒還上心寧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懷恤安家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再量給舊功約四萬兩此所以四十萬之數也今調兵寇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備之兵必二

臣前備之類須兩年而閩十萬兵中乏彼檢倉畢空賦之際將上移撥以他處此乃必不計者也一伏觀 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諸將司軍師還臣司科察訓練兵備專司制度代之副貳為差但職業既分而為界者少兵戎以鼓難為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丁其食餉領兵之具不能兼運况臨敵機宜在丁須臾而有司平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有也臣連年歷收徵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宜而弗遙制其機以故有司公從協心共濟兵民令一之所後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度既已各司一方面臣以武弁職在身先王幸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况兵由丁調而遠事丁聞豈為長久之便伏望 皇上鑒將權之日輕機宜之重財兵食之不相為礙特下廷議亦如往年新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歸一毋顧此失彼因逮遺近方能倚角成功不致延蔓貽害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清軍將儲益客兵以援閩疏

臣等謹將客兵

寄一介武臣因軍功認明聖堂以一面

每切憐思報之詞越野驚駭奔馳之身但照後叙
勢悍長精須用素練制動兵以百當一始爲萬全
其連年調戰隨向克捷者良由軍門賞付臣以萬餘
級總所致至於統督巡邏秋毫不犯旗鼓一臨衆莫
敢後雖由恩威並濟而其畏威不怨者又由臣任浙
江台金羅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衆兵之籍
一切頑梗奸宄之徒退匿之弊皆得併其肅制其
虛令故能得其威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欽依新
軍總兵官

卷之五

五 聖堂

初由浙江人心尚屬緝繫今任福建與浙江勢不相
隔而近在兵士不過上畏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
不相繫屬之勢而加之以道土思歸之情兼圖中兵
將計日可也遂將部兵分三路止留六千防守秋
湖是亦不得已之計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
三處參見卑弱近十月內節據福清泉州興寧等處
倭匪陸續登犯倭寇二萬有餘隊臣部兵既勢單于
分戍又病傷丁久勞十八之中疲病過半軍門調度

守布天威鼓舞而來于是水陸已經共奏一十二

說擒斬焚溺已及二千餘今何賊日告至兵力有限
今戰勝不日之後尚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臣以疲
兵再加選料兵雖至數亦知衆寡莫敵其應毀珠浙
兵又皆爲所捷也治百計阻扼而沿途設禁不容入
閩無怪乎兵懷故土如騎子而不可用也計今見在
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既明
禁于官府又暗制于有司臣以不能制其必命之權
而用恩土畏威之士求必得其威力誠未見其能濟
也設使奉旨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恩重法輕情義

卷之六

六 聖堂

縣求而閩浙山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衆日行僅可
二今亦也遠不及事而況有此分限之艱難乎殊不
思八閩之兵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之
兵以爲援復與其成功于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
爲調度徒辦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
又查閩中倭寇上年攻破興平府衛之徒僅五六
千之數今年入犯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歸
必空闕入寇夫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與心

聖之問其由賊之害長越係于倭寇之自無乃兵力
不濟賊名少壯年走空回自寇十回由寇事起而生
于內八回之十府大能之勢矣乃今三月內
皇上特念八回爲江浙各商財賦相儲之地臣以
稅一漸漲之責重以節制四度之量大河之海務端
將領處法重而心齊誠尊而奉衆又通以游辰之法
順其耳上之時暫人人樂爲效用庶幾其有濟也

經略廣東條陳戡定機宜疏

戴定國等 跪 奏

竊念臣等不肖賤隸受委養推所任使務在捐糜遺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手 齋 堂

臣等臣人闕授臣等關切倭賞益方爲年歲夙夜
不能卸調萬一足俱近奉 明旨兼管惠州
地方及伸威管務整界之至重投之至艱臣自知其
不勝任矣顧惟武臣以滅賊爲長以御寇爲忠臣受
命必不敢義勇忠以問報稱寄見各省軍務並設
鎮巡然皆無臣效謀策臣效方之股肱心膂相須
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內撫臣建白而後臣表
丁其部取具丁簡說指示發縱勝算具在武臣猶走
狗也臣之則前丁今臣在兩建而惠州則惠廣東

仰取聲討故南嶺各處匪徒自今一事非盡一謀
皆合同稽臣以一身周旋各書三軍門之間身雖分
授才乏合從難處考道餘思爲同委非向然亦非
職也若臣後荷當調不盡而言或情狀未悉 上聞
而旨誤亦難違實必俟諭定而後從事其如職時廢
事何哉臣竊以今日之廣東猶五年前之福建福建
外患嚴重腹心受傷猶輕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
此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引遠請借福建爲喻福
建昔者倭寇不啻十年亦等設領巡計兵食日不暇
給至辛無尺寸之效亦以實情未盡上達而處置未
盡得宜也至都御史游震得譴論據實 上請乃發
內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詳募臣素練之兵二萬餘衆
計以人境戍心已寒易若繁榮順如破竹海倭山寇
以次蕩平繼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萬古
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略然後
圖事粗定大寇皆除此已然之效也臣于上年追勦
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於賊巢聯絡
臣詢其故厥有由來悉朝惠去而廣東門遠在數千

里之外此中就有誘誘官司多不實明以招撫爲善謀以蜀警爲完策既入其等或又恐地方事體或自復誘最要賞上既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後招遠近效尤其不爲盜者幾希矣東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調乏郡縣志喘卽能如救燭者救之猶俱未易爲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爲嫌條陳十事倘蒙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明之績也

自明經里編

卷之四

九


一定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貴矣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廟算何由定哉惠潮之間盜賊充斥其計殊也盜賊迫若火之始燬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易耳假任茲土者隱忍而待之或釀其釁而已成羽翼暗平却乃居體水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謀甚者損民生以授賊業遣職官以質賊巢謀固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或又重鳩寨賊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宜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派招撫爲

有功稱寧隆以淹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計不日復變則曰徒救是甚者劫虜命吏或製城池只令轉哄么麼便可塞責大慈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實心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若人爲附近寒伍之民求其捫撫無備截路搶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告吏又畏賊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貪賄賊具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計于是撫賊不得不又網受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歿于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大既有招撫信昭而又貪功報私敗之變變孰若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招已求賊寇悉就撫撫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誘從同治禮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與維新未聞大慈首惡亦德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德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具在乃今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罰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

自明經里編

卷之四

十

原陽海豐二縣爲大寨者三皆爲惠廟上命兩州
總管地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咸
賴撫民其實江門臣命蘇良民之田應據良民之妻
子安然生享其美誰何於厥所自寔有可以此委之
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鷙虎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
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
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冰勢
必所至民間生業日荒正欲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
殊是以劫于益賊之積或該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忠孝節義
四十五
手書堂
臣尚不免于殃咎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
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糧差不暇勾攝以爲
放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
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釀患若此之久失事若
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偏
遠邑令始聞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
敢以循常蔽復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
制臣自料權力不能加千兩廣軍門兩廣宣門具文
武之材貢當世之望獨以地里穹遠未易奏功使臣

徒恃虛聲不求實用。劉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袒。可以分遣。顧閩中官兵。一乞似十。鄰國且各有佔地。難以舍已之田。而私人之田。或謂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用。而廣用兵。故事敗之。初起。必以地遠。不開事。閩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十年。狼兵未至。賊已相蔽。啼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未及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也。故臣請先定廟筭。有二策焉。其一先驅有各大寨。計若干處。倡亂首惡。計若干人。臣舉銳師連破數寨。軍聲已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卽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但兵微。則賊復起。譬之春蠶。旋燒旋生。惟或臣于未入境之時。而條議奉有欽依之旨。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首。爲賊。某都某首。爲民。某某赴縣報差。某某負固不睦。容臣會同撫按宣布。朝廷威德。播爲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不謂若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前降然後。臣提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都保。與俱。首的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而人。事產若干。而

人縣官赴鎮巡緝門親近結。用上何開極甲
作何處役。粮差作何徵科。定籍在官。察長每月赴縣
過結。果能一一遵守。卽爲良民。如或抗違。卽係賊黨。
仍再差人曉諭。不服。然後發兵加誅。既已役役在官。
如有仇民。稱兵阻殺。比照違方。該殺獲殺。勾惹過。
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而擇任
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謀輸納。
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練丁壯。充爲土兵。
以漸而減家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百年休養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一專責成。臣聞兵貴神速。不開巧遲差之毫厘。諺以
千里惠潮。故稱益鼓。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
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言其不便矣。不特
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將士待哺于兩月之
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中。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
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于呼吸之間。而候賞
于兩月之外。人必不勸。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
所乘。遲而不及掩耳。而責成于兩月之外。師出無功。

亦未必皆不善罪者之過也。故居蒼梧而兼惠潮。德
之深。若水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
駐省城。日與軍門諮司朝夕謀議。卽有緩急。聞警輒
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
處守。則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
速。得句何如其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効微
勞。其禮輪誠。曾無詛齟。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
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威感奮。出必成功。良有以也。夫
臣之願竭忠于皇上者。非有擇于閩與廣則。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兵部

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
于閩者。不至致罪于廣耳。乃今役臣于境外。而無所
附麗于軍門。臣一武夫。何益于事。縱家特出節命。假
臣便宜。惟有督返還。禁騷擾。則臣所可自盡耳。然必
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于節制
有司。調度錢糧。雖兵備海防。使井素有風力。實心任
事。亦多掣肘。況臣各位往重事。權本輕。又安能爲有
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間。將以專責成
之。而顧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不便似矣。而錢糧仰給。

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應之未可也將以兩
 廣軍門竄遠暫時移惠潮竄恐舍堂與而出戶庭不
 能無却顧之患未可也將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則
 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兵皆出召募爲已猶或不足
 兼濟必非有餘未可也或謂改設總督于南贛以專
 之或謂暫付福建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
 暫設軍門事別議事于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
 之責任分于各省徒係阿于未任之時不責寔于既
 任之後則每事掣肘輒得咎臣固不敢自路前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戲言
 了心堂
 而臣亦得因人以成事矣

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則在監軍，各任其職，戮力同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于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快事，乞照福建

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晉入
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統治器械遇
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組豆之資
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爲其
濟乞勅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
事經歷戎行之人以充其位

一置將領臣叨主將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東雖于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憂竊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勅諭

奉夏急在備倭宜居閩省秋冬利于勦賊宜住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本免顧此失彼卽今任將之善宜莫如陶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爲出入鎮巡標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都御史譚綸在浙儲養之士及今撫按文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洵惠及伸威營視閩佔地更廣值寇倍多任用將官總可不損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惠則有參將伸威營則有參將有總兵運食無兵徒擁虛虛設無成效臣竊計

信地不下數千里。由貞戚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俾戚營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仲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奉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略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職。有功者充之。凡在人員。另錄別用。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卽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地勒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親赴援。動舉全力。自明經世編

卷之三

第廿三

臣

積戍強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命。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追。或而竭。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頃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殺大如腰。必至不憚。愛生。肝脈。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狠兵玩事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留自已。所遇兩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于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南廣必不可廢。狠兵。要未可恃于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于浙。浙人猶多阻撓。將欲募兵于閩。閩地狹。與防守。乞勅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容臣已詣。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曾充兵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年爲限。方許下班。舊部村官。除各衙所見。推管事外。其餘閑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七年。儲養亦多。計士與其存之無用。孰若相濟成功。是卽謂必用趙人。而不難于責效矣。然徵兵于浙。又必取道于閩。蓋江西未調兵。難與慮始。閩中自多事。安不

志危人兵經行亦是彈壓萬一警急又得借而用之
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
則春汛不可入山而秋冬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
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即以
閩省監軍督往至冬卑微兵還閩是則廣于有事之
目可以借力於閩閩于無事之時可以資餉于廣相
濟而非相屬矣

一復舟師臣惟是艸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臣
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非向用是道也故欲求內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賦少保集 魏忠賢 第五十四

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猶蜀之南中水艸之根源矣
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備非不周
法非不善適因柘林水兵之變遂謀罷之是因噎而
廢食也或謂選編海上商漁船隻分爲二班一班殺
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駕必快已賞過賊
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不利一爲于官于已
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陸兵則功既不賞敗亦
無謂皆內官司無有主兵勢不可行相沿已久倣倣
日甚雖張虛聲以警官報誰宜捐軀不測以圖實效

臣欲用此輩必須設有巨艦皆有重兵必得質直有
幹廉靜無求者駕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
威而盡置及側于左右艦之踏重瀾鋒鎗雖駛不
失其道食不違其時抑且不能矣況未必然耶又照
鳥尾船雖大外少牆壁內多櫓蓋櫓人難去火攻易
燃必須用福建白艚相兼力進此南灣已試之明效
也爲今之計相應亟爲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

把總一員充爲南灣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充爲南
澳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賦少保集 魏忠賢 第五十四

必須會于閩浙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
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
置器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巡防道
西路卽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下食船隻器具每年
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以照閩例如遇賊衆船
少在閩則調制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制烏
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卽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
居什之七備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
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非主活與爲界

有廣則舟楫松甚上至惠州營開港爲界東南頭船隻仍舊傳信省城東接盤開港西量接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游防豫修而疆事克舉矣

一謀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險聯皆鳥道荒僻而

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略言之堂堂交鋒之陣雖有險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廣

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出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事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

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

火藥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應臣聞廣東養

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厘益彼中常調狼兵

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

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養養一人彼于計亦得也

也行糧皆入頭目之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養餼

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于一人彼于計亦得也

臣在浙福寧兵日給口糧三分三厘行糧一分二厘

循查事易窮名不隱蓋臣兵列處先聽番司各點一

名不虛給過地左秋毫匪犯故吏廣東所處不同今

臣入潮惠各兵口便行糧應照浙福寧仍必處三年之食使無却顧之憂然後臣可以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未議可勦則勦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上著漸減客兵蕃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也乞勅兵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目破官帑而無成數臣之罪也

一謀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首

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

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給其實數

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

不殺破肉不踏妄冒諸弊得殺一顆止賞銀一兩安

能致其效力哉查得浙江倭攻每顆給銀三十兩從

賊十五兩福建後功一例給銀三十兩從賊雖十五

兩今止見給五兩上項下項則省城有竊過州府則

有司有領衝鋒則有懸賞陣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

藥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爲

最舞者也今調入潮惠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

厚亦不宜反薄于閩臣謂廣中所用之兵宜分三等

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化紅如用狼兵仍照狼兵之功賞模餉若彼能聽臣遠聞受臣約束亦以漸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漸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矣

一正體統竊惟統萬衆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爲務令之用兵統督征勦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茲尺寸之功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武備

下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猶難益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子有司矣山寇出則爲賊退則爲民必撫剿互施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偏徇阻撓鮮不敗事伏乞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參遊福廣三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于軍務有司務要着實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宜奏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臣臣擬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官上司勿得偏

護掩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與各邊書宇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于三軍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端一者不同今皇上旣以出格責任付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另降勅諭一道天語叮嚀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遵守庶使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

一假便宜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或勦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于榻下而與之共臥或餌賊以餌遺而離其腹心或背惡轉化之權或伴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天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毋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仰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武備

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七

陳子龍以干 宋徵璧尚本 華亭 徐子遠閣公 李待問存我 選輯

朱 積早服參閱

戚少保文集

疏

戚繼光

上應詔陳言乞晉恩賞疏

嘉慶丁卯 爲開萬里七鼓功

伏覲 詔書內一欵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防覆

稽遲實不足勸邵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二 一 平 華亭

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

限三個月以冀勘覆如有遲緩卽行參論欽此欽遵

近該使臣捧到恭行閣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卽惟

皇上龍飛戎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致勦勦覆申

勦臣輒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 詔旨莫不傾心

陳力而卿宰之微感思奮効于邊疆臣竊一方將領

思奉有年敢不奉揚 德意以圖報各恭惟

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勦覆稽遲以爲賞不足勸矣然

助限雖嚴而漸萬里日月有明覆盆難照臣每念及

此忽然忘生掩功冒賞臣罪實重何者臣本愚昧武

夫世叨養養獨使倭變以來兵食調度戰勦機宜盡

出臣身無與于人猶不足以報 聖朝萬一况 祖

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于有司協力殫于各道調

度有軍門激揚有巡按逆籌屬之本兵綱維有手元

宰而天威則藉于 朝廷由是諸將效勞于卒用命

臣惟職司鼓旗無遠略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

訓練成功第當弼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熟收陣

亡汗血之士至今尚缺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二 一 平 華亭

賞皆由一人掩冒所致夫冒 朝廷之賞而逾其分

臣之所大懼也掩衆人之功以爲己有臣之所不爲

也故日夜憂憤良心發見不能自己臣謹先以未賞

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項緣奸商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一 四等年

變起倉卒所至皆隄府縣乏討討之去尚所欽訓練

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樸宜之品遠調湖廣山東

河南等處狼兵土目雖亦帶有成功而後于野心終

難捺奴沿途剽掠臣於盜賊萬里忽則寇去兵至帥

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寬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僉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叅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既不足恃，而僉夷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鸞，以爲千室之邑，必有惠信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已告急矣。然驟福建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涇渭之雜卒，而責其卽戎，且號令未明，士卒未附，雖韓白焉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驚鈍，安望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于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寇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間，烽烟連亘。臣前後二戰，斬獲首級八百餘名，賴地方底寧。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公時兩廣總督譚綸所練土兵，並領一客兵，預之具，約饒章安也。則有首功，應寄等陣亡吳元倫等，身死，其子孫自首功，要恤。

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潯則有首功，胡良輝等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功賞。臣等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勘撥優恤，臣於此時，已責地，雖地矣。是年秋，羅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聖俞事，破諭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佩服。義士雲集，鄧呈崇軍門，准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吳蓋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叅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留難，分投勦寇，親自當鋒，比彼倭賊預布奸黨于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誦吹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保勒寧海縣之倭，宿梁王舖，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謁護反救，卒遇城下，一鼓盡殲之。于是省北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衆二千，臣將兵至，有一千三百人呼齊聲，焚斬殆盡。于是有

白水洋之捷。此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湖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家無天。領救回被虜男女。不重斬級。衆皆感泣。一鼓滅賊。救回被虜一千有奇。于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聞。俱該總督軍門題報。臣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勦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千嘉室

一十里而壁。臣兵夜發。一鼓滅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寧。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胡文忠等也。亦以臣執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 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洲。臣復督前兵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訖。嚴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

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寧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道昆邀臣于境上。是時倭賊上寇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永。千里蕭條。盡爲賊窟。附近居民反爲賊間。始雖畏威而勝。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沒盤據。閩事已將不可爲矣。其原破寧德縣倭賊結巢寧德縣海中懸山名構嶼者數千。居民亦爲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寧德廢城對天折城。臣犬馬年。以先撫脅從之人。緣構嶼在海中。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千嘉室

岸五里。潮來成海。潮退成泥。尚隔深港。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克復寧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烏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于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官也。互相獎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後山二寇數萬逼城。壁于牛田。臣卽于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共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

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算再結集于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意悉衆據橋臣力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爭橋盡皆戰死二哨再進戰亡一半兵衆少却臣手刃哨長劉武九十二各兵復進逐奪橋而遁賊大敗溺死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窰頭一鼓盡滅于是八閩之寇俱平矣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衆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初五到牛田以待後倭臣明經世編

卷之二

皇明經世編

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由寇將謂我專勤倭遁後當大肆逞兇各巢欲效益滋蔓矣乃願自將選臣同擊卽于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此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雲山等也已經題捷未蒙勅費深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寇既陷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濱以爲歸計臣督兵至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分布二十一日大戰賊賊遁共斬首二千四百有奇此時衝鋒者婁子和等陣亡者金 equal 等也原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六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也其遁至寧德縣背石嶺者臣復力殲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賊石踰險於時盡收衝鋒者徐壽策陣亡者陳忠孫等也于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入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圍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于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千六百一鼓而剿寇大敗城圍遂解追連上邇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此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

卷之二

皇明經世編

等也。倭至河安縣。令其又該守丁縣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算。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某縣賊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即與賊戰。蔡陂頭賊皆萬頃。倭伏于內。兵法所謂兩鼠鬪于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拔全功。比時血戰者。賊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遠脫歸者。如知犯華不利。狀於是乎。倭寇不敢復窺入閩矣。又山寇吳平侵亂地方。該臣督兵于南灣勦滅。南灣者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上

廣之交。激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奮營。旬日三戰。賊盡。盡廣兵少。憫吳平竟以長驅遠遁。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前戰者。上超象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來。吳大石鈞海泉寧皆勢小易勦。俱一鼓全殲。不敢項。于是八閩萬姓始有席席之日。無不舉手加額。共祝聖明。軫念生靈。命將出師掃除。剋宣天威。遠播地方。寧謐臣等亦得藉口而道罪矣。今查前項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陞參將。李超亦以功陞遊

祭陳濠楊文傳。應嘉全和東大。或以功陞都司。朱王曹南全以功陞守備。內降福建先後功俱已勦報。兵士俱各有陞賞。雖一重不錄。比錄各兵不知邦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官實日臨。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于所効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實是也。其浙江自嘉萬三十六等年大小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彈史。論綸亦陞。至參政。唐亮臣陞。降一級。內唐亮臣與趙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願賞首級。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明旨。並無勘覆。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為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間閭突起之徒。非受朝廷升斗之祿。非臣世蒙恩。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論以君父水干之恩。吏相勸誘。謂集訓。誅。營。同生死。殺年之後。恩洽義孚。近討遠戡。故欲戰戰。如臂使指。原彼初心。實直為日給三分之國。乃藉端訛。危自投必死之役。以求萬一之功。于亦豈人皆忠義。無所為而為者哉。惟望上功之後。奉朝廷紀綱。其勞俾各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上

微職遺子孫升斗祿以奉之。子孫死之役。則知
身衣他鄉。孤兒寡婦有所不顧者。亦望朝廷恤其
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等臨陣犯
十軍令者。臣立誅而肅然。亦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
耶。良以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
信而激之乎。故父子兄弟。連蔓引令重而身輕。勇
者而貪。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宜。豈能
人人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功七年不勦。而閭
閻又獨厚于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等集 上 牛 牛 牛 牛
而有功者。逾七年而不謀。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樂
與臣共事者。臣懼覆敗之立見矣。則請開雖暫告室
而兩粵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賜明正功賞。
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軍之士。將
聞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日債事而後
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邊計。臣此區區犬馬之
情。所以不安于心者。有因焉。夫南方風氣。至為痿痺。
已十餘年。一旦投烏合之民。而卒成底定之績。此非
人力實使。天恩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

心者一也。義烏陳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江道昆同
事。如唐克臣其人。付勞績臣已言之。于前要之均為
有功。于闕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所
以不安于心者二也。浙功不勦。與閭閻賞不酬其勞者
尚多。死事者未得恤錄。則雖死之爵賞。以獎恤
忠魂。猶為負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
士膏塗之業。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于心者三也。人
臣之義。無以有已。國家養養武弁。正為有事需其
死力耳。況暗劣如臣。幸而因人集事。得保其職。免於
戮辱足矣。且每戰輕袍指搦。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
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于一身。擁朝廷之
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歎。臣却又儼然受之
而不辭。此所以不安于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于
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為朝廷宣力。扞禦且冀士卒
之出力。用命。則將上必將日吾徒拍生擠死。悉為主
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圍有事。而士卒恐
解體矣。再照臣本以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
戒。豈安為將士陳功。自目千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充

國破危而還人有教其歸功者左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而貶則王哉其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主上言其利害卒誰復言之者臣聞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債邊事于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諫諍焉而請不罰者諫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結下該罰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月邀功之戒通行浙江速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堯臣趙大河道昆一體查功錄月有功將士早賜勅諭以憑陞敘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子孫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省分轉送赴部照原職功冊叙次擬陞一面照各邊陣亡事例于各戰捷地方立與祠祀庶幾遊魂有歸而免爲中野之號俾英骨不作而永爲干禦之屬也

清兵破虜疏

卷之八

兵

昔人云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是特以故國邊陲段所至無敢當其鋒者先帝取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憚于更張卽有奇謀不無過忌一也兵食兩乏掣肘多而便空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以兵食器用實罰大計條爲四事爲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其始集則當兵于農畝而遠鄰莫窺其形或給于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迨迨往驛駐之審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弛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日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卽布昭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成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一勞永逸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便得一當匈奴其不勝而牧遺中國十數年之安計之次者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結收保以行虜

表則有司率因循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觀之，令臣沿故事所將不整萬人而欲其益千事，臣不自愛謂國威何懼乞。聖明於察施行遠方幸甚。臣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軍也。民兵改而徵募，軍充手工，自其邊兵則募守邊場大擺邊之設，須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求邊場以防其出沒，方為完策。乃今守要既無重兵，其界猶恃一牆，相去幾丈，僅列一卒，虜即輕騎入犯，猶不可支。況大舉乎？第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下

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倘不以臣為迂計，容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強的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舉，收饒不拘科甲與見有察來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舊部將與新訪舉有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報赴京，與臣等歡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預加優恤，仍先調原練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機宜，期以半年入教，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投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通候一年，各有成驗，乃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訓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開置京兵與之習教，京營之兵精矣。如或不效，臣甘欺罔之誅。況縣令督兵尤有便益，即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右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臣練募烏兵，即與該縣越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縣督校軍法，雖嚴不敢逃避，上心咸服而無怨。咨此已試之明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回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叙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

卷之三

下

解也。如以責專城，止難以監，征或每事以符爲一員，總其轄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總其募練，而仍徵責無官同心共濟，爲功集之計。撫循寧家丁調後之時，亦一策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計，幸而應請，所費不貲，或取辦于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空取練兵該省，應解發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于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照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既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爲兩便。一制器，大勇之長

申明世編

卷之八

兵部

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況無數萬之衆，而輒用車，是自奔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鳥銃自子銃，次則火箭，礮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片，次則悶棍，各帶鐵胸，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准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出鳥銃，則造鳥銃，戰車自子銃，就近由東西河南造之，即將各省歲造，極甲子箭等停止，改造前年一年之數不足，預備二年二

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贖買，仍聽臣取用，臣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驗，以使者，可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局，如無學任，另選諳習者任之，造完部令押解赴營，或不畏用，各官虛產賄賂，必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約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大制勝既需策，而功賞當及，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蓋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任之日，功哩敘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

申明世編

卷之八

兵部

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共事之勸，此賞格也。至于責成委任，更乞勅諭吏部察院通行各官務用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旣戍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倡亂言以孽其短，有一于斯，卽有察案，或私受風索，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既卽半罪，不貸其各縣既有責成，卽有人言，卽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蓋事干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旁之難，而患聯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于喋喋者，凡以是耳。

練兵條議疏

陸豐茂

該總督侍郎譚綸上言邊事以臣爲理型臣奉命不
責以訓練置之邊鄙臣于是單騎赴任甫夏及冬遇
勉就事已歲八月其所以飾紆 皇上宵旰之憂副
有司期望之厚申共事者聖覽之義凡其時矣復何
忍喪其心志皆漏舟而皆濟巢焚楫而付焚哉特借
以軍務之狀別爲駁請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
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而緣以邊事可愛之勢
因形戰守之宜敬爲 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考
今之憂藹事者不過曰兵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
見今藹之主客兵將及十五萬除客兵數分之一乃
不爲戎而爲民且盡廩役供辦等項而荷戈者纔十
之四五有時點閱暫執軍器以應名平居謀自悉皆
將領以偷安雄老弱之卒赴邊其冒名頂替取糧肥
己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多亦少者一也緣邊鮮郡
邑驛遞而經由者莫不資其夫馬郵查露查邊督王
差委絡繹不絕則營堡關寨儼一驛遞傳舍也至如
架砲守墩尖夜守塚應援等兵二週諸司並臨撥充

夫馬猶且不足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不聞寨相夫
有百里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土司調遣不計遠近
不約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掣甲疾馳人疲馬喘息
無暇急能禦虜况一時不能應集所謂雖多亦少者
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于各區將領
帶于鎮城則則聽其散漫舉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
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行實用所謂雖多亦少
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戮于林藪
卽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散况又多不在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考
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食家丁而以營軍充其
役馳其馬耳聽其騷擾軍食而供之家丁盛而軍
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孰衆所謂雖多亦少
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塚二三軍守之
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處止需墩哨守
望而併軍于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
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牆必肆攻打我兵亦乘牆
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號令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
需陳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

火器乃悉皆掩臥塵土間叩之則云發發聲方給問其用誠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區軍皆上著敗而練之誰爲守哨棄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因循日久該省既無暇于教練而成地復嫌非其屬縱手足精強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府班軍民兵于薊皆上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聚而委之于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銃數千脚踏銃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空否其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充銃手不知五兵以長術短以短術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也三軍之事鎗刀鉤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聞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懾虜者火器耳然雖選銃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强于虜且虜堅甲飛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

五

須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習以取委任喜忽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夫前患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于馬在役窺間無時在我棄塘有限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郎所云深入而久在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爲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宜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翳翳遠外迤邐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况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視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每胡騎初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捨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二者俱備迭相爲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

五

可勝而西北邊素習于馬，米關山谷與林莽之法，臣
昔在南方，倭俱巢山，谷險密林深谷，而浙兵疏攻
如門，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來，堵而
守，亦折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
止數尺，復無溝壑，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烏
銃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
累月不下。今邊堵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難以昂坑，使
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同者。至于烏銃已調到三千，分
紮防秋，伏望 陛下廷臣博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十
五
三千烏銃三千，或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捕取
見兵，卽不十萬，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
練，與備防無礙。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
分布相近，乘守萬一疎虞，致使突入，臣卽通行聚合
截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
戰守設備，一舉而兩利矣。兵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
火器，議于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
六夫四獎，逐款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令任責成。
戰守並舉，庶幾練兵之寄，不爲虛文。臣又竊惟邊事本

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師而在朝廷。不在文
武疆吏而在議論。爭時登前，切近京都，去今久，地
勢稍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洞治，朝廷紛紜，故應區
處振防者，畏衆議而遂巡阻，或施行方半，人言偶
乘，首尾傾危，實難展布。易起嫌疑，望 皇上上行
臣策，受成嚴譴，在下總督，再乞監軍科道一員，常川
監行，容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
紕謬，且力誅舉，縱竟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
沒指流芳，至則取容而避，或旁歸則指拾以爲功。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十
五
直題無知，誠不能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八

率亭

陳子龍鳳子 徐子遠閣公

選輯

宋徵堂尚木 唐允諧尹季

武塘錢 梅彥林參閱

戚少保奏疏

疏

請建空心臺疏

空心臺

戚繼光

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議外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千餘里擺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守單薄室將寨垣稍爲加厚二面皆設垛口計七八十架之間十穿小門曲突而上又于緩者百步衝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騎牆築一臺如民間有土樓高五丈四面廣十二丈虛中爲三層可住百夫器械糧糧設備具足中爲疏戶以居上爲炮臺可以用武廢至即舉火出臺上瞰虜方向高上而皆以兵當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參錯委曲務處臺于山之突收牆于臺之曲突者受敵而戰曲者退步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也以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滿

昌十二路其三千座每臺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解發五萬完臺一千三年通果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固陛下無北顧之憂矣

請申軍令以安上心疏 申軍令

邇以秋陽戒嚴之月節據喜峯等哨夜報海東西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營會同北邊從無看見邊牆的生夷割深等都調到正北地名打卜爾即是鹽廠地方土牆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詳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內東虜犯喜峯口進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分爲三大枝分犯古北曹塘馬蘭等路旦夕有事除臣嚴爲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鎮自庚戌以來正是一路入犯以不鎮之力調集二三路之間率皆守同一二大今報東西進犯已分道矣而西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衆多雖分亦有餘力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分力寡節仗皇威十一路之中其照相信守最備必期皆固實爲不戰而屈人兵東之上也臣邊長力薄萬一彼有一處潰牆而入則十路皆有全攻當

以御戰爲主。查得先該軍門議主條敘責臣行各統
領援兵將領偏裨自上而下各軍保結並無臨陣退
縮不堪之人。固已教之首尾聯屬之義。而又復任自
下而上。軟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每三隊三名保
本軍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
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保
臣。臣保督撫。無兵備。若有失陷者。各甘抵命。是又責以
親上戚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即血戰之法也。
然血戰之勢。在凌弱。形彼旣數十萬。聚我軍最次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中軍令三

千峰堂

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王客標路戰真馬
安不下五六萬。壯之虜勢衆寡雖有不同。氣勢足充
一陣。但以寡禦衆之道。須聯數萬人之心爲一心。合
數萬人之力爲一體。則勢齊力倍。勇氣自增。所謂極
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恐號令之傳宣雖一新
于日。而泥拘之積染未肅。改于身心。往日鉤鎖之
弊。具參遊之視。督撫總兵與中軍千把總之事。參遊
軍士之視中軍千把總。平日禮文尚有可觀。臨壘
之時。將領並不聽受王將約束。雖好撫亦不之畏矣。

其心以爲虜旣潰入。旣已破矣。彼爲王將者。非遭鋒
鏑之殘。即有任情之域。泄泄然伺虜之出。望望然如
將之去。終不能令我何也。且失事者以斧鉞在前。不
暇督人之過。即鳴之纓。纓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
繼厥任者。始固昧于不知其議。中則譏爲不切于已。
終則責以報効于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之恩。
至有借事于此。而充其報効于彼。朝以失陷王將。而
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間。有目擊王將之盡亡。
而不救身。獨冒功以陞擢者。人亦何苦而必與王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中軍令四

平露堂

同。取耶此一陣之聞。萬人爲心。如之何能破虜成功。
以伸皇上之天威哉。臣因痛偏裨士卒之未必同
心。誓決決戰。故敢畷言于未夾之前。以爲求成報不
如功報之爲愈也。竊計虜犯之時。臣必育率驍健。登
增拒敵。賊若先以步虜乘險而登。臣當其騎牆欲潰
之際。即督南兵殺手數千名仰而攻之。決期堵回。臣
恐不在臣駐之左右。而遠隔數十里之外。步兵馳救
不及。賊必大入。臣即一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集各
路援兵。及諸督撫各標兵。或堵於所犯之途。或遷於

陷之際計量機安否決戰勢必大挫勝鋒使之

狼領奔此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以救桑榆之功所

可慮者其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于死生之路臣

雖一不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殺幾何必臣倡之大

小將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鼓而前庶可成血戰

之功然必仰藉皇上威靈叮嚀諄示庶幾人心齊

一令於決戰之時敢有偷生之徒違臣號令者除頭

目以下欽遵近例都許軍法行事其參遊而上恐臨

時無暇行法客臣即時鄉送軍門照武官都指揮例

皇明世編 卷之五 中軍令 五 千露堂

當陣以軍法示衆至若衆將棄臣奔北臣果力戰殞

身均乞皇上演頒明旨必寬之法典既不使巧

詞漏網亦不使倖討實求若諸將爭先奮發不遠臣

有歟傷亦不相累至于失陷將領之中軍千總失陷

中軍千總之把總百總失陷把百總之旗隊總失陷

旗隊總之兵士一聽撫按一體查明處以死刑毋使

苟免臣雖一死而後之士卒皆知法無所逃將領得

將偏裨之力偏裨得稽士卒之力未必不由于此也

或慮數萬之衆難以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

且失陷頭目本部由凡一等之人等知失一參遊

所誅不過中軍千總二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

千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把總

所誅不過百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誅

不過旗總一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不過

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過步兵

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而止若果

我兵全勝衆大豈勿問陣亡何項將領不係奔北

失陷者皆不連坐如此則血脉貫通氣勢聯絡法未

皇明世編 卷之六 中軍令 六 千露堂

嘗不約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而及之者均雖欲

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耳

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

騎退却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

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

者照例紀錄其附加之衆當以加糧爲賞逐次漸加

使之終身得支以爲衆望設或逡巡畏縮望風潰亂

當崇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益於所加必

自再有功勞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分明

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攻以寡敵衆之計無出于此者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竹塹砲台則人心可 國法益彰應請 裁之其可少講而籌遠之計未必無小補也再請 旨以耳目分明爲先端耳目不明如指諸掌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該大小將領但聽 勞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等入京納請密行差人傳報聞部甚至布謗密要虛傳功伐忌害阻撓駕罪壞邊無所不至大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時用命哉爲今之計伏乞 勅下兵部一行督撫臣等今後參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正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提備或轉報部科一行五城兵馬司如有參遊以上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者出示地方報官拿問其濫報違禁者司兵部就行解發軍前兼其將領爭究至于臣雖一鎮統兵上將但獲功則當不伐有罪則當願受凡法功罪之際亦止徑報督撫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于將領生奸誤事者當即稟奏或行軍法處治旗功罪之核不敢干

臣明經世編

卷之八

臣等

臣等

臣等

耳目而弊絕心齊自國實効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臣明經世編

卷之八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憑柙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朱景早服參閣

戚少保集

議

辨請兵

謝南其
周車張

戚繼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明制

三十五

今以數萬之衆馳突于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前河決一擁而至此胡虜之衆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也于是棄壻列守以爲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漸變軍士顧鎗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輪各部曲之壯者不滿數千隸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已故方賊之張也或守城郭或據形險或追逐百里之後或出沒爲趨避之術待其星散劫掠之時或當滿載情歸之際得便與鷗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愚耳欲使胡虜膽寒心破一勞永佚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明制

三十六

止乎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相接使虜人勢敗而我則以精騎探之如此一番胡虜喪魄蹂躪此而罷入衛聞屯田汰老弱四乘陸塞上頭頭是計矣然則用兵幾何曰非上萬不可上萬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互萬何如曰此亦小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乃可當虜之衝突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諉諸人也然日今足於天下緩急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簡召爲今之計應于河南之嵩縣等處募足一萬其保河衛一萬宣大廣寧等處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騎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兵一萬餘以充教練可也然則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宜此用也有慮其不耐涼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口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于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曰諸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漸入不堪爲兵俾有之輒棄于後自某與今軍門譚公皆守台州其倡練浙兵請以三年爲期賴總督不棄于方教之日以

別兵後賊而需其成。至期其軍請戰遂從。此一無敗
挫凡四方頂調之兵盡罷之。故某將所至。悉此輩
收功某。取此輩。子矣。正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
身家。可畏。可恨。忌其不。相。母。虞。其。難。散。况。今。料。集
大兵。比。人。爲。多。而。比。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
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瓜分。以彈壓。聖情
此南兵之敗。不可已也。况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
兵愚卒也。且不知書。而告不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卽
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中戰
二
平定堂
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上。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
恤。甘苦如何。詞。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
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
年。可。條。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
倍。矣。且。馬。鎗。一。枝。乃。戰。場。長。器。比。人。不。習。比。匠。造。亦
不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
舊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營中。什官。以
練比兵。功省。而効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
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于。原。野。之。間。也。乃

若營陣器技。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
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以步。卒。爲
用。步。卒。以。車。爲。強。騎。爲。奇。兵。隨。時。皆。應。無。定。形。也。除
車之制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牆
捍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轆。以出戰。卒如虜以敵。一
騎。抵。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五。十。步。騎。火。器。齊。擊。虜
近車丈餘。步卒下車。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
日習法。伏地向前。至遠不離車。五步車。仰隨步卒。緩
進。而。步。兵。齊。吹。馬。足。三。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
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
鉞鎗。雜上。以打戰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
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
之。如于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
號令。傳器械。此將事。無論也。然則。日。今。在。營。之。車。亦
可用乎。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
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
地。從容中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敵。目前心慌手亂
。致。火。藥。自。焚。二。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

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夫城之無人首者多矣况平原車營虜得聚攻集薪蹈犯燃火焚燒二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停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敵每戰則不能進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蹄則不及焚踏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太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逾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佔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焉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圍如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圍如一人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疎各開馳道星基錯綜高下原阻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往而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而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

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卽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仍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劍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步輓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列不能成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于險及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今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廢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真有短刀地闊必效之心敵懼之氣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既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併論今勦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久不更愈于戰乎曰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顧莫善于守但邊地

緊連偏裨而下分守一區城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
且教丈一人彈指家軍亦不足當萬衆裹攻之勢而
大將一身不能過及總隊威輕何以制之所以教練
車兵正爲固守之計也鋒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
果時據邊而守萬一守不足時而復無重兵調戰將
任其衝突而無策矣況今復霜之形水洳之誠斷邊
守在腹心宜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西解州陝西懸城
遼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
必爲患于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技以爲緩急
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藉
爲上策而又山中策欲某節制四鎮而仍聽命于制
府就邊鄙之見伍入衛之戎卒從宜教練轉弱爲強
爲呼上策必以上萬訓練爲邊兵隨賊向性三萬之
謀計欲竟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
豈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硬強虜通視之誠難但虜之
強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誤于不可
爲此東所以竊敢有請也倘蒙軫念邊事大賜振刷
欲聚兵則不知有擾而無意外之慮墾兵則循軌還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四

七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四

八

平露堂

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
之爲國遠謀一勞永佚昔竟求！策以募兵十萬
之圖乞留意焉
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
製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
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既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區又
立爲十一路沿革靡常今乃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
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峰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
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
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
標兵幅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
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
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
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
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幅之
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
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北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

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揚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練二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備馬松太三路之警先期馳赴偵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首先通敵次則昌鎮各營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習兵不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爲特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策應於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違期者以逗遛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創造之若藤牌長刀身鏡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砲六合鏡百子鎗等器皆禦虜利器修遣教師于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各營標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各營標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凡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爲禦虜之

大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自前爲時主引爲常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逢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用二也車不費芻糧兵不用甲冑皆費不費而車中馬以車爲敵此車之堪用三也自虜入內地四散探報莫之誰何公車兵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此車之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引扼塞邀截使虜失期當有終身之禍此車之用五也今議存營重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匹馳不窮之飛騎逆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秣之便而人無挑擔挾輓之勞步騎迭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議車營增旄節

先時遊兵不以紀律管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廂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爲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爲一節兩節爲一營若添殺手似尚擠雜行多紛密擁斷蓋其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取佔盡今議欲于每車兩合之間加旄角壯馬一架止則禦之兩空

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稀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礙。而人行其中。如有夾牆內。吏無隙可乘。此下專爲殺手進退。守之所是。皆車不用。增兵即增車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評振武一營之車。內得空地。俾足容馬一千。欲馬兵六十一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分列爲四面。而容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儘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密不可轉行。所止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攬甲冑。俯出車底。爲難。蓋馬兵本以獨操爲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即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德。二車一局。已爲難同。今每四車爲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止得勢。而一哨之車。即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選編車營馬兵

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爲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爲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領精健膽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遏遊伏之賊。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車營馬兵

路堂

便車兵扎營。而後吏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並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按營開車。致使兵賊出亂所關不小。應併行定議。以免臨時有誤。

築臺規則

築臺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墻低坡小勢衝之處。則密之高坡陡墻之處。則疎之。固爲一定之勢。但就其灣環遠對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可已之處。即不合丈尺。亦當建築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內口雖不甚高。看之似衝。而口外橫山遠峙。只有鳥道。僅通騎馬。其餘通馬處所。相隔千壑萬障。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萬仞。其外翠巒平。雖有墻坡險處。而直對大舉正路。似緩而衝者。于此酌處。又難一律也。一定臺基以十三丈。收頂以十丈。爲則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一臺制尤當隨地置形。如墻外地寬。則臺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築臺

路堂

多出如地狹則臺常少出如脊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闊其兩面險其兩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諸掌矣。一邊牆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當以外面臨虜處計高三丈內而但隨山勢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既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牆之外況山勢迂迴自有灣突處是又在相基者有活法耳。一臺基用石矣但方石恐難猝得碎石勢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一臺下暗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匠率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及不堅固意臺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牆則下層上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牆開門而上即便矣不必如前式拘定在臺之中也。

議夷情

前篇屬表

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真可爲我嚮導哨報能拿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聖諭

下露堂

深損國威積薪厝火之上惟此一事爲隱憂夫邊將差尖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尖夜遶進旬伏深山窮谷之間千叢萬林之內虜騎不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者近年并將口外尖哨被虜者一槩因他事遷怒悉歸將領而姦猾屬夷聞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關口悉要勒索不應卽以捉拿尖夜爲名云我拿尖夜殺了教你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否故將官無不尚從之也何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卽奉有明旨處究裁革賞賞者各官恐其捕捉尖夜爲累俱千方百法諉辭欺朝廷欺上司卽不明白賞待而暗亦賞之以此犬羊之性愈縱邊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歛軍士月糧以致貧軍迹竄只此一法失中遂遺無窮之害邊塞空虛全坐于此今該職行邊關但見每處俱稱華賞夷人某處潛伏要行拿尖哨挾賞夫賞謂之挾朝廷之威掃地矣況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聖諭

下露堂

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抹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恃。顧此疎波。竟常有失。今查得一二起。夫人父作逆。叛。撥。發官軍已蒙賞。多係飲捕之徒。近復導導。窺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計欲擊襲。抹辦空心臺料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咸畏。兼行庚可無虞也。

建輜車營

建輜車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無蘇後變。帥不宿飽。薊鎮

每遇虜入。軍人騎一馬。即盛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建輜車營

五

于露堂

無駭。載馬騾。往往捋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

望塵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宣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

士卒同餓。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堅

卽有本色。紳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

之衆。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

驚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爲主。我軍常以

主爲客。職此之繇也。合無于密雲遵化。建昌設輜車

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十頭。養騾

軍十名。給與軍器。題請 欽依恭遊一員。統領將各

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肉料豆各倉口預給。無事則放牧。騾頭操練火器。新驛輜車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遇虜卽依大軍爲勢。以車爲營。此項須緊急缺乏之用。以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也。

薊鎮急務

建臺邊

薊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戰。曰營田。曰種樹。

使其人各一設。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主客邊軍有

額數。日漸消滅。未見增益。四事何以並舉。然職之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建臺邊

于露堂

責務之嚴。急者。其惟戰與守乎。夫守固以築臺爲策。

而戰必以練兵爲先。今若專言戰勢。必不妨修工。如

純于築臺。勢必不得教練。查得每區每枝。尚有主客

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于內量爲抽編。行伍。逐區

容職酌量多寡。強弱。于有馬之內。定擬數日。每月操

三日。每操一日。前客免修工。一月之內。歇工三日。只

是實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

有練其實。練少爲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

未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

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敵風聲各隊之際不復能辨某枝某營者。擇擠一團爭安避險。株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坐此弊也。今擬自三屯營爲中。以東路五區爲一大營。西路五區爲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爲一色。給與號令。操法。祭輿。器械。式樣。餼工之日。照前聽各區主客將官各將主客兵一月。抽操三次。未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實用矣。至于栽樹遮處。今已爲奇策。取不知木多生險難。跡稀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石崖。又用何法栽種。見今日外林樹如織。木見止却。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疎。不比南方土濕。而多藤木糾纏。猿猴莫拔。此其一也。况惟柳榆易栽。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近日又操軍屯田。遠在百餘里外。凡耕種牧養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尚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縣若責之。區軍人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心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分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

曹明發軍編

卷之四

邊防要略

一露堂

壯種木是一歲之間。二防之內。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比牆子。路能之。蓋彼三路牆坡已完。開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依人燕臺石五區。邊牆木者。十尚二。灰水。餘節。可頗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牆工必廢。修牆則不能築臺。實爲兩難。即臺工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牆偏坡。又當坍塌。過半工役相尋。尚無已時。今必徵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面種木。一面教職。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人。始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謂彼處掘。其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刈屯坐食。不如耕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強其勢。所不便。力所不能。是以難易分焉。而我木營田兩者。誠未見其可也。

星明經世約

卷之四

大

一露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朱 粘早服參閣

戚少保文集

書

戚繼光

上軍政事宜

職自承乏薊鎮已數月矣其於人情隱伏行伍習套似若洞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士皆以阿諛奉承爲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何如也嘗謂木戰而駒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所謂駒算勝者未必廟堂之算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于棘門者皆算也亦嘗聚將士萃坐而籌之曰今日與衆人共計卽是廟算試屈指而籌大虜技以弓矢爲第一我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虜利箭不如虜近是弓矢之算弗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尺腰長二尺五尺之閒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近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瞻不如虜之壯是刀

卷之五

戚少保集 軍政事宜 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軍政事宜 二 平露堂

之算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其馬且驍壯而慣習之戎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算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爲自守計非却虜也若出步戰必不能當羣馬之衝突卽倚命立定則益甲破鋒洗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若是地圖之算弗如虜也外此惟有火器奈何快鎗之制手執柄後榮發手前兩手不能持貫氣力拘競何以命中况鎗子不圓火藥不速卽以一營之軍三千俱爲火器一字刻之前行發銃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放而盡也必須分爲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輪之每次僅得三四瓦是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點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而二百餘內又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快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炮似可當虜聚冲但大砲必防踣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濫賊運不多而若分番其勢愈寡是我在軍之衆不必出陣原野而閉門算計已件件遜虜著者輸虜矣况虜衆數萬一心心齊力一較我渙散無紀之衆又

何如也若使僥倖而往僥倖而回此職所不敢也乃再戒諭兵家之事知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他有弓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有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衝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於我如此算定出門臨時慌忙還有錯誤而況於安心故套詭憑天幸驟然士之情所以寧阿諛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惟算勝之圖者皆因此來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乃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官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拿入京其誤事者詎暇以退納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為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賊之時明受其阿奉而無于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陣自知為已不遠每每益從寬馭冀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救便救其應對之辭放肆恣誕無復各分其至剛愎抗傲不用號令自為一夥或以剛惡跋

尼或以不如媚免有何于警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提因此心不能警慎使日操持訓練長餘人恃堅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蓄藏亦何益于成敗之算哉今職或于言之而不從者而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使互相黨聚或為飛語或粘匿帖或有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為阻撓害成之詿嗟乎彼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心必須將舊日從賊人請陷遼原王老查治以法庶幾少懲其大者更須疏請於朝明立章程自後有事之日在朝廷令治督撫鎮守追卹陣亡總參遊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撫鎮守衙門長大連串逐項寬宥治以軍法如除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除下之軍一體照除長之罪其自除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參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卽有流言計阻並不為其所惑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功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熟夫五分有京師氣其轉移非嚴不克若任其到味又亦自服也日濟事者此也否則無事之時布言惑恐有事之際仍裝玩套送上司人朝廷斧戡中則餘皆束手高談慷慨得計其接任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袒查究以此人入得門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約上下講讀信而畏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讀魯魚復有自己較論不實記得一字如練兵條約連串保結節制甚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保集 卷四 五 千露堂

明其或邊之吏士不識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效白丁之習二也職又細詢邊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信哨報之失某年賊到乃哨報遲候之失某年賊到乃一游邊情無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功然皆面言欺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邊幾曾不預得哨探幾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來山雖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不峻林石無程俱可馳馬經至墻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禁迴則數十里者守兵數塚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即有一

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疎密哨無濟事亦必須密布之又要設疑而處三千一枝即分不過數里寧驛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疎虞此所以千方百計為守禦計而攻無不入者也至于戰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牧場操習以為觀美之具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添固守者便為上軍良將斷斷然無間志也戰謂即今所操便為戰實寧彼尤謂面前套數且以面前套數應之臨陣時謂不得不歸他耳又戰車為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狡虜傍山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保集 卷四 六 千露堂

谷卒操營校尤非事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須為之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利也以上三項守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濟也

震部議入衛兵馬

調取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虛情邊兵慣經戰陣欲資為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虛情者蓋以薊鎮山障牆坡有險可據重在守虜非三四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為其見敵者少也邊兵

所以慣經戰陣者蓋各處平原易犯，不步騎人為其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人向以來，選兵以下見賊，遂亦因而辭避，乃後彼強有伍，解為首領，而此真邊防者為故事耳。今欲人衛兵馬，每營世減一千或五百，選摘上兵補入，邊兵同練，似與前所以必用選兵者為夾持于對壘之時，神練于臨敵之秋，選兵之所以難減者一也。又況薊昌二鎮遠情以守為先，守而不失，然後水戰邊防遂進二千四百餘里，計地利人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塚則勢分，勝聚則明勢重，數里之間又須墻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應，今併王客令守，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墻塚已數日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以補其闕，此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入衛官軍道路既遠，更代復頻，該班番甫來而後更番者又當遣發，彼處空虛孤寒，兵力有限均為制其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資不愛宜無尺寸之庸不養否，無以二年為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行彼督撫鎮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亦以見前鎮求

良明經世編 卷之五 四庫全書 七 平露堂

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選兵入衛，務選慣戰壯勇，雖好馬精利器，器械驍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節論賞，若果不辜快于戡闡，部來將領從重處治，閭閻斷門一體均文惠，痛痒相關，俾得實用，及照上兵以漸而練一節，藏卒巧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揆慮，而茂歲仰藉千人至無厚賴下已，但綢繆之事，經今已十餘年，而又專職慈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不可謂不得其人，夫賢才之選至督撫揆矣，任法之嚴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至十年極矣，而尚未得效者，實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況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鎮方數閱月，雖謂額缺補充，教練成效，誠不能一極九切而及十年下可醫之疾也。為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局，培直京師根本之地，久及薊昌欠及各邊及腹要，但會派民壯，方今民窮時艱，應命艱難，若回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因餉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自有司又用之為途迎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戍邊合無通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四庫全書 八 平露堂

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陝寧廣西軍餉有司此
照貢丁之法而以寬核總其數酌量州縣大小里戶
多寡選舉武官之十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
偉力強一在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
者歲選三名每州縣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
內者選一名分別地里遠近起送赴京名爲貢義士
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籌三
百斤糧一一個令其有負往來行一里爲合式大賞
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藝器械之習歲月可能一教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五 歲少保集 選舉義勇 九 平露堂

草料軍火器械印於自工食內應俾兵將官發式自
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是養之既厚論之
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
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且天下疏健之選如得名將
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
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即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
月累合天下之力以資京師以強根本蓋中國而撫
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處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
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時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五 歲少保集 選舉義勇 十 平露堂

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修要一體
解足存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各一查
之開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見養若十三十二萬原
額之內除去見操九萬尚有十數萬請出一半所得
工食可養若十及查東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
等省各備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
之外尚餘半倍倉無干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
解京不下數十萬又可養若十以三萬爲率則清查
舊糧通額便足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

此二萬再加額軍四萬餘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內順治外威嚴根本固而發源深億萬年靈長之社此其一助矣

上政府聖鑒

薊鎮雖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今虜西犯則古北堵子嶺馬蘭谷皆其必攻必繇若古北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矣古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矣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平石門西

李則編

卷之五

上

平

生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于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上一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不備單地計軍僅一分之衝處尚須一堵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自是松馬曹家寨石門四寨城池皆是弱幼小不及計也惟緊犯則守兵勢單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分別衝備不應守者或只有瞻望之役而當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四路本職督二標專分中三路撫院一副二標專

分東三路而隨時緩急又不啻信地相機奔馳以應之連標兵援兵主客每路僅萬人耳而堵子嶺尚少援兵一枝松棚尚少勁兵二枝太平尚少協兵一枝石門亦尚少勁兵一枝由海關路險固責以自守通計還得勁兵五枝庶乎無所不御無所不密矣然議減罷者尚未分策今惟計虜若東行已深勢必難復西向聽軍門調昌鎮守邊客兵就近互移以補東方之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間報調添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為守固必收乎全國之効若東則極東西則極西之路分犯而西虜勢聚於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塘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四分職等亦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堵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哉即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入則兵馬為兩分職等照應方分應勢孤力寡是所可憂始以兵馬得聚及阻簪數著而籌之其未入也設機于要路時以疑之師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四後山探路遲遲及牆我可調度援兵也

檣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卽有數百先登之賊，可以南兵仰逐出之，只恐不得過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求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扶出奇，皆難預擬。四也，及其潰歸，沿途布諸路步卒，險職等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爲一隊，職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棒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卽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候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殺其營，必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五

古

十露堂

復功如願，而後返，否則決不生還，以資明時。秦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箇非職預爲已地，非議之兵少，亦非敢分咎于減兵，但爲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真情真狀，免爲分沓不一之議，搖惑於胸中耳。

設備附臺軍管

設官管之。沿邊修建敵臺，卽爲擺設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處，卽爲有家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收馬，將馬散在牆下，

亦非長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步，卽共割一營，以爲家有敵臺去處，卽就臺爲營，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壘砌五六尺高小牆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處，卽據舊臺，或雙牆臺，割一營以爲家，城下內面亦以石壘成牆，無舊墩臺處，卽據牆上以山險爲之。但周圍俱要造成院牆，或以木柵圍轉，亦可遇警之時，照舊擺列信地，奮勇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卽將各軍收入臺墩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以往年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五

古

十露堂

見賊輒走，但有一人潰散，本管千百旗總，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眾，故縱者同罪。其牆內之寬窄，則視兵之多少爲之。如此，則我常立于不敗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其各該標兵接兵一體，各就臺墩墩險，各下一老營，以爲家有行營。牌者卽用牌，割無行營牌者，亦用石壘，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勢緊急，擺牆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車併列一營在總括路口，雖車移就邊上適中去處，割下一營，或二營，聽候聚兵夾戰，勇人邊當其初

人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車營在後，決不放放手，搦
精我兵聚亦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
大車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邊將
官務要先行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行期討定，寬至臨
時，槍械誤事。

條陳大哨事宜

一、大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
以事情為遲，務在預偵的當，馳報須先，虜數目入
已後，則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為虜縛，亦不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六

無如今春所探本為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
面見，即取其辭以為情實，萬一耗盟或因而殺之，在
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
處，探即被執之人，我無不知，各役須當散處，凡遇受
知風雨，即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哨哨之人
不許與哨哨相約，使各自為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
處在前，不許恃有哨探，疎于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處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
類，能並之徒，即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

取具連名結狀，不堪各連及將官。一、哨夜出口，必
費資物，兩無對證，其受漁之弊，或不能免。惟事期其
濟，勿問出入可也。突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
半買物，聽軍門撫院奉鎖鑰，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
以從容備者，不許掣用，以致臨時缺乏。稽遲出口者，
罪坐本提。一、藟之積弊，急則懸萬金之賞，而不吝
功成，則自方媒孽之有各賞之意，遂使搶功為罪，不
止騙誘為失，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誠何坊伯，彥得
信百兩，人報始得堵退，及事寧止賞銀九兩，曲突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六

薪恩澤何在？為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遂緩我備，亦
不可恃我有備而遂疎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
通假此，添一營，各維耳，近聞撫賞歸惡，未免懸濟，以
愛為失，報信成功，一體開賞，并入救功疏內，其各失
行，事畢大開，無人嘆集受賞，仍行各參提，原常獎數
准賞，不許增加一名，其賞物不堪將官之罪。一、各
路夫役五千有奇，率皆壯健，倍食于軍，日處通行，編
伍操練，該路甚少，若量行增添，各路分存，民勇，以
防以秋班操練，春班出口，哨哨哨架砲秋防，互

抄防三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紳耆遇略先守
本路聽參道提調如賊圍聚沿途追賊而來聽本鎮
調用。

議撫賞

蘇撫賞 國初時爲滿洲今乃藩焉耳且故
蘇有賞予以示獎勵然撫賞之錢糧有限大羊之請
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不足是幣銀不足則扣其
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他款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
兵除丁不足編及妻室計日收米計丁納銀劍肉補
自明世編 卷之五 城少保集 卷之五 千露堂
病到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嘆
人端有七將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役人員彼秩微
力薄焉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許嘆之字提而爲
左右斷役率以爲利任意侵剝供撫夾者什三充私
者什七嘆一錢糧給發每至後期萬夾叩關悉如
星火不免賜貸出息或增價買物札費不貲嘆三居
常有坐門之夫臨時有後資之夾日宴資動輒百
金不作正數獎四賊夾猶不遂意輒有反撲入該關
畏罪恣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獎五或同錢

糧不敷支吾無計明權而費亦以自寬日前他日吏
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券數日加倍以爲制整人屬吏
到關不問人數不員非時不論月額一舉盡與此關
與之被問相及矣七如此則場軍之方無以厭吏之
欲有增無已將何處極該當各路將官極力撙節破
格區處先令其開舊額應賞某吏部落若干原人數
若干給賞若干今增添部落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
應准增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
於公計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
章明世編 卷之五 城少保集 卷之五 千露堂
計處停當呈詳定議施行候放員之期宣諭吏人
叩會令各輪服每遇屬吏扣關卽飛報本管將領親
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彈壓應賞之外不許濫用一
錢一物該道宜立循環呈請督撫印鈐轉發各路每
季終將用過錢糧糧林過柴木賞過吏人數目并將官
臨邊時刻一併填註例換其應發銀兩每於春季以
上年一月給發秋季五月給發預辦賞物以備倉
卒具軍人採辦柴木半歸官半歸軍免生嗟怨如有
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充究守提以下或扣

軍糧活採辦并濫賞并夾預出賞示等弊定行拿問
照沿邊錢糧等賦重究仍於本官名下追贖所費其
有夾人作歹撲人追究原係某夾先單撫賞設法追
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科家取贖自干重典此欽關
係軍機安危夾情向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計處
毋忽

威少保朱
卷之二

勅諭賞
十九
平定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謝廷禎提月參閣

萬少司馬漕河奏議

疏

萬 恭

為閱分緊要隄工廣行修築以保運道疏

為運期已迫河工室早懇乞 聖明申飭骨河諸臣
盡祈分理刻期報完以便責成以裨新運事該職等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 卷之一 平露堂

備食原議修築隄防自徐州以下起至宿遷縣止
百柒拾里急須料理逐一勘計內勘得徐州以下南
岸自青田淺起至關家口止北岸自呂梁城起至
佬陸家灣止一段原有年例舊隄南岸長一萬四千
八百四十四丈五尺北岸長六千一百七十五丈俱
里薄不堪防禦內青田淺起至陳家灣止隄長四千
七百二十四丈五尺逼近河灣應該改築遙隄其餘
隄兩崖其長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五丈俱應幫築高
厚先經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題請已分三大工

見在修築其自關家口起至直河止自陸家灣起至

韓家莊止一段原於隆慶五年分五大工修築縷水

長隄南岸長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一丈九尺七寸北

岸長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二丈八尺六寸俱已築完

但去歲工完之後又彼九月初旬黃水大發刷洗單

簿各照原分界限修補已經遵行請夫見今分投修

理又勘得北岸自韓家莊起至直河止長七百丈南

岸自直河起至宿遷小河口止一段長八千四百丈

俱原無堤防今應創築遵依均分五大工其北岸直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 卷之二 平露堂

河以下諸湖聯絡溝道數多湖水由洩勢難堵截每
歲水發湖河通連糧船俱由南岸經行既無阻礙且
馬陵諸山綿絡環抱橫截宿遷縱使河水泛溢亦可
保無他患職等公同勘議相應免築今將修補舊堤
并新分工程丈尺同分管司道府佐委官職名逐一
查明呈報等因俱經通行督工各該司道查照原派
五大總分管地方仍舊分投督理原無隄者即便創
築原有而里薄者即便加增興工修理合用人夫查
照上年取用并將應修隄工合用工費會同估勘呈

奪未報該臣又經催行勘估并各分管要工開報以憑查閱其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督同河道等官郎中吳自新等自清河縣至茶城勘委和觀上源下流兩岸俱應建築長隄然思有急緩則工有先後在茶城乃漕黃二水交會之處每被淤淺在邵雍實地形卑下之區尤慮衝決爲患不測工安先舉宿遷以下河兩岸高茶城以西黃河上源運不經行似當緩圖日下弊繁隄工大約四段今境山至茶城北岸築隄東漕水抵黃流擬作一段分爲一工即今創築茶城以上經徐州至呂梁兩岸地形頗仰山麓接連隄可免築南岸青田淺至關家以上岸呂梁城至楊樓灣擬作一段分爲三工查照改築如幫銀限完畢南岸自關家口起至直河止北岸楊樓陸家灣起至韓家莊止擬作一段照舊仍分五工的量幫補修期高原北岸韓家莊起至直河止南岸直河起至宿遷小河口止擬作一段分爲五工分投創築臣詳開一帶已築南北二隄除青田淺至陳家灣離河稍遠其餘俱逼河身詢之原管司道諸臣皆云彼時水占無處

著恨只得於牽路起築蓋當泛溢之秋不得已而就近遷今將築退者加增高厚築退者另築月隄有同隄以爲約束有月隄以爲防護毋虞修補庶可堅久其見築及新分之工悉從逢隄之制至於茶城乃漕黃交會之處黃水強則漕水退避而塞漕水強則黃水退避而通不足深慮其辛山新衝之河俱已淤平縱使開通黃水復塞不必施工今議自境山至茶城北岸築隄以束漕水使其力獨可敵黃流黃水順上則沙不倒壅已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坐奏肅縣知縣唐文華帶領夫役常用在彼糧運米至則漕淺既至則挽舟運盡而止以上隄工自境山茶城至宿遷縣小河口除徐州呂梁兩岸近山之處免築外其見修補創築隄其六萬二千三百四丈三尺三寸臣慮恐入夏天雨妨工用力遂難仍嚴行司道上緊修築俱限四月伏水未發之前報完務令堅固共保萬全人力可爲敢不盡率臣於河上舟行六百餘里嘔心二十餘日竊惟今之語治河者其說有二一主防護河者則以隄必亟築至順水性者則以隄必勿築

皇明經世編

清河縣志卷之五 平露堂

臣以爲古之治河者求以去河之害縱其性而順下焉則無事矣勿築誠是也今則不惟去河之害復欲資河之利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昔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今運道悉爲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故禦盜必資夫城守禦河必藉夫隄防但河東趨則順其性而爲之東隄不可激之使西河南徙則順其性而爲之南隄不可障之使北隄遠河則所匯者廣可使安流近河則所容者隘必致激搏尋常水漲隄有全功異常水災隄無勝算此河隄之大較也河道流動雖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閭也石衛之間其水道也徐呂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之淤水道既湮肚腹自脹是以有徐州之患故清河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減此邳河之大較也修築長隄必賴夫力然白夫不如盜夫盜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未行則有幫助安家之苦既行則有道路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之費且騷擾百姓妨民事河臣所憂有大於河者徑夫者定額鋪淺閘溜之夫相沿已久官

皇明經世編

清河縣志卷之六 平露堂

民俱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捐官而不擾民工作而寓賑濟民心既樂用力尤勤大率白夫除民貼安家外官復給之飯食徑夫除編餉工食外官復給之犒賞皆有重復費用若募夫則每工給官銀四分始盡力而分工終計工而受直應輔給者滿給應扣除者扣除但不失信即可子來故白夫不如徑夫徑夫不如募夫此夫役之大較也除宿遷以南事宜科臣具題宜稍從緩誠以民力所宜稍緩大工難舉姑候司道查勘至日另行具題外今將境山茶城以至宿遷縣修築創築二項工程河隄丈尺并司道府佐職名理合具本開坐謹題

建瓜洲閘疏

瓜洲建閘

爲議建瓜洲通江閘座以便糧運事行據淮揚海防兵備兼管河道浙江按察司副使陳耀文呈稱查勘得花園港坐落瓜洲鎮之西自江口迤北抵時家洲河岸約長陸里有餘於此建立宣閘竟達江潯漕艘便利又勘得該鎮城裏稍市去處隔河正係宣壩於此建立宣閘以通其流亦甚利便但瓜洲水陸之衝

商賈集批負盤剝之徒不止萬衆閘座空建忘客船微行生理消歇等因今該臣看得瓜洲爲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漕儲試百萬石或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凡江北之空船南還必掣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靠損之虞盤剝有腳價之費停泊江濱有風濤之患船隻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累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於花園港豬市等處建閘慎嚴啓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汴委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壩斷之徒欲牟大利

遠同苟有利於漕儲必不利於百姓即所謂利多而害必者滿爲之也而況官民俱便俱有利而無害者乎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容臣等被拘繫之見建久之策委官作速估計期於必成合用工費聽臣於河道銀內查發應用行令附近通州泰州如阜泰興肆州縣每立州壹縣共建壹座正用官員前來董理並不令其派出錢糧用過河道銀兩就於下江總歲百萬石漕糧內所省車壩縣米折銀逐年扣還則官不費而功成民不勞而事集閘壩並用江湖

酌議漕河合一事案疏

漕河合一

題爲酌議漕河合一事案以承萬世國計事竊照漕運河道原屬一體今承大壞極弊救急補偏竭盡心息僉獲早運疲瘁精力始盡回空然倉皇之秋木暇酌議漕臣言漕河臣言河靡通條貫血脉未融夫言漕而不言河是進飲食而不理脾胃者也言河而不言漕是理脾胃而不進飲食者也來年全運比之

今年多糧宜百萬石船載千餘艘而又比今年少宜
閏月此誠危急遲速之機也若不早圖嗟暗何及臣
詳會同漕運都御史王宗沐酌議漕河合一事案條
爲肆款開具 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國計至重速
下該部議擬悉 賜施行漕運幸甚河道幸甚緣係
酌議漕河合一事案以永萬世 國計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題請 旨

計開

一嚴遲速之令夫黃水之發也地氣使之然也與潮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集卷之九 平露堂

信同來月清明水數尺耳不害運肆月麥黃水數尺
耳不害運惟伍月至于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者肆次
少者叁次高者丈伍餘下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
也若使每年四月以前盡數過徐州洪而開河肅以
待之今勿與怒河開卽萬萬年不害運也顧河臣能
使河道之安而不能使河運之早能使運船之必入
關而不能使運船之早入黃河使運船之早入黃河
則其權在各省糧儲道矣使能依期早入黃河則臣
等上下於伍百里河流中一鼓可入關也安令江南

糧儲道各督尾幫俱限四月以前尾幫盡數過徐州
洪各具一完呈親投到臣臣會同漕臣按呈而駁最
之如來月中過洪者以上勞敘焉肆月過洪者以次
重議擬但論過洪之遲速不論居官之賢否如此則
糧儲諸臣必能效督運之勞而漕河諸臣得以施早
運之力此爲河亦所以爲漕也

一別遠近之宜臣備查各領運官脚色有領運數年

而累得陞遷者問之則多壯運也有領運數拾年累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集卷之十 平露堂

致降級者問之則多南運也夫南北之河道迥殊而
遠近之甄敘無別何以服領運之心哉即如各省寬
運之船有不過關河者有過關河者有過關河而又
過黃河者有江南之船則過關河又過黃河而又過
大江矣此不一一分別而驟論到漕遲速之期非法
之中也臣以爲宜酌遠近之差別勞逸之等其不過
關河者限貳月到灣過關河者限三月過關而又過
黃河者限肆月其過關河過黃河而又過江者限伍
月遲倉御史於各運到灣之日按其限期而行其駁

最爲則道里判而分數明勞逸均而人心服官軍悉勸捷速如期此爲河亦所以爲漕也

一專兌運之權舊制各省兌運屆期分差部臣監兌蓋以各總領運官多厚軍而薄民而各省有司官多厚民而薄軍故今部臣操兌運之權制軍民之便法至善也今議早運徵發則會急如星火而部臣自緩最之督亡催督之柄多發一令則大吏以爲校官多差一人則小臣以爲壓已部法令非行也其勢必求糧儲道矣糧儲道催兌單則兌壹單否則坐而待之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

上

卷之十一

部臣無如之何矣兌運愆期率由於此大兌既愆期而徵開幫如期過淮過洪入關抵滯悉如期前可得哉浙江近以御史帶理兌軍官民稱便今各省宜照此例悉令糧儲道兌運而巡按御史間壹親覈之夫以本省之官兌本省之糧則民便以過洪之官兌過洪之糧則軍便以所催之糧給所兌之軍惟其所兌而兌其所催則官便而又臨之以巡按董之以重權于此不壹月耳則官與軍民俱便孰與部臣者有司役而軍餉易且又轉求糧儲煩難爲也此爲漕亦所

以爲河也

一順官民之情近制各省拾壹月兌軍江南山各州縣每年十一月正屬繫涸斷流不可以舟且至會城兌軍動以千里夫以斷流之河千里之遠而責之運米赴省城以兌是覆盆水於庭堦而運萬斛之舟者也江南山水五月始發舟楫始通而始以本色米至是然疏後農師不甯飽者也其何濟之有近者江南之民驟聞早兌踴躍歡騰隣湖江者載米縣會城屏息以待兌居山谷者畏銀走會城市米以待兌是山谷得輕齎之利商賈得貿易之利官府得全運之利皆盛世事也夫何上年各總把總官聽信奸軍撥置俾大利才勒山谷州縣之本色苛禁會省米商之市賣是困山谷以所無而苦省商以所有本害也如無米之可兌何如兌運開幫之愆期何臣以爲但責民以早兌耳不必問其米之所從來能早兌也則市買之米亦爲功如不能早兌也則土產之米亦爲罪官民相濟農本相資兌運自早過江過洪入關抵滯自早此爲漕亦所以爲河也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

上

卷之十一

看得給事中陸樹德所疏大約謂淮黃交會之所每歲淤塞亟宜濬之而築隄亦不可廢御史吳從憲所疏大約謂黃水入海之口恐有梗阻亟宜濬之而築隄似在所緩爲照我國家相傳治河之策不過濬淺以防淤塞築隄以防潰決合此之外別無策矣然濬淺有二法有濬河黃河之淺有二水交會之淺濬濬黃者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以人力勝之者也乃濬二水交會之淺則不然如黃水與閘水相會則有茶城與淮水相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無之良以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濬水勝則衝沙而通要之人力居二三而水力居其七八此濬淺之大槩也築隄亦有二法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隄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性扶川淪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取乃欲以一隄當之此鯨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隄則河自宋以來由沿達海找朝奇之爲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五

其後旁濬濬始得遂其潤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交壑於陸亦非若宋人之濬輔道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末季倡爲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蓋皆拂之而非順之也昔禹之治水非任水之所之其決其疏其排其濬皆自人力治之特以順爲治故曰行所無事國家縷水長隄寔存大禹遺智故百六七十年賴藉而不變者以此要之可縷水而不可截水此築隄之大槩也查得清河之淺每歲有之應照茶城行南河分司督同管河通判帶領官夫器具遇黃水漲落之時它挑河橫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淤必趨落而通抑何妨於舟楫之利淡惟清江浦之水勢最弱而出口處所適與黃水相值比因聽詩民船由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而閘身卑矮水每溢過閘臣所聞外水平高閘座皆浸注然巨浸盡成濁流益得於日擊者既有妨於運道復貽患於淮郡誠當議處至於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閘之後海水倒灌低窪之地積淤難洩御史

吳從憲所謂河潦內出海潮逆流停蓄黃聚愈壅愈溢蓋亦得於日擊者今勘得前水亦已消涸居民云據人所見與二年之前迥異海中雖有沙灘離海口二十餘里已入陂係古跡亦無積石淺者絡事中維遵謂不必加工不能加工一言蔽之矣所據日下固云無慮但洽桑變態勢難逆睹亦當預防伏乞勅下該部行臣督行南河分司於清河淺比照茶城每遇伏秋水發督率管河通判委能幹管河官聚集淺人待水將落既加挑挖以助淮水衝刷之勢仍同清

申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五

卷之八

繼往費有害再照科臣陸封德又稱連年寒口之費如捨本卓繩般運土石之類盡取給於湖河之民尤為根本至慮已經臣等多方調停酌處一一具題務使公與私而兩便民與河而俱安緣係日擊河患稱乞理明重責咸以濟河工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題

議復部臣經畧江南河道疏

復江南河臣

題為議復部臣經畧江南河道以圖早運以奠民生大計事臣惟聖上觀昭瞻以創業哲臣被拘繫以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六

卷之八

也故苟利社稷不法其故臣實愚懦不能任事使以皇上任使今臣經畧漕河自張家灣歷白河踰臨德穿閘漕接黃河迺高容諸湖以及于瓜儀延袤二千七百餘里悉令疏通早運無阻又奉欽依江南十一月開兌十二月開幫臣以為江西湖廣長江大河十二月開幫誠是也瓜儀正月入關誠是也獨以國家歲漕四百萬石而吳淞居其半吳淞之粟必出鎮江京口關以出而京口關舊例仲冬固閉李春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

七

平露堂

方開是可十二月開幫者江楚之舟其由吳淞之運
 季春尚阻于京口關外者不得入內者不得出理十
 二月盡開幫於關盡開北河盡通江南之粟早運濟
 者半不濟者半是江楚之運可先黃水未發而馳而
 吳浙運者竟不可早勢必與黃水值則餉
 京師者安者半危者半非完計也臣乃稽諸往牒知
 鎮江從開關以來水盡南流原不通江泰始皇以舟
 衣徒果鑿而通江故命曰舟徒臣念彼既以徒果鑿
 而開其始今獨不能以徒果鑿而善其終乎臣於去
 年八月姑委官理消儲按察使潘允瑞督同鎮江府
 知府林應雷府徒縣知縣何世學嘗試爲之乃允瑞
 排論經營應雷極力督勸世學鳩夫大挑而京口關
 遂爾冬開今據黃尚明揭報出本關者自元年正月
 初六日至于二月初四日過軍運船者三千九百八
 隻過民運船者一日一十八隻共四千二十六隻而
 吳浙之糧運幾盡矣計今年盡吳浙糧運之期實二
 百年舊例京開未開之候也錄此言之執謂京口不
 可冬間吳浙之運不可同江楚之舟十二月開幫成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

大

平露堂

經事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速慮而後成若得江南河
 道水利原設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專一其事蓋白河
 有通惠河郎中漸南有北河郎中又漸南有南河郎
 中又遠而南有江南郎中而總理河道者從三千七
 八百里中界一水首尾據常山之蛇勢而控制焉今
 此三千七八百里血脉常流通而餉道不乏絕我
 祖宗豈不知省官職之爲便哉誠爲少一官則少一
 節孰與通血脉而通餉道者之爲得也後來肉食者
 鄙遂議革去江南管河郎中或今兵備道帶管夫權
 阻于遙制力分于他務四十年間東之三江壅其二
 矣西之運道滯其半矣彼郎中祿祿所費幾何而坐
 使國計民瘼至此豈不可爲寒心哉臣以爲欲早
 運宜速漕江南河道漕江南河道宜速復江南部臣
 令臣總督臣以爲有六利焉夫部臣者將欽命而
 司開漕者與通惠河南北兩河郎中並其勢可達於
 部及總理大臣勢豪有司就收提之則權一而易行
 一利也每遇大挑總理者馳檄通惠河北河南江南
 四郎中則會舉事則令齊而事豫二利也逐年開漕

但自常州白家橋抵京口三百餘里引七聖堰以南之水注使北流則不惟京口永無淺滯而太湖上流亦可分殺十分之三蘇松水患可併紓乎三利也常州以北之運河原有二閘常州三十里外有奔牛閘又二十里有呂城閘官與夫故在而蘇常等府老人與夫編銀故在直取諸宮中而用之耳不必添設四利也部臣既復三年兩挑京口閘可以冬開四季行舟則京師四季得百貨之便豈徒便商五利也耶中運河三年兩挑事甚省易以其餘力復三江之故道興蘇松之水利而除其水患既便早運又令爲民去昏墊六利也其若道二流通太湖而注之江開江渚以泊運船濟青陽以通商賈皆復部臣之後臣得便安行事者也臣不敢清閘故臣以爲復江南管河部臣便不然則皇上能以張家灣及于瓜儀二千七百里之河道早運滔滔直達無不如意而獨惜遣一部臣省升斗之祿使吳淞甯滬上舫一質修路因循大計不定餉道不暢商賈不常通南民昏墊臣即愚懂不能任事竊懼且愧焉伏乞 皇上留神

創復諸閘以保運道疏

司復諸閘

題爲創復諸閘以保運道民生萬全事臣惟善治者安永其法於不廢謀國者當通其變於未窮比年黃河橫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逢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焉不講蓋淮南之運道盡壞矣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智窮於闢道力竭於黃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寶諸湖以達于瓜儀遂覽遐思可爲流涕夫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隄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隄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數十小閘於長隄之間又爲之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隄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溢厚湖之隄夫閘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濟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意至深遠也比年長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壞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壞而長隄爲患障矣畏濟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爲高城矣獨此安甯此豈不可爲寒心哉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議諸閘

徵當欲使微平水密則水疏去脹開之患法也乃
古衝擊之處平水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印即湖
底微住古起開之勞高資興化諸州縣古潰敗昏塗
之苦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
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正于
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黃
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制天妃
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今淮水勿與黃水餉而費
十餘萬開新河創造濟開以北接淮河其說曰接清
皇明經世編

天妃開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濟漕船真貫直
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閉天妃開謝絕黃水彼河
雖善淤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黃水一落又啓
天妃開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濬可也勿用可也坐省
年年淮黃交會挑濬之憂是補陳瑄之所未備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而黃河入開河爲茶城
出臨清板開七百餘里倘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
改流平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斯
萬世之利也唯茶黃交會之間運盛之時正值黃河
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茶城
黃家岡之淺連年患之 祖宗時建有境山岡今日
新河水平開沒泥淖中幾丈餘乘不復用臣於茶城
爲之西隄束水急衝而茶城不淺茶城之上爲之西
活開束水急衝而黃家岡不淺然非久計也臣是以
有復境山岡之議境山岡上距黃家岡二十里下接
茶城十里而基故在。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爲之
工費可省七分之二夫此開成則既可以蓄黃家岡
外二十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而

又按二十里之水勢衝十里之狹流竟不歸海。其苦丁夫之挑漕運船之盤剝爲此。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三也。是皆臣已便室行事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題覆悉賜允行。一應工費錢復雖非年例。臣俱多方酌處停妥不敢仰勞 聖慮。請發煩難工完之日造冊 奏繳。緣係創復諸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理合具題。

創設寶應月河疏

寶應月河

題爲創設寶應月河以利 國計民生事。臣聞防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者貴深興利者貴盡。故智臣制患於微渺。仁臣導利於未形。而況今淮南運道之利害顯著。其孰有大於寶應湖者。而可不痛哭亟圖之乎。夫淮井之運道全賴於諸河。淮南之運道全賴於諸湖。淮之南爲寶應湖。又南爲高郵湖。又南爲邵伯湖。三湖者故非相通也。勢各東注。故前代之運率由六合入馬溝達淮。以入於汴河。邵湖在三湖之西。累淺膠舟不利。運船臣陳瑄集之而於三湖下流聯東陵爲三百里。以西受七十二河之水。各諸湖血脉通貫。巨浸滔天。運乃大

初賴三湖邵伯最小。風濤之患高郵大。先生臣白昂治高郵。東月河三十餘里。迄今八十年矣。官民舟楫由月河中若履平地。甚利賴之。寶應最大。道經槐角樓以西。望上源水勢瀾漫。不視畔岸。東首石隄若鐵城。然舟人晨候風色。北風則南浮。以達高郵。南風則止浮。以達山陽。然天有時不可必也。地有險不可避也。幸而風色按候停勻。則鼓棹揚帆。可保旦夕。備之命若浮至槐角樓。風勢迅暴。又若中流。西風大作。則數百里長風巨浪。擁舟激蕩。於石隄洶湧中。糜爛漂溺。民命奔魚腹。靡孑遺矣。臣於去冬南巡。則十月二十五日。寶應湖風濤沒千餘人。今春三月二十日。則沒風濤者又八百餘人。舟楫勿問也。即五閘月中而漂沒若此。則一年可知也。十年百年又可知也。生商幾何。而坐棄寶應湖中者。不可勝紀。不亦傷乎。尚以 皇上之福。運艘適有天幸。不敗事萬一。經寶應犯風濤。則害可勝言哉。言念 國計民命至此。可爲痛哭。臣不勝震懼。亟檄所司。創設寶應重隄。遂即重隄爲月河。以避風濤。臣愚爲九利焉。夫高郵月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其不善也。便循西老隄爲之一護。老隄多一重關。則老隄固。一遇舟舫夾河而行。則牽挽便斯善之善者也。乃遠老隄爲之弓弦。而築月河若張弓。弓與絃之間。聚民財入萬貳費銀七十餘萬兩。成之。今八十三年中。老隄不守。八萬畝灌而爲湖。是又益一湖也。豈徒傷財。又累民膏腴。今又以二湖之勢。攻中隄。中隄斷續。亦不守矣。臣斷以爲不善。臣今循寶道。老隄而爲之東隄。老隄加重。關焉有所恃而不恐。一利也。東隄成。即引水注其中。角輯田之。是以重隄爲月河。一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治河策議 國計言五

之間。設平水關者二。關之下爲支河。引水以入射陽湖。東注于海。取支河之上。而築月河之隄。事省而工集。八利也。或曰。東隄成爲月河。則老隄夾二水中。不固。獨不曰高郵老隄夾二水中。西當大湖。東當八萬畝。沒者乎。高郵中隄又不西當八萬畝之巨浸。東挾月河者乎。月河廣不踰六丈。風濤不興。但有護老隄之力。而無嚙老隄之害。九利也。夫興九大利。而除其湖之所大害。由國計言之。皇上大智也。由民命言之。皇上至仁也。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了此。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治河本議 臣孫家鼐

不過兩月。數萬兩耳。其錢糧大料。臣河道一任之。不敢勞聖慮。臣亦不敢請發帑。皇上留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二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遺輯

陳子龍臥子 李待問存我 宋徵輿較文參閱

萬司馬三關奏議

疏 萬 恭

題為急陳山西善後事宜疏 山西巡撫

臣荷 皇上簡命到任之初即查山西三關邊務廢弛土馬單弱戰守無備閭里蕭條亟欲建白少效愚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山西巡撫 平露堂

忠繆未遍歷恐涉影響先行各司道從長會議待臣親自巡歷見聞的實方敢敷陳乃於本月十四日即被虜犯與臨地方邊邑震動仰荷 皇上威德諸臣用命強虜宵退疆場復寧顧地方傷殘民不堪命寇賊未滅邊事因循若不早圖何以善後欲待司道會議親歷敷陳未免緩不及事所有聞見真切事體緊急當早圖者條陳上請用撫一得之愚以蓄三年之艾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早為議處及時舉行復副將以便控制臣查得山西邊務蓋二變焉嘉

靖十年以前大同大邊二邊無虞東自老營西達偏關止有餘里獨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偏關協同一遊擊四守備秋則移駐老營防秋冬則仍回偏關防河

此初變也二十一年因大同疎防西虜入犯雁門且侵關南內地而鴈門平朔遂為山西大邊乃改副總兵為鎮守總兵駐劄寧武秋則移駐適中陽方口關度本鎮各路參道守備等官兵防秋冬則移駐偏關防河遂東自平朔西止黃河東岸控制八百餘里此再變也嘉靖二十九年虜犯薊鎮議令總兵官正兵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山西巡撫 平露堂

一枝初年開警入援四十二年又議總兵官止兵開警移駐蔚州遊兵一枝移駐廣昌又於各參守營挑選精兵三千輪委中路參將統領移駐渾源州如宜府有警則移兵併守南山所遺三關地方兵馬事務責參將暫管提調此三變也而偏關副總兵罷不復設益以鎮守居中東控鴈門西制偏關一帥足矣今鎮守防秋聽援乃駐蔚州竟以山西八百里邊陲付之參將等官職級相均不相統一法令不行而山西邊事始難言矣臣愚以為鎮鎮重天山西總兵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山西巡撫

三

平露室

州駐劄萬不可已既趨蔚州又防寧武又駐偏關奔走道途動以千里不惟有東馳西逐之苦且有顧此失彼之虞臣查各邊俱有總兵又有副總兵一員爲之協守今莫若復議協守副總兵一員添設奇兵一枝專駐老營望聽臣及總兵官節制而各參道等官悉聽副總兵官節制每遇秋防總兵入援之時副總兵即東聯鴈門寧武西聯偏關各路將領防秋勢相維繫事權歸一總兵既得專意東援副總兵又可專心於西備一便也如東路無警止是本鎮秋冬兩防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山西巡撫

四

平露室

責任頒給令其欽遵行事
一請旌牌以便提督臣查得內地浙江保定巡撫都御史俱奉有欽降旌牌得以便宜行事惟山西巡撫獨無蓋以先年總督駐劄朔州密邇三關又有總兵官駐劄寧武各有令字旌牌每遇障障得便監督是以官軍畏威用命功收保障邇年漸鎮虜犯之後每及秋防總督遠駐懷來總兵聞警聽援一遇山西聲息傳報往返動經月餘比及請發旌牌以令諸路地方已被殘傷虜賊亦已退遁即如今冬臣於未任之先虜已露形到任之後虜已入境臣惶惶親劄百數傳示總兵董一奎及飛檄本鎮各路官軍會同大同應援客兵隨向剿殺追逐出境幸臣原有兵部職銜將士皆能用命差去監督官員查照舊規止持一小藍旗以爲約信殊非所以令將士揚天威也伏乞皇上憫念山西邊關綿遠虜情重大勅下兵部查照浙江保定事例特假山西撫臣旗令牌以後凡守邊官軍及應援客兵如有觀望逗遛臨陣退縮者得捧旗牌行事庶將士用命而臣之所以報 聖皇者

句地矣

一選兵餉以便專責臣惟文臣識民情上帶八九誠軍機者有無一二查得山西三關設有奇服寧武屬平兵餉三員督率將領整飭兵馬監督修守提調邊關稽察奸弊預備糧儲等項皆軍機也而司鳳兵備分轄西路老營一帶外與強虜爲鄰尤爲艱大寧武次之雁平又次之往年防秋因兵備不得其人議添布按二司方面官三員協同三兵備分任其責嘉靖四十二年議罷二司防秋官蓋以兵備原有專責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下

使別官兼理彈射不便殊爲至計但以八百餘里之邊務責之二兵備整飭自非精銳機變諳練軍旅之才不能負荷即如今歲虜犯二次皆由老營堡邊出入係隸岢嵐兵備副使張循分轄地方本官才力綿薄戎務未諳束手無措已該前撫按論勘地方人才商引號懼竟何益哉夫責任既專則簡擇宜慎臣以爲三關兵備萬萬不可不重其選也伏乞均下吏部將以後三關兵備員缺務要精選前練兵務才學素優不拘何等資格年限但堪是任者擬以前職如歷

有戶校聘撫按踰越查照進行事刻如陞授交使奏政等職仍令久任候有邊方巡撫員缺即與推補如或不職聽撫按指實奏降斥另選克任大閱歷久則邊務愈諳期待優則報禮愈重遞補其大和也

議處彙類三衛事宜

卷之三

一三衛原係通貢屬夷口祖宗以來二百年捍禦之功不可謂無矣但近來結姻其虜屬陰逆庚戌以後勾引入犯者已數次矣背逆天道罪不容誅緣係狼子野心姑且聽察合無請降勅諭一道遣官前往督撫衙門傳示三衛酋長會集喜峰口外宣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六

下

朝廷恩威及諭以二百年捍禦功勞豈可一日盡棄其勾引首惡仍令其自行鄉縛送至軍門聽候明旨處分爲奴之術似不出此若從別處恐一隅之禍又生一虜患也前鎮剝床之災無寧日矣

一三衛之不便近奉有嚴責起期選練但見在日見兵糧之不足近年奉有嚴責起期選練但見在日見逃去新招無人應募以故本鎮兵額缺少數多蓋因月限不繼利差太繁加之禦夷之費客兵之擾身家

傾蕩衣食盡無何惟乎逃亡之日甚應募之無人也
合無念本鎮係近京重地敵壞已極大破常格奏請
多發銀兩遇有前項糧支供應等費俱許動支官銀
一毫不得科派月糧成本或折每月不得過五及防
秋擺邊給以犒賞他鎮不得援以為例務使軍士得
以聊生則兵額可以克實訓練可以如意薊鎮之元
氣自勝而三衛之逆心自銷矣

條陳三關通變等疏 三關機宜

臣聞鼓不調之瑟者必有改絃之術較極弊之政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寇策

宜求更化之方臣親歷三關周悉萬慮山巔水澗靡
不攀緣黃口蒼顏靡不容訪深入室窰崇陟敬臺窮
極始源考核故實臣竊有遠憂焉何者夫總三關三
萬之兵當俺酋十萬之虜是衆寡異形也兵故不習
而脆虜故射獵而驍是強弱異勢也我以三萬之兵
散守八百里之外賊以十萬之衆合馳數十里之中
是卒散異用也賊之數五倍於我我多安卒正利休
守賊之馬二十倍於我賊盡騎士殊利騰馳是攻守
異施也且軍馬之原額如舊而盈虛之故不可窮根

芻之原額如舊而克其之數莫可同議者乃不務改
絃而反務膠柱不事更化而反事循途臣誠莫知所
終竟矣除臣得一切便宜從事者一一修舉不敢煩
聖聽外謹將邊機最要之理更化善治之方條
爲十事目牀上陳伏乞勅下該部詳臣所奏果於邊
防有裨早爲覆請俯賜施行

一曰議聯絡臣惟九邊之設也竊以鎮巡經以總怪
非謂各軍其軍各土其土已也將以聯絡常山蛇以
其成屏翰之功者也而分有信地姑以便責成云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寇策

今漸受矣巧楚耶不欲爲趙肥越耶不欲肥秦甚之
賊犯東秦將而西秦將束手旁觀賊攻非守備而南
守備按兵坐視究之則日各有信地循此安窮各無
乞勅兵部再加議擬通徹九邊爲之約曰自今除零
賊本鎮自行剿退外若果桀虜糾衆大舉消息鄰兵
不待調遣如犯大同則宣府以親士應於左山西以
追兵應於右關鎮則舍賊犯山西則大同之輕騎出
威平屯應朔延綏之輕騎渡黃河趨三關關鎮則否
賊犯延綏則山西之長兵東而至陝西寧夏之援兵

南而至臨鎮則否賊犯寧夏固原甘肅幸以諸郡二鎮應之臨鎮則否在本鎮賊犯一寨守信地則東寨守以馬軍援於左西寨守以馬軍馳於右兵仍守信地勿得輕動臨信地者則否賊退悉聽本鎮巡按覈實上聞如本鎮本寨守有功則左右鎮左右寨守與其資本鎮本寨守有罪則左右鎮左右寨守與其罪如此則常山之勢固屏翰之功成矣不然則異觀類者反能聯絡而來大一統者反不能聯絡而應此所爲舛也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九

平露堂

二日議收放查得三關實在兵馬比之原額未嘗加多而歲派錢糧會在減削支放宜乎有餘乃今司錢較者每稱不足其故何也臣以爲泥法之故也即以臣任後考之如去年八月秋成銀一兩可招商得銀二石竟不招商延至十月止得一石八十始乃議權臣詰之則曰待十月時估定耳繼因寇至延及今年二月測本價止一石四十矣蓋原估則病民不照原估則病商生派州縣百姓驚散遂不敢市買而銀故在此救時泥法之弊也及放月糧或本色或折色

或本折兼支俱議或法米賤本色則不便於軍米貴而放折色亦不便於軍此放時泥法之弊也臣欲自今年秋成預於六月借支不拘何項官銀分發三兵備道多委賢能官員分投招商不必十月定估但每月內實賤即買價貴即止以去年之事觀之每兩多得料四斗銀十萬兩可多得糧四萬石矣承委官逐月登簿一送臣一送巡按一送兵備以憑稽查借過錢糧候京運民運至日照數還官又於放糧之日撥賤盡放折色糧貴盡放本色折色悉照時估軍士自買又得足數好糧如去秋每糧一石止折時估銀五錢即可支存一錢糧十萬石可支存銀一萬兩矣承委官亦逐月登簿如前法稽查此兩者樽節之大計也今之議樽節者減削而已矣何可長久然議法貴盡立法貴寬若照時估招商給軍每石仍加腳價銀二分使商來軍悅價必愈下是少捐而多獲也諸臣會計豈慮不及此但法網太密人人避嫌今日之事便於身不便於官則懷臂而趨之便於官不便於身則奉旨而避之何者法使之然也去此窳綱方得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十

平露堂

上策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以後凡應發本鎮京運主客銀兩亦如數早發前來容臣督令兵備官會同營糧工事著定舉行則軍無關領粗惡之憂民無逼抑買糧之苦官無消耗之虞且有節省之便

三日議修築恭得山西三關邊牆墩臺每年俱屬軍壯修築顧軍壯之工力有限而墩牆之廢壞無時年廢年修殊不暇給欲奈討京運則內帑不敷徵求有司則庫藏空乏欲加派小民則逃亡相繼臣查得軍犯該徒罪者在江北則煎鹽炒鐵在江南則擺站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開卷十一 平露堂捉船掠無定役今查山西北徙之人有力稍有力量者依律納贖無力者軍發缺人墩臺瞭哨民發衝要驛遞擺站每年令各衙門勸以千百計訪得前項徒犯到驛畧無應幹事務乃被官吏防夫人等百計凌虐或鬻賣妻子買求寬閑或扭禁囹圄坐以待斃竟何益哉伏乞勅下該部俯念三關墩臺廢弛之極軍士修築之艱特將本省撫按司道府州縣有行犯該徒罪人犯除有力稍有力量照依納贖罪銀解京倘贖外其無力者免發邊遠比前煎鹽炒鐵擺站捉船事

例克爲瑞夫墩夫解發該兵備道查發領廢墩瑞驛糾修築詔徒年限每日止修墩牆或廢牆二十爲一工定發以百里爲率三百里者減去一工三百里減去二工以次遞減如有能併工完報者止以工限爲准不以年限爲則即與釋放如此則軍壯得協濟之助墩牆有可繼之功囚徒無苦來之累

四日議防宋臣觀三關之麗邊者蓋有幾宜焉其患在於邊長而人寡詢之則率十墩口而置一人矣而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開卷十一 平露堂又分信地勿得輕動大以一人而守十墩使盡精銳

盡休息猶不足恃也而況以一卒之力當四月之勞賊之來也又無定期是賊以卒攻我以散守既以一日之力攻我一百日之力守其不格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今遵奉欽依沿邊悉爲墩院之制墩騎牆而城倚牆下而爲之院墩約高出牆尺餘院可容蓄人畜軍壯上邊者無警則校止修築輸流瞭望以節其力有警則登墩守墩協力拒堵以遏其衝務使賊以合攻我以合守賊併一日之力而攻我併一日之力而守衛處則墩院宜密軍壯宜多緩處則墩院宜

陳軍駐宜少一經定議遂爲定姑守墩即所以守則
修墩即所以修堵修堵亦守守時亦修是或罷避之
深意防守之便圖也

五曰議勾克臣查得山西三關營伍空虚逃亡相繼
清勾之文若流水而解補之數如晨星其故何哉蓋
由戶丁生長內地畏避邊方每聞起解如赴市曹關
戶橫各帶貼盤費累及長解產破人心甚有長解已
灰而本軍生還者有長解未到而本軍先回者即令
着伍寒苦無聊銳氣殆盡原籍不勝煩擾軍伍日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下 嘉堂
凋零清勾之害至此極矣合無以後軍伍清勾不必
起解軍人但移文兩京各省清軍官員止追未裝銀
每年若干在本鎮每三年一勾在兩京各省每三年
一解俱赴山西布政司交納就發各處召募土著好
漢項各食糧隨缺隨補夫邊人之視戶丁無聊者孰
爲精強解銀之視累次長解者孰爲安便速逃之視
土著爲家者孰爲長久清勾之計無便此者矣臣又
查得克軍人犯全無實用徒耗月糧前此每欲議贖
而竟不可行者以議法之未精也臣懇以爲自今克

發者除不欽依及律應克軍及免或克軍者俱照舊
發遣無容別議外其餘雜犯引例克軍若情輕者宜
分別附近邊衛極邊永遠終身等第俱編定衛分議
審有力稍有力大率或罪之下徙罪之上應該納贖
附近若干邊衛極邊若干永遠終身各若干各等內
又分有力若干稍有力若干通行兩京十三省各照
原定衛分追解山西布政司收貯以爲募兵養兵之
需則是以有罪之食養有用之軍若累行編發坐耗
邊糧不若不編發之爲愈也惟無力者照舊編發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下 嘉堂
或曰軍罪不可議贖獨不曰灰罪雜犯猶贖乎又况
變例非變律也行此二者軍伍或可克軍餉或可省
矣

六曰議接濟查得三關戰馬消耗強半先該臣減議
量補馬四千九百餘匹冒昧上請伏蒙 皇上准發
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前來隨即買馬二千匹仍少
馬二千九百餘匹若照原額尚少馬一萬四千餘匹
各營之請討不已而馬價之支買已窮偶聞舊套查
自嘉靖三十一年兵部爲預處馬匹以資克用事題

奉欽依開納事例內一款軍職犯該處方立功者許納銀並馬贖罪免發立功一戶領撫納銀一百兩該納馬四匹指揮納銀一百四十兩該納馬六匹都指揮以上納銀二百兩該納馬九匹若已發配曾經立功一年至四年者各照年限官職品級遞減納銀細馬係邊鎮者就於巡撫衙門告納完日咨部查考馬匹給軍騎操銀兩收貯聽候買馬南京并各省有犯立功未經發配者其告原問衙門或各該巡撫巡按查照招由一體上納還朝仍候立功年限滿日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通判馬參議

國朝左

平露堂

許支俸又一款在外衛所軍餘舍餘有願納銀納馬參克承差知印吏役者布政司知印納銀一百兩該納馬四匹外貼銀八兩都司知印并布按二司承差納銀八十兩該納馬三匹外貼銀十兩都司承差納銀七十兩該納馬二匹布按二司吏典納銀六十兩該納馬二匹外貼銀十兩都司并各府苑馬寺行太僕寺鹽運司吏典納銀四十兩該納馬一匹外貼銀一十四兩各司府首領并州縣史典納銀二十兩衛所吏典納銀十五兩俱於各該衛所告查無碍起送

赴各該布政司直隸府州上納免其考選各准保缺照例納銀納馬日則按次奏補隨行縣山西布政司揭例先年有此事例至四十年十二月終止限滿未蒙再展以致無人士納今照公私賈乏智慮俱困相應題請伏望皇上軫念山西三關積廢之餘馬匹急缺數多銀少不敷買補暫下兵部准為題請客臣轉督山西布政司照例出示召納不計上銀止從本色以補各營急缺馬匹待補數完足容臣題請停止十日議招回照得頻年止虜深入內地搶去人口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通判馬參議

國朝左

平露堂

彼任牧客懷故土之恩祇被虜羈不能展脫或投歸而墩軍不肯引送或入境而殘軍擅殺冒功或報私怨而阻其歸心或假公法而絕其生路本以我之腹心反增賊之耳目在此者法益以重在彼者情益以疑臣歷老營日所親觀宣布聖皇威德能倪泣下沾衣事關邊情所宜亟處查得先為覈功實更實格以舉退軍獎源以開奔民歸路事准兵部咨該總督侍郎翁萬達題請本部議覆欽依事例各邊虜中逃回人口墩軍引報該管官轉送鎮巡官處審其鄉

員來歷願歸者免其差役倍加寬恤不以言者收作
通串給與月糧帶來馬匹衣物盡數給與雖有舊懸
悉置勿論每歲終總計總兵官招上七百人以上參
將至四百人以上守備把總備禦官至三百人以上
各該望一級不及數者照常給賞又該本部吏定賞
格果是大邊外招徠精壯男子一名者賞銀三兩遞
加至十五兩而止効男嬭女賞銀一兩遞加至十兩
而止如止足邊墩引進精壯男子一名賞銀二兩遞
加至十兩而止効男嬭女賞銀一兩遞加至五兩而
止誠為激勵將領廣布招徠無非重民命泄虜謀之
至意然此止及將官招回之資格而已未及所招回
之人作何項餘用伏乞勅下兵部擬議行令沿邊大
小將領多方招徠如能有密切計效虜酋來歸者作
何賞格能計效虜中謀士及引誘來歸離其腹心者
併作何賞格能計串舉覺虜人明我之耳目作何賞
格其餘悉照前例施行臣并敢奏言也緣臣出老營
邊境官軍甚恐因某山有伏虜某溝有伏虜臣恐此
之以謂虜遠而耳目又明我近而耳目又暗何也則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奏

臣

聽臣曰此彼虜懼謀不得歸者所為也事勢至此可
不痛哉為今之計亦反而用之而已亦多方得彼之
腹心耳耳而已矣惜之哨探過於差遣夜不收遠其
不然則絕之蓋嚴捕之益急是為賊耳目增聰明腹
心增智慮也

為查議修復久廢邊防大計以永保萬世治安
疏 修後邊防

臣以暮春巡歷孟夏方還東自井陘西達河曲馳逐
千里遶回四旬隨臣先後行者副總兵孫興蔡政陳
全之等與之涉應朔之川歷偏老之險訪紫塞之阨
塞循黃河之津游窮邊事利病之源究邊防沿革之
故隨據諸臣會呈估議各條由列臣臣反覆細閱以
為三關邊事其始也起於因循而其終也放於潰裂
譬之救焚者尚可施徙薪之策拯溺者猶及救投石
之謀謹以諸臣所議始之所由善中之所由壞終之
之所由修復者為 皇上陳之天山西河遶東自老牛
灣以及河曲與會同一帶自嘉靖初年以前皆
聯兵據堵而守本合則集冰計則散不聞有打水之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奏

臣

議也乃自嘉靖二十一年總兵官上繼祖以不忠之
謀爲苟且之計以爲自老牛灣至於陰崖河悉不凍
築牆而防自險寨至於陰灣河緩始水廢牆以守而
打水之議起矣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變夫天有恒
風地有恒凍若南風時發非氣嚴凝隨打隨結愈鑿
愈堅何者以人力與天爭時與地爭險其不勝宜也
且又有害焉以數千有用之兵作一冬無益之舉核
餉空費防守無裨一害也驅我戎卒置之堅水甚則
墮河隕生輕亦日凍落指下殘民命上千天和二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兵部

即興謀慮已悉夫守牆則逸而永享成功打水則勞
而不觀實效守牆則聯士卒而予之生打水則驅士
卒而置之死守牆則我常可恃以待虜之來打水則
我常不可恃以過虜之至况營之虜患以冬春今之
虜患以夏秋臣親見四月河流僅及馬腹間之則寧
夏近知引河灌漑水勢漫流循套濶迴遂致淺灘今
套虜踰河入寇如履平陸夏秋散槍無日無之尚可
不恃而恃水也哉此修牆與打水之利害較然者也
臣所謂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趨東自平朔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兵部

也鑿水未幾水即隨合虜亦隨至是以有盡之命五
禦非特之虜謀其將能乎一登東崖無牆可拒任其
縱橫三害也今如諸臣議則自陰崖連陰灣每年河
凍爲極側除濟道溝起止羊道坡四里平山陡險不
必議修應修築者二十餘里又自陰灣起止石門隘
日河多不凍爲次衝應修築者亦二十餘里即今該
用軍壯三千餘名工食物料銀五千餘兩計二月可
完板衝以漸及於次衝牆約高二丈女牆五尺每七
百步築牆衝天墩一座分官管哨其地甚險工作

及老營五百餘里而平朔至大同平虜衛四百餘里
先年虜嘗犯東路矣故老皆謂紫荆關堵回之餘缺
然竟不得利自是不復犯矣不復從平虜以東入矣
彼非畏東路也蓋平虜以東爲威遠爲右衛爲左衛
爲五堡爲大同氣勢聯絡而俺酋又爲迂道惟自平
虜而西至於老營四顧荒漠百里蕭條嚴堡爲墟行
人絕跡連年累人即涉空虛虜無遺矢廢鐵之虞我
受切爾剗心之禍朔州乃河一帶絕無人烟大同勢
孤不能遠顧非徙大宛連年克燦即今零騎逐日縱

橫使該州之民含蓋成丘城而該衛之屯糧悉委草莽一害也乃河諸堡竄廢則雁門關之道路遂寒陽方口之門戶大開老營堡之糧草不通野豬溝之邊患日迫藩籬不禁堂男莫支二害也先年山西虜報得自人河乃今平虜以西烽火遂絕蓋先年山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威遠及平虜平虜及乃河乃河及老營頃刻可到防禦易施即今烽火不能自東徂西必自非樓迨道或山西差人自陽和軍門得之塘馬傳報報未平而虜先至矣所謂借聽於人而又逆路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王

有智者計將安施三害也今如諸臣議則先年山西大同協守邊牆舊議守制難行惟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坨坨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爲平虜獨廢堡悉在急宜修舉每堡可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爲一墩聯絡聲長疏通商賈屯軍不必另招即以山西備禦大同班軍五千七百數內輪班分撥一千五百人每軍各按五百以大同之班軍守大同之邊陲日乃河荒地約五千餘頃極爲膏腴俱屬朔州衛屯田併新增灘酒地畝牛根

等根及役賦王府鵝鴨食地即今鞠爲茂草宜令各軍屯種糧入該備兵屬老營遊擊或副將領之即入三千數內無事則按堡而守有事則合營而戰如班軍脆弱不堪戰守查照大同折糧章程每名五兩客臣扣留自四十四年爲始修復乃河亦乞速行會勘前項荒蕪屯田牛根等糧鵝鴨等地併籽粒作何徵派也即作何分給班軍作何收撥月糧作何扣除從長計議會奏取旨一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三

徐子遠閣公 宋徵堂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卽畢黃 坦參閱

徐中丞軍務集錄

疏

徐澤民

請設大城參將疏

增設參將

議得海防之策惟在設備周悉將領得人南澳地屬

廣東原設水寨移入柘林又以兵變廢制遂致海寇

皇明經世編 卷中本集 聖諭廣訓

縱橫生民恭方臣等奉旨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

十五日准江廣紀功監察御史段頤言題為條陳

省並後事宜等事隨該兵部覆議內開南澳實廣東

衝要之地原設把總駐劄不知何年潛移柘林東險

於賊委為大策合行移咨兩廣總鎮官將大金門把

總仍舊移駐南澳督率官軍修補戰船專備海寇等

因題奉欽依在奉事在隔省未知曾否遵行然明命

見在昭然可考近該鎮守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奉勅

兼管惠潮亦為直吉地方利害條陳戡定事宜等事

議欲南澳東西二路廣東福建各設兵船一技選委

把總一員統領仍設水路參將一員駐劄大城所統

督防禦誠為防海要策本官已經條疏具題見該兵

部議覆上請臣等恭候 明旨欽遵施行

告

與核院王又池議將書

南路昌勅

秋汛事勢大約預卜不過如此但近得南路所報廣

中消息曾賊已乘而焚劫廣中閩粵復擬舟湖之河

渡門切近林賊巢穴雖聲言要攻林賊然賊計頗狡

皇明經世編 卷中本集 聖諭廣訓

兩虎自鬪役必不落且其縱使足其則必無俱生之

勢當有伺隙而流突者又況假道之謀尤不可不過

為之防也大抵兩賊若合則船聚黨多此方亦不得

不集船聚兵以伐謀昨擬立將伯清為副將照泰遊

體統總統五寨兵船專為南路防勦之計又慮烽火

為閩中上務小堤為省城門戶議留烽火一寨兵船

益以商漁船隻為守而南路則行海道照依會題事

例亦集商漁船隻以助官船之勢其間發兵發器發

火藥并支糧各項一一綱倅事宜生已一一行行不

三千亦行李總鎮初三日由鎮東督發出洋南下計
月半前後亦可到滬矣但兵多船多費用必多取辦
必廣該道其悉心預圖之此係人舉必期滅賊而後
已者也今之苟而與前不同幸勿惜小費勿徇文法
一面施行一面詳報可也

上京中諸大老書 報批

廣寇乘風突犯閩境前已具疏上聞此寇縱橫廣海
已歷數年遍因被地傷殘無可掠食故為越境之謀
整船具器其鋒甚銳幸雨閩中水陸有備可恃無恐
自明經世編

故水中之賊雖未能悉取今功然擷其初至之鋒也
戰竟日且沉毀其巨艦有六乃此寇在海數年未見
之事是以持疑數日竟爾宵遁及復回廣之拓休悉
聚登陸又值生預布官兵在彼設伏擄戰三獲克捷
焚其八船溺死千數功雖纖小然亦足以夸其鳴張
之氣而僥其入城之魄矣此皆仰賴皇威聖主廟議
遐宣是以文武將士莫不用命本當照例分別功罪
具題第寇難出境然首兇未除餘黨尚有且疆域毗
連未敢撤備生見在漳郡尚有閩閩但恐廣海無禦

軍後揚帆遠去則棧舟在此是以姑俟勢定通食功
罪另行論叙先此具報以慰朝堂南顧之念

與閩中諸紳留餉書 留條

生因會寇突境移師清漳三戰之捷彼遂敗遁先以
疏聞計撤台聽矣第此賊狡饒向吾豫備且將復至
是則防守之間齎餉調兵我處其勞而彼得其逸無
寧日矣故一得之處以為必剪滅方獲靖論是以簡
擇將領蒐具兵船以為追勦之計此誠不容已之圖
然歲幾一勞水逆暫費永寧亦昔人已行之成策也
自明經世編

相郡餉一端最為吃緊其舊有成額者積通辦完錄
門下素悉不敢贅矣適方在用兵別圖處辦而近使
入省將諸司錢糧歸餉向所應留者聚行點解而近使
以減餉為計方賴積貯以給兵而在彼以使戰為重
務在多方以輸邊地方非所論矣第枵腹向敵萬無
斯甲而寇不盡滅恐將來所需錢糧有不自於今日
者亦可慮也故不得已爰與諸司裁酌俾將料四
萬之數權支三萬以濟目前但數條解餉既不敢不
以上聞又幸屬在綜理之下實喜有所仰賴者伏望

重疊數處得與我戰九獲所請便得借此以與成功
不但其得効尺寸則進罪戾而關廣南地後保校寧
其感尚鴻茂誠無量矣且今兵已盡遣僅期之三月
萬一事本部完餉餉無繼不惟失士心并棄前績而
急死社市之呼者是又不可不深慮也

與郭總兵書

會云協暢

海上之事關中聚船製器煬兵儲餉不遺餘力矣日
來連獲克捷使數年點賊淪沒殆盡此雖關人血戰
之勞然馭撫民之衆款犄角之勢使其仇賊不敢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洋西窺者全賴明公威稜遙震功出關上萬萬矣其
感欽感日不殘寇之船數雖不多然窮戰赴國勢在
拚命而關中兵將連經大陣焉損亦多主其氣勢
離再獨舉足以備令前關澳倭鎮道再加整擱器
具晏舞人心日名雖賊船復上全門生亦令我兵謹
日收保勿輕與戰惟欲養鋒蓄銳以俟廣省南領之
船畢集約會既定則貴鎮近其西李鎮進其東使彼
殘賊腹背受敵首尾銜擊一鼓而擒之斯萬平立見
而明命可復矣此今日至當不易之策舍此非徒倖

以日還則觀望以避責矣不知高明以今何如開廣
船十一月初九日已發東莞今司已一月矣雖風潮
稍澄然西南順風時亦有之以此船亦可到幸惟協
意悉力共收偉績切勿執前詞後說後功也即今李
督已移詔安親督舟師海道亦宜自此棧宜就近計
議行之甚便生無異同亦無遂制也

與巡海道副使張鳳來審東

張鳳來

差使將行適前差者蔣英自月港至得貴道揭報乃
知彼中見在戰船之數及委官造船募兵緣由仰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本集而此心稍慰矣大抵從古來無不滅之賊亦無
不可為之事勢至此則賊有可滅之機而事有可為
之端矣但要人策其志而勿墮奮其氣而勿惰斯治
船治器運將選兵種種有條何憂其不可集事哉今
月港見在戰船三十八隻又王宗瀛新駕南來者九
隻計四十七隻矣北之總鎮原議之數止少八隻耳
前調番船有尚在月港者不拘幾隻切不可發回番
前次調之其難寧可再與之工食有損傷則為之修
平可也二十隻中要取八隻添用不虧矣平買船

之軍向木間之竊村此策亦有阻拒益益法之事原
不勇軍門恐人未必有共濟之意也爲今之計匪陸
軍以守或水則保全船及陸則堅壁清野嚴禁接
濟未定終以募兵選將治器皆則長其要害俟其來
犯一戰而後之勿使片甲得以歸咎勿使各將散
退回船云斯數級之說水則哨其登陸岸少可乘相
機而縱焚之亦勿坐視其或往或來任其所便此數
說者皆今日前可使出境之計諒貴道之所能自
得毋俟僕之喋喋也至于解各巨縣添募水兵照總
督明旨是也

鎮之原議船如目前而行之則僕固已簡自通行既
嚴備矣漳州所屬五縣兵吏皆貴道如譚立當史
比在土府者易濟用也次則興泉先造四隻近報工
完已八九余鎮造一隻想必易辦興泉往素能精敏
任事者此亦可望濟用也福寧州所造將已而視分
守星亦云有五六七分矣惟在者者五隻本院及贛
軍兵皆一道日夜立催俱有司望惟前田仙遊福清
三隻恐尚遲耳然亦館之具載若再步遲當亦如建
安甲縣同改鳴司行矣黃中縣兵自向頭添來者八

一隻是實益原造福船尚餘一十二隻後又添造成
七隻計一十隻其六十五隻則王監生所募烏尾橫江
等船大小不等即東莞番禺等縣官所抽調亦非王
生所自由也前總鎮部下人所言未真也所上命虛
江已到所造亦將有次第募兵之責來自認其力云
必得舉用者且看其人意氣亦可共事前日禁止募
兵之說今當勿拘舊議矣前此幹會勸之事往各
省自幹今彼省來開造船矣來開募兵矣又遣將遣
官查資入閩治船治器刻期舉事未有如此之便者
矣此而若不集其募兵則其所造之船爲無用船既
無用則會同之衆其何以行之哉是以今亦允其募
兵應再濟會剿之圖也查該省原造八十隻之數今
亦有四十隻將完餘方有四五分工其將完者候
募兵完即可用以擊賊矣但不知賊勢果否強弱
如何如其易滅則趁其先完之數速令募兵否則亦
未速收船兵與之會同舉行如其賊勢尚悍則須
遲以候之待其八十隻俱完則閩中巨艦快船色色
俱全解力大衆河咸戰之功如探囊矣事勢或難或

俱之解力大衆河咸戰之功如探囊矣事勢或難或

易應緩急須再從實審報但修船募兵委將選工則須急急圖之不可時刻怠也

與兩廣總督廣東軍門書

節有啓事計微鈞覽矣閩中水陸大兵日而越境追勦本月完集但其以數年蓄養之銳搜行寇永犯之鋒莫不容殺勢不能待是以乘銳衝道幸爾連獲克捷皆仗德威照臨所致聊以慰門下注念赤子之風表耳今第恐指死求生勢雖尚勁然助餉賊匪人者俾十四五隻餘皆無足畏者一鼓蕩平正今日之機會也但閩中兵將轉戰疲勞本可驟進口夜密圍以圖再舉今亦稍有次第又幸臺下遣俞將已臨三山治自選徒亦頗原有端緒計兩省集事之則真若有符合者此又一人機會也因思前此別省官會勦者或限於地里之相懸或格於意見之本乎或阻於文移之往返今幸公義氣孚合不落俗見進將委官遠涉軍事則兩地之事如出一家可以戶與會勦矣見可必方者生何敢復以人已分哉

與京中諸公書

駱貽

廣寇曾一本以二百餘艘橫行廣海五六年矣先是其船有增無減其衆有聚無散去冬一來犯閩隨即

遁去閩中會議遣將追勦乃以參將張元勳提人兵扼之於陸路有擒斬回不符言至於水將蔣伯璽事倖以大小官兵船二百艘當之三戰而焚獲賊船自餘斬溺賊衆萬數此皆閩兵閩財獨力任之並未官假片帆粒粟於人也不知其事爲難乎易乎抑不知爲功乎罪乎想朝堂懸照當自有定論矣今會一不止遺大烏尾十三艘中烏尾六艘其餘二十餘艘則皆小白艚陽江船矣衆目其賄應應可數衆口一非有隱也今閩中已照李總兵建議造冊具報以洋極大巨艦皆可以一當十者十四隻併集有去福船共八十隻及龍艚快船五十隻矣廣東又遣總兵俞大猷同知林軒亦自福省城外淇塘地方遣有大船八十隻計在一月之內可以同時完工衆事矣

足總兩省大舟二百以上也始也寇以舟多常衆而來閩之兵力僅足以相當而閩地險峻已去十分之七今也寇以船少黨孤而過閩廣之兵力又數倍之

若謂賊不可滅天下恐亦無是事也。但聞中則方已置海上春汛在即多方預備不遺餘力而此次大興又從來所無者。官民告疲似不免元氣少損耳。此則倭日夜之所憂念而不能已者也。

與李總兵審宋

處署陸苑

兩得翁教備知陳恕一事。我公可謂良工苦心矣。卽

乃安甯之官與外論者

此一舉不遺一篲而假手賊其勛賞不血一刃而運

籌聞其附從法云亂而取之怒而抗之親而離之又

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茲蓋兼而有之矣。此非明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聞誠布公集思廣益知人善任孰能致之。雖云機露

稍呈執縛有待卽此一番自相併戮人心解體矣。如

陳恕在懷必報之忿莫不次之寵又豈有不爲我効

力者哉。末後欲厚待而重用之當矣。當矣。外薄實聊

以致初來慰勞之意不知尊藏以爲何如。倘以爲尚

當增益亦不妨再示驅指也。恕若果能俘獻曾會如

倒薦賞之外生尚微有可爲之治第未聞娶妻監坊

以榮之絲毫不爽約也。

與李總兵書

訪爲札宣

大田接諭教知曾賊船已北上。此賊明知閩造巨艦

廣造強艦俱泊月港海滄乃敢於乘風北上。此必有

所恃而然也。聞其招倭以爲黨用被擄浙人以白巾

裹首欲雜我兵又備火船十隻其計可謂密而其氣

可謂銳矣。竊詳彼之意一則以閩之巨艦新集廣之

新船稍傷兵法所謂亂而撓之此彼之策也。兩省事

體既爲彼所偵知若彼明恃強來而我以初備之師

當彼方銳之氣是墮其計矣。法曰實而備之強而避

之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雖常談實萬古用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之要訣然但可與強將論不可與怯人言也。與怯人

言是教之以愈怯矣。惟明公斟酌而緩急之連日北

風甚順查沿海各衛所報賊平海永寧其報有巨艦

五六隻南下矣。羅繼祖所督七隻已到羅岐。風順計

可過矣。若再得順風數日到月港亦在望日後耳。大

抵不過十日之內各巨艦俱可齊生亦集程來矣。數

日後亦可抵漳料神謨妙算自能相機以收萬全取

勝一鼓滅賊之功。諸偏裨中或有怯敵輕敵之態若

許大將軍必有出羣之見以定羣疑生不敢有所意

必亦不敢妄爲遙制也。俞虛江船兵已約于南岸。若其兵缺糧。財已借之。二千五百金矣。倘能同心共濟。卽有缺乏。生當再爲借處。以圖濟事也。如何。如何。一人疑此。會南道。今不惟不南。而且北焉。情尤可疑。可譏議者。或謂其殘忍。奸殺同夥之人。多係漳潮。皆欲散去。而不敢。故誘之一戰。以散。或又謂此會自欲脫身。故愚其衆。驅以啖人。而自脫。又或謂其不南而北。是有奔入倭國。自行勾引之意。此三說者。皆屬影響。大抵今日之計。只當以其恃強而來視之。然後人心敬慎。齊。陸明飭有司。堅壁清野。保帛城池。遇有登犯。督官兵隨其何往。截殺水則兵船器械。色色整點。進止號令。時時申嚴。彼或示弱以誘我。或出銳以撓我。皆當細察其意。而勿爲所愚。至於遇夜之際。尤宜萬分戒備。以防其襲。或風有可乘。勢有可舉。人有可用。計有可施。亦在隨機便宜而行之。

與俞令二總兵書

捕賊事宜

途中訪聞人言紛紛。皆說會賊逃遁外洋之意。十有八九。蓋聞兩省船兵。既其被則暫避他地。俟其久而

微備。彼又復來。此賊人之常套也。今若縱之。不擊而去。將來不免人言。若欲乘便擊之。未知兩省兵將志力果足。一戰滅之否。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前東所謂風有可乘。勢有可舉。人有可用。計有可施。隨機便宜而圖之。此明公今日之事也。如何。如何。昨承教書。圖具悉。神算第此賊甚狡。入穴探驪。彼必不蹈此險。惟速加整棚。相機捕剿。毋容遠遁。此所當圖者。兵難遙度。亦難遙制。生固不敢執爲當急。亦不敢執爲當緩。惟在豪傑虛心而力任之可也。至視至視。又訪此賊北來圖遁之地。有三。一澎湖。一小琉球。一倭國。澎湖死地。水米艱絕。此策之下者也。爲官兵數月之憂。小琉球可濟水米。夷人不從。彼惟自去自來。此策之中者也。爲兩省數年之憂。若人倭國勾引。則既通水米。又得附從。爲國家無窮之憂矣。此犯人之過計也。不知高明以何如此三路者。有要害可扼否。在大將軍。應知海防。留心康濟。必能盡見而預待之矣。

與紀功王又池書

會野

寇舟駐泊古雷。今半月矣。縱奪岸則畏陸兵。欲水戰

明又不敢深入俞李二將整頓船兵色已俱備生財
日由月港親臨日嶼舟次合同犒賞相持行
軍但二將俱在東北一面若仗大才一鼓擒賊可矣
萬一小有過脫則西南一面尚少截捕業已發咨帶
川鏡湖二公令之速催南頭烏尾等船前來黃岡船
林等處以為犄角及行監軍道備呈貴院知會矣但
聞南頭之船數雖頗多而兵夫器械俱不堪戰比則
不但郭總戎及一二偏將不肯北來即軍門恐亦未
必肯督之來也事十會動兼肇明察使聞李付堂一
聖明經度編
卷之一
中丞集
卷之七

與紀功王又流書

備勝日廣

生親臨海港泛舟直抵舊港嶼洋已將兩營官兵不
分彼此一氣貫則矣檣樓相望瀾漫海宇將士指勝
情愈慷慨奮興或再四稱說渠事事海上二十餘年
未見有如今日之大舉動從征南北數省領兵不下
數十萬未見如今日之一體相待人心欣悅思奮者
也其言雖似過揚然自道府而下諸官屬候從聞其
言者皆以為非誇也敢儲道之以慰注念竊知聞中

有儲久住古宙不敢北上已成坐困之勢牛都處西
南無其勢必回廣屢咨往催向未見發遣始得監軍
江副使聞會海道文云南頭兵船於二月二十二日
發行若果是實則今五十餘日矣風潮之便豈無一
遇焉有至今不到之理大抵非真文也今船聞甫完
舟師方集賊果復通回廣師和有功雖知蕩平之可
決而勒兵遠討未免勞力之難難使督時兵船
依期早到即不致煩其與賊俱令泊於節營黃港之
間以為犄角律命李二將所力一進一駐成功皆在
聖明經度編
卷之一
中丞集
卷之七

與俞李二總兵書

進勦寇速

大時人事至此極矣語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又曰天
與不取必受其殃凡以言時之不可失也法曰兵貴
速戰不貴久故兵間抽速來觀巧之久也又曰善用
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凡以言機之不可後也以
今之勢言之方寇負蛟臂之怒而北來東文既登

不與彼又一無所掠氣凌而後開之其國也
有藉水之資然船甚艱易我之國其後不致就洗
則其技已知且又問我船俱在修理則彼之備心未
免少懈我若示以遲而暗傳約束或乘潮潛進或
待風遞發一朝而趣之破之必矣法所謂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也今日之謂也此王料彼料已之而見如
此惟三公負當代之重名爲一盼之巨擘行且將提
百萬兵以征趙胡爲國家個萬年不朽之績實但
圖此疥癩之小奴而已哉琴言當采王意貴決淮蔡
自明經其編

與總督公書

百五十四

近得廣東軍門公文內准鈞咨有二省官兵雖稱督
徐田江而海會夾剿之期未定各將浪言進戰惡非
合詞之策備咨會議明白以憑親臨監督等語其見
神謀妙算必欲傾重以圖萬全信非徒作以水一逞
者凡也今在會李二將同議欲得王詔之兵東來不
但可以遏寇之西奔且可犄角牽制以分寇之心使
不敢傾力搶犯與此中二兵角而一兵得以相機圖

之有廣東軍門則以上詔之兵原協防守南順而金
將領銀造船募兵就是廣會師當與李其舉不必
他議以致師老財困其意固各有所見然以鄙見折
衷之軍門之議蓋暗影而本見其形也何者王詔之
船雖多雖堅而器械不備卒不暇習本可爲桂軍門
所以不肯輕發以貽他慮似矣此在會李二將非不
知之亦非知之而故欲強之以生事端也蓋方今夏
至河令南風日多詔兵雖弱然居賊上風賊之不得
近詔亦猶會李二兵之不得近賊也况聞詔船高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數倍於賊且俱係鐵梨木成造於知縣楊守仁輩者
比之閩地杉松板料迥異矣名缺器則藉鈞亭大力
一增製之又或不能卒辦則請搜括郡邑節所見有
者給之若處兵則藉鈞亭一簡閱或以隨帶家丁親
兵兼用之如此則不出連伍而詔之一軍儼然是當
一面矣若不此之務而徒令之遠處內港是以有用
之船置之無用之地不惟虛費錢糧重置可惜而且
使賊得專心東備非會勦之完策也至於會李二軍
勢可使合而不可使分亦自有說蓋李之船竭全閩

之錢糧鳩全閩之財物奔走全閩之有司吏卒工役而咸自巨艦而下有龍龍備哨禦東等項名色討實在番百二十隻也其兵又係五寨貼駕中選其尤者及調募溫台召募漳泉沿海下海慣戰之尤者李總兵王參將後練半年餘矣論其勢儘足以自成一軍若命之艦則原造大小八十隻皆生所竭力與之施匠辦料採桅而成者出茭之後偶值風變今存者蓋三分之二矣其云百隻者蓋兼二板腳船之類而計之是堪用與不堪用者適相半也此生親在語與海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李中丞集 忠勤堂 千露堂

與俞李二總兵書

忠勤堂首

初五日暮得翰教知老大有亡賊之機二公又慨然有滅賊之志甚喜甚慰初六日辰時哨探人回乃言初四日之戰閩兵既進止不齊廣兵又觀望不進以致入網之寇復得脫網以二公大將爲朝廷重臣者臨之人心尚復如此敢望其他乎曾有以舟中將士心志不齊爲慮者預有揭告于生亦卽達之二公公果然矣奈何奈何賊不滅二公之擔不弛賊首脫二公之擔益重今欲齊一人心不論閩廣先取一二退縮者於陣前以軍法處之使人人知進可保生退難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李中丞集 忠勤堂 千露堂

絕死然後兵心可。兵氣可得而振賊可得而滅也又聞賊之善衝鋒者亦不甚多今當選我舟能戰者併與之角一面另選一枝輕捷者專探曾一本所在而直搗之得此渠魁則賊心自寒不戰而屈卽成瓦解之勢矣語曰射人須射馬擒賊先擒王此之謂也二公其悉心圖之此番舉動關係甚大不但當事者之寵辱卽地方之安危國家之紀綱於此觀焉此惟二公可與言之恐非偏僻諸將所能及見也勉之勉之觀望觀望適已遣官齎旗牌督陣矣

卷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四

華亭 徐孚遠問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典公 卽墨黃 坦叅閱

徐中丞軍務集錄

咨文 淞澤民

咨南廣東二軍門 賊匪聞廣五異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招撫事據監軍道呈准南路
參將王如龍手本前事備呈到院據此案照本年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月二十五日准廣東總兵湯手本內開會一本權罪

遣頭目劉德吉招木鎮差人押赴總督兩廣軍門吳

巡撫廣東都御史李許審均蒙給賞俱行本鎮會同

分守廣東道陳泰議分巡惠州道張副使海防道莫

副使勘處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會一本率眾面縛請

軍前肅降當給銀牌花紅牛酒犒賞責令釋放被虜

開報徒黨分別充兵寧家外緣照廣闊地方督商相

嗣今會一本船黨悉已歸降但慮閩中水哨未及詳

知遽率兵船越湖哨捕未免驚疑新撫者反側之心

合用手本煩行各將領知會等因已經通行漳州道

府及南路水陸將領各知會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閩

省原設水寨兵船以備倭夷海賊之患係祖宗以

來一百餘年舊制會一本爲海中巨寇豈不知此明

係除懷異志假爲說辭不然既稱投降降何又搶虜瀝

船勒要居民銀水其順逆之情居然可見彼中機宜

固非本院所宜干預但漳潮境上相連賊情狡詐巨

潮在總兵湯開稱安插散遣在大城所則稱虜船槍

虜事干地方關係匪細其在今日閩人固不敢越境

驚擾然亦不敢因其借口而遂廢振戎之典萬一有

變閩人固不敢越境勦賊然亦不肯甘受侵犯而竟

寢代暴之師所據該道呈請前因誠爲先事之見若

不預行申明未免致有後言爲此移咨貴部院煩請

嚴行文武將官從長計議務在處置得宜以服其心

仍須宣諭明白以絕其奸庶幾不墮賊計不遺後患

斯彼此地方之福也

咨廣東軍門并行鎮道 會勦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南路參將張元勳

報稱會賊戰中原賊遁馬尾嗣聞 寸七隻自神

二十隻近又添虜漁船十五隻來鳳後米寬賊

即於十二月十一日送回廣東石休南澳以南去

乎耳據見有司賊寇以南海沙最迫之後雖來風突

上然以聞中水警戒嚴望壁請賊絕接濟使之薪

水不通糧食無資臣聞一登犯即遭勒餉是以不能

自存遂遇夫臣訪得潮州黃若升副等處一帶居

民中素喜亂近受本賊招募拒敵官兵及代買火藥

糧食接濟實無所忌雖地方異屬彼中自有制度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會典 三 嘉慶

本以官十及但今日之事係本 明旨夾勦兩省

利害相聞若隱然不言切恐彼地愚民嗜小利而忘

大害偶定兵而資盜糧致使殘灰復燃勢賊難滅則

兩省兩省終想一旦相應協謀共濟以絕禍根為此

備咨廣東軍門照轉行海防巡海等道嚴督軍

為有司者水陸官兵諭令惠潮一帶黃若升等處沿海

居民收斂米穀外資禁絕接濟糧食火器俟兩省都

完兵集刻期夾勦庶易撲滅若有違犯得實聽督

院及鎮道照依律例從重處治儆戒百以儆奸

容總督軍門 分路督勦

提督軍門都御史徐為探報海洋賊情事本年六月

初二日准總兵官李錫手奉五月二十九日奉總督

軍門劉鈞課前 合用手本均請轉報督催施行准

此為照閩南地接廣東被省海寇來擊西逃故每議

夾戰然夾勦之事其勢實難鈞合之文往返不易船

在海上日時鎮巡司道不得親行坐督惟憑將領較

短競長致生嫌隙上年吳平之役可見是以前任兩

廣軍門吳咨議寧照月疆為守如賊在廣則廣自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會典 四 嘉慶

之如賊還閩則閩自任之以絕推諉之奸等因在卷

隆慶二年八月廣賊曾 木突犯玄鍾閩省大集水

陸官兵並進水兵徑至廣東馬耳等海洋二次大戰

陸兵徑至馬耳澳沿岸分布防截廣東不發一船一

兵策應合者士夫公論有在在茲之役既有貴部總

之又有紀功御史王之與上年事體萬萬不同或顯

堂有見于誠欲懲于後也閩省編蓋龍船八架等船

俱自去年調征同日即泊于月港修理并添辦器械

挑選水兵正月之間已報完天惟新造巨艦二十餘

集 工程浩大自去年九月興工至今年二月間旬方得盡完與總兵官俞大猷在洪塘打造編船會齊開駕此則俞大猷親見者原議開船泊于南岸月港廣船泊于北岸海滄四月間到齊本院先自省城移鎮漳浦至五月初三日親自泛海至沿嶼升營初六日會同俞李二總鎮及巡海與泉等道將兩省戰船逐一閱驗兵大器械各各點視不分主客官兵一樣賞犒督發二將初十日自沿嶼開駕十三日到銅山各船幹泊與賊船離順風一日之程一則因無東北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 廣王

一則候催廣東恭將王詔等兵船未到及查本院已於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初一初十日三次差人咨報貴部院及廣東軍門並并催廣東總兵官郭成速催王詔兵船前來會剿先准廣東軍門熊咨稱王詔兵船自七十五隻已於三月二十三日督發久候不到行催又准咨稱五月初五日自海豐督發計至賊所南風之使三四日可到延今仍無聲息五月十八日又准總兵官郭成手本回稱王詔兵船泊在雲五六次牌備稱無奉軍門明文堅不肯發本官聞復令

人懷惕守日在奏請准貴部院咨為兩省合兵前市軍令以圖併力夾攻其收今捷事行準總兵官今天降品得王詔信雖大然兵弱恐難為戰宜以在閩兵船風便進勦王詔兵船據賊上風宜泊後澳專憑賊之南進已經咨報去後以遠近諭之王詔兵船見泊巽寮順風必四日而至於賊所在閩兵船見泊銅山順風廿一日可至賊所執遠近果係閩兵待廣抑係廣兵行刺即謂福兵向無消息致令我兵費糧坐待之詞得盡證實乎事未舉動而先為不根之言以圖解免以起口舌之端如此又安能使武弁之屬和同協力心服無詞乎今既稱王詔兵船事事已備人人待戰豈欲大驅攻擊乎可足當一面如總兵官李錫所議是已難以兩便東西進惟以東北一路責之李錫俞大猷以兩省之郭成王詔各認信地但順風便如東北風起李錫俞大猷兵船直逼賊船攻勦若賊遁西南則郭成王詔兵船截擊如西南風起則郭成王詔兵船直逼賊船攻勦若賊遁東北則李錫俞大猷兵船截擊如風順不進即為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 廣王

適如賊遁不戢更爲竄寇各依軍令萬一賊走得出外洋則二破兵必合防追擒賊事有專責人難推諉似亦可從爲此該咨貴院請頒請裁奪施行

文移

行監軍總海道并蔣伯清

防範前略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巡海道揭稟五人探得廣東海賊會一本夥船北上已至河渡門聲言欲攻潮州林道乾等因到院據此看得河渡門切近玄鍾二賊共圖勢不俱生誠恐奔突入境又慮假道爲謀在我之防不恃其不來惟恃其有以待之近據

皇明經世編



李中丞集

防範前略

七 平海堂

監軍道會同總鎮議詳委把總蔣伯清充副將統督五寨兵船速赴南路防禦各寨把總俱以屬官體統聽其節制以趙記王應龍兵船七哨爲前鋒顧裔陳孔成兵船四哨爲左翼周祥朱幾兵船四哨爲右翼許成丘天鶴兵船四哨爲後翼平時合船操練多差快船哨探遇警相

機截殺或分或合或前或止務要同心協力異收全功一船獲功衆船同賞一案獲功各寨同賞若臨敵逗遛及故違號令者協總而下並聽副將徑於陣前照依軍法處治把總參軍軍門李究其烽火寨係全關上游小理寨係省城門戶難盡撤守卽將烽火寨船大小配搭分爲兩隊一隊專守烽火一隊專守小理行委把總葛浩協總呼良明照依分定信地留守仍行福州兵備分巡建寧二道照依題准事理添調極大商漁船隻協守每寨連官兵船務五十號不許延阻推調致誤軍機一遣俱限文到十日內將選委賢能有司官職名并調集過兵船數目造冊呈報毋得縱容委官下人索騙生事亦勿得以騷擾爲嫌有誤地方再照軍前功罪并隨軍處給糧餉接發軍火器械一應軍需事宜查得舊例俱係駐劄該道監督綜理今既遣將用兵相應照例分行巡海道親臨銅山玄鍾興泉道親臨浯嶼凡兵船在漳州地方聽巡海道監督在泉州地方聽興泉道監督如或事體重大一遣仍照上年事例會集一處調督仍一面星夜

皇明經世編



李中丞集

防範前略

八 平海堂

先期節行脚案內問題准事理將沿海港澳商漁大船編集成甲令用其特印用本時加駕入役籍記停當候將伯清親臨調度分派應用勿再以妨誤生理爲詞致誤人計

行營軍道

小防大器本兵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海寇震鄰開銅之險審勢重陽以保全勝事准總兵官李手本前事煩爲酌議裁奪施行等因准此案照先據巡海道揭報廣賊聲息本院已行監軍道會同該鎮議委將伯清充爲副將

行營軍道

卷之九

九

九

統督諸銅內計四寨兵船一百五十號分布防禦去後今准前因令行會議爲此除發煩統百子銃火箭三項另行造給外案仰本道會同布按都三司將總鎮開來條款細加酌議端帶是否能制馬船應否再造巨艦八隻是否可禦以剿湖應否再造快船各船兵人是否足用應否加添各數主入軍兵是否無勇應否增募浙人錢糧作何派處職任作何責成務在審勢度力求當其可苟有利於地方亦毋吝于重費酌議妥當具由詳奪如或不便施行亦即聲說呈報

毋得遲誤

計開

一案以向由重水防倭之寇計專伺隙剽掠故其爲水賊之備其疎比及岸遂捨舟不顧我兵不能禦海面守彼衆因得乘隙而登備之之法先于迎擊水上而上于頓重陸防陸之兵常十七而水兵常十五海寇則聚如宿連咸列于水子女玉帛盡繫于舟行以舟爲輿馬止以舟爲室廬流寓以舟爲邑死生以舟爲命系其爲慮也周而其爲具也備故水攻總其恣肆之計而陸防則乘水戰之餘備之之法要以水兵爲重而陸兵次之水兵倍陸之一陸兵減水之半亦不失策竊之利防南陸兵漳州原布四營今復益發三營合六營之兵其役歲四千名而海防之兵又益額外若此六營之兵議有常額防南陸專力完無容議益但水兵合銅諸二寨共四千餘人而分撥出嶼則銅山之兵合員役僅二千五百餘人雖盡力以守支領較賊衆強猶去倍從今欲盛置前師則出費不貲事亦難合若議小小增益則威武不固單弱仍

前若云寇入會高寨只是求人手是以救溺子之說也。爲今之計，玄鍾一路合宜酌量聚募，要使自成軍，獨當一面，縱賊千艘，就能決戰，不藉他援，方爲畢竟。固然其事在巨艦，極難和之威，輕船極難禦之勢，大器盡磨擊之利，并衆盡駕戰之能，而後能辦此也。計賊之戰，乘風駕艦，猛極于鳥船，風息馳舸，猛極于叭喇湖。鳥船高大，堅固，邊施橫梁，旋過，福船動爲所碎擊。此之法，量度彼制，更爲高大，堅固，巨艦以制之。前後左右，施枝柱，撞梁，邊列拍竿，船高大，則能俯欄而騎，船堅固，則遇挨粘而不壞。旁有枝柱，撞梁，則旋轉可碎彼舟，而賊舟不得近。邊施拍竿，則一經敵舟轉機，放發，足以粉敵舟，而摩敵骨。賊之鳥船不足慮也。叭喇湖多漿多銃，急棹輪放，我以八漿當之，猛疾懸絕。擊此之法，爲快舟以制之。列漿十二，檣激其後，上施生雜木尖，木驢以捍銃石，竅其旁以容漿，又竅其旁以容火龍，以容佛郎機，百子銃，鳥銃，諸器，自引狂風怒濤，輒可盡人力，以施猛毒，自衛攻人，兩無遺策。如此賊之叭喇湖，不能措手，就鳥船自贖，亦可笑。

申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而磨擊之矣。而又雜以今之八漿衆載，發炮合聲應援。至于膠淺，則以梭船發放火箭，鳥銃，而又有福船，哨船，仍彼舊制，有風無風，潮水漲落，水戰之利，殆盡無遺。如此，則敵攻無堅自守，則固矣。布置之法，分爲哨，每哨巨艦五隻，每客一百二十人，福船十隻，每客七十五人，哨船十隻，每客四十八人，快船十隻，每客三十五人，八漿十隻，每客十五人，每哨二千三百人，而雜流役居外，計哨合用六千九百九十人，而雜流役居外，仍行咨議，計其擇利乘便，隨汨于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玄鍾南澳之間，如此，則賊聲聞之，必且奪魄而不敢北向，不借一時之費，則今關可安枕而無患矣。且海寇之藏，廟議豈能姑置之度外，又容之海軍，若此二賊就殄，則廣中之禍，以次就息，而閩亦得以振備前項戰艦，得以分布諸寨，爲禦後之備，足已費出一駐而遺利尚足，以資歲費，且原用以病民也。再照本鎮爲軍務事，接議量益水兵，其不知省兵節餉，爲國至計，但照福船先已起送，獨用起錠，合用四十一人，蓬從齊起，合用六十八人，船之中六十五人，除捕舵繚

旋斗之外，孰逢旋之役，再無餘力。至于八漿堂逢一人，掌舵一人，搖櫓六人，僅餘五人，以光戰卒殊死武猛，煩為併加酌議，庶人船兩稱猛力可得矣。

一、盪火利以佐水攻水戰之法，利于制遠，制遠之具，利于猛疾。若為火攻之具，而不能摧堅焚巨，是與無異。其利也，今之火器，若發煩佛郎機鳥銃諸類，咸與賊相角，是無以相制也。而賊之結器練技，視我過之。至于發煩，則又以載放無法，置之不用。噴筒之制，器雖烈短，火箭之制，器小力微，今宜為鐵火龍，以備衝藝。為飛龍箭，以備放焚。為百子銃，以備潰遠。擊衆以八漿，載放發煩，鋪泥丁底，官糖泥上，以長木目船艙為筏，施于棟上，前後即置棚格，護以牢索，筏上置堅水頑床要之床，與筏固筏與船固，編合快船，照船援禦。至于佛郎機鳥銃火桶之類，與槍標諸器，悉令仍舊。如此則制遠之器，似為猛毒矣，但其間用費不無浩繁，然欲盡火攻之利，佐水攻之強，其勢則又有不得已也。

一、募客兵以泰駕戰閩之舟師，以上人夾軍兵，主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中水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中水集

行監軍巡海道

二道

調撥兵船

行監軍巡海道

二道

此等官軍，除軍兵外，合本官一試，此其可慮者也。然猶有隱憂者，真之賊，半多閩人，曾一本之徒，其先則假撫名充官募，以招閩兵卒，挾為賊。若日前應募赴廣之閩人，率多降附，至于林賊則梅嶺詔安之間，與同為會者，比比而是。若獨恃閩師以擊賊，恐不能作憤而致死也。如議增置舟師，請於溫台之間募慣戰水兵三千名，以來以軍兵，上兵客兵參錯，協用，俾軍士得以作其氣，而上兵必齊鼓其方，亦制馭之一機也。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緊急軍務事，案照先據各衙門報稱，廣東海賊近境，本院已行巡海道，編集商民大船分布要害，協守去後。今照所調民船，須用頭目統領，并給掛給器修船賞犒等項，若不預定等則，付其議呈往，返未免耽延。為此，仰本道即便轉行巡海道，作急調取原給賞聽用南征哨官陳國華等二十名到道，諭令每人選調堅固大樣民船五隻，共足一百隻，限十日內齊集。每隻一等者用舵兵四十名，

次等官用舵兵三十六名每船先給修整積具銀四

兩每哨官先給花紅銀一兩舵工給賞銀五錢度夫

各賞銀一錢仍將哨官舵兵各給月糧二個月哨官

日銀七分舵工日銀四分兵夫日銀二分俱以出洋

之日為始俱於漳州府餉銀內支給是間呈請註銷

合用器械除槍礮刀等之類令各自備外每船官給

佛郎機銃二門馬銃十門粗火藥五十斤細火藥三

十斤火繩一斤大小鉛子各十斤噴筒十個火炮五

個火箭二十枝俱將省城見發去并漳州府庫見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數內取給聽該道關驗齊整督發前去聽察將王如

龍副將將伯清分派各寨把總管束協同兵船防禦

遇警併力截勦獲功破格重賞各哨官悉照實授把

總重用如或玩違軍令受直恩事亦照軍法究治不

恕其間去哨官名數內有事故出外者該道便宜徑

令見在者各舉所知補用如或支到之先該道已有

編定哨官舵兵果堪為用則牌內各役即不必再拘

以致紛更不定但將給賞給器給糧事規照牌施行

事貴神速切勿延滯取聞駕日期馬上呈報

行監軍道 巡調並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急報海洋賊船事據南防水

略副將蔣伯清飛報八月二十六日瞭見賊船大小

二百餘隻自廣洋駕來深澳隨督官兵兵船迎截等

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各衙門報稱廣海會三老賊

船北上緣由已經添調兵船前去玄鍾防禦去後今

據前因為照日前賊在隣省止議預防今既侵境即

當大舉勦滅勢不容緩隨准總兵李面會議稱欲督

兵船親征除原調各寨兵船各澳民船外合用木鎮

中軍船一枝應調大塩商船民船各一十五隻精兵

二千名及梢木鎮先任准揚副總兵且但遇海上有

警節准巡撫都御史王馬巡鹽察院朱蘇俱調該地

塩船勦賊節有成效等因准此卷查先該本院會同

巡按察院題准沿海商漁船隻俱聽調用塩船即係

商船數但開地奸民每每倚藉官勢假以開課為

詞抗拒不思調解殺賊為民至計且給有工食並

無虧損較之彼賊掠去得失何如况福清一縣塩船

不下千百餘隻遇警暫調不過十數隻且經兩院題

奉欽依豈容阻撓。日今賊勢重大。地方安危。所關相
應速照。明旨調用。爲此業仰本道。卽便行委。福州
府通判周召。領齎該府餉銀五千兩。同坐營都司全
科。卽日離任前去。會同福清縣掌印官。選調新造堅
固大蓋船一十五隻。民船一十五隻。調募素有身家
堪用捕盜三十名。每名照例給與工食四十五日。鎗
刀等器。責令各自備辦。火藥大銃官爲處給。聽總鎮
門卽日起程前去。分委官員親督南征。若勢豪阻
抗軍機。卽指名呈來。以憑擊究。永委各官務以地方
爲重。加意選調。不許縱容下人。賣放作弊。致招物議。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終

卷之終

卷之終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五

華亭 徐子遠園公 宋微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選輯

卽景黃 坦參閱

塗中丞軍務集錄

文移

行鎮道及通判周召

選編兵船方略

塗澤民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通判周召呈稱新調福清盜船立哨官哨隊長等項各色支糧緣由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塗中丞集

選編兵船方略

院據此看得所謂盜船係權宜濟急之計一鼓成功

卽發回生理新立哨官頃以俱白衣光棍豈能節制

况政由多門事必掣肘止宜選委素慣海戰有名職

官統轄法令齊一可必成功及照各船專爲衝壓

之用非高大恐難制敵各兵士爲格調之用必知藝

乃能決勝先准總鎮面議自認一一選編停當親自

督駕南征續後本鎮以南報情急仗義前驅未及竣

事遂致各官意見難出茫無定執若不定爲規畫不

惟虛費錢糧抑恐有誤大計令行再加遴選以圖萬

全爲此牌仰本官卽會遊擊金科提舉胡濟世照依後開方略選編督發務在慎重勿事周章倘有且差悞則軍機重罪各官無所諉矣

計開

一見調船兵定以遊擊金科爲主將統督通判周召爲監督務要會同逐一親選親編日後倘有不堪俱各官之責

一選船原議三十隻以極大爲主募兵原議三千名以派船爲主今以兵分于小船非本意也以五寨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塗中丞集

選編兵船方略

船之法例之每八隻爲一哨今商民之船亦應照例

插調極大船可裝百人或八十人者多則三十二隻

爲四哨少則二十七隻或二十四隻爲三哨亦可大

較船不論其商民亦不拘於三十之數以成哨而止

兵不拘於三十或二千一百或二千四百五百以派

船數足而止惟船要極高大兵要能水戰則可恃矣

一見調船須大小相配定爲前左右三哨領船官以

指揮秦鍾國趙國柱鄧一桂充爲把總俱聽金科節

制周召監督秦鍾國領前哨趙國柱領左哨鄧一桂

領右哨給去印劄三張各官查驗明實註委不必另設哨官三人中有不在者以手戶任充代之

一捕盜要慎選有身家族屬素能服眾之人令其管束船兵功成各授冠帶哨官不必用哨長隊長亦不許容留無身家棍徒營充課事

一選兵須派定某船用若干人就着本哨把總本船捕盜公同面選內舵工幾人繚梭手幾人招呼手幾人發煩銃手幾人佛郎機手幾人鳥銃手幾人火箭火炮噴筒各幾人牌鏢手幾人弓箭手幾人長鎗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寧

平露寧

幾人各樣技藝照船酌定總計合用各若干名一一召足仍須各官會同各名面試所報技藝果可赴敵制勝者方許收用收完然後照船分發聽三總申明號令教習數日然後啓行若僅取備數卒然而收卒然而行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則臨敵畏怯號令不行器械火藥雖多將安用哉

一舵工掌兵司命或用原船之人或再加募一二名或捕盜兵夫素知老練者隨便取用每船至三名亦

一兵夫隨各自相識認或捕盜素所親信之人聽其自擇同駕一船使之氣意相投緩急同心協力不必拘制止要量船大小用人

一船稅照原批先給一個月兵糧照原案先給十五日甚至漳州計日再給必不缺少論各捕兵知悉

一兵齊祭海犒賞把總三員各銀花一對共重二兩紅段二疋折銀三兩共五兩捕盜各花紅銀一兩舵工各花紅銀五錢繚梭招呼各賞銀二錢各兵賞銀一錢俱支餉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寧

平露寧

一調定開報某哨若干船某船梁頭若干闊身若干長捕盜某兵兵夫若干內舵工繚梭招呼某兵某船用某項器械某兵某人分別明白冊報查考

行各道并各州縣 分督造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堂爲軍務事據監軍道呈奉軍門令牌准總兵官李議造巨艦擊賊歸行本道會同布按都司議得海寇警急事出不時總領所議巨艦體式殊常若拘常調在省恐造非准板料大桅一時難辦抑且匠作官役一處難齊相應查照嘉靖三十

七年并浙直見行事例分派各州縣丁糧多者真造一隻其離海濱遠者則坐依山沿海小縣計之一應用度俱支餉銀或令大戶或委在官員役爲還俱責成各守印官親督限一月齊完聽用地方關係重大各官正須一月之勞地方可享無窮之福等到院詳批據議動支餉銀分委成造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且有原行成規深得濟急之術也卽如議一面上紫估計一面督行各縣掌印官暫停縣事躬親督理或就該縣水次或帶匠料赴省各隨所便務在文到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行廣東撫鎮

勅諭副林紀宜

提督軍門都御史奎爲軍務事案照近據福建按察司巡海道報稱廣東海賊曾一本大小船二百餘隻八月二十六日乘風突來玄鍾副將蔣伯清督駕兵船截殺衝沉并焚燒賊船六隻殺死賊衆一千餘徒

等因本院一面添調水陸官兵夾攻一面具本題請行廣東軍門督發官兵堵截外續據南路將領報稱賊知兵集卽於九月初六日退回廣東柘林澳拋泊又據軍門標下遊擊將軍張元勳報稱本月初十一日曾賊在廣東黃岡登岸本職督兵追殺焚燒大烏尾船五隻白艚船三隻見斬賊級并生擒連船燒死共計一千餘徒餘船退回潮州馬耳澳拋泊等因據此爲照閩廣地方相連海賊出此入彼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曾一本突犯玄鍾本省方集兵船攻勦彼卽遁回潮州本院咨會兩廣軍門吳蔡兵協勦隨准回稱寧照封疆爲守賊在廣則廣自任之過閩然後關任之等因又准廣東總兵官湯克寬手本開稱曾一本面縛軍前請降散黨安插但慮閩中兵船越潮哨捕驚疑反側之心以壞招撫成功須行各將領知會等因本院以此爲信諭令官兵各照封疆自守是以賊雖迫近鄰境亦不敢輕發一兵越境行事以伐其陵瀾之謀一則惟恐枘兩廣軍門畫疆之議以取貪功之譏一則惟恐壞湯總兵撫賊之策以爲日後

借口之資然當時已通知曾賊猶許決無可撫之理亦曾備由咨行彼省前任軍門內言賊若在廣閩人固不敢越境驚擾萬一段闊則閩中必務窮追剿賊決不肯因有前議而竟殺伐恭之師文案具在見有可查今閩中爲守盡置之說兩年以來添船治器費逾十萬既不能背初約以行助鄰之義又不能銷賊念以免侵突之虞若仍以疆界爲辭則養寇殃民地方終無寧日也行師動衆勢難久稽聲罪致討義不容罷亦知貴院正有大舉之圖閩中亦有協勦之奏然師老則財費時逾則寇遠是以二者俱不能待除令各縣官兵多帶糧餉起期進追務在滅賊後已外但閩林道乾兄隊純浦擁聚聚船亦尚未散而郭總兵并海防道又方有招安之議正在成否之間今閩兵一動必經純浦萬一林道乾自生疑畏稍有動搖又恐鎮道復如湯總兵越潮驚撫以壞成功之說其實追乾自聚黨下海實未嘗驚動閩中一草一木閩中實不忍無故加之兵以阻其向善之心且目見在廣省未應出於真心亦或有之機宜所在不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下

客爾後悔無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下

行惠潮海防道

趙克進輯

一先行知會爲此令行移咨廣東軍門熊煩請查照督行沿海官兵如遇曾賊敗遁務要協力截勦以絕兩省禍本仍行鎮道密察林道乾如果輸誠效順絕無一毫懷疑之心責令整備部下見有船隻聽鎮道衙門自擇一名位稍尊的當官督駕在前引導閩兵在後進勦如或林道乾尚有比周之意未肯爲公出力亦令安心靜守原據堡港任隨閩兵水陸往來不必輕易驚動閩人誓不肯爲乘機以蹈不武之嫌若彼誠偽不分不相體諒妄自動搖則大兵所至決不寬貸後悔無及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照得本院見發水陸官兵追勦廣賊百凡機宜須當議處周悉除在境內并水兵另行外所據陸兵越境監督安插等項合行處置爲此案仰本道查照後開事宜預先審處停當候兵至施行毋得先發漏泄不便

一大兵狙剿在閩巡海道在廣惠潮海防道各監督一應機宜俱與統兵參將協謀計議共成大功毋相

阻撓。

一衆兵行糧已行巡海道齋帶隨營支給但越境買米須惠潮海防道選委彼省能幹府縣官二員隨營聽巡海道給銀委買隨處給兵以杜紛冗。

一衆兵越境須惠潮海防道選委彼處巡捕官二員至於十里外引領前行曉諭地方居民毋得驚恐遇晚分派宿歇安撫仍於兵行住宿處諭令諸人迴避不許突入營伍以防奸細。

一衆兵越境須用嚮導惠潮海防道督令所在該縣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選撥伶俐諳曉路運民快十名送統領參將引路務要有身家之人取其保結在官如或誤事及透漏軍情連該縣官吏一併處治。

一兵過去處但有溪澗江水惠潮海防道督令所在官司多調船隻聽候渡兵毋致稽誤。

一兩省官兵互相策應但聞兵制營不許廣兵私到營內窺探亦不許割營相近如有公文報事止於營外報明辦驗的確方許頭人以防奸細違者各照軍法該道先行曉諭遵守。

一軍前有招降旗如臨陣之際不到旗下拒敵官兵皆賊也並聽斬級論功如有妄傳彼虜毀謗如功者拏究。

行巡海道并張元勳將伯禹 防勅效寇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與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參將張元勳報稱殘賊結夥見泊官前灣與玄鍾所城止隔一山等因到院據此看得應集之將擊也必

金中丞集

逃又不衝突此其設謀蓄慮為計必深蓋堅持有死之心冀僥萬一之倖非欲得志於水則欲求逞於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城池係領關係甚重戰哨船隻需用正急目今水兵屢捷驕惰而副將將伯清亦有懈弛之心陸兵每戰得勝欺賊畏怯亦恐因而疎怠所當深戒况柯嶺一帶奸細尤多或交還接濟以洩軍情或為賊張皇驚動地方凡此皆兵家之所當慮合行戒諱為此牌仰本道即會總鎮衙門并水陸將官一面嚴督各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督率軍兵固守城池勿分睛雨晝夜務要登陴守望不可須臾懈弛一面諭令鄉村居

民嚴禁接濟收斂米穀牲畜以絕賊資一面選併大船精兵率制賊勢使不敢分踪遠掠仍領總鎮嚴督舟師將領加謹閱備防其乘風乘夜襲犯之患候兵將既集船器俱整卽刻期進剿以收蕩平之功仍將陸兵分布要害伏截賊論各將領時時警省如敵在前不可頃刻疎怠多方誘殺務期盡絕勿致日久滋蔓貽害地方其餘機宜難以遑度遙制俱聽便宜施行

行恭將張元勳

防勦殘寇

呈明經世編

卷之六

防勦殘寇

王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守備朱珏差人報稱勦殘曾賊零船復集大小五十七隻乘風突來玄鍾銅山之間本備誘殺斬獲數多餘船尚在往來目今並無一船在廣等因據此看得殘賊勢窮死關水路簡船爲靠陸路寸技無能若能計誘登岸伏而殺之必可盡數蕩滅爲此牌仰本官卽與巡海道計議查照本院節次牌劄將岸兵布劄沿海要害設伏仍設計誘賊登岸出奇勦殺并會水兵相機夾攻務使片甲不返早收全功以憑奏薦日今春汛條臨毋得

久持觀望以致滋蔓或候春汛南路水陸堵截本營之責任不得推諉也

行監軍巡海等道

提督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十二月十一日准總兵李手本開稱原議巨艦底板定厚官尺二寸今龍溪縣所造止厚二寸無以敵賊之堅欲令拆收但工已垂成似難輕廢除行該縣加板一層實以油灰以爲夾底誠恐各縣皆然合請通行如式及查各寨戰船多用竹箬易爲火燃且收放不便今當以礮布爲

呈明經世編

卷之六

造船

王

行福州兵備等道

題募船兵

提督軍門都御史李爲軍務事案准總兵官李手奉
議行各州縣掌印官督造巨艦一隻聽同擊賊查得
分派腹裏縣分協造者工價俱有次第合用領駕捕
兵隨據監軍道議呈隨縣隨船自募誠爲便益除批
允外但照選募必得沿海慣水之人督募須藉方面
守巡之方可濟用爲此牌仰福州兵備道即將閩
等十縣共造巨艦七隻并上杭縣巨艦一隻照議每
隻捕盜一名舵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八船
共該一千七百六十名分守建寧道即將福寧州并
寧州福世編
令中丞集
吳
平露堂
縣安寧德二縣共造巨艦三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
舵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三船共該六百六
十名典臬道即將晉江等七縣共造巨艦五隻照議
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五
船共該一千一百名分守福寧道即將莆田二縣共
造巨艦二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三名兵夫人
等二百二十名船共該四百四十名巡視海道即
將龍溪等縣共造巨艦四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
工一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四船共該八百八十

名督行所屬沿海各縣掌印官用心查訪素有勇力
身家服衆之人以禮召取立爲捕盜委領巨艦就令
該縣支發餉銀督令本捕領銀還募素所親信慣水
舵工二百二十人爲一船不拘縣分地方止要熟
水戰意氣相投者俱聽收用該道仍須暫輟別務親
臨邊海縣分坐守督募不得轉委別官致生騷擾且
無實用募完閱驗明白照例犒賞給糧發船聽調應
支錢糧俱於該縣餉銀徑自支用事完類報註銷先
將募過捕兵姓名籍貫造冊報查大抵直藉該道十
日半月之勞可與八閩萬姓之妄切勿謂本院以俗
務相免也如或應用知兵武宜兼同編閱聽該道自
擇相應官員係方面則指名呈詳定奪係守備而下
則徑自委用
行福州兵備道
選舉
提督軍門都御史李爲軍務事照得南征船隻工完
在即而募兵一節本院已行各道督行各縣掌印官
禮召有身家服衆之人立爲捕盜給銀領募其法已
善但恐各縣官一時難以知人或致遲誤近會巡按

副建監察御史王議稱海上擊賊往年浙五皆用盤徒成功閩中必有其人隨該本院訪得福清長樂各湧陳顯達等俱有身家忠勇服衆素能號召盜匪堪以取用爲此牌仰本道會同監軍道卽行福清長樂二縣掌印官照牌事理動支餉銀各辦花紅五副每副銀花二枝共重一兩六錢銀牌二面共重二兩紅綠絹表裏一對三項約用銀六兩之數差委各該縣典史或巡檢河泊官員齎至該道驗明給與印信牌面照依開去姓名分委各官前去聘取到道而審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擾

行巡海道

計處詳人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照得盜賊之起罪在不赦中間甘心合夥者因爲真盜至于被虜勝從不得已而爲者若能輸誠歸順卽皆吾民必須加意安插以廣來降之路以散盜賊之黨近准總兵官李手

本閩送會一本縣來降人吳甫榮到院轉發監軍道審稱拔降情真合發漳州府審解巡海道照依余禮事例送總領標下報效等因已批依擬行去後今訪得該府本知本意收置干獄不無沮來降者之心合行查處爲此牌仰本道卽便取與甫榮到道一面徑給與報效哨官名色信票仍給賞青絹玉色絹衣一套外官銀五兩聽其自辨衣糧以爲輸誠歸順之勸仍照余禮事例送領軍門報效造支哨官名糧候有建功一體叙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行監軍各道

造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南平縣知縣陳嘉謨揭稱督造巨艦船身價具俱完擇於本月十五日由港聽驗及查訪往年出使琉球大船打造鐵葉長短計一十三度其鐵條四十餘隻從聽迤至兩艤包訖費既不多船更堅固等因據此看得鐵葉包船原行未及開具知縣陳嘉謨乃能留心經理擴充原議之所未及其任事誠篤幹濟稱敏可知除類行叙薦外相應通行爲此牌仰監軍分巡福州興泉巡海分

守福寧建寧道卽便行令各造巨艦福寧縣掌印官徑自酌量如果有舊式可行卽便各照南平縣議式打造鐵葉從艤至艤包裝堅固以便衝擊如或以船身堅壯事在可緩不妨從實具報卽期在遞切毋借口稽延大抵此事卽開洋一二日內亦可立辦者便宜酌議行止可也

行巡海等道 船桅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照得各州縣製造巨艦陸續告完惟合用大桅間有申請欲行幫接本院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全中丞集 七 平露堂

以木經見難以主裁節會各鎮道多方采訪有稱往年封夷大船用桅長至十七八丈者大抵亦用幫接今巨艦大桅必須與船相稱若拘執一根成柱恐難尋覓致誤師期爲此牌仰巡海分巡福州興泉分守福寧武平建寧道速查州縣巨艦大桅除有合式堪用外如或稍短尺寸者作急調取沿海慣造大船老練匠頭備細詢訪若果經見可用幫接卽聽如法整辦務要多用鐵箍攢束十分堅牢利便應用如海風高大不堪幫接必須多方尋取毋得苟簡抵擄致悞

大事惟在該道酌而行之

行巡海監軍道并二總鎮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哨探都督賊情事本月初四日酉時據參將張元勳飛報廣賊曾一未招得倭船四隻合夥三月二十七口盡數開上馬耳澳切近玄詔本處鄉村土堡多不堅固人復玩愒不肯早避乞行嚴督地方居民堅壁清野勿爲賊資若土堡人民度能守得五七日者則守以待兵應援度不能守則入城暫避等因據此看得曾賊招倭北上意在窺闕日今南風間作誠恐乘機衝突必須十分謹備爲此牌仰巡海監軍道速會總鎮衙門嚴督水陸將領日夜遠明哨探用心防備并所屬軍衛有司加謹城守禁絕接濟仍諭鄉村居民收歛防避其月港各色兵船務要拋泊得所可戰可守倘遇緊急卽會廣東兵船犄角夾剿掃蕩之功在此一舉不可疎怠致誤大計

行巡海道并俾將 禁止督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訪得上年南征兵船

各文武官員，紙差旗牌中軍武牛舍人丁健等役，坐駕各船，各為督陣報效。所差人役不能體心，挾勢索求冒奪功級，甚至占據一船臨陣不進，任情毀譽，顛倒是非，多用一人則多一人功，多一船退縮甚為大弊。即今令勦舟師已該本院會同鎮道議編，每裨將管把總二員，每把總管哨官四員，每哨官管捕盜四名，節節有制，且總鎮統領督視，兩院委官隨船紀察各兵之勇怯功罪，銜銜莫遁。與上年事體迥異，恐各衙門仍襲舊套，差人督船，復蹈前弊，令行禁止，為

軍門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九

下露堂

此脚仰巡海道，即行三營裨將，轉行本部把總哨官捕盜，密遵照，但係原派本船哨隊兵大丁復有各在別者，聽其在船協力殺賊報功。此外若有各衙門差人名為督陣報效等項，名色俱與發回，不許一人在船生事。若總哨捕盜違令客附查出，重究革役，各差人等縱有斬獲之功，船開無名，亦不准錄。

行巡海興泉二道

宣賞格

提督軍門都御史李為議定賞格，以勵眾心。事照得廣賊會一本出入閩廣，奉旨夷勦，兩省兵船大集

活嶼本院親臨舟營，會同兩省二總鎮及巡海興泉各道將巨艦編龍等船，逐一閱驗，船隻堅大器械齊備，官兵壯勇，隨照各道會議事理，勸支餉銀，不分閩廣主客官兵一例賞給，以示大同合一之義。將士踴躍爭先，滅賊有期，夫其分布之法，閩兵原派三大營，廣兵原派二大營。平時騎泊，隨省隨營，開駕日時，輪先輪後，在二鎮俱有刊刻軍令，給示將士遵行。臨敵之際，或賊眾齊衝，則兩兵齊進，不分彼此；或賊開兩翼分來，或賊作兩番迭肆，則兩省官兵分合奇正，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

下露堂

聽二總鎮同心相機調度，不宜遙制。至於滅賊功次，兩省大將裨將當一體司論，以上事體俱無容再議。外但攻戰之力多賴兵士總哨而下，人人希望陞賞，乃肯竭力用命。然船隻不無先後，人心不無勇怯，非惟今日兩省數百艘為然，在昔一省一軍之勢亦所不免。若不預為差別，則勇者急於衝鋒而不暇取級，怯者遷延隨後而撈斬返多，不惟賞賚不明，無以使日後之心服，抑或激勸無別，返以啓目前之觀望，是一體之法本欲求同，而其流之弊適以致異也。事干

軍機台行議定以勵衆心爲此案仰巡海道卽便會同興泉道再會二總鎮細加酌議兵船臨敵擒斬賊首曾一本并斬獲賊從級者爲上功若止擒賊首而斬獲賊從少者竹何等第其或奮勇先登衝鋒破敵而功級反少或退縮居後因人成事而功級反多者作何分別又或一省之船先將賊船剿滅收獲全功而一省之船在後未至作何論叙又或賊分兩路官兵分敵各獲功級者作何等分務要開款會議停當具由詳奪刊示兩省各船官兵庶衆心知所激勵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李中丞集

平露堂

奮勇齊一湯平可立見矣

行巡海道

周壽成就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盤獲賊犯事據泰將張元勳呈稱盤獲被虜逃回一名林文惠係詔安山南村人執稱賊被梅嶺五人將酒米並魚數船送去賊船係曾一本阿舅阿丈發與五船頭口領去分與各賊食訖每船死有百十餘人卽將梅嶺五人剖肉殺死止留一人未殺等情爲照前項用毒係軍門密計令卑職用之因梅嶺人傅茂英及山文景之子曾蒙總兵

李差往賊船招撫卑職密令把總錢助禮買米三十石酒二十罈並魚五百斤假托傅茂英順帶往船換買被虜小斯今用毒已有效驗傅茂英等緣此遇害可憫等因其呈到院據此案照先該本院用刻密示沿海良民但能於酒米魚肉中置毒毒死賊從一船者賞銀千兩今傅茂英等乃能仗義行計殲毒賊不多亦足致疑賊心以疎接濟且各役因此喪身誠可憐惻相應查撫爲此牌仰本道卽便查訪傅茂英等果否用計毒死賊徒是實谷役是否因此被害若干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李中丞集

平露堂

向義之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

鄉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纂輯

周立敷勅向 彭 賓燕文

曾孫徐孚遠閣公校

徐司寇奏疏

疏

徐陳

奏為懇乞 天恩酌時事備法紀以善臣民以

聖治事

臣一介草茅昧無知識荷蒙 聖恩拔植濫廁卿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五

臣一介草茅昧無知識荷蒙 聖恩拔植濫廁卿都

三法司之末感激遭降莫罄名言臣自任今職以來

歷審一應罪囚習見人情日流於放逆國典未見

具欽遵事關職守不容隱默輒敢昧死為我 皇上

陳之

計開

一竊盜軍舍除下 臣查軍舍除丁凡竊盜止問罪而

免判宥三犯則與民三竊者一體處絞此革偷盜之

罪既不亦貸之於先三犯之殺又不未破之於後止

是中間免刺一便以民不同答 臣初見軍官軍人

等身行陣萬死一生以立戰功技以此倖之推而

及於餘丁人等亦免刺耳今之軍人偷生完食升

國初之比甚矣軍官軍吏總小旗將軍力士校尉勇

士稍有職役可守各日稍役是以稍知畏懼不敢多

犯若軍人正除府匠舍餘人等類以不刺為例謂得

掩飾轉相效尤零無警畏視民十死八九實為長奸

臣愚以為此輩既不為省罪矣又何必得免其刺以

冀之趨而教之偷乎今請著為定例與民犯一體刺

字俾得其平如遇征調巡捕等項稍有微功者准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五

臣一介草茅昧無知識荷蒙 聖恩拔植濫廁卿都

告官起除使知自新庶作其勇

一詐欺取財貪贖不止 惟見行律法小民小臣紀

耻分赴亦必追問入官給主蓋彼于上無法而無所

畏憚故也宜其知所懲警矣而有屢犯不悛者豈無

日哉比犯匪私臣於審錄時每見犯該追匪罪因輒

與僚屬嘆論即報所傳巡撫總督等官破人指摘匪

私累至數十萬 朝廷大法僅行于下而不行於上

往往止于降調重者不過問作為民若充軍則十一

矣追贖者蓋萬一耳是累犯匪之徒少者罪反重而

宜嚴多者罪反輕而宜縱乎此其故不可言也夫天下之財皆民之膏血朝廷之財也向來督撫在外或以兵餉或以加派或以勸借或以酷刑或以訪拿或以紙贖或公行取討或虛價勒買或因事受財或侵盜庫藏百計攘奪千軍赴前于民爲神人共憤及被論劾獨得偏廢追贓之法降調者仍享富貴退黜者亦以富終其身及于子孫足以示戒是以官民效尤屢犯不止此不當盡法以立之防乎或謂言官風聞未必皆實臣愚以爲一人之言客或有風聞之里明經世編

直隸等處腹裏及各邊關一應督撫等官不拘在任在家遷轉聽勘回籍等項但有贓私狼籍形蹟顯著者亦必須吏部都察院同南京科道從公會議糾劾逐一追贓解部以充邊儲以重郡念用寬民力或賜民租其追贓未完者催完未勘者催勘欺庇黨護者必罪庶足以爲天下臣民詐欺貪黷者之戒如此而後國法庶幾其少伸也

一侵換給主贓物臣等因審南京兵馬某人而知其然弊亦不止于此有等入官贓私干係違禁民間所不敢用變賣無主者收貯各衙門庫內日久贓吏併監守人役抵換及致疎虞損失誠有可惜又有各處變賣贓物往往通同賤估尅換及將賣價匿入私囊不濟公用臣請定爲罪名不拘在內在外以充朝廷犒賞之用仍要犯人招出曉送違例物件之人及行令科道訪實奏聞處治出省受者之罪其民間可變賣者悉應陸續變價造冊送部以充邊儲不得吝畱在干各衙門致令似前埋沒失所巡按御史滿日將已未變賣會否送部參擬如因循故違及輟給

主贖物者分別治罪追賠以警奸貪。

一惡騙取財屢犯者，臣查得律法凡惡騙取人財數計雖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南京棍徒等項犯此者已經刑部問擬，臣等審問發落訖。但此法初不專爲小民設也。大小職官吏書人等有犯亦當以此施之。天何向來法制但施于民而不加于官，是以官吏肆志。有計嚇取小民畏威而不敢怒，而不敢言也。致如某國公府近年因發遣軍犯先自詐取送與財物勒添不數千兩而後止。大官民贖物只當供朝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之用，各衙門豈無承機嚇取，足與朝廷爭財罪狀甚細。臣請定爲罪例。凡此等衣冠惡嚇大盜務盡本法併官吏受財追奪之法同條及吏書人等俱得一體舉首。如有不行覺查舉首及通同作弊者或被他人告發或被科道論劾與犯人一體治罪。

一奸民違法，臣惟投獻詭寄及聚計等項之弊。南京上民往往有之。近來天下府州縣凡奸民之田詭寄於官戶者亦甚衆矣。小民或以十分之四五當十分之差，或以十分之六七當十分之差。而此輩安然坐

享富貴，則包庇者廣耳。不立之法以障巨湖，則田產將盡歸巨室而小民之戶田稀矣。皇上睿復望有當差之民耶。小民若之何而可存活也。伏望皇上亟念民隱斷自宸衷特降德音令法司衙門會同戶部酌議大小職官等項濫受投獻詭寄聚計一應之罪以蘇積困以廣我皇上愛養元元之意。若有自首者始免其罪其田聽與小民一體當差悉將黃白三冊改正。如有不首及本戶似前喻利不肯當差者許里甲人等據實舉首治以應得之罪仍將其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入官收租送部以充邊儲。所司明知故縱者併治以罪。則小民庶乎可少存萬一矣。

一宦家網利，臣查律法官豪勢要之人乘船經過關津不服盤驗者杖一百。此蓋謂各衙門自恃官勢強越關津者耳。關津乃眾人共行之處不服盤驗非越分生事之比。況以有官者尚坐前罪至於運河乃專爲糧運而設驛遞官船亦是例行混私船裝載客貨者可橫行其間而無忌乎。近來宦官家人假充弟男子姪名色撐駕官民船隻滿裝貨物所至商販漁獵

民昧憑籍官勢而姐惡聚眾賊打餘船橫在河道阻
遏根軍嚴守地方嚴逐開渠官吏毀罵平民人等無
所不至甚非禮法必須分別等第定爲罪例今後不
拘官民宦家弟男丁姐等項但有帶駕貨船仍前生
事縱校運河及一應河道者不分有無違禁貨物詳
所在地方各邑官民人等徑自捉送所在官司將犯
人治以重罪船隻貨物盡行入官變賣送部濟邊其
捉送之人若無利賴必不肯任恐行責仍須照依臣
稅律法於入官內將十分之三充賞以鼓其赴文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丁嘉堂

職官縱容家屬生事應參究者恭究應提問者提問
所在官司如或徇情故縱撫按官一體訪查以罷軟
論斥庶蒙惡知警

一 批審恩例臣三遇熱審之期每切仰見我皇上
好生之仁萬物一體無彼此厚薄而地有遠近而數
有多寡向來北京罪犯德音甫降四清恩澤計期至
六月中止常兩月有餘南京路遠三千里必俟文書
到日始爲減免亦以六月終爲限比之北京活恩每
少一月之數南北之民皆朝廷赤子皇上之施

行亦非不欲均乎也地勢阻之耳然地不可縮而法
則可以隨在而宜之況南方暑熱六七月之間正歲
若不爲之議處不幾于重虛皇上之恩而使罰
都人民仰望之懸懸乎臣請今後以不定之日數議
爲定例北京自恩命頒額之日算至六月終止凡若
于日南京合無不拘六月終之限以文書到日爲始
亦令算足北京日數俾得齊沾聖澤庶乎加惠
都重地之民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八

平露堂

一 死罪孕婦臣查婦人犯死罪懷孕者產後百日行
刑蓋立法之意以有法在百日之內則其所生子女
不得乳哺必致喪失故爲此限誠不忍以一罪而傷
二命又計本婦所生百日之外有翁姑父母兄弟等
項至親設法代哺尚可全事故也臣常尋問送審干
証諸人探知死罪孕婦但有出孤貧遺腹別無翁姑
之伴兄弟等項至親依靠者則其百日之後將何所
歸又況幼小無人收買必至遺棄此不卒併殺之已
乎我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北京每歲秋後三覆
奏軍罪死囚酌以寬恩援死感賴再生大造此等切

賜訓幸固母之故、孤寡無依、而併喪其生、耶古人啓
量不殺、方長不折、者爲美談、于物且然、況此幼孩、業
已成、人不爲立法曲全、不幾于梗、皇仁、而傷元氣
矣、臣請爲定例、以補律之未著、今後凡死罪孕婦、如
有親人可以付托所生者、俱依本律施行、若遇前項
無夫及無親人可托者、合無審究明實、寬限年
月、待所生子女、可以自行乞丐、然後行刑、庶可保全
幼孩之生、其或假此欺弊者、治罪如此、將見我皇
上無疆之澤、覃敷于無告蟻類、而律法之本意、并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五十七

陳子龍附子 宋徵璧尚書 遺稿

筆亭 徐子遠閣公 李待問存我

許清毓翁夫奏則

馳字添摘稿

奏議

龐尚鵬

題爲釐宿弊以均賦役事

均民也 臣役

切惟民間大患莫甚於賦役之不均賦役不均實由於優免之大濫臣自祇役以來卽議立十段錦之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均民也 臣役 一 下 路室

通行各府州縣查將十甲內丁糧除四甲已經編過

外未編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舉監

生員軍衛匠丁係例應優免者卽將應免之數開列

冊前如或各甲內俱有丁糧正從一甲內優免其餘

免剩者挨造入冊與民一體編差已經見諸施行外

惟於漏戶尚有違寄冒濫之弊臣巡歷所至士民舉

覺額而相告皆曰漏戶自優免外應與民一體當差

然有司官又以具籍口辦課爲詞正將銀差量派全

無力差甚至所免之數反倍徙於所納鹽斤故姦民

避重就輕者往往寄漏戶名下致使民差愈重殊爲

不均等情臣就經案行各府查議去後今據杭紹等

府議稱民爲那本所係鹽乃 國課所資近議優免

太濫以恤民艱重那本也 國初役免漏丁以防逃

散略 國課也然二者有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若

非酌均平之法以齊一之安能使民寬兩便蓋 國

初立法漏戶辦鹽上易候商支領積貯之久有消耗

賠補之苦故每一大丁優免田百畝近時各場鹽課

俱已奉例改徵折銀每一大丁歲納課銀一兩八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均民也 臣役 二 下 路室

大丁外止以實徵小丁納銀之數爲主如一錢者免

田五畝五分五釐零其餘二錢三錢以致六七錢者

亦朋足一兩八錢之數准作一大丁亦俱免田百畝

夫以一竈丁每年止納課一兩八錢而免田已至百

畝若依民間所輸里甲均徭并各項均需差務論之

每一畝歲要用銀五分總計前田百畝共得免銀五

兩比之所納課銀多餘三四二錢此外免剩之田又

止量派輕省銀差是果所免倍於所輸況漏戶完課

有終歲之樂百姓離差無息肩之時故人皆樂於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二

竈巧於避民或借義男名色或假替屬緣由入本非竈也而或捏認爲子戶本無田也而或冒收於人受寄之弊既滋編民之差愈重且如往年優免上據在冊竈丁以免其田初非以田准丁而槩免之也自有俟患之後祇因一二鹽場具告竈丁傷耗始計有田之竈以五十畝准爲一丁辦納鹽課仍照舊規優免致未經俟患鹽場紛紛比例此詭寄之弊所以日深而民竈之不均職此故也及查竈戶之中其豪富者出辦課銀爲力甚輕而濫免避差獲利甚厚日專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四

竈戶大丁免田百畝原經題奉欽依固難別議若大免則餘田與民一體審編力役此則於情法爲兩全於民竈無偏倚等因各到臣據此查得見行事例各場竈戶每一大丁免田百畝此以具在場有熬波汲海之勞候商有消耗虧賠之苦而國課賴以供餉卹典因之獨厚議者復恐民差妨其煎辦又云免剩餘田正許量派輕省銀差不許困以重大力役殊不知優免之惠徒能利於殷富不能及於貧難夫貧者身親在場供辦則又無田可免其有田堪免者多係掛名竈籍之人若本戶既果有田百畝以上則辦課本不爲難煎鹽之役自有家人任之雖應力差豈足爲累況近年議徵鹽價已非往日之難如引鹽則聽商人自相支買如湯地悉與竈戶分派收租既無煎辦之勞又無賠耗之苦以商人質鹽則有平價以照丁優免則有定規夫以優免之利如此以致豪家之徒巧爲百出在竈丁既利優免之多每受寄富民之田在富民亦利僱役之輕多諱寄竈戶之籍今試以優免之厚薄較辦課之多寡言之如紹興府三

江曹姚錢清西興石堰等鹽場共計有五計竈丁二萬九千七百餘名以三江一場例之則計鹽三十有四計丁四千五百三十有奇鹽課計兩不踰二千八百而所免之田計畝則一十五萬五千五百有奇即三江一場而他場可知計紹興一府而他府亦可推矣又以詭寄之端與濫免之實言之如台州府所報臨海等縣有如一戶係絕產不辦鹽明是丁盡戶存却又帶有民田塗田與夫山地各若干遇編差役有司既免其丁復免其田免外又止派輕省銀差又有明經世編

龍中丞疏稿 均民總役

五

平露堂

田又止派輕省銀差則百凡重役未免悉派於小民切恐竈戶之詭弊日滋而小民之困苦日甚其勢必不能支矣

題為均徭役以杜偏累以紓民困事

查得按屬各州縣編審均徭俱隨各甲內原額丁田按年編派其法初未嘗不善但姦民欲避重就輕往往詭寄糧多甲下而富豪之家又花分子戶頻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輕重愈失其平法意益蕩然矣臣入浙之初切見有司賦歛煩急民不堪命已經議將皇明經世編

龍中丞疏稿 均民總役

六

平露堂

量爲通減便於均土之中世寓存恤之意其除詭寄
冒免之弊一旦革除始盡通變宜民法莫良於此矣
但土俗民情繁難取必又經通行各府州縣查訪相
同臣恐已編過五甲惟有五甲應編其間優免扣除
勢難牽合每巡歷所至節據潮州等府士民人等咸
謂額除已編五年一面將未編五年查照通融均平
今恐沮撓不行或致中變士民之言如出一口故臣
深知此法雖然可行雖歷百世而無弊也况紹興所
屬臣已督行一年早有明效別無可疑除通行各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守延道酌議另行外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參酌如
議施行

題爲陳本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

刑部奏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焉蠻夷
雜居禁網疎濶山海之寇嘯聚不時詩曰逆天之木
陰而微彼桑上綱繆牖戶夫智者鏡幾以先國勇名
東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諺之曰陰雨未至可乎臣
生長海邦習聞已久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冰在
著爲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

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山海由甯來至錄良澳
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掌曰南北山即澳門也外
環大海接于罪剗曰石岐海乃番夷市廛交易之所
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盡其餘番商私
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
放人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一乃聽貿易焉其通
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權操環耳數番
衣服聲言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至往往止二三艘
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
棲息道船出洋卽撤去近數年來始入螺鏡澳蔡室
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
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貧老
孀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始萬
人矣地形異服瀾漭山海劍芒耀日火砲震天官則
人而怒明獸其素性然也姦人且導之凌轅居民蔑
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爲狗鼠之謀
不圖錮錐之利擁衆入據香山分布節諸控制要害

皇明經世編

龍中丞摘稿 卷之九

平露堂

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自不惑。若者可不逆爲之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但番船藉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駁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爲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議者又欲將澳以上疍麥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專割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議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驍執官京者聽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穿窬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爲驚駭之資，豈能調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伸威於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固爲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趨，順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卽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警曉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爲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

皇明經世編

龍中丞摘稿 卷之十

平露堂

平日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乾怒乎？番船抽盤，距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竊類以繁根株，難拔後雖自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爲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觀未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繆慕中國之心，就於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爲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船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庶失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爲射利之圖。區區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卽禍本潛消矣。

酌陳備邊未議以廣屯種疏 陸年稿附

竊惟邊人能安其居而樂其業，在內地則生聚蕃繁，而日廬日闢，在邊關則藩垣孔固，而烽戍夜寧。故食足兵強，爲久安長治之計，誠莫踰此。臣職專屯務，已

別有疏請自 上裁其事隸兵部掌行各各另具

題以 查議該鎮邊事在諸臣夙夜焦勞率策單舉

臣復何言但念屯牧所關義當建白謹效一得之愚

備 聖明採擇 一固邊防以興農業查得薊昌二

鎮重圍復嶺蹊徑狹小林木茂密官軍可以設伏胡

馬不得直馳故先年東路惟設巡撫一員兵備一員

戶部管糧官一員歲費不過數萬緡而止近來增設

文武大臣及沿邊官軍其兵費視三十年前 數

十倍兼以脩邊建築率無遺策而虜人犯塞迄無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 宣

時其故何哉蓋由嘉靖廿年間沿邊諸臣以營繕之

故輒伐木取材不思爲邊關萬世慮其後積習相仍

遂弛厲禁燒柴爲炭折枝爲薪益無復顧忌馴致今

且殆有其焉或伐木徧搜於絕嶠以給脩邊之工或

採薪貿易於通衢以供撫夷之費斧斤剝削苗業殆

盡無遺乎蹊徑日通險隘日夷也夫脩邊之役固爲

備禦大策然勢不能敵則潰牆而入拒之爲難邊牆

之外深溝長溝遠者數百里自謂神馬亦難飛渡然

虜人擁衆數萬捧土填之卽十里深溝俄頃皆爲平

地雖有掘邊將士地里寥曠豈持桴所能及乎惟繁

植林木其利比於築長城其勢壯於十萬師其險踰

於山川丘陵邊臣莫不知之而竟莫有役然身任其

責而嚴禁樵採者何耶蓋脩邊工程歲無虛日給賞

屬吏勛費鉅萬沿邊將士利害所關悉竭其膏脂爲

之雖營給以官銀其間豈能十、非借樵採兼扣月

糧將安取給乎且邊工以丈尺分殿最師將領而上

皆藉口於此爲功能以避詰責而何暇於林木之愛

乎就令從今栽植計其效當在數年之後任勞於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 宣

而不能必其成於旦夕之間故皆置諸度外自今日

觀之得失利害較然其明胡馬數入卽不獨屯田無

機而民間耕鑿亦豈能安其業乎臣愚謂修邊固不

可廢而植木爲急近日開行境上見邊牆率多完固

其間所未備者持補苴之工耳乞行督撫衙門通行

備總參等官各照原分佔地凡邊牆之外山崖空曠

去處廣種樹木如榆柳之類皆易生之物如棗柿之

類皆北土所宜彼此聯絡各橫間十餘里每十以種

木多寡爲邊功之優劣巡關御史通行委官查驗分

如中寇，仍擊不集，約比有故，違權採者，民則引例發遣，軍調制草地面，而部野官，不能禁錮一體重究，則數年之後，千里成林，而商人經山牧之路矣。其視今日，脩邊之勞，遠難易相去，豈特倍蓰，匪况邊船戍久，未免頽頽，復勞脩葺，若林木培其根，抵日漸長，養不待一年，即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邊塵不動，徧野皆農，何患也。政之不舉，至於邊牆以裏，各有險隘之地，如兩山對峙，峭壁危立，僅可單騎通行，即相度地宜，厚植林木，若虜犯內犯，或扼其初至，或擊其窮歸，自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或邊其前，或掩其後，據險設伏，皆可恃以用吾之長技矣。或曰：遵化鐵冶及撫賞脩邊，皆於樵採不可缺之，行其能已乎。夫國家兵政備邊為急，若能制禦胡虜，即百鐵冶皆設法區處，當亦不難，撫夷諸費，久累軍丁，已非優卹之道，獨不可悉為酌議乎。是在任事諸臣一注厝之問耳。

清甲鹽法疏

疏通計鹽

竊惟國家經費莫大於邊儲，而淮、黃、海、為鹽，歲課甲天下，九邊之供億實賴之。先年邊計常盈，公私兼

用，迨來時異，場外沿革不一，成法幾於蕩然矣。或取給於一時，而不防其本流之患，或幸待於眾論，而不察其受弊之源，專事紛更，迄無寧歲。臣謬叨總理之任，愧無經畧之才，博採輿情，旁稽往牒，已經督同各該兵備等官，就事參詳，因時考訂，悉加籌度，曲示劑量，酌通變權宜之方，為救弊補偏之術，欲遵勅諭，照款開陳，實由于慮之愚，似為一得之見，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聖澤者作何處通。

一設法銷引，夫引日壅滯，則鹽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三

法不通，積累數多，則勢難盡舉，如先年加增工本鹽三十五萬引，以至停積引日，至五百有餘萬，此壅滯之病根也。若其權宜酌處，終無疏通之期，查得淮南每年引鹽捌單，每單柒萬三千引，今議加為五萬五千引，淮南淮北每歲共加引一十一萬六千有奇，行鹽地方消遣甚易，商人稱便，課額日增，見在淮鹽不三年可以盡舉矣。至於銷引銷鹽，皆疏通之良法，除各單加掣外，吏欲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行小

鹽分引止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鹽銀五錢二分五厘淮北三錢七分三厘若令即日解綱小包不免工費煩難商人虧損恭候題奉 欽依到日爲始卽行各場綱鹽俱照嘉靖初年斤數不許過多候准鹽課滿然後挨掣小鹽淮南每單八萬五千引扣算加增爲十萬四千引淮北每單五萬五千引扣算加增爲七萬引一年之內復多銷引日二十一萬有奇較諸常額每年多銷引日共三十二萬八千引疏通之法何以加此或曰小鹽之行銷引雖易每年少餘銀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兩於課額得無損乎臣反覆思之歲額餘銀六十萬非盡爲餘鹽得此蓋於割沒取盈時今引日既多則割沒益倍矣當不下十萬之數又阿患餘銀之不足乎每引少餘鹽六十五斤因而減納餘銀一錢七分五厘一則寬恤商人一則疏通引口不惟可銷日滿之壅滯雖傳之經久似亦可行而無害礙矣若微照見行則例每引五百五十斤須待引日盡銷之後再加酌議另行亦未爲晚也一稽查實效竊惟天下之事職掌既相關則責成當有

明法彼此相避其則終致帶爲虛文兩淮行鹽地方除巡鹽御史歲經巡歷考成外其餘事關各省禁令難齊先年總理鹽法都御史累經題奉 欽依坐委江西湖廣河南鹽法道嚴行監督各該有司以銷引之多寡別功過之微最具有不及數者卽考滿給由嚴行查覈參問日休各有明條而該道之舉劾兩淮巡鹽御史實柄之法可謂詳且密矣然引之銷繳十無四五官之勘覈百無二三若舉刺該道則寂乎未聞此無他皆積習相沿之過也臣至兩淮查前後題請事宜悉已通行各省矣然稽其成效造報者雖與實數者誰與簿牒全不相聞功罪何由考見鹽法之衆案何怪其然也臣愚再三籌之謂各省府州縣縣遼遠獨以鹽法道一人兼督雖辦事有專職其實勢難必行遇智巧有司輒以空文相家蔽役能一一就近察之查得各府皆有守巡道分駐一友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分管某州縣隸分守道某州縣隸分巡道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二扇每季內開商人運到官鹽若干引日若干或自行發賣或舖戶轉

舉彼此有無抑勒鹽法果否疏通州縣一體查造各商併造所屬凡有利病事宜逐一具詳區處如或水陸難行商人不到有何緣由俱要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商文引同時齎送各該道覆查無異卽令具印鈐文簿一扇通將分理府州縣驗其引日分別功罪某完及幾分某不及幾分遵照先年題准事例明開某應免某應戒飭或參問住俸等項各為差等聽巡鹽御史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於十二月終查道路遠近各差人給與脚力齎文前去查取守巡道卽以原引連簿封付本差領回其巡鹽御史卽將各守巡道所擬再加參酌照例開列除款應參者參應獎者獎通於按察一年內具題部據實覆請亟加勸懲議減開中竊惟兩淮鹽法自昔疏通近因開中數多而商人附帶餘鹽倍從無算鹽多則商屯不盡引多則支掣不及日溢月累力無所施今丁本之鹽已停一二年來漸見疏通此其明驗也然守支商人今猶苦之查得舊制兩淮鹽法七分常股三分存積近因報中紛紛而二項

冬色亦混然無符矣今欲於七分常股照舊開中而有積二分暫行停止使引日既少鹽價必增人倚樂趨而其效立見矣此於本色俱邊之數雖一時未免少減然權宜通變良技將來誠未可屑屑為錙銖計也况掣鹽之數一如往年解部餘銀照常不廢亦何憚而不為耶一先期給引查得鹽運司每年預吏官銀過本欽依事理差人前往南京戶部請給當年引日同司給發商人以免守候之苦此法人人稱便但據各商告稱南都請引姦弊多端托故難料宗無厭有後至而先給者有坐守經年而展轉遷延者此皆職掌官員失於稽察以致左右人等任意刁求商人久羈鹽法壅滯亦多坐此臣愚乞行兩淮戶部每年坐委司官一員專管鹽引如運司領請開給印具呈巡鹽御史移文該部經管官員務要依期給發仍其回文查驗若復仍前遲悞擬實查參庶事有專職關領如期而商人支鹽不致曠日持久矣私販者作何禁制一收買餘鹽查得私鹽橫溢則官鹽壅滯而私販之所以盛行者以餘鹽未盡臣度

也。蓋商賈數口之家全資餘鹽以為生計。若商人販買不盡則其勢不得不歸之私販矣。今欲查各戶竈丁之多寡人力之強弱。鑒鑑若王草蕩若干。蒲池若干。終歲所煎正鹽若干。應有餘鹽若干。分司官先期督同場官總催人等逐戶面審登記簿籍。每年除正鹽併商人收買餘鹽外。仍有剩數若干。官為收買。其合用鹽價請於割及餘銀內借番十餘萬以備支用。或謂官買餘鹽則竈丁與官交易未免納鹽有轉輸之類。給銀有守候之苦。其何以堪。若轉販於民間。卽

中明公世編
記甲不稱稱 疏議其書
太元 卷九

俄頃立就。絕無番難。雖至愚者亦登肯舍此而趨彼哉。此其說誠然。臣三復思之。亦處之未盡其方云爾。查得各場多設賣竈丁皆習聞鹽場之利病。而朝夕與俱者也。今欲於上場僉肆各中下場各求名寃具總辦等役責令管買餘鹽按月給領官銀授以印信文簿。令其將銀自壹錢以上者皆預先釐定各照輕重數目另封收貯。如遇竈丁餘鹽卽時秤對明白。就給見銀。不許頃刻留滯。其各場俱有竈倉通行條理。苦蓋每倉添設人夫犬場四名。小場二名。同原設倉

大石丁如有欠賬客役重追究。每年收買餘鹽或貯以爲有積或買補商人令其照常納價其苦蓋處草等項俱用官銀。每半月該場官吏查算一次。每月終將買過鹽斤用過銀兩開印信手本送各該分司稽查。每季終各分司親赴各場照依月報數目查丈鹽斤有無少欠。類造鹽冊關送總司備呈巡鹽御史。每年冬夏二季造冊報部查考。凡一切典守之責或力不能支如水火盜賊之類卽分司官親行勘驗不得除害追賠。其收支各項利弊事宜俱候逐一稟官核

記甲不稱稱 疏議其書
太元 卷九

加功處。至於餘鹽之價此商人交易者須量爲增益。蓋鹽令之遠近難齊道路之險夷不一。有商人應支正鹽而枋派場分隔遠自願別場買補不願本場關支以避脚價之費卽此推之則竈丁餘鹽不可不收而其價實有不可強同。悉聽分司官隨地酌量。而爲區處。每百斤比常價或加伍分或加叁分。使竈丁樂於官買而翁然從之。乃爲良策。其收買之人如有抑勒賄賂將竈丁印時日告以憑究罪。竈丁未納正鹽先行轉賣及販與鹽徒定行從重處治。各分司刻示

晚諭通知以便遵守。或曰解部餘銀，故不可缺。今借買除鹽則不能取足原額矣。年例所需何以應之。夫事固有先損而後益者。借餘銀以買餘鹽。銀固不能依期以解部而原銀初未嘗損也。況所收餘鹽舊存存積以備他年。閏中則其利更有不可勝言者。臣所謂毋取給於目前而圖爲經久之利者。此類是也。

一禁止私煎。查得淮南安豐諸場鹽出於煎燒必藉用盤鐵。淮北白駒諸場鹽出於晒晒必藉用埭池。然盤鐵原有定額。埭池原有定口。非竈戶所能私專置。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三

平海堂

送也。今因家增鐵戶戶開池場官畏而不敢問。司官遠而不及知私晒私煎。日增月盛。蓋不知私晒之積將何所紀極也。失此不治而規規於私鹽之緝捕。譬諸治水。果源方滲。九泥可具。濟水橫流。則千防莫防矣。臣細加查度。訪之貧竈。極陳時弊。謂在嘉靖癸拾年。舊鹽損壞。告官脩理。富竈多商合謀作弊。始告於官。曰鹽鐵重大。而難於脩補。銷鐵輕省而便於置造。臣輕煎之鹽青而銷鐵之鹽白。而溪商人有取舍。臣官司聽其便宜而許之。銷鐵之興始於此。然偷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脫中丞摘揭疏題詞

五

平海堂

官有防禁也。繼而富竈與經紀合謀。再白于官曰。銷鐵雖客置買。但鐵冶住在鎮江。而越長江之險。置買甚難。乞要召匠開鋪。丁揚州就近買辦。免遭覆溺。官司又墮其可欺之方。而信之。遂召鐵匠就白塔河開場鼓鑄。而擅買私鐵者。明日張膽而爲之。縱橫絡繹。蕩然而莫之禁矣。是以各場富竈家置叁伍鑄者有之。家置拾鑄者有之。貧竈爲之備工。草蕩因而被占。巨船興販。歲無虛日。問其壹鑄日煎火鹽幾何。謂每鑄一伏火可得火鹽壹大桶。一伏火者。一日一夜也。壺桶者以斤計之。可得貳百餘斤也。夫壹鑄日計火鹽可得貳百斤。則拾鑄一日可得貳千斤。百鑄可得貳萬斤。各場終歲殆莫計其幾千百萬矣。多方緝捕可得而止之乎。今欲將鐵匠即日通回鎮江原籍。不許居住揚州開鑄。以絕其私煎之具。各分司官督令各場官吏親詣各竈。督同總解竈頭逐場逐戶。查報磚池若干。私池若干。盤錢若干。官鐵若干。私鐵若干。盡數開申。以憑酌量。每場用盤幾角。用鐵幾只。計壺場額銀若干。該用鍋鐵若干。如盤鐵不便煎燒。從宜

年以上者得準賣坐受虧損蟬至愚者不爲也故遂
商至此引既不能賤售鹽復不能守支亦於是乎生
因矣臣反覆咨詢乃知邊人中納糧草利在查引以
資奇贏之利朝入淮而暮還家乃具情也今留淮他
鄉淹踰歲月闕給引日收買餘鹽勢苦萬狀邊人何
以堪此況餘鹽納價動稱鉅萬負重資而奔走南北
往返畏途豈無他虞且聞告準河鹽坐規厚利者多
係截買之人於沿邊報中者無與焉故賫之輿情皆
稱河鹽之行否而鹽法之通塞隨之近查內商支鹽

上堪比三年前上減七八人情向背利害較然河鹽決不可不停矣然停掣河鹽而不詳議引價卽彼此紛爭何時而定已經劄行兵備道召集邊內二商從公酌議將赴商引價著爲三等分撥見引淮南定銀玖錢淮北定銀捌錢分撥起紙關引淮南捌錢淮北柒錢分撥到司助合淮南柒錢淮北陸錢刻量得宜彼此稱便若井設法再爲區處則將來內商之掣數邊商之坐守猶未故也今令內商將的名報出護冊

○官如遇支鹽例請直隸行令白塔河安東瑯各經

臣等查引方准造單呈報驗單用印卷單不得冒濫
經折引不許過橋入單臣覆審各商心誠感服等處
分曲當別無異詞以後邊商上納糧草內均分引
以彼此相濟著爲定規若邊商倉鈔已到而內商批
扣留難許邊商送引可照數給價以便即日回邊
凡有引日在官內商依原價承買其官給價銀乞暫
扣留沒餘銀或拾萬以備支用轉移之間當不出三
月外卽原銀照常解部欠數年紛爭戢于一口停河
皇朝經世編

鹽商所以速淮鹽也。撫楚商所以厚內商也。自今
之邊商跋涉諸艱視內商何啻什伯蓋內商利重則
起利輕開散鹽片非價貴不賣餘鹽非價賤不收雖
有守支之勞終獲自然之利是專因者內商偏累者
邊商也告掣河鹽乃其不得已之下策云耳。曰初
正言之外原無餘鹽隨到隨支隨支隨掣故不另餘
方引引日疏通今起掣河鹽似爲邊商得利以支掣
之費行十內商而轉販獲利復遠不逮焉所得僅去
而利歸徇貨之家矣然則邊商亦何樂而爲此耶故

邊商日以爲偏累而以專利惡內商內商亦以爲偏累而以專利使邊商其趨利也猶水之無坊也苟無所底止則橫決之患孰能禦之惟引價一定則停污鹽於邊商不爲摧抑行淮鹽於內商不爲偏利在此無滯滯之患在彼無礙罕之私二商相爲表裏本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一拆鹽鋪戶查得各商掣鹽之後運赴各州縣地方不能親賣卽有司查報販賣之家督令承買隨便轉販而先以鹽價給商人謂之拆鹽鋪戶各該地方去鹽場隔遠者私鹽不到官鹽

平露堂

大行鋪戶皆樂爲之惟淮揚地方附近鹽場民開買食私鹽視官價減十之七八以致鋪戶之鹽無地消運官商後價破產包賠且報克之時有方者皆資緣視免准中人之案乃身在此役其爲累蓋百有餘年矣完鈔引日追償甚難鹽法壅滯此亦一端臣初入境卽紛紛赴訴因召集各處水商細加訪問客稱大江以南地廣民一食鹽數多隨宜分派再增立減於萬引綽然有餘已行兵備道而審諸商開坐數日查二府拆賣之引計陸萬有奇均派各省地方無敘備

累鋪戶似得調停之法矣或謂鹽法之行當自唐始若附屬各州縣軍民通令坐食私鹽恐非所以明法古有計口授鹽而納直于官其法似爲可行請查各州縣戶口冊酌量差等盡以官鹽付掌印官照里分授而歲徵其價解司憲法守畫一遠近無議大私鹽之禁律例甚嚴若使法不能行則課額何由取足但鹽之給散銀之追徵戶口實數難憑未免日增漸擾且貧難軍民皆挑背負易米度日原不在法禁之內則民謂買食亦不盡禁可知也況間有汲水爲酒而

天

終歲不食鹽者卽一槩派徵可乎夫革去拆鹽鋪戶使免偏累傾家無容議矣若使近場居民盡食官鹽照常納價似爲難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實有裨于陛下特恩也一報中糧草查得各邊開中鹽糧務要量彼處米價賤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奪則例具奏召商中納此祖宗成規也邇來邊上中納多不依時估及雖依時估而轉運交收額給勘合其間私費尤難盡言其或以徭需爲詞而陰行利罰之訪遊商之下堪命久矣糧草涉費商人規避

遂督責沿邊有司或報收實富戶或提原日商人號
逼上納如捕重因其間需田宅括資財破家以奔命
者歟泣呼入無從籲告可勝嘆哉大 國家以鹽課
供邊其利甚大往年權貴之家屬託資緣欲染指於
其間猶恐不入于今商人之散招之不來而逼勒富
民代之此其利害較然矣輕費無窮民力有限以九
邊食大計而偏累無辜固非仁人之所忍聞亦豈
備邊長久之計耶臣生長東南於商人中鹽納棉草
利尚緘悉未得其詳獨念利之所在人心趨之惟裁
抑已甚則驅父不能殖其子費勢力之所能驅遠乎
今議於商人報納糧草曲加存恤減斤重寬斗頭計
時估若干仍量洞數目若上以補其各色私費至於
科罰勸借通行禁革倉鈔勘合給不踰時凡能寬一
分使商人受一分之賜莫不極力爲之其間別有區
處事宜關係內地鹽法有非邊臣所能徑行者乞行
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等官隨事擬議務要委曲周
全雖爲商人計各不貽題 請行臣與巡鹽御史加
意察訪內外相通互爲變通必使鹽法大行商人快

集始爲千百年水利其責報商民逼納棉草不知此
法創自何年乞行沿邊撫按衙門早爲區處毋令偏
累傾家各另具足邊長策以 問度轉輸常繼而邊
民賴有寧居積貯常盈而司農不至告匱矣

行鹽地方今皆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行鹽地方照
得准鹽之利所以甲於天下者以行鹽之地周徧廣
闊而流通不滯也江西一省先是南贛袁吉四府俱
借行廣鹽以資贛州軍門兵餉近該巡鹽朱御史題
奉 欽依改令袁吉二府仍行准鹽舊地既復鹽法

漸通矣今聞軍門具 題仍令吉安一府復行廣鹽
夫廣鹽之行專爲兵餉計也今准鹽願納兵餉亦何
以異於廣鹽哉復原額行鹽之地納軍門兵餉之銀
可謂彼此兩全矣既奉 明旨復中易之彼各爲地
方用情誠非以此爲爭端也但贛州與吉安一水連
接可流如飛不信宿可達臨江直抵南昌矣若廣鹽
行於贛州而吉安不與焉則於萬安縣臨河喉咽之
地設官盤詰禁捕私鹽靡幾無機越之弊今既遵古
安印古後慎行孰能博之近審水商皆稱廣鹽溝地

淮鹽不行非惟吉安地方朝更夕改卽袁州臨江等府亦不能發賣矣各商推避紛紛有詞雖經派給水程絕無一人認領豈其逐利之心故有所擇哉蓋或淮或廣與奪無常官鹽私鹽勢難並發商人之遠從靡定有司之禁令不行雖至愚者亦不敢技足於其間自虧資本矣今查廣鹽每引納軍餉銀壹錢貳分若淮鹽到吉安照此納稅恐偏累不均合無於通省淮鹽每引均派若干先令納稅然後准其發賣每年務足原數類解軍門則行淮鹽是卽行廣鹽也在先

題有成案

寬客中變其說哉否則吉安既行

年已題有成案寬客中變其說哉否則吉安既行廣鹽而袁州臨江皆非淮南所樂就矣坐失二府之利若自吉安安致之往於峽江設浮橋爲杜絕廣鹽之路曾未踰年盡行毀滅皆鹽徒惡其厲已而以洪水衝激爲詞此往事有明鑒也江西十三府而六府不行淮鹽欲引日之疏通其勢能乎湖廣如衡州寶慶永州郴州查舊制俱係兩淮行鹽地方何間各府執稱兩廣軍門明文通行廣鹽以致淮南不入其地而廣鹽自此盛行若非剖斷分明未免依違無據查

得延鹽御史題稱淮南若到量免抽稅以資剝淺之費必待淮鹽賣盡方許廣鹽發賣仍抽納稅銀解布政司隨便解部以給邊需曾經題奉欽依似難別議但廣鹽既許兼行而復使暫讓淮鹽彼此互市誰能禦之且軍門題准明文未知有何考據徵銀解司解部未聞定數幾何臣愚乞行該部查兩廣軍門曾否於何年題請爲何年用兵各府每年徵解稅銀若干行無完欠若干仍咨湖廣巡撫衙門備行該府守巡及鹽法道通查各府鹽額每年應消若干應納餉銀若干准鹽與廣鹽至此道路險夷果就爲便或淮鹽可到卽令廣鹽不得仍前侵越若淮鹽全不入境卽當專行廣鹽所納課程或應解軍門以充兵餉或應解戶部以濟邊儲悉著爲畫一之規而淮鹽原課若干應否量爲減亦於此當有定論矣若河南南陽府亦淮北行鹽故地也初因淮鹽少到暫許解鹽兼行其後乃稱人情向背道路遠近獨使解鹽專行於一府十二州縣惟舞陽仍行淮鹽大銅板祖宗舊制也一旦持異論遂起而更之初云暫許兼

行公則全奪之矣。淮商未聞以遠道爲辭。南陽水嘗
喜解鹽爲近。淮北之路雖稍遠。而舟行甚便。淮鹽到
彼人競得之。以爲食貨之珍。解鹽之路雖稍近。而馱
載爲難。每遇雨雪。載途連日不到。卽價直高騰。復播
和沙土。人甚怨之。臣嘗面問揚州府知府衛東楚。江
縣知縣方九功。皆南陽人也。悉稱郡人喜淮鹽。惟恐
其不至。有得之私販者。自以爲出於望外。則所謂人
情之向背。道路之遠近。其說得無誕乎。况行鹽各有
地方。安得由人取介。鎮江去兩淮近在咫尺。而遠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臣中丞摘稿 疏奏引
三十五 平露堂

數百里。以食浙鹽。豈不辨遠近。若是裁法制所限。不
容越也。臣愚欲權訪兼行之說。曲示調停。乞將南陽
各州縣分而爲二。某州縣行淮鹽。某州縣行解鹽。權
一時之宜。爲目前之計。待會議既定。然後永久專行。
是亦疏通鹽法之一端也。再照兩淮之鹽。流布各省。
不爲不廣矣。自今觀之。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
州。永州寶慶。即陽彬州河南之南陽。皆行鹽故地也。
事變無常。遂爲他省。侵越竟不能悉舉。而復之。地方
日見促狹。國課日漸加增。原額正鹽。誠不暇論。彼

數拾萬餘鹽。將安所消達乎。蓋鹽法之行也。譬則水
馬。上流壅則導之。下流壅則疏之。所謂上流者。西北
飛輓之人是也。所謂下流者。東南行鹽之地是也。下
流之壅滯。而欲上流之疏通。雖有絕倫之才。亦安能
爲神輪鬼運之術哉。

本色折色。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一議處本。竊
惟淮鹽供邊。其利甚人。而山東長蘆次之。故全納本
色。惟兩淮爲然。山東長蘆俱納折色。仍搭配兩淮。如
遇年豐。願納本色者。聽從其便。此定例也。除山東長
皇明經世編

臣中丞摘稿 疏奏引
三十六 平露堂

蘆無咨別議外。以兩淮言之。遼中海支原係 祖宗
舊制。自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以邊糧二十五萬
支鹽一引。費少而利多。遂改今納銀發邊。釋買初年
甚以爲利。其後邊糧騰貴。積儲空虛。尋復開中本色。
而飛輓艱難。商人利薄。犬非往時矣。故論者每歸咎
於其謂其廢壞。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淇改
廢者。今已復其舊矣。每鹽一引。洪武初年。納銀八分。
永樂年間。納糧二十五升。官之徵甚薄。商之利甚厚。
悉取給邊費。皆不專於鹽課。故未暇深較也。臣至兩

准中查各邊倉鈔每鹽一引官價伍錢其間所納粟米雖時歲之豐歉道路之夷險不能盡同然每引所納多者五六斗亦不下三斗以上其路近而價賤者將及一石則其視國初不特倍之矣至於解部餘銀每年六十萬此皆正德以前所未有也而邊餉常缺大司農往往告匱其故何哉蓋九邊額供之數以各省民運爲主屯糧次之此十例也而鹽糧乃補其所不足亦千百十一耳先年民運屯糧歲盈常數故中鹽納糧草多在缺乏之時開中不常故引價騰

皇明經世編

龍中私權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溯此鹽法所由疏通也若謂每引納糧二斗五升卽能充實邊儲計淮鹽七十三萬五千引共該邊糧一十八萬二千石有奇其能盡給諸邊之費否乎今各邊中鹽一引官價五錢甘肅四錢五分盡令中納本色決不可紛更矣若改納折色事出權宜此弊端不可開也議者謂餘鹽開邊最爲大利種種論列俾乎可行抑不知竈戶餘鹽本無常數若商人報中支鹽不知今竈戶出辦乎抑商人自買乎額外加派竈戶決不能勝若商人既納糧草復令買鹽不知其能堪

否耶況報中正鹽全倚餘鹽爲利若盡納本色卽耗損多矣雖強之必不就也且餘銀納於邊則原在鹽之後隨時營辦易於幹旋孰不畏其所難而樂其所易哉責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人之所不欲法必不行臣愚謂餘鹽以折色解部此不易之法也至於革去餘鹽則引日易銷誠收時之論然困商病國竈亦苦之其弊殆有甚焉蓋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若止行正鹽七十萬其何以足用乎此餘鹽決不能革也且各場竈丁皆倚此爲命私販之門

皇明經世編

龍中私權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不開卽枵腹死矣若稍弛其禁則百萬私鹽橫溢近聞欲官鹽之不壅滯得乎故徵銀解司發邊糧買較之開中本色者不爲大相懸絕一旦革除則課額大虧商竈絕望於鹽法何利焉况改行小鹽每引量減其數而引月立見疏通又何必盡革而後可也禁且截賣查得內商掣鹽之後卽發水商承買給與水程各照行鹽地方前往各府投引發賣近有奸商乘時規利常以中途得善價輒便截賣所領官鹽全不到原派地方以致食鹽缺乏衆口嗷嗷阻壞鹽

法莫此爲甚。今議內商製鹽之日，轉販水商，卽查其
的確姓名籍貫，取結投司，備將水商原派某府州縣
地方通呈巡鹽御史，行各省鹽法道轉行各屬稽查。
若過道限，則四月以上不到，卽便呈巡鹽衙門，以憑
移文水商原籍嚴行追究。連內商一併提問，庶官鹽
無往不達，而各省之民並受其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定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字詞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八

華亭

徐學遠閣公 宋微璧尚本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有我 選輯

許清猷俗夫參閱

麗中朱摘稿

太議

麗尚鵬

清理鹽法疏

山東長蘆督臣

竊謂天下之法固未有不全利而無害者惟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利多害少者爲之在善於調停而已長蘆

口明經子編

全

一

山東之鹽法較兩淮疏通爲易然其間利害相尋亦未嘗無可言者謹遵 勅諭明條開列上 請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施行

阻滯者作何疏通 一山東運司永利等八場原應

本色鹽八萬三千餘引嘉靖二十九年因官營等十

一場遺下逃丁折色鹽四萬二千七百餘引本例改

行八場買補遂增至一十二萬二千一百引有奇今

前滯之數計五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引遼商內

商交受其病其補買補之鹽數至四萬此滯滯病根

也查得入場每年常掣小引鹽十二萬解部餘額

是原額准買補助合積累數多以致引費壅礙諸

商召商還無寧時若將買補四萬引暫停開邊則數

年之後盡見疏通矣但念糧草缺額無從處補事勢

恐難遽行因召集邊內二商而不以不便狀各商叩

欣然告臣曰今日鹽法之壅滯不專在新增買補而

鹽包重亦此一端也蒙加給酬分鹽及節蒙新例

增添大包每引至五百六十斤行鹽多而消引少安

得有疏通之期今酬勞鹽斤願行裁革每包每引係

口明經子編

八

全

正支者五百斤係原額八場買補者四百五十斤每

年應掣十二萬六千小引之中共增出二萬三千五

百五十四引每引俱四百五十斤納餘鹽銀三錢二

分五厘一毫四絲共該銀七千六百六十兩三錢

二分應將六千四百九兩八錢七分解部發邊抵充

西萬引棉草外尚餘銀一千二百五十三兩四錢一

兩諸部臣反覆深思兩利俱全無踰此法待積引疏

通然後照原額開中未晚也此皆出自邊內二商懇

切之至情臣獨謂其籌畫曲全使公私兼濟云爾况

西諸商人誠搭配山東四萬引，尤其情之所牽趨者，山東官臺等十場，再難通商販不至各場。竊丁例許鹽鹽變賣抵納課銀，往往被官兵以私鹽銷之，竟無地轉販，真所謂奪其食而復扼其喉矣。節經題奉，欽候給以小票，每票該鹽五百六十斤，共納銀二錢五分，內一錢五分作本丁課銀，一錢作餘鹽銀，各編定行鹽地方，不得私相撓越，及不許溢出青登萊三府之外。隨鹽給票，按月納銀印鈐總發於運司掛號，截角於州縣場官提票，以徵課。竈丁執票以行鹽，綜理關試官手公私兼利，無不可行矣。然法立未幾，尋復中廢。何耶？蓋竈丁之貧富不同，上丁每年課銀八九錢，中丁五六錢，下丁一二錢，量力徵科，咸有定額。今每票銀二錢五分，無論丁力之等，則無間鹽貨之多寡，立限追票，一舉取盈，為力既難，孰能強之？且竈丁領票一張，畏避納銀，經年不繳，雖驅而之，則窮勢必不能也。況一入官門，便有苛索，彼何堪而受制官吏耶？往往減價賤售，私通鹽徒，而南衛州縣巡鹽官吏，以私鹽比較，追捕甚嚴，以致私販成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五

四

學風拒捕，鬪殺之禍，所至有之。其為地方之害，非一日矣。斯皆法禁太煩，更相牽制，遂致互格不能行查。得青登萊三府，凡軍衛有司、巡司等衙門，每季責捕私鹽三十斤，每斤銀一厘，共銀九百三十六兩。歲所解者，常不及三分之一。多係扣退民壯丁食量，為抵償，故不得不強捕竈丁之鹽，以寬己責也。今日臣愚，揣之各場竈丁，既照額納課，則其所源賣者，不得謂之私鹽。而諸邑人等，日與之交易，亦不得謂之私販矣。蓋課銀既納於官，竈鹽即官鹽也。將何名而以私鹽捕之哉？今議竈丁每戶給與印信小票，內開上丁幾丁，每丁該正課銀若干；中丁幾丁，每丁銀若干；下丁幾丁，每丁銀若干。各就場分遠近，及府州縣丁口繁簡，彼此搭配。明開票內行鹽地方，不得侵越。運司用印鈐蓋，各照年分給發。除額辦正課外，每年上丁止納票銀二錢，中丁一錢，下丁五分。其票每戶各給三張，以便分行執照。票銀隨正課，俟期追納。有許稱無鹽不願領票者，查出重治。其原不在場煎鹽，止納正課者，不必給票。各府衛州縣巡捕等官，如遇竈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四

五

入境無印信票照及雖有票照不係原定行鹽地方即時洗捕並以私鹽論此外不許仍前濫行騷擾其各該衙門原稱私鹽額數盡行審除即以票銀抵補當亦有條自此鹽法疏通而竈丁無抑勒之患其利一也鹽禁嚴罷而官捕免責退之勞其利二也貿易公行而鹽徒絕格罔之禍其利三也凡掛號截角一切繁文通行裁革地方民竈莫不相安而各得其所矣或曰每票納銀二錢五分其利無窮若行此法不坐虧損乎夫竈丁既納正課已足原額矣復行加徵何以堪命寬一分即竈戶受一分之賜况前後議給小票皆不能行往事已有明鑒何必強其所難再照山東竈丁俱係十年清審一次歲久消長難齊合改爲五年一清庶無偏累不均之弊及濟南府所屬濱州武定霑化蒲臺海豐利津新城等九州縣附近鹽場官商頗興販入其境往年已令竈丁納銀給票發賣其各州縣追捕私鹽悉照前章業弛其禁則近場之地鹽法通行而竈丁亦與有利焉一鹵鹽開中布花鹽每年兩淮改下餘引長蘆四萬五千餘

皇明會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上嘉慶

引自四十年起至隆慶二年止積下淮鹽七萬引舊鹽三十六萬引今據各商告稱納過淮鹽糧草三萬引蘆鹽一十五萬引實收余錢俱已交到運司而戶部管糧衙門拘泥舊規務要每年糧草俱完方行類壙勘合以致未納者觀望更難已納者遲延坐困鹽法壅滯糧草缺乏無怪其然乞查照近日題准事例每年三千引共填一勘合不致展轉留難庶使商人開風爭先而積滯之勘合自此疏通矣私販者作何禁制一查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縣地面中多鹹灘私煎貨賣者比比皆然以致私販橫行官鹽壅滯弊端坐此乞行直隸兵備道山東河南鹽法道通查民間私煎地畝若干每年鹽利若干從寬籌勘無容隱漏法應禁治者即嚴行杜絕仍許人首告以憑拿問其有地不鹹灘不生五穀者復禁止私煎是絕其衣食之源矣必從長議處斷今依額納鹽發官商領賣或給印信小票今其有挑背負易木營生不許棄機檢處別境務要與官鹽全不相礙方許酌擬遵行此亦便民一策也

皇明會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上嘉慶

專利能舉者作何調停 一御馬監歲用喚馬涼鹽原係差人丁長薪鹽運司各場收買往往用強夾帶抑勒橫行商竈場官聞風逃避其為害誠有不能盡言者合無移文本監知會及查每年該鹽若干先期行令該司查處前鹽照數收貯公所以備交納臨時仍聽天津真備道督察查驗即日起程毋致仍前下場凌虐官吏細打竈丁而商人支鹽自此不致缺乏鹽法亦於是乎疏通矣

本色折色今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各運司鹽法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七

三

分存積七分常股比 祖宗舊制也近因兩淮引日壅滯該臣具疏題 請將存積三分暫停報中已奉欽依遵行今查得長蘆山東二運司原派引日俱係搭配兩淮今既停中三分則長蘆山東力難獨舉合無暫令各商內將三分於運司報中量增其價改納折色解部發還歲年額不虧官民兼利是亦權宜通變之術也且查先年 明例兩淮各細本色山東長蘆俱納折色若遇年豐額納本色者聽從其便今偶一行之待兩淮引日疏通案後中納本色遵舊額施

行再照長蘆鹽利多而引日少商人爭欲增額十餘萬但恐將來壅滯未免糾更兩派山東舊事可鑒也今據從詞甚堅致望最切臣已督同運司各官從長計議欲量增五萬引於運司報中每引納銀二錢五分聽其自行收買仍照例遵納餘鹽銀歲可得銀三萬兩有奇候行之數年若果疏通以漸增益或再倍之亦無不可如或難行隨宜停罷於鹽法初無損也 一山東與長蘆接壤鹽皆露積久而色變商人皆願折價收買不願支鹽及查兩浙有水鄉鹽有濱海鹽濱海本色水鄉折色弘治年間議令各場竈丁有辦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照水鄉事體全數折銀山東長蘆竈丁居場者十之七八其二三散寓於附近州縣或離場二三百里不等而照丁辦鹽之數明載鹽冊每年總催逐戶起徵每引該價若干總催私索輒倍之及買鹽上坵未必及數而商人不得實支合無通行各場備查在場若干丁各照濱海事例一體納鹽不在場若干丁各照水鄉事例起運司照冊納銀通關內開本色鹽若干折色鹽若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八

三

予庸人下場本色支鹽一引折色支運司庫銀若干自行收買庶鹽法不廢商竈兩便

清理餉銀屯田疏

鄭錫屯田

竊照薊昌爲肘腋近地北護陵寢東翼神京視各邊爲持重焉兵馬錢糧動關諸省大半窺伺切近門庭仰屋宵旰至懷非一日矣臣行役東來查每年供億之費不下百餘萬而屯糧亦在數內今舉其糧額計本折猶不及拾萬而屯田之荒蕪者凡一千一百頃有奇除不堪耕種力無所施者難以責成外其餘設法開墾以漸圖之數本不多爲力似易領所以督責而考其成功何如耳臣反覆詢謀各盡所見復會同督撫巡按巡屯諸臣就事參酌現畫會同似亦屯政之一助也一立號紙以清隱蔽照得衛所屯田不許典賣禁例甚嚴但沿邊軍丁日漸消耗其間私相典賣者無地無之每田一分益不啻十易姓矣若必盡法清查給還原主則告授紛紛迄無寧歲而主無見在或一時召佃乏人相繼拋荒額糧虧缺此其勢所必至也今議設立號紙界爲三方督令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鄭錫屯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鄭錫屯田

所管印管屯官查明填造上一方書本軍姓名及原領何人或有或故絕中一方書屯田坐落土名界至及原額畝數或新增若干一方書本軍自種或某人承佃或見今拋荒或係侵占埋沒除本軍自種者無容別議外其餘承佃者各人照常納屯糧幫貼軍裝不必抽軍騷擾以滋他弊而拋荒之當開墾隱占之當查勘亦據此常行矣立號紙填完攢成文冊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存照一撥軍士以廣開墾查得拋荒屯田無慮千頃名種者日勤播告承佃者百餘二三已非一朝夕矣臣反覆深思惟有一撥軍丁隨地耕種最爲今日首務荒蕪之田遠近不一關營墩寨各就其所便利者而給之兵備道委官督同衛所各官逐一清查某土名荒地若干畝以耕種若干各隨方隅明白開報仍計量工力之難易如何畝數之多寡如何因地撥軍從宜區處通呈督撫衙門詳奪就委所部將領等官以時監督待三年成熟後方許徵收子粒卽支作官軍月糧其田給爲永業公利兼利本非強其所難巡撫都御史劉應節

與臣計議謂邊軍操守寒苦萬狀日以撈賊爲憂邇來修邊頗有餘閒若撥給荒田儘力耕種歲得救其子粒以自利此優恤之政也但各軍質然一身減不憚勞若牛種皆辦貸於人卽束手無策今查見存犒賞之生不下數百頃卽令給散各軍及畜處種子與之三年之內牛種還官所得田租聽其自贖當爭先爲之不得驅使矣兵備道任督察之勞各將官司分理之責給過田畝撥過軍士支還牛種開墾過數目各類造一冊按季數實呈臣及督撫衙門以憑分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丁志堂

士力不能及者當明立召種之令凡開墾荒田通免抽軍及金克糧頭徭雜泛差役各該管衛所或附近有可衙門給與執照水爲已業應徵錢糧各考其用工難易或量免三年或全免五年俱得成熟得利之日酌量分數沃上如何瘠土如何務從寬饒不必屑屑拘定原額若得十綱斗種尺綱尺大綱爲之成業後若有原主告爭另查開闢田土給還其各衛所掌印管屯官通查拋荒屯田以十分爲率能召種七分以上者通行優獎其不及四分或因而需索開墾人戶一錢一物者定行戒飭住休甚則參提革任庶幾人無畏疑之心官有招徠之法而荒田不至汙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丁志堂

罪歷年所得化利姑免追其因退出給軍領贖他人積實者告者即將原田給爲己業其衛所軍印管屯官通查侵占埋沒屯田亦以十分爲率能清出七分以上者定行獎勵其不及四分以上者嚴行戒飭或系提住俸降級不容輕貸若自行侵占埋沒者各從重究治使彼此互相覺察而屯額與手具不虧矣
一免包賠以便徵解查得沿邊屯田有原係膏腴可耕之田一遇山水泛濫輒漂沒成河者或有沙石及陂薄不堪耕種者或有虜騎出沒無常不得收穫者或爲兵馬通衢多被蹂躪者地雖荒蕪其糧仍在額徵之數連年杖篴督責包賠逼促流亡皆坐於此令無通令填入號紙內按其土名委官支勘果無欺弊即與除除或查有別處新墾量行給補其應納糧草通填定實徵冊及以由帖給屯戶明開本年或全徵或減免幾分或本色或折色使人人曉然不得仍其苦難而糧頭亦有所憑藉以便收解庶幾得免包賠之苦永無逋逃之患
一審糧頭以杜偏累查得衛所屯糧侵欺拖欠姦弊固非一端然審編糧頭最多

見避而屯丁之偏累甚或累家逋流無地控訴此侵漁之弊所以不能革也自今宜擇委廉明有司督同各衛所掌印官每三年一清審將本衛屯戶今爲等項或輸流應役或協濟朋黨酌擬成規不得遷就其有納充吏承等項名色希圖優免者除本身外其餘戶丁不許一槩濫免事完造冊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覆覈備照庶乎貧軍無獨累之苦而錢糧得徵解之宜矣
一明區別以墾荒田查得沿邊曠地何下百萬頃原不在屯田民田額數之內往年密雲之肥瘠有難例論人之勤惰彼此懸殊至於每歲收成皆一槩取必而無所區別於其間是奪之以爭也合無行兵備道督同將領酌量名數派以墾以仍撥造田畝冊以備查考各令盡力勸相均其勞則亦均其利毋使退有後言或相魚肉所部將官有漁奪於其間者許指實具告以憑究治庶乎裁制有法永久

可行其餘荒地不能盡墾者所至有之凡諸邑人等有能竭力耕種悉免起科一遵 廟宇部令則古之所謂募民實塞下當自此再見矣邊境富饒則轉輸不勞而自足利在民者未始不在官也又何必責其供軍乃為 國家之利耶邊人日夜望此舉久矣

一寬斗頭以廣開中夫商人捐貲中引視召商權買即給見銀者大不相同若非寬郵招徠恐本重而利輕各商解散即強之不能至矣查得蘄鎮自嘉靖三十七八年始開鹽引中納邊糧兩淮水鄉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每引定價銀五錢長蘆折布鹽四萬五千三十三引每引定價銀二錢開額數年而報中甚少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也先年淮鹽一引納糧二斗五升蘆鹽一斗後因米價稍平覆議淮鹽三斗蘆鹽一斗三升其後陸續議增淮鹽五斗蘆鹽二斗一升七合尋以米價騰湧各商具告部堂轉行查估淮鹽酌減三升蘆鹽減一升三合二勺各商觀望日月遷延在官司取盈於錫鉢以足原額在商人較量於升斗以規厚利彼此牽制多顧避嫌疑以致官與商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非惟不相濟而久相病矣合無自今淮鹽五錢蘆鹽二錢原有定價不容增損惟以時估之外量從寬假若果豐年即准鹽五斗之上量議增益亦不為過如遇荒歉即十減三四亦不為少但令商人稍有盈餘乃為通商足邊之長策其所定時估不可拘為一例如蘄州糧一石時估若干運至某處近倉該增若干某處遠倉又該增若干其他州縣各邊堡倉口莫不皆然務要反覆酌量市斗倉斗較若畫一各無異詞明揭告示聽商人認納刻期完報查得時估一節先從州縣起而後達於兵備道以及管糧衙門至部堂而後定原有遞減之例故州縣與該道不得不少寬其數以備再減事皆沿襲似為俗套而商人觀望於其間不免益增他費合無今後州縣各照的確時估聽兵備道與管糧郎中等官會同訂議免關白於部堂庶不致低昂互觔商人得以有詞及訪得本鎮有賣高姦徒抑勒各商阻壞鹽法除臣另行拏究外自今承認之後若兩月以上糧不到倉即係光棍包攬詳別商另投甘限認狀依期完納仍查原報姓名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爭市治及照額之權專備客兵支用往往解難若改給上兵月糧及米以兼餉或四分上兵六分客兵則諸商皆欣然就之矣

清理宜府屯田疏

宣府屯田

照得各邊或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時凡以屯軍消耗虜患頻仍故原額屯糧日就虧損皆其勢所必至也惟宜府邇年來休養生息家有餘丁不患無其人矣隄防警備歲鮮虜患不患無其時矣乃邊人獨苦於屯田利一而害百皆徵歛

皇明紀世編

卷之六

七

煩苛虛糧不均之弊也歲額懸空名而屯軍家實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臣博訪羣言曲加參酌謹敷陳未議似亦一時救弊之權一辨等則以清糧額查得該鎮延袤不及五百里山川參錯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鋤墾者僅十之三四而沙磧半之先年差官首清欺隱之弊督察甚嚴以致承委各官妄增虛數其初額糧一十八萬石遂積至二十萬六千有奇多係懸空攤派非必丈量皆有餘地也每地一分計二十五畝歲徵正糧三石三斗七升五合糧額之重視糧

有案此則起於亦太為重也

松尤甚焉為大蘆松東南沃區也人人標奇贏之利

故取給不以為難若宜府孤懸塞外生計蕭條旱潦

無常騎充斥即使其廣牧而薄歛猶患不能自存

沉地一畝額糧一十三升且不問肥瘠一槩取盈其

何以堪命乎若夫貪墨之侵漁豪強之兼併富者有

田而無稅貧者有稅而無田其為累有不可勝言者

先是巡按御史周詠題奉欽依丈量其建議可謂

詳矣臣於此復有良多益寡之說焉合無驗視地力

分為三等九則酌擬徵科雖號稱膏腴者每畝不得

過一斗其餘等則各以是為差庶乎輕重適均永無

偏累之弊夫改重為輕則原額不免虧損非正法也

今議該鎮糧額名目多端除地畝起科墾種等項原

屬民間私相買賣為子孫世業通與丈明除照等納

糧外其原額屯田團種及邇來查出功臣香火及養

廉牧種附餘等地通革去紛紛名色併入屯田項下

將額糧照則均攤盡作實徵之數其往年新增虛糧

通行除豁不得虛實混淆以滋紛擾至於公務驛傳

地其間盈縮有難一槩取齊而歲用紛紜原無定數

皇明紀世編

卷之六

大

平露堂

亦非所以一徵科而革義弊也。合無督責官憲悉心查覈，除驛傳銀先年已裁革外，其公用每歲若干，隨事酌量，著爲成案，不足者從宜撙節，有餘者什屯撥放支，或數名多，改入屯田額內，務令事皆考實，而弊盡悉清丈單之實數，既行則原額之屯田豈復人有定業，疑畏不生，若撫節得宜，催徵有法，屯政不患其不修矣。一革養廉以補屯種，宜鎮地方狹小糧額繁重，復加以將官之養廉，相繼呈請，食漸多，構倡私生，濫受官軍，以耕稼而滋荼虐，使人變於舟車，日爲月甚矣。利歸於已，官將誰歸？除各路將官調守中等已將原種養廉田具數還官外，合通行禁約，自今以後不得指養廉名色侵奪屯田，凡係以前隱占者俱要盡數退回，給軍耕種，如違聽臣奏論處治。若果先年原奉欽依撥給及地懸絕境土人不耕，豈則聽各該將官申呈明白？家丁管種，並免起科，今查養廉之田有數百頃者有數十頃者有全無尺寸者，卽不盡革亦當行督撫衙門量爲差等使多寡適宜，以示大公一體之義。一酌權宜以實邊儲

亦得該鎮每年開派淮蘆鹽共二十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三引，先是報中利微，積引數多，近來鹽法通行，除當年引日盡數報中，外復先期報納，各路米豆不下十萬石，已經輸運到倉，隨據商人徐岳范臣等四十餘人具狀赴臣告理，乞增開鹽額，及查各邊未中發鹽轉發本鎮填給，開令以補前納之數。夫商人報中爭先，固當從權區處，但淮鹽壅滯，以數百萬計，臣前題奉欽依將存積三分暫行停中，正欲堆鹽疏通，惟內商亦所以濟邊商也，今復行開額，其勢決不可能矣。合無通查各邊被引及戶去歲題准長蘆竈丁殘鹽三十餘萬已經豁免，聽商人於運司納折色報中，合無改發宣鎮填給各商。若引少糧多，數猶不足，先將預納之糧嚴查覈實，一面出給倉收付，以洗照戶部查先年郎中褚寶預開鹽引之議。於今年秋成之期預發來年引日，先將給過倉收商人儘數填發，應各商見贖之糧得以乘財見售，自今以後申明曉諭，便知引日既減，皆計引以輸，獨則資本不虧而於停中三分之一成命亦不至背馳矣。夫以先期

積糧數十萬設法區處當爲早圖乘此人心踴躍之便不有以大恩其望則開風解散勢難復集是往最招之而不來今乃拒之而使去矣改給錢鹽預開引日皆一時權宜之法公私兼利者也

清理遼東屯田疏 遼東屯田

竊惟遼東京師左臂也一面瀕海一面與虜隣匪由海關通一線之路與內地相接舟車商賈之利歲不絕一焉故上之所以給軍需下之所以供民食全賴稼之外無他策矣地多沃壤鮮賦稅常薄地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十一

廣收餉其人不習蓋藏遇荒年無路乞糴糧相繼以謀擊且先年既改屯宜爲操軍兵荒相連尺籍清凡耕作之業卒歸令餘屯軍已盡廢矣累丁里鴨土皆欲同時興耒耨其勢能乎近賴撫臣勞來安集寬召種之令人皆爲然就之始知有生民之樂但遼河以東人多幅添漸可招徠惟河西地方屯堡甫然十室九空其間附城而居者復有操餉送迎之苦訪相聞輒當爲漸圖若不因地制宜而如存恤恐歲月遷延莽猶舊雖有良法亦徒託諸空言而已臣謹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十一

邊區從宜計畫及會同撫按衙門更相考訂其要具成乞勅該部參酌施行一設圍臺以便收保遼寧沃野千里凡附近城堡者無尺寸不耕惟曠遠之地滿目蒿萊無慮千百頃益零賊出沒恐無從邀截也本行該寺道查各處荒田凡耕種者皆行督領各就其便利撥軍管種耕則盡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處給牛種貽便還官仍相度地宜督令修築圍臺遠近聯絡如零騎入墾卽收飲人牛先爲防範計其同田軍士或專耕或專收彼此更番利官固計耕於此守於此食足兵強而戰亦可恃矣此與營田之法跡雖近似而其實大異一寬糧額以勸開墾各行該鎮最多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具且歲中荒歉勞思類仍開墾曾未踰年而糧額求迄無寧日往往苦於包賠雖二尺之壤亦知所避矣孰能強之今既撥軍耕種凡一應圍臺皆宜其併工修築以爲耕牧之地用力月勞且夕可以坐享其成也若仍照額徵糧卽荒始之已已荒倍相半又安保其不終廢耶今議開墾六年沒如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應然後酌量分數定立差等隨其遠近肥瘠從宜
是日使人人皆知其爲永久之利則荒田無不盡墾
矣 一開溝洫以備旱潦遼東地方多平原易野而
岡阜之高低起伏亦曲折相尋其間接連河海者千
百十一耳故旱魃爲殃則赤地千里霖雨霪其則泛
溢成潮天災流行秋成失望凡以其備之無策耳今
行各寺道選委有心計文武職官相度地形定溝洫
之制河流可導也則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或彼此相
隔疏濬爲難則審視下流開鑿渠堰遶近大小順其
方隅使原陽膏下水有所歸潦則疏之以爲各納之
區旱則引之以資灌溉之利而何凶年之足慮乎朝
臣旣定揆日程工舉千百人而相率爲之師輦山堙
谷甯不勞餘力况與此役於原野而督責以考其成
直在舉手投足間耳又何難焉此不惟可以興水利
而亦足以禦胡馬 一別功罪以專責成遼東地廣
人稀歲多零賦鈔掠無常非以耕種之事屬將校任
之則觀望畏難欲士卒各安其業決不可得也今行
各寺道督同將官隨地分布多者千人以上少亦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丁數百人聲援相應合榻而耕卽千百頃可日足
具地開墾已久土膏甚潤穀麥既播生意勃然
月而耕東作在息兵之後七月而穫西成在蒞秋之
前值力舉之亦不過浹旬耳然此必將官親爲提督
察其勤惰而勸懲之每年以收威之多寡課將領之
殿最督率有功者特加獎勵勸相無方者嚴行戒飭
分別具題而賞罰行焉則彼此責成各以昭隊相
統率不令而自行矣 一廣召種以闢荒撫查得
國初設屯田歲徵糧草以給操軍實其農相濟之利
也遼東自成化以後盡將屯軍改爲操軍而屯田之
廢墜非一日矣故有其地而無其人雖在上者日窮
其智力將安施乎邇年來惟操軍之幫丁及各該合
餘耕種者猶納糧不缺其他丁力單寡者調墾且無
寧日登服從事畝畝耶以臣愚見撫之撥軍耕種固
爲良策然東戰西守或無常期春作秋戢恐無常業
其成效猶難必也合無示諭各該衛所等衙門除屯
田見種納糧者不許紛更外其餘荒蕪者無分官旗
全餘寄籍客戶聽其自行認種各照頃畝告給牛種

得五年之後。若有收成。仍分別上中下。辦納屯糧。其有逼臨廟穴及工力繁難者。永不起科。若原至告爭。不得追奪。另查荒田。給還此亦多方招徠之法。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聞墾者已經批行。各寺道衙門查撥耕種。蓋未相徧野。則善墾富饒。軍士以折色而釋買。供家商人以鹽糧。而報中規利。皆隨在各足。不待遠求。其爲塞上之利。亦博矣。一清遊丁。以便招集。查得該鎮行伍空虛。屯田蕪穢。多由數年來。或役虜於強寇。或凍餒於荒年。戶口消沉。日益月甚。其間亦有東時逃竄。所至爲家避差科之勞。懼戰聞之苦。相率走匿於窮鄉。東南山乃其淵藪也。一二年來。或相繼投軍。然一姓報名數姓影射。一丁在冊。數丁安閒。若盡法搜查。恐追求太激。或失撫字之宜。今須議行保甲。議察面生可疑之人。凡見在人丁戶分主客俱令登報。不許扶同隱漏。待清查既畢。然後下令曰。凡流寓此地者。原日逋負及各色罪名。通行蠲免。聽其各年朋合。每五丁抽一強壯者。守禦地方。餘四人卽爲耕丁。給以屯田。儘力開墾。一如撥軍耕種事例。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屯田

五

堂

年之後。果有收成。方量徵于粒。或永不起科。則彼得墾田。互相存活。而官得壯丁。堪備戰守。一舉而數利具焉。先年撫臣招兵東南山。有願備鞍馬投充報效。不終朝而應募者數千人。彼謂生聚既廣。終不能免役於官。故以報效爲詞。告取壯丁。占據名下。雖曰用命於官。實所以爲自全計也。今優以旱丁。給以屯田。惟其情之所欲。而曲遂其私。彼將聞風來歸之。恐後矣。此不惟可以墾屯田。而亦可以實軍伍也。一議營田以廣儲蓄。查得該鎮屯田拋荒數多。往往缺人佃種。故先年改爲營田。撥軍耕作。牛具種子。給領於官。終歲以農爲專責。而戰守不與焉。故人皆爭爲營田之軍。爲其有利而無害也。況月糧之外。復給口糧。而歲數所入。原無常數。百計侵漁。而事蒙蔽者。所至有之。故就其月之所給。計其歲之所收。多寡較量。或有人相懸絕者。田雖不至荒蕪。而權其損益。所得幾何。今遽行停罷。則其田拋荒。尤爲失業。策令無令其照舊耕種。先將應納額糧。抵其歲支木折之數。仍查羨餘若干。盡入官倉。以備支用。如遇警報。雖免其身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屯田

五

堂

龍江、彭陽、寧城、池皆一體編派，使不待規避苟全，庶
制者不至不均矣。凡此皆爲一時權宜之法，若有可耕
之人，卽收復屯田，盡革營田名色，軍回原伍，照常操
備，此上策也。一寬海禁以備接濟，遼東地當瀕海，
土人以力農爲本業，自嘉靖三十六七年災虜相仍，
米價騰湧，人且相食，益舟楫不通，商販鮮至，豐年積
粟之家，既不能貿易以規利，一遇荒歉，又不能糴貸
於他方，此生計蕭條，閭里丘墟，職此故也。查得山東
海運自登萊達金州旅順口，僅一晝夜，往跡具存，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奏疏

北平司

十路堂

按也。是以春花解本，登萊之累，遂罷海運，而解
折邑前後議復者，持論紛然，竟寢不報。夫海道通行，
不獨商賈蜂集，一如通都，且遼東饑則以移粟，寧山
東而東，餓則以移粟，遼東彼此兼濟，豈獨遼東人之
利耶？咸謂海禁通則戎卒遁逃，無從讎察，而倭寇或
由沒海島間竊且不可測，況萬頃波濤，民其魚鼈，能勿
慮乎？夫驗引盤詰禁例甚嚴，金州與登萊原有奏官
放法，具在悉舉而行之，其孰能飛渡耶？倭寇犯遼東，
自寧海燭鐵其黨，殆盡垂二百年，影滅跡絕，姑試行

之界海寇至，卽行報罷，寧獨無象耶？若必念風濤之
惡，則成化以前未聞有殺溺之患，何今日爲慮之深
也？但議復海運則登萊不免有造船之費，而布花徵
本色民苦其擾，當事者輒附會他說，以滋牽疑。今惟
開其禁，使商賈通行，所在官司嚴盤詰之令，亟迫逃
之罰，不許姑息，以長姦，其山東布花，仍舊改折邑，由
山海關轉解，庶乎官不勞而民不擾，遼東山東兩利
俱全矣。否則餓饉相仍，乃皇皇求活於內帑，是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奏疏

遼東司

十路堂

何哉？况遼東一鎮以寧前爲咽喉之地，扼寧前則全
鎮危矣，所以爲應援者，猶幸金州濱海，通道登萊，若
必疑懼而閉之，恐變起不虞，呼號無路，杞人之憂，益
有不忍言者。或曰：海道弛其禁，誠利矣，若軍士變奸，
各舉風鼠竄雖殺之不能禁也，若不先期籌畫，若爲
定例，必待荒年及事勢不容已者，乃開一行之，救時
之策，庶幾可行。夫由前所言者，爲百世經久之利，由
後所言者，乃一時變通之權，決擇淑莠，是地方任事
諸臣審圖其所便宜云耳。一革關稅以資農末，編

惟山海關控扼胡虜，籌制通逃，凡有附帶違禁貨物者，悉抽治之。此關法也。各省商人往來於此，百貨兼備而農具亦於是取給焉。先年抽稅之例，始於太監李德，後主事鄧閣守關，業已奏革。近緣節逾二鎮，以撫夷之費，遂仍舊額抽釐，歲入凡四千兩有奇。夫商人目不測之險，而行貨絕域，遠踰數千里，單騎孤囊，固有風塵之警，類垣韋戶，夜無狂席之家。彼強顏爲此者，欲規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若所至關隘復苦索之，彼探度於盈縮之間，或得失利害，不能相

見明世編

卷之六

元

酬卹通都大邑，無往非求售之地，何必屑屑於遼東耶？況寧遠廣寧皆有稅課司，去山海關不數程，而征商嚴密如此，其何以堪？中鹽商人亦多貿易於此，以資商竄之利，紛紛控告，情詞愴然。聞近日課程鮮能盈告額，而實質騰湧大異昔年。事固有明驗也。乞自今確查引鹽貨一如祖宗成法，悉免其抽稅，卹農末獲相濟之利，而行旅皆便，出共塗矣。一增鹽額以實倉廩，遼東屯糧原額二十五萬石，有奇該鎮官軍共計九萬員，名冊使正額盡完，猶不足以供三月

之本色。泥地廣人稀，田多蕪穢，近年實收米豆僅十萬八千石。三月之給，所濟幾何？今兩淮鹽糧主人爭相投中，惟不喜山東之引，而願增長蘆綫，紛向臣言之。案查去年該臣題准，新開長蘆鹽伍萬引，就於運司納折色聽其赴場自買，令無將原開勸令量減其價，改派遼東猶爲長便。查得該鎮降慶二年間過已前存剩及本年額鹽共一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引，止得米豆三萬九千六百一十三石。降慶三年分該額鹽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二引，召商上納

見明世編

卷之六

元

米豆共計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石，蓋四倍矣。視今日屯糧之數亦足相當。鹽法疏通於此，槩見若再加長蘆五萬引，豈以壅滯爲患耶？况近日兩淮停中三分，山東停中四萬引，日既少，棧中者多，固知其易易也。訪得權勢之家及將官嗜利者，每遇開派鹽引多，緝據而染指焉。漢察難填，專利無厭，且險遠之地，巧於避難，派納未完，截給勸令其米流之弊，必至於買窩宜窩而阻壞鹽法矣。乞行撫按衙門督同寺道不時查訪，如有前弊嚴行拏究，庶利歸商人而邊儲贍

法兼濟無窮矣。一酌引價以恤邊商據途商告稱

兩淮引價近蒙題 准則例官民兩便今歲戶部衙

門酌派監引卽人家小戶爭報各投納以致人多引

水工納利微願單大小戶惟大戶各給千引以上庶

不徒勞無益且山東一引該官價銀一錢五分及分

撥與內商止得銀三四分而已虧折太多無地控訴

乞照兩淮事例著爲成規庶無專利偏累之弊夫廣

中納之門而後鹽法疏通此常理也查得先臣劉大

夏經畧遞儲花鹽自十石以上草白百束以上皆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丁酉堂

報官交納梓勞包攬之家茲弊一掃而盡至今邊人

頌之今遼東中鹽者無論十石五十石皆奔趨恐後此

正上下相須登容禁革聽其彼此相轉其填一勘合

於法何病焉惟山東之價原係一錢五分而分撥內

商不及二分之一此不容不區處也乞行長蘆巡鹽

御史從長酌議務使邊內二商兩利兼全庶可經久

或謂兩淮商人多親身報中惟山東長蘆皆中途棧

買原非真正邊商若引價過多徒資姦人之囊實

與邊商無與此其言未爲無據也但引價既定卽揭

示遼東地方在遼商必不賤售而分撥之人亦不得
如往年抑勒矣內商有新引一百道方准告單名下
舊鹽一百引則邊引之疏通不疾而速此兩淮近例
也何不可行於山東與長蘆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二十一

丁酉堂

三

今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九

華亭

陳子龍附子

徐孚遠同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本

李行周有表

許清微自大參閱

龍中來摘稿

奏議

清理大同屯田疏

大同屯田

龐尚鵬

照得各邊皆與虜爲鄰而盤據門庭惟大同爲近故
邊人失業屯政不脩至今日極矣前後建議興復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九
無慮千萬言其間時異勢殊有難舉論自今觀之惟
清查隱占爲下操領開墾地最爲目前急務三者
既行則其餘事不勞而治矣但憂時慷慨者或有於
勢力之難賦事苟安者常溺於因循之弊此所以日
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官隨事創議參以一
得之見非敢浪爲迂談其間應行事宜或有與官府
相牴牾者彼此互裁不嫌同詞一舉督責以塞弊端
查得該鎮屯田額額之輕重不均牽強之欺隱濫甚
丈量誠不可已也必須委官沿坵履畝隨地處分已

經巡按周御史題奉 欽依案有成算無容議矣但
恐委官難得其人或聽屬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經
理無術百弊叢生以致伸縮靡後飛詭隱占其害
可勝言哉且軍民雜處地畝相連加以 王府牧馬
草場將官索廉田地及隨 侍官徒免買民屯互相
牽錯若人牙然苟非一體丈量則指甲爲乙各相影
射而軍民之弊不可窮詰矣合通行各衛所州縣督
同各該人戶不論軍民隨 侍養廉草場等處每五
頃爲一大坵上插牌櫟明開四至孰爲民田何人管
業孰爲屯田何人見種孰爲長墾何人撥給孰爲隨
侍何人承買各依畝數填註姓名坵內四至各參石
灰以防移易增減仍令分別屯田若干見種成熟若
下拋荒堪種若干水衝沙壓若干各該種草若干其
地畝洪湖寄土等項亦皆徵此委官查照開款從實
丈勘成熟者照舊承耕拋荒者設法開墾水衝沙壓
者明白開除仍令置立坵單每坵二幅前半面開畫
地形後半面照前牌櫟填寫姓氏及軍民田地各項
名色併成熟拋荒數目一送各該掌印官印鈐收照

送見委夫量官臨時磨對有無異同每丘每段也多而詳設老成者一爲丘長二爲丘副古令先將坵內地數又算明白互相覺察填單立據聽候委官親臨公同丈量仍將地方分別上中下三等九則以便派徵錢糧。一明賞罰以勸開墾查得各路荒田何處萬頃承佃者疑畏相率登獨困於工力哉歲事之豐歉無常也虜騎之留沒不測也差役之徵科難禁也利不能十一而害已七八矣召種雖勤誰其就之今惟責成將官撥軍開墾務令通力合作牛具種子取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給於官每歲秋收除捐子粒補還牛種外其餘悉計畝均分直待五年之後果有成業然後酌議從輕則徵糧蓋大同地方切近邊境耕稼之業利鈍難齊故寧損上益下以示存恤勸導之意然此非責成將官其勢必不能也。一議新增以蠲疲困照得該鎮屯田除原額已足外復加新增名色或據冊有數而納糧無人或地本荒蕪而糧多賠累人甚苦之今查各衛每屯同一余其畝數多寡不同其有彼此較量人相懸絕計過於正額之外復有新增此亦未爲

無據也但地本接壤糧有定額而水衝沙壓鹹薄不堪者亦多有之合無今次丈量明白卽以新增之地均攤舊管之糧疆界既明則欺隱虛冒草率徵稅薄則輸納易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連年通負督責頗苛徒有新增之名今無徵收之實何必駕虛名而滋勞擾哉至於屯田之外有所開地畝洪洲等項名色皆屯田餘地糧額甚輕當爲泉多益寡之法今據分巡道呈稱審得地畝等戶韓玉興春等各願帶種拋荒屯田辦納折色此亦官民兩利也。一酌支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放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糧以給主兵欽買召買以給客兵邇來客兵之糧常有餘主兵之糧常不足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六年不及支放倉場之安置未必如法官橫之監守不免侵欺歲經查盤日多虧耗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骨者且糧既耗爛委棄成堆豈可無變通之法合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將應給折色年糧如有不堪亦要酌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陶領卽時補還此固出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儲之收支亦不至得腹待盡矣

一 鹽課以廣聚中查得該鎮名中鹽糧俱係每年九月中查取明估定爲一歲常規至於春夏之時等項不接市價高騰並不耐量寬減以致商人坐困力不能支且據各商稟買糧料每銀一兩該上行李行銀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運倉脚夫費脚價米一升進倉應該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搬運倉臺并晒瞭工食銀六厘搗斛上酒工食銀五厘入販扛脚銀七厘伙食三厘墊席價銀六厘大率每米一石雜項使用費銀八分六厘料豆之費與米相等而草束雜用視官價格之及積貯年久倉場之滲漏糧料之虧損各縣開罪照數追賠甚有連繫妻孥廋死獄中者卽上商口不能堪命況遠商乎據各商執告上草一萬束自願加納一丁束以備虧折聽官撥守支則其情可憐見矣至於給銀糧買金報商人受禍尤酷如李世臣丁漢臣等慘絕無門飲藥自盡皆近日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民爲邦本乃歲歲驅逼而荼虐之彼日幸而死於非命一不至是耶合無自今以後各路時法俱每年分爲四季賦課有遠近歲時有豐歉物

皇明經世編

卷五

五

五

倘有假是凡從各該守巡兵備道督同軍衛有司勘地測量按季詳定然後關白戶部管糧郎中彼此泰酌給示通行倘若正限期如春夏時估而限春夏上倉若延至秋成卽改從秋季時估以革遷延觀望之弊其應用斗脚工食等費皆常規決不能免者公同會估卽議入數內無令變額包賠其糧料納完卽隔別委官查驗明白付官撥守支並不得與諸商復相閑涉而後禍端可絕也 禁囑託以繩巨姦照得該鎮專判之徒所至有之凡遇開瓜鹽糧輒請託鑽求先投認狀此賣窩故智也升斗之粟不入倉庾而坐收千金之利商人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邊儲阻壞鹽法莫此爲甚合通行各路守巡兵備及本鎮管糧郎中先期禁絕凡鹽糧開中俱於各該地方張出告示明開准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十頭若干聽各商人先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卽出給實收齋役赴部以憑填給賜令其糧未入倉先告認狀者不得徇情准受以激前弊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六

六

清理山西二關屯田疏

照得各路嚴關隘以固邊防廣屯田以足兵食務農
籌武坐制強胡此兵家之勝算也除保定各關原屬
內地其屯務聽該鎮撫臣自行經理外若山西三關
逼近人羊爲門處之冠視諸路皆稱要害設軍屯
田其來已久歷年中防具有成規似無容紛更矣但
人皆偏泥於故常未免因仍之弊部卒苟安於游惰
不與稼穡之勞所以督察而利導之蓋不獨致詳於
禁令之間而已臣巡歷西來詢謀僉同雖摘舉其大
端而一時典章事宜或不外此 一廣耕牧以資戰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八十五

七

平露堂

生照得三關平原沃野悉爲良田若間拋荒性孤懸
之地間有之亦千百十一耳其餘山上可耕者無慮
百萬頃臣竊南人世本農家子常嘆北方不知稼穡
之利填入寧武關見有鋤山爲田麥苗滿目心竊喜
之及西渡黃河歷承寧入延綏卽山之懸崖峭壁無
尺寸不耕彼皆長子老孫之人豈浪用其力無所利
而爲之耶查得三關軍上除防秋外比調操按伏之
事歲能幾何餘皆游惰苟安其臂閒步竟不思爲終
歲計欲其飽飲嗜槽段石超距得乎今宜督責副參

遊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上凡山麓肥饒之地聽
其自行墾擇定爲經界議立章冒各伍以隊長之
務要殺此在縣州則通力合作其開計畝均分牛種
取給於官聽一二年後照數償還所耕之地永不起
計其官領等官每年將開墾過地畝若干收過子粒
若干具報巡撫衙門及兵備屯田道以憑酌量等第
從重處獎其有坐視因循迄無成效定行切責以示
不職之戒則兵農相須俯仰有賴耕於此守於此古
稱屯田金城坐固西羌者用此策也 一議減折以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八十六

八

平露堂

杜偏累照得宣德七年以保德州據河爲險獨當虜
衝探三邊衛軍八百名調守隨將忻州抄沒地一百
四頃七十二畝一分該糧九百五十一石二十二升
給軍掛種房石飯折色銀五錢至嘉靖三十二年奉
例加至八錢今查山西通省屯糧每畝起科不過三
斗二合忻州民地每畝最重者亦止伍升有奇惟該
屯屯田實徵糧九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絕
且軍謀保德地坐忻州扣去五百餘里多係土人佃
種利不能十一而徵科之甚爰爰乎力不能勝以致

軍餘范源等相率控告紛然有詞復查得永寧州有
孝文水峪馬房二屯原額地六十六頃四畝九分一
厘該糧二百五石三十四升七合每石折銀八錢嘉
靖三十九年丈出新增地一十五頃六十畝起科糧
四十六石八十畝石徵折銀五錢四十五年復丈出
一十一頃八十五畝一分起科糧三十八石五十六
升每石亦徵銀五錢通將原額新增彼此牽算畝止
該糧三升五合有奇查該州民田在山崖者每畝止
徵糧一升一二合在平原者每畝一升五六合今前
項屯田俱錯列萬山之中間阜相連並無水利可資
蓄洩間有平地亦多由澗相參不成近段節年委官
查勘增報地糧恐難盡據近於隆慶元年被大虜搶
劫人丁消耗拋荒更多合無將保德所屯糧照依先
年舊規每石徵銀五錢永寧州馬房等處屯田係原
額者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者改五錢為三錢庶乎
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錢糧歲解適負屯丁得免流
移而防禦亦有所資矣一均開派以招徠中查得
三關原開派准鹽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漸

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山東鹽二萬三千六百
一十一引彼時淮鹽數多斗頭寬減商人皆聞風輟集
近悅遠來至嘉靖三十年總督軍門以官商缺乏題
奉欽依將淮鹽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引改給宣
鎮正存淮鹽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復加山東鹽
四萬引有奇淮鹽既少搭配益多遂致價值難齊未
免得此失彼商人漸散招之不來今勘合停留填發
不盡其源皆起於此夫漸鹽之價其低昂臣不及知
山東之鹽引價其輕大虧邊商原本臣已於遼東疏
內題請詳議勞求兩利俱全若淮鹽則各邊皆引
首題目惟恐其數之不多在三關以失此為缺望在
官府以得此為奇貨觀人情之向背如此其間損益
可知矣合無自今山西鎮董加淮鹽一萬引其山東
鹽果為兩多似應量派各邊使甘苦適均各無異議
則三關之鹽法當自此疏通矣再照酌處斗頭中納
本色此鹽糧不易之定例也近據各商告稱當青黃
不接之時米價高騰糧員急路願將官價照時估與
軍士折支臣批行察武兵備道通審各軍果否稱便

間以得銀爲幸或以本色折色不屑屑深懷夫米珠草壯惟恐寒爲然先事備預所以爲不虞也若以折色爲積宜必不得已用調停之法以備一行之苟積暫相仿不時據此爲例而以私智行乎其間則商人亦幻得以爲利據軍士負虛名而無實惠矣

清理綏綏屯田疏

光緒五年

照得榆林一鎮孤懸塞外東西皆爲虜衝兵荒頻年上不宿飽日與胡人商逐於平原易野之間往往糧腹荷戈人馬骨立說不爲之寒心乎今查其屯田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極者強半其間可耕之地先是已著爲成法勸課有常期鉞散有常額三令而申飭之固宜文武兼職更相責成而實效可具見也乃有憑陵漁奪者有影射舉措者有杜絕請求者有乾沒侵欺者有相視胡越者竟使未和之大強者規避弱者流移其能屹然自存者或寡矣臣竊馳入境遺地訪求聊爲目前計豈能集衆思之甚廣萬全之圖以少助富強之業哉

一總侵奪以糾姦弊今得該鎮屯田之拋荒其官有同屯丁之清計一也邊患之類仍二也征科之繁苦

三也豪強之應負四也除屯丁欲其生聚虜患期於戢戢別有督責舉行外今以征科言之額糧之外有均播馬價木薪採辦供軍買馬等項門類不同各色其多以致言也各官及屯頭等役頭會其斂曲法侵漁或暗荒糧或逼役通負或取協濟夫馬以資送迎或本抽辦柴薪以供朝夕謀求日甚力不能支且招撫役業之人相率指爲奇貨門難之稅照常派徵遂令懷上心灰朝蒙秋而來夕掩泣而去欲求屯田之日闕何可得乎以兼并言之各所屯軍視武弁皆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交綏轄之人自非破裂身家死生在俄頃孰肯危言正色言發其奸以取反噬之禍乎若其同爲僚屬則更相遮護所至皆然故侵奪屯田隱占爲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餘官舍彼此效尤用強霸掛不納子粒往往均攤於梁衛或捐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贖年復一年皮盡而骨立矣富豪者種無糧之地貧弱者輸無地之糧埋沒爲姦祖通萬狀皆獨荒年之舊法胡馬之內役能爲患乎今欲革科征之擾須行該道清查除方差如看堂看

原看倉廩抽銀等之類。每年撥行該衛掌印官將回
管屯宣從公同審酌定上中下三則人戶劑量編派
其餘銀錢等項計正應留者照舊存留寬革者即時
裁革。分析明白逐款開填若干仍結算總該若干然
後領巧全數歸併一條報追徵或論工或論糧各照
地方舊規每丁若干每石若干刊刻小票填定數目
用印鈐蓋給與屯丁收執照此納完其屯糧或米豆
或草束該數若干或本色或折色或全徵或減免共
該分數若干悉照前票刊行其糧頭則總給長單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兵部

兵部

王露室

示遵守若流移復業五年外方許量派輕差敢有故
違從重究追若豪強兼雇引株連未易悉拔臣嘗
建議清查或許自首免罪其田還官或聽他人首告
給爲已業或責田隣自相糾舉扶同者連坐或委老
家旗里搜查簿籍究其根柢已經部覆奉 欽依遵
行各鎮等實查行究不問有一二舉發者此固未得
其樞要也臣聞歷各邊細加訪求乃知各衛屯田原
有額數若果水衡暗沒考証無由誠難查驗其餘拋
荒棄置坵段具有未報飄流別去失其疆界者況見

在耕種者甚至於私相兌賣日異月殊而冊籍相沿
凡四至與土名班班可考誰得而磨滅也各所千百
戶等文冊相傳悉有或闕凡軍丁之消長屯田之存
沒卽數百年皆在平日中今惟責成各衛管屯官除
踏勘拋荒衆証明實誌於各所項下開註明白外其
餘埋沒欺隱者嚴令管屯千百戶據實清查申呈勘
處若能追出屯田以十分爲率六分給軍領種四分
給本官承爲已業仍以賢能獎勵其或隱忍縱容巧
爲掩飾不徒住俸降級仍革去冠帶差操以示懲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兵部

兵部

王露室

間有勢孤力弱不敢明言檢舉恐有後禍許開具來
姓揭帖不註衛門職名不用印信隨便送該道查行
亦不必開稱某衛門舉發以爲納言之路及該道巡
歷所至通取各該管屯官牌去左右隔別面審令其
得以盡言夫既重實使知所勸懲罰使知所懲復虛
像以導之使言必求盡得其情而後已兼泮欺隱之
弊重戡山有靡清之效矣 一申禁令以防驕擾查
得西路鎮靜等堡一帶屯近因脩築邊牆內有屯
地萬頃該道飭支官銀置買牛種分委千百戶等官

撥與步軍督率耕種歲收子粒將及五千石官之勸
情分別勸懲循其法而果斷行之自此以往卽萬石
亦可必也但查近來承委官員假公營私有強指他
人熟地冒假拋荒以圖省力者有將官牛別耕私地
而強奪他人之牛以耕官田者有散種子於所部軍
人而照數追收子粒者有將原撥步軍賣放散遣而
別行拘撥出力代耕者有強借軍人車驢載載糧草
而倚官爲車者有既支名下原糧復科索步軍輸流
供應者若不嚴加禁諭恐積弊日深而軍民不勝其
皇明經世編
撫臣奏
臣等謹
奏
聖
鑒
合無查照前例逐一清查凡有拋荒之地堪以
開墾卽便撥軍耕種復分委各官隨地責成甄別勤
勞重加獎勵其有因仍歲月實效無聞及利己損人
指官營私者各參提治罪大屯軍逃散而撥操軍以
屯田大堡四十名小堡三十名寓兵於農深得古人
屯田之道意但委官督率甲乙更番如遇調操終非
長使臣隨地所至質諸將領及株之輿論咸謂各軍
名下多有餘丁其力足以墾墾但給領牛種歲利盡
入官倉且開創工程爲力百倍而其田終非已墾徒

勞無補至於快伍招募備邊守隘亦皆從此差撥得
失利害分數甚明請嚴交不能強人下況可以招致
乎今無通行曉諭凡軍餘自願出力墾田者照常給
與牛種豁免徵糧而待三年成熟之後歲計所入盡
納屯糧其田不拘畝數若盡行給爲已業若原主
告爭另查別地給置凡有抽軍及一切雜泛差役並
不許染行科擾庶人人皆有所利而爲之爭相効力
而荒蕪可盡闢矣一給牛種以資開墾臣自永寧
州渡河西入延綏所至皆高山峭壁橫亘數百里上
皇明經世編
撫臣奏
臣等謹
奏
聖
鑒
人耕牧鋤山爲田雖巖崖偏峻天地不廢及至沿邊
瘠瘁地多荒蕪臣召父老面語之皆云地方薄而虜
患不可測且每年牛種無從稱貸於是力無所
施臣復查各該官庫初與牛種官銀非如薊遼宣大
原有木項名色可以動支也乞於餘鹽銀內查一萬
兩預發該鎮收貯明不開墾人戶凡缺牛種卽具狀
稟守等官申明驗給候秋成熟撥抵還年復一年照
常給發待數年成熟之後不復取給予官通查原銀
本當耗損改作年例備用可也既名牛種卽存留

該鎮不時查勘以備散給亦可也。一查拋荒以豁包贖照得該鎮東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間素有邊界界設耕作有僅十之三四房驢鉅掠出沒無時遊人不取是利其鎮城一望黃沙瀟漫無際寸草不生莽迺大風卽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終朝盡爲沙磧疆界莽然至於河水橫流東西衍時若亦往往有之地雖失業糧額猶有臣廵歷所至不獨軍士呼號仰天飲泣而管屯官疾首蹙額凜然如蹈湯火中真有使人惻然不忍聞者今無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臣前日題具准立號紙以清隱蔽一事着實舉行其

間果係拋荒明開土名四至通報該道中取先年魚鱗冊分彼此磨對果否相同仍令沿坑履畝踏勘明白若果拋荒卽豁免額糧另行招人開墾庶虛糧不累包賠而邊人各安其業矣近查得榆林衛新增墾二十四百八十石西路靖邊營等堡新增五千石備此補彼饒足原額復相率開墾以漸高之其數或亦相當也今查二項新增之地未經丈量其間有用私智而侵占過多或背官豪面蒙蔽濫其若以此爲實

徵之數寧免掛一而漏萬乎必須委官覓行丈勘但求覈實不得過求與其較量於丈尺之間孰若權衡於等則之荒隨地而量定賦稅因墾而墾派均徭或撥全徵或行減免悉與從宜區畫務求允合輿情期廣種薄收之餘自有累絲成尺之效而屯糧充裕庶乎可期矣。一築塞垣以護耕作照得該鎮地方高仰者岡阜相連卑下者沙石相半其間稱爲腰間歲堪耕牧者十之二三耳且天時難必水利不興而賜或致愆期則束手無從効力此米價之騰湧邊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臣前日題具准立號紙以清隱蔽一事着實舉行其

缺乏職此故也查得沿邊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有餘里膏腴之地無慮數萬頃往年西路如安邊靖邊等處皆虜人出入之區邇來脩築邊牆耕者得以安其業而歲獲之利輒以萬石計惟東路絕無藩垣限關胡馬一鳴卽長驅突內地寧有耕作之日乎今若查照西路築牆爲守當有不費之費然於保障之功耕稼之利實百世永賴焉或曰塞垣之築可以扼零騎而不足以禦大衆況工費浩煩不下十餘萬若其可爲不待今日矣夫事每難於創始功莫要於

漸圖往開建議諸臣皆欲一時停舉故內帑之發
度難取盈販鍾之夫亦虛坐困何怪乎計書之不行
也今須酌量緩急以五年為期在錢糧則逐年查給
而不如其權在人後則計日更查而不以爲勞即不
必如往年會計之數亦可說工矣一酌輸納以清
鹽糧照得該鎮窮荒絕徼遠商鮮至每牛俱係坐派
本地有力之家中納鹽課堆估勘合竟不到淮浙池
方俱聽別者奸商中途接買即以所得倉錢賤售於
人在已任其勞他人享其利故罰派引日常執詞控
皇明經世編

居與之類之何其不引避而侵盜也爲今之計必寬
其十頭增其脚價一遇報中之日卽招各商面計某
翁如自某翁如何立限督俾刻期完報指絕會頭之
分例嚴革虛出之使漁工管者不得倚難監及者不
許抑勒若有逾期定行治罪則凡經年累月耗費相
尋者站不得復售其奸矣至於本商勸令其私相取
賣從來不走運可故本重利輕人無同志乎耶歷舉
兩淮引價委曲論之彼皆以萬里長途不樂遠離鄉
井夫孰能強之今惟酌量寬減無泥常格令達商風
皇明經世編

也况官民之所仰給皆取足於此豈容一日缺哉故
花馬池鹽改行延安府萬口稱便不謀同符臣獨念
河東鹽課原有定額今延安一府既改花馬池則每
歲鹽課若干義應虛補度節後詞已經督行分巡河
西道會同定邊兵備道查延安府每年派河東鹽課
原數若干今花馬池利改行延安歲課應若干以此
補彼有無相當或額外增益若干隨該各道會呈河
東之課每年一千四百六十一引今以花馬池鹽利
照數抵補似當有餘但未經派行有難懸斷姑以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寶慶衡州道路艱虞各
從其便蓋謂銅板不可移易耶與其膠固以病法孰
若變通以宜民若謂河東之鹽今可行於延安則是
該道扶同於有司敢爲異說誤臣以欺 陛下也

清理固原屯田事

五原屯田

照得固原一鎮自各邊視之本爲內地其屯田與民
相等耕獲之利多享其成但於各 王府功臣牧地
及苑馬寺草場阡陌參差疆界混雜奎食兼併之患
其來已久况先年提督馬政衙門廣招牧軍寬其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三

平露堂

役以致屯丁暗將屯田撥入監苑避重就輕蔓引株
連日蓋月甚近該總督右都御史王崇古洞察奸弊
委官清查迺在窮源悉有成緒惟靖州混眠等處地
方前虜交侵迭無寧歲而糧額之不均科差之日煩
猶有不忍言者臣就中採訪倍覺惻然隨督同該道
及軍衛有司等官悉心講畫究其始終參諸百慮之
詳附以一得之見謹條列上 請 酌新增以求
實效查得固原衛先年查出拋荒地五百三十九頃
每地一頃招軍一名共軍五百三十九名靖虜衛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

平

荒地八百四十頃每地二頃招軍一名其軍四百二十名當明例初行批募者紛然響應各謂地多而軍少任意揀擇當亦有餘各衛摘其姓名倉卒開報業已題請矣及着實清查有名已入冊而無尺寸之地或雖有地多不足頃畝其間瘠薄不堪耕種者又十之四五甚或牽連別軍屯地用強告奪互起紛爭此虛實混淆皆所司空支相應之過也合行委官從實丈勘凡地之有無多寡及肥瘠堪否耕種蓋數查出定爲差等或彼此搭配或酌量開除毋懸虛名致滋實害此非繁爲紛更之勞乃所以示均平之法也再照給地招軍以資戰守之用最爲救時之良策但查應募者多係豪猾之人每遇調掾頂名應役弓馬器械點視全無欲令其徒手格鬪豈不難哉況時值秋防止農事西成之日卽家有強壯悉從事南畝顧此失彼勢難兼全若量從寬減徵糧入倉免其征調惟恐急差派守城似爲官民兼利也一處拋荒以免流移查得城旁衛屯地多係沙磧肥瘠難齊難以一均派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一錢其間完納者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

平

一、包賠者十四力不能支逃流者已十之五六查先年屯軍二千三百名今已逃亡一千五百一十六名矣該衛孤懸河上與套虜爲比隣屯地荒蕪尺籍消耗每念及此可爲寒心合行委官丈量除係腴地及頃畝俱足照常外其餘通行清理照地派糧先定三等九則以爲額數或應搭配或應虛補或應開豁或應免科務令因人而派地因地而徵糧毋強責包賠過其逃竄仍填造魚鱗冊以備查考此不特清查屯地亦所以聯屬人心爲守禦地方計也一、覓差役以恤屯丁查得臨沁衛等衛每軍給地一分計所入多不過十石自每年屯糧外舊有物料草價帶墊地畝椿棚等銀此外並無別項差役而地畝椿棚亦不過解賠太僕軍以備各軍買補之費猶可勉強支持近年來邊境多事差役日繁以均徭則有上中下門則諸銀差矣而所吏屯頭旗甲庫崇水夫兵牌城夫諸力差皆不能免也若指揮千百戶既查餘丁跟川復編派伴當索見兩月錢是亦不可以已乎以茶法則每地一石寄養一馬每月未解則供草料一

定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小

月方已難勝矣。及解各邊并苑太二寸。有何處。即
買追賠。大道路之遠近不一。審焉之強弱。難齊。其例
死亦非鮮。軍之所能必也。此豈可不曲爲之度乎。屯
丁人數有限。而前後召募新軍。搜括無算。時每一戶
多至六七名。少亦不下二三名。甚則戶無空丁。盡編
行伍。每年調操防守。衣甲弓馬之費。誠不忍言。況兼
管官溪壑之愁。無窮。科歛之弊。百出。如施誠。每畝
銀一錢。有收至二三錢者。屯糧每十先取操糧一升。
仍要尖解加耗。甚或官旗糧納加倍徵收。復以邊限
同罪爲名。指稱名色。暗意誅求。雖經嚴禁。視爲虛談。
凡此皆屯軍之深累。在各邊間有之。皆未至若此其
甚也。查國初紅牌事例。內開一錢不許擅升。一大
不許擅役。故屯政具舉。豈如今日之沒制無已乎。合
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着實查議。凡軍衛屯田。除辦
額糧草。及地畝銀外。其餘各色科差。某項應存。某項
應革。盡將屯地內應徵名色折色。及均徭。各件數目。
刊刻由帖。逐項開填。該衛用印鈴蓋。送道掛號。給屯
丁遵照完納。凡一項報完。卽監收官於帖內明註完

定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小

說二字。給還執照。如有額外多利一錢一物。許指實
陳告。以憑奏提。一定規畫。以與鹽價。照得西漳二
縣鹽額。計每年課銀不下二千兩。除漳縣成法。具存
無容別議外。惟西和縣鹽井。去該縣九十里。原無巡
視專官。以致兼併侵漁。無從禁捕。此監守之官。不可
以曠達而廢也。原額額丁逃亡。強半包攬煎辦。私販
盛行。此僉補之法。不可以格例拘也。往年鹽井深濬
一十二丈。近來坍寒。僅六丈有奇。井淺其半。則水勢
漸減。而鹽亦因之。此開墾之功。不可緩也。并泉凝窩
則鹽味滋深。今甜水相侵。真味漸散。此防護之功。不
可少也。貧難雇戶。私賣課鹽。商人守支。動多缺乏。遂
使搭配之額。徒有虛名。竟無實數。況鹽易消折。勢難
持久。此支領之規。不可不定也。今宜委該縣首領官
往來巡察。每月將查理事情。開報分守道查考。凡商
需利病。責成境分。不許營私。襲弊苟且。因循則兼併
侵漁。當自此釐革矣。消審雇丁。調停糾紛。正身者照
舊應役。包攬者卽時革退。逃絕者另行僉補。如果正
戶消耗。開擇民戶。殷實者酌量頂充。則課程不患其

不舉矣。鹽井漸淤，亟行濬治。凡應用本石人夫，查估
明實，動支官銀。及時脩舉，則井復其舊，水常有餘，而
鹽利可以取盈矣。甜水之患，首當隔絕。或近穿一井，
而曲防以遏其源，或徑鑿一井，而疏導以分其勢，則
甜水之來路既斷，而井泉不失其常矣。商人鹽課先
於舊冬報納，卽於新春守支。鹽方出井，諸商環視於
其間，非惟電丁不得侵費，而消折包陪之害亦於是
可免矣。再照漳縣塩井，去縣治三里許，指額所及，百
弊易清。惟逃絕竈丁，隨時僉補，應與西和並行。其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七

年解納銀，事屬該府近議改委商人，多以險遠爲
累，今查蘭靖地方，歲有防秋之役，動調客兵糧料多
缺，其鹽井課銀，卽存留該處，以備支用，似爲得策。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二 夏六月

徐學道開公 宋徵璧尚水 李符問存我 選輯

陳子龍附子

許清觀翁夫參閱

廬中丞摘稿

朱義

龍尚鵬

清理寧夏屯鹽疏

寧夏屯鹽

照得該鎮據山河之險而驕場寧遠修漢唐之漸而水利疏通同安屯牧阜成公私兼足富庶等中州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一 露寧

大何氏資而生齒漸耗地狹而賦稅日繁外受富饒

之名而陰受虛耗之患者寧夏是也該先任撫臣王

崇古極力拊循凡屯田水利事宜莫不悉心草創著

為畫一之法繼此者尤能綜覈而善承之殆無容紛

更矣但法必待於申飭之嚴而後持循於不廢事必

貴於調停之善而後變通以盡空臣察諸舉言參諸

獨斷謬為論列應其手應一得之見伏乞 勅下該

部咨訪施行 一酌處清理丁田查得該鎮屯田五

十畝為一分納糧六石計九來地畝銀五分修渠採

其計無一工料合用銀三兩有奇各處屯糧莫有重

於此者其間地方有厚薄水利有遠近難以一槩取

齊而四丁派田常有不均之數各田多丁少者勞費

出誠難具言邇年來田已丈量其料理固甚明矣然

後近換段水衝沙壓間歲有之丁既清審其派撥固

甚均矣然逃亡事故那移增減隨地有之類年徵科

完及九分以上孰不謂屯政其舉也然每地一畝該

糧一十二升雖豐年尤不免包賠之患況遇霜雹及

蝗蝻為害乎漢唐二架歲費餉糈水利之博固百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李露寧

賴之然地勢懸殊亦有非灌溉之所能盡達者若黃

河泛溢清雨連綿則水勢瀾漫盡為湖蕩天時地利

豈能常必乎此清丁查田誠不可一日廢也蓋田一

年不查則銜壓者擇何從出丁一年不清則逃故者

田將安歸訪得該鎮每年春初俱清查一次以考丁

田之實此法未嘗不善但空文督責原無委實案牘

行移動輒旬月稟作已成期矣遂皆置諸不問此丁

田之虛實不能盡得其詳而置科之嚴包賠之苦力

不能勝其勢必驅之流徙而後已也合無委官清查

但於每年冬間著實舉行一次除丁田見在無容紛
擾外止搜逃亡結收之丁及拋荒偏累之田隨宜處
分後公派補丁有衝陷卽結勘明實立案類題呈
與周條毋得徇稱舊額刻意取盈重貽無窮之累查
得撫臣王崇古原行均平之法尺度具有西人沿襲
而世守之此千百年之利也一帶處開墾地糧照
得延寧邊牆自先今陸續脩築之後夾道內多有腴
地可耕節被豪強侵占近該總督軍門題請添設
定邊兵備道督責清理授以成規今查副使張守中
自到任迄今共開墾過荒地二千餘頃除應軍准折
月糧三百九十七頃七十五畝外該納糧地一千六
百二頃二十五畝復於榆林定邊七堡及寧夏後衛
近邊地內清丈出各項餘地一萬五千八頃九十一
畝其地或係土人隱占今經大明或係連年拋荒今
已開墾若令照常按畝納糧則人懷兢畏之心恐失
招徠之道據該道酌議每三畝折一畝徵糧一升二
合輕其賦稅使近悅遠來誠爲得兼但查其地原在
邊牆夾道內上等田間歲獲頗饒臣至花馬池會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

軍門從長參酌覆行該道勘處除以前開墾給有帖
照者每畝納糧一升外其新行清丈者每二畝折一
畝率情從寬並無異詞共計歲納新糧九千五百四
石四千五升合無照此給帖使人人皆有固志而後
草萊可盡闢也其餘荒地猶不下數萬頃以後召佃
開墾連年增益不啻倍之今軍門復行該道將個人
清查貫址編成保伍使相爲守望復議脩築堡以防
應患便收斂昔稱草莽之墟今阡陌成行一如內地
矣近訪得本地奸人每見開墾成業往往糾衆用強
霸耕甚或捏告與詞嚇詐錢物最爲屯田之害合行
榜示通衢凡已經丈明給有執照者不許復行告爭
如有故違從重懲究則豪強斂跡而耕牧之人皆得
安其業矣查開墾人戶多係內地之民生計蕭條流
離至此築土屋而居耕荒田而食生聚日廣似得募
民實塞下之意聞有原籍差人勾攝致滋煩擾合行
該道勞來安集凡執有本管官司印信公文前來拘
勾者俱要趕道投審明白量帖丁差不得私自窩匿
以致復行逃散其沿途抽單併一切雜差役通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

然免戾亦在部著爲定規再照延寧靖遠定邊二道其新墾地概以萬石計原因修築邊牆於夾道內得之今邊工未畢合將歲入之數專備修邊口糧候工既完卽充主兵糧額此亦籌邊經久之慮也一寬恤屯丁徵調切照榆林寧夏每年入衛兵馬各三枝往返道途除倒死馬匹外若軍上物故者常不下數百名其他數於奔命營立而歸僅有殘喘者猶十之三因及至挑選補伍悉於屯丁內坐名抽撥遂令屯丁消耗日甚一旦既有賠糧之苦復被抽軍之害此可以單家長往爲旦夕苟安計孰不挺身而他向乎合無於三鎮入衛之兵量行減免使連年追補之費稍有寧日而休養生息之餘屯丁漸聚屯地日闢而屯政亦庶幾其克舉矣一查填積邊勘合切照該鎮鹽糧原無違商中納節年俱係餉本本地商人坐名攤派填給勘合全不投淮浙運司俱聽該商中途截買本車利輕往往告稱艱苦日派定名數年復一年追解上納迄無寧時今降慶二年始聞中元年糧章正以其力不能勝以難免期取給也查得降慶元

年以前允賜合一道但係一萬引今有定至七八千引以上而向於舊例未經填驗者尚多係中人之資資本有限濟源既久則行將必多且貴道浙糧力難能繼若欲公私兼利必須確宜變通合無比照降慶二年該部題准章例每引三千道查各商賜合足三千引以上盡行填驗成乎資本流通而日前派納糧草不致稍貸於人官民相濟而不相病矣其應請照合若千道悉聽撫臣咨部另發再行報中查得該鎮浙鹽多而淮鹽少淮常獲利浙多包賠今據勘合先完者多係淮鹽而推托稟置者皆浙鹽也若補發勘合盡以浙鹽另派別商均納是先填勘合者專予其利而諸商共苦其難不免有後言矣似當奈酌量借再寬十額仍以原商補納若果力不能及悉聽該道從宜區處毋致偏累各商昔連年坐派原無更會之時督責取盈情甚可憫似宜量加寬減是亦勸恤民隱一端也一均派淮浙鹽糧查得該鎮先年原派淮鹽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引工本商四萬二千四百九十引搭配浙鹽九萬引淮浙相兼商人獲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故吏和報給不以爲難近因營革工本而漸豐較淮
原義而倍矣故淮鹽頗有餘利而浙鹽類多包贖官
價一引銀二錢五分及貿易所得僅一錢二三分商
人之苦於偏累皆以領中浙鹽若驅之使賂湯火矣
今無通計各邊鹽額原數若干彼此通融淮浙中半
則以此有餘稍彼不足諸商不以爲厲已矣再照鹽
法至冷不在淮而在浙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者皆
以浙鹽爲苦一面之詞誠難盡信但念其懇切之情
安得忽然視之乞行浙江巡鹽御史查邊引到司果
得實銀若干審處詳確移文各邊曉諭商人知悉使
中途接買者不得抑勒以濟其姦而各邊中納糧草
商人亦不得輕於賤售以虧資本庶兩利兼全而鹽
法疏通矣一事任鹽池委官照得大小鹽池原額
課省甚多數十年來虧損已十之六七矣蓋因經管
該道駐劄相遠而鹽池四面並無限隔溝溝壁設有
軍夫相沿守望往往乘隙伺便通回爲姦故每年池
鹽半入盜手且理鹽委官原非專設禁令不行歲月
因仍廢弛極矣今新設定邊兵備副使張守中曲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心計臣書得宜繕以周師守以處軍四隅雖立廢臺
入資分吏贍哨池亭公署興建一新凡鹽池所
關悉已及分詳備臣與總督軍門親行閱視並加款
賞獨以二地通判雖職專審法仍分理各處糧草倉
場以致彼此巡行咸無虛日其一應提督鹽夫掣放
鹽斛類不能如期兼舉以致商人車脚之守候暢經
旬月最怨而不敢言欲求鹽法之疏通何可得也夫
事本兼攝成議具在若再設官恐增煩費合無小鹽
池通判就近兼理本堡及臨寧萌城辛州四倉具
州大沙井石三倉則以通判場時芳紅寺堡一倉則
以通判姚謙夫兼之大鹽池通判就近兼理定邊倉
具新建舊安邊石湯三山饒陽新興新安邊等倉則
以管城堡同知孫黃兼之庶官不更設而事有責成
仍通行各該衙門不得別有委用及不得容令本官
遠道參謁致妨原務

治理甘肅屯田疏

臣 趙克勤

昔聞趙充國屯田湟中而西羌坐困傳諸青史至今
猶爲興事臣聞其也而考之彼以衆卒萬餘人聚田

功成振旅，非流連歲月，老師費財，故其陳便宜十二策，皆不勞餘力，今日滿河澤中也。自金城而達嘉峪關，屯田幾萬頃，南奔北虜，警報頻仍，海賊四夷，寧寧變難，調集不鎮，步騎之兵，猶不及六萬，而迎送調遣，終歲無寧時，較充國坐控遼中，強弱之勢懸殊，主客之形互異，必欲盡使戰卒解甲，而事屯田亦難矣。臣巡歷西至，見萬山環合，諸水迴流，自謂可以藏屯，胡萬里原陽，此邊人百世之利也。顧山口甚多，有片稱天險，而今為虛，衝在水渠，雖粟有昔名天泉，而今為沙，頃者霜旱，春遇雪多雨少，故豐歉難期。然則屯政之廢廢，身獨人力，水至哉。該鎮撫臣悉心經畫，其有成規，臣本迂庸，何能有毫髮增益，惟隨地延訪，就其利害之切近者而籌之，集眾思之，益課乘一得之愚，簡明揀擇，一清撥，冊以登，姦繁，照得該鎮撫田其便利者，爭相墾種，不遺餘力，若須路險遠，及地方疎僻，或水利難旺，或多未墾，防範北屯，丁相繼逃亡，雖外之不能止也，各節所每年清查實數，卿倡

為撥補之說，將冬城堡空閑人丁，不問方之強弱，家之貧富，照名糧派，計數催徵，或今年里趙甲，明年以錢乙代之，或越甲頂一分錢，乙頂一分，已而移之張丙，今丁則以一分而役此，明名矣。探縱伸縮，莫知端倪，皆由旗吏譟播弄於拊掌之間，雖別郡流民糊口於地方，皆沿門均派，蒙為常規，或以上丁而貢，緣倖免，或改以偏大代累年，幸累堪有不知原田上名，若於追逼稱貸，無略豪強者，種無糧之地，貧儒者納無地之糧，此河西屯田之通弊也。臣嘗面詰管屯官，皆口本鎮田多而丁少，若不用此法，則額糧虧損，誰執其終，惟務自寬，已責不暇，更察民隱，如之何其不窮且逃也。合行撫臣將臣原題立號紙，以清隱蔽之法，盡將原領屯田查理明白，除成熟見在耕種納糧外，其餘進退若應撥補，要見地方之厚薄，如何水利之遠近，如何道途之險易，如何逐區別，託為差業，以足資徵之數，不得懸空差派，使勒苦包陪，更須審其家資，量其丁力，或以一人而獨頂，全今不為多，或以數人而朋頂，分亦不為少，務令彼此搭配，多寡

之均因人而授地按地而徵費開坐姓名給以由帖
如有加發任情派徵牛具子種有不能自給者量
力助之苗計期還官惠而不費也或曰流寓之人絕
無差役非派屯彈印片王上為工民知不供賦稅資
斯氏之義乎夫給地以賑流民而徵糧以供兵費此
固上下相濟之利也但苗於督責使難無地之報借
名色而漁奪之其何以勝比剋剝之害乎況不查等
取一榮取偏此即頭會實徵之法其有不變額而懸
怨者幾希矣查節年開墾田地多係原額內正項之
數不加覈實輒便指為新墾以致舊額正糧重復撥
補地本一畝糧係重科沿襲至今流害不已今須通
查各該坐墾之地果屬原額抑係新墾然後酌量定
立撥補之法其開墾成業田地必如漸澍等渠創立
渠壩水利疏通始可謂之新增各實扣符庶無係累
一修邊牆以全腹地該鎮自金城關而西通一
緡之路南耆北廟出沒無常掠我人生擾我耕牧往
年欲避其患多賴路挑遠咫尺通衢棄置境外遂使
可耕之地為虜人分據水頭不得塌案然此皆雲霧

月初升歲時擁衆大舉也使得邊牆限鵬則動有牽
其意已長罪突人內地而欲潰牆而起其勢亦非
頭之難能及也烽墩之先傳期教之救保將士之
還擊皆可以早見而豫待之矣臣巡歷所至親得諸
見聞如莊浪之營口甘肅之古長城等處近經修築
功已垂成土人爭引水利墾田其間早出暮歸不聞
有軍掠之擾此其明驗也合行撫臣通查邊牆之當
修者分別險夷酌量緩急計畫丈尺以定其難易先
後之序一切工程皆坐派操守軍士及輪借驛通
大面分用之此該鎮歷年修邊之成規也每名日給
鹽菜各有差等悉於庫貯官銀內計慮周詳隨宜處
給各預定歲月以漸圖之庶乎人力之更番迭作不
敗古勞官庫之搜括借支未嘗告匱不出一二年百
堵皆興自可要其成功矣一給牛種以資開墾查
得該鎮屯田其拋荒者嘗十之三四或道路險遠或
水利微細或人力困乏或徵斂煩急其患因非一端
然牛種之資無從處給遂借肩牛歲愁數饑寒所至
有之此誠仁人之所宜動心也今查河西一鎮惟爾

州原有牛種銀一千兩近據指揮陳瑞召屯軍一百二十名開墾荒田一百餘頃所給牛種業已還官見在起科納糧其餘各衛通無本項名色若求仰給內帑恐勢難偏及終徒托之空言合通行各道查照該鎮舊規凡給散牛種俱動支糧草折銀卽民運也按肅州事例每牛一隻給銀二兩種糧隨宜俱以三年內聽便還官息糧每年一石加一十合照例通行畧徵社倉之法另販收貯置立循環查考以後願領牛種者卽於息糧內支給免再支年例折銀年復一年積貯日穰墾田之中卽寓備賑之意其給散之時或五人十人連名保領如右通頁一體責償此在官以雖免出納之煩在小民實曲蒙周恤之惠彼食於其上者亦何憚舉手授足之勞而不思爲貧民計耶況開墾成業歲賦日增其於公家亦何嘗不利也一廣屯種以給兵食該鎮小民類皆憚科差而賦農業惟欲頂缺軍名伍坐支月糧此屯地荒蕪倉廩空虛有由然矣今查各部官軍除係番虜之衛及當住來要路調操迎送無暇甲息肩之時遽難責以力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外其餘簡遠城堡率多暇日各行就近撥地開耕卽以所部將官督之爲之導引水利畧給牛種限三年後量地方而區別徵稅所入軍租就令抵充月糧免坐食之費此卽趙充國屯田浚中遺意其將官監督果有成效特加獎勸若因循玩視必戒飭而繩之悉聽該道綜核而因地以考其成寓兵於農且耕且守其惟無冗食之患而荒地亦可盡闢矣迨查各堡缺伍甚多每遇防秋撥軍按伏往往疲於奔命且糜費糧糈日不暇給各行各堡人戶不拘流寓土著校尉上夷通免起科聽其儘力耕種止令防守名爲土軍一切雜差不得擾害牛具種糧照常查給而出息一如例行是亦足兵一策也再照往年修邊挑濠多以腴田隔絕境外領軍官原有禁約不許擅自出邊以致不能耕種今無將邊濠附近之地或資渠水或資山水隨便脩築暗門聽近邊居民開墾耕種通行各該將領查撥軍丁架梁哨探遇警收斂農隙掣回其地應否起科候成熟之後裁處另行給示召人開墾隨有甘肅左等各衛所餘丁張銳等數百名願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種荒地二百餘頃。每地一畝當年即納糧一升。草三
分。後日從減。則人情樂趨。因招徠各縣。便宜區處。
固不必屑屑。海常俗也。況門邑既聚。則納糧數多。孰
謂非官民共利乎。創司所以振事而勸導之者何。
如庄。一明給核。以興水利。照得該鎮屯田全資水
利。大渠凡數百而支流不下千計。百世賴之。往因綜
理非其人。以致修築不時疏通無法。而啓開澆灌之
閘。甚有納賄行私。用強侵盜。彼此不得均霑者。令行
該道。各分委廉幹官。親詣各渠。逐一踏勘。凡淤者疏
濬。壅者補築。斷渠則架以木槽。高地則創爲水車溝。
口則限以尺寸。放水則定以日時。其合用工程。就於
各渠內有田之家酌議。均派定爲規。則每年督責該
衛所印屯官。督同各壩總小里查照進行。一酌權
宜。以廣接濟。照得甘肅一鎮。惟西寧號稱沃土。薄種
而廣收。視莊浪米珠草佳之地。蓋大相懸絕矣。往遇
豐年。銀一錢可易粟五斗。故西寧給軍之月糧。皆願
得折色。蓋糧一石。且易商人布一疋。銀一錢三四
分。若折色。定例銀五錢。則所得多矣。莊浪銀一錢。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

平露堂

易家。一十四庄。各軍月糧皆預得本色。而倉庫常
空。於因之。蓋地多瘠。薄農家無積蓄之儲。故其價騰
昂也。近與該道商之。每年莊浪將年例折色銀解西
寧。道司量本折從宜。給軍西寧。將及散本色存貯倉
庫。聽莊浪道差官轉運回衛。放支在西寧。舊得折色
在莊浪。舊得本色一舉而兩利俱全。此計之得也。查
得莊浪去西寧不下三百里。轉輓之勞。其費誠不貲。
然較諸招商權買。不但豐年受數倍之利。卽荒年所
得亦不爲不多。但莊浪同稱長使。而西寧或不免俾
皇明經世編

邑人等協力耕種，永不絕種，今甘肅苦寒之地，惟開近城官者，人無遺友，地無遺利，其冬畏避艱險，不敢違耕，雖以昔歲爲受實糧徵科之擾，故寧強顏朝夕，苟全殘喘，民間蓋藏一室九空，一體內荒，乞糶無路，立使首填溝壑，其不可爲痛哭流涕者幾希矣，合行刊刻板榜，懸示通衢，九極遼拋荒田土，不拘軍民僧道流寓上著人等，悉聽儘力開耕，給與執照，世爲已業，永不起科，亦不計豪強妄稱已地輒行告奪，使外郡之民望風來歸，生聚日廣，漸爲富庶之地，亦募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康

七

牛露堂

實塞下之一策也，查得甚浪最多曠土，先年曾題准給示，永不起科，今有一二間耕，漸次成業者，衙所各官，輒欲報冊徵糧，是官可自食其言不足，以布大信於遠人矣，再照國初鹽法，每引只納糧二十五升，蓋以鹽商戮力墾田，克實邊塞，故特從寬，假以廣招徠，若商人有能捐貲開墾荒田者，待成熟之後，世徵其租，十之一二，聽就近保報納糧，官軍有漁獵侵擾者，悉從重懲究，此又鹽法屯田相爲表裏之意也。一勸客騎以保耕，設鎮屯山後，暫避蔽荒，胡

皆大舉或間歲有之，惟遊騎鈔掠無時，不然屯丁不敢違耕，患多生此，昔唐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每歲積石軍來，密吐蕃輒與而奪之，莫有能禦之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隨其後，張兩翼夾擊之，賊其常殆，盡自是不敢犯塞者數十年，今各路將官坐擁重兵，往往失於遠哨，賊至而撤軍，方舉火，兵發而虜騎已出境矣，零賊且不能輒惡，用增兵選將，坐糜倉廩之積，裁合行撫臣督同該道等官，各勘所屬地方，添築方墩，田地廣遠者三四座，少者一二座，一以備軍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王康

八

牛露堂

之披伏，一以便耕農之趨避，預哨探明烽墩，或據險邀擊，或望塵窮追，務令雷奮風馳，悉行撲滅，以大示懲創，庶耕獲之民不至驚擾，而人畜得以保全。一處番賊以聚騷擾，照得該鎮北控胡虜，自古稱難，若由山一帶多番夷種，落剽奪無寧時，甚或占據良田，耕種爲業，枝連蔓引，愈覺暴橫，不及今圖之，恐蚕食之漸，非獨爲屯田之害而已，合行撫臣督同各道及沿邊將領，嚴行撫夷官，驅而東去，諭以朝廷之威，絕不以向背之利害，各就族屬中擇其爲衆所信服

古假以頭目各色授以旗號令其自相約束迨本集
令一以分其連結之黨一以銷其懷悍之心使不得
仍前嘯聚剽掠橫行凡各處山口通立戒諭牌嚴行
禁戢除關馬市照例聽其交易外其餘不許擅入內
地驚擾居民每歲中查無入犯即將各頭目特加賞
諭用舊廢之法以廣安集之仁若負固執迷仍舊猖
獷卽按伏截殺破其黨而禽薙之庶幾諒稽之夫得
安其業而無剝膚之患矣臣過莊浪見番人聽撫者
迎送于道路俛伏懷息告領紅旗鈴束族衆臣慰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麗中丞奏疏

九

平露堂

而遣之皆唯唯受命及查肅州有近山聚族者相率
挈田告領牛種與吾民雜居並耕而食照歲例納糧
以足觀之則其畏威慕義未常無人心也今查山口
盤據多條屬番各有頭目顧吾所以駕馭而馴服之
者何如耳一議解發以省部差照得甘肅鎮錢糧
戶部原設管糧郎中一員於蘭州駐劄凡催徵收放
皆屬職掌其責成不爲不專矣且念河東各府錢糧
轉解甘肅往還數千里跋涉畏途動經時月其或橫
渥鋒鏑遇劫奪之禍改改議解蘭州戶部衙門交收

貯庫隨便轉解不得復令原解人員備管諸若此設
官之初意也近查州縣之徵科事有成法司府之均
解歲有常期管糧郎中惟望有呈報於催升督責無
所容其力焉往年收支解銀猶抵封拜兌近則避權
違恐候甘肅委官至日與原解彼此交收然後給發
批題是戶部監督衙門特爲委官證佐而已以郎署
之道才而置諸簡牘無事之地獨不爲人才惜乎其
他俱億諸費又不待言矣查得先年累經一題革後
復仍前建置重鎮錢糧原無別官兼攝故終難改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麗中丞奏疏

平露堂

今新設臨鞏兵備道專駐蘭州職務甚簡職解之責
兼理有餘往問該部郎中以辭職離任原不候交代
卽委蘭州管糧同知照常驗發近則數月遠或彌年
卒未聞廢事今屬之該道呼吸受成無足疑者臣入
蘭州常與管糧郎中及兵備副使反覆論之同然一
詞莫不稱便獨以臨鞏兵備道與甘肅撫臣不相統
攝恐事體空虛勢難必行或不免遠遞違誤臣至金
城關親歷程途乃知蘭州之於莊浪河州之於鞏西
諸路軍聲相爲犄角蓋唇齒之也今臨鞏兵備正

當此乃之爲如累羽機交馳必須互相策應非惟聯絡可也亦所以保障河東也今無行令該道肅甘肅查臣節制凡應解該鎮錢糧查照戶部郎中原行事例一體驗發仍行布政司凡起解河西官銀價於一月之前行該道知會以憑關白該鎮如期差官交稿免免留滯蘭州致有別虞若兵馬應援悉聽甘肅巡撫一諮調度不得依違該道路隔黃河專制一面毋以印制爲詞違事參謁致妨賊守

書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平露堂

答王總制論屯鹽書

屯鹽

捧讀門下全陝屯田議究極弊源籌畫曲當信無遺策矣細讀撫夏公移諸所申飭皆邊防大計而於屯田利病探本窮源纖悉具備心思智力豈復有毫髮不盡耶窮日流覽繼以夜分猶不忍釋手使各邊皆能倣此何至軍民之流移儲蓄之缺乏哉嗟乎金城渭濱千載瞻見然則今日之西夏非繼此獨非若賊踞於三秦屯政未經涉獵不敢謬論若蒞途宣大則嘗聞共禦矣昔稱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蓋謂

地廣人稀未招所不及也不自鄆見度之欲修廢舉墜開丹頂開草萊顧史於其上者經界制置何如耳蓋全在未招之大耶西夏屯政即推廣以達之諸路行之百世無施不可焉雖未及其地固已心簡其法矣商路事宜有難具述若論其大端則廢患不時科差無度最爲屯田之梗而侵盜剝削次之頗有其人則其政必舉此非可以掉三寸舌指天談談也自惟蜀楚小智雖曾建言亦皆簡途守轍爲目前計耳各省鹽法除浙江河東原非職掌不敢僥度外以兩淮言之行鹽多而消引少壅滯之患此其病候門下洞照所及即欲舉此調停疏通以爲阜然之見自工本裁革至今數年矣查見在未掣堆鹽凡五百有餘萬而派支未經出場報中未及到司者亦不下一百萬有奇故數年以來內商分買邊引四年後始得挨掣遂相率執批爲詞抑勒邊商置諸度外當事者雖極力處分竟相持不下乃疏請行河鹽以卹邊商番支盡出場卽於河下聽望境內商土以年片爲序者大不相同何擬中半集單使內商邊商兩利俱

全等以內商哀鳴復以邊三內五量爲增損於其間
內商堆鹽昔以四年而寧者自此積算須守候八年
矣乃各束手閉門於邊引絕不收買而邊商河鹽歲
掣三分其勢不能書行且追納餘銀動以數萬計彼
達道至此豈能挾鉅費漲江淮以輸官庫耶稱貸於
人出息數倍且家傳與俱者不過二三人支鹽掣賣
百冗如林羣姦環繞而播弄侵漁徒爲搗手鼓吻者
閒一騙局耳其所得能幾何哉故河鹽之行以此抑
內商門戶若謂其自利於邊商皆不揣本末之見也
鴨初入淮問二商皆散髮巷間迄無寧日甚或納利
必於衣履中抗辯公庭輒舉以自刎且有挾此以相
刺者世之所謂屠仁義而死財利其貪狠之心益已
橫天地而蔽日月矣卽行該道及司府曲爲裁斷強
月不能決乃召至庭下爲條分縷析各計其勿引用
資本若干浮費若干得利若干量爲差等酌定引價
令邊商認引以報中內商買引以守支查見在運司
邊引七十萬每月之內盡行分買已將河鹽停掣專
行堆鹽又恐河鹽既罷仍前抑勒邊商復令有新引

一自道送司查驗方許掣堆鹽一自引已經題准
遵行此皆出二商同情非強之者今運司申稱每年
掣鹽俱令客商將原引投司待納完餘鹽銀方准給
引發賣今示諭邊商各依年月投新引到司卽隨見
掣堆鹽數目分派邊引務要逐一納完引價方許給
發昔引照鹽發賣邊商之引以年月爲序一年所掣
之鹽卽消各邊當年之引雖未能將忌流通如火然
泉達之勢然在官掣其權要在彼不得稍難一面發
鹽於水商可以轉販一面納價於邊商可以得引事
本相濟豈可以相病耶若邊商不能久候賤售速回
是彼欲自適已意恐難盡告內商也自此以後每年
掣放不下一百二十萬今存積三分已於本年停中
明年邊引到司者僅五十萬內商分買似不待漲之
而自速矣向查該司堆鹽每引多至五百八十斤而
掣鹽委官嘗以爲晚已承委之後觀望遷延有踰兩
月而後至者至空曠歲時掣放多不及額而奸商壟
斷規利常遣人於江南密訪若鹽價未長卽運鹽遠
巡雖差人督掣皆不能應期而至監臨者若復因循

卽成額器耗損失近已著令凡委官別有冗併不能
卽赴掣鹽者許文到之日卽據實申報以憑改委其
有三日內不離任起程者卽行參提商人堆鹽刻期
趕運該司設牌管領計程以定限期若有趕違卽商
人船戶嚴提重究隨事致力不敢循襲故常獨於此
猶有不能徑行者兩淮批驗所原係一南一北掣於
北所者卽商人徑往行鹽地方從便發賣不復稽查
矣惟南所掣後行至南京復聽南道衙門再掣往往
彼此牽持常積至數月而漠然視之如秦越肥瘠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遲速難期何能預計也雖經題請每月聽巡鹽後
文關白按時催促然衙門不相統攝期會簿書皆文
具耳昔人云力每取給於人使忠智者不能應機而
發此類是也至於鹽斤過多引日山積公私交病久
矣今議每單加掣計歲增十餘萬而鹽包重大悉改
小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割沒數多通免加罰卽
查照斤數以引給之使引隨鹽行已上三項皆詳見
疏內業有成案矣近據該司層層申請復以割沒鹽
斤歲有加罰之例每斤銀一分正欲借此以備餘鹽

之額一旦改廢恐戶部按例取盈無從取給今復再
題而後定事之掣肘類如此割沒之數每引或四五
斤鮮有多至百斤者每年加罰併罪銀凡八萬餘
兩該司徒知以科罰爲利而不知其壅滯之爲害也
至於餘鹽盡革則引日易銷最爲目前捷法但始終
籌之決無可革之日何則戶部資餘銀給發各邊爲
年例今毫末通完猶攢眉告訕若去此則內帑困
矣歲計六十萬將取給於何地乎且竈丁煎鹽自納
官之外常有盈餘終歲聊生仰給於此以各場通計
之不下百餘萬若盡革去不許商人貿易數十場竈
戶丁口以萬計何所恃以爲命乎所積餘鹽汗牛充
牒將何地消遣乎竈丁之私販鹽徒之橫行卽有泰
法必不能禁也況內商分買邊引全倚餘鹽以媒厚
利若必革去則萃商盡然散矣今之談鹽法者多偏
抑內商謂其歷年厚利皆談笑坐得之非若邊商之
傳習諸艱也是固然矣今以其有裨於邊計論之則
內商之餘銀每年皆六十餘萬未嘗以錙銖通引也
而接買邊引每踰數年始得掣賣以自營彼何負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遠人乎若邊商中鹽。每引官價銀五錢。無論他鎮姑自榆林言之。各商皆上者之人。查竟減半。頭每銀一錢。時估糧八斗。破價納五升。猶得銀若干。計一引費銀四錢。一二分舉。銀商人並不識兩淮之路。相聽姦商。接買湯全。少則五錢三四分。若先以銀布散各堡。耕戶臨期。批取隨便。上倉則其所得又倍此矣。舉榆林而例他鎮。或不甚相遠。是一引之價中。納實糧。猶不及三斗。以七十萬引計之。官價銀該三十五萬。截長補短。計每年實收鹽糧。僅得二十餘萬。視內商除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屯田

屯田

平糶

任之。何暇瑣瑣及此。夫商人舉手投足。且不勞餘力。豈以官任其責。曾不得與諸商比乎。亦存乎具人焉。屯折舊引。日三七兼行。此誠鼓鑄之法。開命之日。卽已具行運司。集內商訂議。亟圖施行。事有彼中未定。懸斷若此。法既立。則爭趨新引。以求目前之利。而邊商不患於遲留。但恐淮上各商。大小不一。或資本缺乏。必待掣鹽而後。可以買引者。則不免以此爲厲已矣。其他自顧有餘力。卽奮臂爭雄。以入手爲利。誰能禦之。侯有定議。卽當具題。上爲計部借籌。下爲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屯田

屯田

平糶

能一盡法乎。巡鹽比較照常按問通責應捕追贖此屬何事也。近已通行酌處。乃人待已見。本行者不免依違。可勝歎哉。門下欲增鹽額。真救時之要論。去歲巡歷該司。諸商懇告願破格倍增。其詞毅然。不可奪。獨念增額開邊事難預料。萬一絲渾旋復裁革。則各處通求案補。戶部不免厭煩。如兩淮之工本可鑒也。乃當增五萬引。稍增其價。納折色於運司。若果疏濬以漸請益。如其阻格。卽終朝可以停罷業已題准施行矣。後查該司殘鹽原係竈丁拖欠者三十餘萬。改元恩詔。本蒙蠲豁。各場連年帶徵貧竈甚苦之。近已具題乞蠲免。聽商人捐資赴北場收買。止納餘鹽銀。按次聽單。以北爲新增之數。而不失舊額。不授竈丁。商人亦同詞稱便。姑待報中如何。再題者爲新額。一如門下所指授者。奉爲成規也。山東之鹽與淮廣迥異。古俗萊三寶。山海阻絕。商人不入其境。歲徵竈戶折色。僅十一之五六。濟兗東三府及徐州皆行鹽地方。疆界狹小。商賈利微。日民闢多鹵地。私煎販買。所至有之。不能盡禁。而運河往來權勢軍民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屯田

平糶

年。船船相攻。自長蘆而丁。夾帶私鹽沿途轉販。皆官之害也。山東商人坐受虧損。其來久矣。先年以青分萊三府竈丁約銀鹽。不問邊輒將四萬餘引收入濟南鹽場。增額報中。自此引日壅塞。計積累五十餘萬。亦以鹽包太重。故行鹽多而消引少。近已照兩淮事例改行小鹽。查每年加掣之數。增出餘鹽銀七千六百兩。有奇。就於額鹽開邊者暫停。中四萬。卽以增出餘鹽銀。發邊補作原額。正引彼此湊合。數猶有餘。復查長蘆運司鹽多引少。卽以山東舊引。那借勘合。九道其鹽十萬引。改行長蘆支掣。已經題請如議行。此皆補偏救弊之一端云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屯田

平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閣公

李 雯 舒章

杜延壽

參閱

楊莊簡公奏疏

疏

楊 威

嚴正起運板木疏

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節年准工部咨該司禮

等監題該部覆奉欽依取運司照御用內宮三監各

皇明經世編

楊莊簡集

下 露 堂

板枋竹木原行龍江蕪湖二廠抽解因板木數多木

能合式不得不召商買辦每年約用木價銀一萬七

千四百九十七兩零解官脚費銀五千七百三十六

兩零共用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餘兩除司禮監杉

板六百塊原無脚費又杉條木五千根先因蕪湖價

多至隆慶元年改行龍江廠辦解照估算價無容別

議外惟內官監一項起運板木二萬七千八百八十

根現御用監一項起運板木八千六百五十根現又

本監一項起用杉條木五千根以上三項除脚費外

龍江廠一半該木價銀五千七百七十六兩零蕪湖

一半該木價銀九千四百一十八兩零比龍江廠價

共多銀三千六百四十餘兩木板木來自上江蕪湖

在上其價反多龍江在下其價反少且板木相同而

價值互異蓋緣先年自取解以來各監承委解官每

年俱自三四月親往蕪湖會印至九月十月間方回南

京彼時因各商籍口供億等費議價頗浮相沿至今

得利慣習故每遇召辦則有賣緣鑽刺之弊聞認則

有買商賈名之獎印格則有那移更換之獎或價則

皇明經世編

楊莊簡集

二 下 露 堂

有結黨阻撓之弊臨發則有火光詐騙之弊諸弊蠹

集難以枚舉近蒙本部訪查前獎率由浮冒將萬曆

九年分蕪湖木價批行該廠主事李化龍酌議裁減

時因木料起運在即量減十分之一訖亦既少懲其

濫矣但二廠之價尚未盡一若非亟行釐正何以永

杜奸欺合無自今以後酌定畫一之規申嚴驗印之

法將蕪湖廠該辦御用內官二監板木一个比照

司禮監杉條木前例通行龍江廠辦解一體照上江

二縣估簿算給行本部可屬官每次會同各監委解

官免赴蕪湖俱在龍江廠公同印烙仍會同巡視九庫科道官查驗以絕弊端呈乞議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奸弊莫甚于召買板木而板木之弊莫甚于蕪湖各商蓋因先年議價過多是以奸商鑽刺棍徒詐騙本部召買之舉適為奸宄媒利之端積弊相仍已非一日今聖明在上百弊盡釐豈容因循不為釐正況本同價異委非法紀既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工部再加會議覆候命下咨行本部自萬曆十年為始將前御用內官二監三項板木每年先期行蕪湖廠主事揀選真正多木商人送部關認隨押算稅赴龍江廠本部照例委司官一員會同南京內守備選委廉幹監官公驗合式板木印烙仍會同巡視九庫科道官查驗無弊遵照上江二縣時估簿算價一半行蕪湖一半行節慎庫各支給倘時價不同不妨隨時增減務使上不虧官下不病商如有奸商仍踵前弊或糾常抗阻及火棍生事詐騙害人者悉聽本部拏送法司照例從重究造庶委官免跋涉之勞商人省供億之費而奸徒無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官之端矣再照前項板木原係上供本不可缺但查嘉靖二十一年以前每年司禮監正取杉板六百塊近年加杉條木五千根御用監先年止取板木一千六十根塊近年增至八千六百餘根塊又加大杉條木五千根內官監板木隆慶元年已奉詔停止近復取解如前由此觀之則今日板木之數其中豈無可省或應少緩者乎况該廠木價俱借支漕船料銀歷年拖欠至四萬七千餘兩年復一年後將難繼合無併敕工部查議上請擇其萬不容已者每年一運將可省者停止可緩者開歲一運如一年省銀數千則十年可省數萬其於聖明節財之一端未必無小補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四

與湖東道沈少參書 葉坡

竊惟撫州之水來自建昌至撫城東南上流十里注為數丈長河灌田百千頃即臨川之五六七都田也其泄水之口曰曾坊口曰公廟口珍珠口江口祝家港口等處分泄於東方以殺水勢歲小自南平至城

也其勢稍緩乃引之達東門以至北門西門咸濠以
固城池之勢此古人有千金坡之策也城之四門皆
水邑各臨川有自來矣迨年以來上流湖水之口淤
塞潮水乾涸則上流水不注湖而千頃之膏腴咸無
灌漑民以失利上流既塞則水勢奔湧直下徑從東
注而千金坡之決口始爲難塞水既東入決口則不
能遠城以注文昌橋而城濠之沙日高以湖金湯之
勢何所恃賴撫之水利應修此其大端也生近巡歷
該郡躬親踏看上流之水曾坊等口致速可循長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齋堂

法仍舊高峻以障狂瀾則隨築隨決亦萬無可慮之
理至於任事之人最宜斟酌必潔已率下實盡心力
以冀厥役無惑浮言無搖異議庶幾一勞永逸而利
澤無窮保障有籍不至虛糜公帑而重疲民力也

與譚二華大司馬書 錢法

錢法乃是國富民之端也其不揣鄙陋竊循大疏營
勸令做而行之緣江右從古不通錢法始意其多有
不便幸仗洪庇一運用而遂見流通老稚欣欣相信
市井貿易無不以錢相往來事在文移中謹錄呈台
呈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如鑄而鑄不敢啓徒有銷而無長此坐而盡銀之術也若以銀生錢足以銀爲母而錢爲子此不啓鑄而無日無地不收啓鑄之利也故欲生錢莫若令各省自鼓鑄自鼓鑄莫若令官開局而民鑄之夫鹽法非官自煮也海之人煮之而官給之引收之課則官鹽也。不則以私鹽抵罪。今若就藩司中擇一人不廢原務兼攝其事而以郡縣佐之民欲鑄者費銅千斤或五百斤爲一單投入官籍編號記載每單給一引藩司先印蓋以爲質曰官錢始得流行無引者以私錢

皇明加世編

楊東野集

七

丁巳堂

抵罪官仍什而稅其一則亡官鑄冒破之損亡私鑄亂真之奸民得九足以益下官得一足以益上此不加賦而用自充不斂財而府庫自裕之道也。竊有憂國憂民之念。倘以其說聞之政府請於主上下議于戶工二部斟酌至當詔賜通行鼓鑄國計幸甚民生幸甚若此法可行下從古未通之江右而顧不能行于晉室之諸部未之有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聲尚木

郁汝持子衡

宋存標子建參

宋督撫奏疏

疏

宋儀望

海防善後事宜疏

防倭

題爲議處海防善後事宜以固守重地事臣聞兵法

曰制敵之道勿恃其不來情吾有以待之項者倭奴

皇明經世編

宋督撫奏疏

防倭

平露堂

連船入犯該臣與巡按御史邵陞兵備副史王叔某

副總兵官黃應甲親在行間然後知制倭之道在乎

據形勢嚴分布審強弱定賞罰則倭奴雖兇狡驚禁

未有不可預待而制之者昔臣所轄兵力單薄船隻

數少不能一鼓盡殲大收成功此則臣之罪也臣又

詢訪後情明戕大舉雖未可知而防禦之法不得不

預該臣及覆籌度大抵今之備倭其患有三十數年

間閩廣浙直竭兵力以拒遏之俘馘之歲費糧餉以

百數十萬計然其爲患卒不能止而又不能遽處此

其故何也夫中國備倭與備虜異北虜雖強然界在

邊陲咸可指顧多寡強弱皆能預計倭奴遠隔海洋

浙直閩廣數千里間皆據海爲守自倭奴入犯熟諳

內地每歲約來窺犯駕風凌濤倏忽千里隨其所觀

莫非入犯之路非若虜情尚可洞探遠近以便防禦

其爲患一大制敵之法在審所因倭奴爲患患在中

國奸細與倭交通其殺奸民多方騙害失倭奴心甚

或激爲仇殺以洩宿憾然未嘗敢蓄異圖以貽大患

皇明經世編

宋督撫奏疏

防倭

罪在不赦倭奴時引厚販抵寧波等處悉爲奸人所

負怨入骨髓王直徐海等遂乘機教引聚衆入犯故

至于今中國之禍不能止也其爲患二往歲奸民勾

引其爲害止于利取財物而已自倭寇內犯前後截

殺死傷物故亦畧相當訓彼中部落既亂地多荒

蕪頃年倭奴竊犯浙直利在搶捕漁人歸至彼中貨

取厚利以供耕種今歲則又連船入犯意在太掠雖

被我兵截擊然被虜脫逃者亦不爲少夫捕漁之人

皆浙人也身既在被心則無日不在父母妻子故一

人往則添勾引一人。況被往者十百數于乎。臣恐漸直之間。倭奴爲害不能止也。其爲患三。夫是三者爲患。今之謀議之臣。孰不知之。亦孰不能言之。然臣以爲不能遠處何也。臣聞情欲之際。父子不相禁。今中國奸民利倭奴。所有倭奴亦利中國。所有此其情至易見矣。而所以不能遠處者。則惟勾引之患不能止也。臣無暇論閩廣其在浙直郡縣羅列分域而守。雖有奸民無敢犯禁。然溫台寧波沿海居民以捕漁爲生。禁之則慮他變。縱之則歲爲倭奴虜掠。被虜既衆。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則勾引日多。其朝夕積謀。惟恐倭奴之絕意內犯也。以此知勾引之患。決不能止。而閩廣浙直之間。海上防守。臣竊以爲不能一日懈也。卷查上年十月間。該臣將經畧江南海防事宜。逐一查議。條爲五事。荷蒙皇上俯從部議。悉爲施行。續該本兵通查閩廣浙直海防疎密強弱之狀。備言倭奴蓄志已久。防守之計。不宜漫然決事。且江南兵力單弱。尤當亟爲整理。移咨副臣。該臣通行查議。去後。今該兵備副使王叔杲會同總兵官黃應甲復將善後事宜逐一欸開具揭。

到臣。妥爲詳切除議處兵餉一節。係干地方難處。事理容臣會同巡按御史查確另行外。臣乃參據條畫博採見聞。開立前件。塵瀆天聰。倘蒙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亟賜施行。臣愚不勝幸甚。地方幸甚。一。增設遊兵。以定邀擊。照得江南沿海。自狼福北至金山四百餘里。一望洪濤。絕無島嶼。可泊舟師。近年倭寇突入。勢必登岸。故江南防倭。必以阻截外洋爲上策。今歲抽還各路。幾架唬船。還置遊哨。慣經海道。如名色把總。江應晴。及中軍指揮張肇慶等。令其遠泊蒲舉陳錢馬蹟之外。其地爲浙直交會之區。倭夷必入之徑。分據形勢。以俟邀擊。遂爾成功。今議遊哨兵船。必須增設。請于水陸常官之外。添設遊兵把總一員。查得江應晴蒙本部推補柘林把總。緣本官熟諳水戰。乞改充遊兵。臨期還委名色哨官六員。部領水兵俱聽把總調度。每年三月初旬。令往蒲舉駐劄。南哨陳錢馬蹟。東哨黑水落華。西哨羊山聖姑。但遇倭船出沒。相機剿截。如或倭勢衆多。飛報總兵官遣遊擊督發巨艦水師。隨向策應。務期殲之初至。乃爲

之上也。

一安船艙以便調遣照得遊兵把總既設當加募沙船增造曉船各四十隻輪撥幅若大船二十隻每五隻爲一隊每隊幅若母船一隻沙船二隻曉船二隻當寇未至俱傍幅船以便各兵休息有警則遣曉船出洋遠哨沙船繼之蓋倭奴慣用小船兩傍分駕十增搖走如飛此中與闊利在犁沉非沙船不能但沙船頗大仰雙帆米風追莫能及今製曉船亦用十槳其行人疾過打倭船令其貯裝百子飛沙等銃火箭火炮等項火迫放打倭船每見火器攻急不能搖搖沙船即可追上因而夾擊成功如遇倭奴撐駕大船則以福蒼船衝之可以百戰百勝但照歲用沙船數多此中錢糧缺少勢難打造民間自造前船最稱堅利往年官商船隻既豐其財又募其家兵者民親身應役俱具器械無不精利官無造船之費港有應款之師最爲計之得也適因兵餉裁縮募價減省官司別募多方規避惟以朽船鈍人應數雖云分布信地並無益于巡警也今歲該臣備知其故乃馳道鎮挑

皇明經世編

宋晉德奏疏

附錄五

中書堂

選船使家丁加以厚犒懸以衝鋒重賞故遂藉以成功今議雇募沙船當照依民間採捕黃魚在直每船梁頭一丈四尺者給與銀三十兩每船用兵八十人聽以家丁應招船價口粮皆許預支不煩追呼民爭響應汛畢仍令歇塹以省冗費其船兵有功者照例給賞船戶有利者查核優獎仍與冠帶哨官名色有功顯紀錄者一體類奏陞授且身船既役于官則搖役稅銀俱應照例免論如此則人皆樂赴而事功易成矣

皇明經世編

宋晉德奏疏

附錄六

中書堂

一聯陸兵以防流突照得外洋既有遊兵各港分守信地內地已無可虞但沿海一帶自吳淞至金山三百里間寶鎮川沙南匯青村柘林各相去五十里皆臨據大海隨處可登而青南二所更當其衝往年倭寇入犯此爲巢穴卽今歲突至仍在其地先年各設把總一員統領重兵分守蓋重之也海上承平兵餉減少將青南二總裁革止留募兵百名相兼軍士令本所掌印千戶領之而分屬川柘二總提調但千戶多係庸懦不能轄束軍士而把總力專駐城固顧提

以政險要空虛策應疎虞今欲議添官兵則糧餉難處近該總兵官奉臣憲牌清查各衛所隱射員同勇健軍舍已不下二千餘名其在青南者該今新推叅將陳習舊署所印多方狡練遂成驍兵昔年有破倭鋒近日又環突寇既屢經試驗今議各挑選五百名者伍聽臣下間任將官或指揮內有才局者選委各一員專司訓練與川柘二總分作四枝參將于汛時移駐南匯教場內計處營房把總等官各帶所部挑選精兵赴營訓練以分合聚散之形熟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定

首尾聯絡之勢大小汛期總兵官仍將吳淞陸兵分番哨守則南可以策應青柘柘林北可以聲援川沙寶鎮其金山雖係重地延擲沙淺寇船難泊正令原留官兵沿塘巡哨不備官督兵城守萬一有急則叅將調兵合剿朝發夕至庶海塘氣脈聯絡而各堡形勢不孤惟城一面衆不遑及

一設軍儲以時支給照得沿海衛所軍糧舊時虛額較多勾過撥充募豪奸民多方貪竄買得肆其施受積習以軍設私寬悉以歸其包騙倉廩空虛軍士

枵腹其積弊益已久矣近該臣牌行該道清查實在軍數照數派徵餘皆扣充兵餉限運納頭有司積習已成奸民宿弊仍舊雖屢經懲究而逋侵如前今議各州縣每歲秋收之後將本色漕糧軍儲一槩徵完在倉海防官預將各衛所官軍姓名點定候漕糧交兌之後兵備道預行州縣掌印官聽海防同知兼同各衛掌印官將設立號單許令各所官軍相繼往兌每米一石量加腳價一十三升以充雇船搬運之費官軍報運到倉海防同知公同掌印衛官掣單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定

米亦可免于收買矣

一嚴資格以需將材照得人才自古為難將才尤不易得舊例推陞將官止于指揮曾經保薦者後漸推廣至千百戶自海上多事以來始有各色把總之例益拘掌常調則韓白何自致身破格廣求即屠釣亦是相建自此例行而南北疆圉乘風雲以樹奇勳者

歷可數也。但先年請有部劄有功者呈請頒給後四部劄不便軍中自得便宜。用以致饋謀多端。名器太濫。議沸騰。引嫌聚黨。不得已選用世官。使世官材則亦何事他求。但純袴多柔脆之夫。聞草鮮上進之志。不得不旁撻博採以圖濟事功也。今後領兵領哨除世官有才可用。照舊委用。循資舉荐外。至于草野行伍之中。有素負勇畧熟諳鎗杖藝者。各將官收錄軍中。試驗果當。聽兵備官會同總兵官指實呈請。總兵參酌成規。方許給請授以領哨等官。俟若有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防後九

平露堂

一端漸直。以定合剿。照得倭寇之來。必由陳錢等處。顧風色以爲入犯之路。我直前師欲邀擊外洋。勢必趨聖姑蒲鰲等島。而浙中兵船俱亦駐泊此地。若或彼此不聯氣一心。未免對舟爲敵國矣。預乞本部後

咨浙江軍門。每當春汛。先期會約。嚴戒將士。不許無端啓釁。遇有倭船。合船同擊。如敢自分吳越。爭奪首級者。俱不准功。則彼此同心。聲勢益壯。倭寇不足平矣。臣又看得倭寇之來。必于小滿前潛伏海島。伺掠漁船。近日奸人教之。每歲將捨去島嘴漁船。照例張網內藏夾人外。雜漁人以致漁船不復畏防。兵船難遽邀擊。今歲入寇。未便全獲其故。因此且瀕海之人。以漁爲業。誠難禁絕。并乞移咨浙江。但嚴禁捕魚船。隻定限小滿與大鯨漁船。齊出洋。不許零星越捕。以中倭計。仍行溫台寧三府。遇當出海捕魚。止許改用黃花挑槽等船。如敢違禁。仍將鳥嘴船先期私捕者。許官兵卽拿究解。鯨內仍有鳥嘴船隻。許官兵徑行攻打。如此則倭夷既不得伺掠以逞奸。而我兵亦易于辨識而奮擊。將來嚮導自絕。更無侵擾之患矣。一服鄉甲以固人心。照得沿海要隘。雖各設有陸兵。然海岸延長。俱係民竈雜居。茅茨相接。若不團練鄉兵。申明號令。卒遇寇突。人無固志。奔走張皇。而內地便爲震動。今各地方已奉臣案驗編立保甲。合無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防後十

平露堂

臣等江防議于保甲內擇有身家者立爲團長挑
選壯勇置造器械時常練習每當汛期海防官親往
犒賞遇有聲息協助官兵分布海塘如有斬獲一例
照格給賞團係長有功願紀錄者一體類奏陞授至
于崇明一縣孤懸海中居民散處各沙兵船防守有
限臣已嚴行該縣操練鄉兵入爲戰萬一寇勢猖
獗力不能支飛報總兵官調兵協剿庶兵勢聯絡而
隨處可制勝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編

宋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三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慈人

宋徵與歐文參閱

張心齋奏議

撫遼疏

貞夷恩望乞賜議處疏

防守開遼

張學顏

皇明經世文編

張心齋奏

防守開遼

不勝

東非之一區三面環夷由路入市在地方全盛之昔尤安整飭况今湖敵已極雖夷苗龍服之日尤宜防範况今驕橫已成若欲立百年之巨障當修復邊疆而阻于財力不敷欲振先朝之餘烈當蕩平巢穴而若于兵馬不支所據撫處屬夷充實營伍慎防關市議定駐劄修守城垣等件委係目前保障懸務雖該各守道議處前來但事關鉅鎮者不能適度以代謀事係全鎮者尤當審時而酌處該臣等會同覆覆將前項事案虛心查訪通融計議雖經略遠猷當不止此

而補偏救敝之策似亦殆盡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議擬食戮行臣等遵照施行庶無懸懸之地可保無虞矣

計開

一撫處屬夷臣等會議得海西屬夷俱在開原東分寨住牧近日種類漸繁需求日甚不肯至各堡來討酒肉卓而布足應之則其欲無厭絕之則其變易生各堡既無官錢每派貧軍輪日管待勢不感恩而軍皆叢怨委當啞處近雖議給官銀猶恐不敷合無將三萬庫商稅鹽課銀兩免解廣寧留作彼中各堡撫賞之用仍宜諭旨王台等嚴禁部落不許無故討賞及臨邊竊犯如果不悛糾眾入寇嚴行該路將領固守城堡收斂入畜臣等調集官兵相機拒勦大緊海西諸夷以土台為君長而王台星居耕食與行營諸屬餘來倭去者不同若大兵忽臨先將忠順者諭令安心住牧外或將師揚其巢穴或勒兵絕其入市水為不可今彼雖陽為懾服之狀而實陰懷疑畏之心安宜舍安若之故業棄交市之遠利與兵士未定之勝負哉蓋必先挫其勢而後示以恩庶可保數

皇明經世文編

張心齋奏

防守開遼

不勝

十年無事也。若姑息遼巡任其求計搶掠勢將何止。其度降其夷以後俱解廣寧分投安撫不必再留彼中。謂爲嚮道至于貢夷入關餉銀防檢過嚴亦足以消其驚驚之心。但求納太其未免過望。各臣等修文剿鎮撫道量寬窘迫行各驛起作速應付毋得刁難。此撫處屬夷之大畧也。

一充實營伍。臣等會議得開原兵馬原額五千員名俱調撥金復海蓋定遼瀋陽等衛軍餘採備自嘉靖三十六年後災歉相仍死徙強半雖清勾者伍甚少。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寧 三 臣等

已行三萬遼海衛及備禦中軍守堡等官分造小冊呈臣批發各衛立限提解設法嚴比其各省充發逃軍亦行各衛備造青冊容臣咨送兵部轉行各省清解雖以緩不及事然解一軍得一軍之用若以此爲迂而本鎮又無兵可補何時可填實也。其軍門調去標兵一百八名入衛遊兵二百五十名填實鎮武堡一百四十一名廣寧同陳二百三十七名似應發回但鎮武設防尤爲緊要廣寧操練彈壓諸夷軍門標兵及入衛之數名掣回一名另抽一名既無可補亦

難議。今值貢令參將郭夢徵餉禦姚天與將見在馬步官軍三千二百七十六員名汰其老弱凡馬匹監甲弓矢火器俱要件件精好人入堪用如有占役影射者悉發操備仍禁科歛勒調練使軍容整肅士氣奮揚雖不添兵亦可振一路之威而殺首酋之謀此充實營伍之大畧也。

一慎防關市。臣等會議得先年夷人入市由廣順鎮北二關進入各將隨身器械拘收關門差官軍巡送至市仍送出關近年人趨北壞市關低薄無復限界。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寧 四 臣等

若防檢少疎卽隨便進入夾擄牲畜該臣先已行令修理禁嚴外合無再行該道及將領備禦等官郭夢徵等宜諭各夷仍照關口魚貫而進弓箭腰刀不許帶入各官選差千把總官帶領全哨兵馬代回防送其圍牆低薄者務令堅築高厚查照廣寧規制足爲出入之防如有因循遲縮推委誤事者輕則提解解網打車則奏奉革職此慎防關市之大畧也。一預議駐劄。臣等會議得開原長出虜穴竹陰山一線之路聲援易阻揆度地形兵馬委不可輕出若無

故調之濟陽等處駐劄倘有面有事不能挽兵而入
期開原之望絕矣嘉靖四十五年該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李叔和題請參將兵馬防冬于中固城駐劄兼
防南其無事仍往開原今查中固城開原總四十二里
兩處遠近似為長使合無今後防冬并遼陽有重大
聲息及開原的無警報不許輕調出境其本管地方
如欽嶺等城堡有警自當赴援難以別議此預議駐
劄之大略也

申飭邊臣撫夷疏

知中固

皇明世宗編

卷五

五

平定

題為撫夷大受恩乞 聖明申飭邊臣宣布以正國
體以安邊圉事議照海西建州夷酋屠居耕食密邇
邊牆在彼臣等飯在我半信半疑然 累朝不忍
邊民邊臣不行驅逐者其力不能也蓋彼以貢市利
一內者十之三回遼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
上賞賈取諸市發既不滿及帑銀賞賈限有定名又
不增諸額外于懷柔之中寓驅除之術各邊之御營
夷本有善于此者但相沿日久仰俯日滋少有忿爭
即肆狂逞建州夷自丁未馬駕廷決不肯知詠知邊

臣決不敢輕動又知邊人互市規則決不肯開關故
始而假索降以入掠繼而借備禦以為名雖陽為驕
悍之狀實陰懷疑懼之心及本欽依免臣詠剿遠近
喧傳諸夷駭畏都落皆日夜號泣賊首皆逃徙深山
丁未欲自固自守明營寨易攻欲窺身他方則家費
難棄既恐鎮兵之搗巢又防禦夷之覬覦乃時叩
關急急請罪斯時臣等計議此賊勢窮方盡若督兵
往勦當成殲捷之功但見本欽依先撫後勦若不撫
竟勦是違旨恣行也夫既求附而又勦是殺降貪功
皇明世宗編

皇明世宗編

卷五

平定

平定

今人送入口數多始逆而終順似應免勅以聞其歸止之路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擬將王台謀加賞卷將王果姑免議勅仍照節年舊見俱作入貢以彰天朝好生之仁以寢諸夷覬覦之念庶諸夷既畏天討之在嚴又感大恩之浩蕩地方後患可以水泐矣

施民盡數歸順疏

施民舊後

題爲通民負固日久仰布天恩盡數歸順海島悉平米拔兩鎮禍本平爲照天下之患寢成首甚于激

申明經世編

卷八

七

咸于患之方既亂者難于未亂今島民潛住已非一日節年爲害尤非一端始本負罪以避生後敢負險

以怙勢每糾衆駕船潛赴登萊行劫彼中奸民乘機爲盜莫可究詰一害也兩鎮逃軍逃民殺人亡命之徒利其遁逃趨爲淵藪二害也沿海居民捕魚爲生多被搶殺甚至沉其入于海而殺船以婦不敢赴官可告誡一害也朝鮮相去甚近勾劫其財物馬匹公然赴朔縣變賣不敢緝捕四害也逃軍下渡中流盡奪行資而沉之海在途以逃伍行原籍清勾在原籍

申明經世編

卷八

八

不知生死五害也先議起發本有一人收于其地敢交一言者此起發之說不可行也後議兩鎮發兵夾剿但彼以逸居島內我以勞趨海中計島三十餘處非官兵萬餘不克非巨艦數百不濟工費之多根餉之耗固不可勝紀卽舟師近島彼豈肯束手就縛且此輩習於潮汛攀舟焚舟之實價早已久我軍一挫官船官兵俱歸覆沒卽使力能盡勦但叛逆本甚而玉石俱焚上虧朝廷好生之德下傷數千無辜之命此夾勦之說不可行也又謂止安嚴加巡邏來則防捕去則勿追不必與較然各島物產甚多贍養極便今盤住未久處置已難若年復一年轉相依附雄長出號召爲亂如御史周詠所言漸直滔天之患安保必無犯聖明在上威如雷定而使逃遁有衆向不屬之山東非不屬之遼鎮可乎但此輩盤據海洋年深人衆治之過急是促之使亂也付之不問是縱之爲亂也待其大亂而圖之其難有百倍于今日者矣故揣時度勢必使盡數招回方得永無後患但其往撫也宜諭失機則衰威而辱命風帆不穩則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衆而喪生因選差都司蘇承勛入島招諭及行苑馬寺卿朱奎今代事命事賀漆巡察海道副使楊家相備後都司姚天與協力督督今不出數月盡數招回凡房屋井竈及碾磨居食所畜之物俱蕩平無存不加一秋消數千里根據之憂不獲一人平數十年難腫之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將各官分別陞賞以勸有功卹照患每值小成大謀當謹始應終登萊沿海諸島舊有州縣奸民始利遼人交易繼留遼人潛居一人勾引數人一島蔓延數島兩地官司容隱推諉坐視因循養成禍階幾致大亂今雖蕩平若責成不專禁緝不密恐日復一日又駭前敵臣等及覆思善後之計其議有四一曰專責成各得登州都司今改都司金州守備原爲備倭防海而設近倭寇絕跡而島民初平似應不妨原務悉令官轄諸島每當三月六月九月約日登舟並帶兵卒備詣各島搜捕一次每月委官搜捕一次如有一人一家在島潛住卽擒拿判官照謀叛本行擬以重罪如敢拒捕許官兵登費殺死勿論如登萊人先在島勾引羣坐登州都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遼東人逃至島潛住羣坐金州都司仍將此項入勅書以便遵守其遼東苑馬寺卿山東巡察海道副使亦要時時稽察各島有無居人分別功罪歲終呈報兩鎮撫按以憑來劾庶各官不敢推諉而島民不敢逃匿一曰嚴防守金復兩衛地皆瀕海如石城廣鹿長山諸島皆衛所領地地峴遠者二十里近者不十里兄有軍餘住種納辦根差衛所官亦不時赴島徹徵與登萊遠島不受官法者不同除將島民安插各衛城至外內有男婦不及一千原係前項島內舊有田產親族者若一舉勒令登岸恐居食俱無相將就斃合無將前三島各建公館一所移本衛官一員在內專任如守衛官之例編島內舊軍爲保首以新來者附之凡徵糧納差俱屬本官鈴束本官俱聽金州都司節制但有羣犯及謀逃別島者拿送苑馬寺擬罪以絕再逃之望二曰加存恤島民初歸攜老扶幼家口衆多貧病相仍極可憐憫臣已行于金州倉庫照人口多寡大小量給銀根又將原遺房田許其取贖近雖相安但各衛神市幫軍買馬養馬之費俱

與劍指丁出銀此輩初到居處且無安能辦納又畏
衙官追究已往罪過疑畏鼎定合無先給印帖准免
以後雜差十年其已往罪犯不分輕重遵奉隆慶六
年詔書悉與宥免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以慰各
丁生還之願二曰編船隻查得國初山東俱以本
色餉遼故通舟楫今山東本色既不可卒復則海運
之說必不可行若兩處私船不禁是仍開通送之途
也合無將海岸民船每隻不過盈丈每口不過三隻
令其販運米薪捕採魚蝦仍編立字號籍名在官且
官明經世編
夕聽島官查點見今私船大者給與官銀改爲官船
別爲印記懸繫海岸專常看守以備公差巡島之用
小者照前留數隻其餘悉行毀毀如有不行告官私
造船隻者買者買者枷示本地原船入官其餘歸併
浪民中嚴議案設立保甲禁革科歛擬給荒田修復
墩墘及未盡事宜臣等見今應行者行應禁者禁不
敢縷縷條陳以上讀天聽至建都司衙門於登州
見奉欽依諒有次第但今島民已歸似應停止以省
勞費併乞勅下兵部通行酌議題覆行

條陳遼東善後事宜疏

明臣李

題爲條陳遼東善後事宜以備採擇事臣親詣遼
外寬奠地方詢察虜情相度時勢比至其處盛府三
夜見四山環抱上脉肥美事難中止必當與臣會
同蒞遼總督楊兆總兵官李成梁謀照遼東以收保
爲完策守邊以城堡爲室家但修工易而底績難補
修易而創修難在內易而鄰虜爲尤難若奪虜故地
展拓封疆塞虜咽喉創立城堡不設弊端永成藩屏
則難之又難也險山等舊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設
皇明經世編
參將之後緣地在腹裏去遼甚遠建州環住夾生
齒繁多醜類強悍既據十岔口以爲出入之路又占
寬奠予以爲圍獵之區兵馬既不敢出邊丁夜亦不
敢出哨王杲等部肆掠于其兀堂阿古雅塔等部
肆掠于東如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從十岔口進入
攻陷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從十岔口進入搶圍
險山等堡隆慶元年從十岔口進入搶掠雙陽等堡
四年八月從大柞口進入搶掠江沿等處他如草河等
堡地方人畜被其搶掠者難以悉數險山地曠兵寡

此分防不別廣寧遼陽官軍。又一時策應不及。若其
其甚食。遼陽之東。將來當獨無人之境矣。且內地砂
磧不毛。軍士遠出百里。糧米負荷者多。因而逃伍不
返。再遇敗軍。不惟養成虜患。該處難固。抑且內憂潛
生。該堡坐困。該總兵官李成梁昔任遼山參將。卽巡
展各堡。寬奠于十岔口。常暗上下疑畏。推諉不行。
萬曆元年。具呈闕視汪侍郎。始題奉欽依。准將險山
等六堡。移建于寬奠于十岔口等處。但此地周圍環
抱山林。中間寬于奇隈。在邊外一百餘里。係夷人必
爭之地。方議修工之始。或曰虜聚將攻遼陽。或曰虜
謀入犯遼陽。不惟虜以會利。積憤時肆竊掠。且邊人
以遠役爲苦。紛出怨言。雖河東文武各官畏難憚勞。
亦多方誦說。或囑軍告停。或匿各投帖。又每擊往者。
掘中遇安遠軍之官。以嚇臣等。及工役稍有次第。忽
聞上某賊殺游擊表本祖于邊外。言自開原至遼陽
官將領至屯民。在在煽動。人人自危。該巡按御史覆
題請止工。臣等亦且疑而畏之也。于省若主持不力。
防虞不當。方奉旨而卽候。繼舉工而忽輟。軍夫一放

不可復聚。銀糧已散。不可復收。不惟輕信流言。坐失
事機。且示弱外夷。反以取侮。于省加臣等以背違
明旨之罪。法固當然。而地方之後患大熾。終將不可
收拾矣。乃總兵李成梁提兵親赴地方。定立基址。大
勢已成。臣又巡閱彼中。曲爲諭處。參將傳廷勲不避
艱險。挺身力任其事。分兵以防隘口。列柵以爲木城。
夷酋窺探者。諭以禍福。量加犒賞。無不傾心聽命。遣
子入質。不敢擾工。臣等恐夫匠遠涉窮荒。裹糧不便。
行分守參議留縞。索戶部管糧郎中張崇功。謀運木
色與折色間支。又見軍夫居食無依。勞瘁多疾。定立
期限。使之輪番赴工。恐委官虛捏工程丈尺。又發樣
尺以稽高卑。又發印簿以查銀糧出入。旣而揭平王
某堅巢。旁勢益孤。去年又報某獻于京師。虜膽益落。
故三年之間。諸夷斂戢。內外無虞。俾六堡巨工。盡數
完報。及查應用錢糧。原謀虛糜米銀五千八百八
十六兩。口糧米一萬八千九百石。節因夫匠屢告食
用不足。該臣等會議。每夫日加米五合。塩菜銀二錢。
該部覆奉欽依。其該加銀二千八百八十兩。米七千

二百六十員在前項銀本數內撥而支放如有不敷另行請詞不費過錢概亦無修日爰查得嘉靖中大同修弘賜等土堡五座近在鎮城當時以爲其事甚難成功其俸今創修六堡惟孤山爲稍近若寬奠堡去舊邊二百里之外在萬山之中五堡當時相去遠數百里奪虎穴以爲內地之藩籬據主賜以塞東胡之孔道山澤之利無窮贈養之資甚便數年以後軍餘之生聚者當十倍于今日也且費千省于原額工速成一年而捍衛所東皆割蘇西屏遼瀋非拒強胡早則聖世福

司農奏疏

題停止加派買辦銀兩疏

停止買辦加派

題爲懇乞 聖明停取額外帑銀以遵 祖制事八月初一日該臣等查照節年額例令郎中蔣三疏等赴內府承運庫會本恭進秋季金花銀二十五萬兩

奉 聖旨這金花銀着遵前諭添進五萬作買辦應
用本爲定例不許抗違欽此臣等欽遵照數借支太
倉銀五萬兩恭進外但銀餘舊以不充者以爲例以
實辦爲名尤不安定爲本例臣等若誠默不言俾
皇上恭儉之德無以垂法于將來 祖宗畫一之規

因而破壞于一旦臣等失職之罪大矣查得金花銀
一百萬兩坐派蘇松常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廣等處
額外難以一毫加增每年四季分進各二十五萬兩
額外亦不能以一毫加益此係 祖宗定制 刻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

二

相傳率由不變以

上用有常經民賦有常數也我

皇上登極七年格遵

祖制每年季進金花銀兩俱

仍前數未嘗少增今年夏秋雖加五萬爲買辦實暫

用非止數也茲又加添五萬視之舊例已違而又未

爲定例是 祖宗以少爲例而 皇上以多爲例傳

之天下書之史冊何以慰臣民之望昭啓佑之謨哉

及查往年金花銀兩不敷借過太倉備邊銀至二百

二十二萬四千七百餘兩今年因夏季金花銀不足

借過太倉銀二萬三千八百兩又借過買辦珠寶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上卷

五萬出俱未補還今若年增五萬一年當增二十萬十年當增二百萬民賦既不可加太倉又無可借年復一年後將何繼迨奉太倉銀庫一歲之所出多于一歲之所入各省直地方銀糧奉詔調免水旱停徵因事奏聞不可勝計額內取用且不足溢于額外何所措處今天下雖稱無事而淮揚之民陷溺數千里漕河之役工費百餘萬見今議折糧銀以蘇民困浙江平地湧而南京雷擊禁門災異頻仍必有顯應萬一有不測事變軍大費用太倉匱乏何以支持又查得實辦應用各庫俱有額設正項銀兩若實辦取于太倉則額銀作何支用仰惟皇上富有四海尊養聖母備物賜誠豈可惜費但帝王大孝在於體親儉約之心以垂闡範聖母訓育聖躬在于身先儉約之德以永徽宗固不在增金加費而後為孝為慈也嘗伊尹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日以儉德為本國嗣以後用為永制不可也唐臣李絳不進羨餘恐生君侈心羨餘日不可進况坤無餘金加于額外尤不可進也臣等願一介寒微倚蒙聖恩叨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上卷

今職雖不敢擬尹之陳詞于君亦當如唐臣之不敏妄進受事旬日備查往贖上稽祖訓中外所費有替無今有前約後序者不可勝紀方欲力裁冗耗悉還原額以少裨皇上節用愛人之治今季增本無之銀定為永遠之例始于皇上用臣之日其非臣所以事皇上之心尤非皇上所以任臣之心也若不仰干天聽速復舊規或損皇上清心寡欲之德是臣下負此心上負恩遇不忠不敬之人名即能斥猶有餘辜又安用臣為也伏望皇上查遵

覆太監王放等題坐派召買顏料疏

顏料

題為急缺顏料不敷供應事該甲字庫太監王放等題奉聖旨該庫錢糧缺之數多有戶部議處來說欽此看得甲字庫物料俱備御用一件不可缺一貴不可遲但歲派雖有定額微解多不依期費少則用

自存餘費後則用自不足恭暗 先帝遺詔凡內庫

錢糧如意節省用自有餘不惟額外之供盡行停派

銷額內之數亦多減裁我 皇上登極一詔亦將不

急不經之費盡行停免故今海關蒼生其戴如天之

仁而久乎肩平之福但數年以來各項浮費有增減

而今復舊者有前少而後反多者又有管本無而今

增者即如今甲字等庫物料臣等題備察究之疏月

無停頓撫核奏報起解之文歲無虛費比入各庫視

之甚輕耗之甚易而不知民商供應之其難也以小

民解納言之田無遺畝寸寸起科戶無遺丁人人納

價有里胥需索之費有官司領驗之費本處不產用

赴買別省本戶不足則稱貸他人及物料幸完又有

裝盛搬運之費有在寬車船之費沿途有寄頓之費

至京有保店之費入內府有門欄之費交內府有鋪

陳之費各衙門有投批銷批之費如發閱不堪復行

退出舊料既置于無用又告回原籍另行易買官可

恐違限而刻期嚴追小民畏刑責而受產貽補計費

十金方可完內府之一金計完數起即傾中入之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戶部 九

產自商人召買言之京師萬衆殷實雖多但各衙門

品官例得免商至同族親識亦皆影射推取一二貧

瘠者逼認爲商恐其侵銀必俟完納方給原價中間

運送鋪墊之費皆在正價之外故始而報名在籍率

疾首乞哀既而領單到手則捐貲賠納總役一二年

而身家不保者十之六七然民間輸納猶係正供不

時召商原非定例查得節年坐派本色有奉詔免徵

者有因災帶徵停徵者原派本色有解到折色者係

發太倉濟邊之數後因本色到遲偶不敷用間行支

太倉召買本以佐解納之不繼抵坐派之原數非召

買在正數之外尤非謂各庫物料已足支用年年亦

行召買也及物料入庫之後支用多寡有無臣等不

與聞科道不及察 皇上勞于萬幾亦不暇問監局

諸臣皆廉慎將事無不正用正支而匠作人等月開

月用者亦不爲少即如後開物料甲字庫實收七十

一萬五百九十一斤一十兩丁字庫實收二百一十

五萬八千八百零二斤俱用庫實收一百一十一萬

三十六百九十一斤豈鉢兩盡爲 御用一器一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戶部 十

之費必用皆百千萬斤中開寧無一二虛冒之數
若于應用之內細加清查應販之時精加裁減則內
帑省一分民受其惠者當十分朝廷省一分民受其
惠者當百分也伏乞 皇上遵 先帝如意節省之
旨體內外民商輸納之善勸各監督將御用器物應
制作者品爲停罷應更新者悉從省約仍遵欽依每
歲倘將物料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具揭進
呈如遇該置造某項器物若干應用某料若干亦揭
開實數恭請 御覽仍望 皇上特厘聖問一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臣等謹

奏

聖鑒

明准與支用如不係御前急用諸物即時勒行停罷
謹將甲字庫丁字庫共用庫額派并節年解納召買
物料已未完各數開生于後恭備 聖覽其中甲字庫
今題物料價值貴重如紅花白萬曆元年至今已召
買過一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斤銀珠已解納召買
過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六斤八兩與各色物料解
納召買爲數甚多似亦足用但該庫又題稱缺乏今
係命下臣等先行召買銀珠一萬斤明礬一萬斤棍
花一萬斤紅花一萬斤藍旋一萬斤五倍子五千斤

綠碧五千斤黑鉛一萬斤水膠一萬斤黃丹一萬斤
光粉五千斤硼砂二百五十斤送庫應用其餘陸續
估單前已有出單未完者拘令商人速納各省直隸
矢名行各撫按官嚴行可府查照本指舊規催併速
解如再遲延容臣等指名參究

題停取帑銀疏

臣等謹

題爲恪遵 明旨乞 賜停取帑銀以光 聖孝事
該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 聖諭諭諭戶部光祿寺
朕惟 聖母聖節例該賞賚各項恭祝萬壽無疆又
朕三妹婚禮合用裝奩賞賜等項凡今內庫缺乏朕
曾諭太倉銀不可動今則事不容已姑若進十萬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臣等謹

奏

聖鑒

來光祿寺進十萬兩來欽此臣等竊思茲當一陽長
至之候正值 聖母慈聖皇太后萬壽之辰 皇上
酌取太倉光祿寺銀兩以爲賞賚又備婚禮裝奩賞
賜之用一以恭延 聖母無疆之壽一以仰體 聖
母深愛之心臣等分當欽遵何敢異議但自古帝王
之孝在于奉萬國之歡心以爲悅而不在滋無窮之
後費有于垂萬世之徽音以爲壽而不在俸無益之

中支一項。當此經費。庫中不容已。而取及帑銀。既
達。則青文驗。舊制似已。皇上大孝。不勝少損。臣等
求。而取實。不敢隱忍。不責其。而之。罪。今得萬
曆六年八月內。以本部題爲。恩乞。聖明。停取額外
帑銀。以。則制事。乞停止。李淦買。帑銀。由本。聖
旨。即字說的是。已有旨了。欽此。又該戶科部給事中
右。急。題。本。聖旨。作。勿說的是。節財省費。賦豈不
知。今宮中用度。安。以。至。年不同。額外之取。非。得
已。已成。論內監。加急。自。餉。務有餘剩。待數年之後。積
存。明。經。世。編。卷。之。四。十。五。年。十。五。年。

將。前。得。備。充。卽。行。停。取。仍。復。舊。額。戶。部。知。道。欽。此。自
萬。曆。六。年。至。今。八。年。除。正。數。二。百。萬。兩。外。已。多。進。五
十。萬。兩。臣。等。擬。于。明。春。進。奉。前。旨。將。額。外。五。萬。之。額
免。進。今。又。取。至。一。萬。是。不。惜。不。能。得。節。于。前。而。更。增
進。實。上。後。仍。復。舊。額。明。旨。將。能。取。信。于。天。下。乎。又。亦
得。萬。曆。八。年。二。月。內。該。司。禮。監。傳。奉。聖。諭。朕。謂。陵
應用。銀。兩。內。加。缺。乏。太。倉。大。僕。似。不。可。輒。推。崇。保。子
係。狀。節。減。膳。膳。餘。積。的。看。進。十。萬。兩。來。用。欽。此。臣。等
看。得。太。倉。銀。兩。內。餉。京。軍。收。一。萬。之。食。外。俱。是。兵。數

百萬之需。庫中本不。不滿五六十萬。自輔臣奏。有老
少之法。將一二十年積。應。自。清。理。備。督。故。今。太。倉
所。儲。視。之。嘉。隆。間。雖。稍。有。積。餘。亦。不。過。之。國。似。不。十。之
三四。耳。然。擬。按。因。此。野。有。道。司。此。皆。斥。小。民。因。此
空。竭。自。萬。曆。七。年。之。後。昔。公。無。復。可。追。太。倉。滿。以。告
賈。年。復。一。年。天。愈。少。而。出。愈。多。安。可。以。今。日。不。至。甚
之。而。取。用。無。節。也。程。房。爲。邊。患。歲。發。至。四。五。百。萬。今
房。爲。糜。兵。馬。免。則。每。兵。有。給。餉。可。少。支。日。前。餉。每
叛。則。如。今。十。月。大。舉。入。犯。遼。東。邊。臣。告。急。征。調。飛。馳
則。太。倉。所。積。不。一。二。年。支。盡。矣。况。近。日。夜。有。甚。星。書

見太白。承平日久。天心示戒。或有非常之變。不肖之
臣。其。將。何。以。救。濟。也。而。皇。上。以。謁。陵。車。典。謂。太。倉
銀。不。可。破。中。外。臣。民。屬。不。節。誦。聖。明。爲。國。脉。根。本
遠。慮。今。又。以。及。人。倉。豈。實。貴。左。右。重。丁。謁。陵。之。典。乎
頃。蘇。松。淮。揚。等。府。及。河。南。等。處。擬。按。各。奏。彼。災。小。民
栖。身。無。所。備。日。無。食。主。于。父。子。入。始。流。離。載。道。行。將
就。斃。本。旨。下。詔。臣。等。不。敢。破。格。諒。免。誠。思。成。用。不。可
少。缺。在。外。少。解。一。分。則。自。太。倉。少。收。一。分。今。銀。至。十

萬費之官園爲甚易缺之聞聞爲甚難 皇上奉天

子民奈何不軫念貧民少節冗費乎先 聖母爲

皇上祈禱遣殿臣奉化名山止給路費恐其馳騁擾

民今此十萬金者皆民之膏脂也若 聖母念民艱

當恤必惻然不安于心而豈忍于頒不繼之賞耶又

查得往歲 聖母壽節並未取及帑銀今年十月二

十二日已進金花及買辦銀三十萬曾不數日即稱

缺乏雖御前賞賚不可少斷亦不應用之甚多耗之

甚速至于如此也今年十二月應進三宮子粒銀六

章明經世編

萬餘兩明年春又該進金花銀二十五萬雖內庫暫

缺稍俟前銀運用亦不爲遲何前銀之進未幾而取

銀之資又取下也三公主成婚禮裝奩賞賜誠不容

已然考之會典所載公主冠服數有定額費亦不多

自 親宗以來並未取及太倉銀兩今選婚纔二月

即取銀數萬以供粧奩不惟有違舊制亦非所以謹

始而訓儉也管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等所言雖有逆

聖心而竊觀惠民之道實不外此伏望 皇上

俯鑒臣等愚忠恪守前日明旨將太倉銀十萬兩悉

免取用如果內庫缺乏候至十二月及萬曆九年春

將子粒金花銀兩依期照數奏進則國計不虧御用

有節聖母之壽益衍無疆皇上之孝推及于無外矣

題免雲南加增金兩疏

題爲懇乞 聖明俯免增金以昭儉德以蘇遠方民

困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該本部將雲南布政司

差官管解足色金一千兩九成五色金五百兩八成

色金五百兩共二千兩送內承運庫交收奉 聖旨

皇明經世編

這金進的遲還着彼處尋買九成五色金五百兩八

成色一千兩通共四千兩限八月初旬進爲例欽此

臣等查得萬曆二年以前雲南每年二次進金二千

兩三年九月十七日進一千兩十二月十二日又進

一千兩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并進二千兩五年十二

月十五日進二千兩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進二千兩

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進二千兩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解到金二千兩本月二十五日進訖臣等因解到

甚遲恐候年終奏進催行撫按將今年金二千兩

十一月月初旬差官領解到部視之近年苦爲旱親
一數年猶爲遲撫按官及臣等委有遲緩之罪荷蒙
皇上不加譴責定限每年八月解進臣等不勝感激
仰當欽遵 明旨行文彼中照數尋買但查得雲南
地方夷民雜處土多不毛我 太祖初定中原各省
直俱派起運內庫錢糧獨雲南悉與免派後有獻鏤
金床者又命收復之此皆姑且萬里之深仁聖垂萬
世之聖德誠 聖子神孫所當恪遵而不可忘者
列聖相承惟 郊廟祭器祭土 徽號及冊封中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徵號及冊封中官

卷之六

親王例該用金數亦不多故四海常賦十庫正供備
查舊案並未有成派解今者至嘉靖初年始進金一
千兩十三年以後如成色金一千兩後本嘉靖四十
五年及隆慶六年詔書又將雲南採取金兩停止是
進金原非一定之例也今本古于二千兩之外復加
二十考之 祖制既非正供又著爲例尤出額外據
撫按奏內金雖解上雲南原不產于雲南因本部行
之布政司該司貢之府州縣徧將居民僉編金戶每
數家請貼一名每一名派金數兩非買于土夷則買

于鄰省奔走數千里之外尋問數百家之中積釐成
十分積分或錢或銀年累月湊足一兩因內多散碎低假
必外加數兩添煎數番方敢交官及司府試驗成色
不足復令倍加再行餉銷務求足色計一金之所費
蓋不止于數金也價銀派于稅糧差發等項每金一
兩給銀六兩五兩鋪戶私自包贖多至二倍三倍故
一金報完而金戶中人一家之產已傾矣至于等候
防護之費沿途遞送之費又必銀數十兩方致金一
兩及委官解到部奏進御前交付該庫雖止有此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徵號及冊封中官

卷之六

若前項收買之難包贖之苦 陛下深居九重豈盡
知之幸節年所進庫中有無存積臣等雖不及知但
未聞不敷支用而驟加一倍若以爲預備郊廟祭器
則節年神庫所貯一一見存若用備非貴賞賜則每
年進金花銀一百萬兩外加買辦銀二十萬兩已爲
有餘惟宮闈增造首飾歲所必用若量一年之所入
自足爲一年之用似不必倍取而後足用也管 高
皇后間輸元府庫金寶至京冬 太祖日貨財非可
寶帝王自有寶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侈生國家不

因其理無二誠恐驕縱生丁舍後危亡起上忽微最
伎巧爲我國等戶全下爲蕩心獨厚詳味斯言誠萬
世母儀婦道之懿範也今增造自飾托之甚易不遇
後一昔之美觀買金遠方括之甚難皆係自如之膏
脂且分外加派又無停期年復一年有司追收急迫
小民出藩不前窮者轉復窮者生憂上夷乘機搗索
有如豺虎調兵防守於昔倍煩朝廷處置聞雲南數
遭旱災年荒穀貴一金止易粟一石因道里隔遠撫
按未敢奏聞臣等欲不加賑恤以彼中庫藏空虛亦
未敢言請今復增添金至二千兩仍前四千兩計之
每年該派價銀四五萬兩前 皇上軫念蘇松災傷
特發帑銀七萬以活飢民奈何加數萬之銀于災傷
之地而恐飢民呼天之路乎且事必干係國家
之典章與生民之休戚一昔議定世守不刊始謂之
例今取金非惟正之供加派非惠民之政著以爲例
後世何觀況內庫供用之數節年漸踰于舊例者不
可勝紀今又增質前金以爲年例臣等若阿順不言
政虧 皇上節用愛人之德是上負 國恩不忠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無

下

畏者臣等寔所不敢亦所不忍也伏望 皇上念生
民民困可憂思後來年例難繼將今定全數 俯賜
停買容臣等自撫按官將舊進金兩每歲于八月中
解進俾南服蒼生詠歌 聖德遙祝 聖壽日令萬
世之下仰 皇上恭儉之德與 太祖先後繼美實
臣等區區一念之朴忠也

司馬奏議

止御馬監計馬疏

止計馬

題爲恪遵

明旨謹停濫計寺馬以復 祖制事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止計馬

平

御馬監太監高相等題計馬匹奉 聖旨起馬匹着
照數給與兵部知道欽此臣等查得大明會典內止
開本部每歲于北直隸保定等府派取乳馬五十四
驗送御馬監擠乳以供膳羞之用自永樂至嘉靖中
並無聞有該監計民馬事欽此我 成祖文皇帝開
創之明例所當萬世恪守也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
本部備查該監馬匹錢糧數目奏請令 巡司科道官
每年查點馬匹草料若干務要明白追究下濫者爲
例題奉 欽依以後不許朦朧奏討自取察究此我

世宗皇帝嚴禁之明旨所當萬世恪守也萬曆七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得該監奏討馬匹中間原無征調又不見開有例指數且乞明飭從停止勒令該監清查給單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有事山陵該監馬匹偶缺准量給一千五百匹以役不計并議欽此是我 皇上裁革明旨納如日星中外臣工所當恪守者也今該監太監高相又題請要討太僕寺馬二千匹克將 皇朝舊制及近奉 皇上不許討明旨不入本內以致奉旨准給臣等查該監所收各

皇明 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萬曆十七年

處貢馬歲額甚多又詔以降慶元年萬曆二十七年三次例外所討寺馬至于六十匹既無從調騎謀何為驟稍缺乏不 聖駕謁陵郊祀計期尚遠而又輒預增二千豈真供備 上用不過求增馬一匹則增一匹草料增馬三千則增三千草料馬愈多而銀愈多銀愈多而利愈多情狀昭然人所易見及令戶部每年支放該監馬草一百七十四萬束料四萬七千石歲費銀一十二萬餘兩每年俱令徵全給毫無拖欠使不通同商人高估價銀侵費日耗盡以每旦朝夕

餒餒則天問良驥去錦成羣何至于減損缺乏雖年久不免老瘦亦安明開的數奏請酌量補給今止求增馬而不言老瘦開除之數正言馬少而不言扣剗草料之數不知營牧人貢所司何事該監何不查究耶太僕寺馬匹專備在內營牧扣剗密等鎮不時請討臣等恐將來不繼每年先給各不過一千餘匹見給之後倒指者即在本軍名下查扣草料追椿銀入官仍併將官計分數題察野治今該監馬匹日支草料則分釐不少問馬數則多寡不知其老損開除者亦無人查究下落法行自近而中外不平如此何以服往操軍士之心臣等于去年護駕謁陵見該監馬匹堪騎者不下之一其癯瘦難勝鞍轡倒指路傍者甚眾不知歲額草料何用而令御馬至于如此今又增討三千計馬一匹民間費銀二十兩馬至三千費銀九萬兩而起休寄養草料所需猶不在內皆閭閻小民之脂膏也若如數給與不惟見軍之馬漸乏而一自入監之後則民間尤焉餘金俱付之無用矣臣等叨任兵曹職專司馬惟知 皇祖舊制我

皇明 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萬曆十七年

皇上明旨當遵不敢曲徇該監之請以負 皇上委

任之重故敢備陳始末仰祈天聽伏乞 皇上仰思

訓制當遵備察臣等所言可採將該監今討馬匹悉

從停止仍勒該監將見在馬匹嚴督管領人育用心

體養如何損數多雖不能如營軍盡法處究亦宜少

示懲責以儆將來仍恪遵明旨以後不許再討如基

遇年祀過期駑駕與付從應用馬匹或有不足容臣等

查照萬曆八年十一年事例量撥鄰近寄養京營巡

捕等馬暫用事畢仍照原數發還其該監見今所養

馬匹及草料出入額數年久未經清查以致該監每

次請討該科及本部即連章報奏緣未有定規故遵

行不便令候命下本部移文巡青杆道會同該監及

戶部委官將在監馬匹備細清查原額若干每年續

收進貢馬若干即今實在若干老弱倒損應備若干

備細開揭進呈 御覽仍造冊送部以後每年終俱

照各馬房事例一體遵行庶 皇上之明旨可以昭

垂于後世 皇祖之舊制可以光復于今日而國計

軍餉均有攸賴矣

止內操疏

萬曆八年

題為恪遵明旨乞罷內探兵馬以肅禁地事本年五

月內該本部題止選練內兵伏蒙 聖旨演習在內

人役原係駕駕未嘗操費所引覽卿奏知道了該衙

門知道欽此今臣駕已還應題請停止臣等伏覲我

皇上恭奉 聖母扶養前驅拜祀陵園親伸一人之

孝懇考詳壽域又開萬世之靈表且旌鉞近瞻烽塵

屏息警典至止天日晴和一言扈從文武臣工調防

京邊將上不啻十萬有餘皆部分齊肅環衛森嚴固

皇明經世編

不惟作萬呼共祝 聖母 皇上萬壽惟內探隨駕

兵馬雖甲冑可觀而怨勞不馴雖隊伍頗足而進止

自恣及回至涼水河等處人馬喧爭全無紀律奔逸

衝突上動 天顏自萬曆八年以來 皇上四謁山

陵本有內兵不靖如此之甚者雖經御史奏聞臣等

至今尤震惶懼因思七八月間每遇常朝之日百官

拱立班行聞西城喊砲之聲徹于御座各官面面相

視不勝駭懼咸謂宸居遼密之地震兵戈殺伐之聲

太廟之御靈未妥兩宮之綏處未安臣等因奉明旨

止于息從又演習已久必恭順無他未敢并行潰矣
今中途不戰而木加慙危從事完猶未解散臣等職
掌攸關不敢以無傷無害而不再一言也查得舊制
京營軍士如遇 聖駕躬祀兩郊始領盛甲于內庫
事畢照數交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帶盛甲弓矢此
外並無另行選擇故事凡未有給與馬匹任其騎坐
馳騁者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持寸刃
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邊衛充軍 祖宗防
微弭亂之意甚為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半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

平定

皇城之內禁得常用精緻甲冑鋒利鎗刀壯健馬匹
科道不得科選本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廝養習僕少
二三名多四五名出入禁苑而不容露詰恣睢閉關
而無敢抗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或賞賜不滿其望
或管領不得其人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諱于內則外
臣不敢入諱于夜則外兵不及知諱于 都城白晝
之間人目之曰此 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
兵不能禦或傳奉 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
縛乎丁時驅之不宜散捕之莫敢攫如臣等前疏所

言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可鑒也且自古國家理亂
之數外寧必有內憂今諸邊漸警四海晏然在外似
若輯寧而蓄不逞之兵于皇居近地恐夷狄盜賊之
患不足憂而將來腹心之可憂者必自內兵始也昔
周公建成成王凡殺衣虎賁必擇吉士今內兵中謹
畏守法者固多但眾至三千豈一一皆良吉之人乎
矧 皇上已見其不戒丁駕前安能保其不變于口
後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微扇貴之者在朝廷漸
成養虎之患臣等見始思終深切眉火徒薪之慮主
于靡耗錢根接費所司乃近憂而非隱憂也緣是不
避忌嫌并干天聽伏望 皇上念謁陵典禮已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

平定

官吉樂已定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請遣
官仍速賜 宸旌切小臣民將近席內兵盡數罷歸
原籍衙門各認原番職事肅甲兵仗若落巡視收
等官逐件查明交還內庫馬匹三千通發御馬監收
養以候回衛營缺馬勇士領騎以後免并題行太僕
寺復收則禁地肅清永消隱微之患 聖心澄靜益
疑悠久之休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卷終

早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四

康子龍賦上 宋徽宗高才 聖朝

徐守志聖公 吳培昌田公

吳訓錫佩達泰商

張鈴諫奏議

疏

張南

陳末議以備經世以資安瀾疏

臣惟夫秋之最敗而中國之最歎者莫不曰卒伍之不

足也

臣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六十四

也臣謂四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

于糧食無食則挫其銳帶其餉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

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募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明

軍法雖呂蒙能示覆轡之官積其正戰後主之誅無

今之徒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戒笑雖諸葛亮抱隆中

之策趙充國當今成之吳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

國臣故其一曰平其食然食之爲用有節制之常經

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築

籌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

最急者得其說有三曰法者謂示用以輪邊號曰

飛輅然夫國或化中常最急之而有餘今不惟常

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難以工本此工本之外又先

益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句說也且准鹽原額

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銀二錢有餘

今每鹽一引如至征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

此又同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

留難而帶私販朝廷既有以高價而開中交納救

支銷費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減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費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減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費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減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費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減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費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減臣恐懲抑假各盜

臨池之鹽遺大半而若干撈取之不為餘鹽之用尚
可及盛而拘一解額之已定舉且年所池者而地方
可知悉聽規矩招商既聚則關中本已可以議復監
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一年功成事定
方復命已 朝果其聚者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
務有裨詳科道諸臣指事薦場以軍法論賞者仍循
故套上員委札科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懲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復蹈懲卿
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 勅廷臣詳

見明經世編

卷之三

嘉慶三

平嘉堂

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祖宗原以待有
事之用 國家額年以繁額多用于無事之時往事
不可追矣今常備各近午節開事制為開于勸遠山
西使人聚鹽諸鎮為軍其地星其時值定為則例
今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
優獎軍司收邊關並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貨費不同
于此若不如知待則民間莫肯應制吏部驗期又當
于遠近運費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
其按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 勅廷臣

許其內開納之實用可圖也查本色 尚關也開可
興所關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為不關開 河之賦
既無經而民之資已耗骨萬一事出倉皇公私無措
其不至如漢之策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免夫諸錢
以為 法政之累以最後世之產者不但已也其二
日關士卒 右兩等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
多愈少今以開納一途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
無當實者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疲勞壯軍困于
餉寬之項代主兵則零星分布瞻顧弗暇中間且老
弱不學于居六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
容漫不可否舉一萌旗而地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
軍威池年迄無成功者職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
專敕着落各總督官 將所部兵卒一一精練開
役占按治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開退還本鎮以
易精強而軍則嚴行各衛解發服役主兵則先儘本
役以損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各不補果得一卒
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寧兼二人餉餉以養一卒之
力定限 以冀清結 奏報唐虞突厥于定莫只

見明經世編

卷之三

嘉慶三

平嘉堂

用一千人。國家在平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沒勞甚，困危定棄，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枋橙山，前後能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虜軍既以精實，主兵尤宜兼用，主兵者，舊兵主農，而古兵法，

國朝之制，何惟城守，不以役殘，蓋以旣勞民以養兵，又復勸民于農，朝廷仁天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朝廷豈昧有天下之心，而斯人何嘗享

一日之逸，以臣所見十山內者言之，在百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者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爲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之亦幾占侯國一旅之額，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閒歲赴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百里而下，及五十里而下者，應應相率，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衆多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雖取解工食，置人不，以填豁等，迄今以來，雖以修邊爲名，徒見倏忽往來，並無績效，至留偏城守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已應該早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爲在官無凶著之人，任其占用遺差，以恣

跟蹤，臣故曰：朝廷雖有天下之心，而斯人未嘗

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更加精選，凡近邊

五百里州縣，尤宜戒其相徭泛役，于此更加名額，或

兩戶抽一，或一戶明，如見有精健人丁，卽令逐名

應役，不則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願，情應當再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六

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所屬地方，各專提調，初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爲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行陣分編，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之費，善矣。有善焉者，或者有口民兵役邊，原非舊制，不如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卽厚其信賞，著爲兵額，臣愚以爲：朝廷貴士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爲軍者，爲駭其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朝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且二

曰選將未夫古之將帥或出于士望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欠用之乃爲名將今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大狹凡總兵參遊指揮使各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朝廷不能脫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國取將之術不如是也我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罪辜蔓穰莫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今軍中衛霍別出于城四顧宴安殆不多見豈我盛世人才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

曰明軍法人情其實也不及將則不勸其罰也不威衆則不懲將帥者固恃君上之賞罰以料衆而成功者也使君上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掌司馬之後欲賞不及時也今旁制多岐將權創損管人數士皆常有明白雖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竊陛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款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者其賊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行于千人其總管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稽覈以綜體要其臨機對敵應用賞擄皆當任其出治司紀察者亦惟後事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此固尤爲先務其五日定成案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案者固制敵之大計也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曉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儼貌所謂用人得策以能先辦此今用

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無定以功罪不
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愈失兵機
愈左而天下之意日甚于一目也何以謂用人之功
罪不分如木兵以調度于中皆撫以宜防于外中外
既分責任攸別若在有當有失事之圖而本兵失之
則罪本兵也必無故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皆撫
失之則罪皆撫也必無故今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部旨切責將分別其功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
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聞非惜乾之去也
惜明經世編
張紱疏奏議
卷之九
平議堂

會之甚便皆將東裝荷擔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
入吾常卽爲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皆大賢以下必
有不司辭之責任斯有不容已之施爲使臨事而有
易言責言之體則如此後之當事者欲乎其有死之
心無生之氣既勞任怨以爲國家達無疆之業臣
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陛下自今于諸臣擇之必
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著然後須
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
不遇秦穆以之數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
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
非戰則守今橫議交爭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
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
別必肖如臣等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強
人皆可戰使空暇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圉則
擺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擺邊之卒遽盡撤能戰之兵
尚未練將致彼此衝突戰守交失恐愈戰而專言守
者既已誤天下二十年之前舍守而專言戰者又
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補鎮之兵速難議撤

他鎮之兵可傲而亦不可使傲者此大計也。且日勵精勤諫云多難興邦。屢憂啓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一實者。君斷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其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聖心憂勤。臣工祇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爲。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爲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一

澤堂

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爲先王遺緒。可以講無事之制。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旣而仁宗嘉納。責曾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能爲慶曆病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勵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祖宗因寒暑暫罷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一月中方先期數日。陛下于經筵日講。但最管罷。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俞允。夫以聖學素崇。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祖宗早罷數日。固亦何足爲陛下議。但陛下

當此寶祚新登。邊關多事。卽此講學一節。能視祖宗多加數日。足昭夫勸勵之心。願早罷數日。若示以厭駁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厭駁而人臣得以策功于下者。臣故謂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者。爲此故也。臣願陛下戒之悔之。上畏天心付托之隆重。仰思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漸。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警不可以不復。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一

澤堂

筵之一事也。臣願陛下自今于每日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或旬日再出。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召內閣文武卿佐省臺侍從之臣。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詢謀有得。如某言常用。某策當行。某利當興。某弊當革。隨震天威一新。聖斷大天威一雷。萬廢咸興。聖斷一新。聖器日息。則方來之禍。有不難。難。匪如之虜。有不難。格。此其事若在。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轉旋之機。天下安危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是。而更有他阿也。惟陛下裁度。臣不

恭惟憲皇帝

臣等愚以類鈔防兵大計疏

臣等愚以類鈔防兵大計疏

臣惟方今天下之大莫莫莫莫于邊防之憂

弊莫要于其實項我皇上慎如旁內侵陳宋為患

命輔臣與諸臣集議推持臣方待罪尸科亦嘗

謬有封題隨諸臣策進既而荷蒙聖裁擇取一

三舉而總以實實一古鈔兵部舉行所謂九重宸

慮一代訂謨信多在此夫何謂古責成其暇而有事

體因循猶故條議章程甚備而奉行絕效茫然日夜

皇明經世編

臣愚腐心惟望于議之已定者責其必行而未安者

速為改議則防秋大計當不出此在今日責實之最

急者莫先于申軍令然法之行也不于其空而于其事

且如元年界嶺口驕于嶺之變失事重大貽患慘毒

其失守諸臣至今遷延含糊不惟得脫蒙赦詠罰且

復各肆文章奏辭臣等雖屢示泰駁俾其抄竄但人

見其功罪不明紀法不定姑息成風牢不可破如此

欲望從此必行是下軍前賦敵斬將其胡可即得此

軍令之未實實效者一也莫先于明敵守今分兵教

練分工修築分地戍守既未確有成規亦未約有定

據而徒見道傍浮賊謂是嚴備此賊守之未實實效

者二也莫急于練兵卒今不惟在內京營與營驍四

衛既奪于官府之異同而會官總督專官另查又苦

于分合之未定其各邊鎮之有留駐汰亦未見施行

此兵卒之未實實效者三也莫先于繕城堡即其已

經修築且不能必保其堅完况節錄各邊爭戰其未

經修築分數猶多奄忽之間防秋期至又將委于無

及此城堡之未實實效者四也莫先于廣招納今不

皇明經世編

惟函僉答黃台吉諸酋之首與率眾來降不敢遽望

且寧中板升諸處相隣伊邇誘我人民結聚彌多凡

近且奸細得于盤獲者率我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此

招徠之未實實效者五也昨兵部右侍郎黃鍊至自

宣大都督同知戚繼光至自關越臣嘗取觀其所帶

軍中索用什物率多銳利精堅一可當百問其所以

乃曰皆其家丁之自造以供實用者至于公家造作

不惟鐵亦不鋼筋膠不同抑且式樣不同軍中用之

不過以為觀望送迎之具夫公家歲出數鉅萬之費

以道似軍器乃使車自爲備其費徒委歸卒此器械之未責實效者六也。國家財用雖饒軍需未嘗不備惟可出納者貴于先時測候隨事樽節使主客相參本折相資則雖款常豐又且月報之給貴于及時行報之給貴于濟事。今司月報者株守故常弗知變易可行根者茫關通拒惟恐速得不惟費出彌多抑且人不知惠此餽餉之不責實效者七也。凡此欲使良法必興宿弊必革法令必行人心必信則其說俱在已奉 欽依集議語中乞 勅下兵部查照今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事理移文前去兩鎮諸邊務逐件責成要見某件已完某件未完某件已行某件方行已完已行者務不致疎虞未完方行者務期期 奏報至于都督同知或繼光之赴 昌 朝廷既責以練兵爲名遽難別議其于總兵諸將在今日練兵之是否分合他時功罪之有無關涉相與相臨之是何統體與戶部錢根必當先期速發以便彼中之調餘三部軍器俱宜估發價銀以聽軍中之日造該部自當另具條議以補前日集議之缺仍各取具不致有誤防秋重且結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限 命下星速奏 聞不明 國家俱在客臣指名參寃控之所謂防秋之大計如此至于事機有無一當徒以難于同異獨于拘泥而無一人之敢言其非者今日巡邊大臣之設是矣何者所謂巡邊大臣之設不過巡此前數者而已使數者能修明以一總督專任之而有餘數者不修則雖有巡邊分任之而不足視人情責任在已可以成重前勇往之功鈴轄多門實以資推委又吾之便又況今邊事勢若累卵燃眉貼危已甚責之各人各地猶恐捐軀赴義之難今既以各兵備爲不足憑而擬之以巡撫又以各巡撫爲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議重疊分查自古及今言用人之失策左計更無論此臣恐自今在邊有勢之難行事之難言則互相觀望滯格在總督則以爲有付于巡邊在巡邊則以爲無與于職守萬一時遇患成雖徒煩 朝廷之處分竟何補危亡之事機如當時虜方深入 朝廷會命兵部至馬郎是鳳羽首薦是 命以往于時前邊憂恤自敬備之未結完行陣之未整頓皆火速粉飾成功以冀厭用之經過

不三月而軍伍使缺最情盡也矣至費資銀三萬兩
包內內明始末最不知于安危事竟事何事見今
有人謂其照可爲永鑒也 朝廷復只是任 命
之通判總督劉三宣大總督王之品以清敵今日
復聞 欽命以是使人 固固以爲不須也或者有
謂廷議之不宜爲微衆所知之而已矣 明旨允行
若于此中格而不行 朝廷之大信臣愚以爲
朝廷之大信正不在此蓋善謀國者貴于惟是之從
使只是也雖南隸之微言當采之而不疑使未必是
也 廟堂之定議當收之而不吝故宋臣蘇軾論
漢事有云刻印銷印不足以損高帝之明適足以明
聖人之無我今我 皇上若以前有見集于眾議之
者可行而允行今有見驗于事爲之必不可行而中
止此固我 皇上之所以爲明而出于尋常萬萬也
非大信之失也伏望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
不誤除之詔既已奉 旨允辭無容再議與錄仍留
部管束劉三宣爲添派兵部以俟別用處分諸邊機
務專以責之督撫平臣水爲遵守則邊防幸甚 宗

皇明御批

欽此

卷之七

下書堂

則幸甚固又不但取給于一時防秋之擾誠已也
欽此 召合乞正廷臣會議條格疏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
營軍制上請欽奉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
兵係祖宗舊制最部便與廷臣著實會議來說欽此
大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即允俞施行而必下廷
臣會議正命以著實會議來說 聖心獨有見于
軍國事重詢謀宜同德意虛懷誠爲懇至但今會議
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乞勅諭正改更則臣與在廷
諸臣以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
和 固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呼嘯都命不限君
臣師錫時容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
奈不妨互異惟期裨補于國端臥于君終底同心相
成善法此侯應劉欽尚能以甲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視宗時凡用法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錄掖垣每
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下各該與議官員
通以手本呈報至期會 東閣該衙門掌印官于
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 二人以片語微言

皇明御批

欽此

卷之八

下書堂

器始思各或竟無一人應答。故筆不停。開檢書題稿。再讀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出。關門尚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其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然哉。設心不過以一言一言。短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開利害。惟取一貼。隨之便。寧曰爲誤。國而不極權。便一念私。阿之私。遂陷于欺。君而不顧是則曲之狀。既自愧其私心。而足辭之。殊復難容于盛世。臣久爲腐心切齒。欲有數陳。今幸蒙皇上留心。而況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卽爲定議者。伏望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畧事停延。更望勅該部。將輔臣員古原。疏與此疏。各刊刻爲範。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其下方各具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與不應行。并爲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爲不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書已見了。用這盟字。會識之。已舊片議。而與商同。卽其事。其考據誠

論歸著。經畧斷案。意念從違。而具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樂見。如有不得與。而另自爲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土。當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積習。較諸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夫然後。兵部彙萃爲冊。再加鈐案。具疏覆題。皇上須更銜察詳。言慎加。宸斷度。國是昭明。人心嚮往。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猶其有永賴矣。

大明神宗

大清神宗
卷之四
臣等謹
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侯登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參閱

張給諫奏疏

疏

張 函

獻愚忠以承圖善後機宜疏

頃劇賊曾一本就擒捷聞該臣題為乞勅旗議聞廣軍功以嚴激勵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聖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奏疏

卷之二十一

上諭堂

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熊梓冷澤民而下首功參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陳官廕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朝廷報功誠已不薄日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下成功尤難于為將來已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己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獗者猶故

耶蓋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卒克本壘之時即假聲稱以誑誤朝廷不日安插則日招撫致一會首方擒一眾魁輒立侯澤十餘年來竊據其良田殺戮我良民海塘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詔民心上徵若定公然謂為給榜招安招人捷以欺先帝徒以進厥餘孽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萬姓無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祇以相傳溺死之吳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奏疏 卷之二十一 上諭堂 平露堂 平為日前深害而不思有留之一本吏所當處是一本繼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有餘黨即總督燾所自言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濟之賊反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楊標又舉其尤則有林容程老王老即亞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卓鍾諸姓及香山塚鏡其說尤多廣西古田一縣又沒賊巢守臣以天地為窟談以安靜為省事今竟尚果敢誰何至屢報一本二白號渠隻亦難謂沉溺擒獲俱

書是未除賊黨。視昔更有明徵。南京兩濟之銀。既已
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
在兵力。視昔幸有可賴。以此增兵足餉之時。當此乘
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總諸臣。正宜協力同心。
淬勵整頓。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絕黨類。係于
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本平者。仍責
之巡檢獲。奪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額。其招撫
安撫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服役。
務盡使妥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審
處如練主著。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竊據。擇守令。以
重民牧。調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只
瞻視矣。于人之沉痾方脫。必大補藥劑。庶保生全。恨
人言臣于此。一本置念。惟苦踰費。輒觀其甫獻捷音。
總督劉臺。卽倡爲本上不眼之說。巡撫熊行。卽上病
勢危篤之疏。總兵郭成。頗告回籍養病。一敵敗卽亦
效爲前詞。謂言以引索高價。此其心。皆何心。不過以
爲一本既除。吾責已完。縱後日禍亂復生。丁吾固無
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寧雖殞軀。損生。亦宜

自盡。日。明。天。道。不。可。獨。改。卽。如。一。木。訖。擒。一。步。役
夏。月。擄。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屯。者。卽。其。爲。觀。望。之。罪。
而。主。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上。詔。兵。
故。臣。昨。專。請。于。詔。當。有。特。加。周。用。以。勵。人。心。亦。所。以。
明。天。道。諸。臣。于。此。卽。可。深。思。而。顧。尚。忍。爲。欺。誑。執。迷。
不。知。何。謂。伏。乞。勅。下。兵。部。通。加。看。諒。將。臣。所。言。蕩。平。
諸。賊。始。末。經。畧。一。一。條。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卽。
乞。請。勅。下。彼。中。當。事。諸。臣。如。明。從。事。再。乞。勅。下。吏。部。
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奏。俱。與。罷。係。直。待。事。定。功。
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規。避。延。啓。紛。紜。替。代。
以。致。誤。軍。機。明。國。運。易。危。爲。安。民。生。轉。禍。爲。福。臣。波。
瀾。愚。忠。丁。此。固。不。任。懇。懇。悵。之。至。

復成法以鎮社彞疏

中官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工。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
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應。司。題。本。
聖。旨。是。該。司。官。是。何。開。埋。且。不。究。工。印。等。除。海。戶。是。
等。刁。惡。着。錦。衣。衛。拿。去。紅。門。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
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

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己試監察御史蕭應劉良弼復申前請皆不蒙允俞且于已疏又欲索勅旨朕處了臣下強辭是何體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心病瘼孰敢與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毀諫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爲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暇更論但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計輔臣與聞之政今無不由法司詳議之冊獄此我朝美政家法爲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違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叱使內閣不與問法司不詳議一任其姦欺巧司印印煩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恣盡如所擬皇上試思在祖宗時維熙治朝情明政果嘗有此事乎且將置內閣法司于何地乎皇上何不更近思于振興堯舜諸人之謫豈嘗遽底消大哉其誠正起于今日傳一旨明日擅一令當時

問臣不能力爭于上前而極論之致內閣之倚望日輕今日于一政明日亂一法當時六卿不能力爭于上前而極論之致諸司之職掌喪失遂一舉滔天三朝大玷追思往事銷可寒心故先帝初年廓清大政置首崇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浹之心其機盡在于此今冲恣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深文已罪且占核其濟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皇上之明法卽此而推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皇上國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君父者誠非爲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先帝俯順羣情將冲卽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犯俱付法司從公擗斷另請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內閣府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設有不法如冲卽痛加裁制不使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勝激切至

望又不卽置人馬慙慙望之私而已伏惟聖明斷

賜必行幸

御法紀以振戎機疏

昨初八日本時照聖部尚書毛體等接出聖諭曰今虜報緊急見監將官劉寶田世威部饒永發邊衛充軍着殺賊立功贖罪如三年無功還擊來殺了法司知道欽此臣惟聖王制馭夷狄要在紀綱故賞罰功罪非人主之所能私臣固不暇復漫述古昔以瀆天聽卽皇上嗣登大寶三年祝先帝時兵車固不加多儲蓄固不加富然而一時諸將傾心三軍生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法紀

臣等

駸駸淳淳然若增千城萬族之雄者何哉惟以二年秋皇上入奮乾綱而曹斬將自申維嶽畢高一朝就戮頗將往時積軍之將恃免授以誤國路權貴以全生諸凡舊套一划無餘於是沿邊將領始曉然知不忠之臣不法之謀舉不能逃皇上日月照臨而其死市曹鑿鼓之聲與死封疆橫草之勛又皆有以激切鼓動其良心而熟察其得失所以駸駸淳淳有此今日景象者其機固盡在于此也臣固以我皇上常保此無失將克成一代洪烈信易無難夫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法紀

臣等

程持未及一朝盡解忽論虜報緊急出二犯以立功贖罪夫以今虜之遠寇雲中勢猶未謂緊急縱勢誠緊急在馬芳趙尚湖朝恩李勇諸軍方面徵集雲梯星列時亦未爲乏將乃朝廷于此卽置繫囚廢法紀張皇四顧以爲禦虜之策假設虜騎如曩時直薄都城整居鐵鉤將吏舉何策以應之正一事而生死畢獄律而先後殊決臣大恐無以服當時死者之心而解方今任事之體殊更不知廟堂爲此誠亦何心或有謂秦穆公之于孟明漢武帝之于李廣皆以罪釋成功何獨尼于二犯臣曾有以折之謂臣之所以惜朝廷處二犯者正以不能與孟明李廣同也蓋二君之於二子相信誠不但腹心相與又誠不但如家人父子手足爾也其罪其釋皆有以昭白人心故史牒欽詔使皇上于二犯果曾知見其人又嘗面召水兵問其所以失律之故召法司問其所以招罪之由乃據其可矜情節一言斷而釋之則轟然雷霆誰敢不服今數者無一于此忽言從內降其致人駭異誠所宜然臣又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使君父有

言而人不見信前日兵部覆誠意伯劉世延之奏忽
命自中別出人力噴噴相異乃今又有此若不明乞
諭詔以私聲疑竊恐此機括一成將漸爲人臣假借
市恩之利而致了明作威福之權且邊將巧于寬測
者將復數欺百出尤非細故伏乞 皇上將二犯仍
明正前法用以戒諸將有死之心以嚴軍法無赦之
律因爲至當具不然如以威命已頒不容更易須乞
敕旨昭示一時謂一犯之所以得釋者以有某項情
節可矜自項功能可議用何臣之說何言之入遂乃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京營五論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條奏數騰勅旨將臨大閱
累朝曠事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役羈勒以再觀成

周洛水震華于載一時之盛味不勝至願迺日本乃
見當事諸臣不于典 事宜人較而顧庸心于常行
儀式之間與夫臨時 賈之末臣愚獨以爲我 皇
上所以躬萬乘臨戎意正不在此其意益以人心久
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難而不肯爲諸將皆安常而
不知變固欲借六飛游臨之會爲六軍奮起之機凡
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故而不可言縱言而
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盛會臣愚所欲言者
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因總督京營戎政鎮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奏疏 卷之十 平露堂

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即謬向兵部尚書
霍異而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功
罪以明勅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
賞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肯而廢格營
務有罪則明法勅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
萬無使寰當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
至此却脫然遠退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
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擬寰謝任復荷蒙明旨著寰
策勵供職舉一寰而四副將二十八參佐三十二營

四百餘員于把總之官莫不皆然此皆首待我皇
上臨時視其功罪軍機斷日宸衷以爲賞罰激勸臣
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者夫今不振
則不可復救五者何一論營伍消額國初京師軍制
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各曰五軍營又以
大營副千手切官舍人及十二四營附之額二十餘
萬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
二團營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
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爲老家
兒兵但以備差遣修營無復恃賴至先帝嘉靖庚
戌又收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
各省班軍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
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目俱寸挺不持空
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賊兵亦不過祇
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大約實不副名數不及額
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各投關買差替役老弱無用
之人尤不暇悉計卽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張裕謙奏議

京營五土

于露堂

當三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贛臣詢其營中軍額枝
尚謂有九萬二年給事中陳有健替代臣復一詢之
健謂與枝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祇存八萬
令臣一附不勝疑畏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
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兵額自其武視永樂
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
靖之不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四輩多寡名
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
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
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
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
擇常備而餘額亦不可使亂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
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參行重究再將
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卽終身跟伴不許擅
易別名請欽定爲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卽
充罪者家屬各爲正軍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
協巡視官當道會同營吏額乞勅下兵部兵部據所
題欽額乞勅下各該清軍地方官民始以地遠遠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張裕謙奏議

京營五土

于露堂

軍數多寡，爲降級爲民爭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情別難上馬關營蓋難曉錢，而於舊謂東西屬三萬之情，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撥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爲填實者一也。二論放演空餉，吉勇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無難言，至虜性恃弓矢爲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鎗、質、鈎、斧、鎚、臂、碎、腦及烏銳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成祖北征，但用神第一技，卽所向無敵，豈神鎗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卽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大炮三聲，爲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草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爲殷弄，爲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者，發一折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謂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卽所殷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器僅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

皇明經世編

張餘謙 議

京營五編

下露堂

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爲詭費，朝廷覺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君守令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守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信，且守止練，有事但令將親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十上下，每一次以一二萬數，拆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簡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英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爲知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琬來自遼東者，卽可將之，俾其于神鎗諸法，烏銳諸器，進退之技，金鼓之行，器具交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侈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祖宗，馳兵掃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

皇明經世編

張餘謙 議

京營五編

下露堂

管律古謂大將副將四員謂大將之偏裨每參佐一
把總十員四參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把
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
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
將約束參佐大將約束副將止兵法所謂微上徹下
以一統十以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爲節制
之師向總協者止知大將之尊轡于節制爲副將者
亦僅與兵二千而下視參佐則無別參佐之兵專爲
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副將觀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察大將遇副
將之體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達夫古人兵
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因爲偏裨大將不入則副將即
爲大將此亦兵法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者今三
放場之地總將既不得齊時俱入却以大號頭一員
得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參佐
是人各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視偏裨之務所以
事業錯而日不足勢勢歧而政不舉誠其勢而反之
莫若副將但聽節制于總督參佐俱聽節制于副將

副將無私兵其兵盡屬參佐參佐無私兵其兵盡屬
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
自爲伍則責成易而實効臻此將權之不可不急爲
歸一者三也四論兵無統制兵法曰治衆如治寡分
數是也今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撥則喧譁無紀
點聞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
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爲
首而馳逐風雨在步卒迥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
三千勢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營馬步固當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
法伍兵五箇長短輕重刺衛之技互相錯綜難用如
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爲隊圓牌特
爲隊弓箭特爲隊火器特爲隊甲什旗物分辦無章
以此治兵尤爲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爲營以知兵馳
將領之步兵自爲營各照木管領之又自五人爲伍
五伍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哨二哨爲總六總爲營
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背總領各別庶部曲適均分
數易定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爲清肅者四也五論軍

法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勢弱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論若今教場卽闔以外有軍治之有軍有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

也恨將帥者皆姑息成風而一負戎君而不敢下繩軍上使皇上今日不爲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輩輩之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賊行而搖惑一動則羣起非之不日浮躁則日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爲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舊套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皇明經世編

下言不盡謬者乞爲請勅下該部及該管諸將一查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誠心上孤德意容臣先拈各奏定以明示無罰庶積弊一新大舉斯稱用是六軍嚮往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爲我皇上既同之福福不則若徒饗飾一日之觀瞻而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更有不可勝言者伏惟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議

附進京營議

京營吏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大

下露堂

臣頃請乞正廷臣會議條格俾于輔臣所奏欲改京營制事宜人各詳議既欽承詔命臣當自獻其愚大抵今日之議惟在于用輔臣之意而不可泥其詞蓋輔臣之意意在嚴訓練以強兵是切中肯綮若謂欲創更營制則今日營制不惟不可更而亦不必更所謂不可更者蓋入國變法乃變其法之不善在昔君臣雖欲變祖宗不善之法尤必乘事機可變之時若法既未嘗不善時又不可輕爲則必不爲之以言今兵制當我高皇帝開天今五府統隸之兵爲一營

操練有中軍有左哨右哨左腋右腋故名曰五軍營
外以別于手初官舍人彈忠效義千二凡四營附之
玄皇帝繼繼以龍旗寶蓋下三千小達子立營故名
曰三千營外以隨官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
一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神家馬附之六曰五軍
曰三兵曰神機此所謂三人營也景泰初因已之
變遂於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爲十二
團營以爲操練之兵既未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
于十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爲聽征之兵亦
未免失多而携寡至我 先帝當庚戌歲虜騎長驅
大勢成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蓋歸五
軍以充復我 高皇帝之舊制因神機爲神機改三
千爲神機以式附我 文皇帝之宏規總之爲三營
以盡其大分之功一經督 協理二巡視四副將三
十二官四有餘員千把總之間以盡其詳宜昭析太
其固本營分數不明也在 先帝方復祖制有方損
重之心會于皇祖告于 祖廟于蒼穹定規畫其詔旨
昭如日星有曰記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方可事權

皇明世編

卷之九

五軍營

歸一又曰朕復 祖制二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
頌有曰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增 二祖修攘之耿
光下垂萬世治安之成憲臣等莊詞封極以彰我朝
京軍三大營之制是 高皇帝創立于始 文皇帝定
于中 先皇完成于終是 三聖人作爲二百平遵守
誠 祖孫作述先後相成萬萬世 聖子神孫當欽
承無作此正我 皇上所謂分營練兵條 祖宗舊
制外此固無所謂 祖宗分營亦非所謂 祖宗舊
制也且 先帝所克復 祖宗成規不獨臣與在廷
諸臣以爲善即歲前九月 皇上勅諭營臣有曰國
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
修宏規其制大備今詔累未乾是 皇上之心亦已
灼見其善矣夫既灼見其善而復強欲更之此固臣
愚之所不解况今正當國家安定之時絕無曩日事
機之變不能乘時修明 祖宗成憲以奏實功乃無
故徒取其成憲而紛更之以大致駭異人心尤屬未
便故臣以爲不可更所謂不必更名益 祖宗之法
既不可以輕變而臣時之策又不貴於循名爲今惟

皇明世編

卷之九

五軍營

有于管政責實而已。減將領擇其才賢。管伍補其消耗。軍法勵其嚴威。而又調給存恤。恣其情苦。取從前節奉欽依操練舊法。通行而盡飭之。以日求成效。則今日管制卽祖宗之管制。今日兵威卽祖宗之兵威。此而不能。則今日之管制無益也。五軍之分練亦無益也。竊惟新命又將升其原有者而失之。養舊以人統三千。領更以人統二萬。是本欲明分數而分數轉淆。統三千者。尚相維相制。統二萬者。顧人自爲兵。是本欲分兵權而兵權彌重。況先帝定制一更。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翰漢奏議 兵部制五 平露堂

更不必更如此。至謂大將原無專設。戎政不當有印。輔臣言此二事。獨誠爲有稽。無以則當總督之設。銷戎政之印。三大管各專設總兵一員。副將一員。而五軍營再特加副將一員。爲三大支。以司專領。又命文官大臣一員。特加本兵尚書級銜。以總提督。總督文臣。一如巡視事例。照官銜職掌。另請欽給關防。以便行事。其巡視科道官員。與關防勅諭。各仍照舊例存留。此既能守二祖之法。又不失先帝之意。抑庶乎其可行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翰漢奏議 兵部制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六

筆序

陳子龍臥子 徐乎遠閣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彥媛公

宋存標子建參閱

葉綱齋集

策

重師儒

尊崇教職

葉奉及

臣觀宋儒程頤之告其君矣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而本於學校師儒也則莫如今日文學博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六十六 下

士森布天下豈不斌斌盛哉而其效未覩何故蓋古之師也因乎下今之師也因乎上上下下之情乖古今之效異也夫古之師易嘗不本於上哉州黨鄉遂之師卽州黨鄉遂之老州黨鄉遂之老卽德行道藝之人上之所命而教卽下之所服而從者也今也不然不論德有不問道藝卒然而命之持牒而來據座而坐青衿之子有參差乎其處足趑趄乎其前貌相承而實相礙至於戴高位握大柄者乃始盤辟俯僂奸相邀而內相拒夫人而不服其心則不能一日安處

而爲之長而猶能使相水相邀者徒以上之令耳豈其心哉豪傑之士於是舍夫別求所謂德行道藝者而師之徘徊於山林之中棲遲於佛老之宮所托甚高而所服甚固回視聲序若說已也夫以天子之權而立法不能驅豪傑以入陶冶而山林匹夫常主其事豈所謂工哉臣嘗讀莊周書以爲天下好知聞其所有賢者則龐檣而趣之內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若以陰詆吾天子之徒者蓋周道衰學官廢缺賢者在野學士泮然無所歸依各自擇師是以足跡接乎諸侯車軌結乎千里當其盛時黨安於庠衛安於序豈一日去也周之言激矣且其學已廢缺而自擇師固無足怪今學校遍海內師儒環都邑不能使豪傑之士帖然心服而爲弟子此何爲也周禮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師儒之得民卽朝廷之得民所謂勸以繁之者也不能繫其心則不能施其教而欲賢才之得風俗之正不亦難乎蓋今郡邑學吏昏瞶之大價少之輩皆以乞得之選藏於尺幅之間纖趨於拜伏之際以自委之氣而墜自立之心以可量

之資而來可至之侮高者促升散卑者就來廬如此而已所謂督學亦不過高第精舉者奉輶馬乘傳行部與馬赫奕其都也儼一邑弟子聚之都會一試而罷地方不能遍臨學徒萬餘不能一訊未三年以遷報又挈挈而行矣夫是二者德行未必有也道莠未必有也徒以命而師之人亦承而邀之自故事外曾一問及否耶冠冕佩玉而後能教人揖讓按甲擁盾語人口胡不揖也胡不讓也則彼有以相久而不服然亦未有披甲擁盾而肯以揖讓爲言者則其於故皇明經世編

督學之選天下之大僅十餘人難矣宜命京朝三品以上延訪果有德行道蕘然後舉授舉主任之召見勸諭賜宴使之風厲較官興起教化一以三物爲主最者超晉京秩平者序遷亦以九歲不才者禮部都察院撫按覺免不俟考舉主連坐夫擇之精又任之重則益奮發勉進德業有以服乎弟子之心天下弟子亦知朝廷欲以深責之也莫不洗濯磨淬延頸舉踵而聽服其教較官地近旣得朝夕提撕導其善而救其失督學位尊而久又得月煨歲鍊周知其善惡而進退之鼓舞振作優游涵泳庶幾賢才可得而風俗可正矣然而議者必以爲貢之嚴用之慎則老者無所於歸吾知用賢退不肖而已庸恤其他且人而欲備之則舉天下盡官而後可此勢之必無者也田野小民餘十斛橐尚擇師而教子奈何舉天下豪傑付之遺瑣輩哉凡物之可乞者泉布之小耳明珠大寶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也而乞與之也

臣聞王道旣衰諸侯力政好惡殊方人各善其私學

以下世王於是百家雜技譌出並起漢興董仲舒以爲無所統一下不知所守畫策定議諸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皆罷絕之方今道德一風俗同家詩書而戶孔孟五尺童子羞比管晏則既粹然正矣而人十乃不逮古遠其何哉夫物莫不有實實者物之所凝於天地之精而所用於天地之具也稻粱之貴於萬俾決矣有稅焉雖如坻滿車上不登於簠簋下不救於饑餒何者無實故也無實則萬俾不若今夫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馬穰苴孫武之徒豈非學士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其本正心修身其用治國平天下其文六經皆實學也然而諸子之學狹而出於技故必掀形骸心乃有以見其奇而成其頗儼聖人之道大而本於中故愚不肖可以及賢知不敢過而人亦得以竊其似所謂其道無常者也是故懸爵祿之重而較於文辭則謂之言揚習剽竊之文而邀乎富貴則謂之明經英華果銳之氣盡消於陳腐軟熟之中孝弟廉恥之心盡移於聲利盛麗之習居常論議莫不舍其所憎而舉其所便論生歟則貴髮膚而退成仁論出處則徘徊引中庸而弃狂狷修飾德行則日爲好名希慕聖賢則日爲偽學謹厚者已頽然托於不舉不刺之間僥倖者則肆然而無所忌憚蓋雖周已有糟鬼詩書蔡邕之譏又况糟鬼中之糟鬼將弁與詩書而抹殺乎哉其冠羽其服皆謂之儒釋雖具而實亡矣乃取而貢之天府已不敢望萬俾之用尚欲以充明堂而贖百姓不亦謬乎臣聞耕而南畝之則實亦南畝而報芸而滅裂之則實亦滅裂而報故既籽而培矣非其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之六

平露堂

類者獨而去之所以使之遂及歛其華而向於實也
至於稅者亦捕之而已是以農之良者富於粟君之
仁者富於食今督學較官既皆得人則宜使之敦尚
實行以文取士已不可變要以實行爲主較官周知
一學之士督學周知一省之士歲試文優而行優者
上文優而行劣者斥行優而文少劣者則亦上之也
歲薦文行優者貢於部不然罷勿貢卿試文行優者
進于省不然罷勿進使人得爲善之利不善者文雖
工而不免於輟軻士乃日趨於實今既欲人務實而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七

平露堂

去取又在虛文此蘇轍所以有懲牧之論也雖然臣
嘗讀憲令朝廷之意豈不慎重哉既有臥碑矣又有
三等簿矣又令歲貢視性資學業矣又令鄉試有司
保舉文行矣然未有行者則法不信而人不敢也法
令貴實行而實行者恒因違謫法令賤虛文而虛文
者恒表青紫是以上之人知行之必不得宜文之終
不能抑也職同市井行若盜賊心知之矣視其文而
筆焉則亦取之懼其雖抑於今必顯於後即今暫抑
後未有不救者也天下誰肯出而任其怨者先王之

法固不伸教者冒卿監以觀之至於卒不變也屏之
乃終身不齒其不忍絕人而拒惡之嚴如此今亦
宜固可賢者使之觀感於善甚者雖筆其文而亦不
齒者責授官無以好惡書於籍而又參以提調之書
取舍進退一以爲據本之以誠行之以決守之以固
不事姑息而有所忌避庶能使人孜孜不已興起於
法度之外而實行可得也不然齒齟齬裂天下益趨
於私且治天下又烏用是稅者爲哉

決資格

三途原期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三途原期

平露堂

臣聞天下之物有有格者有無格者善用者以方而
合方不善用者以長而合短長短方員所謂格也惟
不得其彼此之宜是以齟齬而不和入以此合彼尚
不能入况以無而合有哉今夫人有知愚賢不肖而
賢知之中又有政事文學言語勇畧之異其所以成
於天者有形也官有崇卑繁簡而崇卑繁簡之中又
有治教兵刑錢穀辭翰之殊其所以理乎事者有狀
也成於天者有形而理乎事者有狀謂之格也亦宜
均是人也而曰進士焉曰舉人焉曰歲貢焉低昂視

乎召馳美惡隨乎唇吻。此如生人之初執而姓之曰某也。某也亦遂以爲某爲某而已。豈故有是哉。故夫官人之法。與其合乎隨於人者。不若合乎成於天者之爲得也。雖然。人之所隨。易嘗不謂天之所成矣乎。學較之士。群而試之。拔其尤進于禮部。不能者無錄。自至焉。初非塞其門而扼之也。則其至者。固所謂賢。固所謂知矣。鄉貢之士。群而試之。拔其尤上于天子。不能者無錄。自至焉。亦非塞其門而扼之也。則其至者。又所謂賢。又所謂知矣。人之所第。一因其分之所成。而亦何以自解。嗟乎。其所以試而拔之者。果取之於知愚賢不肖乎。將取之於空文靡辭也。其所以官而用之者。果取之於空文靡辭乎。將取之於賢知也。空文靡辭。不足以定有形之實。而徒彼之以無據之名。而乃理之以有形之實。然則人君欲以格而踏天下。可不知所合哉。晉者成周之士。有選衡造運之分。蓋盡然別矣。而所以典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也。名之。即其實用之。即其取是以隨其實之所宜。而論之以爲卿大夫士。鄉遂之吏。適有以相合而不爽。今格

之。定疎於司徒。而格之所拘。過於周代。甚非所以資英才而成化理也。且夫天下亦多故矣。而非氣則莫之能濟。居之所秉。氣之所變也。富人之子。顏色姁。強動止容與。群處而聲揚。起趨而趾高。豈其盡賢知哉。居富而氣盈也。貧人之子。出入抵巇。進退惟谷。欲談而宛舌。將行而擬足。豈其盡愚不肖哉。居貧而氣歛也。故謂歲貢之不如舉人。舉人之不如進士。此兩者。可以觀矣。歛則易委。委則靡然。而有不振。盈則易足。足則蕩然。而無不爲。抑者既靡。引者又蕩。則人主孰與其天下哉。陛下知資格之弊。奮然欲決去之。發德音。下明詔。深嗟太息。歲貢不特爲方面舉人。絕至乎九卿。可謂越拘擊之見。馳帷塲之制。而獨觀乎三五之道也。臣竊疑之。十闢之木。必生鄧林。徑寸之珠。必產合浦。何則。聚之衆而擇之易也。今以三年之舉計之。舉人三倍於進士矣。歲貢三倍於舉人矣。然舉人望進士。百不一二焉。歲貢望舉人。百不一二焉。即有之。亦閒署左官。避邑僻郡者也。且汲汲去之矣。諺曰。困廉鷄栖。不啄亦提。言非其據也。豈其無附

也於是群臣震恐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
即累賢甘賢阿不肯京不肯可矣而私毀私譽之必
誅豈非纓冠者即毀政之原朋淫者乃假手之道哉
雖堯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也獨故嘗舉其工
耳而舜亦自言其聖謏說殄行也繇此言之威王之
所以脩其飛鳴以警動臣工者其即舜之術與今天
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
性炮炙浸漬靡不備至苟不制伏而惟其性之所為
則將撥發爛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不謐然
以斃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近日京朝保任久未見
行科道封疆亦惟其巨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
在撫按臣嘗聞邸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
必進士州縣也不然必其突梯庸脂善為媚者也不
若是千百中之一耳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
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偏強倨亢不善為媚者也不
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朔矣早鹿而蹊于門
屏斥蓋與賁育錦繡馬行遺影鶴立臨廁獨獲唯諾
口訥訥如有春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禍

舉而免劾也使車至矣喘汗而迎于途抱枕視瞻望
塵展拜羞品極水陸供張設王者凡所以悅耳目娛
心意者纖悉具備則進士莫不皆然況舉人以下乎
何者漸舉而免劾也大官進士薰灼未艾吾之舉者
常在焉而又速之以媚小官舉貢止泊有所吾之劾
者常在焉而又邀之以媚是以王石混淆邪正雜操
公道榛塞人心幾幸此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
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
安敢妄有以詆之哉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述其事矣蒿藿成林倉
庾告罄田野未見其闕也糟糠不厭襁褓不亢人民
未見其給也官怠而不勤吏奸而俟賄事未見其不
高也貧苦失職閭里呻吟百姓未見其寧也天下
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郊門之外盜賊日屠鄉聚
老幼係累夫為之涕下與兵者未嘗遣一繆以擬
之緩急其可使乎皆往往彼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
也夫嫵妍因乎強射則剛者吐而柔者茹美惡倪乎
苦甘則倭人登而直人遠豺狼載道群豕為羣狸鼠

同道孤露無依使過戚工必無事矣且棄朱有下
而可用者也良願 陛下親臨帝之學長齊主之信
香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今都察院堂上官保舉強
幹廉明御史遣之俾察官吏果有賢能之異與貪暴
尤甚者明皆實迹待奏其中何之人可上可下各別其
考語以聞各爲正副二籍正者留中省關司發吏部
與三三大臣領治之考語俟考舉劾實如所謂使人
人曉即畏之爲者然後以行刑賞其有賢能徒以格
卑之不善類狡幼仍遷之不肖被舉舉劾不實者奏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一 葉綱齋集 初集卷上 半部堂
同如律使巡堂上考察以進賢退不肖爲簡公中人
最多每治有變是以齊縣七十止取二人公道
誰不懷畏而又操執乾綱專治刺舉之吏則其訓乎
御史即所以訓天下郡縣也夫天下至廣人至安能
盡知故寄耳目於左右日替而黑白不殊耳聒而淫
雅相混則是必天子自爲而後可耶甚矣人之不忠
也天子固無自爲之理而左右又不可盡信然則齊
威之術可以具異於齊而弃之哉

擇將帥

武王十

臣聞堯舜之論將帥曰將持一人有司其非但且
置不然哉雖然上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使以登
陞而駕敵車骨苦筋勞踣而不能進非長於尺面
短于寸也其所病者敵車非任重之谷而蹇駟非致
遠之器也則將固非相比亦烏可不慎擇乎哉方今
天子憂勤於上大臣宣播於下而甘澍之漚不能
及於覆轡革輟之地沐沫閭閻而邊郡之氓肝腦塗
荒城膏液潤腐草老稚係累父子夫婦不相保此將
吏不肖也昔我太祖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撥甲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葉綱齋集 初集卷上 半部堂
劍與諸公並馳於中原者十餘年御將之道籌之審
矣都司衛所繙錯宇內要害之處置鎮戍焉闔外之
寄悉屬武臣以爲指以揮兵塞雄陷陣非賢儒所能
勝也昇平已久法今舊弛統勇之子奉於醒醲非朕
之中流於經管機妓之際肌節緩緩智識鈍眊故
仁宗皇帝命文官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
諸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矣天下治安備用事介
冑之夫飽首下氣唯唯聽命是以總副叅遊有將之
名束縛而不能振軍旅大擢上歸提督下屬備兵吃

然將帥之任矣。故此兩者不可不慎擇也。今之所任者誰也。章句小生持方幅之紙。搖手而擢高策。安坐數年。富貴逼人。遂據而有之。入則列兵而居。出則陳戰而遊。擊鮮飲醇。蓋光寵富厚矣。盜賊滿山耳。贖而不問。百里之內。攻下鄉聚屠戮。監首虜掠子女。目驗而不見。巢奪民田。虧損國賦。心憤而不知憐憫。然幸不攻城劫虜。自可數日而遷盡。隍以外。委以喉賊倍力。爲巧詐匿不上聞。歸虛功。執空文。以調手上。此民之所以哀籲而無告也。豈其與賊疆而利民哉哉。身家重而勇畧微。雖然。一豎儒耳。驚悍跳踉奮臂而善鬪者。壯士也。婦人女子。緩步柔聲。珥璣曳綰。開關則閉戶。縮頸矣。奈何。婦人女子。闔哉。臣觀三代之時。多以車戰。故上自少即學射御。司徒大比。亦以是而興之。與德行禮樂書數同選用之於戰。皆能致師非苟而已。是以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意念深矣。非大聖人孰能如斯。臣欲令鄉會中式舉人。願試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於其籍。授官時。以爲捕盜通判。兵部主事。使之

治冠行邊。講方畧。習騎射。以待備兵提督之用。然而論者以爲騎射一人敵耳。不足以得大將。殊不知武之弓矢。驟馳猶儒之槩。觚揖讓也。善槩觚揖讓者。未必能爲聖賢。未有聖賢而不善槩觚揖讓。善弓矢。驟馳者。未必能爲將帥。亦豈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驟馳哉。論者不稱太公之磨湯。而稱張良之似婦人。不稱孔子之却菜。而稱杜預之不穿札。是皆獵取一二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且夫軍旅之事。以志爲主。以氣爲用者也。章縫之人。而善騎射之技。其志深。其氣壯矣。備其提督。固不必出入行陣。與敵角一技之間。然而定議運謀。鼓銳制勝。非志氣何繇哉。駕鶴辭於人海。鯉之潛之。非長年也。而惟其命之聽。苟不常習。聞洪武而股慄。見巨浪而心悸。尚安敢置身其中。左顧右盼。示水道乎。科舉之學。較士於槩觚揖讓。本不足以得人。豪傑繇之而出。何況弓矢。驟馳。使天下之人。知上意之所在。必有割然響應者。方今武舉雖設。但其所得。不過挽強引重之蠢材。入耳出口之腐語。且待之甚輕。即至總副。叅遊。羅亦命於人。非命人者。

若又令文於武則其智識足以料敵勇畧足以當患而勢可以為之督軍貴誰不聽命又使訓練武官歲時此試以俸而制賞罰其踴躍者必至矣今勳臣教讀既成庶文武官訓練率皆弛廢至居閭外所聽命者又豈歸也國家何賴焉

較賦稅 田地定賦

臣聞三代之時無輕重之賦貧富之人此何故也天下之田皆歸天子土之所授有常而下之所輸有定也阡陌闢田不授於縣官皆民貴而力得者縱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田賦

下

分裂惟喜所欲縣官特總其賦之大乙商賈喻千端而衡石不供步俸丈寸而倍徙不齊此天下所以苦也語井田於後世腐儒笑然而強陵弱要暴索知節愚不為擊齊劑量聽其自生自治遷為君臣則宜父母所忍哉蓋今天下田地不均官民異調後會之貴豪悍之族倍力為巧詐飛走千形狡詭萬狀派於見在謂之活酒藏於逃絕謂之咸亨分於子尾謂之帶管隔於賣王謂之魚納有推無收有總無繫條忽變幻鬼不可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彈於征徭割數

祿之產却數倍之賦無以充貧民貧民逼於窮途持利言之田苟違售之利減賦以遷富室廣狹輕重雖既混清富者田廣而賦及輕貧者田狹而賦及重富者有公侯之資貧者為何城之食此所以流徙徧於山林而盜賊離禁也蘇軾嘗稱豪傑而思按地更賦之不易行者洪水沸出蓋漫於天地矣夫禹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田賦

下

冊里一圖焉亦國其戶耳蓋人績錯而居圖於東而移於西田地則星分基置千占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得也惟以田而繫人不以人而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踪跡臣愚謂宜盡天下田地弓之不以官民起科誰以肥瘠為則因地定賦哀多益寡如額而止某處因若一某田幾若干魚鱗圖之占田者書於其下里有幾鄉鄉為某圖里長掌之圖與黃冊相照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更造之際里長察之即其稅之收除而窮其田之交易或失

嵒或姦利以致遺糧租稅徭役里長代辦蔡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排眾共知賦之所入眾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彼此殊方則它里所一里之人日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識數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以責之是以癸如牛毛難數之矣黃冊固害隨里通計封內田地第有數而無圖今既圖里里復圖田地此里之長居彼里之地不問也此里之田必問此里之長彼里之人占此里之田不問也此里之稅必問此里之田雖木履詔披圖可見後之君子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王

李

所以悼井田難復者以爲守令數易不如封建世於其上豪長洞析亂無從也田賦伸縮一問里長更者必於故者受其指示即世於其土何異哉蓋同比間就嚮號受就酒就寄具知必詳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里之田賦雖如其圖未免陰爲竊觴國之田賦雖如其數未免私爲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矣或謂里長代辦則通者無忌代者無可奈何揭其田標其稅苟明著矣豈禦之乎

修軍政

黃復學也

臣觀三代而降兵農畢處於是有天下者恒患兵之多而食之寡矣國初之制殆不然哉惟其廢而不脩故至今日兩受其弊而莫振成周以丘甸制兵五百一十二萬之夫備萬東七十五萬之衆則是七夫而賦一兵也雖曰征行不常然亦豈能晏然無事者至於鄉遂則家一人而田與追胥竭作矣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萬餘而是時口之登籍者六千五百四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爲兵也況乎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八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王

李

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地異焉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九萬九千餘田分麗三百一十萬餘之軍人得二十九畝八百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人得聚而耕之比之軍之所耕乃其半耳則是軍之力盡南畝而民友不逮也三百一十萬餘之軍歲食糧三千七百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十畝除正糧納餘糧六石八十九萬九千餘頃通得餘糧二千七百萬石則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運軍需之所徵俱

於民者無幾也。軍多爲農故雖額設數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於軍故雖歲費數千萬而不見其饑。城者較狹於三原田者講武於隙月內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戎倉卒應實故雖師興數十萬而不見其難。且有待於他之也。至於今日軍之存者八十四萬餘四之一爾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七之一爾夫兵與食相爲贏縮者也。兵冗則食匱。食匱則兵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匱則兵冗糧既少矣。而軍愈見其不足。豈其說而衆自藉者又坐食乎。未僇者衆已舉者又摩於坐食乎。二者相須縮則俱縮乎。留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靈三百餘萬僅存之粟。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於昔亦祇見其爲多也。且以七之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必不能給。是以漕粟輿引悉取諸民。一旦有急坐食之人。國視而不能戰。復驅民兵當之。無事既浚膏血以奉軍之生。有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歿。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脩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蓋

皇朝經世編

卷八

三

兵部

人四方無擇。而田萬古不移。或侵於蒿萊。或奪於豪右。可以往牒求也。今歲未得軍以耕之。明強呼給。器具授之。資民而責其六石之入。而無月糧之費。此與軍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人以募一兵百萬之師。可指顧得也。也。田憲臣但督子粒不暇。田畝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至於清軍丁盡戶絕者。固當結罷。易名變籍者。則當寬原。左伍行核。補伍俟報。雖萬里之遠。亦一二年可返也。奈何獨付之文墨間哉。況乎官以清軍爲名。何所不問。隱占縱放之弊。老弱領情。皇明經世編

吏部

十四

兵部

乘機剿捕會捕律則已許之矣若夫兩鬪勢不俱定。彼此相當已足原宥。坐視退縮乃宜罪之。苟不寬假。人皆顧忌而以養軍之民戰彼已養軍矣。

去盜賊

惠川流寇

臣觀有天下者皆畏夷狄而輕盜賊。豈以夷狄長技。非山澤小氓比哉。嗟不然矣。志不在大。即折膠控弦。不過草竊。苟有異志。倚鉏持挺。非黃賊之匹夫也。况夷狄僻居非垂寒露之野。隔山谷。蘆沙。幕天地。所以限內外也。侵寇剽掠。天性固然。明烽燧。謹斥堠。斯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禁盜

書

卷之十五

平定

書

獸遁矣。盜賊則歸我疆土。據我膏腴。利則出攻。不利入保。此腐腸之毒矢。而刺腹之犀刃也。夷狄比之懸矣。臣自結髮。即有天下之志。謂丈夫當以身報主。犁庭掃闕。揚旌萬里之外。以明中國之威。無從也。生長嶺東。日視盜賊之害。故爲陛下陳之。惠州盜賊重。十年矣。初蓋一二寇。豎弄兵潢池之上。搏之如呌鼠耳。有司爲轉官計。匪不以聞百姓上達。反擊朴之於足。絲轉漏漫。媚毛而起。至於今日。如敗絮之風。按於東而出於西。攻下鄉聚。屠戮老少。俘虜子女。巢據田

宅。驅脅畜牧。茂夷農功。白骨滿山。赤地千里。此仁人之所傷也。陛下幸哀憐百姓。詔各地方官以講武爲不急。以戡寇爲苟安。將盜賊妖逆。既嚴從容。不早撲滅。得行賊成大患。至明聖矣。臣去年五月。離家賊營。府治百里之內。被三十餘圍。殺萬人。陛下豈聞之乎。蓋地方之官。心非忠義。志在富貴。其於百姓。不啻若胡越也。懼備然。禍不劫。庫攻城。自可數日而遷。故盡墮以外。委以賊賊。而不顧賊。亦明耶。其意不向。賊府日。賊有奸而無嚴。如此是官與賊市也。粵南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禁盜

書

卷之十五

平定

書

而起位則亂用起也。當秦漢時惠益僻陋矣山海之貨尚未盡賦滿道之蕩尚未盡除趙佗收徭又之利籍籍霍之兵遂并嶺表南尚輯孤焉爲兵食患也况惠官軍民兵二千八十六人有司倍役之則四千餘矣城守狼兵又不一千正德間都御史王守仁曰狼兵之調非特所費不貲其殘掠不減於盜南顧是責則比大軍之舉費半功倍安危之計豈不以人哉臣敢效愚策以備采擇曰求豪傑以興兵嚴刑罰以制軍假便宜以重權其剿無以勞本而兵食不論也何謂求豪傑以興兵提督兵備征伐之柄存焉守令急兵備不悅無爲也兵備告急提督不悅無爲也總副以下視人眉睫指揮以下聽人肱臂又何責哉今之在位皆告急不悅者矣奈何民不枕藉而威也二者當擇宜決資格求豪傑必得忠義自許勇畧素若欲重名於竹帛者而後委用則見肝腦塗地其情必迫其食匱乏其處必周誓不與賊生矣不然業舉之子患失之夫不敢言兵則不敢任事不敢任事

則不敢以聞不敢以聞則不致動衆非欺蔽無謀耳何謂嚴刑罰以制命熾熾莫寧崖峭矣寬何者探必焦而寬必陷也故人畏之陛下謂巡撫守巡兵備等官如西庇惡殃民巡按御史嚴行參論重治益寧淳矣今論治者誰也熾得無可探乎崖得無可窺乎各漢作流命盜盜起不覺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歟其後畏誅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盜賊多今法不至如漢而人皆敗蔽則寬之過也至帶彈劾以脫身因調遷而應仕尚謂之法哉何謂假便宜以重權漢遂一郡守耳猶曰治亂民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蓋用人而拘之是業驥驥之足而責千里也其必重委任去尺幅便之展布馳騁市租可以饗士卒贖金可以充賞勸先祭而不爲專少劔而不爲挫所以解苛細而求功賞也不假之權而制其命固難能矣何謂慎剿撫以務本招撫之說古蓋有之所以待脅染而處服馴非以媚渠魁而頓驚悍也況乎勝之而撫則權在我不勝而撫則權在賊權在我則部署散會惟吾之聽權在賊則喜怒愛惡

惟賊之僭惟吾之聽則一無水寧惟賊之從則朝撫
久叛二者相去若莛與楹三人童子不可欺也惠州
之橫果誰在哉候騎至却隻兵莫倭咻煦防送如奉
驛兒稠雜而歸遂名已擢明伍不散刀戟不銷田人
之田室人之室攻劫自如蠶桑益甚關之則有不支
斯之則爲妄而此良民之所以糜爛而惡孽之所以
蕃滋也山谷日殺人里胥日張謗虛美蓋蒸實禍蔽
塞咨咎殘息何繇至陛下之前而詆之乎今得豪
傑而用之嚴賞罰假事權誠心而行相機而動剿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省費冗

臣謝天下之言雖其至常而嬰之不能易者君子之

所不棄也饑則曰食寒則曰衣此兩言者豈非天下
之常言哉然未有舍食而能治饑舍衣而能採寒是
以雖其至常而不可外省費冗務博節此亦天下之

常言也是國之道無以易此臣亦安敢舍而不談以
避時諱之請哉管者宋之仁宗解恭儉矣是時賂庸
歲費金緡數十百萬此如子錢之人責負于門雖欲
貶損而不可得今天下一家伸縮操縱惟在丁上如
臣富之室歲入偶歉自絕以率家人節用度派賦獲
裁額備抑了者誰敢不聽雖然在人者易處而在已
者難制也詔曰內府供應朕加意節省明自有餘
該部照弘治及嘉靖初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加添
者盡革乘輿之際人所難言也陛下訓之矣以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推之光祿太常之厨役勲衛監局之員額勇力工匠
之班隊戚畹內廷之賞賜豈罔不如制哉弘道德之
風上所望之節慎起居斥珍怪嚴近幸戒逸樂享萬
邦惟正之供以觀示天下而在人之冗有可言矣蘇
轍謂宰財者三曰冗吏冗兵冗費兵食之計臣於修
軍政篇已畧言之吏之冗者雖更僕未易終也臣特
言其以千萬數耳仲尼弟子益三千人漢之經師其
從遊亦至千餘今一學教官必三五輩其數視古何
差高者乃課舉業舉業須課之哉盡削其訓三四千

日可減者十二三萬天下武職踰十萬人五倍於節
竭膏脂以養罷弩月計也誠宜耀賞功之格重比試
之令使官不可輕得其已官者軍政治事乃支全俸
額視職掌而止帶俸者十三給之有罪科斷知律開
國功臣不失爵位亦數公耳此何功德哉五倍之美
奚啻數百萬也初建非京惟設行部分列六曹後既
定都南京諸司仍而未革授閒養望乃以若之臣愚
以爲守備外并宜裁罷比於中都持爲雄勝亦足以
控制東南莫安 陵寢矣蓋有南五選不別置官成
皇明經世編

諸王不與其憂郡王以下秩秩繩繩 朝廷兼任其
責此所以有不勝之患也漢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領
川南陽與內史等凡十五郡今兩畿兩浙財賦所自
出京師所仰給也其餘王府州郡自遼儲軍糧吏
廩預備造作與凡典籍之不可廢者外悉以付之初
爲均定其制後雖子孫多寡并令出入其間蓋百姓
兄弟初均受產數世之後子孫雖或不齊終不損此
以與彼矣開慶府分封郡王曾於一萬米內分撥不
知此時奉何例也天下官財固不止是特舉一二大
者以此推之財用庶可足乎

臣嘗讀司馬遷所爲貨殖傳列致富人十數家其道
蓋鹽鐵冶丹穴危萬之事與王者埒家不啻津津矣
及叙白圭觀變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必以手徑務
盡地力先之然後知還傷勿於世哉其所爲本自濫
而本業衰也故曰本富爲上本富次之此豈昧於大
較悅奇勝惡治生之正道哉昔竄之人負郭千頃荒
蕪不治持蒿執艾以爭刀鋌指計僮奴扼吭而誅其

入所謂舍萬金之產而行乞於市也。王田富闢古今諸論具有論著。大者在唐鄧汝穎陳蔡許洛荆襄淮楚間。臣未敢論。畿甸中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米總銓於是而出。所以者輸將便資給也。國家建都其中。古爲燕國。燕故諸侯。官闢城郭之壯麗。王帛合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殷庶。何敢仰望萬一。然自文公以後。立於疆國之間。非迫蠻貉。內措齊魯。又嘗帥師爭馳中原。東勝逐北。翔翔千里之外。此其爲費非微細矣。蘇秦入燕。時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之二十一

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潯沱。易水即今畿內東西所至。視晉雖狹。而南有渤海。郊鹿至于邯鄲。濮陽。益兼齊趙之地。長短相互。實亦當之。晉者纖悉出於其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富國息民也。蘇秦謂燕足於粟。粟支數年。不言稅稻之事。豈非人於地利。利漸乃出哉。此視往牒何承矩耕水田於河北。虞集議海田於京東。脫脫大興管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水泉。渡塘之迹。門取枹築之方。召募教授之法。器具工

作之資。屢貽粟米之富。粲然可觀也。按成式法。往智數歲之後。其效立見。此與轉吳會。漕潞洛。功相十利相百矣。窮山澤。計毫毛。以贏萬里。而直千里之內。非而不收。甚可惜也。然出數十萬緡以爲利本。而取息於數藏之迹。非富厚之家不能。貧者一日之入。尚不足一日之用。而何暇思乎其他。蘇轍有言曰。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者爲之也。取諸其不急之處。指鹽鐵等。今內帑金有未用者。所謂不急。非耶。且富人之出錢也。度其能償。且存口夕。而後貸之。興水利。闢草萊。亦且夕可償者也。雖然。事議非難。任難。任非難。用難。用非難。成難矣。天下之人。每病太怯。不敢任事。事偶相值。漫然受命。而不自量。上雖用之。常有輕之之意。及其未成。而奪其業。古之君子。先量其身。而又要乎其君。君能用之。則受命而不辭。不能用之。不敢一日苟然以試。而君亦專責之事。終以濟。故足述也。方冊遐矣。成化中。鄧御史原傑經理鄧陽。不可稱哉。荆襄遼西沃壤。千里蓬蒿。藁萊實盡。其利輸流民墾。曠土得戶一十二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之二十一

集 27—555

世祖憂心豪傑效職亦千古之榮也今朝廷之上
宰治如周天下之人獨無一人可使手抑洪武初天
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頃主弘治已失其半近日司
農所入又多謫焉不耕之田固不少矣獨畿內裁藩
府兩監雖有農官孰為朝廷任事者富強之道在任
用矣

聖屯鹽 修理屯鹽

臣聞國家治邊塞以制夷狄修屯鹽以代輸餽所以
富強固疆固萬世之利也然而法相因也弊相乘
皇明經世編

華爾素身

卷之五

平陽堂

也察相因之機審相乘之勢故弊革而法成也自成
化弘治以來開中之格廢而折色之例興至於今日
侵粟貴而金幣輕謀國之臣莫不咨嗟嘆息於洪武
永樂間矣是不可不求其故也開國之初土馬盛於
北降威獲震乎殊俗驍將勁兵揚旌萬里之表崩峩
之君不敢南向而牧墩臺之內即堽閉也當是之時
舉田之令行而開地之人衆富商大賈則使易集
繹則因易足豈其人之聰智哉時使然也承平久而
式備家教今弛而阡陌廢四野蕭然千里彌望穰

張胆乃使使之疾用積粟以應開中知其費大且商
賈之難也蓋縣官不能完召潛開除斥罷於商
賈販易小民以數引之鹽任萬頃之地則臣見其勢
之不能得也天下之事未有辭其勞而享其成者也
廣也賦厚儲蓄減縣官所宜爲者何必營賈哉况營
支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今平銀六七錢十餘倍矣
時此溢羨以爲勞費亦相值也折色豈過乎即今屯
田未能速復臣愚以爲宜如丘濬之說立常平司於
各邊都御史總之將折色銀發司和糴以充軍餼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陽堂

卷之六

平陽堂

後修復屯田東自遼西至甘涼地非隴南皆宜治
焉京邊軍自同管束陣外隱占役放者悉舉於農已
有日獨官給牛傳器具行之數年其入必多報中上
納者有所畏所謂相因者也至於鹽課有可言矣農
人既供賦稅所餘較粟即如丘陵貿易變遷縣官不
同也鹽課正額外所產餘鹽絲毫鉢兩悉屬朝廷既
無工本以給灶丁復令附帶以重商賈亦可見其法
之不能行矣昔令各嚴好弊益甚富商人費十入兩
爲易粟之上不免侵蝕勸借之方又濫例公下而火

札之堵加查盤勘令之需溝而又兩地搭記收三守

支官橫悉其資發習學因之上下實寄古中其之於

先求私取奪之於後此利之所以益微而官之所

以難全也臣愚以爲人上鹽課皆令街色諸各司上

下之時兩以商增減之數定爲一引從銀幾錢運司

徵解監無官私聽灶丁與商從便貿易商人給引下

場買鹽官於要津照引而稅從各行鹽地方變賣嚴

禁退引商聽於引口外買賣官較天下額不坐存歲

所產之鹽皆取而稅較之召商自賣不惟勞怨相懸

皇明經世編

其被亦倍鹽丁納銀無消鑒追償之患煎熬所得易

於變化自不逃亡節口簡易商人侵削潯抑之困可

以少智法既通誦人鮮爭奪勢豪專利之心深惡推

劑之虞不累自息日久事定多餘鹽官亦可漸省其

守支本諸者或時般或改撥則一二年而折色之法

即可舉行諸般稅多可以濟屯田之所不及蓋先王

之法遺於世者纖悉備至及其久也皆不能無深審

其勢察其機而法於是乎可復得形類壞莫知其所

從起莫究其所將至則豈貴智哉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中國之患非有胡東南島夷棘焉秦城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諸其事而

修其功遺俾男女齋五穀百工成島夷後世被其毒

而議其罪國朝防胡立九鎮自山以東負海之郡

淮浙閩廣梁城置守盡于珠厓皆倭以也可謂聖

人慮事者乎綽鄂宋涼轉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

矯虎臣將將之善跡高皇帝長陵北伐犁其工

庭而今自臨武節假諸臣有一可使惡有榆木川之

皇明經世編

事乎島夷自洪武駐閩已患其慄悍正統遂殘挑渚

振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國謂何嘉靖壬子倭

大入寇浙東西江南北以至閩越咸罹其禍督府數

易羽檄四馳胡府庫之財不足於糧餼募梟雋之徒

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

大將軍戚公時舉將分部台州爲鴛鴦障教戰其節

制上無不一當百賊犯台州戰之已從師調中賊方

壁壘清戰於牛田磯之丈輿化又繼之賊乃大創突

平而閩浙免於鋒鏑無不欲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

大顯天下無間識不識皆知成公隆慶初句奴入塞詔備薊州公曰集其則志進召募則烏合微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餽退郡良家子以漸兵法分令更番謂之二年乃可議賊故公在鎮未嘗徵一戰之利所謂節制之兵也句奴款塞領為臣妾夫豈呼韓之運勝算得兵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高皇帝萬戶侯豈足道哉聞帥某曰公之將難矣古司馬法闢以外聽於將軍致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日大異之吏實操其權一不如令更得以法議之且

皇明經世編

中綱卷

卷之

四

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以取酒人夫皆社稷之役耳目者相臣并費客大將軍遂有人言孽孽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隨地而異公故冒南其之勢亦欲起巖越而強之驍千里而禁其足公為則宜公曰不然不佞常先人之業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巧皆上神武中外大臣推轂之力也不佞何有焉最矚武大發佐上將祖父妻子恩厚後渾功名顯於九重而尚有不盡乎介冒四十年筋力竭南為瘴癘死欺即蔡馬革之

名何益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島夷非靖胡廣黃冠重遊久而未復武夷君之為計何以解焉登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妾黃冠從之庶幾安期之志國家人才如彭蠡陽鳥何少不佞巢子曰三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意千載成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楊葉百中而息矚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斯造化之玄機豪傑之遺識也子房雖辟穀強起高后上方拊髀頗牧安期公詎能乎公第黃冠往矣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卷之一

四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鳳子 徐子遠同公選輯

宋徵璧尚本

顧開緒錦南

今 楊厚源泰閣

李給諫奏疏

疏

足國裕民疏

理野

李邦義

臣等切惟食貴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爲
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一

李邦義

蒙 皇上軫念積蓄賈之特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
計仰見聖明憂民憂國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
替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得罪該科與聞國計者乎但
錢帑之數日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
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亦可謂盡於詳盡
矣然臣等竊思之見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
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爲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
理財之道莫過於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

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唐
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
之難虛必盈不節難盈必竭合而觀之則問其源與
節其流理財者各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
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輸賦千里飛輓窮年其所
以克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
爲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
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賦詞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
錢所以撙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今開廣鋒鏑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邦義 理野 一 李邦義
除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靖而江之右山
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財之法誠不
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撙
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用之法有謂在于革冗員汰
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靖四十年爲
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
所革者不過務司與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反之
者其爲省此幾何哉茲日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
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皂之官日增月盛是雖

實勞調功之典所不容無而目澹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也況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費駭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者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其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管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歸衣衛官披人軍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搭人等或係各該衛役人軍乘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卽以付之銀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卽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有以逃冒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克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臣伏乞勅下兵部候各衛門遵奉旨旨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黨堂

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糧總冊用印鈐蓋一册戶部一本有查考如遇支放之期各該衛所造册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過將支過扣還之數亦赴本廳註結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可懲矣至於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握船鈴者或邊事未結請一遇警報輒自開庫至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黨堂

其指各泰治且各邊鎮行根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大錢糧因費於節縮而尤貴於措處查得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明處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艸等項泰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備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卽行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碍草場給軍採打卽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人不爲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數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錢報省十督追完過若干拖欠若干以上年爲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奏繳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多者或將加磨秋或從重獎賞則激勵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千百於千萬矣凡此皆臣等常窺之見填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五 計露堂

之意至於轉移運用之大則惟在於聖明留意焉耳再照國計民瘼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元係一體則視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爲災千室九室遷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累見在八戶包曉官軍師生俸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等義夏間差回所目擊者如欲奏留商稅與政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以國儲爲重恐聞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糧運之艱曠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爲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考虞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糧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爲之慮也况聞商稅數十年來原係被中借支之數卽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耳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災變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止數則公私兩便而嗷嗷叩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往之良有能濟者臣等易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六 平露堂

修亦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待者伏乞勅下該部審易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政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行令撫按審易能力才幹者調用處地方得人而攝休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王侍御奏疏

疏

王得春

藍明部聲惠袁疏

許政與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李王二公集

李露堂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日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車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安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皇上嗣登大寶朝宇改觀頒布綸音海邦易轡仰其直言無隱之求眞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叨受簡書巡歷兩浙難能身遠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思欲有所建明以爲更始新政之助者殆風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納釋詁狀遺意上有關於國體下有切于生民者條爲八事聞則未聞

司閹

一日正官閹嘗聞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自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選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後官之內老弱幽閹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爲之一處乎昔唐太宗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爲盛事況今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陋貞觀之政于不足爲耶臣請勅下禮部早正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嬪妃之數其餘婦女若非經先帝御幸久禁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佐僊底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願養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也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安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

則儀文可饒誠信可通。內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比者我朝廷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際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宏興蔣守約涿州鄧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澤州齊章崑山魏良是也。宜當以異流雜品而濫廁崇高之位，輒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二公集

李二公集

應幾平
三日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祗石帝工用之以
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天以官賞而
分功德，明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

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蒞降寧州，有萬之資而斬一郎之耳，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趙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尚，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廢之世祿以祿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曠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同及惡德並猶不共器而若牛驥不同皁而後創政肅清而四海之閒風者必爲翕然歸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二公集

李二公集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周天之常道而聞祥則言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客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上，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翟秦毳并柯其德之類，史不絕書。

而要之諛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朝開國卓
越千古故大聖人之所作爲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
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
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
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
熟人民有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永樂六年
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爲瑞成祖曰朕主宰
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
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時政書 七 李露堂

知戒懼而備修省庶皇上敬天勤民與二親同其
戚而諸臣忠言謏論亦與親相同其休矣
五口擬題覆天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重者孰
不懷忠憤竭誠獻陳窮政思多建白以自獻于上
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見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
該部議以覆請于天子天子可其奏而降有明旨則
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君
命重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
獨斷之猷而依阿諛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致言官
論事本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日諷如
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如綸之言漢汗
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如遵守此旨以
爲訓乎臣請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秉公詳
看持衡參酌是者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爲非即
以論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同不容于去異苟可以異
亦不必于尚同揚輿論以彈園是又何嫌疑計較之
有哉若建言者不顧國家大體仍撫拾以沽忠覆題
者不論事體當否仍阿比以混上計科道官互相糾

効庶乎大臣秉執待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聖旨之所頒佈莫不世爲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遏之患哉

六曰清輪納臣伏讀新詔款開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窳一旦振刷此真盛世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祖蓋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脩舉之者寧不在于今日乎嘗聞成化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法 律例彙考 平露堂
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拔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爲奇貨多方刁指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十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賂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冤訴無自向九重上達其羽抑苦

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恐其陷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銀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法 律例彙考 平露堂
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進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

七曰慎官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儒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向首論吏部毋拘三途大哉是言所以飭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寇室

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其輕淺消沮自棄今遇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個個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蕞雖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之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勅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甄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校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畧是

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己徇人之私得以私

乎其間僅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試之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齊庸之否者先黜其人仍查條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官養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樂任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

八曰恤災傷窮惟澤安徐沛乃國家根本之地而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寇室

陽泗州又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輟宇宸定之者此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吳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矣況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瘁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暄以多飢無以食其迤往山嶺者亦無以具昔期開河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鑿而迤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迤其骨自為難其在予今民方枯槁而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若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允輔臣所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彼災地方勸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除撥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銀相兼支給一將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歲亦因之不作臣請勅下戶部體照嘉五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詣彼經畫賑卹以宣德意以布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河清運衙

門。其良分即優恒。以救憐憫之急。與乎式皆快感恩。
與。而。亦。可。同。冤。敵。可。弭。矣。至。於。天。下。但。有。彼。災。殘。
破。敗。之。聲。而。即。與。摧。殘。一。視。同。仁。此。又。聖。明。如。天。浩。
蕩。之。恩。歸。屬。人。心。之。至。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三朝野史



李氏之公集

卷之七

下

馬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八

華亭 徐子遠閣公 宋致堂上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參閣

霍勉齋集

議

平廣東倭寇議

霍與瑕

假聞古者邦有大事自公卿大夫庶僚庶尹下及國之耆民咸得進于上庭各語其意然後採衆議所同

皇明經世編

霍勉齋集 卷之十一

平廣東倭寇

者行之故慮無遺策而舉無負事古之道也方今倭夷橫發東南破殘濟濟群僚靡經憂念竊以爲此非痛癢相關之義暇廣州之庸也寇及惠潮實爲父母之邦是用忘其庸陋上議數款以備採擇 一近聞振見廣東以倭寇殘破惠州府地方止參通判一員此係以宋貞者也巡撫提督兵將親臨惠州不能靖寇時則分巡兵備道海道參將等官俱在委任宜所用者止通判一人耶今皆互相容隱委罪卑官刑賞如此何以使下此須駁勘爰見倭寇所殘地方委

係何人守禦通判者時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兵備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參將等官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地方有事各官如何不見休牒違行失事各官如何不見休牒若各官領兵坐視通判不問則各官何心肯也若各官束手盡付合省之兵與一通判則各官何爲者也且通判小官也如不堪用當先將處治如有誤事當臨時處決此有不待參奏者今止奏通判而各官無事又何爲者也合將分巡兵備參將等官重者革職輕者生拿各戴罪段職以勉後功庶幾法在必行之後人懷儆懼之心士革苟且之謀事有損固之望同心一力定可弭而民可保也 一廣東巡撫以倭寇爲梗奏調客兵揀應此支吾之策也前年浙浙破兵曾調廣州兵揀之謂其強可使也則今日惠潮被寇安廣兵足用矣乃有不支之患而紛紛於客兵之望計客兵調發當在論時之後民其靡矣廣兵自足應敵但上之人不思所以用之之術是以知者莫肯募勇者莫肯奮習且海濱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負員之所損悉入

骨髓有思亂之心久矣。今強寇自處。不亟捕威勢。當內外連結。蔓延滋大。事可深憂。暇以爲客兵遠難攻。且路遠而費必多。今以餉客兵之用。而爲募土兵之值。無不給。若上兵盡收。所以寡故之。當土兵其近。所以急民之。收此計之得者也。暇又聞之。于兵易得。一將難求。欲得上兵。須任上將。蓋官司之所召募多市井龜縮之輩。上將之所收。雖乃江湖剽劫之士。彼其考其平素。觀其技藝。試其方略。簡其材良。法其德宏。足其廩賄。結其歡喜。故爪牙精悍。見敵而爭先也。今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 露 全

行伍皆能將十萬以張皇室。今天下豈少壯軍哉。而方面大臣。未嘗虛已禮下。彼無以自矜。固安肯盡其心。無以自效。亦安能盡其力。志士扼腕。勇夫解體。職此由也。昔韓信獲李左車。因其一言之善耳。乃北面師事之。劉備之於關張。見其結交。以其濟大業。英雄下士。大抵皆然。近翁萬達在邊。親執號卒之手。與之細論心曲。登堂拜扁禪之母。其過人之度如此。故所建立。一時稱良焉。竊見廣東順德番禺香山新會。多有總甲。或士家或傭船之長年。三老勇略超群。屢經戰陣。數年以來。海之獲巨盜者。每出此輩。而巡撫分巡等官。全不加重。惟奴隸視之。有功不過行縣。化紅犒賞而已。此輩漸待趙雲之故智。以爲縣卒不可與爲禮也。瑕以爲仁義之心。無貴無賤。人之戴見甚於戴賞。吾苟以非常之禮下之。虛心以詢訪之。推誠以委順之。有勞又特本保秦之虛不次之位。以待之。則彼感激鼓舞之下。孰肯隱心惜力。以孤知遇之恩。此所謂上將者也。一廣東依寇橫行。而上不用命者。卽向改陸軍。尊之爲將。而上下之情。將受任之統。兵

而賞罰之信缺也。竊以爲宜在朝中選本省之信實
望重素諸民情士俗者領勅前往協贊軍務。有本土
豪傑得以克自委任受任有勞得以克自保薦軍餉
錢糧犒賞得以克自支給其案將分巡員備海道等
官一如巡按事體得以保舉彈劾嚴勅而重責之以
鄉之自大糾鄉之智勇爲鄉之父兄率鄉之子弟拯
鄉之急難公私兩便上下一心必濟之策也。昔陳繡
友代漢高帝急討趙將四入曰吾以慰趙子弟宋智
高友狄青征之與事之賢實曲江之余培益其凡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千露堂

一 潘大巡廣州事宜 廣州利弊

一近聞閩浙有倭寇之擾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
趨廣州番艇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而抽分經撫
巡海道行移委官動踰兩月番人若必俟抽分乃得
易貨則餓死久矣故令嚴則激變之禍生今寬則接
濟之奸長近來多失之寬恐侮敵玩寇閩浙之禍將
中於廣州也廣東臨海不五里而近鄉名游魚洲其
民專駕多槽船隻接濟番貨每番船一回則通同濠
畔內外官商民隱盜匪同私於大禁違禁等物滿

載而去滿載而還追星赴月習以爲常官兵無敢誰
何比抽分官到則番船中之貨無幾矣番夷市易將
畢每於沿海大掠童男童女而去游魚洲人時亦拐
略人口賣之多得厚利以此年久歲深恐知人嗜利
無已戒諺爲強橫而狡狴以肆其奸武長爲爪牙而
假虎以煽其煽則廣州之民塗炭矣爲今之計莫切
於豫之一日大約番船每歲乘南風而來七八月到
澳此其常也當道誠能於五月間先委定廣州廉能
官員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許時刻違限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千露堂

使番船到港不候申覆都臺而抽分之官已定番貨
在船未及交通私販而抽分之事已完所謂迅雷不
及掩耳此當預者一也於六月間先責令廣州府出
告示召告給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給與俟抽分官下
澳各商親身回往毋得留難以設該房賄索此當預
者二也抽分早則利多入官澳票先則人皆官貨私
通接濟之弊不禁而自止矣上益國課下安民奸慝
錫養生之福消木形之禍莫切於此其廣東沿海
商僑兵民原有司者以東莞香山多走海濱及生

鹽船婦輪差守禦軍臣而士勇習於武備戰鬪之險
無有畏敵之心也聞近日上司不知有恤諫求厚而
征調頻商人多告去者夫商人利微而害大則不願
走許海之貨不願走海則不作大體不作大體則上
無以應陽優之美下無以養販死之士敢死之士無
所於依勢將他圖此所謂棄干城而籍定兵者也大
易有之惟能容民俾所以畜衆今能恤海商即所以
固海陽也所當預者二也一香山順德地面多有
海中沙田其已成田者照科報稅各牧戶籍矣其未
報稅者必其未成田無花利者也聽民自候成業自
陞稅詎可也近日軍門有行逐一丈量責令納價承
稅各縣奉行乘機害民每將水深丈餘沙坦一併丈
量扣取民錢前任順德知縣設爲巧案先在上司面
稟稱本縣民刁不伏丈量以致聽信責成所到之處
每多量白水十數頃每頃該納價銀三十兩計十頃
該三百兩乃徐措取銀百十兩爲之減去白水頃數
終年累歲只將丈量頃數私賣比少回報上司上司
此策又稱百姓刁頑而已查大司會典內一款凡

深山大谷新開田土俱與開落稅根此實阻宗厚
下之深仁而近歲刑部刊刻問刑條例亦申明聽民
儘力開耕水不陞科之令可以開耕者尚不陞科况
茫茫白水可責民陞科乎深山大谷有稅根者尚爲
開耕况廣川大澤無花利者可責之納稅納價乎况
令未必行徒爲奸貪設網民之寔乎切謂此弊須明
示痛革不然則各縣借上司明文誘民誥告時時丈
量爲良民害無窮已也一廣州之南水縣也舟楫
者民所自便也十年前順德偶有兵族調發責令大
戶取船接送遂爲定例前任陳知縣恣其狼狽因小
有上司征調挨門報點大戶每名要船一隻得銀二
三十兩乃免如銀不入既備船一隻又令備大鏡二
面餘數十根刀數十把人大夫十名不時點閱或責器
械不整或責人夫不到多般尋害計其出船雇夫置
過家火不下四五十兩而且官威之害所以不得
不入銀也切以爲此弊亦當明示痛革自來軍兵調
遣俱有在官官船或額編渡船若干時責令區處明
白則有事決不敢紛紛擾民倚法爲割也一廣州

之南水縣也。秦民之介見官司之出入使客之進退皆有所司。是相克。上可曉。及若人往復多。勝。所。國。揚。駐。艱。辛。乃。於。御。差。內。相。勝。船。大。只。從。差。場。內。設。銀。十。餘。兩。而。役。十。餘。人。應。當。每。年。用。銀。一。百。二。十。兩。非。此。莫。足。寄。也。先。文。敏。公。在。朝。最。待。御。古。廣。東。編。水。人。頭。之。官。乃。先。胡。永。夫。監。其。帶。役。民。受。其。休。三。十。年。矣。今。水。人。銀。兩。何。常。裁。員。各。縣。依。期。催。領。則。百。姓。永。永。受。賜。男。謂。賜。部。大。戶。之。編。足。暗。加。一。水。夫。役。也。永。世。多。制。惟。台。慈。念。之。

自。胡。新。世。錄。

九

與胡都御史書

兵部

右者以中國。攻中國。救同術。類。陳。有所。不。加。方。有。所。不。施。長。於。勁。弩。有。所。不。得。發。相。配。於。不。能。寸。尺。進。步。之。場。然。後。出。奇。以。制。其。變。此。所。謂。危。事。也。不。夷。夷。淚。賦。之。渠。耳。非。若。五。胡。劉。石。之。擾。遼。金。制。據。之。勢。大。抵。類。漢。初。匈奴。其。長。技。十。不。及。中。國。一。二。不。過。悍。馬。短。弓。賊。匪。擄。掠。而已。愚。以。為。制。勝。之。略。固。不。可。以。易。也。要。亦。不。可。以。難。也。海。內。愚。者。千。慮。必。有。一。寸。僅。陳。

自。胡。新。世。錄。

國家制軍自中...

地。自。水。梁。以。來。定。制。每。歲。具。事。亦。過。火。矣。中。西。凌。警。是。也。日。久。法。壞。有。費。無。實。實。實。成。古。北。口。之。微。仇。威。寧。以。火。卒。未。嘗。以。明。長。火。鎗。應。之。幾。致。誤。事。甘。肅。不。知。通。年。官。軍。出。關。哨。者。上。銳。砲。若。王。第。得。銳。千。兩。銳。子。數。千。枚。則。一。發。可。以。殺。數。千。騎。最。中。國。之。長。技。也。一。庚。戌。年。不。師。出。武。庫。兵。器。毀。從。觀。焉。銳。有。徑。五。寸。者。長。七。八。尺。者。有。一。兩。而。六。七。鎗。如。運。案。者。有。門。五。鎗。如。索。如。繩。定。花。者。真。利。器。也。一。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車。者。索。胡。馬。之。長。技。也。古。兵。車。之。制。古。同。官。考。詳。矣。或。以。為。世。遠。事。迂。姑。以。手。車。言。之。庚。戌。秋。武。庫。出。兵。車。如。今。小。車。之。制。上。立。兩。木。牌。每。牌。闊。一。尺。六。七。寸。高。四。尺。牌。面。畫。獅。虎。頭。使。馬。良。不。敢。突。也。下。拖。鐵。線。障。兵。足。也。每。牌。中。間。一。孔。發。銳。砲。也。大。約。每。車。可。敵。十。人。二。人。司。車。二。人。司。銳。二。人。司。弓。矢。二。人。司。長。鎗。二。人。司。劍。盾。行。則。為。陣。止。則。為。營。千。軍。萬。軍。數。萬。騎。無。能。為。也。然。車。近。騎。疾。故。致。人。之。術。輕。車。突。騎。之。用。又。不。可。以。不。講。焉。一。書。曰。錄。以。記。之。

假以明之。此古人寓武事於文教之中。所以人自安也。自學校田獵武功官府罰罪。無不貴射。至射祀天格廟。皆以射中者預事。何其敬也。先子曰。子矢斯法。子戈威揚。周之始基也。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周中璫也。載戰于戈。載櫜弓矢。其周微之階乎。唐有爲藩鎮者。專以射從政。能射則輕之。小罪能射則原之。凡百皆然。不問年得精兵二萬。斯暗合古人之意矣。竊以爲甘肅邊鎮。此法最安。舉行就在督府倡之。凡藩屬欲宴。以射從事。稍效古射禮文飾之施之。屬邑

平過。三二中者不及。不及則答總旗。六十名內三名射中者平過。一二十名中者不及。不及則答百戶。一月則答。二月則罰。三月則停俸。如千戶指揮所管百戶受賞多者。同賞受罰多者。同罰。其他教習刀劍矛盾者。盡然。一初立賞格。不可太重。重恐難繼。凡射中賞者。止於酒餼。兼以好言激勵之。自然鼓舞。其軍職稍尊重者。自爲酌飲之。自然鼓舞。古云。民可近。不可下。岳武穆凡將行軍。必召將佐列坐歡飲。人人盡所欲言。衆謀既定。卽行之不疑。故舉無遺策。茲將軍與士觀也。王陽明在贛州。將行軍。必以牲酒親赴關王廟。躬拜神畢。親酌將官而遣之。凡兵卒走遞文書。每召至膝前。細詢慰之。或以所飲酒賜之。其平易近人如此。一古云。未嘗借材於異代。現今亦云。不必借材於異方。如前年淮浙倭寇。調兩廣兵以擘之。今寇至惠潮。則廣兵安自衛矣。乃又奏請別調客兵。此取所深疑者也。廣兵自可用。但上下之情。操單尊之勢。高賞罰之信。缺。授任之統。乖。是以志上扼腕。勇夫解體。今乃不思其所以。而客兵焉是。嗚呼。秦請調

發當在半歲之外，以其糜矣。今有非火者，或教之取
陳水於十里之外，則愚夫知其爲笑談，何者？緩不逮
於事也。昨蒙教西事，高則已炳其然矣，甘肅兵友，非
暇所知。然天地生材，豈有疆界？兄邊城朔野，其風曠
悍，豪雄鷙烈之士，宜多有之。與胡御處，諒亦不深畏
戰鬪之害，誠能招而集之，循而撫之，聯而絡之，掖而
振之，獎而率之，簡而稽之，擾而習之，胡虜不足平也。
暇觀宋南渡之初，孱弱甚矣，而宗澤起於薄尉，世忠
奮於軍卒，武穆發於行伍，皆能秉鉞分麾，將十萬而
皇明經世編
直隸
卷之二
廣雅
士
丁嘉堂

適有麾下卒以武舉生至，公下階挽之升堂，執手叙
談，慰款良久。暇後數日，與武舉者論邊事，及與射於
郊，亦平平耳。而翁禮貌之如此。趙大洲云：翁老善用
凡此類也。一暇聞玄山云：鮑兩廣善任人，開誠
相與，凡有事委付二司印，以此事專托公矣。鮑之第
竭心盡力，勿患子有二三之見肘曳之弊也。一時授
任者皆得自效，惜在廣不久云。一召募之法，王陽
明在贛州設格，以強盜殺人爲上，盜竊次之，屠豬賭
博爲下，分三等厚薄廩之，教武藝而勤試之。二月後，
皇明經世編
直隸
卷之二
廣雅
士
丁嘉堂

一體如此。古之道也。後世有官守者。自視大尊。視民太卑。鄉士夫且隔絕之。惟與吏皂共事。百姓則魚肉之耳。無怪乎事之不立也。王陽明在吉安。聞震濠之變。起兵討逆。與知府等職領衆趨南昌。留佐貳守賊恐不足以一衆志也。適敦請在城鄉宦老成者數輩入府衙居住。有事會議施行。此安衆之雄略。哲人之遠謀也。甘肅七夫家居有行訟者若干人。富豪可以糾率鄉里者若干人。無事時皆安物色。而潛熾之。長文以鄉射之禮請相見。而振翼之一旦。有急皆獲其用者也。一西戎與北狄風土稍異。西方耕獵並作。部落土著。非若北之逐水草而專畜牧也。今北虜西侵。諸部震懼。所謂胡越同舟。正吾可以自爲之秋。誠能隨方處便。恤患棘災。予之以恩。結之以信。財內外同心。華夷協力。保安之道也。固以其服修保伍稼穡之功。使流離復業。游蕩歸農。又久安之道也。貧可使富。弱可使強。此克國所以制先零之敵。而振金城之脈也。豈今人不古若哉。患實心實力有未加焉耳。

皇明脩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九

徐子亮明公 宋後堯尚本 廷行

琴亦 陳子龍賦子 吳培昌明公

在勉齋集

書 崔與取

上代巡陳尚田

二十年來東南多故當宇玄席元老運籌琴力畢宣

衆策備舉天下指日可待誠無俟於不在位者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六十九

杞憂但集思廣益在上者每開其誠則陳善納忠在

下者宜申其惻隱愚竊商書而知古昔先王之用人

也一舉大事自公卿以至士庶皆成造于庭各話

其意夫是以上下之情通而舉無失道先王所以功

破世遠而德洽民深者用此道也詩不云乎采芣采

芣無以下體又云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愚誠不敢以

哲謀自處乃不敢不以菲詩不遺者望當世君子陳

其疎愚以資採擇 一元戎親衆十萬未有不斬後

而進擊敵者甚口威克敵受乞諫不則寧寧改此

代軍政也徐直臣曰新德治德治師失利德

濟送京師仍謂將以十數人將德濟爵侯伯矣

副將以下皆指揮千戶等官也械擊侯伯斬倭高官

威令如神其何敵不足公之德兵衆將帥輕而威衰

號令不明紀律不肅軍無尺寸之功還無鈇鉞之加

口施湯還乃獵民斷首以報殺上下相猜姑思從事

愚不知其可也 一嘉靖九年廣州許折桂作亂巡

按劫失事官員以海道兵起爲首解京師當是之

時猶有振爲之風焉今地方盜賊之事民壯勇兵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六十九

額軍職管帶之權無一不扼于兵巡之手任可謂專

責可謂重謀猷可以展臂力可以宣乃寇盜日滋民

生日產事勢日急獨紀日曠流賊所至合材勦絕若

用聞知至失事大不得已則以巡捕及指揮等官委

罪塞責習繫苟安 至於此豈非任世道者之憂哉

廣東雖稱多盜彈治然盜之初必起於細微及其千

石爲暴雖嘯聚山海必有顧妻子歸鄉落之則治之

於其初起之微及其歸鄉之時則一二里甲力耳二

十年來至官制賊鮮有不取後禍領家阻公者上之

人無以用其明斷故也。倘得如王、李、谷、汪、章、香、案、于、堂、阮、盜賊竊發，責在里甲里解賊到官焚香當天處死。總甲捉賊亦召里排焚香當天金結聚糧日賊即時處死。良民知獲賊無消死之虞，乃奮勇力奸民知作賊無可生之路，乃格非心不然。毋掠財物，茲淫妓奸民固有捨死爲之者。況稍有生路，又何彈乎？一盜賊嘯聚江海，責在海道兵。巡若兵巡號令明賞罰，仁上選兵練無有盜食則豈有數千民壯不能勝有千寇竊者？若云仁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倘兵巡民壯有一日之王食，卽效一日之勦勞。江頭海向時時巡緝，禽蒐草薶不盡不止。賊知官兵勢畏不敢大聚，必散匿小港必潛歸鄉族。則又一二里甲力耳昔順德方尹只用一羅總甲，領衆不過三百人，二月之內一境帖然，豈非明效？故曰不爲也，非不能也。一語云：嶺南多毒，而嶺南卽有解毒之方。衆比多衆而衆比卽有禦衆之具。欲弭本處盜賊，只在未起用人如求，進可將三五百人者，總甲中多有具在。識長任用，何如耳？今兵巡海道易管一日不任，可謂

里其所任用者奔走承順則有餘，以舌便利則有餘，機械變詐則有餘，耳目審賊則有餘，求其分財均于士信見敬勇不妄，賊非民者則本多見此等良材，非可以奴隸視叱召全也。當體以下之信以結之，千金付之，使自募爪牙，庶幾感激知遇委身效力，不然有掉臂江湖之可耳。一遊里自孫正官無盜賊失事之責，所以問閭多弊。番禺南縣同縣言矣，如外縣乃百里專城之寄，威可得伸，惠可得如，里甲可得而役糧餉可得而措，乃竟有盜賊若罔聞知以爲上之人不以是責我上之人亦曰此非簿書者可辦，皆計之失者也。王鳴明提督南嶺時平日選士臨時出師必以守令爲將，領此事大有深意。今縱不責以領兵當鋒之任，至如境有竊發或宜俾兵巡得茶完該縣掌印官員然平時不信任之賄事乃泰究之是又所謂顛倒令兵巡官自用總甲自募民其民壯赴縣領上食時或瞋目與縣官相向，每縣民壯數百名守城池者乃不下十數名，又安能責縣官以地方盜賊之事也。一勦前錢糧定台不可知，若虛相府所爲，幾

糧則多易徵收今軍需所在告急或者必委督司
時縣或者必委管里里止見其病而未察其脈也此
皆徵錢糧縣官稍加嚴切無不從者何則錢糧在上
者必富家子弟惜皮膚而畏苦者何則嚴則納交錢糧
在下者必細戶每歲常先期納與里長矣凡錢糧拖
欠必徧科吏書受財沉寢之弊求大軍餉施文必兵
房吏書受財沉寢之弊求通同里備或經收入役
比徵之時以多作少以未完作已完或侵置官銀數
多將一二細戶告迫影延歲月縣官早起夜睡爲之
自明經世編

卷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相室云

上吳自潤翁大司馬

軍需

伏自元老勦平倭寇時曾得一瞻風度其時每欲有
所陳說而特側高論領畧神謀或稍測至其遼岸則
又皆元老已施行而有成效者是以括囊至今然竊
念元老風興夜寐遠慮深思以勤我子民乃錢糧庫

賄賂無錄上全奉存留之命而下終不之
者大軍之需斯誠不可不早爲之計是里志西意
併近猶一軌上摩品覽一品開龍門銀幣之利
者富國強兵之行以贍鐵爲首務兩廣錢貨所都七
省需焉每歲酒直調酒客人餉運過揚嶺者數十萬
皆置鐵貨而此近年惠潮鐵幣告開龍門鐵山迄未
准行客商艱于得鐵多懷空銀回家竊以爲當此大
需之時宜多方招商起釐凡有鐵山場聽令煎鑄上
裨軍餉下業貧民一施行間實陰錫貧民十萬工作
之給也或以爲鑛冶所起聚集奸人爲他時地方禍
此橫議也天下鐵山何限若皆慮患封錮民間常無
鐵以爲釜錡倘御得其道以大商領衆因其便宜市
其約束結其營壘護其堡伍官府結之以恩寬之以
利予之以法定之以和山寇出沒約令自守財賄自
排黨與得敵者與軍官同陞保衆者與文職同錄商
人因利獲福有效力爭先者是不但無禍且種豁尚
無窮之利也今告者祭勛展轉留難連人但喪深爲
可謂在師邦宗慮以益故藉定兵而商開得冊類是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一請開各處銀鑄之利開昔之大商知盤結之計者每擇出產銅鐵金銀之山以爲中收百萬之貲未聞執紀綱之柄總百粵之財攬山川寶藏之都而束手嘆窮乏者也銀鑄由廣東西甚多近年竊私開之禁犯者罪至處死以盜賊所趨爲地方官故也今禁之數年而盜賊彌熾鑄之爲累竊以爲宜弛此禁凡有鑄所在聽民納餉開鑄以裨國課或擇利大而告博者延擢軍馬一枝駐劄其地揀清廉才幹軍文職官統之官自開煎餉得足給工費亦養此一技無糧

皇明御世錄

卷之七

丁酉年

七

丁酉年

之輩卑污苟賤之官而又把握於積年巡邏之徒肯十抽一使民脂民膏多入蛇鼠之窟深爲可惜乞委利甲勸廉官員專營稽查決有俾爾一請慎抽分官員以清宿蠹梧州本極南雄椒木各處船勝皮張等廠皆貨賄之所聚軍需之所出不可不慎揀其人昔年多容幹濟差管近日頗加巡委庫幾得人然利之所在其弊淵深廠中經紀人役皆積年奸猾老於其局之徒雖勤廉精悍官長不易奴也昔勞玄猷爲相度支員缺未得其人乃自領之此事真可深念竊

皇明御世錄

卷之八

丁酉年

八

丁酉年

或者嫌此例弛法長姪是以廢除不行然與其實法作奸於彼就姑弛於此之爲得也右設所陳數事鄙末不足觀聽且或多係見行望想其煩瑣幸甚戰昔承乏慈谿通縣糧三萬七千餘石轉而供軍者三萬至其餘百司休給學校館原京師額解不過七千餘石此乃天下通例服漢口國之養兵可謂厚矣而又方役之征有選司弓兵數百各歲以二千兩中葉如民壯之征歲以三千兩民之膏髓盡矣乃無事坐食百姓之膏脂有事坐視百姓之塗炭究其所以豈非絕綱不立信義不實上下苟安姑息從事之致耶曾其申浙直軍門論列一二譚二華公兄之以爲頗切時務昨上青田翁罪言稍及此意未竟心悵今幸親明臺振敕紀綱秉崇信義文武職役遵承約束之不暇老姪巨猾強梁不可使者奉令戰懼無措斷誠制勝之本源定治之樞紐倘及此遠邇畏威之時委托文武兼資大將將各處衛所軍士加意簡稽清其訓練核其日溫汰其老弱足其衣糧較其軍械教其藝以簡練之多門選以勸勞之令赴敵以變言之長

其勢烈以禦率之一半歲之間鈍可便利弱可使强耳天下豈有有能之將而額不能治無能之兵哉巡海二迫民壯各選司弓兵尤當選煉時令市井官門游惰包占食民近日咸令所學海防殺長鄉務稍寧然未足十分太平望更加意焉此三軍者可使則兵食皆在其中矣

上聖養龐都堂

提督監七

竊謂當今之待老翁可謂不愛官爵不惜事權者矣夫付之以莫大之權者將期之以莫大之故委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莫大之事者將望之以莫大之功予之以莫大之爵者將遣之以莫大之艱畀之以莫大之官者將國之以莫大之報此暇前所謂海宇仰經畫之成廟訓委治安之寄者也然其間法無畫一事無專成使人有難措手者倘朝廷以惟一惟成爲主半歲後跋我翁詢訪已週機宜已悉紀綱已布施設已閑憲天巡撫有缺卽以兼之併總理糧儲又一半歲鳳陽巡撫有缺卽以兼之併總督糧運凡地方小人之官得自保留自薦比同心協力歸於久任如此則在上

非之輩之至有下無聊庸之馬一隄築止有以惟翁
所驅何適而不可然此自當守陵任者言也然以愚
計之大臣之事與小臣殊而所驅最切者程功以推
者異以擇所最急者起重以審所最切者程功以推
誠爲良以去譴爲大以加入爲務以進賢爲先誠令
得忠實剛直有猷有爲者十數輩布列守令與我同
心以憂國家何事而不濟所謂最急最切者愚以爲
今當防邊方地廣民稀之郡可以興利者特保一人
利知其府事特保數人知其縣事專以治農搜粟爲
功最或六年或九年必覈大成務令上下事使之間
毋得苟且以塞責其起手之初不可惜費必預借支
銀銀餉遇者一二十萬兩與爲工本限二年後以粟
償銀每粟一石准銀五錢是借銀者無大費而借銀
以興農者有大利也何者每耕田百畝工人牛具種
粟計費銀二十兩歲所收入可得一倍以其半抵還
借由之數餘留作下年工本三五年後寬其征入定
其賦額盡其間里正其蠲舉修具溝洫課其桑棗墾
具保旣授其朝服尊其管轄彈之自保室家自睦睦

里自守本業自習巡警管戶又爲之行以兵卒寺以
擊臺運以鄉學固以城壘官民一心兵農協攻手居
可以給餉仰有事可以犯患強長治安之則也倘
以爲修廣難則止用銀二萬兩厚使宜地先開千頃
以漸試之亦其可也禹之鼎色蓋濟治之力周之興
也知小民之依三代盛王成造所軌我太祖高皇
帝初定江南限于人多地少甫得誰之南北卽憐憫
分撥細民往濠梁滁州等處種田蕩平中原屢下嚴
令令山東河南北平每戶一年栽桑棗二百株次年
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又令鑄農器分給北土被兵之
民仁政如此三代之遺也二百年來生長稠聚今賸
畧之地不耕者鮮其有荒棄逃亡者留使合羣鳩之
數耳邊方郡縣則多困於戎虜人倫是以百年丘墟
千里莽莽有志之士每扼腕焉國家供養邊兵成
費以數百萬而每有寇入輒莫能禦天賦以數百萬
民膏民血吮吸於積餉苟需之家如時之則日銀無
濟事兵無宿飽此其爲可歎之方是以勸當守之慮
而亟改官懸之寄也凡君又敏公曾問之太宰周用

云山東其直等處得良自司典也利一年創始三年見數十年大成又聞之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千里得人力開墾三邊兵食不勞而足先君以此二人言之先帝且曰聖王其成天地左右斯民之實功也反后周王之實効也近日洪翁巡撫山東專責有司勸課農桑下行屬邑上形奏章申勅再三幾有成績斯亦其一明驗也雖然此兵食之大端邊境之一事然亦老生之常談經邦之末議也朱文公云其難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自明經世編

古詩二 草部堂

近日邊報孔棘知我翁勞神不敢問言頃實正兵難達度充國之說也戎翁夙夜戰兢焦思以圖之尚不容易乃後進喋喋然運其未試之語置非焉雖然狂夫之言聖人猶擇集思廣益我翁所素奇慎也謹以謬說就正聞步欲分數道人舉入犯而台丈分兵以守此無所不備無所不察是爲彼彈我弱又聞凡一處有急則各處不分信也俱赴應援夫七百里連營古謂不可待敵況二千里而遠是爲彼逸我勞斯二者賊所長而我所知善用兵者避其所短就其所長爲今之計不知殺人之術可行否倘得先致一處併音方以剿之一處挫銳則三處瓦解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或何各虜未齊乘其遠到方倦无切其營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兵法大澗深谷驛林茂木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後有山騎之艱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寡可擊衆騎之沒地也徑而無以避入而無以出騎之歟地也善用兵者避之呂蔚山河寸金天設之險胡虜不知兵但恃衆耳日犯其所大忌不知於各處其害安由之處得於東而不利於騎

者可領議之高香樹木叢然山澗阻深其攻之利不知可預爲之所否中間騎得成列之路大約有幾此當擇其隘處爲車營車陣以待之既設車營車陣則是正堂堂與之迎敵惡我設於此賊趨於彼焉飛矢交鋒忽百里是我終有不備之處非所以制萬全之勝也或於大路度虜所必經諜者多間陷馬坑以攻之覆之以城伏兵其傍胡馬到以弱卒誘陷之萬炮齊發亦其一端大抵貴多方以誤之武擇大部落數十處賊所番延者伏兵其中誘至覆之又其可也車可制騎炮可制箭此固我之長技然車與騎皆利平原倘擇平原以用車偃旗息鼓候其入殲之又其可也彼衆我寡投彼上固五攻之利亦未爲得愚以爲直車亦當擇險阻胡馬難勝之地以禦之或山溪或鄉落或堤渠錯雜乃保無虞夫兵事至危深而沉之者機也廣而集之者謀也斷以必行者勇也乘利而動周後焉者決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明也讀翁泰疏知忠肝烈膽與賊總兵俱有決戰之意將士用命而人心合或者任言可操是以貢其淺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

學亭 徐子遠閣公 宋微壁尚木 輯選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翁 曆紀長參閣

魏敬吾文集

疏

魏時亮

議處兵戎要務疏

要務

為議處兵戎要務以裨安攘事臣等奉命巡視京營

風夜兢惕竊見京營之設所以重內蓄威戒不虞而

皇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兵戎之說

上嘉寧

昭聖武者龍安攘中之一要也 皇上更定三大營

而戎政始賴大臣祇奉德意易統務用邊將而積弊

始釐近復立鎗箭之賞別車戰之伍而各兵操演諸

務始漸有足觀者矣但兵則似舉操則似勤所謂實

可對壘向敵尚所未有苟不竭思計處竊謂堂堂大

都密運大軍回測之境一有警急所恃以披堅執銳

者果何人也庚戌之警虜薄城下癸亥之警虜入潞

河而我師我旅未間有一人奮甲挽弓而向之者蓋

由平日不竭思計處之過耳臣竊謂兵非不可用也

彼精兵亦入耳在素練而素馴之今惟視京軍為必

不可用是以懦者因立若使以必可用練之以必可

用馴之將可振起懦夫結草思奮計今少加處置所

謂以必可用練之者有三以必可用馴之者有三練

之者何一練紀律二練膽三練保戰之法所謂紀律

者除部伍分數斬然號令作止肅然御之不悞挽之

不亂一切在將官計處外至于平日教練之紀律要

在奇正相生血脈相貫心志定而耳目熟也大家丁

倍食于軍謂其足為軍倡然以家丁為先鋒為出奇

則必以正兵為後繼為營壁此最相須為用即今日

最宜相須操練者而紀律血脈始相貫耳迺今家丁

另歸主將而眾軍操演各營使臨敵而驟合紀律血

脈素欠熟閑臨敵而不合家丁一枝勢難獨出合無

今後家丁仍分戰兵各營俾與軍上相習但脫弱數

多徒糜廩食益其月兼二軍之食必其強力精熟倍

于軍上者須于開操之日將官五日單操將本管家

丁拔選一次每次漸汰一二脫弱者內有自邊逃入

未可出邊者並令實供俱解總督巡視驗過發下軍

兵營補伍看操此後不得濫收虛冒惟精選者登籍日合管軍操習庶奇正血脉無不賙貫而紀律可素閑矣練膽之說止難言也非練膽之難言也不貴實效不急遠圖言之爲最難也今欲責實效急遠圖必令軍士常經戰陣庶膽於是乎可練而軍於是乎可用苟經戰陣知虜無足畏卽家丁不經戰者三年習浪爲市傭雖強勇而柔懦矣養之何益操之何益欲令經戰須令出邊人言京軍之出邊難矣此益不仰體 皇上務思徽柔上以豫防 國家之急者所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不急遠圖不責實效斯言出而練膽之所以難言也切謂京軍出邊非難也惟不選不教而出邊處之無法而出邊募數千之衆而出邊吾兄其難耳今乞于戰兵十營各盡一營精選得四百名同家丁二百名以下令爲本營中哨悉以邊將馳殺決戰之法不時破格加練之不在常操演營之限明年教練一年至後年春二月初就五軍戰兵一營各所教四百名內冉加精選各得二百名除月糧行糧外八月給安家銀三錢同兩營家丁悉令出邊名曰敢戰義勇

軍每出兩枝至秋八月又於五軍戰兵三營四營選去秋班到邊收伍方發春班回京分填更迭五軍戰兵出單次及神輦次及神機凡一卒出邊四次又選別卒頂補教練每出兩營卽就兩營中擇一將官令節制該管千把總官領去該邊交制其該管千把總務平日精選智勇能戰者凡領去到邊收伍後管將卽節制前班家丁軍士歸營惟該管千把總卽帶邊點率各軍悉聽該邊將指揮節制至滿日該邊將備開賢否到部并巡視京營科道官處若各官在邊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家丁軍士有驕情生事及臨陣退縮者聽從該邊將以軍法處治所出該邊宜薊鎮宣府稍近仍定名赴某關系遊擊日常經戰累功者標下移文內嚴令將家丁各軍悉分散于各哨各隊伍中不許分別京邊另作一哨悉令經戰並不許令其修守該出邊軍上落官精選同上所赴該邊將官於到日俱陳閱一週有大不堪者回文總協巡視限半月內抵與所換軍仍責戒追安家銀凡發換五十名上者巡視參論該管選練將官罰治如是則選練務精更迭有法二百

之卒又分散邊軍各隊伍中此必無大損者即有損
失乞勅兵部例不論究皆爲成規積而行之則管軍
多經練之膽疲卒成義勇之夫不然雖日操十萬之
衆亦終若無人之境耳所謂操戰之法切謂操者即
所謂戰也其操如戰則見敵即走今之操法管中之
故套也其擊打刺射不足以殺敵其馳不足以向敵
殺敵以馬射爲長而今以步射爲賞且演操即散少
遲之則心切備販者間然起矣須于每年開操之初
總協巡視會同分日將中戰各兵揀選一過盡汰年
皇明經世編

操後再操亦間日一操號曰官練在練者當日入給
犒賞銀三分至于選練官練之法須專令邊將翁戰
者及經戰家丁分散各營悉以在邊奔擊廝殺及頂
頭走射輪刀旋馬之法教之馬常超馳飛逸心惟在
于殺射而不憂于蹶躓射仍固把把仍八十步外凡
可爲決勝衝擊之法俱令邊將悉心教練之仍將教
練之法呈於總協頒示各營而各營每日步射打鎗
之賞定限將官每五日操畢遍將一營按問一次中
者賞之大遠者賞之若每日常行操習不賞惟總協
巡視不時問中者賞之但選練家丁須要給與馬匹
宜查城守衛兵巡捕老弱軍名下壯應堪戰之馬兌
給不足則太僕寺補兌責令五人連名保結敬家親
識保結及該管中軍千把總認管以防拐逃迨若營
中器甲尤是不堪見敵者選練官練之日苟不以必
可見敵之器甲練之臨敵而易殊不便宜難于取勝
必矣蓋京營弓弱矢小器皆朽鈍可操習取賞而不
可以卽戎今宜用邊鎮鋼快刀硬弓大滿桿銅頭箭
至于盔有脫絳甲有落葉寬短不合頭體皆爲不堪

須用宣大一塊鐵碗于盞冷端甲印葉上紅下綠定造堅密。此可勝賊者。傳人分給。書名其上。卽乞勅下兵部。冬內調取邊鎮善製前項器甲匠役十數人來京。同京匠如邊法造之。并發式樣移咨應解弓箭等項處。所兩作折解一件。貴在精堅。不貴于多。務堪實用。如是。則選練官練可精。而操法卽可以決戰矣。此三者練之之大略也。馭之有三者。何一曰主帥得人。二曰分帥得人。三曰管教提督得人。主帥者坐營是也。今坐營將官易統。矜而用邊將。此善之善者。但去住不常。難期實効。蓋使坐營而久不經戰。則驕肉復生。戰略漸疎。使邊將而席不暇煖。則教練未成。猶夫過客。合無今後除邊警急調管將往赴內營。近調邊將應用外。至于無事少警之時。各將官坐車戰管者。定限一年已滿。卽令陞調出邊。其自邊調入坐營。倘非最爲要害之處。卽經戰有功者。不次調入。若查有素將累功者。仍宜行取坐營。庶教練之主帥有常。而京邊習練矣。分帥者中軍千把總是也。迺今披服行伍。而十殺敵嚴陣之法。漫無知者。萬有不測。卽望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廟堂

分隊以作將領衆以爭先。鮮不偵過事矣。今宜及時訓飭。先須開操之日。總協巡視。于未選軍士之先。會同分日將車戰各營中軍千把總。不堪者汰去。分爲二等。老弱經發。備兵營收操。年力尚堪者。仍以原衛攜入。備兵城守。將備兵城守中軍千把總。強力精藝者。并閱視。過候把總缺指揮等官。最堪選用的。補足車戰各營員額。補足之後。方可如前所陳官練官練一年。總協將教練中。最優者秋操畢。列名送過兵部。兵部再加揀選。數十名陞調出邊。仍將在邊中軍千把總等官可用者。調入補缺。亦是京邊互練之法。至于激勵各官。最宜加意。伏乞勅下兵部。行令總協。除三年大閱視外。其每年年終閱視一次。須添改爲春秋操。畢校閱二次。不必年終。蓋兩番操習。並宜甄別。激勵故也。凡春秋兩操。於演管後校閱。除將官照每年事體。仍加賞勸外。其中軍千把總官。務宜分日過堂射箭。及馳馬衝殺。嚴校藝勇。一番有知戰陣者。按其陣法。但車戰各營一起嚴校。備兵城守等營一起嚴校。兩爲甄別。凡校時總協巡視各記優劣。旣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于廟堂

皇明經世編

魏教書集

兵部彙編

九

千露堂

商定次序。一賞銀責戒。惟快操賞責外。刻名盡送兵部。優者陞邊。劣者知會備黜。如是則人皆激勸。而分帥多可用之矣。夫軍有管隊管教隊卒也。軍有教師提教各伍也。臣切見管隊卒多病。備教師毫無藝勇。大管隊須令必為一隊之倡。而教師須令可為十人之師。迺今虛應故事。如此此誠營中切務。千萬之眾其脈絡條貫皆繫乎此矣。臣等昨于管隊。雖行各營選領。但必題議成規。及教師並宜慎簡者。合無今後每年開操之日。總協巡視。即日嚴行牌面傳示各營。一一精選管隊教師。總協巡視。每入看操之時。各營不拘舊管新換。一一解驗。有不堪者。責治中軍。下把總官。慎無姑息。把總項下有不堪至五名以上者。中軍千總項下有不堪至二十名以上者。除責換外。操畢題罰。俸又訪得精壯之卒。不願管隊。以營中取牌拘攝人多故也。總協巡視。牌行精選。仍宜牌內嚴賊官賊取索。凡一應拘攝及查點不到事情。責貼隊。每隊添設貼隊一名。各管官軍二十五名。其管隊教師。專以隊伍整齊。武藝精熟。責伊教管。如是而

皇明經世編

魏教書集

兵部彙編

十

千露堂

隊伍武藝。始無不整。不操習之患矣。此三者取之大略也。臣又切見城守備兵。各營除力弱年幼者。許多精壯。間有衰病甚者。則又不堪為軍。夫精壯者在於衛兵。益選車戰操習。為偷閑計耳。合無選軍之時。令該營中軍千把總官。舉出匿者。責戒重罰。則查究總協巡視。選軍又逐一唱名。選過既無姑息。又無被其欺隱。若衰病者。汰去責拘軍餘補伍。不致虛冒食糧。但城守各營。其官軍或甫及三千之半。而把總則盡如車戰之多。公家既為虛設之員。軍士病于多官之擾。皇明經世編。魏教書集。兵部彙編。十。千露堂。仍乞勅下兵部。行令總協將三大營內城守兵。十一枝。軍三營之卒。分補八營。務各足三千之數。餘者汰其老弱。盡歸備兵。此後每營定足三千。不足則坐營。即將其隊不足。呈來歸併。即減把總員額。其減去各員。有堪用者。俟次候缺。不堪者。看伍收操。此亦成務之官。議者若夫營中。最為虛文。故事其積弊。大當整頓。止者京操之班軍。是矣。夫班軍離父母妻。子越千里。而至者。重京操故也。謂之京操。即宜操管有法。此益。祖宗頒幹弱枝。擁衛神京之意耳。東土江北中

州率多長大強勁之產際此卒伍脆弱之秋苟能練得一士亦足爲用而顧委之以疲困之工連上扒沙之役可乎若以分標派在各營最爲可許臣每入營見其獨立一叢執竿橫向全無部伍之紀全無操習之藝蓋稀寡不能成行空立又何約束各該營宜日且未之及而況責之練乎其在該班都司又不過記其到京之日令赴該營收操而漫無所事事矣臣切謂此說虛文之不忍見而積弊之所當釐者何以處之臣切謂城守兵十一營掣參三營外更宜添設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魏徵集 兵部奏 十一

營共得六營分屬五軍等營內皆名曰班軍營以中都班軍分二營河南班軍分二營山東班軍分二營每營春班大約五六千秋班大約八九千以上就五六千八九千內分作三班一班做工一班常操一班教練備征但係頭年做工者次年常操頭年常操者次年教練備征頭年教練備征者次年做工務嚴催情吏皆之雲凡做工夫役不足宜取足城守備兵營內不計取足班軍中常操備征之卒如是則京操既非虛應之文班軍漸有可用之勇且又合爲一處操

在一營入操者隊伍可整未到者着實可追其領班都司卽爲中軍更於劄付官內選最優者爲千總次爲把總下者亦令隨伍督工管隊但坐班軍營將官須用邊將經戰最精明能練士卒者緣條去條來非精明不足以紀之烏合烏散非經戰不足以齊之志不素定非能練不足以訓之此最爲兵戎積弊所當釐正者也凡此者皆求軍士不虛伍而操練非空文求責實于可用而已何使虜無巨測之勢京軍尤須責實以戒不虞況今邊勢匪茹而邊事單弱最爲不支蓋沿邊槍殺漸空而入拾必漸逼京邑倘有警報則車戰之兵必不可視爲無用之卒徒至歲糜百萬以仰負平恩已也但鶴充之見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行之非艱務責實效者爲艱伏乞勅下該部議議果未可行卽條悉利害以明事宜如或覆議諍酌取自軍裁凡大小臣工共宜以敬君事爲義而以責後效爲忠毋得虛議屢更實心圖竭務俾義勇出于積儲之後神氣可強武備飭于久安之餘國祚可壯此臣愚書生之見最有望于今日者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魏徵集 兵部奏 十二

題爲懇乞申勅部臣查覆 祖宗臨御便殿事

宜疏

臨御便殿

仰惟 皇上近日忻從諫止頒鳳之工、褒納殿廷騎馬之疏、以至重孝思、資輔導等奏、具蒙溫旨優嘉、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克終令名、咸謂大聖人復作、當此之時、荷謂 皇上不肯受言、是誣 皇上、臣下不敢盡言、足欺 皇上也、但臣下每欲進言、而苦於燕見陳說、未有會逢、皇上每欲受言、而苦于外面事體未盡知悉、今日必使 皇上得隨意以問于臣、臣下得輸誠以見於君者、非今日第一義乎、向自御門起、數扭于舊規、奏事之唱空文、塞隔上下、未交治理、無裨昨 皇上勅進經筵日講之儀、臣等正欲陳說、思得斟酌舊文、務採新益、而該部適已題覆、今所恃以降我 皇上交泰之治者、僅有 祖宗御幸便殿一事、官曾已具陳、皇上曾賜溫旨、而該部尚未覆議、請裁奪、伏乞勅下該部、仰量 祖宗幸御文華便殿事體、仰應 祖宗午朝之期、務一切削去虛文、無混舊套、俾聖心安坐、樂親乎此、得以虛懷下訪、自輔

皇明經世編

魏徵書集

卷之一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魏徵書集

卷之一

千露堂

臣九卿言官咸得以切直開陳、若聖體少倦、即時得宴息乎此、遊行飲食如意、所適節宜有度、出入有將、臣伏見古之大臣、荷可引君竭誠用意、無所不至、若一一以虛文阻隔故事拘泥、而使君臣不得盡誠者、非柱石之義也、奉明旨而不肯聽當議覆、非將順之心也、若夫近日章疏之上、時或數日留中、要緊者、咸知聖覽未經、不要緊者、亦每淹滯不下、不免大爲聖政之累、專乞勅下該部、凡每日章疏、於會極門叩進之時、日輪科臣二員、臺臣二員、面詢遞本員役、是何題奏、或題奏上、仍用浮帖、少書節略數句、若不對同有罰該科道諸臣查看關係要者爲第一等遞進、其條陳覆議一應爲二等遞進、常套題知爲三等遞進、庶仰裨聖覽、詳略不至大勞、皇上卽於次日御殿、令閣臣就殿內外最近直房、票擬有應面請者、面見陳說商量、其題奏該衙門官、卽令當面承旨、若有未盡、仍許面奏、及備本再進、如是卽御便殿一事、聖聰日廣、而不勞聖政日簡、而無弊、上下自此可交天下自此大治、而聖心常樂、聖體常安矣、臣又伏聞天

下猶一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足必元首相親而後股肱克運運者皆見 皇上以錢法召大臣以邊賞召大臣凡召命不一而足畚得 祖宗時召見大臣皆出迎御前君德帝治間答久之罪一召令詣門承旨御選退已也專乞 皇上不時召見批賢輔大臣是必從容訪問 皇上可任意以問臣下可輸誠以答帝堯之聖只在稽衆帝舜之聖只在好問備 皇上任意問答御都俞吁咈之風復見今日而天下有不歌舞傳誦者乎近日又仰聞 皇上深居禁苑時

御製文集卷之五

五

有遊行此亦節宣聖體帝王在所不廢但古之帝王必令臣下相從若 皇上獨御只令供役隨行不免把虞廷間遊于佚罔浮于樂之戒若召諸賢大臣及一官官渡隨時得進言啓沃且有節度則喜起卷制之風亦將可望彼宋太宗健宋室一賢士耳猶獲召幸中賞花釣魚賦詩後世稱之矧 皇上明聖陋宋之太宗而不爲者耶近者又見孟夏時享 皇上昧爽臨祭百官奔從未及無不乞恩認罪然則廟精風興尤式 皇上鼓舞臣下綱維交泰之是要者是

在保養精神以運布之于百官運布之于天下而已若不保養則精神易耗聖體且勞聖治何備伏乞 皇上軫念聖體宜重退朝燕閑凡保養精神之法有五臨朝聽政凡運布精神之法有四五者何太靜坐端坐獨臥宴息則精神必凝焚香開卷對越上帝則精神必清美麗器物足以眩惑精神務屏去而不好嬉遊宴樂足以蕩散精神務撙檢而有節女色常御足以耗竭精神務希誠而寡愛如是則聖體有萬年之壽聖德有日新之久聖治有太平之象至于臨朝

御製文集卷之六

政理運布精神姑舉其所知之要者臣伏見九卿衙門各有典章 祖宗以來禮法具在倘奉行事體未盡如法此後乞勅大臣抗奏如不抗奏仍責令科道查糾庶天工可亮矣百官遇我 皇上耳目耳不用則無聞目不用則無見矧天下至大萬機理亂至微而謂見爲最難者乎此後乞勅百官封駁諫諍糾彈務在婉曲盡誠 皇上審其言之未當者而爲優容言之既當即令着實舉行不至空言無補則天聰四達矣至于四海萬姓養之在守令而綱維乎令者尤

在宗教之在提學官、激揚而淬勵之在各撫、後此後

乞 皇上勅下該部、務精擇巡撫、精擇提學、部、守、勅

下都察院、務精擇御史、不專擊撫、專務倡率、養民教

民之政、回道考覈、不以空文、如是而後天下之民、無

有干不洽、若夫進京員役、皆令辭朝之日、得言該處

地方極大、利病、科第出身者、限令奏聞一疏、着實有

益、該部題覆、酌量賞之、縱無大益、不許空談、摺、奏、如

是而後天下之事、無有干不聞、以此運布精神、庶幾

風動雲流、皇上不勞而治、是故保愛之法、運布之

皇明經世編

要、此爲化機、皇上留神加意、可以勵精、可以綱維、

便殿之御、自茲有恒、天下之治、如運諸掌、上下交而

泰、道理將與堯舜比隆矣、

乞開召田之法疏 西北召田

臣等伏見 國家財賦、取辦東南、然東南民力竭矣、

民之聚居者衆、不足以自供、官之誅求者急、將起而

爲盜、一遇水旱、減稅蠲租、而國計將不足焉、況邇來

連遭多艱、河患告急、舉六軍萬姓之命、日盼盼焉、惟

東南之轉輸足望、萬有不繼、則憂將在 宗社矣、臣

等伏謂爲今之計、除治河責餉、計取東南外、其在西

北田賦、亦最不可不加之意焉、夫西北地近畿甸、東

南遠隔江淮、近則可備卒然之虞、遠則當防意外之

患、今者西北之賦、不足以備卒然者、豈其地之不逮

東南哉、自古帝王井田、仰給六軍、萬姓皆西北地、誠

非地之不逮、東南也、惟東南多可耕之民、而西北虛

可耕之地、今欲使民日加多土地、盡闢誠不可不開

召田之法耳、伏乞勅下部院、嚴咨北直、隸山東、河南

等處撫按、通行所屬、凡有水利可通之處、治以江南

皇明經世編

水田之法、一切厚募江南之民、教之仍各備查田土

丈量、均賦、通計無王之田、及力不能種之田、若干、責

令該處有力流寓商賈、一一量種、各該處徵悉免賦、

役二年、又多方招撫流移、蠲其遺負、給與牛種、一切

免租二年、若更有多餘田地、移文江南、各省民衆、處

所有貧窮荒歉、願徙某處者、官府給引、給費、資徙安

插、賑恤一切免租三年、有平微職、官願住官所者、聽

其受田、有南方軍衛無田屯種者、許調北衛營田、凡

此五者、無非欲召多餘之民、以實西北空虛之地、苟

可討處仍望當事者及大小各官俱各議奏聞。但西北守令修安撫見自之民即可招未歸之衆此又所謂不召之召者大民苟召至則北地漸實財賦漸充惟乞者爲實政不作空談則西北東南國計民瘼庶有所賴矣

爲重鎮危苦已極懇乞中飭休養疏

宋休養遼

仰惟 國家定都幽燕薊鎮固誠脊背而遼東者實薊之右臂也人之一身緩急捍衛皆臂所爲臂苟失守脊背亦終不保以薊鎮爲慮者可不以全遼爲急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休養

顧今之議遼者或謂軍不足伍急在於補軍或謂三面受敵急在練戰外不知遼本常一日而無虜軍本當一日而忘戰使巡撫總兵得人則戰守可恃無患練戰之議似非所以援遼之急矣迺若補軍則清勾視爲敵紙而召募阻于重關臣嘗日擊其地見在者有苦楚難狀之情未至者安望其有尺籍日增之感苟能保其見在之軍是卽所謂不補之補遼之急減不專在補伍而專在休養生息之爲計也蓋遼之困窮極矣自嘉靖三十八九年間全遼歲歉一望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休養

烟丁壯死亡十空八九緣此尺籍生存者寡虛糜膏腴之產勒爲清萊城壁虛戰守苦丁無人言練廢養贍苦于不給由是父子兄弟盡取克伍而月支又不過二錢五分之糧臣昨經過遼東二錢一月之支不敷數日之食西望望外卽思虜營戍守接伏聚皆菜色荷戈枵腹披甲可憐之狀真有耳所不忍聞目所不忍見者矣臣昔生也亦無能爲當慮者姑舉知見所及有六事焉一曰通海遼大遼之有海運舊矣金州旅順口直抵登州一晝一夜安行無阻昔兵備劉九容謂遼東如物墜囊中出入無路幸有旅順口一帶天造地設爲遼門戶其間原西北有老米灣者白一岔河通之又舊時海運泊船處也一自海運廢而遼之咽喉命脉絕矣歲稔粒米狼戾既無貿易之期藏內坐致死亡不過勾合之賑今高平寧前一線內通而二岔河口一舟可阻萬一虜情叵測則全遼固朝虜之釜中肉也昨給事中鄭大經亦疏稱虜尙提一旅以塞岔河則運餉不接遼陽坐斃臣伏思海運一通在內年則遼得山東之粟以存活而山東得貴

糴之利在稔歲山東得遼之粟以廣儲而全遼得貿易之利卽或三岔戒嚴一線路阻又賴海運之舟素具而咽喉之患可蘇一舉而五利具焉皆海運爲之也顧前後建議查據未清以山東之民雖便而山東之官則恒以議察爲慮殊不知海運雖禁而遼海之私販私逃者未始不通苟使船隻有定籍開洋有責限商貨有定課在船人數兩岸有盤詰查對相同而全登泊船之處各除設甲科官員掌之嚴立法禁又何必更以議察爲慮哉伏乞勅下該部覆議卽行遼東撫按及今設官議法已定縱不欲通行無阻或每歲某季許民一通或遇遼東大熟荒歉之年巡撫題請只許官府一通則遼之命脉可活咽喉無阻蓋遼與山東原係一省海運開而山東之轉輸于遼者甚便惟布花折色悉照今見行事例不必議改國初布花由海運抵旅順糧米由海運經登州今山東彈布花本色之輪多阻格海運之議此必不河復者若以海高爲辭則全登路近原非險途縱有風濤惟在駕船得人造船有法若以逃軍爲辭則臣愚議察之議

既詳且寺卿陳天資曾考海商之出自遼者給引于察院掛號于免馬驗引有全州之守備驗放有旅順之委官抵登則有該府通判之驗備倭都司之驗法亦嚴密逃軍豈能越洩但患推諉成風任事者少道傍什舍成之是難而遼固萬無一濟安酌而行之所以濟遼亦所以廣山東之利此誠遠圖顧無謂儒生之言迂闊也一日重提築臣伏見鎮武西寧等堡去虜不過數里且往來道路悉遼之東西咽喉也往者王巡撫因虜騎時突官民難通廼開路河以阻胡騎而近日魏巡撫沿河靠裏復打路牆無非防護道路以通咽喉之意但三四年來口外水溢夏秋之間鎮武等處巨浸成川地不可耕人不樂戍而守堡各官日恐軍丁逃散輒令人于路口要挾之治以刑罪此但可苟延旦夕殊非久計竊慮數堡宛在水中亦終作無人之境而已咽喉之地是尚可終守哉臣嘗深思措處以爲咽喉之不可終守非其地之不可存浩也特水之爲患耳苟其地可耕則其人樂戍往者鎮武等堡地方禾黍離離且稱樂土今水之爲患每由

路河灌入而路塘一帶雖藉以防道路實可資以捍水患者也臣經過時咸稱今歲之水最大尚未盡沒路塘然則路塘加堅加厚水患必可防禦昨臣備行親路非敢漫談伏乞勅下該部行令遼東巡撫務于今歲冬春之間多調軍士修補路塘令各分丈尺如有倒塌即每歲責甲名下補築悉加設法堅高或沙土太鬆如何設法堅久或多打木椿遍植榆柳責限能幹官員督成并動支無礙銀兩勞賞軍役如果一年無水可爲永賴有勞大小官員年終並許覈開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休養軍 于露堂

虎贖之地竟斷耕鋤況以責委管屯守衛守官又不過虛應故事而已遼尚何賴哉伏乞勅下該部行令遼東撫按轉行寺道官員凡所屬人烟稀寡者備查屬下委有荒蕪及力不能種之田若干即移文於棚審處所召種凡所屬人稍稠密者備訪殷富有力之家不拘廢閑將官商賈人凡堪以額外受田若干即責令于就近稀寡處所或分佃僕或贖窮軍開種悉免其稅二年該寺道官文移交互務各躬親踏看設法措處不得憑信所屬軍官虛文搪塞一年之內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休養軍 于露堂

收歛拘之就堡如就督格者然於是守堡管屯來機索賄凡軍丁欲不收歛者亦成樂以賄遺之蓋寧爲虜所殲不爲收歛所苦豈無故哉只緣收歛之堡太遠訓諭之衙不明且一經收歛多失其所無惑乎非人情之所樂也伏乞勅下該部行令撫按轉行守道各官並宜預處各該躬親相度凡各村屯就近處創立堡臺俱在二十里內臣每見遼東築堡各軍不給工食而工又刻期限充足以堡多不固虜來莫守今誠宜寬其時月責其堅完若工役多苦量加犒賞至于先期訓諭務使知虜來必殺之慘報至樂從先期經畫務令每家各就收歛堡內各蓋草房以俟不令男婦雜處堡危則共趨城臺可避緩急凡軍官有受賄賣放收歛者撫按嚴立重刑題請處治此皆所謂處收歛之法惟官司重爲勸懲將無不可歛之家無不保全之地所謂休養生息者芥細矣五日厚困卒臣伏見遼東接壤虜境更無邊險而寧遠前屯一帶尤號虜衝是以錦義西南山海東北凡城堡各軍一合家克傷既無暇耕之人零賊常擾又無樂

損之地此皆所謂困苦士卒誠不可不措爲優恤者也近者給事中鄭大經題請鎮武西平營軍十月糧既例止二錢五分應給本色十年特以鎮武各軍困苦已極減優恤之不容緩耳今寧遠前屯一帶咽喉關係同于鎮武而軍士困苦諸狀尤不下鎮武各軍仍乞勅下該部行令巡撫查將寧前一路要害處所悉照鎮武等堡題糧事例凡月糧皆給本色十年而監糧儲積多貯困苦各軍堡內適若哨報夜不收困苦既深關係尤重除近日添加優恤外更乞立爲賞格凡有哨探得實先期不爽俾虜來得預防禦之計者悉與首功同賞如是則困苦樂爲見用可以得虜情可以守危險沿邊皆然在遼尤急誠今日之遠圖也凡此五者悉出書生淺愚固非安途遠略惟皇上勅當事者重加之意則竊見亦足以資聖採選言實可以彰廟謨矣

臣聞古語言天子不可以不恤也皇上俯從

禮部所立之請將正東官太子儲位臣民等伏
謂立固不可以不養養尤不可以不須養我皇上
篤愛皇儲此聖帝明王極盛之德中外傳誦所謂養
之者實愛之之情所必至也養之之法無他任得正
人以輔導之耳人情愛子莫重于愛其子之賢尤莫
先于愛其子之志自古皆然今皇儲年正幼冲穎異
之德性漸開而方長之精神未艾是必養得其人則
精神不為外物所誘有以培養命之源德性不為開
見所遷有以作賢聖之本輔導之任關係如是皇
上可不嚴勅內外務擇正人以畀之也哉外而官僚
所以備講讀之官內而進侍所以供侍讀之用皆所
謂東官之輔導者呂三代帝王之養東官也雖幼在
襁褓之中即選擇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
衛翼之遂去邪人聞見皆正足以三代帝王多壽多
賢而周公之輔成王抗世子法于田禽遂仰成王為
成周之令王今者官僚之任難選而儲君之選宜素
伏乞皇上諭令輔臣翰林院館閣諸臣之中必
備訪德行賢明之士倘有不足則嚴選新科徵聘隱

逸勳在拔得數人選錄天下先期列名上請以備
補官僚但臣切慮官僚之任尚近獨近侍之用至連
一舉而立年讀即隨要必選得其人迺令習已養成
化而漸入復擇官僚轉手庶幾儲君日宅晉日孝
宗敬皇帝在儲官也天下萬世咸推本儲官之賢亦
孰可忘輔導之自養我敬皇帝之令總實東宮內
臣覃吉能朝夕輔導以翊成者也敬皇帝年甫六
歲即在儲位與今皇儲幼冲正同考其初立也日得
典單局郎內臣覃吉者為之輔導吉之為人識大體
通書史溫雅誠篤議論方正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
以口授東宮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閒說五刑六
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與夫左舜都俞吁咈典故
每秉言之帝曰吾豈整富貴但得東宮有賢主足矣
純皇帝賜東宮崔司吉簡晚東宮以辭不必受曰天
下山河皆王家所有何以壯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
利耳竟辭之東宮常隨老父念高麗經而吉適至東
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言自揚吉跪曰慈得親念
經子曰吾讀孝經耳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

諸單則諸請官云先生喫茶每承內臣張瑞不以爲然
然古曰尊師重傅理當如此凡此皆單吉之所以輔
翼敬皇者人知敬皇之德位名吉本之東宮者
爲萬門所瞻亦義不知單吉之輔導贊襄吉之史冊
者諸萬門所瞻也今內臣之中若人若小可以選伴
東宮者豈無如單吉之賢寓于其間乎伏乞皇上
際今揀選東宮伴讀之日嚴勅司禮監掌印會同老
成管事者務細訪各該應選內臣性行拔得忠正博
聞寬宥有如單吉者數人其智巧逢迎性氣乖方皆不
皇明御世編
卷之一
三
可用設于中倘有用而營求各置私人者許內外諸
臣凡有所知指名參奏如是則在內伴讀既先資保
護之忠在外宮僚日可施磨汰之方此誠我皇上
愛養皇儲之第一義而古先帝王之以燕翼子者莫
是過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慈人

宋徵與懷文參閱

魏敬吾文集

疏

題為聖明加意虜防恭陳大計一十八議疏

虜防

鈇惟 皇上登極首歲而黠虜東西深入掠縣破州
呈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虜防 一 平露堂

余壽生靈之慘昔所未有仰蒙聖明加意特諭內閣
令文武羣臣詳議防虜之計誠轉弱為強之會千載
一時臣雖至愚敢不罄其一得仰裨睿採竊惟前代
防虜之議亦多矣然止于防邊已也我 國家定都
幽燕密邇虜穴宗社宸居其重則防之者應得必勝
之算而議之者當責必効之功況今虜勢甚強邊防
甚廢前之失事無及後之伏禍可憂使復若宋人守
忠厚而乏廟謨議論多而成功少則靖康之禍殷監
昭然是故懷報土之思者務披肝靖獻而所議必責

其可行任當國之責者務忘身永同而所行必責其
可効是以臣等不及敷布文辭惟有直陳事體以仰
答 皇上着實詳議之諭乞 皇上一一垂聽之臣
等伏聞兵法有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
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今者虜勢猖狂來不能
禦去不能追任其得志莫與為較我中國之失算亦
久矣日積月累漫不講求至使邊邑之勢有如唇火
積薪都城之勢有如處堂燕雀當此極壞之餘使更
不深求必勝之算策臍何及哉是以防虜之計在
皇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虜防 二 平露堂
定勝負而定勝負之議有六一曰去常套以選練必
戰之兵將臣等伏見 國家積弱病在常套相拘稍
有振刷惟恐罪至殊不知邊事之振與不振國勢之
保與不保恒係之此而尚拘常套可謂之有入乎兵
為虛伍將為備員上下相家言之流涕姑舉其大者
如薊鎮常套在于守牆宣大以西常套在于擺邊迺
今探牆而牆不能守擺邊而邊不能守常套之值事
可知矣伏乞勅下兵部嚴行各邊痛鑒今日積弱痛
去已往常套如薊鎮宣大等處即合守牆擺邊之卒

畢除墩堡哨者除皆聚爲數營歸各哨在側俱
分割三路升宣大等處各該分割要害大兵既聚矣
則痛去老弱抵敵之常套務精選之既選矣則痛去
漫無紀律之常套務精練之故古者名將領兵不過
數萬而搏戰轉關橫行天下者以其兵之皆聚皆練
而所領最精故也兵貴精不貴多古今明訓非義院
口之潰牆特始于一卒之先走兵之取者此爲堅累
又豈可貴多而不惟精之乎乎誠使盡去常套聚合
皆精則邊境千里搏戰轉關何患哉至于偏裨千把
皇明經世編 魏徵吾集 卷之二 平露
最爲勇敢之倡亦皆務去常套汰其不堪練戰者精
選補換務使將爲敢戰之將兵爲敢戰之兵而常套
悉去焉二曰定更番以嚴責信地之應援臣等伏見
尙常套者謂擺邊守牆之卒皆令聚而選練意者沿
邊路遠應援不及防守不周臣伏謂常套泥此是以
失算積弱可憂咸坐此耳蓋使擺邊守牆之卒果素
練也猶懼勢分力弱不堪應援今擺守將士其孔子
所謂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若既聚而選練自可責其
防守責其應援益凡沿邊地方應分屬某將其營防

禦者果有應防路口卽責本營月輪選練之兵一
駐劄次月仍輪一枝若路口大寬嚴限烽火哨報不
爽卽責月輪駐劄之兵防禦如是則在營選練之時
什九而在外駐劄之時什一庶四時訓練兵力常聚
而兵氣常充一將之心時通于偏裨一將之令時達
于三軍而各兵而裨將亦未有不諳營伍習紀律者
但宜嚴責必死信地自其處至某界屬某營防守自
某處至某界屬某將策應凡有大警合營齊赴若只
零賊如前所議月輪分駐者禦之庶合散有法而防
皇明經世編 魏徵吾集 卷之二 平露
守策應有機非若往時之守者不固而援者必取焉
三曰體瞭哨固邊牆以休士力臣等嘗聞瞭哨不精
則賊至難以卒應邊牆不固則零騎亦能掠我尤非
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策也邊哨之卒百死一生瞭
望之卒賊去始報蓋卒之貪生甚于貪利而畏賊甚
于畏刑宜大墩臺動皆賊去舉火誠以我之應援無
及而賊之攻殺墩軍可畏耳今欲體之于瞭望者遲
報卽刑聞報卽赴于遠哨者厚其勸賞同于首功一
皆加豐原糧倍于軍衆迺若邊牆者勦鎮之險也

徒恃牆而不知練。固爲大機使察牆而不以時修。亦爲軍險今誠聚兵選練除選其堪練屬戰兵管者。毫無工役外其不練之兵止爲守城一營皆令修牆。又責令近邊州縣各籍數百家抽其丁壯以爲修牆人。凡免其一應差役許其開墾邊地所修之牆各分定界合此二者則牆以時修而險可不廢焉。體瞭哨必探報以時修牆險必防守有據庶幾牆可以阻。零騎報可以使策應而我兵非大舉策應之時咸得藏蓄鋒銳而習其教練之紀律矣。四曰厚優恤蘇積

務使士心常奮士氣常充庶可望練則必精而戰則必勝焉。五曰酌營制而尚火攻訪得各邊禦虜舊資馬關各兵臨陣惟尚弓矢大馬固夷虜之所習而射尤胡騎之所長是以虜來一矢不敢交虜去一步不敢躡咸職此之故耳。今誠酌定營制凡一營之內務有車兵以列營有步兵以站伏有馬兵以追突馬兵之制舊矣車之制則宜輕舉疾隨一鼓列營四面環衛步之制則宜隨馬逐殺急則站定遠則設伏相錯互倚嚴勅舉行而縱橫變化在各將焉所謂有制之兵蓋如此。但車步馬關均宜熟練火器蓋弓矢之利在胡虜而戈戟之勢難遠攻其爲我中國之長技而胡虜之最畏者僅火器也。一位炮與獨火飛炮重而難舉發而莫繼惟夾把鎗與火器之便者可以隨帶急則戈挺刃之擊緩則足屢發之用凡戰兵一營若馬步車兵均宜以此教之每隊班伍層列教以市一而五迭發至五而一者復得藥可發矣。臣昨巡視京營見營軍稍稍習此。全未精熟及詢詢邊將皆謂邊軍火器不如營軍則邊軍之不習火器可知也。近過

遼東間以火器皆云不知及臣勸以火攻故用車戰
取捷今各邊舍此長技不練而惟他議之圖非善算
矣營制定而火器練習此臣之所慙慙也六曰備城
堡以防深入臣等近見北虜破城既得城中之利則
破城之慾方未饜也虜入西山七日方捨汾州則深
入之志方無已也京城密邇良可痛心畿輔遠近皆
當深備況勸鎮去京以北鄉村率無墩堡而各邊小
州小縣城郭多不堅完伏乞嚴勅該部行令撫按于
近邊十日之內各城並加修緝鄉村民居密處嚴限
增築墩堡若工難驟集則要害先舉歲修一歲無不
堅完之城歲築一歲無不築堡之鄉並宜責限有法
務使官民皆勸焉至于各州堡應援責在各將信地
之內其守城守堡務宜不分選練兵力責在守令嚴
詰奸細外通將木城本堡抽其丁壯者教以人自爲
守家自爲衛共鑒石州之慘悉詣保城之律而火器
矢石並熟馬步並長夫城堡能守則賊之攻可計日
以待援此今之最急而不可視為緩圖也凡此六者
均所謂定必勝之算要在任人以責成之耳臣等又

曰防虜之計貴嚴責成而嚴責成之議有七一曰頭
王將之權臣聞王將不固守律有常刑夫將之能固
守者要非王將一人力也必其偏裨是用士卒足用
投之所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由是以戰則勝
而後以守則固夫三軍之士統于偏裨而偏裨之生
殺予奪聽于他人則王將雖欲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不可得責王將以固守而不重王將之事權是將
惟束手待罪國無一將可用國與將俱受其弊矣伏
乞勅下兵部明定法令以後務重將權如一鎮失事
該鎮總兵罪在不赦則平日必舉一鎮之副參遊守
提調等官在總兵皆得以予奪之而臨陣皆得以生
殺之如一營一方失事該營副參遊守提調凡統兵
一校者罪在不赦則平日必舉一營之中軍千把等
官在本將皆得以予奪之而臨陣皆得以生殺之其
平日之予奪也備開賢否并應換應代者送于總督
若總督訪得開送召內或有不堪補換之員仍發下
責伊再舉並爲奏請施行其臨陣之生殺除臨陣退
縮軍士聽本將卽斬以殉外若有退縮偏裨等官亦

愚瞻本將初番傳令如李光弼欲取僕固懷恩之首
且令轉戰一番若再退縮卽取其首以殉凡此皆勝
敗在于呼吸而不待擬議奏聞皆所謂重事權之要
務也其二曰慎主將之選伏見總副參遊獨領一營
練戰者皆攝主將其于所轄在平日皆得予奪而臨
陣皆得生殺其難重矣其選可不慎乎伏乞勅下兵
部務以將才爲意搜羅舉別盡乎天下宜大宜小悉
在胸中簡查察開繕事在獄將官凡有智勇且年力
尚強者皆得題請召集仍通行京邊省直撫按限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各舉務才更不限下位貧賤並許起送到部皆當試
以治兵通發下京營補車戰等營管將右其教練能
否委有能者京營總協利道每季各行題奏或揭送
兵部漸發各邊管營而各邊大將參遊以下該部備
訪委有不職者在大將則詢之總督裨將詢之各營
令每季揭開送部再加訪實奏請吏部調如是則主將
之是無不如慎苟得其人而奇正戰守皆其能事此
方今切務也其二曰明巡撫之責大巡撫以撫爲名
雖各有地方之責但各邊巡撫猶與內地不同蓋中

地無大將雖兵地方小警實皆巡撫之事至于各邊
則大將握符兵馬森列戰守防禦宜其專任而巡撫
只責標兵其責任之不明亦甚矣大總督兼領數鎮
宜多責其調遣應援多靠標兵實有轄制將帥之意
總兵各將則專責以一鎮戰守而巡撫標兵只以倡
勇爲事者也伏乞勅下兵部申明巡撫之責凡一鎮
之內軍餉馬匹器甲與夫厚恤激勸練戰之兵及分
信地體瞭哨圍邊牆堡將士餉械軍皆其專責俱如
臣疏所言一一開裁勅其責之無事則在外料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大將同心有事則居中籌贊與大將共力凡大將各
將之兵卽巡撫之兵而一鎮軍器糧餉城堡斟酌等
事皆巡撫之事苟有功罪並與各將論量處分庶巡
撫之責任不專于標下而專于一鎮之附衛各將之
營伍不患無附衛而惟患出戰之不勝是在今日必
明法以責成之而武事無不振矣四曰寬繩罪之誅
大古者大將成功許以便宜務寬絕罪今每事務從
中制而不獲便宜臣所謂重其事權責其選練片便
宜中一二苟絕惡不寬繩有良貴畏罪墮塞以其國

與敵耳伏乞勅下兵部務員各邊主將共爲必勝又
安之圖不爲日前免罪之計凡到任一年內若縱有
事體被劾若非失事不得革任至于有能之將果若
實合兵選練舉以取勝尤不得以小廉曲謹責之惟
不幸地方失事務審其失事大小并查到任久近違
減刑罪不得榮施其中情有可原而智勇且可用者
並許立功贖罪不復監禁一一題奉欽依事體施行
此皆所謂寬繩罪之誅而將必思奮無乏才之歎矣
五口擇賢科老練之官嘗聞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略
而邊防之務尤非一將之所能成功也以其守地方
則有州守縣令以總司風紀則有巡按巡關迺今選
法重腹裏輕邊方沿邊州縣皆選舉監歲貢老朽之
輩殊非良法蓋邊邑封疆守上最重萬一守風而靡
卽宗社神京之慮也重邊邑實重神京最宜慎擇而
都察院點差舊例定以新任巡邊亦似當酌議者伏
乞勅下部院備各沿邊州縣通選甲科於甲科中且
簡擇廉明才幹者任之凡有陞擢並先儘沿邊守令
而沿邊解小星下州縣與腹裏中等者同請告部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

院點差有南北京畿提學等大差俱在京畿腹內
念各邊關係實重乞將見任者任滿序遷然此後以
提學等差例與各省同差有吏定各邊巡按巡關爲
大差務選老練才望之臣巡歷既滿並以京堂遷序
或超擢該鎮巡撫誠使守令得賢科之選而風紀皆
老練之才邊防諸務本有不振起而維新者矣六曰
久總督鎮巡之任切惟鎮守係一鎮之安危巡撫參
一鎮之機務而總督又兼統各鎮之兵權此三臣者
衆之死生國之存亡咸係焉誠不可不重者也夫二
臣選得其人若使席不暇暖莫展其運布之才選不
得人若使朝更夕改實遂其藏拙之計朝廷選用入
本邊防爲重卽欲加恩資序亦不必以改任別選爲
勸也伏乞勅下該部凡各邊總督鎮巡定議九年之
內不許陞轉有陞轉者該科參奏仍並許諸人直言
但主上恩待務宜加優而後憂苦邊臣樂于久任
今後凡各邊總督鎮巡考滿視京版大臣加恩一等
總督漸由尚書卽加宮保巡撫四品例得陞下而鎮
守並加世功朝廷吏用不測之恩凡有緩急題請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

賜與激有勞得功至昭先年題准事例世襲古今久任成功而邊防駐軍專責此駐不可不簡從永議者也。七日設行邊重托之位大各邊兵威不振將才難得使虜得深入極慘漸為宗社憂者臣官細思根本塞源之故由邊事每從中制而邊情不得上通此必敗之道也夫由中制而不得上通其道固該取敗若任其所為而無以制之任其陳請而樂日通之則情偽微暖益又莫可窮詰亦終歸于敗矣天下之敗大不可救者在無人以身任其責如無機之弩無柁之舟然君總萬機相理百官兵部兵務盡轄天下而各邊重責今在內更無與同患難者如是則其情易通其敗安救其事安得而不由中制也哉總督鎮巡于無事則月有打探消息之人在京以窺伺乎時奸于有事則日走塘塞遮飾之馬來京以粉飾其功罪無非因事由中制而情偽不得上通故耳在往時震于其鄰尚當計慮而今已災在剝膚可不痛思救藥矣乎今誠欲救而挽之苟非以邊防大事驗差重臣使上得告君中得語六部而人才倚甲聽其責成速得

歷九邊而兵將虛實任其單雙則時事必不可為矣夫責在一身其操心集議也必從外歷九邊其情偽微暖也必達既無中制而無有不制既非求通而無有不通臣之所陳一十八事此最為本源要論願議事者彈重任之難劍懼重責之難勝惟務因循不思國計臣請有以折之查得先朝以邊事大急命重臣楊一清晉大學士職銜總理邊務而嘉靖年間亦以閣老重臣行邊唐裴度以宰相成淮蔡之功宋蘇軾亦請專置屬國不授中書在中書職任惟清在屬國專任邊寄予以撫遼夏之二虜焉伏乞勅下定議特舉才望壯著起用久孚者武軍務素諳戰陣久經者大臣一員晉以武英殿大學士職銜或兵部尚書兼東閣學士使之遍歷重鎮諸邊遍見諸將先備訪大小將才備行合兵練戰諸務與臣愚所疏及邊防一應事宜一切提其大綱分其要領節目責各邊總督鎮巡務懷永固無取速效者實為防虜保邦之計仰各聖心此為防虜長策社稷至計乞毋以浮議阻之以少紓今日之急 慰 九廟在天之靈不然今日

靖康素心不念全邊惟護餉者今其揭開借處必可採也伏乞勅下兵部行令新任總督務採劉盡之議酌去入餉之兵此則係國家其大關係各邊其重入餉去而餉兵益思所以精練以戒不虞則關係餉餉尤重細也三日瞻邊威以杜要撫臣等切惟屬夷之爲邊患久矣而邊鎮坐受撫夷之害亦已極矣撫夷之費將官每令屬夷引我軍士出邊砍取邊外大木以入然後將賣木之價湊足撫夷之用臣切慮不但邊木日盡邊騎直衝堂堂中國資本價以撫夷其體亦甚褻矣今誠驟不能已獨念討賞之夷草聚入邊邊將費酒食厚肉以供之數千之夷一日無賞則日費數千之供給而邊將但畏激變以開邊釁於是重剝軍士供其酒廬真所謂割子女之肉以充狼虎之枵腹也况胡虜嚮導皆係屬夷入則共搶出則分利雖割肉以餉之何益乎伏乞勅下兵部行令各邊移以練兵蓄威爲急務而以撫賞爲權宜縱令兵威未振威不可褻除放順屬夷照例撫賞遇叩關當卽指處可省供應煩費外其素稱勢侮屬夷務宜

開關拒絕甚則濟兵勒馬以嚮之務在東機揚威而揚武氣然後示以恩信如近日搜殺衆將之屬夷定宜蓄威以待無事姑息仰尊聖朝馬待向後邊兵精練武備日充然後可戰則戰可絕則絕悉聽邊臣詳酌奏聞益屬夷絕之尤足以存威省費而撫之不免于褻惠剝軍所謂勸邊威以杜要撫此舉鋼疾之三議也四日審誘賞以歸逃叛臣聞大同邊外無時無虜而大同各年納虜月錢凡有月錢遊限者虜卽行票催取未委虐的果爾則大同土地人民半爲胡虜囊中物矣此豈虜之所爲哉蓋邊境人民擄掠逃入虜境者不可數計沿邊皆然大同尤甚側聞大小板升地方皆爲中國人民比屋而居耕田而食其雄桀者卽爲頭領以統之而總隸于虜故月錢行票悉其所爲此皆中外諱言邊臣所不敢言者言及至此大可痛心深慮也伏乞勅下兵部密行各邊各細心設法措處自爲哨探或遣善事者並皆詳逃其地俾與逃叛人民雜處務誘結叛民魁桀者何虜可乘則磔取以獻功虜不可乘則盡約叛民願歸之眾以受賞

或取民地方并胡虜巢穴有可陰擊則設伏掩殺以振威武使叛衆畏威來歸或虜與叛民交結已固尤宜遣熟悉間諜乘隙密間虜心使之多殺逃叛激其歸志蓋虜地既多中國之民則胡虜漸貪中國之娛而中國靡有息肩之望此銅疾之大可深慮所當亟瘥者也五日集親兵以鎮騎肆伏兄京邊省直各兵雖疲弱不堪用戰然皆聽調遣聽操練惟將所命未折色則任其所求官司下營操演則炮響不至小不如意最譟然夫大同審通巨測之虜而其兵復有尾大不掉之憂是近之患在大同遠之患在京國似此銅疾急當療治臣嘗深思其計非得善將者握親兵以彈壓之必不能制伏乞勅下兵部凡推用調補大同一鎮總副叅遊將官務遴選善馭之才必責其身帶素練家丁百十以爲親兵並厚養鋒銳之氣以慰壓各兵馳驅之心既資彈壓威在不言然後將本鎮各兵一則具分數離其隊伍伍有伍長隊有隊長哨有哨長務善馭其長以消其漫又更申明號令

申明賞罰申明威信善處而默化之天心既歸聖令復嚴明積久之疾自將漸愈苟復以委靡之惠乘之則惠藥而威益不振將無有產復之期矣凡此五者皆所謂瘥銅疾以除積弱幸當事者一加之意焉勝算得則後日之休禍可消銅疾瘥則國家之神氣可振總惟在得人任使嚴切責成而行邊重臣之選尤爲任人首務不然則責成雖切而受任者竟踵舊風誠處難除而奉行者必仍虛套事由中制而情匪上通銅疾終不可瘥勝算終不可獲虜防終不可固宗社終不可安我皇上之聖心聖諭亦終不能仰答于萬一矣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今首目前之患已多累卵之危具見惟在聖明勵精定志爲本而責成臣下爲要一一從實舉行邊防幸甚

題爲懇定保民裕國之謨加意運治養德之要

疏

臣伏讀書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克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皇上天篤先帝之資凡大小臣工共有堯舜君民之責者而可不思一端

其片曝也哉伏考堯舜之治惟存心于天下如意于窮民民饑曰我饑之也民之不得其所以我之也當此民窮國蹙之時是以臣不揣迂陋敬陳忱悃常聚一堂堯舜之聖德欽明辭書光被四表是以臣不察愚陋復陳如意更治養德之要有二伏乞皇上聖神貴覽一賜施行四海有得所之安國計有豐亨之所宗叶隆泰治之機聖德裕培養之助矣臣愚未敢擅便開率謹題請 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計開

一曰嚴積儲以固邦本臣聞民爲邦本語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又曰積儲者天下之大命國無三年之積國非其國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君安能有其民乎迺今爲民積儲最要于積穀之法何各府州縣之積率多文具在籍者僅屬空名在倉者徒費虛數上官縱有查盤有司藉期搪塞一遇凶荒賑給無措始或議借議權萬口嗷嗷分令賑濟推饑瘡流散以死而已伏乞嚴勅各該撫務凡所屬

一應紙罰除照例八分收銀以備解額公用外其二分務令收發人預備倉凡各府州縣原定有積穀分數者俱限措處足數未有定數及原數太少者酌定量加原無屯積倉廩許令創建原係窮僻難處縣分該道府多方措置呈請撫按加添仍依道里遠近聽各撫按先報候准通行限三年內將所屬積穀事宜完銷勘合有不完銷者該科定行查參其守令有仍前文具者撫按定宜論斥卽分數不足亦宜降責無貸務令有司處處留意貯積而民命可恃以無恐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伏乞聖裁

一曰廣倉蓄以便活濟昔宋賢臣朱熹因本鄉五年里歲饑特借官穀賑貸後卽所收穀本立爲社倉設法歛散鄉有賴遇災歉民不逃亡遇流賊且資保護復建議於朝通行各路凡各賢守令率依法建置以活小民各賢士友並望風創樹以濟鄉社近日山東費縣最稱窮瘡知縣楊果一吏員出身耳作縣數年計令蓄積遍野小民自收自散臣本首新城鄉原無社倉賢翁鄧元錫未申式時備一考耳捐穀設

法通分各鄉爲義倉法俾各鄉父老豪傑飲散自如
蓋鄉有倉蓄慨賑賑給既無背負之勞老弱就食可
濟旦夕之急迨今飢民待賑于城郭匍匐而往幸饑
死于中途背負而歸輒使費其多或抑退于里胥
或阻斥于隸卒餽者未必賑賑者未必遍徒墮聖明
浩蕩之恩而莫濟溝壑展轉之速也臣細思欲便于
活濟小民只有廣立社倉一法伏乞勅下戶部議允
省直撫按嚴行州縣司官社倉凡州縣各鄉社有倡
義十夫豪傑並許于本鄉捐飲投本立倉蓄穀諸凡
早月行世編

貴國原野積未聞有他處也元錫以秀才行之通縣
未聞有他處也臣又詢之各省地方今儘有行之懶
善者但未奉明旨一通行耳天下之事非一人一家
之私苟可利國利民懇望議覆請旨仍應撫按作爲
地方便宜許令倡義無令絕望蓋倉蓄大爲國計民
命之要有賴者伏乞聖裁

三曰明專責以重勸懲臣伏思生養小民既守令專
責顧今撫按之舉劾者不明此重責焉是以守令忽
民瘼者不知懲撫民困者不知勸而小民無生養之
皇明經世編

期天下無太平之望矣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語曰有
治人無治法試舉今日之一事證之祖宗種馬良
法近年切謂病民豈知得入行之何病之有邇陞尚
寶司司丞臣孟秋昔治昌黎該縣種馬額三百匹向
以佐貳領管秋獨謂祖宗馬政須當親理題示民
一年只用親點二次每點修責馬頭正身到官有代
替者重懲仍孥正身如責凡驢壯者恕之羸瘠者治
之纔不踰年馬大蕃息未及五載產駒四百五十有
餘因請之上司以三百例充解額以一百五十餘者

風勸小民不惟民不告病且得子駒利焉其草料等
利民無論也此人存法舉民安之一驗也適今專責
守令安民凡撫按舉劾守令不惟不得以迂迎悅之
簿書期會獎之印聽訟催科諸多才力優者務先核
其一切政理若何爲生養民命之計若旣明安民爲
守令專責凡有舉劾宜單以安民勸懲乞我皇上
嚴勅行之此誠今日察吏救民之最要者伏乞聖裁
四曰採忠應以救國臣曰何以守位口人何以聚
人曰財今天下府庫之積搜括無遺各邊軍餉之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教古集 臣民稿四 平露堂

共圖爲國節財以忠報主並思本監局某項人役可
減如前惜薪司之汰去人數是也某項錢糧可節如
近御馬舍之減派草料是也諸凡忠慮一一具陳統
惟皇上嚴勅行之國家積乏所補匪細至若言
官大臣以節儉光聖德上清以內庫減錢糧執奏者
均乞聖主垂聽施行尤挽回置之本國家無疆
之福海宇生靈之福也伏乞聖裁

五曰勸召對以運泰機夫保民裕國之策臣已爲
皇上陳之矣然國家之事小民之務不可以一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教古集 臣民稿四 平露堂
數也隱于難知者最多得于面對者漸悉是以高
皇帝軍國之務開基保世之謨朝夕與大臣面議
文皇帝定鼎之猷運治致理之要早夜與大臣商決
列聖所以致盛治敬皇帝所以光祖烈肅皇
帝初年所以大中興者凡便殿平臺召對大臣咸不
一而足焉我皇上御極以來屢召面對去年五月
十九等日連召大臣問以巡撫不宜數易等事百官
四海至今頌聖上之紹祖德而留意於化機治
理也但自是以後召對缺然臣民期望太平萬萬不

勝頭緣御門起數只循格袋所賴以察百官親庶
政詢民隱者惟 祖宗召對之典是可行耳有大事
應面決者 皇上惟發一天語下問或給大臣紙劄
俾得條寫上聞倘無大事裁決 皇上只聖問近日
外間百官萬民更有何事悉聽大臣一舉所知者
面對或退印條列奏之如是大臣之忠盡可吐四海
之幽隱漸達一時之幾務畢陳天語原不必煩聖慮
原不必勞而奉機可運矣三六九日御門之後或難
再勞聖體召對茲專乞勅下禮部覆議上請每月欽
皇明經世編 聖教書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定二日特賜召對大臣至日輔臣部院掌印諸臣
恭候召命惟 皇上臨期所賜允行萬機幸甚宗社
幸甚迺若君臣交泰之機在堯舜時則虞歌喜起在
成康間召時則遊歌矢音以宋王之典且能召大臣
有賞花釣魚賦詩之事至 祖宗朝聖恩下逮遠紹
二周此乞聖主或間一行之爲四海傳誦爲上下泰
受臣民曷勝望伏乞聖裁

六日資誦覽以培聖德臣伏問萬化在心聖主心得
所養則精神強固聖體常安君德清明聖治常洽以

保民則仁以裕國則義以勤召對則明堯舜欽明舜
得游哲要皆語堯舜之心也 聖祖高皇帝觀心有
銘且曰人心秉氣機以出入而操之爲甚難蓋爲萬
世聖子神孫德高治平基本于此故倦倦焉遺聖子
神孫訓耳心甚難養外好易移靜存動察大資良助
是以 高皇帝時覽堯舜尚書又命寫大學衍義揭
於兩廡壁間以代圖畫 列聖相承樂觀書史 肅
皇帝讀大學衍義賜輔臣御製一詩因命賡和有曰
帝王所圖治務學乃其先下作民之王上乃承乎天
皇明經世編 聖教書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致治貴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先
聖謨洋洋不一而足無非倦倦念觀書務學爲養心
培德之資也茲我 皇上法宮無事伏乞時取尚書
暨大學衍義一誦覽之可以澄聖心可以却外奸仍
乞 皇上勅下禮部翰林院儒臣將 祖宗朝敬天
勤民親賢納諫嚴宮闈肅左右定內治振邊防節財
用訪遺逸等事一一嘉言善政分門彙編仰呈聖覽
大爲法 祖養心之助至于經筵日講天氣稍和尚
聖聖明時御此聖德聖心尤資培養關係匪渺小者

伊乞聖裁

題爲簡陳安撫要議以裨採擇

奏稿

臣書生也，昔以省掖巡視京營，今以佐憲暫營協理。日擊足履，心思國報，何敢以白而隨。臣夙念祖宗洪業，定鼎幽燕，距虜咫尺，前代京畿之兵專以重內，今則兼攘外之慮也。前代備邊之兵專以攘外，今則繫安內之謀也。京邊體勢相關，安撫大計最重。必京軍常練，則九邊望之；有虎豹在山之勢，必邊威常肅，則九鼎繫之。鞏泰山磐石之安，聖明在上，加意兵防，臣不揆迂謬，摘陳安撫要務一十四議，仰裨採擇。其京邊摘議有二：京營摘議有一，各邊摘議有六。貢市摘議有一，甘肅摘議有一，昌鎮摘議有一。臣又伏讀宋儒朱熹有言：其本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力，而在德政。感時陳愚，并摘陳根本要議有二：通一十四條，均出一時易見仰懇皇上聖鑒，加意本根。其各條并勅該部覆議施行，則安撫之廟謨有賴，太平之洪業永綏矣。臣愚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計開

京邊摘議有

一、通置火器務教戰守。臣聞中國禦夷火器爲最，顧火器之製非一，其擊之能遠者可以守也，其發之便者可以戰也。近該守備黃道明開進造大將軍神銃送營看驗，該營發放得神銃一發，五里當者一齊碎裂，此銃可以守者。凡守營守城大舉衝擊，似不可缺。又臣同督臣李言恭看議得佛郎機一具，內有千銃，屢發不熱，亦非他銃可比。又諸將議得如邊軍之三眼鎗，次如京營之夾把鎗，此可利于戰者。他如獨虎飛炮、滅虜炮、永珠炮、連珠炮之類，須擇的可利用者，方可隨宜教習。乞勅部議行，令京營各邊各該建造大將軍神銃，務見原匠造令工緻，其三眼鎗佛郎機次及夾把鎗各利戰利守火器，尤乞嚴行京邊重加教習，俾人人熟慣，處處得力。如一營三千除一千奇兵精習騎射可堵可伏外，其二千火器悉練，並可對敵，庶神武克振，而兵威足揚矣。伏乞聖裁。

二、破除積習，務重選練。近來京營選練視昔稍異，但議者謂京營多不調發，不臨敵，軍克選者以奔選而

練者以套練書生把憂萬一有如庚戌磨薄城下尚可以虛套誤國事也。林林總總，食當思報，何以套馭之。至各邊無警者，或占役，或買閒，或困于科索，或疲于迎送，有徵者尚以邊費為嫌，不以敵愾為念。惟患兵少，何計兵精？聚者未必選，而選者未必練矣。乞勅行令京邊除家丁選鋒精探外，凡係戰兵皆宜選練，倘不足數，再募土兵充伍。凡選士，號銳為上，精技為良，有年力強而技藝未精者，並精擇教師分隊教訓，不時稽閱。又選過管隊良千把總統之，有曾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戰軍士年雖五十以上亦宜收入選中，至于糧賞家丁選鋒雙糧戰兵給正糧外，仍加半糧。甘肅遼東用軍尤宜不時犒激，使戰士向敵馬力為先，勇怯存亡尤此為繫。甘遼等邊選練戰士尤宜選給良馬，并宜練以戰法，管閒遼之戰其馬多市于胡，不惜重價，審與貿易。今西馬亦有良者，惟當加之意耳。伏乞聖裁。

京營摘議有一

一京邊互練務期實用，夫管以戰兵名，謂其兵必可戰而帥是兵者亦當以該教之，苟不得經戰之將為

之司命，所教皆虛文而練戰皆亡命之套習之尤也。經戰之將各邊有之，當事者有見于此，每欲京邊互用，近查京營邊將全然不多，竊意和貢之後，戰將雖少，畢竟出于邊而降于虜者其見與瞻自不同也。伏與勅部申嚴京邊互用之例，多得邊將坐管教以邊方戰法，卽京軍不樂練，責在該將隨宜訓練，誘以賞，榜以罰，駁諭以義，問導樂從。凡邊上列營馳伏諸制及對虜堵擊諸法，弓矢合用諸器均不可不諳者，依法為訓，勿責旦夕，惟及大勢散營之期，不羈困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揚衆心，馬足矣。家丁選鋒其糧賞既一，其久練宜安，務令以一倡百人皆相習。但邊將內調心多厭苦，應愜其私，凡所帶練戰家丁均宜例給雙糧，卽欲稍加限數，務准三十名糧，非練戰者不在此例。在戰將尤宜優錄，仍陞邊任，勿令淹久，令有彈肉復生之悲。如是則將可安心，士可練戰，而戰管鮮疲弱之卒矣。他日萬有虜警，尤乞查臣亮巡視時練膳之議，先期選調，出邊經戰，令膳皆練慣，見敵不懼，庶戰管各兵舉無不可用者。伏乞聖裁。

各處摘議有六

一博訪精鑒務羅將才語云百戰而長將出貢市以來將不惟戰是習上不惟將是求軍伍時被剝膚良將貽爲解體是邊亭以貢市而懈弛者多矣非敢懈也勢使然耳殊不知貢市非長策也大率巨測類且不齊或挾賞而變面即當振之以威或臨市而忿爭即當創之以法部落群小未忘故意且雖乞憐募或反噬別和市于西或合勢于東歟易于宣大或借推于甘肅防乎其防安可忘戰則在我安可一日而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求將才也哉無論古來奮于奴隸降虜及椎埋屠狗之英即今遼左出塞如李興李平胡輩之出自虜中蜂因奏凱如劉綎之出自任子史臣廉將也何能以閱視一論而掩其節李大初驍將也何可以他鎮旁及而棄其才將才之伏也非一類其求之也又何可以一端限乎伏乞勅部嚴行邊腹督撫按臣限一年內外各特舉戰將真才一疏督撫按臣先行令所屬司道等官各各留心搜拔不問見任下位廢閑編民微賤軍伍歸降等類審果可爲戰將每司道限期各

舉數名呈之撫按得人所賞過舉仍罰撫按總督將所舉者再加訪鑒一備開于朝即于練戰邊方按任試之能否立見在各邊文武臣工尤宜卽本邊加意搜羅當必有應其求者務使甘肅得一戰將必提兵橫行而內地之任牧可驅宣大延固得一戰將必耀武蓄威而款市之風盟可固遼東一區戰將常繼必忠勇不懈而全遼之命脉可安是搜求將才爲安獲大計中之匙要者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爲選又號與爲練哉議者有謂實軍伍以召募者切謂應募遊食之徒多別營亡命之卒易名冒餉旋補旋逃散則作奸聚則肆毒此必不可用者有謂實營伍以土著者臣又訪得名爲土著實係亡命卽今漢莊漢陽之遺害可鑒也此等有缺痛禁私補嚴責各官州縣精察民壯之鄉大市里之任使補之顧鄉夫任使多不願募要須欲以糧賞約以歸農給以不役占不勾補之執照將必有樂應者有謂實營伍以新軍者夫勾補解發二軍初到堪宜安插先須痛懲該

管之見面書識之常例同伍之人討優以分營衆土給以月糧妻糧校以閑田世業一年之後方可選其壯者編操次者工作弱者就近擺僱處之得所方可免逃亡之患耳迺若武官以軍逃爲市昆宜重逃軍之詞重冒糧隱糧之禁重科索後占之罪總惟督倡者重加之意而虛伍之銅疾其有慘乎若夫南兵須馭以善將勿重之以疑費無事時與北軍一體更練有警處與北軍分搭調發暗結驍智者以安其心密除疑肆者以携其黨有缺必重禁隱隱不報重禁通同再補此處南兵以安營伍之大槩也至所謂侵邊者夫邊卒之苦極矣苛索等弊已略言之工役諸困尤難枚悉他如定屯額則扣月糧備買馬則追朋舍撫窮夷則減哨糧果難全免並宜量優迺若宜府極苦下領買馬馬大同極苦于補買營馬無非爲市木計臣謂市本湊足別須計處計倘無措想請增給勿以累軍凡變賣夷馬只照時估一有餉死只追肉贖此積苦之最宜優恤者也迺若修工務修其應守者痛省其可緩者糧料務以時給散迺貴節稍增折色

無非痛念窮邊計加優恤之意夫軍伍實則士衆如林而選練可足邊卒優則士有生氣而選練可精勇銳之勢漸張敵愾之威自奮伏乞聖裁
三察險控要務圖永安說者謂紫荆崑崙臣備查今昔虜寇率由此入豈紫荆不足倚險哉細按邊圖及屢訪先今親歷者並詳紫荆全恃三隘口爲外戶曰烏龍曰寧靜曰浮圖今者木炭加增林木砍盡隘口之險難據而神京邊關之憂最大倘得聖明少念邊防大減木炭不至砍盡林木以充燒解豈非守邊關奠宗社之大慶也哉不則憂國者亟思別計痛禁砍盡仍多方責成裁補題奉欽依賞罰迺若運載多則及路口夷曠徒聚則間道日闢亟宜盡塞間道加掘添塹深險惟專留一路可焉以至西水溝拒馬河帽兒山夾河口沿河上流及神箭嶺馬水口昌之橫嶺並宜選委一二識形險善計畫官員備加查踏託要緊處隨地勢以築臺墩以加橋牆通迺入三年欽限工內查東關事例叙賞賞完而國險可固誠切議矣又臣所謂控要者查御史錄鄒道乞移三屯協守于

漢莊營以節制太平諸路移燕河恭將于劉家營以
接應桃林諸口又查元年題准做真定防秋事例每
歲秋順天巡撫移駐于建昌原營計地度形似爲壽
邊良畫臣又訪得宣府西北一路邊長八百餘里僅
一糸溝一守備有警必難支矣其無日貢市可長恃
也說者謂今于龍門所宜添設遊擊營又查得甘州
總副遊擊坐食一城其非棋布聲援之長策說者謂
移甘州遊擊于鎮夷移鎮夷守備于清水堡曾訪邊
臣畢善此議臣聞設險守國聖有訓諫駐劄控要邊
臣明經世編
卷之二
觀政書集
安豫
三
平露堂

伏乞聖裁

四廣屯召粟務實邊儲我國家邊儲重屯糧重飛
輓往歲虜警不時屯田者妨于耕作飛輓者怯于輸
運款貢以來烽火不警耕者可安業而運者無路警
矣伏乞勅督撫諸臣趁此無事之時諭令沿邊軍民
務廣開墾善處寒夷悅之以和婉啖之以微食俾我
之屯種愈廣耕作愈安至鹽糧飛輓亦責令各商屯
糧于邊令各以子粒上納不許以糴買充數如是則

邊地之收入愈多邊糧之積儲日賤無米珠薪桂之
憂有士飽馬騰之虞矣獨甘肅僻處無飛輓之利無
市糴之便屯田爲急如莊浪之屬郎堡通遠驛永昌
水磨川甘州之左衛迤西鎮東之東南諸湖肅州之
臨水等堡蘭州之東西二川沃壤丘境現在河渠故
道猶在申飭鎮巡員成屬官務興屯利葺墩寨以居
通渠壩以灌召富家商賈以墾爲已業並不許軍屯
攀扯官府搜求庶甘肅之屯利大興日肅之兵食大
裕耳至在邊武臣沿邊土地任閒種是調租賦矣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觀政書集
安豫
三
平露堂

乞聖裁

五招撫歸降善馭收用近來虜中部落不恤板升故
板升亡命率多來歸其部落小虜有失所者輒亦每
母降附督臣懼失盟約極意設法處之切謂亡命雖

可罪而來歸似可赦也降虜不足取而救患反可用也解生之爲竹今與李寧之出家間皆虜產推心以結之蔡才以昇之豈不收以夷改夷之傳績哉至于各邊虜患未寧之處尤宜招歸民以爲之鄉導撫降虜以爲之用間諜妙算只在收之只之得策與不得策之間此皆撫之昆宜深密者伏乞聖裁

六及時修守防虜遠謀臣曾使朝鮮道經遼左見遼之寧前人柳極寧一望寒心近復叛被虜患殘戮愈容寧前盡而虜患通遼東矣議者謂剿之事勢須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全鎮之力以修守遼東須自貴土嶺至板湯谷及西磨合燕于窠等處補墩築空砌臺斬梁創坡掘塹以固外險拓城修堡移營列屯以壯內勢總在督撫大臣茂計入衛班軍無令三協均分獨此薊東專派十分之四儘在三年欽依工內責限相次報完議者又謂潘家口龍井關桃林口羅文谷水道大可通虜宜控制要害創建四橋最有見者亦宜派入欽限數內北潮河川事例縣賞加叙責成天塹均爲關戶網終至計又邊鎮寨堡聯終虜來且便收欽送將置蹈陷

堡之罪密道歸併四十有六竈道歸併二十有八承道歸併二十有七應量修復迺若宜府應修民堡八十九座天同應修民堡二百六座並須酌修以防巨測凡此各堡總翼鎮巡加意無得專責居民民戶殷衆之處或民修者三而官助其七或民居太少通令官修臣每思念國家軍機重務恐只空言未行是以不辭勞費細訪詳議如所議各邊修守若曾議已行者乞命申傍限完若前議未行者乞再咨議請旨務令險阨四塞則四野堅壁可清墩堡四望則四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居守足賴禦虜安民此誠要務伏乞聖裁
貢市摘議有一
嚴覈通官無誤邊計夫和市雖以羈虜切防召侮于虜近該宣大院臣題乞限馬數定賞額亦潛消侮譽之微意但虜之來市或尚有肆侮之端者在彼馬強市也索貨減價也踰期始集也員役之應市或亦有召侮之端者在貨物粗惡也聽彼增添也低假插換也夫來市之肆侮須振威明信以飭之應市之召侮須嚴法重禁以弭之顧所以絕侮慢之原有實事

在通官之數與不覈蓋導虜人之貪慾以肆其焚掠中國之情實以啓其爭者皆通事諸人爲之也治以要挾唆既以酬謝索巧幻萬狀所不至合無勅行替撫丁通事諸役務精選各員中忠信膽略機智善言者充補盡革去平日之巧幻瑣事客遊鑽用者每遇使虜及通市時務先期教習授以方略指以成算仍切切訓以隨機應變不負任使或和貢既畢或一歲將終將通官各役嚴加考覈如前所謂忠信可托者上也而欺隱爲下膽氣足任者上也而退縮爲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

李繼登

智能察虜情形者上也暗昧未得肯綮者爲下言能折服人者上也支吾啓虜玩視者爲下上等者重則增銜輕則給賞下等者重則刑責輕則革退屢次勞績可紀二年督撫題薦重加錄用庶令員役不誤邊計而貢市可永矣伏乞聖裁

甘肅肅議有

一旗虜殺番務念祖制甘肅之虜昔在松山有實屯在海西有內屯而今則有二十四枝矣其抄胡兒火落亦成止三枝又東虜西來以迎佛爲號以仇

瓦剌爲名以搶番爲慾而侵牧我內地切擾我兵民者也向吾民之受其毒路將之隱其情已具於題疏中矣迺今甘肅督撫題解近日搶方克召同一枝尚有二枝與其再召不則意在瓦剌起往水草壘今安靜爲策之次臣愚伏慮其非得策也該鎮忠慮不欲起釁惟欲相機臣伏謂機已萌矣以貪慾則借番掠民禍不可長也以牧地則自外迤內防不可潰也雖勿露啓釁渝盟之跡亟宜爲練戰慮遠之圖如臣前所陳搜才選將實伍練兵屯糧火器等事並宜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

李繼登

速經理悉心責成必練熟戰兵奇正二枝務期兵必可用而虜之內牧必可攘逐初以信示之勿疑繼以義諭之使遠既以威振之使束蓋虜懲牧地卽雖召回行日再至惟兵威可用而虜巢可搗不復西矣況解以搶番尤爲不可蓋祖宗之制馬不可以不易茶不可以不屯而番不可以不恤番民卽吾民也矧地切幹商番之禍幅與我同之其隴龍溝口係隴虜入番迤內地之總路其要害與我共之今宜控此總路嚴行該道務選集行馬入戶或千名或數百擇一

裨將悉心練訓以爲之內備又招集就近番兵二千幾百卽選伊族頭數名立以爲長給糧給馬給付執照嚴禁武職私役務得其惟心得其死力以爲之外衛合二兵合成二千總以戰將統之設法練之命曰番漢精兵夫奇正二兵以爲之主番漢精兵以爲之應庶虜可豫番可緩皇上之邊威可肅而祖宗茶馬之法必可以無壞矣伏乞聖裁

昌鎮撫議有一

一禁擾貽安務護京陵夫昌平一鎮南護京城北

皇明經世編

魏徵吾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護陵寢地勢北近關係最重零丁疲弱之卒荒涼瘡痍之民雖百計以緩之尚恐一旦有變民不可以守兵不可與戰更以最可節省之往來迎送重困疲之大可痛也夫京師德勝門外詣陵紅門路號九十里可往回官府從容與馬晨發而午且至况各衙門官員往者各可自備輿夫自備馬匹而不必于中途更換者也糧科燈籠自帶無勞供億僕從拿扇自隨何用兵導趨清明霜降二祭暨上陵文武衙門卽雖未行譯至州該州定于中途換馬驛卒索錢貼夫

武侯宿于州城或餽送于陵上或跪迎于道途管

軍各官馬兵前道張皇恭應不勝苦楚勞勩飢疲不

忍見聞在京官原無一毫之益而在該鎮實受萬分

之困此宜痛禁節省以休息該鎮者也乞勅兵部

咨劄各衙門除壽官在工兵工二部堂屬等官同監

視大臣科道督工內臣原係兵工二部自行協濟暫

減半應付外其春祭秋祭一應上陵大臣內臣文

武等官凡往回夫馬供億器物一俱令自帶毫輿

昌鎮無得干擾督撫按臣仍行令該州及駐劄本鎮

皇明經世編

魏徵吾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文武衙門前項趨承迎送通行禁革倘恭遇聖駕

幸謁例該防護接送仍須撫按量行協濟其隨駕內

臣京官一例痛懲干擾并該鎮趨承凡有違者並令

順天巡按與科道官訪劾一體究治若然則兵之疲

弱得息肩之幸民之瘡痍有安枕之期由是而兵可

選練民可完聚萬一警急可戒不虞陵寢之環衛

足壯而京師之肩背永安矣伏乞聖裁

根本要議有二

一節財裕國永庇兵民昔成祖文皇帝時北虜馬

冷水王矣。而阿魯台負恩復叛。旋復納款。封和寧王。蓋醜虜犬羊也。其性不可測。而其款不可恃也。文

支

皇帝有見于此。恒重內修。外攘。惟念歲歉。以兵養兵。以食經國。裕用。并井規制。而尤以躬節儉爲本。焉一日御順門。裏衣敝袖。納而復出。侍臣掄誦。文皇帝歎曰。朕日雖十易新衣。未嘗無。但念昔皇妣躬補故衣。皇考喜曰。后居富貴。勤儉此正可爲子孫法。朕常守先訓。無敢忘。時有言山西出五色石者。文

文

皇帝曰。其革災荒。小民困苦。今又可以此困之。官府

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矣。戶部尚書言曰。粟食救

文皇帝召御馬監官貢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豈知百

姓艱難。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孝宗敬皇帝念邊方

多事。時有尚書馬文升奏言。虜在河套。乞將陝西絀

帑內臣蚤取回京。以蘇困疲。敬皇帝曰。覽奏具見

忠愛。都准行。劉大夏奏光祿日辦糜費。敬皇帝惻

然。下令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大夏減修清寧宮

軍大。敬皇帝語閣臣劉健。謂大夏不以朝廷大工

爲重。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敬皇帝忻然嘉納

如大夏所裁。聖祖神宗聽諫。受人節用。裕國垂萬

世。而光史冊者。蓋如此。邇今府庫空矣。百姓困矣。公

私竭矣。大司農憂歲出之常數。多于歲入者。二百餘

萬。大司馬憂各邊之年例。請給內帑者。歲拜加增。廿

肅住牧不靖。遼東積歲兵連。貢市虜情難測。萬一叠

有請給。誠不知計將安出矣。皇上法祖崇儉。聖

性神明。節財裕國。臣下並當仰體。舉凡大臣言官有

以減織還疏者。有以減鑄金疏者。有以減買珠寶金

疏者。有以減油炭草料四火等銅及查盤內庫錢糧

疏者。有以減油炭草料四火等銅及查盤內庫錢糧

疏者。此等題疏。無非忠愛我皇上之至意。以後有

請伏異。皇上一鑒。孫傳賜施行。俾財用常節。國

計常充。以給邊請。以奠民生。可以聚人。可以守位。四

海兵民。舉沾被我皇上聽言崇儉之休庇矣。伏乞

聖裁。

二隆德運治。永綏皇祚。臣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又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晉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

元。德盛治隆。貽萬世祚。惟聖子神孫之踐祚者。務

德與治加之意耳。夫心爲德治之本。學爲德治之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觀敬皇帝 聖祖神宗 聖性神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觀敬皇帝 聖祖神宗 聖性神明

賢爲德治之輔。文皇帝嘗曰：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本極。因性理諸書，泰心之說，多備載也。敬皇帝因致元順進，歲索太極圖以觀，且曰：天以開成，是陽守陰，以克窮危微，月一允執厥中之言，進謂陛下得于內者，思未能如克窮之深也。敬皇帝極嘉納之大。二聖悅于養心，以爲德治之本，恭如此至。成祖命宦籍進講章，御便殿，閱書史。孝宗命程敏政早進講尚書，孟丘午進讀大學衍義，其汲汲于學問，以爲德政之資者，又若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爲字

成祖論時政，謂小民恐有疾苦，邊鄙當嚴守備，夜則靜思熟計，旦則出與羣臣詳議。孝宗召大夏于便殿，曰：事有不可，每欲與卿商量，召劉健于西角門，曰：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其惓惓于召見，議政以爲德治之輔者，又若是也。我皇上上法祖宗，留心德治，無事時常覺此心靜定，不見有喜怒好惡之偏，有事時常令此心安和，不有情慾躁妄之失，但覺有偏有失，稍一反思，處諸諸念自銷，至經筵日講，皇上常御而法宮尤以誦讀爲常規，大臣言官。

一常親而使數日以召問爲樂，事臣等陳保民，歸國會以誦讀勤召對，茲再對，言者忠臣愛君終乞瞻瞻仰惟。皇上採納臣諸行，事遠匹。祖宗德治之入，九無中良外夷之安，有苗之干羽可來，越裳之車譯可至，而皇時永綏于億萬禩矣，伏乞聖裁。

爲勸諭大效緩急之人乞賜申飭舊制，務敦預。

恭以貞成世臣報效疏 節奏勸諭

查得管內各官，並無年功勳臣一員，在營教習大興臣昔察視時事體不同，日晤督臣李言恭，尤切切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爲字

勸諭失後爲念，先是臣每見兵部推一守備鎮守，親督等缺，應用勸舊世臣者，節次以人才其不多得爲憂，適今益知勸舊之乏才，大由平日之失教，恭文武人才，未有不儲養而得者，世祿之家，驕惰易生，儲養尤急，若不及早查復舊制，愚庸嚴飭，又安望繼此得武勳之濟美，而朝廷有資于世臣之報效哉。曹瑋之窮略雖不世生，而守備鎮守等之重任，亦不易稱，向使武經之不習，則毫髮之錯略，無開禮教之不周，則素性之驕惰，難化古訓，世祿之家，宜教素養，今者

弘宗明制又何敢不背違也哉亦得 弘宗親見
襲公侯伯未曾任事者及公侯伯應襲年十五以上
者俱送京營聽總協大臣教習弓馬策馬講讀武經
七書百將等傳春秋兩大會同選見科道考試中有
才器超卓者會本奏薦見襲者推南北五府等缺應
襲則授錦衣衛勳衛附記將材薄內遇有將領員缺
並推先年如靈學湯世隆懷寧孫世忠彭武楊炳伏
羌毛登奉寧陳良弼則以見襲而薦用者也嘉靖四
十四年如徐文璧張元功萬曆四年如陳胤兆九年
自刊紀尹編
如徐廷輔俱授勳衛管紅盔將軍則以應襲而薦用
者也有管營務充參遊佐擊在嘉靖四十四年則王
應龍四十五年則王學詩隆慶二年則李吉恭衛國
本是也先後以任事名者要皆不出教習經薦中也
數年以來只因薦者多不用者不用薦致勳臣一
槩解體俱不送營教習彼誠謂教習而得薦也且無
推用之望况教習而不薦也又何苦受拘管之勞哉
不由教習別路可推達親教習為長物而別求推用
為得計矣臣查得巡視科道梁孟周等題為 國家

間暇乘時調理戎政以壯遠猷事內儲將什一款兵
部覆奉欽依凡公侯伯勳官年十六以上三十五以
下通行查出送營讀書習射可用者保薦錄用等因
題今昔違明旨大失 祖宗深意伏乞勅下兵部中
嚴舊制見今秋操屆期查照先令事理責限公侯伯
見襲未任事者及應襲年十六以上三十五以下者
除曾經教習保薦外其餘俱限半月以裏盡數查出
送營遵依 祖制一一教習凡教習中有才行實可
錄用年終會同科道特薦獨推兵部于特薦者見襲
年即經世編
即推任事應襲授勳衛者宜悉用簡勿遺棄致懈
人心其原經科道官會薦有授勳衛未推用者並應
查出的用以屬恬退臣等經薦必用之意若經薦管
事年久無過者並宜量移備一切未送京營者本部
切勿任以事權以開別項規與申飭之後如尚有應
送不送者顯是驕惰自安須薄問祿米示懲仍責必
遵行然則武勳儲養有賴將來緩急得人席紹王之
貴者多抱輜略以登庸延帶礪之盟者世篤忠貞以
為報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一

華亭

宋徵伯尚書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閣公
顧開直偉南
選輯

吳翰林疏

疏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吳中行
元輔字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七十一

一

手露堂

頃者大衆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其國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白也且政事所當興律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安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爲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探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皇上眷倚則殷冠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上之盛節而已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頒命之

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幸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矣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貴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安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自從白得老音容相際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衰經之容穉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衡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調元熙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自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

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初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其昭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乎。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諫乎。大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數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

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昧成憲。却又誤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大皇上無偷允之命而屢責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其殷。誠千載一遇也。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卸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皇上宥俯容之者。亦所以爲社稷爲生靈也。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意若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特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健之。靡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

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藝竣事。趨朝。暫往。遞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設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漢倫飲叙。風化人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苟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歸。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達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豫。積愆不侵。游清華而敢干干犯雷霆哉。然將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沈 公集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開言路
臣行罪跡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上願允

沈思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候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粉白。爲 皇上剖陳忠款。明辨是非。夫二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皇上旣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饒其衣冠放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微其害大。卒無一人爲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報靡所。若徒畏懼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恐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閡。而忠良沮。依違則明比承蒙。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數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卽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爲責。而諸衙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爲禁。故在今甲卯若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傳不當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啟幽隱畢達此祖宗之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小人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知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譴察禁閑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斧鉞等威可也而反約束其讞言直諫教訓忠良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指口臧辱此風一得其弊何慘速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望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人集

七

千露堂

奸大孽機密重情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約束以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廉頑激懦皇上召之缺畝之間置之網絕之地聚一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皇上明聖顯忠旌直爽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唐之遺稍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者邪鄙之大貪穢之行醜頑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投詞乖謬閭閻怨載東南已共見聞非臣所安指

擄者大抵震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鴟鵂殊音不可同日語卽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實乃指正爲邪變白爲黑顯肆傾搖略無忌憚一疎不已再疏必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仕冀何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朝慝誠於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留海瑞切責房寰皇上之言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又何畏大臣下之進言與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安罪何可以其有言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薊蕘宏採何可以其無言職而加誅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中興要務當時選掌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祛邪直諫後世因稱各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盧欒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放毓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謙禮具疏凡此不違續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茲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人集

八

千露堂

樂禁之未審於 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
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當
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舉
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
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天地神
明實鑒臨之伏乞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顧
允成等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及依
違之風庶人心不至和僻士氣不至頽靡其有裨於
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隕越之
至

臣劉經世編

吳興二公集

開卷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選制

何 剛慈人參閱

張鳳盤文集

疏

張四維

乞申飭史職疏 史職

其官臣其策謹題為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准
禮部行文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前事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七

史職

一

照議定史職係閣臣題議查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

應合行事宜詳行議擬上請題奉欽依行文到閣臣

等議得國初設起居注追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

修撰編修簡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託原

月有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

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卽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

帝 穆宗皇帝實錄臣等職在總裁一切編纂事宜

俱遵先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

編至於仗前注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

憑增入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而流傳者欲事涉

輒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明敕或遺而

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

廢而不屬之所致也切我 皇上以睿聖御極光被

四表文明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

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閣盛美垂法

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尤復 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

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明命仰稽典故察酌時

宜謹將一應合行事件逐條詳列于後伏乞宸斷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七

二

奏

賜施行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考禮儀定式凡遇常朝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

後近上便于觀聽是卽古螭頭戟爭之意洪武二十

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是卽古

隨仗入直紀事之意合行修復 祖制今後但遇常

朝御皇極門用史官四員列于東班稍上各科給事

中之前午朝御會極門用史官二員列於御座東稍

南專一記注言動其遇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

禮亦用史官四員侍班隨衆紀錄其召見臣下若朝
堂公見史官二員如洪武儀至于不時召召及大臣
必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人對
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延
日講諸臣既皆史官宜每日輪一人記注起居不必
另用侍班

一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是以未有諸司供報
史館之制國初日曆之記其制常亦如此今宜查復
舊規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諭劄詔勅等項臣等令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葉鳳舞集
史職
三
中露堂
房官員錄送史館外仍行令六部等衙門凡論奏題
覆疏上卽錄副一通其南京併在外衙門官員諸色
人等所上章疏科抄到部卽錄副一通俱送閣轉發
史館紅本下科該科具寫旨意揭帖一本送閣轉發
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占候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
按月開報其錄副不必如副本揭帖格式但用常行
日紙高低以尺爲度密行楷書疏爲一卷不論疏數
多寡併用一封筒釘緘送入

一逐日紀載所貢詳備諸司章奏浩繁須分曹並纂

方免遺失所據直日史官臣等擬每日當日講官一
員專記起居兼錄劄詔勅冊文案及內閣題稿當
中章疏其六曹章奏選年深史官六員分爲三班人
纂二曹每月一代其分曹之法須以繁簡自配吏禮
戶刑二兵工一如其日繁簡頗殊不妨通融協纂
一今次紀錄以皇上起居爲重其他事務亦以備
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剛述所貴訂核不尚文詞宜
定者體式凡有宜論直書聖語御劄詔勅等項備錄

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並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葉鳳舞集
史職
四
中露堂
者稍加刪竄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
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如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
明白無致混淆其或章奏之外別有事蹟可垂勸戒
者如果聞見真確亦許據實備書但不得輕聽訛言
有妨傳信

一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審選朔堂紀述爲
便今次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直日史臣四員分居
其中一起居二吏禮三戶刑四兵工除典守膳錄人
隨役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該館合

用紙部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分給

一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詳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館編定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起居附以諭札等項六冊爲六曹事蹟供于冊而明白開寫仍書年月史官姓名送臣等驗訖印入小櫃探記封鎖歲終臣等題請令禮部都察院翰林院掌印官公同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先用禮部都察院翰林院印信標記封鎖臣等仍用文淵閣印信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十五

信標護之永不開視

一史館紀錄所用膳錄典守官吏臣等擬將見在史館膳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四員專勝祕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吏十二名專寫六曹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用供事

一自皇上踐祚今止三歷歲朝茲者曠典修復盛典大業將來不患無述其二年以前言動起居與夫諸大政令皆諸臣耳目習所聞觀相應追書謹錄以傳萬世臣等擬令日講官自每日輪記起居一員仍

用一員史官二員照前供事外餘三員暫不更替俟常川在館將二年以前初政并身臨纂務則詳瞻以光盛典俟補完之日方俱依前擬定規制行

乞重修會典疏

車臣等謹

謹題爲重修大明會典事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賜等具題前事本部覆稱我朝大司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萬曆至當顧其爲書成於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十六

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觀于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議論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嘉靖三十八年而止未經頒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鱣請彙集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賜等復申前請委于政理有裨合候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揀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

集呈送堂上官後勸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照得 穆宗皇帝實錄進呈已久 世宗皇帝實錄日今編纂已完臣等則潤功亦將畢催督善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開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委係昭揭 祖制齊一法守重務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容臣等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間館選官分局作急纂輯仍行文各該衙門照依禮部通准事理各將本衙門見行事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委官編輯送館其一應合行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續開具奏聞

書

與王鑑川論封貢第五書 封貢

夜役至領手教及疏揭知貢議有成說矣但李寧未歸猶慮老把都去就不定晦日之午得二十六日所發李寧稟帖不覺欣慰計疏議已發行矣疏中事體可謂曲當錢糧說被批善前後事體剖判極分曉事定後目前後疏議并諸案照及宣諭等制候日月欠

咸一經刻而傳之不唯使天下知事之始末心之勞悴且使嗣事者有所遵守也疏中所議貢期以聖節為則名義其正大但此事開端之始須為久遠計如先帝聖節止在秋高馬壯之時亦足慮也甥意但令二月為期三月後出邊永為定例其聖節但令四會一人或二人各獻馬或五匹或十匹來賀餘小頭目免行庶無後虞耳阿力哥似未可遣去前老酋亦留丘富子足以相當但不知此夷其心去向何如須有以牢籠之不論在彼在此不論和戰皆有以得其用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為妙老把都等夷使至不知齋有番文否來使必有說幸不惜詳示老把都既放史大官兒子還可省論屬夷勿再偷彼馬自生弊端自議貢以來且數月近邊絕無抄犯老酋不但守信義亦見伊戚令嚴齊舅須申戒諸邊不可見小貪得失信于虜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八書 貢市

部議既得旨不允復商連數日今晨始上大要皆如舅議惟貢使俱留邊此亦極便士大夫中無見識人多畏日或虜由居庸入犯必競為危言相射若虜使

絕不入則嘆者無所藉口矣。今皇講筵中內閣面
奏石老致詞謂北虜請和雖未可承保但得一年則
有一年之便也等以爲當許。皇上蒼云卿等議處
停當行出而諸公俱欣欣相視亦勝事也。此事今番
大定矣。且免小人間言真是可喜。但甥頗有犯人之
憂。今貢使有定額錫封有定員則禮部撫賞必有定
則。卽如昨因那吉賣馬得利各獲物娘子。卽紛紛來
求討將來之事不可不謹慮預防杜其端釁也。互市
雖以入貢爲期或再本時說大交易在入貢時其時
自明。世編 卷之九 牛富堂

常虜聚或三五來市驗有俺答把都真正番文亦許
隨便與市如此方妙庶可久行且無他虞耳。前見老
把都與黃酋書似皆有輕中國意練兵勵馬時不可
忽虜之畔盟或五七年或十數年不可期而我之防
之當如在旦夕庶有備無患且可先事而伐其謀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九書 貢市

昨晨得三日書。僂把二會來文知老酋久待有不
滿意幸昨旨意早飯時卽下矣。聖心爲此事甚切。前
初二日部覆上時令內使送至內閣傳旨云此事

重大疏內語多不能詳覽卿等可仔細區處雖多費
些賞賜也不妨觀。聖旨拳拳若此而卿尹中絕無
深誠念國者真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也。今日貢議
之成雖諸相贊翊幹旋其實宸斷居多可謂天幸甥
意可明以此意告虜說滿朝公卿因循節年犯邊都
不肯許封貢。皇帝說爾等犯邊已申飭中外整兵
馬前來大閱原要三五年間大行征伐今爾等既知
效順果是真心我爲天下主南北百姓都一樣愛惜
可且依他封他官爵許他通市若是日久恭順自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牛富堂

重厚撫賞若或變心那時再征伐他不難傳示各邊
不要懈了邊備使諸酋畏威感德亦一機也。昨部覆
已擬如開元例市用廣鍋旋復中變甥與諸老言鍋
是虜中日用所急恐求之不已况廣鍋京中甚多或
他物聽民自用唯鍋官買與爲市禁民私市可也。吉
能一枝既附老酋求封恐不可獨遣使虜缺望而都
試邊無定議此須舅相視機宜曲爲之處也。天氣漸
熱虜且過大青山避暑不知寒上待市有多少入馬
各領須選集武勇嚴諱封守以示有備俺答討二十

元寶一錠金老酋之意以趙全等換伊孫今縛數逆
以此相抵也况所縛諸逆皆瑣細不足校數如此概
升萬眾弱中國之力不足致之矣不如明小不用則
虜技窮矣若送至反難處也老把都頗有識策此虜
恃其兵力不肯甘心不擒以爲我爲事端或欲求欲
糾土黨侵鄰耳須者偵之傳論宜鎖諸將無生黷墜
使得就以爲詞候天祿再不遣不事可疑也再待封
賞後看虜情向何處陳常差二通夜在柴管中渠
肯容否把都情狀亦須爲老酋一言使之詢解仍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一

崇史市二會勿使復作梗也貢使留鎮城只說內裏
熟恐伊不服水土生病貢期向後須爲活便方可久
長并廣鍋及諸米盡事宜可急上一疏以應明旨
悉心區畫務求穩便可也今通好之始須預定規制
恐戒心無厭後來肆其貪求與之則費不貲而財難
繼不與則棄前好而生後怨矣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十書

貢市

封貢 旨意既下部咨問已發行矣求封通貢夷使
卽須與之邊但古能之使又煩區畫耳側聞近因夷

夏通好右衛大同城中都有夷人往來買貨公明出
入此須爲禁止凡夷使須有各會貢正番文當官驗
明方許入城方關防可施不然及觸之地驗宗降虜
乘隙設煽恐生他虞耳又聞市一節衆議闕然多謂
不可今雖處分已定尚噴噴私議固是見識短淺亦
因先年隨市隨搶故多疑懼今作事之始宜損重
務求十分安妥商夷兩便如夷人不利將決裂而去
不顧後來或華人不利將怨謗橫生訛言且起矣甥
意虜馬來多商貨必不能給須官爲區畫或將該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一

馬官軍傾給以價使入市收買或預處物貨以給虜
求毋使夷遂所欲民不知擾但不可行鎮巡區處鎮
巡必行各道各參遊各道行之州縣參遊行之部伍
其勢必至于坐派坐派一出公差人役抑勒需索侵
隱誣騙之弊百孔而出必桀驁人心騷動矣此不可
不預防也但當三令五申示以交易之利臨市防範
須示以可待令之無恐果夷遂所求商得厚利卽不
論來歲風聲一傳四外人必爭赴矣如此則異論可
息和議可久俺酋似已歸心于舅或終無它虞黃把

二行經得官號應實又復通古之制必亦且順應不
輕易割捨在我尤須時艱修守強固辛伍舊時或略
先事以備其心杜其狂心與駭惡果行之數年愈久
吾人愈趨之如遼東開元將永爲中國利矣

復邵梅墩論河漕

承示河淮遷變之詳及所爲毋患通漕之方晰如指
掌夫關崔鎮口以利黃水就故道入海之幾挑清河
口令淮趨草灣而復建開清河之北挽淮河河北殆
今日石盡必不可易者第淮水既以清口高壘同注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千五百

由楊高寶灌浸新堤則淮揚民患極矣何不卽濬清
口而吳公南尋入江之道必有說也僕考黃河初時
上流多分支派故下流不甚速伐自嘉靖中年支流
淤塞全河下注乃無歲不遷徙然彼時不唯不疏濬
支流反從而築瓴障之懼恐移衝故道者以二洪得
全河其通漕反利其今二洪並微河館故道而入
海者不開上流及下將故無寧期且滿口近祖陵
減小四較哉若趙皮寨孫家渡諸處疏其一二故渠
使伏秋水漲猛勢有所分洩庶下流安便不然總關

閘崔鎮口數百丈恐其漸淤未易馴也夫事當遷
營求之始不厭爲謀深遠唯高賢爲國忠貞則異日
利賴無已極矣

吳自湖論河復清口

辱劉尚兼示河議俱領至教昨讀公原議欲還河故
道翼舒淮安息耳清河以北建閘引漕則爲漕道計
也彼時正慮役巨費夥措手不易今河自歸故道淮
自清口出下流仍與河合仰漕舟楫舒曲然比之啓
閉關壩省力多矣民患國計兩得其便良有天助當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一

四

英

嘉靖末漕臣亦常建議謂全河南注溢入清口恐淤
壅漸高淮水不出擬築堤障清口引淮東行自七里
店入河正慮近日之患今河淮之合復在清口東乃
吾人所欲不惜工力從事者也此時伏秋發水期已
過河淮安流則高寶湖水必漸積減堤工行見奏賴
其賢者獨勞此山所以興刺然公之茂猷嘉績則固
聖心簡在久矣

復高鳳石

平陽府

再承臺札詳譯以亭障未繕衛賦不均爲言且毅然

國所以固封守更罷弊之策。每知臺下爲山石安據。註至深遠矣。無任欣戴。先朝以大同外障。二關石以邊鄙故防守殊略。自正德嘉靖來。二關日多事矣。頃司封者幸卒。謀目前不遠慮。方亦不及時亦不暇也。自虜款塞來。廟堂及汲申饒繕寒練武爲未雨綢繆。計且遣大臣閱視至再。其言三關修守詳矣。乃不知猶疎廢若此。夫隱病之疾。雖虛扁能知。人情偷安稍勞之必生怨。故前人多捫目自擇。以去今臺下疲若已。賴欲以療之。須自其要。且術者先從事焉。尤必糧餉足。犒賞豐。使人役忘其勞。乃爲善道。第須先處錢糧耳。其城牆緩急。修建次第。大段西關山勢峻陀。無甚高險。且土多沙鬆。易於頽壞。必扼要據險。使虜不能越。且可久恃。將必有道焉。亦有入稱種樹之說。若弘正以前。關少樹。則林深勢阻。耳自伐山通道。遂不禁蹂躪。今欲神之。二年之久。其果可蓄。歟。占種榆塞柳塞。以木者易生。且易於也。唯臺下參酌之。其均差役一節。極爲疲民深幸。第所開州縣若屯田沁水。猶在中上。復有晁積聚累而未之及者。或偶以

其年糧完多故耳。幸臺明虛心博徵務求的確。亦有一州而東西異其祀。饒一縣而左右分其高下者。不可一槩論也。若沃土畿邑。卽此常賦。猶如其又何害。則疲民之受益者多矣。語無倫次。唯臺明諒之。

復胡順菴

亭序

自虜市目下已告竣。其結寨一節。二晉人終歲勤勦不息肩者三。四十年矣。方報完復。興役心嘗疑之。博訪其由。則謂非盡虛文。抵飾良由。地無木石。且土脉沙積。築游難而墮壞易耳。因初時遍地林木。一望不微。故虜患絕少。近日樹木砍伐淨盡。遂無限隔耳。故計莫如種樹。樹之速成。又莫如榆柳。僕因悟古人榆塞柳塞之有由也。然種樹與築牆不同。築牆須審齊接續。不可出入。若種樹則但視上之宜木處多種之。初雖斷續久之成林。自然深厚相接。益取效不在一二年間也。

復邢知府

可應贈法

在前池鹽不結印。將鹽課查審。嘉靖七八年間有鹽院趙疏可驗。於時邢親督大茂額發帑金補之。隆慶

間池鹽不生鹽院具奏以帑藏空對而是仗其水部乃創為預資商辦待池鹽盛生補給之說迄今為河東人害環中條款百里開富家無故破產者十室九矣其實其法也茲承明臺惻然動念而免通課八萬固為諸商人幸若求長便則帑金擬不能補發或如丘文莊所議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引暫行准鹽河北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陝西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雲州鹽令三處解銀河東運司充課待鹽生復舊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鹽花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既極若將來仍責預辦不惟理有不通即力亦不敷而勢亦不行矣

復咸南塘

將軍智略輻輳為國虎翼嘗則于將莫邪水剽蛟螭臣等口無不地刃解者南北奚擇焉第曩時海上百勝之聲著聞天下北借重薊左虜畏威不敢輕犯塞院無所試其長技而賢者所在傍觀者又多責備焉此與將軍無損亦不足介懷也然古稱師克在和今南兵去家萬里遠戍茲土勢不得不加厚間幸乘

間頗時時以不均生怨心此當有以懷輯之耳昔高歡用鮮卑兵建績衣食帶下漢士其初相怨望甚而歡室固論和諧之故幸無它慮今將軍開闢北門凡在統駟均其子弟亦奚自南北之號要在辦集趨事而已故願善處乎此而銷其不平即煩言無足恤也

復郭環一

承示松潘虜賊伐謀之策臺下必有雄略豈章句生所能遙度但北虜耐寒四時衣裘西南山險林密水草沮洳或非其馳驅所便以愚度境外諸番為所驅掠勢不能抗而巢穴為所奪失其生計欲避則無地可往欲入中國則必不見容乃遣虜人犯一則欲委禍于我而偷以其間生息一則欲借虜力隨之入擒異以失之虜者取償于我一則虜與中國構得利則無損于番失利則士卒多傷勢且弱不敢孤懸處西裔必歸北而諸番之患遠矣此番情也若度虜情則擒番自其本志實危親俺答子既奉約束豈其首先略盟且階戍以同之間北虜自來未至况于松茂此必無之理彼人果得利其士馬物故且不償失如

或造劫後中國之奇角之並西邊數千里平坡散之眾行所在為敵之途豈以第月故旁不利入原書和虜人掠此言欲犯者皆奈何也若虜果欲犯且潛踪匿跡使我不得豈明白月日至千百里或果爾則虜亦無謀甚矣不足懼也然有一說番欲虜入必誘以物產之富盛告以兵力之強弱虜動心焉而不能捨也又憚于渝盟失和市之利且懼為俺酋所督過乃以虛聲恐喝與邊將暗之金帛渠可坐索而賄而且不妨和議耳今之應之固當中機宜而待之尤須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嘉慶

復高鳳者

張鳳書

報代吏人至接奉諭其論關右四鎮之事詳矣僕家近浙隴西事亦頗得之耳目為習切盡一貧讀書好名義時貢市多其上持然亦貪狡多端情狀未易涯量非懲儆氣急者實謹待之大數套虜密迺封疆嘉隆間我軍歲歲搗巢不適當居其虜眾願貢市甚于中國此可保無交丙免俺酋孤孽棄置西極其部落

甚寡時歲為中國通巡所誘漸肆劫掠其時如話即恐懼遠去此雖非卓心然實當中國非若書記都滿五大等之榮僑也番人以恭為生懸命中國其重年求為此會嫌屬中國不能護期固有所原焉者不至附虜為中國患也此在在諸因等處文武官得人保無他慮而地方見連年多賊恐將來仍然故先為此說冀為翌日免罪則耳恨明奉答之

復張昭味

張鳳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嘉慶

前以諸兵不靖特煩臺駕南行不意復與民變相值稅中士民在都者咸言若臺下入城遲一日即內郡藥欄不可救矣諸狂狡乘兵變之後調官府莫如已何掉臂橫行自于為黨真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臺下甲甲疾馳不幾寸兵一士泥機默運靈犀電舉燈轟吳調習狼跡鯢歸首就戮使滔天賊匪之兇頃刻滿滅何其神也僕誠願為執鞭耳下風雨未已往者營其員不救之罪而挾莫測之勢能從以側誘之既未能即欲結之亦未信也今臺下用以立功則彼既得自贖之路而在我可施有因之恩所以調停功

罪分別臧否前轍而問後效者反藉是而獲長便矣臺上應變雄略真與古名賢無異良帥良領至于疏中時陳江南有司刻削太甚諸役悉怨民不聊生此乃海內同然僕久所疚心者希臺下泝然改易絃轍與諸人更始天下有式範焉北社稷也

序

恭擬世宗實訓序文

世宗實訓

朕聞我 皇祖肅皇帝在位時侍臣有請纂輯聖訓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謙讓未遑且曰他日朕身後史臣必書之嗚呼逝矣神衷其俟諸後者晰也思者恭修寶錄成一代中興大烈已可榮見朕仍命儒臣就中撮其睿謨偉製便於誦法遵舊例為寶訓一十回卷親加裁覽恭不勝仰止之思焉嘗觀前代人主訓誥可傳者無幾上往往出臣下擬撰惟我皇祖淋漓灑翰頃刻千百言累牘連篇咸抒心所自得無假思構以之誠禮議獄經國善邊惟所施用直與世中特 之學相為表裏其微詞奧義有前聖未發六藝未備者信定保之鴻謨作則之明訓也朕生

也晚不獲而承燕翼之謀然聆其緒言而具遺範豈惟文章功業粲然具陳即精神心術之微亦有可仰窺萬一者蓋我 皇祖英資大畧本出于性生而典學崇儒又乾乾無一息之意用能中天地為綱常禮樂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長其本在德澤其在法度而救偏補弊隨時低昂則存乎人焉我

國家祖宗德澤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顧法久而玩吏緣為奸惟 皇祖揆時之宜乾綱獨斷故是篇所載

大要在綜名實飭修攘以興周官之法度而開雕麟

皇明經世編

趾之意未嘗不存乎其中誠仁義並用長久之道已朕屬承聖統深懼弗克負荷以忝先烈惟是楊謨纂訓傳之無窮使繼今萬世子孫益知 祖宗德澤之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紹庭敬止日慎一日此則予小子一念觀揚之思亦我 皇祖倦倦以繼述至後人之意也是為序

司馬王泉趙公奉召還闕序

王泉趙公以少司馬撫晉之明年開井大和卒乘輅時以信既昭虜奉約束惟謹天子矜晉鄙無事乃

召公赴國，卽贊京營戎政。夫公勸事于四方久矣，自其發身登朝，馳驅南北，每車且半天下，始無輪已，卽如六官與共，世稱簡秩士大夫宜勞在國，于是少休焉。迨此則位益崇，責任益繁，則矣。公既成，卽復出視漕政，已又總師督郊，曾不獲一日自佚于燕。茲者明天子賜環之命，曾將以均勞與，不然也。蓋今六官之務，任在常伯，雖戶雖與聞焉，受成而已。故曰簡也。若夫總天子之六軍而將護之以尊內，城外則少司馬有專命在，而常伯不與焉者，其責任繁重，實與諸曹不同。其勞則視諸在外宣力者更倍也。聖天子將傍治諸戎，繼二祖之洪烈，故妙簡才，授特加委任，不以勞佚論矣。嘗觀自古有天下者，莫不申因，封守崇嚴禁衛，以示天下形勢比承乎馴，久則武備漸弛，振而理之，又惟禁旅爲難勢也。近代若唐府兵號爲善制，遼開元而敝，張燕公具文武材，其出關邊塞，簡軍實，唯峰周汰冗卒二十餘萬，不勞餘力也。比紇雲兵則遲回四顧，不得已而募武勇充行隊焉。一皆亦暫改觀，然未十年至使折衝府無兵可發。

燕書不用之，皆患將議者乃歸咎，議者之法然不善，假使當時不爲邊騎，其能復貞觀番上，勿制乎此難言也。國家定鼎都燕，天下兵不當禁衛，畿輔之衆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伺之處至深矣。景泰間始整團營之制，乃就伍中選果技備征調，優其衣糧，時時練習之。其後雖屢有廢更，大較不相遠。迄今營制團操兵額僅十萬餘，而往時團操伍缺有老弱兵備之，盡取諸京衛所。今京衛所皆懸空籍無一卒，而操兵且常不滿十萬之額。東南漕糧不減于昔，而度支僅備無餘，餘此其故有難究詰者矣。夫疆場事誠難然矣。天子專鎮之命，伸縮在已，故豪傑之士能以事功自見，輦轂之下其關係重于邊塞，乃積習之悲則未可驟治者。張燕公之在唐，是已。王泉公南津海氛，北繫虜頭，其才畧勲望表表著當代。聖天子欲以作新禁旅，加意授任焉，則今之營兵易比雲爲精勇復。祖宗舊者必于王泉公見之矣。公雖入，應能快耶。公堅心直道，不異古人其所至有成績，不獨以才美故，余于公斯行服。天子知人之哲，且慶八政之。

松盤有瘳也

記

懷慶府修建河內縣河渠記

懷慶府知府

河內在中州稱沃壤故賦入倍它邑其地饒水泉浸灌之利蓋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東會堯王泉水又東丹水注之丹沁之名古今甚著堯王泉不見于傳記微之水經註五行之阜丹沁之間有刊水出焉在野王西北疑卽此水云沁水之溉田蓋久其易枋口以石門則自魏典農中郎將司馬孚始其表云

皇明經世編

張氏文集

卷之五

馬

雲雨出人燠滌不困民到于今賴矣其後一見于唐河陽節度使溫造嘗奏開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再見于元懷孟路總管溫澄令民鑿唐溫渠溉田然皆沁水也其鑿丹河以利民不知始于何代考郡誌所載沁水凡引爲支河者五丹水凡引爲支河者十獨堯王泉先未有引以溉者然丹沁諸支河特其名播存郡志耳其渠壑潭駁水脉閘塞者且過半故今河內民力稱凋敝丁壤時除慶丁卯文安紀大夫來視郡事毅然以興

廢起校爲任繕城隍均田賦節財用鼎糾紀百度駸駸舉矣踰年值歲侵大夫多方注措謀所以佐百姓急者或以水利告大夫遣之卽躬率僉屬升丘降隄徧搜陳迹質者耆老之識故實者因得夫疏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具有成算乃白之分守陳公委郡倅臨汾喬君某司其事徵丁大于居民之瀕河者分其役捐俸金百佐其費儲賑濟殺四百餘石給其食鍾益旣備百里具作工廩吏勤晨昏有課計閱月而功告竣矣蓋凡大夫所開創渠河六在沁水有曰通濟

皇明經世編

張氏文集

卷之五

露堂

河曰廣惠北河曰廣惠南河在丹水有曰康濟河曰普濟河又引堯王泉爲惠民河通濟卽郡志所載廣濟水經所謂沁水南出爲朱溝水者縣志源河內溫武陟四縣入黃河延二百五十餘里意古秦渠唐溫渠大較此耳夷宋景久漫爲平野于是浚而甯之甯口以丈計者六丈半之深十丈其派引而旁出者十有四焉中爲石閘二廣惠南北河俱是濟源縣東有梯取水岸口記通濟計三之一黃泥岸口計四之三深一丈北河長四十二里派河中爲陰洞二大小

開九南河長三十里派河中有二河其陰河一河
二河如派河之數二河俱復入沁康濟自趙家莊取
水開一丈五尺深半之沁河中有二河石閘二橋
四野濬自製鉤輿東取水閘二丈深得其十七派河
十中爲石閘二石橋五陰河三二河俱長三十餘里
次第入于沁惠民自泉源取水閘七尺深倍之派河
六中爲大小陶五丈一十五里亦附廣惠北河入沁
其舊月記支河之可費理者悉爲之啓其塞暢其流
爲市是四境之田無不受水利者河內喬尹翔鳳謂
皇明經世編

文考焉夫大名誠守魏大山上部邱出守懷慶起家
已水進上六

延綏鎮修邊記

延綏邊防

延綏並北邊爲塞東起黃河坎而西接于寧夏境延
亘千有五百餘里其結塞爲垣實自青城余昔敏公
始當其時虜患未甚熾其垣墉卑薄取足限內外面
已北虜入屯河南侵軼頗數甬敏所築垣久倖餘
殘址正德中楊文襄公乃擬爲巨垣越之異以時休
士馬力驅之北渡爲猷其壯工方興文襄代去嘉靖
皇明經世編

初王恭襄公視西師度虜木可卽驅而文襄所繕垣
去軍營遠據守不易乃尋甫敏故蹟繕之畫爲三段
自定邊而東至于龍城爲西段自龍城而東至于雙
山爲中段又自雙山而東至于黃甫川爲東段西段
最爲虜衝其防禦之阻亦惟西段最急故役興自西
段始工未半恭襄復代去嗣是諸公益皆相繼繕之
或數里而止或十餘里而止而前而築垣間復壞
蓋自隆慶中而西段之工始竣其東中二區不暇及
也然延鎮守前此稱曉果爲虜所憚其爲守禦不專

特地劫近以廢故，開後輔，歲徵選，終萬餘人，入衛者幾二紀，奔命往來，耗敵且極，虜闕延卒，不足懼，靡歲不內訌，而五原北地間蕭然不支矣。今巡撫大中丞大石張公初以臬使分巡倫西西路，自邊垣外，凡郡邑也，衛其城多不足恃，文武小吏卒有露居無公宇者，公亟為經管之，兼城、鹽池、繫營田萬頃餘，歲徵租供軍費，軍府用以強富，已調公巡榆東，復為葺城，堡傍公廨，不啻西路，然而自建昌抵黃甫川若十里邊垣以成，即王恭襄所畫東段地也。天子嘉公治西

有五水，服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市，是汎隘衝決之患，悉所不畏，而全鎮口北邊千五百里崇墉，蜿蜒屹為巨障矣。是役也，役軍丁不及三萬人，三年而終事，用銀兩十萬二千有奇，公乃疏言其狀，詔下司馬氏司馬氏曰：榆塞通虜，且千上，與關自虜匪茹，建議者率先修守，界一人非一朝矣，而卒莫能舉事者，則以延袤廣遠，工不可計，日就役民衆，而經費驟耳。茲鎮臣能于三年中，城千里，集餉加役，無厚費，法當徵實，而大賚之以風諸鎮。天子遣之，特詔夏官大夫往覈其績，於是備得公開闢規畫之方，調劑樽節之用，種種其偉。天子乃命公為都御史，錫之金幣，勉以修廢，借成國計。戰守固顯矣，而前畎蕞異典也。倫之文武者，彥總兵姜原燕舉人馬希龍等，以夕屯，深淵門父老子弟，感公保障，日為延人百世永庇，矧人品參輪，清操以公狀，述公建創之詳，及諸意字乘，疋器械，完倉庫，固崇議沐如左，宣章實，諸嘉政，至備以余叨復，太史公，其詳其事，任，俾其後，尹戶視公者，有所考云。公名宇中，山西聞喜縣

人

平陽府襄陵縣新建神城記

襄陵建城

襄陵舊築有土城闊凡六里許，既庫且薄，不任防禦。其增崇昂厚，且環而甃之以磚也，則自今歲戊辰始。襄陵在河東舊壯邑，河東地險塞，北有太原雲中爲之外障，入皇朝二百年，餘民不見烽警，故城池甲仗所以禦侮計者，率散弛不理，列城肅然，不獨襄陵也。去歲丁卯虜乘邊慮之不戒，闖入偏老蹂躪郊嵐，間攻陷石州殺傷極慘，遊騎且掠及霍州北境，于是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鳳麟集 襄陵縣志

平陽堂

東大震民回顧遑遑莫適，保聚房既去，監司乃下檄諸郡邑築浚城池，督促旁午。惟時守令或浚財殫力，民怨蠲典或慢令，揭曉文書荷其武安，宋侯方視襄陵，中領獨爲之深遠慮，曰：設險禦暴，即在承平不可忘。桑土註明虜無茹時耶，迺相舊城累其高二丈，有二尺口何庫也，增而崇者五之一，累其厚四尺耳。曰：何狹也，增而闊者五之三，襄澤邑也，土隰易墮，則爲之固磚而環甃之，石其址，經始于仲春之吉，五閱月而工完。自民力月不過一日，凡費緡錢大約八千金。

止耳，何侯念役興費鉅，顧帑無幾，而又不忍其飲

于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論之，俾各以力日功，捐俸百金以倡，於是寮佐諸屬各出俸有差，而卿宦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矣。侯乃擇民之質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不與事，完官爲考覈臚胸而已。其措置詳審，號令明信，情愛懇惻，民用不任，方役之興也，築始于東面役入，則聞牆內若雷鳴者，悉有蛇出，土隨以裂，侯異之，試之，父老爲祭姑射山龍神，其異即止，及是城成，襄人以爲有神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京師集 襄陵縣志

平陽堂

焉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獨元海榮陶唐金城時蛇蟠之異，竊謂語怪乃今去其時千載餘矣，土人猶能誦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奧不測者耶？宋侯勤于民事，幽鑒于神，屹屹崇鼎成功，不且興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于外侮哉？侯名之韓，余嘉賓乙丑春，聞所築上，又宣于吾上，故知侯爲深且幸襄人之有水賴也，爲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焉。

京師新建外城記

京師外城

皇上臨御之三十三年，廷臣有請築京師等嘆者，公之食論，靡有異同。天子廼命重臣相視原隰，量度廣袤，計工定賦，較程旬日，于是京兆授徒司徒計賦司馬獻旅司空鳩，後總以勳臣察以臺諫，與夫百司庶職，罔不祇嚴，迺遂畫地分工，授規作，以制綠舊，其土取沃壤，寮藩輪鑣，以資工庶民，子來而趨，非會木閼歲而大工告成，崇庫有度，將厚有級，豫以深墜，覆以磚甃，門墻盡立，樓櫓相望，邇乎煥矣，帝居之壯觀也。大易垂設險守國之文，詩有木南桑土之訓，帝王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當建夫亦思患豫防，順時之道當然，固昔宋中興，武備施矣，而汴京平衍，又非形勝之區，其謀臣范仲淹，議洛陽之城，非可後者，乃不見用。我國家方當全盛，將帥如雲，重關外峙，而控山帶海，又非汴京者比。外城之緩急可知也。我皇上，一聞廷臣之議，卽命共工，建茲不業，是豈羣臣之見越于仲淹，實我皇上軫念民瘼，憂慮國體，其視宋君之忽于忠計者，萬萬不侔也。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樂，以絕奸醜覬覦之念，豐芑貽謀，苞桑定業，不亦永世滋大也哉。嗚呼！此固望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耳。要我皇上之心，固將率土為城，寧為池也。恬日入荒，而無此疆彼界者，豈一外城之建，能為良量者哉。臣謹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一七

陳子龍跋于 宋徵榷尚不 選輯

徐孚遠問公 何 剛愎人

錢嘉徵于 泰閣

陸君簡公集

疏

陸光祖

計吏屆期敬陳飭治要務以重大典疏 計典

竊惟我國家做成周六計之意以三載課群吏而嚴
此之吏治之隆超軼往代每當大察之歲銓憲之臣

皇明經世編

陸君簡公集

卷之 一

凡所爲條分章程綜核名實則亦既纖悉臚列矣爲
治不在多言不當復爲枝葉之詞以煩宸聽顧諸臣
所言者法也非行法者也人臣受事幸得一當以報
國家當有先資之言以上告 明主而下以告諸天
下使曉然知 皇上振飭至意于以祛積習興利治
合就酌議開坐上請伏望 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
奉施行

計開

一口禁餽遺夫交際之禁無慮三令五申然而禁之

必不止也甚者言行悖違正爲世口實矣此何以故

賢者開然自修清畏人知而衆人拘于故常以爲是

孔孟所必受耳臣謂欲禁餽遺當自要路諸臣始夫

臺省鈐部既舉已與聞淑慝乃必待臨事而後杜絕

等贖抑何晚也士風嚮名節雖不待禁令自飭廉隅

而臣獨以爲大計之歲更宜峻絕明示天下以原然

之義先以其身處于至峻至潔之地而後秉正持公

除奸去暴無作志焉請自今伊始凡臺省鈐部有計

吏之責者即無與外吏通外吏抱贖而以幣交者雖

皇明經世編

陸君簡公集

卷之 二

非苞苴聽臣等糾舉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將差人
擎冤夫天下之爲吏治病者豈不以貪理新沐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今亦臣等彈冠振衣之會也臣
故以爲欲禁餽遺宜專自要路始則令可行今行于
重地則不煩禁戒而響應必多臣亦願諸臣不但開
然自修而寧峻然以其身爲標使天下志意一振若
口自潔其身耳則廉者士之常不必徵威靈于 皇
上可也

一口禁請託夫知人雖難然而人亦非難知也士業

已爲政才敏鈍昂隆汗力強弱有耳目所共睹記案
所懸聲避景哉而黜陟之舉或不協人心明以有力
者往往爲不肖吏與援左右竊可否之柄而進我士
人擢毀譽之權則以其毀譽之權而撓我彼且陰徇
私情而陽託公論自非卓然獨立孰能不爲所撓
爲所撓而網漏于吞舟之魚矣臣今與諸臣約凡有
爲諸吏道地者吏雖素非不肖即以不肖斥矣素不
肖猶可未減即從重斥矣臣非敢務爲苛刻但三載
一黜陟而繫綏得免僅保取一二屢經指摘及已經
皇明會世編

皇明會世編

卷之四

三

嘉慶

劣陞者備員寒責臣亦何辭以對被察諸臣若使臣
等不預告丁皇上但當事之時力爲執持則雖能
必闕說之不行而不能必其無關說者臣今既先事
而言之矣使天下曉然知大典之必不可干而外絕
奔競之端內杜是升之已如猶有嘗試臣等而此議
不肯臣等指名奏究若臣等猶不能矢堅一心自食
其言事竣該科道官奏究臣無所辭是

一舉清吏往歲常舉卓異矣豈非彰善癉惡之一盛
典哉然于今有遺議何也士理意琦行罔命之曰

卓異機智多能亦命之曰卓異大使機智多能之人
得以蒙臚典被榮名超然使衆人不符伍而天下始
有不平者矣夫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語曰銅章
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陛下獨不得廉清之士
與其天下耳臣望陛下無舉卓異而舉清吏特詔
臣等行撫按諸臣廉訪公論以名節獨行飲水茹藥
如昔海瑞直橋孟秋其人者列爲一等以公廉寡欲
閣修實履如符袁其愈嚴清未繼其人者列爲一等
撫按同五花文冊揭報本部臣等奉酌會同于大察
畢且列名上請如得其真雖數十人不爲多如不得
其真雖數人不爲少皇上特賜實賞或勅本部紀
錄舉後如有改節以負特恩較貪之吏謀幾倍之夫
衆卓異天下將矯皮撻詭而驚于名舉清吏天下必
刻意厲行而修其實化貪爲廉在此一舉願陛下
力行無忽臣之言

皇明會世編

卷之四

四

嘉慶

一口惜賢才夫人心自有公賢才者人心所共惜也
然而人司之典問不免焉無論人試即居常所睹聽
其爲國任勞爲法任怨至微細青罔有其人豈此所

稱賢才者其舉動遂出他人下哉人情喜和同忌立異庸衆之待碌碌無奇雖有瑕垢易于含容好修而敢任者其誠任事爲國如家然而已舉其廉誰居其貪已居其能誰居其懷居其廉居其能者什一而不自喜或未盡底蘊自有樂道而樂之者則必有借詞而攻之者于是曲求其瑕類而恭揚其所短求其過而不得則曰之曰此好名此喜事大使好名而賄賂以求之趨赴以求之名故不足貴耳如使以實求名則雖未能忘情于世舉而國家實得其任事之用士之好名何負于國萬一大計而以浮言中之是刈草而及蘭往事可鑒也臣請勅下撫按諸臣凡遇才品素優真心爲國者卽有疑忌之言務察議論所由毋使卑劣貪婪之人而庸碌得免而高明卓偉之士以微文蒙譴部院咨訪悉謂此意若夫虛譽雖隆實德則病致來指摘自有與人之言在臣無容庇之矣

一日慎諸故夫今部院所擬以考察者有二曰考議曰訪爲重考語之說者曰撫按日與群有司相私

其才品耳而目之甚核也一夫之類不可爲憑矣爲重語訪之說者曰撫按之勢尊而下飭貌以爲工故名實易淆也并集思廣益其道靡歸矣大使二者皆不足盡恃而部院之法始窮然不能于二端之外而別爲奇無亦申飭于二端之內而已除考語業已屢奉明旨寧實勿文寧詳勿略計撫按諸臣必能仰承德意獨語訪一節其責在言者有二在聽言者亦有二夫挾私而枉是其雷同以爲臧否俱不足論惟就賢者之過論之聖門之學患不知人進賢退不肖莫非王事而士大夫動談于不知託于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不知則不明知而不言則不忠此其過在不任是并古聖帝官人必言曰載采采而聽言信行聖人不以一時必其終身乃今意氣偶同雖明知其不善而力爲庇護曾經薦舉雖明知其變節而曲爲游揚此其過在太任是并此二者凡大小諸臣所當均任其責者也獨見猶聞未可爲據則必泰之于同今諮訪諸臣于貽漫不加意時至事迫道聽一言信若符契雖私揭傾人法之所禁猶戒藉以寒責尚殿計

貞履耶此其過在請求之不豫衆好惡未可升錄
則必隨之于獨人品未嘗變更而可否初無定論此
其過在折衷之不斷此二者凡餘省臺諫諸臣所當
均任其責者也伏乞天語叮囑此臣工同心體國勿
分爾我無作好惡勿玩愒而後時勿依違而徇衆則
言者聽言者交修其職而微獨計典將蕩平之治臻
是矣

覆湖廣巡撫李慎肅吏治以奠民生疏

吏治

看得李慎條陳重責成等六事俱有裨于吏治臣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今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計開

一重責成前件夫守令臧否專責成于司道所屬各
官有貪縱而不從實開報者聽撫按糾核以從軟議
斥節經本部題請明白申飭甚嚴然有司之貪縱日
聞而司道之因循如故今之仕彈章未必非昨日之
署上考者也雖有疎斥之令卒未見操按有以品推
不當而彈一司道者法令不行故人情愈玩查得十
七年十一月內本部曾以知縣陸策不職查奏許國

瓚等人心稍惕合無申諭諸司道宜務精心諒訪明
註官評毋徇毀譽勿任喜怒而報到考語撫按察有
徇情輕卹卽詰責重則奏寃其所奏訪有司卽併列司
道考語則有無欺枉一覽俱見應否併究卽于疏內
及之擬按官自當詳求博訪使一省人材常若燭照
但不當偏任輕委致生事端若撫按先未了然又何
從而知司道官品騰之不當也

一嚴薦舉前件薦舉之弊甚矣每撫按薦章名稱其

實者固多紕繆濫溢者不少揆厥所繇有巡撫明知
其不實以巡按庇護而不得不薦有巡按明知其不
肖以巡撫推轂而不得不薦有前官已舉而受代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陸莊簡集 吏治

八

平露堂

不欲異同有未履地方而養交者已多延舉任使弊
竇不可勝舉大抵撫按離獨任其權而未嘗不偏諸
其實司道亦陰操其柄而又陽得以辭其各故兩相
負也今巡撫李慎欲明開所舉之人深得集思布公
之意合無撫按薦疏卽明開係某官舉與臣某訪
相同夫司道言之而撫按卽用其言脫有不當撫按
固不得諉然述視其所舉則因以甄別衆人者之優

劣得失亦未必非激揚吏治之一機也

一實考語前件考語者所以狀其人之臧否淑慝才不才貴于實錄豈以麗詞蔓語而飾諛以爲工諛詞以爲媚哉如前會後廉猶曰改行自新乃前考已稱衰老復註強壯明悖之甚矣又人臣報政期于正直是曰是非曰非古人用意忠厚雖稍諱其詞曰蘊篲不斂曰帷薄不修然未嘗飾非以爲是也今摹擬無能則曰長厚摹擬衰邁則曰老成夫長厚老成豈所以爲貶辭哉而令人讀之如射覆然合無行各撫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泉堂

官轉行各司道及府縣官務要直書年貌才守俾簡明數語洞悉平生其有支蔓不切諛媚不情縣以報府府官即行駁回府以報司道司道即行駁回司道以報撫按撫按即行駁回各令改正另註撫按若不駁回致薦劾并賢否冊內有仍前浮冗聽臣等及科道官參究務使向來靡詞陋習爲之一變

一慎論刺前件論刺之當慎也甚于薦舉何者本部遷除黜陟全憑考刺一見瑕類輕則劣陞重則考察若使砥礪廉能之士一旦蒙以不肖之名不獨一人

蒙冤而將使用合舛錯勸懲無據卽出于無心已爲愼昧不職況意在修克刻嫉賢良此仁人所道之四夷而不與共中國者據巡撫李慎所言長武知縣梁道安治行循良卒置劣考又云睢陽之怒報復終身言色之乘貽累後裔其言似有所指夫梁道安雖以劣陞王府乃其置劣考者其人尚可考而知臣謂欲徵將來必懲既往合無客臣等卽行巡撫李慎查其徇私註考姓名果有實跡不妨奏請究治庶傾害之徒知有所憚而不敢肆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泉堂

一防宿成前件士之廉有三有明義理而不屑苟取者有畏名義而不肯苟取者有保言貴而不敢苟取者今巡撫李慎所言官成之士蓋所謂保富貴者流勉強于始而變節于終者也始也以廉謹爲筌蹄既也視義理若弁髦倖厥所由亦有二端發身進士以聲名既起已獵薦剗縱有出入坐致崇鉅舉貢二途期日暮途窮計畫無復之自度資程所至如是止耳故舉初修而盡喪之甘心也合無行各撫按官于成月已久曾經薦舉各官詳加諒訪如有改節貪婪下

時論劾母以初冒賢聲遂從姑息其有堅持一節不自卑焉事均資格一體超遷則人皆思奮矣抑巡撫

所當格持終始以為群吏先則大臣法小臣廉矣

一公品既前侂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初非以資

位為軒輊也近來彈劾每及於甲科薦剡不遺于鄉

貢所謂偏任資格似亦稍破拘牽維是重于顯秩而

忽略小官往往有之是以卑官微秩或不檢者冒得

美遷而未有指摘其僥倖畏法者含冤就斥而未有

皇明經世編

伸理其無辜故使奸猾得志悃悃見抑賤不足以數

黜不足以懲其所關係立一二小吏已哉合無行各

撫按官無論州縣佐貳有親民之責雖下至驛遞河

泊開礦墾殖諸職亦務詳加諒訪悉其行能毋以工

于奔走輒省美詞毋以一言忤指遂為驅逐果有賢

能如趙蛟楊果之流不妨舉薦本部一體錄用至于

巡檢以昂偽為功防其喜事倉官必周歲起送稍寬

文同務使人人爭自砥礪無倒置不均之嘆要惟在

撫按加之意耳詔曰一介之士存心愛物于人必有

所濟豈以撫按專制一方彈意彰壘而吏治頗有不

興者哉代擬聖裁

萬曆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

依擬行

冀湖廣巡撫李慎楮浮願之旨以振風紀疏

看得李慎楮陳二事均有裨于時政令就開立前件

詳擬上請定奪

計開

一文具太冗前件臣惟世之治也以質不以文尚行

不尚言今天下之尚言而入于文也極矣詔旨太輕

人心太玩即如簡牘細事屢奉明旨尚沿舊習至于

係議覆奏妄為繁冗甲可乙否朝更夕易悉布而下

之四方以致簿書填委實無補于理亂之數今巡撫

李慎楮欲清文移而探其原于覆疏者臣等誠不能辭

其責請乞 皇上申飭大小臣工務崇實政無尚虛

文事有數言而可盡者勿浮度其詞有節經建白而

方在奉行省毋勦繁其語有滯碍而必不可行者勿

輒詳紛更寧簡毋繁寧質毋華臣等謹覆悉照此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

上

李

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

上

李

李

李

李

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

上

李

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

上

李

李

李

李

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

上

李

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

上

李

李

李

李

李

如有涉飾空言煩瑣可厭者臣等立案不行因以嚴
崑其人期于言必可行行必可久不然則臣等所為
覆棺疏者抑又贅詞也

一體就太真前件臣惟國家所以令以下情有紀
綱耳上無假借下無僭踰故指臂相使而法令易行
也而一二熟執之上好以獨人為悅而內以自便其
私遂平異其體設媚其詞久之則以為固然稍有執
持反謂倨傲夫居常而業已漸棄其體臨事而安肯
獨持其法以致名分倒持事體牽制誠有如巡撫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慎所云者令候命下行撫按各官務各秉風稜正身
率屬斥監司之于郡縣有方正自持凜不可犯者必
端人也即薦是之有惟務側媚決裂體統者必非端
人也即論斥之凡相見禮儀俱遵照冠綱行事一切
迎送饌道慶賀宴會悉為禁止大抵上下相臨寧過
于嚴勿過于寬以此品騰常思過半矣伏候聖裁

覆請申明職掌會推閣臣疏 會推閣臣

題為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職事本月十五日申時
伏蒙 皇上召臣光祖與志皋至會極門傳奉勅諭

初未知為何事禁捧到于朝房然後知為陞趙志皋
部尚書張位吏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始臣等微
聞中時行等密薦二臣今乃果然臣等素知二臣之
賢上論稱為正人君子望其柄用今 皇上信納閣
臣之言用之輔理良協輿情臣等不勝忻躍但事關
職掌有不容不言者大畧人于朝與眾共之 祖宗
定制凡大臣員缺吏部與九卿會推請旨簡用至推
吏兵二部尚書各邊總督及內閣大臣則九卿之
復益以六科十三道蓋其任愈重則舉當愈公詢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命何方敢推用實所以廣忠集眾而杜偏聽之奸絕
阿私之患也自大學士張居正用事閣臣進用始有
不由會推者意在市恩蔑棄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
今時行等所薦固為得人即使會官廷推二臣資望
安知不在所推數中矣庸私薦哉臣愚以為會推大
要 祖制決不可廢私薦內降其端決不可啓伏望
皇上簡納臣言以後閣臣員缺仍勅吏部九卿科
道官照例會推疏名以請順衆大廷之中孰敢蔽賢
小試敢私所厚庶制廷有大公至正之體而所奉之

臣年有在榮得以殫心而任事父若一聽之獨蒙
恩詔恩異日猶私謹黨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臣待
罪餘獨不敢不爲國家存深長之慮冒昧上言不識
忌諱伏辜 聖明裁奪謹題請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新

簡問臣你每既說上諭稱朕元輔所薦足見至公今
次斷自朕心原不爲例以後還着會推

尋承平伯夫人趙氏請襲爵疏 外戚附錄

吏科抄出中軍都督府帶俸已故承平伯王偉妻夫

人趙氏奏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抄

出日部送司案查嘉靖八年十月內該本部會議得

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前平儲寵大有功干就授者

不授其已封襲兄任公侯伯者令無終身之外不許

奏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

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

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子弟尚未

有朕 皇祖亦未有制典親定三國公雖爲戚里實

國嗣休命靖難元勳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喪
極慙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
不知勳兄任的鄭富本恭其中有干先朝恩命及已

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又查得嘉靖二

十五年五月內已故安平侯方銳妻灰氏奏要將庶

長親男方承裕承襲父爵等因該本部覆奉 世宗

皇帝聖旨陳后朕元配比今日中宮不同功存濟難

伊父受恩未久不爲例承裕准襲伯爵一革欽此欽

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中軍都督府帶俸

已故承平伯王偉妻夫人趙氏奏要將男錦衣衛帶

俸指揮僉事王棟承襲父爵一節爲照外戚之封伯

爵例不世襲典制甚明王棟雖以援北方承裕之事

查得十二年六月內西安伯陳景行孫陳承恩曾授都

督同知十七年四月都督同知鄭承恩男鄭國泰授

錦衣衛都指揮使俱係特恩原非定例但王棟係中

宮親弟其恩禮視諸國泰似應稍加臣等酌議封序

有制不宜過厚以開得門卑卑有等亦宜差異以存

國體今查都指揮使之上則有都督僉事與都指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外戚附錄 平露堂

使並係正二品官而衙門則舉若酌量以授王懷揆
之鄭國泰略爲優厚情理相安但並非制典所載臣
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謹題詩旨

皇明經世文新卷之終

王明經尺牘

卷之終

王明經尺牘

王明經尺牘

王明經尺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學璟光萬衆校

宸斷大工錄

疏

潘季馴

題爲陳愚見議兩河經略疏

兩河經略

臣聞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鑒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

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

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

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

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

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邢官桃清至清口會

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野至清口會河

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

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

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

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陜以捍之起

武家墩經小大湖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

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

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進東而黃水無南侵之

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淤淤故嚴啓閉之禁

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起爲掌之都漕五日發籌

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

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輟也後因創食既久

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

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

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於阻而新

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

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

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

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

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

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路則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

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濬亦須

聞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固有修復乎江河之故業
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
可免至于來黃浦口築實應閘濬東關等淺修五閘
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
塞使源以下直嶺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
丁內岸遙閘或許省工或毋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
下次第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
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
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人扒撈挑漕
之說僅可施之于賜河耳黃河身庸濶勝辦何期
岸濶漕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
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旱涸或傷兩閘故欲于磨
溝溝陵成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
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閘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
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
順水性今治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
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本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
洪水乃迫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

治水庸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決決
并二壩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等去汴河之
水自一日亦烏能殺其勢也臣竊之曰九河非禹所
鑿特疏之可登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
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豈可思也况黃河徑行之
地惟河南之土砧縣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而津置
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
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
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
皇明經世編
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
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
之沙非極湍急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
停勢斯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
草灣一閘而西僑民道途淤塞頓一決而桃清以下
遂絕去歲小從崔家口則泰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
也又何待哉緣緣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略
以圖水利事理具題 奉 旨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涉於自積民生昏墊運道便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河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很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并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在見在分役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人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築伏候

聖裁

皇明紀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及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上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氣力監而整凡隄必尋老上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經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颍原址查有迫近去處量行興築月隄仍于兩岸相變地形昆宜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使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宋坂古

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此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鉅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護隄廷陳明友及查清河浦外河一帶至柳湖爲止爲淮城北隄除歸清單溝岸行如舊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湖灣至高嶺何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勿運如此則諸隄悉同全河可恃矣伏候聖

裁

皇明紀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一議復關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開閘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亨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軍卽行封塞應官民并同守衛悉令車牆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則非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始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可見有四閘俱如修理張司啓閉候二月前後解運過之卽行封閉惟遇魚鹽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

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規伏候聖裁
一議船建滾水壩以因陡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
分然伏秋之間注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堤所固
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
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銀城土性堅實合
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堤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
丈萬一水與堤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槽者常盈而
無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
而陡自固矣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一議止海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
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而
濶二里自安東屋雲梯關至海口而濶七八里至
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
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
之一而兩河之水旋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
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
以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
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

餘里豈能阻得河流故臣等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
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卽所以治海也別鑿
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伏候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淡照得黃強淮弱每每
逼進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
高堰民孽可殄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
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
道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
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奔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桃清三分之一而三議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
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
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
渺茫築堤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况今桃清遙隄
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
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河浦等閘議
嚴啓閉折城北陡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鹽等處
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伏候聖裁

題爲條列河工事宜疏

河工事宜

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蠲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爲申明未免聽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擬列條款擬議上請伏乞勅下施行

計開

一議支放照得場工聚社出納其項收掌銷算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破冒臣與撫臣百其攸率廉以閱視不當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邵工事例將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開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奏繳伏乞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九

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重大

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咨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

惰別其功罪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覲觀

不前而事易責成伏乞聖裁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

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

贅疣卽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事實由于

此日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排若非責成各掌印官雖

克有濟合無與工之後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十

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能佐貳管

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

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司道官卽時

察以懲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

分別題請施行伏乞聖裁

一議激勵照得各工委官出入泥濘櫛沐風雨艱辛

單辛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

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完之

後咨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俯

賜破格超擢。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伏乞聖裁。
一議發糧。各工人役計丁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木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使赴亦不爲苛矣。但貧民自食其方。而寒冒暑。羣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使厚亦不爲過。谷無每夫一名。丁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客臣等出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枕違許。其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河事

平糶

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塩城鳳陽所屬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湖陂涸矣。迨今大工興舉。用大頗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訶。而此中流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小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辦。實爲繁苦。合無懇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斗。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伏乞

聖裁

一議改折。照得大丁爭典費用不貲。帑藏空虛。既難撥括。開闢窮困。又難加派。臣等竊聞人谷之粟。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而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爲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齋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卽以五錢給軍。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軍應得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祭之煩。在開闢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爲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伏乞聖裁。

一議息浮言。臣等切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丁措注之平外。而況于遙度乎。但勞民勦衆之事。怨容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

於將迎之間稍簡略則以是爲井變里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也愛國計者以急于卒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因而消沮官人遂生觀望少爲搖奪廢敗隨之飽強抗村疎逃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伏乞聖裁

黃河來流艱阻疏

修復黃河故道

臣等猥以蕩材謬膺重任欲求萬全之策以報 陛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木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鱉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壅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日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于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 陛下俯從臣請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初抵淮安卽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竊以爲此黃

河故道之北顧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柳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悉臣等卽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瑛前往測度隨據王瑛報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糊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臣等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等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蕭縣前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各口銅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卽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臣等當督管河道副使邵元哲等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修復黃河

地方鄉老靳廷道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棚趙家園子肅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而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等復督各官備小艇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麥果漫凹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肅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糧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湖水爲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見今題請遷縣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大黃河并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楫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可駭乎臣等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修復黃河

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淤溝因河身淺溜隨行隨徙然昔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是以夙夜爲懼也臣等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一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巨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其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邇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舉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其遠闊梁可保無虞三利也水流既深建甯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嗣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

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處。互刊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
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
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
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
忠于陛下也。

查復舊規疏

通志卷四

臣潘季馴謹題爲乞恩查復舊規以利漕策事。臣等
謬膺簡畀。肩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
任使。茲幸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上。駁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然有涓埃之驗矣。但于淮安一帶。開河終有水安者。
臣等初至地方。日擊淮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
運渠高墊。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爲漕底。而開水滿。
激澍連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挽。過關者臣竊怪
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黃水入關。且
任其常流。並無啓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鎖其下。
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堙塞。隨濬隨淤。不
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
開復通濟關。以引迤家湖清流。且請修舉陳瑄故事。

嚴其啓閉。隨該工部覆奉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
關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
但沙淤可免。而漕溜如舊。牽挽不易。而啓閉甚艱。且
聞淮河基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
也。隨行據司道等官。郎中張舉等。博訪志傳。查得永
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
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
艘始得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泥沙易淤也。乃建
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通五啓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屬之分司。法至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于啓閉。
又于新莊關外。暫築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卽去。壩用
關如常。延至嘉靖八年。壩禁弛。河渠淤塞。漕運都
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曾。題奉欽依。仍復舊規。載
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浸失。前患復
滋。臣等詢之地方。皆云連渠卑隘。比易沙淤。淮
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古人之制。嚴啓閉於春冬之
時。築外壩于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
田廬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惟。請復舊規。爲

便及食每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魚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碍卽如鎮江京口關遇冬菜塞入春方停其例固可援也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誤每歲于六月初旬一遇運艘并鮮魚馬船過壩卽于通濟關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舊開壩用閘度丁國計民生兩利之矣

申明鮮貢船隻疏

臣等謹將

臣等照舊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每歲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充

丁

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卽于通濟關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仍將題准明白刊示各關之上臣等通行欽遵因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日卽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減恐鮮貢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何因外河伏水帶入泥沙致占漕崇應照先臣陳瑄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嚴旨通行遵守今南京該輪移文既謂冰鮮魚在五月初旬楊梅

在小著之後各保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一項鮮船俱可起程至入伏之日各船忽期不至勢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下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隘拘泥故常延遲不築延至霜成又以盤壩不便推諉臣等不無掣肘况所選冰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卽使盤壩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撥卸亦無妨碍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勅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冰鮮船隻較常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充

丁

河工告成疏

河工告成

題爲恭報南河工成仰慰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據管河郎中余毅申管河兵備營田等道奏取策大器等合呈職等將派定工程鳩夫辦料刻期興舉自萬曆六年九月十五等日興工今陸續通完訖總計築過上段長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三尺一寸

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轍也。三省輩未之知。臣前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諸臣者。臣應之曰。清口既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今乃消落。崑漕若是也。諸者詞少誠。然臣猶不自信。隨率南河郎中張聚等。駕扁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滙為巨浸。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汴水方有崑東。以四丈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輩欲加疏濬。不知何從措手。又云二者以徹高堰為要。此時清口水僅三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誇張其矣。夫清口深逾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迥異。萬日昭彰。誰能掩乎。且其間不行于高堰初議之時。而行于高堰久成之後。不行于淮水暴漲之日。而行于淮水消落之餘。何哉。蓋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至河南。南至瓜儀。勢必假道清浦。運河而各閘。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煩。人甚苦之。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為利。其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宣統大工錄 高堰

王 千露堂

宗沐于萬曆元年。築堰斷流。而泗入危。言四起。卑薄不加。遂致中圯。臣初至之時。亦常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詣于高堰。遙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北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決。旬不雨。仍為陸地。此天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溢。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井特淮場被害。而清口亦必復淤。俱不可也。任之而已。泗入無路。中通向抱悒悒。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智。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和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為億萬年無疆之基。地方鄉壤。載吳桂方語云。鳳泗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為水會。萬水朝宗。真萬世帝王風水。該州紳趙卿亦云。淮黃合流。為祖陵一大合襟。誠知事。今若于高堰等處。從中劈畫一路分之。使抱身之水。反挑而去。萬一有誤。誰執其咎。大三省輩。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陵震為言。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宣統大工錄 高堰

王 千露堂

邳一帶年來高條及底者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岸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播遷之苦此黃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拱而堰外湖坡漸成赤城蓋堰外原係民田用之外爲湖湖之外爲淮向皆混爲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決旬隄俱如故黃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衆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洄盱眙下及山陽興盩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潰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爲逆河以入于海矣海口之淤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爲扼而且交相爲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身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 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學憲閣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由

宋 卓立萬參閱

宸斷大工錄

疏

潘季馴

覆議善後疏

河工善後

題爲河工告成聚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據管理
中河郎中余穀中管河道按察使張純等會呈奉臣
具明新世編

卷之二十一 河道大工 三善後 一 河道善後

劉伏備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事交逐一會議要
見管河官員作何交代高郵石隄作何覓砌清江甬
河作何挑淤徐北隄防作何修守歲用錢糧作何積
貯查議明矣會呈詳報以憑覆議具題已據司道會
議詳報前來擬合照欵列具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
查議上請施行

計開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河道關係最重類井可以穿鑿于聰明勾幹于余

幸者全在得人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
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叙與夫就近遞補交代
親承最爲治河先務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困難如河
不易鄧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誠爲永賴至計除薦
舉賢能汰黜不肖容臣等欽遵著實奉行外所據新
舊交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掌有緩
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臨時掣肘如中南北三管河
郎中夏鎮南駐二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無容別
議外至如徐州海防潁州天津霸州大名臨清七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河道大工 三善後 二 河道善後

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南二副使則有專管
河道之責但潁州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或距河
稍遠或開渠晏然似應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
則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爲黃河要害
之地四道憲職并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
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
門事例守候交代仍須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陞
調去任即便就近推補使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新者
得免違限之愆

一、燒石堰以固要衝，是該給事中尹澤題。該工部費
謀高家堰西當淮、泗、衛、河，東護淮、揚、汴、上，即今築塞
已固，要將當中大洞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資臣
等今歲預行估料，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查
成徐賴海防二道，督力分工，同心協應。自萬曆九年
興工，酌寬限期，合用錢糧，擬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
因。臣等覆議，查得本堰自漢陳登締業之後，至我朝
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斃石者，非謂石之不堅，
亦以採石之難也。去歲賑工告竣，既設官夫，盡地分
皇明經世編

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與石之費，自工部
遠募于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且石不多，非謂
及卸石工，次厥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
里，泥塗深暗，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
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集，故須滿是歲月，車
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應之詳矣。今該臣等公
同勘得大洞口極窄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
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賴三道各九百
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
十丈，其該石六萬丈，約計在由採辦工價出山，卿仇
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
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有見在，混江二船
免造外，就近製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
連篷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
每船熟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
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為期，共該銀四萬六
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下船，及搭石到工，
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

用石版二斗銀八釐其該銀二百四十兩假基三千
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
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樁手每
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
廩規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估二員每員每日廩給
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二員
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醫
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
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平露堂

銀一十二萬泰請留用
一濬開河以利運艘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得既成之後淮水悉出清口委河水由地中第恐
外河日深內河日淺況前此兩河交注之沙鋪墊已
久不容臣等將清江浦河道照南旺事例每三年兩
次嚴限大挑其揚儀河道時常撈濬應否幾年一挑
著爲定例酌議奏請等因臣等覆議照得清江浦至
頭二三鋪一帶東河先臣平江伯陳瑄議爲每歲一

挑之法蓋因河自新莊開外入口多納黃流歲有積
沙勢不得不爾也今改開通濬則全納清流安無俟
于挑濬特因往年黃流久注淤沙久駐水溢沙上肝
因水浮去歲頭鋪二鋪便覺淺流曾畚挑濬是以該
科日擊其事詠復挑濬之法蓋見外河既已順軌內
河无須利涉誠運渠之首務也然舍歲挑之法而欲
比照南旺事例定爲三年二挑之制者蓋知通濬開
之納清異于天妃開之納濁故不必復仿歲挑之勞
也今無始自今歲冬初查將應濬裏河并烏沙河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六 平露堂

濬去處築壩斷流多畧夫役大加挑濬不得苟且了
事工完之日聽南河分司覈實造冊奏繳以後河深
利淺姑免挑濬如有淺濇卽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濬
其揚儀河道去歲挑濬之後目前尚自深廣以後如
有淺阻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臨時酌擬施行務求漕
舟通利不致虛費工力

一防徐北以岡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
順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

未可忘備。合咨臣等除行總、隄遵照原題興工幫築外，其餘北豐沛陽山一帶，宜大修隄工，以防上流決徙。邵家等壩，安併力厚築，以斷秦溝舊路。及總隄有水掃根去處，俱要幫築守隄夫役，每里補足十名。工食或于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離派鹽鳳楊三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擬上請，至于量地建舖，安插各夫，召民居集，免派隄租，人自爲守，乃稱長便等因。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乃運道上原，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固能例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隄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挈水愈駛矣。但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尚非故道。萬一北決，則上而開河不免泛溢之患，下而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來流艱阻，乞恩查議之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隄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大防守，誠爲慎重上源至計。查得徐北行總二隄，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准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沛縣故道，俱倍封高厚，足恃無恐。先年陽山隄根水掃成河，近俱另築月隄，以

爲保障。而又于陽單接界之所，舁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擇外衛內，見今伏水，正是漫至壩根，卽順壩歸河，不復浸及總隄。至于豐縣邵家大壩，乃過絕秦溝舊口，最爲喫緊。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一丈一二尺不等。又于壩東添築二百餘丈，壩西幫築九百餘丈，以防其旁衝。而上流蘇許二壩，亦須次第加幫，秦溝之患，仍可杜絕。但自陽山以至茶城，共隄一百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止七百二十名，委不敷用。合無量照徐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千二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合于開後，議請積貯銀內，每歲按季支給。其畫地建舖一節，亦應比照徐南，每三里建舖一座，以便各夫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復業之人，聽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爲守，不許輒派隄租，以阻受墮之念。但嚴禁牲畜作踐，務期保護隄工。庶沿隄皆夫，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

一備積貯以裕河務。臣等查事中并陳題該工部覆
詳內河道起引豐沛于下淮陽延袤千有餘里以靠
修河工料浩費以防守則用度鉅艱乃徒恃歲額不
滿數百之銀而支數千里之河道坐視大壞極壞而
後滿發內帑似爲失計。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
高堰石閘所費不貲原剩錢銀二十四萬有奇即使
量留尚未足用宜多方措措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
河之法今在固守隄岸而隄岸止是土築原非鑄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料之費必不可
少故積貯定治河第一義也。今自徐屬以至陽州一
千三百餘里而取給于歲徵災通數百之銀雖有智
者其何能濟故臣等丁告成之後慘憺以乞留大工
餘剩銀料以備每歲修防支費益誠慮及于此也不
徐北大修行續二臣已估用五萬一千有京加以謀
斃高堰石閘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亦未足用然
則預爲後日修防之備者容可後手查得萬曆五年

該戶部題淮揚撫按會題爲仰俯見在永處龍燕
要區聞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凡遇挑河等役
每引帶鹽徵銀以濟工用。將淮南南北共九十萬引
每引許商人帶鹽六斤赴掣每斤徵銀五釐并隨餘
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計每歲帶徵銀二萬七千兩
以濟掣田之費原議至萬曆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
徵銀兩往歲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造之數委
應徵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撫御史姜璧面
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仍照原議掣田之費每歲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九

九

九

九

銀二萬七千兩或有不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萬
曆九年爲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徵銀五釐計每
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
修之用候積貯稍備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闕仍
舊徵時大銀以挑河爲名今自儀真至邳徐一帶行
鹽之河既于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
非于分外增益也伏乞聖裁

黃議河工補益疏

增大有說

題爲恭報河工重成尚有可言懇乞聖慈俯賜施行

計開

以少四舖益重軍管理中河即中全縣中等會集奉
臣等將條開事安達一會議安已修建衙舍作官
建設守兒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何項應見
分派小民其宿遷還隄踏勘地形要害斟酌事體緩
急如寬堵築印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目照款查議
明委會呈詳報今據前因將會議過事安達一覆加
詳議款列具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施行

一添設新隄廖夫役以便防守先該御史陳世寶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考 十一 平定堂

該工部覆議各行臣等備查舊隄新隄舊設夫役果
否發通融應用如不敷用應否添設長夫或應否隨
時募夫工食動支何項銀兩方得免派小民其如風
漕根恐難輕議必于別項銀內酌處臣等諒其新築
隄陽修守為急而編設夫役工食為先合得准北添
宿遷以上各州縣新築遂隄包拮堅固足恃且原設
續隄人夫布置頗審堪以自來修守不必另議添設
外其宿遷以下北岸自古城至清河遂隄共一百零
七里原無續隄未經設夫合另設遂隄夫役照例每

三里一舖共二十一舖每舖重役夫一十名老人
一名共該夫四百三十一名內除京撥中河分司差
夫二百名外實該新設夫二百三十一名老人一十
六名聽桃源清河二縣管河官各照地督率南岸婦
仁集遂隄約四十里每三里一舖共一十三舖每舖
亦設夫十二名老人一名共該夫一百五十六名老
人一十三名聽宿遷縣管河官督率前項夫老共四
百三十七名每名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二千
一百四十六兩四錢及照婦仁隄最為險要修守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考 十一 平定堂

難仍于洪大內抽撥一百四十四名每歲定限三
月初旬亦付宿遷縣管河官帶領赴隄於新設夫老和
兼防守至九月中旬將水消涸方許撤放其桃源縣
南岸續隄二十九里并馬廠坡遂隄計五里清河縣
南岸續隄一十里零八十八丈俱應一體建舖設夫查
得桃源縣原有淺夫一百六十六名清河縣原有淺
夫五十三名堪以分派亦免另議其淮南山陽等處
除原額淺夫甚少不時調發濟淺尚有不敷難于臬
撥查得高家堰隄并柳浦高隄共一百六十里應設

夫五百名俱建舖于高舉佳狀通融調撥修守西橋
徐家一廟頗爲險要各應設夫三十名黃浦八淺各
五十名角島沙河起至通濟關止共六十里應設夫
一百名各酌量地里建置舖舍通其應設舖老四十
名聽該管河同知督率各管河主簿大使等官照地
分管俱每年如式增修積土隄上遇有坍塌及水勢
衝激併力守護前項夫老共八百名每名亦各工食
銀七兩錢共該銀五千七百六十兩及查袁松洪
大一百名工食舊額每名銀六兩歲銀一千二百兩
今改常川修守逢隄較之在洪應役頗勞合照新設
隄夫一例每名歲給銀七兩二錢除原數六兩仍舊
助支徐州船稅外每名加銀一兩二錢歲該加銀二
百四十兩通應該處以上淮北淮南計應添設夫老
共一千二百二十七名共該工食銀八千九百零六
兩四錢又該加添洪夫工食銀二百四十兩通共該
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有得漕糧既難加派疲
民又難增賦別無堪動錢糧查有淮安府四縣銀兩
原爲修濬河工等項公費及賄賂災傷通負支用今

水患既除賄賂可省酌量於內歲支銀七千三百四
十兩儀真縣船稅銀內歲支一千八百六兩四錢以
上二項湊足夫食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遇閏
月年分每名夫加銀六錢共銀八百六十二兩二錢聽
于各夫內有曠役扣除工食通融補給庶夫役增置
得宜而錢糧措處不擾矣

一增築宿遷縣達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陳世寶題
該工部覆議各行臣等委官前去宿遷一帶地方踏
勘如達隄接策果于民生漕運兩便不妨酌估具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家範大 錄 明史 十四 千禧堂

擇暇舉行臣等看得濱河郡邑俱因築有遙築永除
昏墊之患獨宿遷傍湖無隄不免向隅之泣情委可
矜但該縣北岸自血河至古城一帶從來不議築隄
者正以本處爲落馬有丘諸湖停蓄之所湖外馬陵
諸山環繞環抱人然達隄水無他洩不能會河而水
發之時河湖相通索迴展轉水勢稍得舒緩卽漢賈
讓所謂使秋水得有所休息高波寬緩而不迫也且
山東蒙沂諸水俱由此湖入河若一經接築達隄則
河水無所停蓄而下流難受益多潰決之處湖水不

能外出而治沒愈廣矣。請寄溺之處。耳。今據各司道
詳于河官。擬題。題。主。上。海。地。項。止。約。上。早。甚。有
民。開。自。築。小。隄。每。歲。三。四。月。間。水。發。尚。小。若。此。隄。無
恙。則。麥。亦。有。秋。如。伏。秋。水。漲。至。有。發。缺。合。行。該。縣。掌
印。管。河。官。每。歲。冬。春。間。督。率。本。地。民。夫。或。量。撥。徭。夫
協。助。修。補。此。于。漕。河。固。無。損。益。而。于。民。生。亦。有。裨。補
矣。伏。乞。聖。裁。

高堰請勘疏

高堰

臣于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奉欽依行臣等遵奉
皇明經世編

家斷大工錄 高堰 卷之七 五

題准事理。採石築砌高家堰。忽聞泗州鄉官欲毀高
堰。投揭撫按衙門。且赴南都矣。隨覓視之。原任湖廣
參議常三省者。特具一揭。本官又與原任江西副使
李紀。朔州知州柳應聘。雖縣知縣高尚志。聯名一揭。
危詞悍語。不可殫述。而中間最所聳動人者。云。祖
陵松柏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竊之不勝駭汗。先該
臣于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舉等親詣祖陵
勘議。初乘庫船。一入陵東沙湖。則淺澗難進。復易小
舟。約行六七里。登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

里許。至廷尉墓。謁訖。當同各官間視得山基高阜。松
栢茂鬱。湖水僅及岡脚。隄根俱露乾地。當詢米宗唐
潛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本官回稱。至下馬橋邊。縣
水係是漲雨宣洩不及。趙縣各司道詳得。為今之計。
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闊。便洩雨水。前歲所築東南
隅石隄。較之內地反卑。無甚闊繫。又查得陵東嘉靖
二十一年。所築隄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築石隄。圯
裂甚多。內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委管隄工員役。侵
扣錢糧。所致。復行該道嚴查何官管理。應參應究。另
皇明經世編

家斷大工錄 高堰 卷之七 六

行呈。齊未報據其淹枯洗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
豈皆無目者耶。臣又于十月二十二日。復往泗州。躬
閱。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漲。光景頓殊。松柏
鬱然。籠雲蔽日。卽地濱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而
甞。外護沙高阜如故。臣回至該州。面詢知州秘自謙。
彼云。士夫何常親到陵上間視。止據小人相構之語。
遂形紙筆耳。竊竊臣與前在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
至之時。縣准水為害之大。高堰當復之內者。不知其
幾千萬人。而形之撫按之奏。廣臺省之條陳者。又不

知其幾了焉也臣到任之後旋而泗州備詢泗州水患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泗州水患爲甚也清口塞于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清口塞也臣應之曰是誠然矣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躍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作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遂斷然請于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浸成卽聞泗水清落臣猶未之信也據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揭稱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城淮河瀾漲漫衍令人憂焉今也皆爲平陸亢爽無復津浹但布種者卽嘉禾穰穰而泗州四外俱成乾灘淮山地中去隄岸十餘丈黃童白叟共曰十數年來未見不意今日復陷平地而職亦待罪地方既已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次誠未覩有光景如今日也臣觀此揭方快然自以爲得矣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聯

手朕足者逾年方成此工六陛下日俯納賢臣之言用石築堰以爲億萬年無虞之計矣二省幸甚微敗之忍乎哉今歲之水委果異常往歲止發一次今則再發往歲以數尺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末旬暴漲六月俱消七月中旬暴漲九月俱消卽三省揚中亦謂目今淮流少減遂謂祖陵無恙誠然矣然既解少減則消而復漲漲而復消乃水性必然之理卽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爲然也卽山陝河南皆然不獨徐邳爲然也有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常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大

平露堂

水三省等能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蘇浙通近滄海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聞承天顯陵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辯論卽以揚中最列之語爲皇上陳之案查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蒙請于祖陵東南西南三向豎築土隄以障泛溢該都御史劉天和接管勘得祖陵西北二向土岡聯屬承奠無虞其南面山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阻湖之水亦匯于此淮河自西而來去祖陵一十二里但遇夏秋水泛漲與前

項河湖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滄及固足。及下馬橋。過
今據區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尚至陵地共
高二丈三尺。一丈有餘。年來每歲水溢。求開衝決。事
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泗州志載。元知州韓
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
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
未抵固輓。項城中居民驚惧。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
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于石。以後
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惧云。又查得盱眙縣石刻。載邑
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連雨。六月水浸。泗
城官民咸避。用昭山泗州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
廬舍。民大驚駭。後宋淳祐咸淳。元大德。及我朝洪武
乙丑。永樂已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後人云。各
志石種碑在也。考之郡志。高堰爲漢陳登所築。而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其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無
高堰。萬曆元年。毋築。如其無也。則隆慶四年以前。高
堰未決。淮陽何以無水患乎。堽外護沙原。非人爲自
開闢以來有之者。卽志刻所載。歷朝大水。較之今歲。

不啻二倍。黃沙固無恙也。乃今達江。萬乎高堰。居淮
水之東。中間尚隔阜陵。泥墩。諸湖。淮水北出。出口則
直而順。出高堰。則逆而難。揚云高堰橫欄。直受使淮
流至此。紆回曲折。而不得直下。足未如高堰安頓。何
處可論水乎。又云萬曆以前。河淮于清口會合。通流
入海。惟自高堰一築之後。淮益弱。河益強。蕩激泥沙。
日累月積。此又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分而弱。
反謂之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及謂之弱。何其舛
乎。先任漕撫衙門。特因清口沙淤。築混江龍。以滾刷
之。畢竟無效。臣與江一麟。紀升清口。閱視。僅存一線。
人皆寒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次年二月。高
堰築而清口始闢。今反言之。列甚矣。三省又云。淮入
以此堰爲便。特田上耳。孰愈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
淮揚之民。流離轉徙。陷于死亡者。不知其數。無論已。
淮水東注。黃浦入淺。高寶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
阻梗運道。三省輩獨不聞乎。況雲梯關外。海口甚闊。
全賴淮黃二河。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
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塞。則下壅。上潰。黃河必決。

砌過石隄長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塞過大小決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四座每座長三十丈修建過新舊閘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欄河順水等壩十道建過涵洞二座減水閘四座潯過運河淤淺衣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渠二道裁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各隄高里酌量地形低昂隨宜增損自一丈二尺以至七八尺不等數目聽候勘官覈實外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縣爲害益由黃河惟恃隄隄而

明經世編

卷之六

河渠

主

中露室

被隄逼近河濱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北岸則決崔鎮季太等處南岸則決窩周營等處共百餘口而又從小河口自洋河灌入挾承垵諸湖之水越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以至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益悉成沮洳清口將爲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滌雲梯闢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

日就深廣今遙設營墩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真土膠泥分料堅實絕無往歲難沙虛糜之弊蜿蜒綿亘始如長山夾峙而河流于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覺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兼以歸仁一隄橫截于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不得南決泗州至于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宜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淹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河渠

主

中露室

不容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泰嘗考弘治以前張狄數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大行隄一道而張狄之思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今職等所築之遙隄即太行隄之別名耳况係真正淤土較之太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桃清一帶水爲遙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身愈深河岸愈峻而歲耗清之河膠不可撼今深且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曉有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

若分淮黃之流以臻。祖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憚然不顧。以全淮之力。出清口。則以爲塞中分淮水之力。則清口又以爲通。公乎。私乎。臣誠不知其何心也。

是明孝宗文廟卷之終

皇明福世編



卷之二

哀斷大王

高宗

王

平德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朱啟瑞迪震參閣

宸斷大工錄

潘季馴

議

治河節解

潘季馴

或有問於馴曰河有神乎馴應之曰有問者曰化不

可測之謂神河決而東神舍西矣河決而南神舍北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治河一 潘季馴

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馴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

性無分子東西無有分子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

欲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開年決者

必其流緩而沙壅是過賴在山之類也挽上而歸下

挽其所不欲而歸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

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聰明正直之

謂神豈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語決爲神者愚夫俗子

之言備臣慢吏推委之詞也問者曰彼言天者非與

馴曰治亂之機天實司之而天人未嘗不相須也堯

之時泛濫于中國天未厭亂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順之也如必以決委之天數既治則曰玄符効靈一切順天之使而人力無所施焉是堯可以無憂禹可以不治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不自白之也

或有問于馴曰宋歐陽修有云黃河已堦之故道自古難復而公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

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非常事者之確見也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治河二 潘季馴

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鮑子注鉅野後二十

餘歲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

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堦

於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

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漯曰淪汝漢

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

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

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

傳者恐人以掘爲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去壅塞也益

人地開闢之初，卽有百川匯流，原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人力，歲久堙淤，至禹治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堙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初掘一河也。吾人知議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件事無足論矣，卽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不可復，則徐邳久爲陸矣。國家藉此以通歲漕，漕不得不通，則河亦不得不復耳，乃以爲不可復，何哉？昔今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之三

所也，卽使便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潤百里，以至二百丈，深四五丈，以至六七丈，如故河乎？卽使能之，將置黃河于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于新故？故則淤新明不淤，駟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終言不足信也。

或有問於駟曰：派墊底商之說，何如？駟應之曰：河底甚深，派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于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于河水歸漕之後也。嘗考之呂梁洪志，內載宋臣蘇軾詩云：坐觀入市卷閘井，但見屋瓦留沙

痕，則彼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岸上屋矣。自宋及今，數百年間，墊而復堙，堙而復墊，者不知其幾矣。審旁決之時，水去沙旋，不得不高，若歸漕之後，則沙隨水刷，卒復能墊底乎？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議。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夫沙墊底高者，乃故道難復之根因，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之根因，故此說最爲膏肓之疾。若知水能攻沙，則故道何不可復之有？治河者最宜於此詳之。

或有問于駟曰：河以海爲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不可復淤，必須別尋一路，旁鑿海口之爲得也？駟應之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但以理度之，誠未知果作何狀，使能使其口之塞也，卽塞矣，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此管河官偶因促決河分，而爲是避罪之詞，而好事者遂騰之爲口談耳，不知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且海口寬者數里，窄者三四百丈，深皆七八丈，若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至此，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嘯嘯之不復塞乎？

卷之二

卷之三

決閘南高北下之說何如。馴應之曰。物之至平者莫如水。而其性之就下者亦莫如水。故黃河歷閘而山西。山西而河南。而徐。單以入于海。皆自北而南。自高而下。勢若建瓴。故其流甚駛。如使南之高于北也。孰能挽之。而使南也。又孰能使之急。而駛也。至于河失所集。故道之後。則自新集以至秦溝河底。老上難刷。不免中亢。又自河決崔家口之後。則北陳五河等處一段。爲亢亢黃河萬里一瀉至此。少阻下壅。上潰。誠爲可慮。馴是以有請復新集故道之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十卷堂

也。若論南北地形。則必無南高于北之說也。或有問于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見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見啼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自主逆水之性。以障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既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堤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于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瘡。久之成漏。湯

液旁出。不能下咽。譬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語。身且稿矣。何有于口。故河以海爲口。障旁決而使之歸于海者。王所以宜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障哉。弗之考耳。

或有問于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十卷堂

哉。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門諸四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正深一二尺矣。蓋佳埴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淤渠可容。且樹椿基礫在在。有之。運艘使倖內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爲運道。且運艘經行之地。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平挽。乃可令之由決乎。

或有問于馴曰。黃淮原爲二瀆。今合而爲一矣。而沁

此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爲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例如馴應之曰黃泥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濶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濬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姚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此疏而奪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家範大工錄 治河七 于務中

能避緩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爲逆河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之時止經郊縣孟津華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閭鄉起至歸德之廣城縣止凡經五府而去禹復三千餘年流日久之愈鬆水愈濁如之何可分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治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馴曰此法行于閩陝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爲沙壅尚可食乎然明誰當其可分

矣馴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決與黃隔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本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天長六合之民我非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寒帶之思耳至如高堰定議所載尚書吳桂芳語云鳳洲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爲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反挑去而不朝入大爲渠與家所忌誰敢任之此又弊繁之論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家範大工錄 治河八 于務中

不可忽也

或有問于馴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爲工若干日月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側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拘也問者曰昔

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馴以溜溜之中舟難維繫而如船之流遇坎復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于開河而非所論于黃河也

或有問于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兩河復流元以前無論矣即平江伯陳瑄築高堰之後幾二百年合流無恙至隆慶年間高堰決而後淮南遂爲水國尋復築之而淮楊無水患者逾年惜以錢糧缺乏所費僅六千餘金以致卑薄易潰而人遂有避黃之說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然固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卽濫今復合之濫將奈何馴曰水分則河身沙墊而淺淺則易濫故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河身沙刷而深深則能容故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濫于兩旁則必直衝于河底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馴不敢爲倭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卷之九

或有問于馴曰河旣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馴應之曰平時遠隄離水甚遠喫緊之防惟是

五月中旬至八月終耳善守之當不令決然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次卽能奪之決而不治

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延至二

三年間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擊者便欲棄故覓新懼者輒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

河而不至奪河哉今有遠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必不至如往時多決縱使偶有一決水退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塞還漕循軌可以日計何患哉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開紛更爲主決不足慮也

或有問于馴曰隄以遙言何也馴應之曰纔隄卽近

河潰束水太急怒濤滿漕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

或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雖保水不至隄

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

保也或曰然則纔可棄乎馴曰纔誠不能爲有無也宿遷而下原無纔隄未嘗爲通病也假令盡削纔隄伏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

岸失第已成之業不忍棄姑任之耳問者曰鑿不去則兩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鑿隄決入黃流何處宜洩馴曰逆隄兩頭原無壩阻且因高岡遇湖水處俱有斷頭上下相通非如愷箭周匝包裹也縱有積潦決水皆順隄直下仍歸大河如邳州清河二處恐水爲護城隄所隔或至壅漫則進上逆隄俱先後建有減水壩水從壩口宣泄入湖無傷也若讓隄內間有小民居住不無水淹之處馴已預行司道臨期諭民五月移居逆隄九月仍歸故址自可無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治河十

平露堂

或有問于馴曰逆隄之築是也而直河王古城一帶何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內有落馬侍丘等湖湖外高岡環繞乃天然逆隄也黃河暴發則灌入諸湖黃水清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趙叢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此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廠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處岸外卽係淮河來流勢能敵黃黃

鍾泛濫過淮卽止不能奪河故不築也

或有問于馴曰南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于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爲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泰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與河身等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高于岸二尺故止減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于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治河十

平露堂

人苦其停蓄注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宋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有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時及堰址泰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自淤者創其直達以免閘津壅詰往

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降洞東注，合白馬汜光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湖諸邑，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春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潯流西派，清口遂壅，而決水行地，而宜洩不及，清水之下，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酒間亦成巨浸矣。故此舉爲兩河開浚不止，爲淮河慶防也。馴初至淮安，議者咸謂壅必不可築，且欲增濬以暢下流，俾無積潦。馴曰：良工苦心矣，然堰土堅非春鍊同濟，第令泗水爲之乎？亦將庠水令涸而後春播之也，如可涸也，烏用復濬爲也？馴第詢之鳳泗之水畜于高堰未決之前，予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清也，清口塞于高堰未決之前，予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而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銳意董諸臣策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開，七月，隄功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月，河水大退，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河

平

之水盡已歸清，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始開高堰之當築矣。問者曰：然則今歲五月間，河水何復漲也？馴曰：淮水發源于河南之桐柏山，經鳳陽以至泗州，南阜相夾，紆盤曲折，故至泗則洩導之咽喉之阻，湯飲驟王谷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每歲伏秋不免一漲，雨多則洪，雨少則殺，其理然也。蓋人力能使水之不蓄而不能使水之不漲，能使漲之不久而不能使天之不雨也。故五月二十日告漲，二十三日即告潰，逾月而水去七尺矣。且當類雨之時，天若久霽，泗可立待，此非高堰之明驗與？此堰爲河南第一關鎖，馴故不厭煩瑣而喋喋白之。

或有問于馴曰：淮水暴漲，每歲不免，然得無患及陵寢乎？馴應之曰：陵寢鎮壘，號秀爲我，因家萬年根本之地，誠不可不慮也。然有不必慮者，查得嘉靖十二年間，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裳，高下祖陵東南西南三向，量築土隄，以障泛濫，嘉靖十三年，其前任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接督，勘得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西北二向土岡，臨水，水莫能虞，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河

平

南面山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二里，惟東南岡勢止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俱入于汴河，但遇夏秋澁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潮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遇連會合，則或滄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堦陛，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東西三面量築土隄一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治河五

平露堂

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水左右築隄，則西來龍交錯盤紆北去。玄宮土壤密邇，板築震驚，錐斧掘伐，關繫匪細，欲自陵前平地築隄，則積水常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繫，近有所妨，欲東自直河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工力雖多，誠不敢惜，但恐此隄一成，汴河一時泛漲之水，雖少能障蔽旁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爲可憂者矣。又據匠役王良等呈得自淮河見流水而至岸地，比水高七

尺，自河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其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開，衝失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間工部題覆漕運都御史王果河道侍郎郭持平等議，將黃河于野鷄岡上流李幫高等口開挑支河三道，借引水利，又捲婦築壩一道，通水東注，以濟二洪，以殺南奔之勢，其泗州祖陵再築壩垣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重築土隄，并填實李家溝，別引龍子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治河五

平露堂

浸水入漕，各于風水有礙，俱應停止，惟于祖陵東面出水之地，築隄爲圍，因時啟閉，又於白塔王墳正南與東西前半段增築石隄，補栽荆柳等項，爲宜題奉。欽依舉行。訖當時慎重。陵工未敢輕動，固如此也。及照比時黃河正出渦河，挾淮爲患，以故劉都御史勸議有漲至陵門百年一見之言。若今黃河北出徐州，惟淮河一瀆，從泗州經流，則縱有異常之水，亦無漲及陵門者矣。故向來謂陵寢可虞者，乃指壽春王墳而言。此時卽議包砌石隄，栽柳深

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子况膠河去河尚遠若
加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
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勢必漲勢必漫人可不治
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
不貲其可再乎知此則海運之議亦可類推矣查
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節奉 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
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爲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
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卽所
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治河九

小卷

戰王言可爲萬世著鑑別又何容復贅聞者曰夏
鎮新河非別濤一道乎馴日此河僅于開河中直截
一段至營城仍歸原河出茶城仍與黃會此與三沽
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于不治也而萬
曆五年黃河暴漲水幾入市今幸河從南徙出小浮
橋而泰溝飛雲橋皆涵耳不然新河未必可保也况
地形稍亢北阻開河之水不得直下濟寧一帶既有
淹浸之苦東阻滕縣獨山呂孟諸湖西積全鄉魚鹽
之產中蓄沛縣昭陽之流而數邑之民悉在田業其

多日以求復流河紛紛告援尚可謂其誠乎
或有問于馴日濬睢河以爲通運旁有一道且可殺
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
受浚儀縣汶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
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
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
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
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
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治河九

小卷

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
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
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蓋因河決
河南之全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
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
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水城縣一帶俱成
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
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爲平陸耳均一湖流也在徐
邳人河則淤在宿復之小河則不淤北又不可曉也

況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挑清爲寨，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潤湖一帶，使駛從九里溝出，小浮橋、何徐、邱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徑行于樹柢基礮之間，必至觸礙與內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夷就險爲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或有問于馴曰：茶城之淺何如？馴應之曰：茶城爲清黃交接處，所黃強清弱，故黃發必倒灌，茶城與漕水相依，漲傳而溢，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則漕水隨之而出，漲隨水刷，仍復故渠，亦勢所必至者。但勿令漕水中潰耳。若因船隻少阻，輒加疏濬，徒費財力，無益也。此在直河、小河口，凡係清黃相接處，皆然。不獨茶城也。然則清口何以不淤？馴曰：淮水決高堰而東也，清口淤者數年，高堰既塞，以全淮之水出清口，勢能敵黃，故不淤耳。而清口而上，則淮與范家泥墩、阜陵

洪、澤諸湖匯爲巨浸，水聚則深，散則淺，不能與清口同。黃水發于淮，水未發之前，或既發之後，潮流漫溢，湖中亦有停淺，黃落淮汎，仍復故體，亦不足慮也。然則黃河昔由大小溝溝，雖有淺灘，僅二三里，亦不至如茶城斷流何也？馴曰：此更有故。黃河內濶，溝時漕河自沛縣三沽而下，勢若建瓴，能與黃敵，故淤淺而近今夏鎮中凡自夏鎮而南者皆濬而溢之水也，勢不敵黃，故黃能深入而問至斷流耳。議者欲復舊河，此非其一端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或有問于馴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而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真，內甯水開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甯水，開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

田所丁之水而局而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閘座宜借此塘以障之則此水皆從楊鐵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漸高亢之田于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爲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隄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爲處分芻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隄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尚可緩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河

下

或有問于馴曰禹以治河解神而自夏及商僅五百餘年耳而盤庚遂有播遷之患至周定王五年以後則或南或北遷徙不常而公欲以區區隄壩之工遂爲長久之策乎且自河南而上秦晉之間何嘗有隄哉任之而已馴應之曰成功不難守成爲難使禹之成業世世守之盤庚不必遷也周定王以後河不必

南徙也人亡歲久王遊炮而文獻無徵故築堤而意見難出又何怪乎河之無常也至于秦晉之間則更有說山多土堅水難峭也地亢而曠運不資也河南爲城郭所拘徐祁爲運道所藉隄而束之勢不得已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歲遠人亡道謀滋起馴不得而知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河

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唐同伯少伯恭校

宸斷大工錄

修守事宜

潘季馴

築隄 修守

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二三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齒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難守仍勘隄址虛實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修守事宜 卷之四

一

如有浮沙量行掘槽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分杵二三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不堪分杵須令各夫輪番踴躍俾結成一塊稍乾更加分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或間一掘試隄式貴坡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隄工費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爲一方計四工上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分上遠者四分如隄根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

論方之法也如幫隄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闊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算

一塞决

凡隄初决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聚官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干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即于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果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此謂絕頭裹也如又不住即于上首築逼水大壩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築工月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修守事宜 卷之四

二

如用大埽長五丈高六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銀二釐該銀一兩二錢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價銀一分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梢以葦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價銀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椿木五根每根銀一錢該銀五錢柳頭滾肚繩四條共用銀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五釐該銀一兩二錢五分每

大埤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五兩九錢五分，挑土大工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埤并土牛工料以次遞減。

一築順水埤

順水埤之設，專為吃緊迎溜處，所如本隄水刷淘湧，雖有邊埤難以久恃，必須將本埤上首築順水埤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埤可通本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隄俱固矣。安埤之法，土水兩邊埤宜出，將埤頭埤藏入在內，下水埤宜退藏，入裏頭埤，底水不得揭動埤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修葺事宜

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埤兩面兩邊，每邊用埤二行，裏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埤三層，共計用中埤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梢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發椿共用椿木四根，人夫二百五十工，共用捲埤隄夫四百五十工，運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梢或草一十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

十一兩六錢，椿木七十一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絕十四條，每條重四十斤，共用柴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四錢，約共該銀六十兩，如無柳梢，以葦代之，一下護根乾埤。

凡隄係掃灣須預下乾埤，以衛隄根，此埤須土多料少，發椿必用長壯，入地尺餘，底不坍塌。

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埤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該銀三錢二分，柳梢四十束，該銀四錢，草繩二十套，該銀六錢，椿木三根，該銀三錢，並用柴作行絕，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修葺事宜

隄夫二十工，不議工食，每埤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一兩六錢二分。

一造滾水石埤

滾水石埤，為伏秋水發急溜，恐勢大漫隄，設此分殺水勢，稍消即埤正溜，故建埤必擇要害單窪之處，堅實地基，先下地釘椿，鋪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格樑鐵格縫，方鋪底石，疊砌鴈翅，宜長宜峻，水宜長迎水，宜短俱用立石欄門，格發聲，此地釘椿須割鷹架，用懸鐵釘下，石縫須用糯米和灰砌縫，使水不入。

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闊五尺、跌水石闊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橋龍骨木鐵錠鐵銷、炭木炭石灰糯米藤藤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俵石搬料大船并官夫廩糧上食臨期酌給。

一建石閘

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即中乾、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五
方下地釘椿、將椿頭錘平、槓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麻綫過方砌底石、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欄門橋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欄門橋八行、如地平板鋪完、上過半矣、自金門起兩而壘砌完、方鋪海漫鴈翅。

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鴈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開底海漫、欄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石四千丈、并錢錠錢銷鐵錫天橋環地釘橋龍骨木地平板萬年坊石板絞閘閘耳。

絞轆托橋木石灰香油藤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

建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椿砌石、水多則建三孔、少止一孔。

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立石牆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并地釘椿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缸壩

先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將灌水其上、令軟滑不傷缸、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鰲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窩二、貫以絞閘木、繫篋鐵于缸、縛于軸、挑絞閘木環軸而推之。

一挑河

凡掘河而宜闊底宜深如鑿底樣底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隄須將上運土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

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大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掘淤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開河偶淺急疏之法

凡開河淺處如小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處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田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不多或排板鋪下泥內通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杓葉均撈浚必不得已則用簕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栽柳護隄

柳櫟柳條須相兼栽植柳櫟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尺出地二三寸緊靠堤根密栽俾枝葉搪禦風浪柳條須相距五尺許栽一株既可擇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葺柱俱宜于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

須時常疏濬柳條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啃

一栽麥葦草于護隄

凡隄臨水者須于隄下密栽蘆葦或麥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繩鎖爲浮數尺然後栽入引闊丈許將來苗茁愈蕃即有風不能鼓浪此獲臨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採草于來春初稍鋪覆密種則雖雨淋不能剝土矣

一伏秋修守

四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伏秋修守

八

一日晝防是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掃灣處所未免刷損若不卽行修補則掃灣之隄愈漸坍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壩聽用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于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

二日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工盡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惡寅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五五更牌向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

縣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舖即差人挨查係何舖稽遲卽時拏究俾舖倣此更牌不斷人行庶可無誤巡守是爲夜防

三日風防水發之時多有風猛浪闊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于微久則坍塌潰決矣須督更人細扎龍尾小輪擺列更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埠用繩椿懸繫附隄水面綴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範是爲風防

四日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

皇明經世編

家範大工錄

卷之四

九

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舖舍暫避隄岸倘有剽掠何人看視須督各舖夫役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堤面擺立時時巡視方無疎虞是爲雨防

二守

一日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舖一座每舖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于隄面之上共搭一窩舖仍置燈籠一

箇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嚴防守無頃刻懈怠而隄岸可保無虞

二日民守每舖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大湖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于附近臨隄鄉村每舖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舖夫併力協守水一落卽省放回家輩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皇明經世編

家範大工錄

卷之四

十

一豎旗竿燈籠以示防守各舖相離頗遠倘一舖有警別舖不聞有誤救護須令隄老每舖豎立旗竿一根黃旗一面上書某字舖三字燈籠一箇書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鐘一面以便轉報一舖有警鳴鐘爲號臨舖夫七按次傳報各舖夫七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卽時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一冬春預備每歲秋冬初修守局暇卽督夫採草十餘日每日限以束數每束限以斤數大約五斤一

東者勿夫日可採五斗餘水採完即運置近閘高阜處所上下益墊但須如法不令山淋水泡以致朽爛仍責成的當人役看守管河司道以此深管河官之勤惰焉如此則數年隨取隨足不必旋買如採魚百萬斗便可省銀一千兩其椿椿等項俱宜于冬春間估計訂盡預發官銀督各州縣差人收買運置各廠其初買必報所差之人買完必報所買之數庶護埽順壩等工不致臨時缺乏脫有不測而物料既充且冬可采此河道第一吃緊工夫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上

一水汛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又長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汛雨積川流俱集波瀾盛長謂之桃水春末燕著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晚麥結秀擇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涼山窮谷水孕脫洋逮乎盛夏消釋力盡而沃蕩山石水帶懸脫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之水謂之鑿山水七月殺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蘆華謂之荻蘆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

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靠流乘寒復結謂之威凌水此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皆當督夫巡守而伏秋水勢最盛非他時比故防者晝夜不可少懈云

河防要害

淮北

一碭山舊隄原因傍隄取土以致隄根成河每上河劉省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撞幾隄室此不支今衆此隄于不用而另幫近年所築月隄已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上

得策文慮纔隄决則月隄亦危且碭居豐沛上游碭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則堂輿隨之故復仿黃河順水壩之意于單碭接界處築斜壩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而下大河不得迫隄隄以危月隄今歲已有明効矣後之守碭隄者宜加意此壩冬春撥夫幫埽伏秋倍夫防守此係全碭豐沛一帶隄防關鍵也

一豐縣邵家大壩乃斷截本溝舊路最爲吃緊蓋河出小浮橋則能刷洪以深河若復出秦溝則原非故

道河底甚淺其所注泥沙并下流河身俱淤塞矣往
轍昭然可鑒也此壩今已倍幫又接長數百丈每歲
宜稍測徐北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方錢糧
有餘再于華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河
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但壩須大斜向東南勿令
挽水乃可經久姑載之以俟將來

一茶城濁河一帶每歲黃水大發輒有倒灌之淤益
往時開河出三沽泉水陡峻有凌軼黃水之勢故黃
水不能灌入今夏經新河地亢阻泉水不得直下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務

濟寧十二關半浸水中泉水之力既弱故黃水得鼓
其餘勇而灌入焉雖淤淺不過數日開水而後衝開
然咽喉之地豈容頃刻梗阻除三年兩挑之法宜酌
量常舉外每歲黃水將發之期須仰調大密築丁頭
大馬車清水急衝之其河渠散漫處并于水中織築
小大堤束河使狹則水亦增深船可無滯雖似便宜
之法已成或修之工若再濬通三沽舊河以洩全鄉
魚臺等處之水則又增清水衝刷之力而淤淺之患
可祛矣此工宜與東省協圖焉

一徐州之旁村牛車下梨林鋪李家井電壁之雙港
曲頭集樛化灣雖寧之馬家淺王家口白浪淺何字
鎮邵州之楚頭灣張林鋪沙坊等處皆係掃灣急溜
先牛屨經衝决最為要害每歲冬春開務及時詳加
勘議應護端者急護應順端者急築若水既發則難
施工矣水發之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
時巡閱湖濱河田地每利于黃河出岸淤填肥美奸
民往往盜決盜步既掃溜止須掘一蟻穴而數十丈
立潰矣凡此等處夜防尤不可懈識之慎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務

一靖仁集新隄所以捍禦黃水雖水洶水使不得南
射泗洲并攻高堰而又退離水洶水使之併入黃河
益助衝刺關係最為重大每歲三月間即當撥洪夫
二百餘名協同本隄夫併力修護以下宜密栽茭柳
以禦風波其水浸隄根稍深處即預下淺埽一二層
格色欹朽者務逐一掃換填築內四鋪以至九鋪尤
為危險工宜倍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椿絲繩草分貯
各舖及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隄以便督率然其案
籍則又在小河口之通雲蓋小河通則離水徑入黃

河而歸仁之水減乎其淹溺則又在敗車時見離一帶之險益此堤高厚堅固則雖水不能沒入埽子等湖而小湖常通矣故上自高阜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隄或加修守且密栽菱葦以護之益修守此隄即所以修守歸仁也况小河常通則臺雖宿遷積水得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潮險而小民便于販易為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加意焉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子錄 河防要旨 五

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洩淤諸山之水連上因黃河壅高直河遂塞諸山水俱壅避由落馬湖以出大河水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浩淼則風帆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販之利已也今已開復通行矣但邇來開家集等口乃原迤落馬湖故道近築長隄越水此隄之堅暇乃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堤自防守不令復出落馬湖康直河可保不淤也此

與故車將隄之隄同一開板不可不知

一歲饑寒中居民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居高阜

緩隄通水必難特以為安若水至而後避則無及矣此亦徙民當水衝者之遺意也即小民安土重遷亦須諭以四月暫移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秋河道即嚴行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久之而民知遙隄之奸皆樂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

淮南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子錄 河防要旨 六

一歲防高堰高堰為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官夫既設每歲伏秋又益以營兵四百名善地分守隨汕隨草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每歲冬春間須于替板之內劃漕一道貼席二層緊割草牛排席密護毋使芟須漏縫然後實土堅夯則是以前板席片護草牛以草牛護土浪窩何從得來至于密植板柳菱葦以為外護須于小落即種庶免淹沒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中間三千丈已議楚石工成之後其夫可撤也

一歲防湖隄諸湖隄岸見議如幫高厚且多減水關

等節之水似可無虞矣但如今歲霖潦彌月山水併發則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也查得沙嘴并芒稻白塔

二河俱可洩水，但當事者因慮私販鹽徒潛通間道，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壩？寒隆冬春，初夏任從築壩，入何伏，卽處警諸壩，河心密布格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俱低諸壩，體開放，開口棚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

一歲防清江浦外河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線之隄，最爲吃緊，況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射東，勢甚湍急，然掃灣迎溜之處，不過一百五十丈，今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水可謂異常，止是捲築雞嘴六道，每道相去二三十丈，不守阻，隔水流復于雞嘴中間捲掃護岸，卽可支拄，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若于冬春之間捲築大壩，藉護老隄，埽外深下密椿，內用雨笆，兩端以護埽，亦如歲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合用人大查有本浦牙行原編夫役專聽本隄興作，免其別處差撥，日可足用，其餘椿草所費不多，措辦自易，至于用石甃砌，以爲永久之計，則俟工力少裕爲之可也，雞嘴卽順水壩之俗名。

一議守西橋壩，淮郡西里許，地名西橋，界于內外河之間，淮黃合流從西直射，勢漸內徙，民甚危之，然長不滿二十丈，今議歲守之法，每冬春間預先多備物料，治河深下密椿，貼以芭蓆，中實以埽，責令能幹義民官一員，候秋晝夜防守，時時偵探，折則加損，則易，大略與防守清江浦外河相同，今歲以此法守之，居民晏然，更于此壩之上捲築順水壩一座，以殺洶湍，尤易爲守，舍此更無法矣。

一議守徐家壩，清河而下黃淮二漕交流，注海，越五十里，一大折于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徐家壩，其衝激怒號之勢，無異西橋，前此治者屢壩屢壞，爲與水爭尺寸耳，今議棄舊址，只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激，外護格壩，用實某事，官功倍，民得策也，每歲修守，預備物料，倣西橋議爲之，伏秋將屆，專員山陽令督管河主簿，不時巡視，少有圯壞，輒先經理，年復如斯，斯永賴也。

一議守八淺隄，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卽所謂八淺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

筑而下毋擇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决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亦能與水角力哉暖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仍于河之南北截斷二道暫令逆轍越湖而行隄壩成則水淺正央清水不流抹上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乃所以塞東决也但東决雖東西隄終不可棄必宜歲加修築仍密植蘆柳菱草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自固矣此當于冬初預行實應縣掌印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家斷大工錄
河防卷

九

河官料理可也

一嚴關禁河口諸關之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宜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致盈漕井惟清江板關一帶隄岸易守而實應諸湖亦殺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法井嚴不可如啓通濟關則福清二關必不可啓啓清江關則福通二關必不可啓啓福興關則清通二關必不可啓單日放進寶月放出清漕方放板後卽閉入伏卽于通濟關外填築軟壩秋抄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准

事例行之其于河道關係不小也

一歲守淮城北岸遙隄查得清江浦起由柳浦灣至高嶺止共隄一萬六千四百餘丈乃淮安城北外捍殊爲吃緊雖經設有隄夫但因高嶺逼近淮河失秋修防甚急各夫俱爲占用而北隄之守較之高嶺難易迥別故議自清江浦起至新城小北門外爲第一段自小北門起至北關止爲第二段自北關起至高嶺止爲第三段各委能幹議官一員率夫十名如有汕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損動卽于隄內有產之家量起夫役相幫修築仍須預備椿草繩索之類各安置要害處所以待不時之需每歲冬春之交卽預行申飭山陽縣掌印官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家斷大工錄
河防卷

十

一歲守通濟關外大壩舊通濟關逼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隄岸尤爲難守今移關于甘羅城旁咬河于西南隅而于舊關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于度外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吃緊萬一傾圯則新河與舊河之水併滲入關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

義民官撥夫十餘名量備椿草守之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進東南頭直接泰山築限一道併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岬一帶隄岸俱不須守而隄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力稍暇卽宜圖之

一防清口淤溢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旬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不爲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于清河縣南岸築隄一段以防其夾蓋爲此也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必須每歲督令清河縣責差的當員役看守如遇塌損卽便修築可也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酒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夾須嚴防之

河道會勘河工疏

附會勘河工

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臣等惟黃河

爲患自昔治之鮮有餘成功者頃又甚而奪淮以致淮揚之間民遭胥溺其仰屋哀求亦孔殷矣河臣潘季馴等乃能殫智畢力全使兩河順軌上有濟于運道下有裨于民生誠曠世一殊勛也工已報竣奏應差官查勘明白其本回奉等因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聖旨是着尹瑾上緊去欽此竊該本部役題前因會同彼處巡按御史查照原題事理將後開工程逐一查勘果否做定及有無堅實築樑有無虛冒勸明徑自具奏等因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時成夙夜兢惕殫心竭力以圖殫殫所勘隄壩慮其長短之異數也爲長縱以計其丈尺慮其厚薄之異制也爲橫竿垂線以計其底面慮其泥沙之異土也試之鋤鍬以驗其純雜慮其堅鬆之異工也試之鎗錐以驗其虛實隄堰以上真件實爲上壩開以石塊堅厚爲工卽自淮北地方勘得管理中河工部郎中余毅中督率甯甯州縣同知等官王瑛等原分上程自古城起至閘王廟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八千六百八十九丈二寸俱根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安順大工錄
合勘河工

三

六丈底闊二丈高一丈至九尺不等築塞崔鎖大
決口一處及劉真苔廟等決口共三十六處丈量
長四百六十一丈五寸古城堰口隄一道丈量長
三百六十丈崔鎮城水關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
長二十丈三山頭遙隄一道量長二千四百二十
八丈三尺五寸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六尺高八
九尺不等馬廠坡遙隄一道丈量長七百四十六
丈根闊七丈至五丈不等頂闊三丈高一丈至八
尺不等各隄栽過隄柳數計一十六萬一千六百
株共用過銀四萬八千七百五十九兩九錢七分
七釐三毫米一萬四千一百七十六石九斗七升
二合又勘得海防兵備兼管河道叅政龔大器督
率府州縣通判等官宋守中等原分工程自呂梁
山麓谷山頭起至直河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九千
四百六十四丈一尺俱根闊六丈至五丈不等頂
闊二丈至一丈五六尺不等高九尺至七八尺不
等谷山并匙頭灣涵洞各一座三山遙隄一道丈
量長一千三百九十一丈八尺俱根闊四丈頂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安順大工錄
合勘河工

高

一丈四五尺不等高八尺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五
萬二千株共用過銀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五
錢五分六釐六毫八絲米四千三百三十三石
又勘得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叅政游季勳督率府衛
州縣同知等官蔡珩等原分工程自賓老穀堆起
至象山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七丈二尺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九尺徐昇鎮
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三山遙
隄一道丈量長二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六寸俱
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六尺高九尺并順水壩一道
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一十五萬一千六百株共用
過銀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兩八錢一分四毫一
絲米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一斗二升八合又勘得
水利道副使張純督率府州縣同知等官樊克宅
等原分工程自桃源縣閘王廟起至清河縣護城
隄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九千七百二十一丈俱根
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至八九尺不等塞完張
泗冲等決口一十八處丈量共長二百一十一丈

季太三義二鎮減水石壩二座各壩身連馬題俱長三十丈三山遙隄一道丈量長二千五百四十九丈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五寸高八尺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五萬三千株其用過銀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三兩九錢四分九釐八毫米一萬四千三百一十八石一斗五升又勘得領州兵備兼管河道倉庫朱東光督率府衛州縣通判等官李光前等原分工程自象山起至果字鋪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六千九百三十六丈七尺俱根闊九丈至六丈六尺不等頂闊二丈一尺高一丈至八尺不等果字鋪起至李字鋪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八百四十八丈六尺俱根闊六丈六尺頂闊二丈一尺高八尺九尺不等端仁集遙隄一道丈量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根闊六丈至四丈五丈不等頂闊三丈至一丈不等高一丈二尺至八尺九尺不等內填塞决口四十七處丈量長三百四十九丈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三十萬株共用過銀七萬四百一十三兩一錢五分六釐七毫米二萬五千四百一

十八石九十二升復至淮南地方又勘得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張輿督率府衛州縣同知等官鄭國彥等原分工程尚家堰築隄一道丈量長一萬八百七十八丈俱根闊一十五丈至八丈六尺不等頂闊六丈至二丈高一丈二尺至一丈二尺不等內二千四百丈俱係椿板廂築塞大瀾漾洋湯恩等决口三十三處丈量長一千一百一十八丈築塞朱家决口一處及築月壩一道丈量長八十丈本口直隄一道丈量長一十四丈閉塞天妃壩一座幫築趙家口迤西兩岸堤二道丈量長六百七十四丈俱根闊二丈至一丈頂闊二丈至一丈高一丈至八尺不等修建禮字壩智字壩各一座天妃壩一座開過出關河口自甘羅城起至淮河止丈量長二百一十三丈底闊四丈面闊六丈深一丈兩岸築隄二道丈量長四百二十六丈根闊十丈頂闊二丈高一丈築塞黃浦大决口一處南北攔河壩二道丈量長四十五丈根闊一丈頂闊十丈高二丈填築正口連土隄一道丈量長九十四丈

自水底至頂高二丈八尺根闊一十三丈頂闊四丈三尺較建通濟閘一座并攔閘河一道各隄共裁過民柳數計六萬株共用過銀八萬八千九百七十七兩一錢五分一釐四毫七絲一忽米六千五百一十石一升五合內高家壩閘北武家墩閘南越城集二處上隄根底丈量共長五千七百七十四丈一尺查係去住水利道僉事楊化先行興築計用過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兩一錢一分六釐六毫五絲又查得清江廠工部主事陳瑛督率都司等官俞尚志等原分工程自清江浦起修築南北兩岸河隄丈量長三千三百九丈八尺俱根闊一丈二尺頂闊八尺五寸高三尺五寸築塞鄰家夾口一處丈量長六十七丈并加隄一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底闊二丈五尺頂闊九尺共用過銀三千二百四十九兩六錢二分九釐米五十石又勘得水利道副使張純督率府州縣同知等官劉順之等原分工程自淮安新城北修築舊隄起及清江浦至柳浦灣止丈量長九千八

百五十一丈幫闊二丈一丈五尺至一丈不等高四尺至二尺不等又自柳浦灣起至高嶺止新隄一道丈量長六千五百四十六丈俱根闊四丈五尺頂闊一丈五尺高六尺西橋壩一座丈量長一十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築塞八淺夾口一處丈量長八十五丈六尺下加上隄根闊七八丈不等頂闊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用石包砌高一丈五六尺不等石隄兩頭接築土隄二道丈量長一百五十丈俱根闊三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南北攔河壩二道丈量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丈量長二百四十一丈俱根闊五六丈不等頂闊一丈二四尺不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各隄裁過民柳數計五萬四千株共用過銀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五分二釐九毫米一萬六千二百五十石三斗一升二合又勘得柳浦灣舊隄頭起接連新隄一道丈量長九百七丈底闊四丈五尺至三丈四尺頂闊一丈二尺至一丈不等俱高六尺查係原

任副使今致仕章壽所築用過銀四千二百三十
七兩六錢三分五釐米二千八百九十三石五十
七升又勘得營田道僉事史邦直督率府衛州縣
通判等官王開等原分工程修築寶應湖土隄一
道丈量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俱根闊五丈頂闊
三丈高一丈六七寸不等內用石塊包砌三千三
百七十四丈九尺除修補石塊舊隄一千八百八
十三丈一尺外新砌石隄實計一千四百九十一
丈八尺俱根闊五尺頂闊二尺高一丈四五尺不
等上加工西面三尺東面四五尺不等用椿笆廂
護一千一百一十七丈一尺修築水閘四座共
用過銀三萬七千四百九兩七錢三分二釐六毫
三絲米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三十一升六合
又勘得揚州府知府虞德輝督率府州縣通判等
官郭紹等原分工程自揚州高廟起至儀真縣東
關止挑濬過濬淺河道丈量長一萬一千五百六
十三丈五尺挑濬五尺至二三尺不等闊一十四
丈至八丈不等共用過銀一萬三千九百二兩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會勘河工

无

錢五分二釐五毫五忽又勘得淮安府知府宋伯
華督率府衛州縣同知等官劉順之等原分工程
改建福興閘一座修建清江閘一座各砌石塊丈
量共計二千二百九十二丈三尺旁開月河一遺
丈量長九十三丈南北欄河壩二道丈量長三十
五丈閘下兩壩并月河隄丈量長一百二十四丈
俱有椿笆廂護共用過銀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兩九錢九分九釐六毫六絲三忽米一千五百九
十三石一十四升九合總計兩河之工築過土堤
共長一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二尺一寸石隄
長一千五百七十七丈四尺塞過大小央口共一
百三十九處建過城水石壩四座共長一百二十
丈修建過新舊閘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欄河順水
等壩十道建過涵洞二座城水閘四座濬過運河
淤淺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渠
二道裁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及原任副
使章時鸞先築過上隄九百七丈各工共用銀四
十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五兩七錢一分七厘九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會勘河工

无

皇明經世編

家範大上錄

會勘河工

主

米一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三石五斗六升二合，每石原議折銀五錢，該折銀六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兩七錢八分一釐，通共銀五十六萬六百三十七兩四錢九分一釐七毫九忽，該臣等逐一親歷躬自查勘，覈堰決口，皆係真土築塞，加以分料椿實，石隄開壩，俱係平廣厚石，縱以鐵錠脂鈴，隄堰之設，且若長城，壩閘之堅，屹如磐石，委爲堅固，足堪捍禦，河家淤淺，挑挖深闊，艇隻通行，實裨轉運，爰查先後題議工程，竝無疎漏，通將所用錢糧，行委廣州府同知孫化龍、淮安府推官王國祚，對卷稽覈，查得先該原任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吳桂芳、楊議該工部覆請，准發南京戶兵二部糧剩馬價銀二十萬兩，截留漕米八萬石，加耗米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九石一千七百三十二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折銀五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兩五錢八分六釐六毫，後該總理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會同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江一麟，議題該戶工二部覆議，題請准發該折糧料銀五十九萬八

皇明經世編

家範大上錄

會勘河工

主

千三百二十三兩二錢二分六釐，除應蘇松等府被災題准告徵，酌減派銀一萬八千二十八兩八錢二分九釐，通共銀五十八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兩三錢九分六釐六毫二絲，南京事例銀五萬兩，因例已停止，解銀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兩，續該戶部題准掣回銀三千六百三十兩，解還太倉覈實，該銀二萬五千五百六十兩，巡撫衙門議開支河銀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內除支河停開未支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實該銀一萬兩，巡漕御史陳世寶奏，借漕米，該戶部覆題，准留五萬五千石，加耗米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四石六十，每石折銀五錢，共折該銀三萬六千五百三十七兩三錢，議將河工銀兩補還淮安府，積出法馬羨餘銀二千三百一十三兩四分五釐，以上七項銀米，通共該銀九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兩三錢二分八釐二毫二絲，內除解還太倉漕米價銀三萬六千五百三十七兩三錢，并萬曆六年七年各工歲修用過銀六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兩八錢三分一釐一

毫四絲米六千九十八石二十六升折該銀三千
四十九兩一錢三分及儀興開挑便河先用過銀
一千一百九兩七錢四分九釐三毫二絲俱聽河
漕衙門年終奏報外實該銀米共銀八十萬二千
八百四十五兩三錢一分七釐七毫七絲除大工
用過前項銀米外實該剩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
六兩八錢五分四毫六絲一忽米四萬五千一石
九斗五升一合四勺折該銀二萬二千五百兩九
錢七分五釐六毫通共剩銀二十四萬二千二百
七兩八錢二分六釐六絲一忽見在淮安府并各
州縣倉庫收貯臣等仍吊取卷簿親自覈實俱無
虛冒伏乞敕下工部再加查覈並將効勞官員破
格優叙謹題請 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會勘工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九

華亭

徐宇遠開公 宋徵璧尚本
陳子龍卧子 李 安舒章 選輯

嚴 嶠鏡子恭閣

陳恭介公奏疏

疏

陳有年

議覆成國公朱希忠卹典疏

成國進封

查得諸司職掌凡功臣歿後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公封三代者照依進贈封爵一體進封其襲爵子

皇明經世編

陳恭介公奏疏

卷之一

成國進封

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爵查得正德十年

該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張欽奏稱故父英國公張

懋歷事五朝隨同討獲逆賊曹欽及提督操練効

勞乞要追封王爵該本部議得張懋前項俱係本等

職分似難進封題奉 武宗皇帝 聖旨還會官議

了來說欽此隨該本部會同中府掌府事成國公朱

輔等議得諸司職掌所載係 聖祖定制萬世所當

遵宗別難議擬其題奉 旨再經本部會同議得張

懋於例不該進封題奉 武宗皇帝 聖旨還准追

封王爵其餘的罷欽此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後府都

督朱希忠奏乞已故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

忠卹典乞要比照英國公張懋事例進封王爵一節

爲照世爵進封以軍功爲主其載 令甲至於歿後

封王朝廷名器於斯爲極尤當慎重國家二百餘

年非軍功而王者止張懋一人耳然當張欽陳乞本

部具覆初議已爲不可及兩奉 旨會議舉朝持議

以爲不可最後奉 特旨進封非可爲例今成國公

朱希忠襲爵垂四十年事我 世宗皇帝則冠蹕督

皇明經世編

陳恭介公奏疏

卷之一

成國進封

營効有勩勞建事我 穆宗皇帝暨叨戴我 皇上

登極皆恪恭厥職平生忠謹固足爲多但不遇際遇

熙時效臣子職分之常未嘗勒奇偉於邊疆投難鉅

於戎馬生前被寵已足酬勞歿後論功難難優異所

擇進封王爵揆之於例實非所應臣等未敢輕議伏

候 聖裁

爲欽奉 聖旨事疏

乞免難成 姚造

據江西布政使司呈奉臣等案驗清查燒造 上用

瓷器內有難成器皿具數詳報以憑會 題等因行

據饒州府知府劉會喬呈稱查得原奉 欽降式樣并單開燒造瓷磚共九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個副對面坐枝口把內除各項運解進及節奉 明旨停免裁減外尚有燒造難成鮮紅硃砂古盤大紅魚盤紅五龍靶鐘紅魚酒盞年久失傳大玲瓏方圓手盆面徑闊大鼓腔涼墩自來未經燒造計一千五百六十箇副對節奉催督廣詢博採經心設法重懸賞格召募習巧匠人采擇泥土廣造坯胎人雀屢次試燒百無一成悉皆坼裂虛費錢糧徒竭心力工人束手法無可施至如藥臺龍缸玲瓏涼墩酒海龍鐔二樣花餅大龍盤白薄酒盞龍盆等器共二千二百二十九個副對枝口內多奇巧妝寘五彩或口面闊大或上下大小底尖口撇或口聲肚凸均屬難成雖經造解然皆百選一二錢糧糜費回青耗損伏乞轉達速為題 豁等因到臣據此案照萬曆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准工部咨該 內承運庫署御馬監太監孔成等題奉 聖旨內燭臺棋盤屏風筆管減半造該本部覆議分為十運每年解進二運移咨前來并單開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器共九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個副對面坐枝口把燒經備行該司道府管縣等官欽 遵燒造開萬曆十三年內准本部咨為天時亢旱井熾 聖慈鑒器既燒造難成內屏風棋盤燭臺花瓶新樣大缸燒成有好的者揀進不堪的撤往變賣未燒的停止以省費息民今據前因除將原奉停止裁減之數另行造冊咨報該部外該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孫旬履查得該司呈稱燒造難成鮮紅硃砂古盤大紅魚盤紅五龍靶鐘紅魚酒盞大玲瓏方圓手盆鼓腔涼墩等器從來燒無一成所當請免其藥臺龍缸玲瓏涼墩酒海龍鐔二樣花龍大龍盤白薄酒盞龍盆等器百選一二亦屬難成乞併行 請減各一節為照臣子之於 上供未有敢不謹効者但力有殫而莫就則困財有糜而無益則窮臣謹據該司呈稱燒造難成之數詢之人言揀之物理蓋良有緣焉夫絲可計縷而累織空可相液而立鑄無他技巧若陶事則人所不能者埴埴為坯及閉陶而煅之成在變幻目不及措手不能扶逾口至啓陶盼盼然得器成則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不成則有傍徨愁歎而已就中而論制鉅則難狀奇則難色莫知所傳則難即今所聞大抵不出三者厥初肇造尚諉曰工未習與募未廣與二三年來環陶之官役甚訪々惟幾皆造責何所不至工且不習也募非不廣也所造既已不少所費亦且不貲而陶冶未獲觀一器之成內府未獲收一器之用若前所稱解紅古盃等項其爲竟不可成明其其次雖嘗間成解進寔皆出自天幸識者謂聚毫涼墩之類百不得一訖如花瓶之類百不得五謂之難成亦非飾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題爲酌議軍餉丁苦等事

平露堂

據江西布政司清事右布政使朱應昌呈奉臣等會案照得衛所爲地方之守禦軍餉皆朝廷之赤子文武官僚職掌雖殊軍民休戚病瘼則一近見有司之於百姓心存奉公而類多侵蝕衛所官之於軍丁志在營私而類多朘削既有正軍以聽差操又有餘丁以供役使勘收空月窩者竭其脂膏強占私家貧者瘁其筋力士農盡奪其本業妻子悉屬其奴僕以致逃亡繁聚行伍空虛卽如南昌一衛內初額軍萬餘迄今止有二千五百則他可知也夫今不爲議處將來之疲困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議將該衛城屯除丁比照鄖陽漢南事例悉照民戶見行條鞭徵銀征募在各軍無終歲拘役之擾在各官有額定徭役之銀勞逸適均官軍兩便且編派之區盡詳盡條款之間載分明擬合再議以遞疲累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該臣等奉命撫按江藩入境以來思所以奉揚皇上恤軍愛民德意凡可爲其興利除害以令受一分之賜者便宜次第舉行罔敢後時所有軍衛條鞭之法誠爲革弊起困之方中間頒給惠給冊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訂盡舉而行之實爲官軍兩便遂以顧忌廢條殊爲可惜臣隨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孫劍業行該道再加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會看得衛所武弁承遠祖之功勲竊清朝之祿位一等木展旣安享章綬之榮方寸有知當勉圖涓埃之報大何纔濫竽續卽肆狼貪假耳目於奴僕恣魚肉於軍人或侵奪屯田而冒其糧餉或濫役軍丁而勒其誼誅甚有二官而包占數十卒宴會消席坐之軍吏祭祀儀品派之餘下凌虐迫于妻孥驅使及于童稚尚不得行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下

農不得服耕學藝者令其赴工習讀者強其去業由祖及孫世屬其奴隸自少至老日伺其門庭富者盡財貧者竭力以故流殍死亡不啻過半蓋緣軍屬武職役占之例雖屬經制之法未備則其虐害之慘在在不免微獨南昌一衛已也但該衛地附省會事體倍於繁雜軍士疲於奔命所據司道會議欲照民戶及雲南等省軍衛見行條鞭事例酌丁編差徵銀招募銀一輸納身卽空閑私室寔屬軍無拘集之擾公家服役官有工價之銀委爲衆輕易舉勞迥適均與

清弱使經久可行相庶遵例題請以慰軍士延頸之望以廣皇上優恤之恩伏乞勅下兵部速爲題覆仍行咨劉臣等轉行各該司道督行衛掌印清軍等官卽於萬曆十五年爲始遵照派徵施行以後每三年聽二司清軍道丁委廉能有司督同該衛掌印操屯指揮照例清審一次成丁者收補逃故者開除仍以前定差銀爲準丁多則遞減丁少則遞加遇有正軍逃故卽將本戶見有餘丁頂補差銀照例除豁毋得輒行原籍一槩勾掇該衛各官敢有仍前役占及包納月錢或額外過徵者查訪得出或破告發定行照例查參用示懲警其餘衛所仍令一體查編以覈因累庶法紀畫一而軍戶凋瘵之子遺將遂吏生之願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下

孫太宰奏

孫不揚

懇乞聖明兩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萬安金臣等切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在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

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當革爲天下先有條之法紀微齊矣而臺現之參差當釐爲百僚借臣不敢遽舉目今掌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爲乍掌乍變矣巡按御史省道之具瞻也相習爲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議會之首善也相習爲月易季易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於天下國家非渺小也臣不揚善臺臣也猶能頗記舊章謹出千慮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冀細流小裨於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爲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平深邇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業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割委掌管一年爲滿卽准筭差倘遇

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核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又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衆思集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賴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南京爲根本重地十三省爲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按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卽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卽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卽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卽甚踞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處焉差鮮躡等人之欲速豈非蕩蕩乎平光明正大之憲欲承守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尙省奏青驥之績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巡城臣觀居重要地號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爲喧閤設有事有奸繁依法送理正統開創也禁約賭博糾捕盜賊

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奏參。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斂。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管差必劾一年。憲度必期方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華轍之瘡痍。而又省其外。虛以杜請托。立爲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蚬亢之谷。絲蠶食之。輻輳冀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都所當議處者三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部

平露堂

歲清天下因圖疏 歲清刑獄

據浙江等司察呈犯法愚民何處不有。戾法寬民亦

何處不有。若非每歲清理。必待五年差官。寬抑之犯。難免罔上。合無照兩京矜疑事例。歲酌一字。其于獄政。裨補不小。等因。到部。臣惟國家典章。兩京寬犯。春秋時得荷德意。而矜疑之以。都中合寬之夫。鮮不昭雪于天日者。惟是省直輕重。繫因。奚啻百倍京師也。乃君門萬里。獨不得偕郡人歲與天恩。非所語無私之聖治也。既經各司具呈相應酌處。臣查得成化二年。萬曆十三年。審錄之例。卽曾通行天下。旋卽報罷。豈非以省直地方。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卽官御史時。亦不敢輕開釋者。臣請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于邇歲。終于四海。令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則惟有歲歲處處。開矜疑之例焉耳。蓋犯人之在獄也。情狀甚難。巡撫允而巡按不允者。恒獄于斯。巡按允而巡撫不允者。恒獄于斯。赴理于藩臬。守巡申詳于郡縣。守令不允者。恒獄于斯。夫大之人。命強盜。或以賦証。而進疑中之流。徒軍犯。或亦以追賊。而淹滯小之贖金錢。債或無財而追比。亦必恒獄于斯。近者動遲歲月。遠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部

平露堂

或久繫縲紲不得歸結合天下圖而總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已此皆仰仗 皇上照及設法明得生不照則不得生者也臣願 皇上于巡按每歲審錄之外再申添清園囹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爲撫按會疎之例方春時和也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有寬抑者按察司居首會也即審首會之囚守巡道有分上也即審各道之囚皆身親巡歷不得調審州縣爲諸囚憂亦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審無冤枉皇明經世統

孫文貴纂
卷之一
三
平憲堂

者照舊監候外中有死罪疑軍徒杖盜情可原宥者許各詳諸撫按會疏以請第一列死罪之可矜可矧者每人連哀矜之狀其次列軍徒追贓之可遺可配者每件連處分之內又其次列笞杖之可保可釋者令監禁之犯撫按疎明勿過夏月爲率大都輕罪自發落無致久繫重罪仍聽部覆恭候 聖裁務使戕戕力行處處清審則天下郡縣無一不清之囚因因無一不清之罪天下寬民庶幾漸少 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求於海隅蒼生也哉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者刊省罰約束

該浙江等十三司案呈司寇臧掌邦禁郡縣分理刑各必須守令刑罰從省然後郡縣完民可無 國初民淳刑省郡縣尚樹戒石以儆官邪自今注刑濫罰強半海內可無約束以救無辜等因到部臣惟天下之治平貪酷之吏害之也吏治之貪酷刑罰之過使之也故善國治者先省刑罰而已所據各司等呈委于邦禁有裨顧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違戕之重刑而在過捷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皇明經世統

孫文貴纂
卷之一
三
平憲堂

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故或有過志忘倫而刑者情流喜怒而刑者時違天人而刑者遇可矜疑而刑者一不省約而任法轉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決不待時何異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于此金作賍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每以利人之財故或有罪內罪外而罰者錢糧里甲而罰者公用上司而罰者赴扣錢穀而罰者一不省減而任情

卽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錫地此與沒產入官何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于此如是而欲其民樂獻敵野率雞犬難矣哉昔仲尼論從政之序惡以不教而役爲虐孟軻氏論禦人之諸侯必教之不政而治茲欲遏貪酷接踵之風俾盡海內而刑清政舉約束之教容可已乎先臣丘濬嘗請禁于孝宗朝矣彼其時條教未布民到于今思之臣叩掌叩案僭採謠言稽律例之木有借人利已察閭閻之共患守令假以虐民者各擬約束以立教範刑罰兩端共一十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六條直陳民情逐款後則固不敢輕于律例以防民而縱民亦不敢重于律例任禁暴以爲暴今無通行天下撫按各令所轄郡縣書置庫側俾海內冤民曉然知皇上覆載深仁不欲吏之濫刑也如此不欲吏之濫罰也如此庶幾明命照臨一顧疑聞其在官也按日警心有所畏而敏速其在野也家傳人誦有所恃而安枕率天下之守令而革心革面必此刑罰之約束爲首務大撫按諸臣專制一方卽身督守令親省明罰爲天下治平之任者也刑罰約束欲從

省矣貪酷者不察而入薦何術懼天下之貪酷刑罰約束惡不中矣廉能者或棄而不錄何術興天下之廉能此猶吏治首實之辨民隱休戚之端朝廷嘉隆治遠遠讓弘治具机皆決于此是在察吏之撫按彰善癉惡舉直刺枉肯覈實耳如此則條教迪之于先導天下羣吏邇未然之刑罰激勸督之于後懼天下羣吏邇已然之貪酷卽能任刑任罰豈得暴彼民哉皇上欲爲生民立命脈爲海內隆治永舍此適治之路似無由也伏乞皇上再加裁酌如果蕩蕩可採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恭候命下各臣通行撫按諸臣卽將後開省刑罰諸約束狀照依國初戒石事例各書守令公署以示遵守其撫按舉刺獎成務考刑罰計寬嚴有無破敗人產有無殘害人命有無貪酷形狀而賢否之以示激勸仍先將各郡縣遵依緣絲杏部知會郡縣不省刑罰者聽撫按查考撫按不覈實守令省刑罰者聽部院查考將見仁心仁政泮然海宇斯民永賴無疆之臣不勝懇切禱禱之至計開省刑約束一律同無宜省刑四條勿用磨骨釘釘枷號勿用數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刑部

平露堂

四人立物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俱勿用翳簪竹
簪嘴掌背花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父子兄弟告
者恕父兄刑大妻尊長告者恕大與尊長刑妻妾替
大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誣告者省子弟刑
三刑流防過省四條先加捷者後莫加捷人加捷者
我莫加捷已刑下體莫刑上體已捷輪者莫捷贏家
四情偏防過省刑四條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
証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怒人強項加刑五避
大時省刑罰四條早荒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刑部

平露堂

受賄賂故出入罪三省錢糧罰四條勿取常例寬限
勿取重收科頭勿染投攬拆封勿壽多派大戶四省
里甲罰四條勿明徵會銀暗用里甲勿里甲輪支又
派殷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補勿用銀少而令行
尸出物五省指公費罰四條勿指迎送科罰勿指來
朝科罰勿指士夫科罰勿指截糧科罰六省指上司
罰四條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指上司送長夫銀
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司送節壽禮罰七
省起扣罰四條勿起扣船車官銀勿起扣各役工銀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閑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本 徐鳳彩聖如

盛翼進隣汝泰閔

申文定公文集

疏

虜情疏 陝西虜情

申時行

近該陝西三邊督臣以虜情變動邊患紛紜餉餉空
虛備禦單弱方條議上請及時整飭下部議覆間隨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文集 陝西虜情 一 平定堂

陝西三邊督臣以虜情變動邊患紛紜餉餉空
虛備禦單弱方條議上請及時整飭下部議覆間隨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文集 陝西虜情 一 平定堂
州古爾占集見我兵漸集遂四散搶番該洗峽副總
兵李聯芳分兵追逐陷伏陣亡臣等不勝驚愕夫虜
雖入境搶番而城堡無恙猶為失事之小者然將官
兵寡力分遂致表敗損威傷重殊驚駭聽聞故敢以
虜情過計為 皇上陳之先年餉各款貢奏虜吉能
及松山西海諸部並聽約束馴至于今西鎮之不用
兵殆二十年矣及吉能父子皆歿其孫子失免幼弱
不能制馭諸部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吉者又相

繼以故各酋渙散不相統一或以轉望要賞于廷
緩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肅或受賞于東而竄掠于西
或罰服于此而狂逞于彼或駐紮近邊驅之則曰吾
不犯內地也或刁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
徵絕之則彼以款貢為詞難于峻拒欲撫之則彼實
求索無厭難以曲從先因西寧將官一時賈事身既
不任虜益見輕遂釁遂開兵端不息此西鎮虜情之
大略也顧邊疆事執軍旅機宜登之隨病製方不能
執一今虜既傑然無狀掠我屬番殺我裨得公背盟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文集 陝西虜情 二 平定堂
約蔑視天朝此其執不得不戰然一二小酋雖已猖
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順義在西猶稱恭事上酋
回套猶聽調遣初未嘗聚眾連兵合謀犯順此其執
不得不撫然或陽順而陰違已去而復來雖當肉掠
而或送還人畜認詞無詞雖有殺傷而或縛獻罪夷
誓不再犯此其執又不得不耐于戰與撫之間而應
之務得其情施之務當其可顧今久安之後薦災之
餘卒伍之缺者未能召補則無可用之兵振餉之遺
者不能完則則無可恃之餉當事者既以臨渴掘井

焉是又以軍米煮粥爲養不及移時而虜患遂已制
南方欲藉養而人言更多掣肘必先定其文法假以
便宜惟務責成不務中制然後可以盡心展布軍力
安接此今日還司之大略也臣等書生不閱軍務然
贊之本兵求之衆論其使驍不過如此容臣等趣令
兵部將督臣楊友松餘陳什速議覆其彼處失事候
巡按御史在覆奏到另行議處外仍乞 天語丁寧
廟諱指授使其疆之臣皆知 皇上留神邊務燭照
夷情源流日鑒之常備而固敢怠玩肅然天威之遠
中明經世編 五之一 其 城 三 三品

虜情疏

宣大司馬楊嗣昌

臣等蒙 皇上股肱之託不敢不盡心於邊事亦嘗
講求於虜情亦嘗咨訪諸以大略爲 皇上陳之今
日虜情與嘉靖年間不同先年虜常侵犯各邊惟一
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欲貢自宜大至甘肅不用兵者
已二十年雖犬羊之性不齊豺狼之欲無厭然部落
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之作反而廢各部
之馮縻不可以一邊之驕慢而致九邊之決裂如其

引約則當致詞如其輸服則不窮追此今日制馭之
大略也今洮州失事明係大落亦邀請而官大總督
諭旨及府上頭目稟帖尚猶未至果否背盟犯順尚
未可知也今日之計惟責成督撫一面批諭虜王使
無助過一面革絕大落亦撫賞密圖勦處而最急者
在挑選精銳措處兵糧務伸中國之威破羆夷之胆
聯屬番族保固封疆如其處置得宜戰守有效則以
功論如其因循玩愒虛文搪塞則以誤事罪之蓋
朝廷人體惟是用人員實實功罰罪而已若一有疎
皇明經世編 五之一 其 城 三 三品

失帥大吏張撫臣既調可道既斥而又更換督使
懷虜又得挾以爲重必云我一作夕則邊官盡更將
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振矣
臣等益爲邊事計爲 朝廷計非爲督撫計而欲庇
誤之也趙充國有言兵難逢度臣等亦粗陳梗槩如
此容臣等傳示 聖意令本官于覆本內申飭各邊
督撫務整理邊備毋得仍前廢弛以仰副 聖明拊
髀側席之懷

論松潘秦茂番夷疏

宣大司馬楊嗣昌

先該四川和營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聚谷等
寨番人攻撲城堡殺去職官隨調上漢官軍議行進
剿已派兵部題覆行令巡撫總兵官相機行事外經
今日久不聞消息臣等心竊憂疑蓋松潘疊茂即古
維州吐蕃地方重山峻嶺深崖密箐自來番人出沒
種類實繁本朝置戍屯兵稍示禁制羈縻之意然山
谷險遠糧運艱難番人聚如蜂蟻散如鳥獸我兵追
逐則狡謀藏匿伏不可窮搜我兵罷歸則彼修至突
來不可禁遏其道在以勦為先奪以撫為權術如一
星間詞世編
五
種作題則整頓在籍官軍由其不意賊賊渠魁或毀
其巢窟或覺其首謀各曰離勦其餘各種並不搜求
賊受番人懷德只或雖小有竄掠旋即底定此制禦
番夷之要術也今武官官輕率家謀一聞番賊之報
輒欲動調大兵使番人聞之得以糾黨聚眾肆行伺
賊近則調兵官等離輯楊輯標兵二千皆非慣戰之
卒不敵而遠見調上可尚未到齊臣等昨聞兵部亦
有以待夫木且四川近有採木之事有司調度無方
民尚強悍發難庫浪給分與軍餉又已空虛若兵

連禍結則盡民窮為患非細此臣等所惕然憂懼而
不寧也臣等已面諭兵部須馬上差人行令新正巡
撫徐元太總兵李應祥等相機勦擒用心處置外但
地方遙遠人心不齊必得 天語丁寧勒誡申飭然
後人皆警惕事有責成且知 聖天子明見萬里不
敢有玩愒苟且之意以取誤事之罪也

謹御史張文熙條陳疏

今日蒙發下支書內有御史張文熙條陳三事本其
第二款戒備爭之弊言前此閣臣專擅自恣內有四
日明詞世編
六
件乞 皇上宣諭臣等永為禁革誠文書官宋坤口

傳 聖旨朕于天下事不得盡知常要咨訪內閣若
各項事體都不與聞設內閣何用張文熙說這許多
閑話先生每也不要急急贊此卿惟 皇上聖德謙
虛純心委任不以臣等之不肖每欲諮詢又以御史
之多言重阻諫臣等方切感激更復何言但國家
自明及閣臣責任言官皆不深考使臣等居密勿之
此言尊嚴之儀臣等何能布不敢不步 皇上明之其
一涉部院各衙門不肯留考成簿送閣查考查得

祖宗舊制各衙門每月閣領內閣精微文簿開寫事
件月終送內閣收堂年終熟送六科郎此係二百年
來成規令考成文簿與精微文簿相同但詳略稍異
耳然則各衙門事體未嘗不使閣臣與聞也且先年
題奉欽依凡撫按官不到勘合過限未完者六科上
下半年一次查奏其每月送閣文簿止辦查攷閣臣
原不題奏又罰依止及撫按等官未嘗借以督責部
院也夫國家紀綱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統歸于朝
廷閣臣則恭機務顧問者若于諸司之事全不與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集 內閣 七 中書堂
閣臣 皇上有問臣等愚何奏對即有票擬臣等愚
何奏對此皆 皇上委任責成之意哉且如吏部官
不稱則當去未聞革吏部之銓選也戶部官不稱則
當去未聞革戶部之錢糧也使閣臣不職即黜罷可
耳若并其責任而盡削之不幾因噎而廢食乎其二
謂吏兵二部陞除不當一二取裁其三謂各處督撫
巡按不當密揭請教大部臣各有職掌督撫等官各
有責任原本當事取裁事事請教但閣臣以平章
政事為職而用人則政事之大者故文官自京堂武

官自參將以上部臣亦與臣等商量無非虛心為國
以示慎重公平之意今二部尚書見在臣等何曾行
一私意用一私人乎但問其所用之人公與不公不
當問臣等知與不知也至于各地方事惟若閣係重
大督撫等官豈得不與臣等言之如陝西等處重災
作何賑濟遼東虜情作何防勦雲南茶賊作何籌禦
此皆 朝廷大計即各官揭問不為阿承即臣等告
以方略不為侵越但論事體當與不當不必論臣等
知與不知也其四謂票 旨不使同列與知則臣時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集 內閣 八 中書堂
行在閣無一事不與二臣議擬即文熙亦謂其同寅
和衷原無此事何從禁革此則臣等可無論也蓋議
者徒見前人之弊習而非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
擅在人不在法擇人以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
不可假令臣等居位食祿事事皆委之不知豈不安
逸然 祖宗建立閣臣之意謂何臣等受 皇上高
厚之恩謂何而推諉自便即萬歲何以塞責臣等實
不敢避形跡而有所不盡其心故畢陳其愚如此

書

答蕭岳峰

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聞金鼓而專言戰鬪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恭奉樂事耶鄙意謂虜王市賞停革足以正中國之體而各部言市如舊辦以羈外夷之心然後可以專意西邨閩剝西虜而言者已露章見諷且誣以受賄矣此亦聽于公論不敢多辨但恨國事紛紛終爲此輩所壞耳

答于存素

西鎮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公試皇明經世編 中文定集 卷之九 平露平

觀今日九邊兵力何如餉餉何如將領何如一處猶可支持一二虜酋猶可與角勝若諸邊媚毛而起何以禦之宜大密邇陵京一有警報議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益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吾有必勝之算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言者遂借此見攻至誣以賄私豈不冤哉經略公行已選帶宣大驍將銳卒餉餉就彼支辦其請銀二萬乃隨軍之賞耳兵部已發過馬價四十餘萬而西鎮設處狼狽又在外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用兵豈易乎其疏中

迎送輿給從省益因 上有傳諭命之省約故也總之兵難遙度勝在未戰若但以舌擊賊大言不慚亦何益矣

答葉臺山相公

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幹旋止憑揭帖往時或奉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每相商確皆得與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皇明經世編 中文定集 卷之十 平露平喜事口語紛紛前倡後隨黨同伐異徇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便相反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 主上一有轉移便能收覷易聽矣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唯公與同事諸公協心共濟太平可翹足而須在衰朽閑家受莫能助也

又

方今 國事艱危人情險詖 主上疑疏寒纖端居蓬穆之中而衆論愈囂詳情愈渙少年險有所推戴

以樹私交而陽有所詆排以消公是上下否而中外
聚鵠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公以誠
心直道正論昌言有計調停萬分匡救故能彌縫主
闕係屬人心使賢者有所依歸而不肖者猶知忌憚
此竊國家倚重不啻鼎呂而奈何懇懇求去也僕老
德無識然窺盛意微以感動上心爲納牖解紓
之地真可謂苦心極矣然願公無堅去心隨機而應
之以待天心之默佑聖意之轉圜可也別諭歸柄

皇明經世編

申文公集 卷四 處置書

十一 何謙堂

之政出于自古記之矣所貴擇人而任之

主上

虛已而聽之此亦使賢者有所依歸自可與化致理此亦使不肖者知忌憚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
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孰必不能安此亦公有激而

言非僕所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一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選輯

徐鳳彩聖期參閱

申文定公集

序

申時行

贈撫臺周公

袁繼

大中丞撫臺周公之及再考而以最績聞于朝也余

既以四郡守丞之請案有贈言而吾鄉之縉紳大夫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一

下露堂

謂公臨鎮郡中吾曹在宇下目接公之眉注而身被

其澤然而息乎非情也則以余備糠粃而屬詞焉蓋

輿人之誦以公之才猷德望踴美于文襄其得民之

深接述于文襄若天之有私于吳人者余故采而述

之乃其時之所值勢之所乘則公尤處其難比于文

襄功齊而力倍者猶未之及也余請畢其說當宣

英之朝江南久離湯火而安鋤鋤固疏而民富年穀

屢登不觀兵革益家有國積里有灌輸公更有紅廟

也而文襄乃得以其財力之湏從事于溝塍喇滄津

梁陂障之間為民與百世之利又請蠲重額之逋為

民除百世之害當是時廟堂急民而尤以財賦恨本

急江南之民文襄之奏便宜朝入而夕報可上不虞

掣肘下不憂慶額時勢參合而澤易流若登高而招

順風而呼也乃今之江南視嚆曩迥庭矣自島夷為

難列營置戍仰食縣官而饋餉日增水旱疾疫相踵

為火而遭稅日積大農之微趾相歸于途有司數被

譴讓中涓奉詔復以額外權尚而徵歛日益煩亡賴

不逞之徒扶闕狀篋乘間而起而盜日益充斥蓋閭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一

下露堂

閭阡陌之間不苦兵則苦歲不憂徵歛則憂盜賊環

尾流離之狀呻吟愁嘆之聲未有甚于今者乃公身

共其恫而心計其便所為撐支調劑撫循銷載布之

科條禁令者率以忠厚慈愛設誠而政行之明救有

司毋以撫字後催科申嚴將校毋以恬嬉忘戒備其

彈盜具有方畧續豕牙而折其萌傾虎穴而杜其蟻

諸奇豪鉞石之氓悉罷于法孽孽焉閭閻焉務興民

之利而除其害若慈母之于嬰兒日休憫而乳哺之

也若上農之力田芟其狼莠蠲其蟲賊而封植之也

以故民安盜戢四境如挾纊。白城如覆孟。翕然稱治。蓋公之劬勞殫慮。經營拮据其用力苦斯之難也。而又有難者。上深居決事。公車之賸淡旬累月而不報。至詔及權稅輒置不省。而公所謂減稅之章如期而奉德音。卒以蘇商民而通食貨。留都煽亂獄具而株連不已。流言相驚。幾于糜沸。公馳往撫諭之。反側遂定。卒以銷禍本而安輦轂。公之精誠信于主上。而功寔著于國家。其超卓可紀者。又如此。大文襄之所與輩。在朝野治晏物力豐豫之年。而公在征求追皇明經世編

中文定公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感愛故助勸之際。乃政成化洽。相望後先。譬之良醫。文襄所治者。欲起之瘡痍。而公所療者。垂絕之膏肓也。其奏效同。而鍼石湯液之施用。則殊矣。余故曰功齊而力倍也。

召對錄序

召對

降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魚水交契。故能翼宣至理。躋世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降。此道寔微。然而英詠側席。忠賢遇巷。宣室召問。栢梁和歌。延英之奏御。有呈崇政之議事。不輟番之史冊。並為美

談。本朝自二祖開基。宣廟嗣統。法宮便殿。燕見非時。內閣平章。幸御不絕。自後亦復寥寥。泰陵銳意修復。無何而能駟上賓。永陵取法。同游未幾。而朝儀併廢。堂簾迥隔。晝日潤藏。澹筌列竄。際隔已甚。昔以為成規。今以為曠典。故廬陵有論對之錄。長沙有交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大夫時或稱道之。臣忝非據渥荷。上恩九年之中。對郊壇。對山陵。感恩殿。對渾河。對毓德宮者。各一對。朝門御幄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元良。容直諫。勸懲備諸政事。史官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三殿災。皆燬于火。巨蠶從閣中錄得數條。藏之家。語云。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臣為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而存之。為召對錄。以示子孫。使世世瞻戴。頌述無替。豈馬

中文定公集

召對四 平露堂

綸扉寄草序

綸扉寄奏

累朝以來。閣中皆有寄奏及奉諭登荅者。皆稱為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人。以文淵閣印緘封進。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余自萬曆戊寅入內閣。參機密。越奏未承乏領事。蓋統號守職。屹

屹在公者九年 主上聰明英斷威福已出於內敢
然望治自惟拘謹庸劣不足以仰佐下風然主上軍
國要機朝廷大政 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
體之所宜行而調衷未發諸司待 命而未報言官
力諍而難回者未嘗不從中調劑執事巨細其或
上有特諭或令中官口傳皆隨主上隨令刻期取辦與
同官祿坐據案伸紙奏成 手中詞取就通不爲文
藻事求明暢無用繁多歲月既深浸以成帙韓子示
人則告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余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露堂

記

重修太僕寺記

隆慶己巳秋八月某日太僕寺卿臣某言 陛下幸
過聽使臣待罪僕卿領國家閑物之政自京師三輔

及旁近藩省凡地產馬若牧馬縮戶皆州縣牧馬之
吏咸俱職賦如令臣得假國威重據公署而溢之又
賴 陛下仁聖振恤黎庶買民當出馬者徵其錢寺
以故多藏錢寺守出納臣咸與有事人受任筆轂下
下歸郡國委簿牒定帑藏其中條觀視不細而直堂
墮門垣之間經十數歲廢不治示天下庫隘傷國大
體臣誠非之又故寺寺百需咸仰贖銀自項節縮在
縣官僅僅所有不足以更 臣請括寺所轄州縣贖
銀未入者入大司馬以其率并公署上無厚費而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中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中露堂

令寺易觀其便 制曰下大司馬大司馬霍公力主
其議 制曰可乃以某月某日凡匠事凡挑磨者易
之類跪者築之上漏旁穿者銑鑿之爲屋若干楹爲
垣若干丈用毀爲堅因故爲新役不踰時費不及國
越若干日告竣公將勅貞石以示來者屬史行記之
按國初置太僕典馬政其乎故開行寺部諸監苑定
十驪以壯壯選 文皇帝既定明詔升行寺爲太僕
與南滌比 睿皇帝創始正今名益百有四十年于
茲卿以下故設兩少卿十二丞丞各分部督郡國馬

自天子用古者言損丞員大半存其三令主調兌而益少卿一人連領京營驗印寄牧之事以故丞選益輕無能有所預而少卿苟于其職志不得輒行卿又高執率遠者一歲近數月輒遷去不暇謀事以故視解字若郵傳然即傾圯不治漫不加省而項士大夫又爭費遠嫌撥靜約之譽以相尚稍排衆議有所更稱則譏劾繁興危以文法故任事益希噫其甚矣昔衛文公國于楚丘新集耳乃定中營室至倚桐梓漆畢具而詩人論歌文公之德曰求心塞淵騅牡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之七

平露堂

三千人惟懷忠等處久遠故能附衆立國富有千乘其效可觀已今國家方制萬里庶府百司各奉職以聽方將崇論宏議度前規而修後觀乃區區問寺顧逡巡苟簡不復議其治豈曰吾位卑而言高不敢少卿曰吾任劇而責分不能卿曰吾且暮且去不暇即是心也已不能懷忠篤慮久遠而欲善于其職致乘馬之富得耶公初在先朝以切諫快論徵外直聲震天下會主上臨馭召起三遷而至今官則修廢剏弊求政之所亟首上書重丞選均勞協恭咸秩庶

事已卒就茲役以庇後人具秉心若是是可書已公疏言唐盛時比屋充盈繡易馬往往歸功猛牧稱張萬歲王毛仲安知今世無若人者乃顧費耳賤口懷材異代乎蓋自謂也行一復其言甚壯公之志故備著之使後有與焉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候氣室

國家建日官以授時作事占步推測之法甚密至郡國縣道則置驛人斗食各能習知陰陽者顧其占候不領于日官而順天治都輦制特詳慎每盛德迎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春于東郊先五日欽天監奏遣其屬二人往候氣其布帟寔灰重室畧如舊法隨方占之以氣發欽知歲稔惡所司本行以爲常然其掌故莫得而詳也府故有候氣密室在東北陬歲久頽圯乃就空廡中行事一切取文具無有言修葺者京兆新城王公會稽朱公至則相與言曰天占氣測時受命而始悲事至重典也而簡陋如是其不稱其若京兆何則移書大司空言更作室使奏上報可乃以公廩之羨質材飭工作之故鼎爲室若干楹其費爲金若干兩訖工

若十日既成明二公顯然遺余額有通也蓋古者候氣以起鍾律宣五行八正之令其法稍軼不傳即心達微知摩所承授然大指在測知運疾猛弱之氣以驗災祥察治忽令上下側身修德施救政而已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令人訖之士各言候氣數則和否則占其重如此後世精智巧思之士或各以意合法而氣應先後往往不類蓋隋牛弘言灰飛全出爲猛氣不能出爲哀氣其應馬暴君縱臣然文帝哭之以爲非事應也大務本法而不師意理義和馮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相而在無所用之交洪範有之工省惟成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天子冲聖宵旰求理足以迎淑導和消弭不然之患設氣一不應而畿輔方千里或旱澇孽騰札瘥爲災則卿士師尹安所逃責是得無省驗乎昔謂京兆以春時和行界中有孤老理免獄勸民農桑問所疾苦選貪殘之吏是數者所以申宣德意順承人心化災沴爲休祥之本也夫使閭閻不呻嘉肺無釘銅粟靡所爲益陰陽調風雨時則和氣應應而占候皆合不爽則是宰之作豈文其哉

御馬監重修勇士四衛二營公辭記
國初基置營衛宿重兵 犖較下春秋討閭具有法程爾禁旅不昨肄陞輦干振足共而已宣德中始選募驍勇及騰驤四衛之士分營而肄之日勇士營曰四衛營營各有將領以所部多寡差次其秋乃闢教場于安定門之外歲時訓練如三營而隸之 御馬監以太監一人提督出入扈衛導從以飾非常蓋天子所擇以爲禁兵至親重不與他營衛比嘉靖中建方澤侵二營墻地乃吏徙稍東而廨宇簡陋歲久浸圯先後仍賈諱言舉範甚不稱 國家崇嚴禁旅居重建威之意今御馬監太監某既受 上命督理營務則條上諸廢墜及朽壞爲蠹弊者爲之振起葺剔已而按視營解見其震凌頽剝積廢不治則慨然曰是不可以已因奏狀言新之便 上曰新之乃令太監某某及坐營指揮某某等筮日興事鳩工茂林前爲官廳左右爲旗鼓廳各一監督廳二營廳入廟二以祀玄帝及火神爲庫凡二百三十有二楹綠垣凡若干丈工始于萬曆九年正月某日訖明年五月某

只是役也費取于牧場子粒而工部以轉運之餘係之徵發之誦不及于縣官結治之勞不煩于將自食節而事時力省而功倍規制既具等司咸秩壯國容也茲惟 明天子張皇率作一視宮府之至意惟適臣修職奉公幫財慎事之盛舉皆不可以無述爰識其畧使後有考焉

湖防公署記

湖防公署

吳水國也而震澤匯其中洪濬巨浸襟帶三州漸洳數百里所產魚蝦螺蛤蘆菱菓木之饒民衣食之賴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湖防公署 上 平露堂

呂于是斧斤于是故稱利藪然而湖渚盤互島嶼紆迴逋逃亡命惟創之奸亦徃徃窟宅于是故亦稱盜教育司者蓋當憂之然自國家經畧以來沿江星戍歲時操閱海上衛倭堅壘相望其防最嚴且密而獨太湖之防關如口浙內地無動為大爾而頃年多盜閭閻村場之間挾關貼候越人于貨者所在竊發官司逐捕遙而之太湖風檣浪舶騰蹕出沒于煙波浩渺之中莫可蹤跡蓋防之為尤難中丞趙郡曹公來撫東南周視四封興修百度汀介海濤防禦既飭則

計所以防湖者乃籍兵壯命舟楫嚴追捕謹哨巡邏屬武弁中廉吏有幹行者口總練官而以指揮食事朱汝忠為之已役念日湖去郡治遠而兵水宿野次船風濤犯不測為難遠者耳目不聞而難者易規避足使爭為偷惰而相欺諛也吁莫如扼要害審便宜列營建署蒞而守之可以經久乃命汝忠相地得龍山之麓鳩工伐材剏立驛宇凡為室若干楹前堂後寢翼以廊廡繚以垣墻壽建牙規制悉備工始萬曆辛丑十月某日訖士寅四月某日閱凡月而成費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湖防公署 上 平露堂

取諸省有虛冒之銀焉而若干則汝忠所請于兵使鄒公郡守周侯以聞于曹公而允行之者也署成周侯來屬余記余曩在政地所司常以湖盜聞詔以格例從事乃遣兵搜緝經歲無所得卒報罷始失之張皇終失之疎宥寧獨以地險故哉今余皇既具組練既集公署既設上有所申令下有所稟仰若立標而示望的面趨體統以正軍容以肅旋斯地任斯職者盡亦超然深思孜孜尸牖之圖而永絕荏苒之囂也乎

游墅開修堤記

許學修堤

國家以率俸之利佐度支。漏有征。舟有筭。司徒之屬奉璽書從事焉。吳之游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游墅館穀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司農之粟少府之錢歲輸以巨億萬計。舳舻相銜。邪許之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上腴。水至不害其穫。自能養贖租賦出其中。蓋行旅所迹。歲漕所經。積事所仰。賴是隄之重久矣。比歲淫潦水溢隄崩。徒涉既艱。淪胥日甚。一時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游墅修堤記 主

平露堂

行者負者。挽舟而過者。束末待鑄而望歲者。皆輦塵咨嗟。有司雖賦目疚心。而物力久虛。莫如爲計。戶部郎漣淵董君以萬曆丙申來領榷務。既釐剔弊竇。修舉經呈。遐邇慕懷。至者綴屬。踰年而稅之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聞吏請如故事。治案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汗我而議所以捐之。則以語兵備。急使曹君曹君曰。請捐之。隄工爲民利可乎。即輸金府藏。以待庀役。而曹君爲聞之中丞。侍郎。憲。徽。郡丞。應侯長洲令。江侯。董其事。乃彙部民二百四十家。各率丁夫。

具畚鍤寒決補鑿培薄增卑。聚志大和。並手皆作。自楓橋抵關二十里。所爲隄丈二千六百有奇。如城如甍。既崇既固。工始于某月日。訖于某月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是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咸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至于遂徑溝畛。川涂澹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所周。知無不卒。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得是。蓋其時鄉有委積。野有聚粟。載師有園廬。縣稍之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常以其不涸之財。有餘之力。興事而勸工。故人。不告勞。而閭不知費。其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言。周文襄撫吳時。繕治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皆滿。閭以抵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大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游墅修堤記 主

平露堂

冷若瘡。皆通之。慨旁午于道。閭閻如聲。磨礱如洗。有司至不能各一錢。甚則學宮頽圯。經數歲而不得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餘稅。捐以予隄。則病涉苦潦。蹙蹙咨嗟之民。庸有極乎。蓋江侯爲予言。董君之司隄也。度舟筭緡如式而止。皆躬自銜轡。一不以假

吏胥悅金鋒銷解運絲理精實無敢有稍徇爲奸利者民間小艱絲關往來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強察獨奸杜欺以其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處得過當乃大勝于競錙銖析秋毫者而米蕞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翫然自振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寬以濟調上佐國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蹻之周行貽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

雜記

雲南緬夷莽達刺恃其險遠兵力強盛常侵逼三宣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論夷

主

平露堂

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慶爲莽內應于是據隴川破順寧滇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余往年能用之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徵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余曰今財力殫竭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蔽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罔凋疎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守將率兵禦之并調上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過慮也乃與小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三千兵赴之今相

機戰守子龍先後順寧擒罕慶詔斬以徇綎亦以計誘奔以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緬兵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戶部費不過二十萬蓋上留意邊疆以滇中用兵勅總鎮五日一報援臣嚴功稍遲則先發賞資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餉無兵或調兵防守半歲即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寇寇所乘余故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勝越逼三宣近緬地皆肥饒而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論夷

六

平露堂

多開曠可以刈屯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遠方守令多閒并不在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無成效可嘆也尋邇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余答曰近時暹羅入貢特遣人用金葉表文奉御令第以一人持二錦來其偽未可必宜審定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入則亡去矣邇事夷情安可輕信而漫爲之哉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獲時淋淫不止清船蟻集

水次使者刻期督趨民輸晚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
經月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洩洩余
謂不可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
周賠備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方何堪恐急則生
變矣以恩諭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
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澤不可制宜小爲變通
以十三輪京師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厥
經爲次第今歲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恐坐
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厥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
皇明經世編

用吏虐使之或加討戮七姓咸怨率遁入五司中五
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說特其七姓者復從中
慫恿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
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
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
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往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
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慘然兩省有
徵調朝未檄而夕發兵毋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
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府應龍用兵督拔臣以
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十所部未有違
節于朝廷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
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
吏卒備加容辱取索不訾應龍大志氣會東征事起
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
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
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某江勢其猖獗詔
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
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橋州設遵義府然三

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釋驛其矣何使委
官不索賂應能不繫微調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
逆乎挑舉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者功窮兵殫
則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京東諸州縣多旱窪河潮瀾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

南耕種法歲收自倍而徐尚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濟
水客棧余深是之乃請上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

舉以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尚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

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順有緒乃之薊州招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文字公集 卷之十 子露堂

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

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

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

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

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畢上召余及

同官于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

下田宜稷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

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倣

余退而上疏陳陳利便而

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間墾已成收穫甚富
聞詔下盡毀堤岸斥為閒田垂成而廢良可惜也
余歸已二十年鄉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自祭
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民自行開
墾不聞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其矣夫任事之難也

洮河遶外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街市每

歲納馬易茶常為中國價值虜至則與邊人并力禦

之虜或往餉以去自封貢後虜常糾掠諸番番不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文字公集 卷之十 子露堂

支則俯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茶巴于是虜騎數至

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驁入于莽刺川就水草時掠

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殺得之副將李魁者方大醢

軍士報虜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方恃

輕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眾大譟射魁創甚還營宿

昔而次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遂入犯洮河

副將李聯芳出戰敗沒廷議紛紛謂虜已淪盟順義

寔助逆洮河且陷臨章且陷危若累卵因歸咎本兵

并論余失策余備陳邊事虜情請下九卿會議議定

余復請 上命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畧使切責
順義趨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逐之使去于是奉制
用無虜而他酋真和棟捏上川與火酋表裏者亦遠
徙時甘肅撫臣欲誘殺番人報功巡茶御史不可乃
止一時幸災喜功者皆懷臂談邊然邊事卒無恙沁
河晏然而火酋窺伺舊川卒未有能創之者談何容
易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 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

掌兵仗局駕常幸局觀兵器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凶

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內標

王 平露堂

器非至尊所宜操

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咸

肄習之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

指 武宗時也

上欣然舉行乃擢選內暨二千分

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閣臣以爲

言 主上今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剴切

上怒謫外任閣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

諸大璫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環甲荷戈未明入

內設奸人竄入其中爲害巨測理有緩急外廷不得

開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言此皆公等剝膚

之患也諸璫皆碌然乘間力奏 上乃命撤止使外
廷諍之未必便回 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爲妙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內標

王 平露堂